五大名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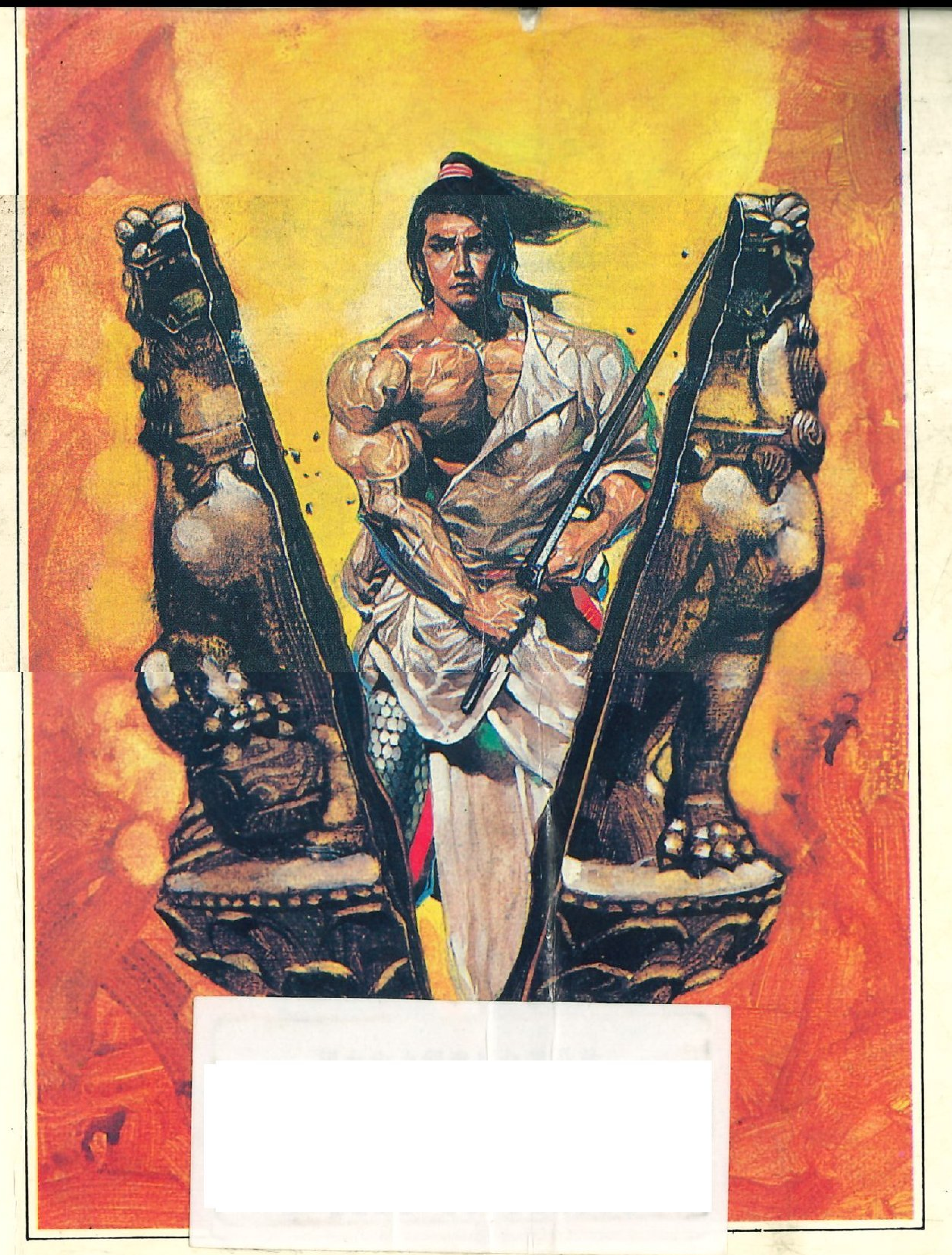
(上)章君穀著

皇冠叢書第一二二三種

五大名劍

(上)

著



五大名劍(上)/章君穀著

兩千五百年前的鑄劍日，雷神擊鼓，兩師洒掃，騰蛟捧爐，天帝燃薪，怒動的風雲、激狂的烈焰，歐冶子以身投爐，火焚祭神，於是五口天下神器在衆神的驚視中緩緩降世。湛盧、純鈞、勝邪、魚腸、巨闕從此將引發出多少英雄死生、國家興亡的玄異傳奇……

章君穀的作品

- 大明英豪傳
- 郎家沙
- 吉星高照
- 奇中奇
- 五大名劍（三冊）

封面
鄭問

五大名劍（上）

章君穀著

前言

距今兩千五百年前，東海之濱的越國國王允常，不辭千里跋涉，遠赴閩中（今之福建省林森縣）歐冶池。專程拜會當時天下第一鑄劍師歐冶子，請他鑄造寶劍，作為國家神器，世代鎮守越國。

神器，這一個古老而神聖的名詞，在東方中國，一向係指帝位與寶劍。前者如老子曾謂：『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指的是帝位。後者如張衡七命一文中所謂的：『神器化成，陽文陰縵』。指的是寶劍。劍在中國，自古以降，不僅是最基本、最常用的一種兵器。而且它早在兩千五百多年以前，就已經被人格化，乃至於被神格化了。從『得劍者昌，失劍者亡』，到『用劍得法者昌，用劍失法者亡』。由小而大，劍能主宰一名武

士的生死，更能左右一個國家的命運。因此，一口名劍可以成為舉國愛戴的廟堂神器，鎮國之寶。而劍也就很祟幸的，被歷代之人加上美諡而號之曰『寶劍』了。

歐冶子接受越王允常所賦予的重責大任，由他美麗而勇敢的妻子杏姬陪同，歷經千山萬水，尋覓五金菁英。費時多年，終於在越國全體軍民的全力支援之下，庳乾了砦耶溪的河水，剷平了赤堇大山，方始採集到天下無雙的精銅與美錫。再加上越王宮中早已貯備的金、銀與粹鐵。於是歐冶子便在被夷為平地的赤堇山麓，開爐鑄劍。據『越絕外傳記寶劍第十三』一卷中的形容：當歐冶子開爐鑄劍之日，雨師為他洒掃，雷公為他擊鼓，蛟龍為他捧爐，天帝為他裝炭，神仙羅列參觀。可是，鼓鑄多日，五金居然不熔，劍汁久久不下。這使歐冶子頓然悟及，他雖已獲得天地之菁英，巨耐神物之化，必須益以人氣而後成。於是他在他妻子的充分同意之下，夫婦二人雙雙攜手投身於爐。當兩夫妻活生生的被滿爐烈燄化為一陣灰燼。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爐中五金霍然熔化成汁，汩汩流出。從而鑄成了五口名劍，那便是舉世聞名，乃於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湛盧、純鈞、勝邪、魚腸和巨闕。

五口名劍問世，使春秋時代的歷史發出了燦爛異彩。就從這五口名劍的際遇，引起了一連串征戰殺伐，興衰隆替。以至霸主、奸臣、良相、名將、英雄、美人間驚心動

魄，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越國，有越王勾踐、越夫人、范蠡、文種、西施、鄭旦……，在吳國，有吳王闔盧、夫差、伍子胥、伯嚭、孫武、專諸……，在楚國，有楚平王、費無極……，這許許多多歷史上的傳奇人物，他們一生的悲歡離合，成敗關鍵交織成無數波濤壯濶，曲折離奇的情節。俱將藉由這一部『五大名劍』長篇小說，展現在您的眼前，請您欣賞，請您批評指教。

兩千五百年前，越國閩中（也就是現在的福建省林森縣，古老的榕城福州）。

一座雜生草樹，滿目青葱的小山西麓，銜接一眼看不完的蠻荒草原盡頭。空山寂寂，鳥語啾啾。有一口方圓十丈，清澈見底的歐冶池。那正是古往今來，中國第一鑄劍師歐冶子的鑄劍之地。

三間草房，一座碩大無比的熔爐。歐冶子，和他美麗端莊的妻子杏姬，還有兩名少年徒弟，男的叫干將，女的叫莫邪，正在爐火的灼烤之下揮汗工作。

杏姬和莫邪並肩蹲在地上，合力推拉風箱把手。使一股股的勁風，直往爐子裏灌。

——爐火越來越旺，堆積如山的煤炭，像一輪火辣辣的夕陽，把它四周的雲霞，映射出奪目欲眩的火焰。生鐵熔化，汩汩流出。歐冶子先把它在模子裏澆成劍的雛形。用水一淬，紅焰陡退。劍的鑄型由軟漸硬。歐冶子把握住了最佳時機，一次又一次揮動他手中的巨錘，使勁敲打，鐵砧上的劍身火星四濺，不時濺及歐冶子黝黑健壯的胸肌。他却咬緊牙關，連眉頭都不皺一下。却使兩眼緊攝着看他的杏姬，覺得好不心疼。十六歲的女徒莫邪，明白師父的心事，她向伸鉗子定劍身的師兄干將，偷偷的扮了個鬼臉。干將會意的笑了。

又一柄鐵劍宣告完成。歐冶子隨手把它擲入歐冶池中冷却。拋下鐵錘，筋疲力竭，他脚步踉蹌的走了幾步，頹然的往草地上一坐。仰臉凝望晴空，自言自語，冷冷的說了句：

『又是一柄火劍！』

祇有杏姬懂得這句話的含意，他是在起感嘆；——要等到那年那月，才能完成他的畢生大願，鑄造一口舉世無雙的寶劍來呢？

『寶劍，是天地人的精粹，代表國家社稷的神器。』歐冶子不止一次正告他的妻子：『它由無形化為有形，必須採集五金的菁英，合冶而成。我這一生只要能夠鑄造一

把寶劍，不負我的生平所學，那我才能死而無憾！』

每逢他說到那個『死』字，杏姬總是趕忙伸出手去搗住他的嘴。

現在，工作告一段落。杏姬、干將、莫邪都儘快的離開熔爐，閑散的坐在草地上揩汗、喘氣。驀地，從遠處傳來車輪轆轆，馬蹄雜沓之聲。歐冶子首先聽見，他側過臉去探望。但見一撮黑影，由遠而近，人、馬與車都在一望無垠的草原上漸次放大。俄而，先有一匹快馬風馳電掣般捲到，一員戎服輝煌的武將，霍地跳下馬來，面容肅穆的說：

『大王駕到！』

大隊車馬，轉眼就到跟前。

至少有一百名衞士，手執刀箭矛戟，忽的下馬，人與馬排成了整齊的行列。一時間山麓草原，刀槍如林，旌旗飛舞。如一片蒼茫青綠，添上了五色繽紛，燦然炫目。兩名侍臣，從鑲金嵌玉的華麗御輦上，扶下來白髮蒼蒼、鼻直口方的越王允常。

地面上，歐冶子、杏姬、干將、莫邪，師徒四人早已俯伏在地，磕頭如儀；在恭迎這位開疆拓土，富國強兵，允為中興之主的越國國王了。

『寡人不遠千里而來，』越王允常和悅的笑着，雙手扶起了歐冶子夫婦：『帶了元冠、錦衣、黃金、美玉四色禮物，敬謹送給歐冶子先生！』

歐冶子不敢抬頭去看，他必恭必敬的拱手答道：

『草民愧不敢當！』

『草民？』越王允常揚起一陣哈哈大笑：『歐冶子先生！寡人稱你先生，又送你元冠、錦衣。這也就是說，先生不再是平民百姓，而是我越國的大夫了！』

『眞的呀？郎君！』是杏姬在一旁驚喜交集，突如其來的冒出一聲驚呼。

歐冶子亦嗔亦笑的瞟了杏姬一眼，忙向越王允常致歉：

『臣妻杏姬無禮，還請大王恕罪！』

『妻以夫爲貴，』越王允常笑笑說：『令正如今已經是貴夫人了。』

福至心靈，杏姬馬上就再跪下磕頭：

『臣妾叩謝大王封賞。』

『寡人專程拜訪，』越王允常單刀直入，表明來意：『是想禮聘先生，爲越國鑄造一口寶劍。』

恰中歐冶子的心事，說得他猛可一喜。歐冶子不假思索的緊跟着問道：

『請問大王，鑄造寶劍材料是否已經採集齊了？』

『寡人多年來到處搜集經營，』越王允常手捋白鬚藹然答道：『已經預備好了大批的純金、白銀和精鐵。』

『那還得去找天生的精銅和美錫。』

『寡人可以下詔，讓全越國的軍民一致出動。務必要把先生鑄劍所需要的精銅與美錫找到。』

歐冶子唇間泛起一抹苦笑，緩緩的搖着頭道：

『精銅美錫，千古難求。當今之世，能够越千山、涉萬水，找到這種天地間至寶的，恐怕只有微臣歐冶子了。』

『那——寡人只有將這重責大任，付託先生了。』

歐冶子躬身下拜，在越王跟前，立了莊嚴的誓言：

『微臣自當全力以赴。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出乎衆人意料之外的，年邁蒼蒼，貴爲一國之君的越王允常，居然會一掀袍襟，面向歐冶子、杏姬夫婦，屈膝拜了下去。這一異乎尋常之舉，使得在場的人，全都相顧錯愕，不知如何是好。歐冶子夫婦連連磕着響頭，一面忙不迭的扶起越王，一面一叠連聲的說道：

『大王這眞是要折煞微臣夫婦了……』

『寡人拜的不是賢伉儷二位。』越王允常站起身來，滿面誠敬的說：『寡人拜的是——將來必定可以由先生鑄成的寶劍。越國的廟堂神器，鎮國之寶，寡人已經責成在先生身上了！』

歐冶子立刻蹲下身去，從歐冶池中撈出一把將完成的鐵劍。他使勁的在自己膝腿之間將鐵劍折成兩段，仰臉望着藍天白雲說：

『倘若歐冶子不能完成大王賦與的神聖使命，願蒼天叫歐冶子有如此劍！』

因此，當歐冶子夫婦收下越王頒贈聘禮，帶着干將、莫邪兩名徒弟跪送越王一行遠去以後，他立刻就收拾行裝，準備開始他那跋涉千山萬水，尋覓精銅美錫鑄造寶劍的迢遙行程。他告訴正在幫他收拾東西的杏姬說：

『士爲知己者死，何況我又受過大王的大禮重聘。我這一去，也許十年八載，也許一輩子再也不會回來。總之，劍成我歸，劍敗我死！』

歐冶子和杏姬夫妻間一向十分恩愛。可是這一回的生離死別，杏姬的表現却是異乎尋常的鎭定自如，甚至有些無動於衷的意味。當時頗使滿懷離情別緒的歐冶子覺得大惑不解，他猜測不出杏姬心裏都在想些什麼。於是他又主動的延緩了出發的時間，盡在喋喋不休的跟杏姬叮嚀這、囑咐那。他把所有的事全部交代一過，杏姬的反應依舊是嗯嗯

啊啊，連聲漫應。這使歐冶子更起疑惑了，於是他就把心一横，毅然決然的對杏姬說：

『杏姬，妳年輕色美，又有我敎給妳的一手鑄劍術和我留下的兩名徒弟，一座鑄劍爐。我此去歸期不定，生死難測，我實在不忍心讓妳徒耗青春，天長日久的苦等下去。如果——將來遇見一位妳能中意的男人，我認爲妳不妨改嫁！』

他所獲得的回答，竟然又是一個漫不經心的——

『嗯。』

再叮嚀干將、莫邪幾句，爲時已近黃昏，歐冶子不得不硬起心腸走了。他背負一個小小的行囊，大步離開了他的家，躑躅於洪荒草莽中的羊腸小徑，走幾步，又回頭望一望。歐冶子萬里求寶，心情却是異常的複雜， 才被越王允常激起的壯志雄心，萬丈豪情，此刻又掩上一層薄薄的輕霧，那是被愛妻杏姬引發的惆悵與悽楚。他想，今生今世，只怕再也見不到他的愛妻杏姬了！

行行重行行。家，和杏姬，早已遠遠的被他抛在身後。夕陽西墜，晚風拂面清涼，暮靄在層層疊疊的墜沉。經過了極度的興奮與悲傷，二、三十里路走下來，已使歐冶子有了身心交疲的感覺。緊跟着疲倦而來的是——饑腸轆轆，肚子越來越餓了。

抬頭一望就是一座座峯峯相連的大山，高可百十丈。脚底下的羊腸小徑，筆直通向半山腰的一道樹林。歐治子正在盤算，他該趁着天黑以前，到樹林裏找些野果子吃。然後鼓勇直登山巔，就在山頂上席地而眠。明天，再繼續由閩中直奔浙中的迢遙旅程。

快要走到樹林邊上了。驀地，歐治子聞到一股濃郁的肉香。荒山僻谷，自萬古洪荒以來便罕見人迹，怎麼會有人在這兒烤肉進餐呢？歐治子滿腹疑惑，但他仍然朝向肉香所來自的地方走去。參天古木，高聳入雲。濃密的枝葉把樹林子裏遮成一團黝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他雙手伸前摸索前進。——首先，他看見地面上有人生起一堆熊熊燃燒的火，火上正在燒烤着一隻兎子。然後，藉由火光射映，他驚詫的睜大了眼睛——

一株古柏樹下，蹲坐着一個苗條的身影，那正是他的愛妻杏姬。

一陣歡激，迅速傳遍全身。歐治子高興得就地蹦了起來，他飛快的奔向杏姬，一面拉開喉嚨拚命的喊。直喊得山應谷鳴，震天價響——

『杏姬！杏姬！我的愛妻！』

杏姬輕盈的從地上站直起來，恰好和伸張雙臂、狂奔而來的歐治子緊緊相擁。

一對恩愛夫婦坐定下來，分享由杏姬親手捕捉、親手燒烤、香噴噴、甜津津的兎肉。歐治子口中享受他生平僅有的無上美味，心花怒放，手舞足蹈。兩眼緊緊的盯望着

杏姬，他深感此刻的杏姬眞是出奇的美麗，有着他從所未見的溫柔、嬌媚與美麗。

口嚼兎肉，眼望杏姬。歐治子突然的喊了一聲——

『哎喲！』

『怎麼了！怎麼了？』杏姬連忙拋下手中的一隻兎腿，奔過來看——原來是歐治子只顧貪饞的在看杏姬，心不在焉，一不小心咬着了自己的大拇指。這一口咬得很深，鮮血在汩汩的湧出。杏姬一邊在柔聲埋怨他不該粗心大意傷了自己，一邊扯下了自己羅衫的下襬，爲他小心翼翼的包紮。耳朶裏聽見歐治子直在喃聲的說：

『杏姬，我眞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妳。這一頓兎肉，眞是人世間最別致、最深情、最最令我終身難忘的餞別宴了！』

杏姬包紮好了歐治子的傷處，仰起臉來凝望着歐治子，正色的告訴他說：

『郎君，這不是餞別宴！』

深心起一陣震撼，歐治子用一種無法置信的口脗在問杏姬——

『難道妳想——？』

杏姬沒有回答，她僅祇深深的點了點頭。

『那是萬萬辦不到的！』歐治子斬釘截鐵的立下斷語：『妳明知道我爲了答應替大

王鑄造寶劍，早已經以身許國。我這一去，也許永遠沒有歸期！』

杏姬却在顧左右而言他的儘在打岔：

『結婚三年，我們還沒孩子……』

歐冶子急切的雙手握住她的藕臂：

『杏姬，妳該不會是想；——伴我尋覓異寶，走遍天涯。然後再在漫長旅途之中成孕得子吧？』

格格格一串輕盈的笑，杏姬都笑彎了腰。她伸手一戳歐冶子的額頭說：

『瞧你，都想到那兒去了？郎君，我的意思是說，你我膝下並無子女，那麼天地之間，就你祇有我，我祇有你。你我相偎相依，永不分離。那怕你到天涯海角，我也要和你在一起！』

『不行，杏姬！』歐冶子緊緊握着她的葱葱十指，無限懇摯的說：『這次行程，至少需要十年八年。我絕不能讓妳過那種餐風露宿，席天幕地的長期流浪生活。妳還是回去看好我們那個家吧！』

杏姬偏在靜聲的低吟淺唱——

『君之往兮，杏姬依依。杏姬思君，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難耐傷悲，

不如相隨。』

唱得歐冶子心中怦怦直動，他把杏姬的纖纖小手引向自己的胸口，杏姬却用自己白皙的前額，抵住了歐冶子的雙唇，這是天地間最溫柔的心聲。她是在告訴歐冶子：我不許你再多說，任憑你再四勸阻，我也要矢志相從。

那一夜，飽餐了一頓兎肉，歐冶子以着極端興奮的心情，牽起杏姬暖馥馥的小手，一對恩愛夫妻直到午夜時分，方始攀登上那座峯巓。——舉首明月在天，遠方的層層白雲，正在徐徐的擁掩過來。山巓光禿禿的寸草不生，偏偏有一方巨石，石面光滑如鏡，離地僅祇二尺，裸露在山巓月下，彷彿是一座玉床。歐冶子和杏姬並蒂蓮般躺在玉床之上，喁喁的說了上半夜情話。到了下半夜，刺激動情，不能自已。他倆渾然忘却了『行房百里者病，百里行房者死』的古訓。果然就在那夜，杏姬有了身孕。

第二天早上，歐冶子和杏姬便開始了前途無從測知的艱辛旅程。從閩中山地，穿過越國的都城會稽（今之浙江紹興）。然後北上吳國的都城吳地（今之江蘇無錫梅里），進入長江。買了一條小船，夫妻二人合力划槳，逆流而上。途中但見窮山僻壤，荒草蔓蔓，他們便捨舟登岸，遍地尋覓珍貴的精銅美錫礦苗。以無比的毅力與耐心，懷着無限虔誠的心情，尋求他們理想中鑄造寶劍的材料。一月月，一年年，他們穿越過疆域遼闊

的楚國，遠至邊陲地帶的巴國，異族盤踞之地的西羌和北狄。再從燕國折回中原，歷經齊、魯、衞、晉、秦，乃至周朝天子所在之地的雒邑（今之洛陽）。風霜雨雪，長途跋涉，吃過不知多少苦頭，經過不計其數的危難，一彈指間就是整整十年。這整整十年裏，最令這一對夫婦傷心欲絕的，便是他們唯一的子嗣，不幸在中途夭折。

是在夫婦二人溯長江西上，通過舒國（今之安徽南部）的水域時。一心追求精銅美錫的歐治子，在無意之間發現了他妻子隆起的肚皮。當杏姬羞人答答的告訴他確已懷孕，歐治子的狂喜和感激，不是任何語言文字所可以形容的。他頓時就面容肅穆的跪地叩拜上蒼，一連磕了好幾個響頭，方始用興奮得近乎顫抖的聲音，祝告上蒼說：

『上蒼啊！祢的恩德無所不至。這一定是祢念在我歐治子夫婦多年渴盼一子。而我歐治子又曾立下誓言，不惜一死，祇求能够鑄成一柄作爲越國神器的寶劍。我歐治子既已以身許國，上蒼祢就賜給了我們傳宗接代的胎兒！』

杏姬被他的由衷虔誠感動得嚶嚶哭了起來。可是，當歐治子堅決要求先送她回到閩中待產，再由歐治子獨自一人繼續長途跋涉的時候，兩夫妻又起了生平僅有的嚴重爭執，杏姬堅持的說，他們新婚伊始，她就發過誓願，一輩子跟歐治子長相廝守，永不分離。何況這一次她又說過，她將伴他遠赴天涯海角。她一再重申，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

她絕不離開他一步。她決定在旅途之中生下他們的子嗣，她强調到時候她可以料理一切，絕對不會讓歐治子擔半點憂，操一點心……。

面對大自然的挑戰，古代女子是剛健堅强，具有充分的求生能力的。歐治子和杏姬一連幾天，反覆激辯，把所有的困難與危險全都討論過了。其結果，仍還是歐治子拗不過杏姬的堅强意志。夫妻二人依舊相依爲命，相偕同行。然而，他們偏偏在杏姬大腹便便，臨盆在即的當兒，到了水天一色，波濤洶湧的雲夢大澤。就在百里千里罕見人迹煙波縹緲中，終於還是產生了悲劇。

那是一個雷雨交加，天昏地暗的恐怖之夜。

雲夢大澤，原本是兩座大湖。分跨如今湖北省境的長江南北兩岸。烟波千里，一望無際。在江北的稱爲『雲』，在江南的稱爲『夢』。由雲、夢這兩個字，就可以想像到它們都遼闊寬廣到了什麼程度。因此，當歐治子和杏姬駕着他們從吳國買的那艘小船，輾轉抵達雲夢大澤的時候，兩夫婦全都爲那浩瀚無涯的水勢震懾住了。歐治子心知他們的那艘小船斷然經不起雲夢大澤的風浪。他決定捨棄小船，和他的愛妻杏姬在岸邊林中砍下了幾十株巨大的竹木，再採集一大堆粗藤，花了十幾天工夫，編造了一隻十丈見方

的巨筏，還在巨筏上蓋起一間聊蔽風雨的小竹屋。他讓杏姬躺在小竹屋裏，他自己撐起長篙，一篙篙的使巨筏沒入雲夢大澤的水天一色之中。

當天下午，大澤畔的地平線早已混沌莫辨。歐冶子仍在奮力的一篙一篙撐動巨筏。唯一的願望是及早渡過雲夢大澤，能够順利的趕到楚國的都城郢都（今湖北江陵縣南的紀南城）。那兒將是杏姬最理想的分娩之地。可是，雲夢大澤實在太大了。他和杏姬編造的巨筏浮游其上，簡直有如滄海一粟。歐冶子越撐竹篙越覺得心怯，他不能想像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把巨筏撐到彼岸。

偏巧，就在這頭一天的傍晚，撐篙的歐冶子眼見陰霾四合，耳聽雷聲隆隆。刹那間天空就被層層靉靆和茫茫水氣堆砌成一片黝黑。大雨傾盆而下，勁疾的雨柱從天外射來，射得歐冶子赤裸的肩背如像鞭笞般的疼痛。狂風過處，巨浪排山倒海，直把一座巨筏捲得忽上忽下，彷彿洶湧海洋上的一片落葉。歐冶子在巨筏上一連滑了幾跤，上不接天，下不接地。他在狂風、驟雨和巨浪的冲擊之下已經無法站直身子了。他祇有抓緊巨筏的縫隙，一步步的爬向小竹屋，在那裏面有他臨盆在即的妻子杏姬。

幾經努力掙扎，歐冶子已經爬進小竹屋了。他伸出手去摸索到了杏姬的胳臂。發現她的身體正在起一陣陣的痙攣。心裏一急，歐冶子忙爬過去緊緊的擁住了杏姬。在風

聲、雷聲、雨聲、巨浪聲中拚命的喊叫：

『杏姬！杏姬！妳怎麼了？』

直到他把耳朶湊近到杏姬冷濕的唇畔，方始聽見她在有氣無力的回答：

『我——我沒什麼，就……就怕孩子……』

孩子?! 歐冶子猛可又是一驚，忙去撫摸杏姬高高隆起的肚皮。然而就在這時，杏姬用盡全身之力，驀地發出一聲令他血液凝結的悲呼：『啊——！』

鮮血從杏姬的胯間一湧而出，鮮血浴滿了一具死嬰的全身。歐冶子記得他曾伸手去探摸過的，那是一個男孩。

這是歐冶子和杏姬夫婦，爲越國神器——寶劍，第一次付出生命和鮮血的代價。

往後十年，縱然他們日夜奔波，形影不離，足跡行遍春秋列國，乃至於羌、狄、山戎蠻貊之邦各地。可是杏姬終不曾再生育。更不幸的是，他們還是沒有找到天地菁英，鑄造寶劍的材料——精銅與美錫。

越王允常末年，歐冶子、杏姬夫婦遍歷天下，一事無成，兩手空空的廢然回國。十年跋涉，筋疲力竭。歐冶子由於內心和身體的雙重煎熬，早已顯得神情落寞，容貌枯槁，無復當年的健壯爽朗，壯志凌霄了。他帶着愛妻杏姬回到越國都城會稽。把越王允

常頒賜給他的元冠和錦衣捧在手裡，一步一跪的到越王宮去向老王允常請罪。精銅、美錫不曾找到，反而絕了子嗣；鑄造一柄天下第一名劍的願望將會永遠無法達成，在在使他覺得了無生趣，今生毫無指望，甚至有點生不如死的感覺。

然而，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在越王宮宮門之前，寬闊高聳的白石臺階上，歐冶子夫婦竟然會遇見高冠峨服，神采飛揚的干將，和一身錦繡、雍容華貴的莫邪。

十年離別，師徒間的神情和外貌全都有着很大的改變。疑惑不定加上驚喜交集，師徒四人呆呆的楞在石臺階上了。

『師父！師父！』

是莫邪首先在驚喜中醒覺過來，她拉住干將的手，從臺階上端直奔到歐冶子夫婦跟前，而且就在石臺階上跪下行起大禮來。歐冶子和杏姬雙雙扶起兩名愛徒，歐冶子百感交集，不勝唏噓，一時間簡直不知道說什麼是好了。倒是杏姬勉强壓抑下自己內心的歡激，察言觀色，她和悅的笑了笑問：

『干將，莫邪，你們成親了？』

『是的，師母。』都成親五年了，莫邪猶然羞澀的低下了頭。

直到這時候，心情複雜的歐冶子方才吐出一句話：

『恭喜你們！』

『謝謝師父、師母當年的成全。』已經二十七歲的干將，顯然比以前成熟太多了，他牽着莫邪的手，沾沾自喜的說：『自從五年前赤堇山掘出了美錫，蒙大王拜我爲治官。我就和莫邪成了親，搬到會稽來監督採錫……。』

『你說什麼？』歐冶子激動的抓住了愛徒干將的手：『赤堇山掘出了美錫……？』

望着歐冶子夫婦直在高興的笑，干將深深的點了點頭。

歐冶子心中的陰霾一掃而空，他挽着他的愛妻杏姬，在干將、莫邪的引領之下，謁見越王允常。登上石階，邁入宮門，兩旁有無數威武雄壯、甲胄鮮明的衛士，手執長槍大矛，刀斧劍戟，一雙雙、一對對的夾道峙立，拱衛宮廷。歐冶子當了十年的越國大夫，可是他祇在閩中歐冶池見過一次越王允常，幾曾得見這般廟堂殿宇的森嚴氣象。心中難免略現緊張，他把杏姬的那隻小手，握得越來越緊了。

臨到大殿，干將快步上前，低聲的向一名侍衛說了幾句話，歐冶子站在遠處，仍能清清楚楚的看到，侍衛聽說，臉色便是一喜，然後就匆匆的進入大殿。正當干將走下陛階，回到歐冶子夫婦的跟前，驀的，大殿左右有人撞鐘擊鼓，鐘鼓齊鳴。歐冶子夫婦還弄不懂這是怎麼回事。注視殿門，但見鬢髮全白，年邁蒼蒼的越王允常，有兩隊文臣武

將在他身後亦步亦趨，正在笑容滿面，和藹可親的朝自己走過來。

是越王允常親率滿朝文武，步出大殿來迎接歐冶子夫婦了。歐冶子夫婦口中連稱惶恐，雙雙屈膝跪倒在地，向越王允常也不知道磕了多少個頭。越王允常却笑呵呵的把他們夫妻倆攙起，一疊連聲的說：

『兩位十年奔波，委實是太辛苦太難得了！』

歐冶子却是滿腔愧疚的說：

『微臣奉大王之命搜求精銅美錫。前後十年，一無所獲，有辱大王所命，微臣夫婦今天是特地來向大王請罪求死的！』

越王允常親暱的拍拍歐冶子的肩頭，高聲的說：

『美錫已獲，精銅不難搜求，這便是天佑我越國。來日五金菁英畢集，開爐鑄劍，還要仰仗先生的大力。先生不辭勞瘁，功在社稷，怎麼反而在說請罪求死的話呢？』

說完，不等歐冶子答話，便轉臉去吩咐一位長身玉立，頸細嘴尖，兩眼英氣逼人的貴介公子——

『勾踐，你來見見這位天下第一名鑄劍師歐冶子先生。』

勾踐聞聲上前施了一禮，歐冶子却一拉他妻子杏姬，又一次跪地磕頭，行禮如儀。

因為他早已聽說，這位越國世子勾踐，他正是越國王位的唯一繼承人。

當晚越王允常在偏殿設宴，正式給歐冶子夫婦接風，使得歐冶子既慚且愧，汗顏無地。可是越王允常却始終滿面春風，笑口常開，殷殷的在勸歐冶子夫婦開懷暢飲。世子勾踐對他們夫婦尤其由衷愛敬，執禮甚恭。於是，越王父子的禮賢下士，格外欽重，使得歐冶子直在心中告誡自己：『大王但有所命，我一定要肝腦塗地，死而無怨！』

越國世子勾踐，奉了他父王允常之命，在會稽城西廂佈置了一所富麗堂皇、高大寬敞的宅第。要歐冶子夫婦住進去休息一、兩個月，以恢復十年風霜、長程跋涉的辛勞。但是歐冶子夫婦堅持不肯，他們在抵達會稽的第二天，就由世子勾踐陪同，兩名愛徒干將、莫邪侍奉，到赤堇山錫礦工地去實地勘察。

早在越王允常晚宴席上，歐冶子已經看過了赤堇山美錫的樣品。他一看之下頓時就血脈賁張，欣喜若狂。那正是他一生以來夢寐以求，十載以還日夜搜求的美錫菁英，也正是他鑄造寶劍絕不可少的原料之一。費了十年光陰，走遍天下而未能一見的奇珍異寶，居然會在自己祖國的都城郊外出現。歐冶子夫婦浪擲十年光陰，捨近而求遠，這是天意使然，命中注定？還是造化弄人，施予他倆一大諷刺？——歐冶子出了會稽南門，

一路上着實是感慨萬千。

赤堇山又名銅姑瀆，長度二百五十步。山下有一口大池，池水清澈見底。山水間草木青翠，隱隱中似乎有一股靈秀之氣。出會稽城南門到赤堇山要走五十八里路。可是歐冶子一出會稽南門，便被他親眼目睹的景象震懾住了。而且，在弄明白了究竟以後，他居然會被感動得熱淚奪眶而出——成千上萬的少男少女，手執鋤頭肩荷着鐵鎬、扁擔、籮筐。甚至還有米菜肉類，鍋爐碗筷。從會稽南門口，排成一直伸展到天邊的隊伍——正在興高采烈，談笑風生的走向赤堇山去。他們有人杭育杭育的喊着，令人興奮的在唱歌。當他們一眼看見世子勾踐，立刻熱烈的跟他行禮打招呼，勾踐和藹可親的一一和他們相互道好，氣氛融洽得宛如家人父子。莫邪看出歐冶子臉上驚疑不定的神情，她立刻附在他的耳邊說道：

『師父，這些百姓都是自發自動，自備糧食，到赤堇山去開鑛採錫，爲越國鑄造鎮國之寶的！』

歐冶子一聲訝異的『啊！』字還沒出口。巨龍般蜿蜒行進的隊伍裏又一次有人在引吭高歌。其他的人立刻就隨聲附和——

『天佑越國兮赤堇產錫，美錫灼灼兮閃耀長空；鑄就寶劍兮號稱神器，威震寰宇兮

吾越昌隆！』

歌聲方歇，歐冶子遙見世子勾踐站上了路畔一方巨石。他雙手一揮，所有的聲音全都靜止了下來。勾踐在用極其興奮的口吻，正告在場的每一個人——

『大家請看，天下第一鑄劍名師，歐冶子先生已經回來了！』

勾踐伸手向歐冶子一指，成千上萬雙眼睛全都轉過來朝向歐冶子望。與此同時，爆出了一陣陣山搖地動的震耳歡呼！

『歐冶子先生回來，我們的鎮國之寶鑄得成了！』

『鎮國之寶鑄得成了！鎮國之寶鑄得成了……』

萬衆歡呼，山應谷鳴，使歐冶子再度爲之十二萬分感動。他從這些熱烈歡呼之中有所憬悟，寶劍神器的鑄造，不僅是越王允常，和世子勾踐兩父子的殷切期望，而且還是全越國百姓一致的要求。周朝因幽王失政被殺，諸侯擁戴平王遷都雒邑（今之洛陽城西）。王畿土地削減大半，天子地位一落千丈，浸假而成有名無實的共主。政治重心，由王室落到諸侯之手。列國又在相互攻打兼併，爭霸爭盟，征伐連年，民不聊生。越國立國不久，僻處東海之濱。北有吳國，西有強楚，都在對越國虎視眈眈。越國想要在春秋諸霸之中屹立不搖，進而長治久安，就必須具有一種振奮民心，奠立基礎的精神鼓勵

力量。因此，越國上下，才有一個共同的熱烈期望，鑄造一柄天下無雙的寶劍，作爲廟堂神器的鎭國之寶，也就是全體越人誓死効忠的一種具體象徵。

歐冶子在萬衆歡呼聲中，越來越感到自己肩頭責任之重大了。

世子勾踐挽起歐冶子的左臂，和他並肩繼續前進。他低聲的叮嚀歐冶子，要他學自己的樣，頻頻的揮手向歡呼的百姓示意。

爲了表示和會稽城中的百姓同甘共苦，一致爲鑄造神器而任勞任怨，流血流汗，世子勾踐不帶隨從，不乘車馬，他和歐冶子、杏姬、干將、莫邪兩對夫婦，雜在會稽百姓宛若長龍的隊伍裏，徒步走了五十八里，揮汗如雨的走到赤堇山下。

赤足涉過山下巨池的水淺處，歐冶子抬頭往山上一看，不由驚得呆了。

赤堇山上，早有會稽周圍四鄉八鎭的百姓，在天方破曉時分，就已經趕到這兒來辛勤工作。由山下朝山上仰望，麕集的人羣如蟻附山。密密麻麻的聚成一串串，一片片，一團團，一簇簇。他們在用愚公移山的堅毅精神，要按照干將、莫邪的預定計劃，鑿開一條兩丈寬、一丈高，深可三十餘丈的錫穴。赤堇山的巨石堅硬如鐵，百姓們只有無限的人力，和有限的工具。他們祇能揮舞沉重的鐵鎚，將八、九寸長的鐵鑿，一次次搥進堅岩的縫隙。一連串鍥入幾十上百根鐵鑿，好不容易使一塊塊的巨石鬆動，掘出。然後

再杭育杭育的由好幾個人搬下山去。

世子勾踐、歐冶子夫婦一行走到錫穴穴口，歐冶子極其審愼而小心的測度了錫穴的位置，惟恐缺乏採礦經驗的干將、莫邪所定的開採計劃有所偏差。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稍微有點偏差都會浪費大量的人力。因此，干將、莫邪幾乎屏止了呼吸，萬分緊張的在等待歐冶子的勘查結果。

『大致不差。』

歐冶子終於作了結論。這四個字使得干將、莫邪如釋重負，連世子勾踐也覺得大大的鬆了一口氣，他高高的舉起雙手，興奮的向大家宣佈——

『歐冶子先生實地勘察過了，錫穴位置完全正確。只要我們繼續努力挖掘下去，我們很快就能獲得鑄造寶劍所需要的美錫！』

又是一陣漫山遍野齊聲吶喊，喊聲響徹雲霄的歡呼。人們工作得更起勁了。

歐冶子的信心重被鼓舞，他覺得精神極其振奮。他把世子勾踐請到一個稍微僻靜一點的角落，簡略的說明了他的鑄劍步驟。金銀錫鐵四寶俱備，如今獨缺精銅。他想把杏姬留在赤堇山，指揮衆人採錫，由他獨自一人前去找銅。

——世子勾踐欣然同意，因爲唯有他深知父王允常年老體弱，有如風中殘燭，可能

來日無多。而越王允常畢生唯一的願望，就祇在於神器寶劍的鑄成。

歐冶子席不暇暖，又開始了他尋覓精銅的行程。不過這一次他走得並不算遠。就在離開赤堇山不及十里之遠，由赤堇池所流注的一條若耶溪畔，一株大椰樹下，他遇見了一位仙風道骨，談吐不俗的垂釣漁翁。

也許是天意使然，也許是機緣巧合。歐冶子走得累了，他沉沉的坐在漁翁身旁休息。兩個人就這麼自然而然的搭起訕來，是老漁翁先望着他深沉的一笑：

『先生行色匆匆，到那裏去？』

『尋寶。』

老漁翁打個哈哈，一針見血說道：

『當今天下之寶，莫過於天地菁英的精銅了。』

聽得歐冶子瞿然一驚，他忙不迭的問道：

『請問老丈，何以見得？』

『金銀錫鐵，獨缺精銅。』老漁翁一字一頓的答道：『精銅可得，神器乃成。寶劍一出，越國必興。老弟，這普天之下，當今之世，那還會有比精銅更珍貴的寶物呢？』

一語中的，說破了歐冶子的心事。歐冶子慌忙的站起身來，整整衣冠，誠心正意，

他向老漁翁躬身一拜，必恭必敬的問：

『老丈，你莫非是神仙？』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老漁翁揚起聲來大笑，笑罷方始反問：『老弟，你幾曾聽說過有釣魚殺生的神仙？』

歐冶子急於求教，他適時的提出了自己心中最大的問題：

『老丈見多識廣，語語都有玄機，弟子愚昧，敢請明教。果然如同老丈所說的，天下之寶，莫過於精銅，這精銅又該上那兒去找呢？』

老漁翁轉過臉來，從上到下打量了歐冶子一眼。開口便說：

『看你求銅如此心切，你一定就是鑄劍名師歐冶子了？』

歐冶子必恭必敬的回答了一聲是。

『既然是鑄劍名師，又曾經周遊天下，訪求精銅美錫，』老漁翁手捋長鬚，微微而笑的說道：

『那就應該懂得，天下菁英，相輔相成，但凡出產美錫的地方，多半能够找得到精銅！』

歐冶子一聽，大喜過望。他急切的去拉住老漁翁的袍袖，生怕他就此突然消失，然

後他連珠砲般的問：

『聽老丈的口氣，是否就在這赤堇山的附近就有精銅？老丈！老丈！倘若這赤堇山周圍果眞產銅的話，那麼精銅是會在山中，還是在水裏？』

老漁翁偏不回答，他右手一抖，甩開了歐冶子的拉扯。

在歐冶子的錯愕怔視之下，他緩緩的站起身來，收回釣竿釣線，讓歐冶子淸淸楚楚的看見，他的釣竿之上只繫長線，既無釣鈎，也沒魚餌。歐冶子忍不住的脫口便問：

『老丈，你不用釣鈎魚餌，怎麼釣魚？』

老漁翁一個轉身，跟歐冶子面面相對。他凝視了歐冶子好一陣子，忽然一聲長嘆，意味深長說了句：

『我這是無中生有！』

話才說完，老漁翁便越過歐冶子身邊，施施然的往前走了。

留下歐冶子，木立若耶溪畔。

把老漁翁的言行舉止，反覆玩味，細細思考。他問老漁翁精銅是在山中，還是在水裏，老漁翁却用空釣竿暗示他說：當從無中生有。山是具體存在，水則若有若無。這麼說精銅一定就在這附近的水底！福至心靈，融會貫通，歐冶子認定他已經獲得了答案，

高興得雙手猛然一拍，大叫一聲：『有了！』說也奇怪，方才分明已經離去的老漁翁，這會兒竟然又面容肅穆的站在他跟前了。

歐冶子心生感激，連忙躬身下拜。由衷的說：

『歐冶子多蒙老丈指點，終身感戴不盡。』

『五金齊全，神器卽將問世。』老漁翁用悲天憫人的口吻，叮嚀歐冶子道：『祇是神器一成，人神共嫉。吳越楚齊四國之間，從此必將多事。還請先生上告越王，切記兩句至理明言：「用劍得法者昌，用劍失法者亡！」』

歐冶子拱手敬謹作答：

『老丈敎誨，歐冶子必定一一轉奏大王！』

微微的點了點頭，又是一聲輕喟，老漁翁這才飄然而去。

歐冶子解衣入水，潛入水底到處尋覓。終於在第七天上，在若耶溪底，找到了精銅礦苗。

赤堇出錫，若耶產銅。春秋史上列國之間最浩大的工程，自此全面展開。越國老王允常親自下令，命世子勾踐爲督造，大夫歐冶子爲鑄官，全國軍民無分男女老幼，一致奮然出動。一面加緊挖掘赤堇山的錫穴，一面在赤堇池水注入若耶溪的出水口，建築一

道石壩，將若耶溪的源頭，整個截斷。然後，再在若耶溪的兩岸，就低窪處掘開無數水道。因爲歐冶子要盡快的使若耶溪水全部乾涸，露出河床，他才能在若耶溪底開礦掘銅。

若耶溪就在赤堇山麓。祇是錫穴入口和歐冶子預定的銅穴入口，兩地之間相距三十三里。就在這三十三里長，將近十里寬的工地上，每天從早到晚，都是人山人海，萬頭攢動。至少有十萬以上的越國軍民，滿懷希望，無限振奮的在這兒開山、築壩、挖土、開渠。更有成千上萬的人在歐冶子指定的赤堇山麓，若耶溪畔一大片平整好了的新闢土地上，建造一座高與山齊的鑄劍爐，這一座鑄劍爐往後便成爲了東南越國勝蹟，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鑄浦山——歐冶子鑄劍處。

萬衆一心，衆志成城，藉由全越軍民一致夜以繼日，不眠不休的努力。史無前例的浩大工程，終於宣告順利完成。從赤堇山錫穴開採出大批燦白的美錫，自若耶溪底河床下的銅礦挖掘出無數金光閃閃的精銅。巍立如山，碩大無朋的歐冶子鑄劍爐，恰好和赤堇山巓遙遙相對。越王允常和世子勾踐，沐浴齋戒，擇定了黃道吉日。歐冶子鑄劍開爐之日即將來臨，越國軍民欣喜若狂，會稽城裏鑼鼓喧天，火樹銀花，城開不夜。全城軍民傾城而出，會同城郊各地的居民，從午夜時分起便如波濤洶湧般奔向鑄浦山，祇爲了

參觀越王允常在歐冶子開爐之前，所舉行的燔柴祭天大典。越王允常和世子勾踐請出了宮中貯存已久的黃金、白銀和精鐵。連同由赤堇山運去的美錫，若耶溪底輸往的精銅。舉世無雙的鑄浦山歐冶子鑄劍爐附近，天下奇珍異寶般的鑄劍材料燦然具備。爲了鑄爐需要大量的燃料，越國軍民自動奉獻出他們所有的煤炭。煤炭堆積如山，形成春秋史上著名的炭聚。

開爐前夕，越王允常興奮得徹夜未眠，他一直睜大眼睛坐候天明。好不容易等到破曉時分，吉時一到，他立刻下令起駕，乘坐御輦直駛鑄浦山。由世子勾踐親自爲他駕車，從會稽越王宮直到鑄浦山下，大路兩旁萬衆夾道歡呼，百姓的愛戴使越王允常感動得熱淚縱橫。

歐冶子頭戴元冠，身穿錦衣，寬袍大袖，威儀十足。由他的妻子杏姬伴同，率領兩名徒弟治官干將和莫邪，躬親迎接越王允常和世子勾踐的車駕。遠遠圍繞着鑄劍爐列隊的越國軍民至少在十萬人以上。當允常、勾踐的車駕一到，軍民歡呼之聲立刻響徹雲霄。

越王允常在御輦上望見歐冶子師徒四人，都跪在地上接駕。他連忙吩咐停車，親自下車來扶起歐冶子，神情懇摯的告訴他說：

『越國能否中興，能否長治久安，國富民强，就看先生鑄不鑄得成這一柄天下第一

的神器了！』

『大王付託之重，越國軍民寄望之殷。』歐冶子神采飛揚，用很肯定的語氣說：『微臣、內子和兩名小徒，敢不全力以赴，生死以之！』

於是越王允常由衷欣慰的說道：

『聽先生這麼一說，寡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了！』

禮官司儀，燔柴祭天大典伊始。鑄浦山下，鑄劍爐前，架起了十多丈高的木柴，宛如一座木造高閣。越王允常還備下了香花醴酒、三牲祭品，致祭於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林澤之神靈。祝禱他們庇佑歐冶子鑄造寶劍早日告成。當木柴熊熊燃起，越王允常、世子勾踐親率文武百官跪倒在地，默默禱告。鑄浦山前出現了空前未有的莊嚴肅穆的場面，十萬以上的越國軍民鴉雀無聲，一致跪下。惟願他們的心聲能够上達天聽。

轉眼間，駭人的景象出現——

原本是艷陽在天，晴空一碧如洗，正是陽春三月的大好晴朗天氣。但當越國君臣軍民一致俯伏在地，默禱上蒼。歐冶子開爐鑄劍即將揭幕，萬里晴空的小周圍，突如其來的湧到了層層靉靆。雲色由淺而深，由白轉黑，漸次的向鑄浦山的鑄劍爐上空集中。十萬以上跪禱的人羣，驚異的抬起頭去探看，一致發現自四面湧來的烏雲忽然捲成了兩

股，迅卽盤旋下降。兩股雲靄活像倒掛下來的蛟龍，一左一右，分別的把歐冶子鑄劍爐護定。與此同時，天際響起了雷聲，自遠而近，自徐轉疾。刹那間震耳的雷霆霹靂有如金鼓齊鳴，萬馬奔騰。於是大雨傾盆而下，把所有在場的人淋得透濕，還在地面濺起一簇簇的水花。大地塵埃一掃而空，廣袤原野光潔如鏡。最奇怪的是十多丈熊熊燃燒的燔柴在大雷雨中忽然倒塌，其巧無比的恰好倒向裝滿煤炭的鑄劍爐門。火焰引燃了煤炭，把一座鑄劍爐轉眼間燒成通紅。緊接着人們又看見陰霾四合的頂空，驀的透出一道天光，成圓錐形的直射到鑄劍爐上。人人都爲這風雨雷電的巨變驚得目瞪口呆，祇有站在最高處的禮官在高聲大喊：

『歐冶子先生鑄劍，大王精誠感動上蒼，於是引來雨師洒掃，雷公擊鼓，蛟龍捧爐，天帝燒炭，太乙眞神駕臨護持！』

歐冶子廢寢忘食，日夜不休。督飭杏姬、干將與莫邪，輪班工作。用精巧的坩鍋熔煉金銀。一有閑空，他就到碩大無比的鑄劍爐畔，指揮由越國各地重金禮聘而來的銅匠、錫匠和鐵匠。看他們在鑄劍爐中熔煉銅、鐵與錫。那一座巨大的鑄劍爐，由三百名壯年男子拉動風箱。由於人多，力猛，風箱又是出奇的大，每一次抽送鼓風，風勢强勁

得就像狂飆，總要把火焰衝起一丈來高。依歐冶子的盤算，像這樣的分頭熔煉，大概不出十天，金、銀、銅、鐵、錫全部都可以熔化成汁。然而好事多磨，人算不如天算。坩鍋和鑄劍爐夜以繼日的火勢熊熊有增無減。可是十天、半個月、一月、兩月、三個月都過去了，五金始終都沒有熔解的跡象。歐冶子越來越心急，越來越焦躁。焦思苦慮，無計可施。他早已兩眼深陷，雙頰瘦削，心力交瘁，幾幾乎就撐持不下去了。

一個月白風清之夜，歐冶子屏息等待杏姬入睡。他悄悄起身，走到干將、莫邪所住的那一座帳篷。喊醒了他的兩名愛徒，就在乾涸的若耶溪畔一棵大椰樹下，師徒三人席地而坐開始密談。

『干將，莫邪，』歐冶子沙啞的聲音，幽幽的從夜空中響起：『我這一生，只懂鑄劍。今晚我仔細想過，我確實已把我生平所學，全都傳授給你們了。』

聽得干將和莫邪莫名其妙，兩夫妻互望一眼，方才同聲答道：

『是。』

『那麼，莫邪，爲師的想考一考妳，』歐冶子提出了一個看似簡單，其實非常深奧的問題：『什麼叫做寶劍？』

莫邪小心翼翼，遵照她師父平時所教的回答：

『寶劍不同於凡劍。因爲它是由金銀銅鐵錫五金合鑄而成。所謂集天地之菁英，採五山之鐵精。是以寶劍鑄成以後，劍上必有五色並現。』

歐冶子進一步再問：

『妳再說，爲什麼大王要我們鑄造的寶劍，直到今天都還沒有鑄成？』

莫邪偏頭想了一想，回答他說：

『依徒兒看來，多半是因爲火力不濟，五金不能熔化調和的關係！』

歐冶子咄咄逼人的又問：

『爲什麼會火力不濟，五金不合？』

『這——這——』莫邪囁嚅半晌，方始審慎的答道：『事關天機，這就不是徒兒所可以解答的了。』

『妳不能解答，我能！』

三個人齊齊一驚。轉眼看時，一身素服的杏姬，不知何時，早已站立在他們的身後了。

『杏姬！』歐冶子大吃一驚的問：『妳什麼時候到這兒來的？』

杏姬藹然一笑，也往地上一坐笑道：

『剛好趕到這兒，聽你跟干將、莫邪說第一句話。』

歐冶子祇好啞然無語，低下頭去不吭聲了。

反倒是杏姬，坐在那兒娓娓談起鑄造寶劍的秘密來——

『這次我們奉大王之命，鑄造越國神器。偏偏火力不濟，五金不合。莫邪，師母可以告訴妳，這並非事關天機，而是我們在獲得天地的菁英以後，唯獨缺少一股人氣。』

莫邪和干將，不約而同的失口驚呼——

『人氣？』

『你們師父從前一再說過，』杏姬仍在平靜自然的繼續往下說道：『神器之化，必須人氣而後成！』

干將懂得他師父和師母的意思了。一陣衝動，振衣而起，他向歐冶子和杏姬磕了個頭，慷慨激昂的說：

『回想二十年前，干將、莫邪都是父母雙亡的一對孤兒，承蒙師父師母收養，才能夠有今天。師父師母對我夫妻恩同再造。如今師父鑄劍獨乏人氣，徒兒願意明天投身於爐，致祭爐神，完成師父的畢生大願！』

『哈哈哈哈！』歐冶子突然爆出一陣淒厲的笑：『干將啊干將，你完完全全錯會爲

師的心意了！』

偏偏又有莫邪插嘴進來，十分誠摯地在請命道：

『干將是個男子，莫邪不過一介女流，我絕不能讓干將絕後。師父、師母，倘若一定要有人投身鑄爐，火焚祭神。那就該讓莫邪去死！』

杏姬頓時就提醒她說：

『莫邪，妳沒聽妳師父說干將會錯了意？』然後，她又目光炯炯的注視着歐冶子道：『郎君，你可以把你心裏的話說出來了。』

歐冶子徐徐的站起身來，步出柳蔭，讓全身浴在朦朧的月色之中，他在閃避愛妻杏姬緊緊逼視的眼神。千思百想，無可奈何。他唯有沉沉的嘆了一口氣，說出了他對干將、莫邪的囑咐：

『干將、莫邪，我今天要你們到這兒來。正是有一件大事，想要託付你們夫妻二人！』

干將和莫邪趕緊齊聲回答：

『師父待徒兒恩重如山。不論師父有什麼囑咐，徒兒必定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歐治子仰臉望天，唇畔漾起一抹苦笑再問：

『那麼，干將，你是已經答應爲師的了?』

干將眼望着歐冶子點了點頭。

於是，一代鑄劍師歐冶子便字字着力，石破天驚般說了——

『明天我死，你們要好好的照顧師母!』

不顧干將說破嘴皮，不管莫邪如何聲淚俱下，連磕響頭，苦苦哀求讓她代替師父一死。歐冶子說什麼也不肯改變他的主意，『以身投爐，火焚祭神』。只求人氣一到，五金立刻熔化，寶劍早日告成。他的說法是義正詞嚴，振振有詞，任誰也駁不倒他的——

『我愛兩徒如子如媳，倘若讓子媳代我而死，是爲不仁。越人望我鑄劍，視我如神如聖，我若苟免一死，是爲不義。上蒼佑我助我，我反而怕死貪生，是爲不禮。明知人氣在我，偏使愛徒身代，是爲不智。三次在大王駕前誓言只求劍成，生死以之，結果却不能慨然投爐，是爲不信。仁義禮智信，五德全失，我歐冶子又將如何在世爲人?!』

干將、莫邪心知師父歐冶子死志已決，無可挽回。回想師父多年的關愛呵護，無微不至，如今生離死別，迫在眉睫，不由得萬箭鑽心，心如刀割。兩夫妻一致的從嚶嚶啜泣直到哭成一團。反倒是伉儷情深，和歐冶子結髮二十五年，相偎相依，從未分離的杏姬夫人，當她聽完了歐冶子的慷慨陳詞，非但不哭、不勸，不加攔阻，不予辯駁。反而

深以爲然的連連鼓起掌來。

杏姬夫人一鼓掌，使得干將和莫邪益發莫測高深，不明所以了。祇有歐冶子懂得她的心事，他雙眉緊皺，慌忙的告誡杏姬說：

『夫人，我已經把妳託付給干將、莫邪了!』

『這就是郎君瞞着我，把干將、莫邪叫出來密談的緣故?』

『不錯!』

『郎君，祇可惜你多此一舉了!』

杏姬從容自在，嫣然一笑的再說：

歐冶子立刻表明他堅決的心意：

『夫人，這一次我絕不能讓妳……』

杏姬不等他把話說完，一抬手便打斷了他的話。接下來，她也說出了她的一篇大道理：『就先別說君死我生，叫我情何以堪!如何度過未來漫長歲月。郎君惟恐有失於仁義禮智信，無顏苟活於人世。難道郎君就沒有顧念到我偷生不仁，獨生不義，不殉不禮，喪偶孤苦不智，自食其言，未能同死不信!也是同樣的在這人世間活不下去了嗎?』

聽到這兒，干將、莫邪方才憬悟。師母杏姬也是下定了決心，要跟師父一道投爐，自焚祭神了。悲上加悲，慟上加慟；難怪這一對青年夫妻，眼看着歐冶子慘然一笑，無可奈何的把杏姬擁在懷裏。無異答應了和她同求一死，他們要大放悲聲，號啕痛哭了。

甲子吉日，天清氣朗。歐冶子派一名使者，飛騎奔入越都會稽，奏告越王允常、世子勾踐。他說他將於當日午時祭爐。而且預測的說，祭爐以後，五金立將熔化，寶劍可告鑄成。允常、勾踐獲報，大喜過望。頓時就下令速備車駕，父子二人乘輦騎馬，快馬加鞭的趕到鑄浦山去。寶劍將成的消息迅即傳出，越國軍民欣喜若狂，呼爺喊娘，扶老攜幼，一座會稽城裏，幾於萬人空巷，傾城而出，全都跑到了鑄浦山去看歐冶子師徒祭爐鑄劍了。

那是越國空前未有的大日子。從會稽城到鑄浦山新修築的官塘大道上人潮洶湧，萬頭攢動。自越王允常、世子勾踐以次，足有十萬以上的越國臣民爭先恐後的奔向鑄浦山。越王允常、世子勾踐的車駕臨到鑄浦山前。歐冶子夫婦早已聞訊，帶着兩名徒弟干將、莫邪，趕到官塘大道上來親自迎接。越王允常遠遠的看到歐冶子一行急急前來，馬上就叫御者停輦，他和世子勾踐分別下車下馬，就在官塘大道迎上了歐冶子一行四人。

他不許歐冶子等下拜，執起了歐冶子的手說：

『寡人聽說先生爲了鑄造越國神器，一連三月眠食俱廢。寡人和世子實在是感激之至！』

『大王言重。』歐冶子神色慘淡，一聲苦笑，躬身下拜的說：『微臣鑄劍，三月不成，拖延時日，莫此爲甚。大王寬大爲懷，不曾問罪，微臣已是僥倖萬分了！』

就在這時候，目光銳利的世子勾踐，一眼看到歐冶子和杏姬一色披麻戴孝，甚至還剪了頭髮，截斷指甲，當時就詫異的問：

『先生和夫人麻經草衣，斷髮截爪。請問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歐冶子滿心淒楚，唯有避重就輕的回答：

『啓奏世子，這是古禮。鑄劍祭爐，就該作這種打扮。』

越王允常老眼昏花，却也看得出來干將、莫邪兩眼紅腫如桃，兀自還在歐冶子夫婦的身後嗚咽啜泣，哭得好不傷慘。他也忍不住的發了問：

『干將大夫，今日歐冶子先生舉行祭爐大典，賢伉儷怎麼反倒哭起來了呢？』

歐冶子惟恐干將哭得答不出話來，他連忙代他掩飾：

『小徒干將、莫邪並非在哭，他們祇不過是被炭烟燻着了眼睛而已。』

麗日中天，吉時將到。歐治子恭請越王、世子就位觀禮。允常父子站立的地點，被安排在碩大的鑄劍爐五丈開外。越王身後，是一排排甲冑鮮明的衞士，再往後便是當朝的文武百官。十餘萬衆的越國百姓，在鑄浦山下，大鑄劍爐的前後左右，擠得人山人海，水洩不通。

巨大的鑄劍爐就地矗起五丈多高，爐畔的風箱宛如一座房屋。三百名精壯的鼓風手列隊待命，二十名裝炭夫挑起了五百擔煤炭。歐治子、杏姬和干將、莫邪肅立鑄劍爐前，不見燒柴，全無祭品。在場觀禮的十幾萬越國軍民，包括越王允常父子在內，都在感到納悶。猜想不出歐治子的祭爐大典將怎樣進行。

但見歐治子雙手一擧，筆直的指向天空。在場的十餘萬人頓時肅然無譁，鴉雀無聲。耳朶裏祇聽到歐治子在朗聲的禱告……

『諸天神靈在上，我大王永保越祚，鑄造神器。採五金之菁英，集天下之精粹。侯天伺地，愼選吉時。開爐之日，天地下降，百神臨觀。越民馨香祝禱，殷殷喁望。今者天地精英悉備，神器化成，獨乏人氣。歐治子夫婦乃敢以身殉爐，敢請神器及早問世！』

五丈開外的世子勾踐，聽得清楚，他很著急的上前一步問他的父親允常：

『父王可曾聽見，歐治子先生在說，他們夫婦倆要以身殉爐？』

『殉爐？』越王允常聽了便是一震，忙問：『這——這怎可以呢？』

然而，即使越王父子有心阻止，時間也是來不及了。歐治子的禱告方畢，右手一揮，干將、莫邪便噙着滿眶熱淚，走向打造寶劍的巨型鐵砧，一左一右，分別肅立。與此同時，高及一丈的鑄劍爐門，由兩名力士使勁拉開。爐內紅炭，正在熊熊燃燒，噴出一股灼人的熱氣。祭爐大典，早經歐治子的悉心安排，爐門方開，裝炭夫便一個個的將成筐的煤炭，傾入爐中。三百名風箱手，更在杭育杭育的使勁拉動風箱，狂飆灌入，立刻便竄起了一丈多高的火焰。烈焰灼逼得在場的人全都閉上了眼睛。等到他們再睜眼看時，十餘萬人，齊齊的發出一聲駭然驚叫——

『啊！——』

麻經草衣，斷髮截爪的歐治子和杏姬，並肩攜手，從容自在，步履安詳的朝向火蛇四竄的熾熱爐門走去。頃刻間，烈燄一捲，一道青光一現，天下第一鑄劍名師歐治子夫婦，已經化爲一蓬灰燼，在熊熊烈火之中，消逝得無影無蹤了。

五丈開外，越王允常睜大眼睛，看得分明。胸襟閃過一陣椎心刺骨的劇痛。他身子一陣搖晃，氣力不支，猝然倒地，臨終的時候僅祇發出一聲悲呼——

『歐冶子先生啊！……』

越國全國，十萬軍民，正在悲歡交集，憂喜參半。

劍師歐冶子夫婦雙雙殉爐，越王允常心疾忽發駕崩。鑄劍爐裏，果然五金熔化，劍汁潺潺下降。允常原來祇求歐冶子師徒給越國鑄造一支寶劍。然而，劍汁之下，遠比預期爲多。干將、莫邪把握機會，盡力打造，居然會鑄造出三支寶劍、兩把匕首。世子勾踐繼位越王，親自爲三支寶劍、兩把匕首命名；是爲天下名揚，歷千古而盛譽不衰的湛盧、純鈞、勝邪三劍，魚腸、巨闕二匕首。

勾踐派遣二千八百名精壯軍士，深入萬古洪荒的參天樹林，砍伐了四株千年以上的古松古柏，爲他的父王允常，和歐冶子夫婦造了兩副棺槨。他把老王允常葬在會稽城東十五里處的一座山上，名之爲木客大塚。又把歐冶子夫婦附葬在他父王的大塚旁邊。因爲他深切知道，歐冶子夫婦是他父王允常生平最愛重的兩個人。至於勾踐自己，我們可以從他題頌給歐冶子夫婦的誄詞中，瞭然他對這一對鑄劍師夫婦的敬仰——

『先生夫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神上通天，下則爲烈士。』

將老王允常和歐冶子夫婦殮葬已畢，越王勾踐非常隆重的舉行了一次試劍大典。大典在會稽王宮的大校場舉行，全國的文武百官一槪到齊。擠進校場躬與其盛的百姓不下

三萬人之多。大典伊始，越王勾踐由大夫范蠡、文種，冶官干將、莫邪，以及一千文官武將陪伴。前呼後擁，盛大扈從，從後宮直到校場上臨時搭蓋的看臺上坐定。校場四周，麕集着三、四萬參與盛典的越國軍民。校場中央，左邊是一座特製的鐵鼎，三尺高，五尺方圓，厚度在一尺以上，重達四百多斤。右邊一座銅釜，規模和鐵鼎約略髣髴。鐵鼎與銅釜的正前方，是一道長案，並排安放着三支寶劍，兩把匕首，在麗日映射之下燦燦然生輝，奪目欲眩。

由於越王勾踐方始登基，參觀試劍的百姓既多且雜，難免有別國的間諜混迹其中。越王勾踐的兩名親信大臣，大夫文種與范蠡心細如髮，爲防患於未然，他們在校場四周，觀衆之前，部署了一支車隊。戰車上的武士甲冑齊全，戒備森嚴。

越王勾踐把最高榮譽頌予歐冶子烈士的兩名愛徒，他指派冶官干將和他的妻子莫邪爲試劍官。試劍之初，越王勾踐右手一舉，十八面大鼓立刻咚咚咚的擂起。鼓聲驚天動地，更激起了滿場觀衆無比興奮熱烈的心情。於是越王勾踐在鼓聲雷鳴聲中向干將、莫邪說了一句：『兩位請！』干將、莫邪拱手爲禮。兩夫妻便在萬衆注視之下走向長案，先向五具神器虔誠跪拜祈禱。然後，干將捧起了湛盧，莫邪捧起了純鈞。

干將、莫邪高高擧起湛盧、純鈞二劍，兩支寶劍五色並現，光芒四射，令人無法逼

視。在場的三、四萬衆軍民，全被名劍神威震懾得肅然無譁，全神貫注。但見越王勾踐擧起的右手往下一收，聲如奔雷的鼓聲立刻停歇。干將、莫邪齊齊的一聲大喝：『呔！』手起劍落，各重四百餘斤的鐵鼎和銅釜，頓時就被一劈爲二。——三、四萬越國軍民不約而同高聲喝采。越王勾踐驚喜交集，從座椅中站了起來。遠遠望着干將、莫邪夫婦細細驗着寶劍，越國神器果然不同凡響，兩劍斬銅斷鐵，劍刄居然完好如新，全無半點損傷。

試過了湛盧、純鈞。干將和莫邪再試勝邪、魚腸與巨闕。藉由歐冶子、杏姬生命與靈魂所鑄成的三支寶劍與兩把匕首，確能削鐵如泥，吹毛立斷。這是自古未有的劍中極品，鎭國神器，越國軍民高興極了，他們相互擁抱，尖聲喊叫，眼睛裏噙着歡激的淚水。就在這萬衆歡騰踴躍聲中，干將和莫邪面容莊穆的捧着三劍二匕首，送交越王勾踐收執。越王勾踐爲了表示他對這三劍二匕首的尊重，親率文武百官和扈從衞士，走下看臺來親手接劍。然而就在這神聖而莊嚴的一刻，一樁意外突如其來的發生了。排列在參觀軍民之前的那一隊車隊，其中有一輛戰車的馬匹突然受了驚嚇。四匹駿馬拔足奔騰，橫衝直撞，直嚇得在場軍民東逃西竄，驚呼駭喊，校場上一片大亂。受驚的駿馬衝刺愈疾，在偌大場地中央轉了個彎，居然筆直的向越王勾踐衝去。

驚馬曳車，直衝勾踐，車上的兩名武士嚇得拋開韁繩跳下車去，跌得頭破血流頓，氣絕身亡。分站越王勾踐左右的范蠡、文種眼看情勢危殆，奮不顧身的衝上前去想把馬勒拉住。又被驚馬撞得就地飛起五、七尺高，重重的摔在地上，急切間無法掙扎起立。驚馬就要衝到越王勾踐跟前了；慌亂的人們全都伸手捂住了眼睛，不忍去看勾踐在馬蹄之下被踐踏成一堆肉泥。——這時候，越王勾踐剛剛從莫邪手中接過來巨闕匕首，他情急智生，一把推開莫邪，揚起巨闕就往四匹驚馬眼前一晃。日光映劍，炸開了巨闕匕首上的五彩輝芒。驚馬又是一驚，立卽厲聲長嘶，踢起前蹄緊急人立，然後又打一轉，朝向無人之處潑喇喇的逃得不知去向了。

越王勾踐一擧巨闕嚇退奔馬，死裏逃生，在場軍民驚魂甫定，旋卽爆出了陣陣歡呼萬歲之聲。勾踐手捧巨闕得意的笑着，神器告成，國運昌隆，寶劍的無上價值當衆獲得了肯定，怎不叫越國軍民欣喜若狂，同聲慶賀。然而，令越王勾踐和越國無法預料的是——越國神器引起了鄰國的覬覦，險些把越國捲進了戰爭的漩渦。

越王勾踐升任干將爲典藏官，讓他和莫邪共同守護越國的神器。他把湛盧、勝邪二劍及魚腸匕首供奉在太廟，也就是越王的祖廟，由干將、莫邪負責保管。純鈞和巨闕一大一小兩支寶劍則由他自己佩帶，作爲越國的王者之劍，每天從早到晚須臾不離。爲

慶賀五劍告成，越王通令全越軍民熱烈慶祝，宰了無數牛羊，搬出無數美酒，君臣百姓同樂，大吃大喝，通宵達旦。會稽城裏城外，足足熱鬧了十天。

十天以後，居然會有越國西北方的鄰邦舒國舒侯，正式到訪。

這在越國軍民看來，又是空前未有的一件大事。因爲越國雖由夏朝天子少康所封，但是首任越王是少康的庶子，越國境內又是一片草莽，尚未開發的蠻荒之地。當時還存有『紋身斷髮』的異俗，一向不爲天下諸侯所重視，因此也就從來沒有過貴賓到訪的盛事。如今竟由於歐冶子鑄造神器竟功，引來舒國舒侯命駕造訪，而且預先派遣使臣，說明了舒侯是專程來越拜觀越國神器的，怎不叫越王勾踐躊躇滿志；越國百姓得意洋洋？

越王勾踐爲了禮敬國賓，鄭重其事，特地指定由他的左右兩臂，大夫文種和大夫范蠡，充任他的代表，迎迓舒侯，直到國境之外。文種本來是楚國鄒邑人，當年二十七歲。少年時代僑居越國，勤讀不輟，學富五車，很早就被越國老王允常延攬，出任越國大夫。范蠡也是楚國三戶人，當年二十五歲，和文種同爲青年才俊。勾踐二十九歲卽位，在越國滿朝文武中，跟文種、范蠡最談得來，也最接近。不但言聽計從，信任極專，而且頗有亦師亦友、相交莫逆之概。文種、范蠡善謀能斷，目光遠大，在春秋列國之中早

有賢士之名。越王勾踐派他們倆爲迎賓特使，對舒侯來說也算是很有面子的事了。

范蠡、文種迎迓舒侯抵達越國國都會稽，越王勾踐親出會稽北門相迎。祇是勾踐眼見舒侯盛大扈從，神情相當的倨傲，稱呼自己不稱大王，而稱呼君侯。顯然表示不承認越國自封爲王，和周朝天子並駕齊驅，心中就難免有點兒不悅。覺得自己未免太重視舒侯這次的來訪，反而顯得有點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在舒侯方面，他本就懷有目的而來，要不是爲了得到歐冶子所鑄的神器寶劍，他才不會長程跋涉，到這東海之濱的區區越國來走上一遭呢！越王、舒侯各懷心事，雙方會晤在神情間就自然而然的話不投機，落落寡合。范蠡、文種是何等聰明的人，冷眼旁觀越王和舒侯的神情表現，心知當晚必將宴無好宴，會無好會。果不其然，晚間越王設宴款待舒侯，席間居然就起了爭端。

越王宮正殿張燈結綵，燃起無數兒臂般粗細的巨燭，將偌大殿宇照耀得如同白晝。舒國和越王的衛士，戎服輝煌，甲冑鮮明，分別肅立在左右兩廂。把越國國宴的氣氛襯托得格外的嚴肅緊張。越王、舒侯，坐席遙遙相對。范蠡、文種，趺坐在越王勾踐後側。他們倆一色的文官服飾，寬袍大袖，舉止端莊，益發顯得溫文儒雅，神采飛揚。舒侯背後，則是兩名虎背熊腰，鷹瞵虎視的將軍按劍而立。舒侯臉上，一副志在必得的躊

躊滿志。反觀之下，越王的神情，就很有點自悔孟浪，不該引狼入室的意味了。

酒過三巡，賓主不歡。范蠡正要伸出手來三擊掌，示意歌伎舞姬出來歌舞一番，越王勾踐連忙跟他耳語：

『大夫，歌舞可免則免。』

『不然，』范蠡輕聲的回答：『大王，這是國宴，禮不可廢！』

兩隊歌伎舞姬，都是越國十七、八歲的美女，分自屏風兩側列隊而出。階下的樂師靈巧的撥弄琴弦，歌伎舞姬正要載歌載舞，座上的舒侯居然會大殺風景，伸手一攔，高聲的直呼其名說：

『范蠡，孤還要和越侯談論正事！』

舒侯無禮，在場的人全楞住了。歌伎、舞姬和樂師，更是呆在原處，不知如何是好。

唯有范蠡，他不慌不忙，不慍不惱的從容回答：

『舒侯遠道而來，我大王盛宴相待，獻以女樂於禮，這才是正事！』

范蠡的口氣近乎教訓，他敢當面頂撞舒侯，直把個倨傲無狀、盛氣凌人的舒侯，氣得三尸暴跳，七竅生烟。他縱起身來，兩眼圓睜，虎虎然的瞪住范蠡。眼看舒侯就要發

作。諸侯一怒，刀兵將起，殿上的人全嚇慌了。偏偏范蠡裝作視而不見，若無所知。他瀟瀟洒洒的跟樂師打了個手勢，於是琴聲響起，歌伎齊聲歡唱，舞姬翩翩起舞。越王勾踐和大夫文種互望一眼，作個會心的微笑。那舒侯縱有萬丈氣焰，一腔怒火，在輕歌曼舞聲中，也只好暫且捺下滿腹憤怒，哼了一聲，坐回原處。

舒侯好不容易耐住性子，等到一曲終了。歌伎、舞姬、樂師全部上前施禮，告退離去。他這才擧起巨觴，喝了一滿觴酒，開門見山的向越王勾踐說道：

『歐冶子鑄就五口寶劍，孤要借來看看！』

越王勾踐早就料到他會有這一招了，當下便針鋒相對，抗聲回答：

『越國十萬軍民，早已把歐冶子先生所鑄的寶劍，尊爲越國神器，恕寡人不能把越國神器，借給君侯看看！』

目中無人的舒侯臉色一沉，伸手直指越王勾踐的腰間寶劍說：

『君侯，你腰間懸的是什麼？』

越王勾踐不願回答，轉臉望了范蠡一眼。君臣之間心領神會，於是由范蠡站起身來，代替越王勾踐朗聲答道：

『我家大王腰間懸的是越國神器，王者之劍，正是天下無雙的寶貝！』

出人意料之外的，滿面傲色的舒侯竟然大踏步的走向越王勾踐。他一邁步，身後兩名按劍而立的舒國將軍，立刻亦步亦趨，緊緊相隨，整座殿上的人，全都緊張的屏止了呼吸。因爲，看那舒侯的架勢，他很有可能不顧一切的上前奪劍。

這一頭，范蠡和文種不但十分機警，而且早有準備。不等舒侯走到勾踐跟前，兩人悄無聲息的離座起立。一橫身，就堵在舒侯的面前。范、文二人同爲天下賢士，勾踐自然曉得他們倆是上馬殺敵，下馬草檄的文武全才，連舒侯所帶來的那兩名將軍，也未必能够佔得了他們倆的便宜。因此之故舒侯見風收篷，及時止步。他臉上堆起了强笑，問道：

『可否請問，越侯佩帶的是那一口寶劍？』

范蠡應聲作答，據實相告：

『我家大王胸懸巨闕，腰掛純鈎。』

『好劍！好劍！』舒侯絶口稱讚，又問：『孤是否可以就借這兩口寶劍，一開眼界？』

於情於理，范蠡、文種不便再推托了。否則的話，會使遠道而來的舒侯太下不了臺，老羞會得成怒，情激尤將生變。於是范蠡就向文種使個眼色，兩人略一側身，讓出一條縫隙。這個動作無疑也是示意越王勾踐，就此讓舒侯開開眼界也罷。勾踐會意，只是他對不懷好意的舒侯，格外謹愼小心。他僅祇把左脅所懸的巨闕略揚一揚，腰間所繫的純鈎稍抬一抬，他算是只許舒侯望一眼劍柄劍鞘，不讓他看到劍身劍鋒。

舒侯眉頭一皺，老大不高興的頓時便說：

『可否煩請越侯拔劍出鞘？』

舒侯强人所難，咄咄逼人。使得范蠡大爲不滿，當場變色。他提高聲浪，義正詞嚴的說：

『兵者凶也，雖越國神器，王者之劍也不例外。純鈎、巨闕二劍，是我家大王隨身佩帶，殺敵致果的兵器。集天地之菁英，秉神靈之異賦。二劍一出，勢將流血五步，有人伏屍在地。請問舒侯，你請我家大王拔劍出鞘，究竟是要誰來一試我家大王的劍鋒？』

一席話，說得音調鏗鏘，擲地有聲。舒侯掃一眼越王勾踐臉上堅毅不屈的神色，范蠡和文種屹然挺立，威風八面的氣勢。他心知情勢已臻劍拔弩張，一觸卽發的地步。自己再要作無理的要求，祇怕就會雙方翻臉，兵戎相見了。因此他見機而作，打個哈哈，折回自己的座位。重新落座，再用充滿誘惑的口胳說道：

『孤願割讓廣有市集的兩處鄉鎭，千戶之邑兩座，再添上駿馬千匹，祇求換取越國

的一口寶劍。』

有市之鄉二，千戶之邑又二，還饒上駿馬千匹。舒侯只要換取越國的五口寶劍之一。一劍之微，價值連城，聽得越王勾踐有點怦然心動了，自然而然，從臉上流露出猶豫不決的神情。被范蠡一眼看見，十分著急，他連忙代替勾踐，予以率直拒絕：

『越國神器方經出世，尚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何況赤堇山錫穴已竭，若耶溪溪水又漲，歐冶子尤且殉爐而逝。君侯即使用傾城的黃金，滿河的珠玉，也萬萬不能換取越國的一口寶劍。有市之鄉，千戶之邑，駿馬千乘，區區微物，又何足道哉！』

這一次，舒侯果然老羞成怒，勃然色變了。他抹下臉來，伸手直指范蠡，厲聲叱喝：

『范蠡，你難道不曉得孤有戰車三百乘，精兵一十二萬？祇要孤一聲令下，三軍齊發，管教能把你們這小小的越國，踏爲齏粉！』

可是范蠡不怯不驚，仍舊在泰然自若的剖析利害：

『君侯說得不錯。祇不過，舒國東有强吳，西有霸楚，北邊還有遠比舒國勢大的蔡國在虎視眈眈。所謂强鄰環伺，寢食難安，正是君侯臣民今日的寫照。君侯不發兵攻打越國便罷，只怕大軍一旦南下，吳、楚、蔡三國的兵馬，就要在舒國的都城會師了！』

范蠡說得舒侯臉上一陣紅、一陣白，渾身簌簌發抖，一句話也答不上來。在他身邊的兩名大將，更是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橫起心來只想把能言善道的范蠡一劍砍爲兩段。兩人同時鏘的拔劍，一個箭步直竄到范蠡的跟前，掄起手中利劍就往范蠡的頭頂心砍。說時遲，那時快，范蠡冷不防有此一擊，正待縱身而起，避過劍鋒。在他旁邊的越王勾踐一看情勢危急，忙不迭的拔出脅間巨闕，使勁往上一格。兩員舒將的兩口利劍正以雷霆萬鈞之勢劈下，滿殿的人都在爲范蠡揑一把冷汗。忽聽得咔嚓一聲，越王勾踐手中的巨闕寶劍鋒利無比，居然將兩員舒將手中兩口利劍齊齊截爲兩段。

兩員舒將手中攥着兩截斷劍，正在心摧膽裂，呆若木雞。舒侯也在爲越王勾踐巨闕寶劍的神威驚怔住了。殺機方過，滿殿愕然。唯有范蠡從容鎮定的在向勾踐躬身下拜：

『大王救了微臣一命，微臣不勝感激！』

被激怒了的越王勾踐，愛重范蠡心切，却在咬牙切齒，目光閃閃的緊盯住舒侯質問：

『舒侯，你自家來訪，寡人待你以上賓之禮。你爲何縱容部屬，暗箭傷人，險些殺害了我越國忠臣?!』

舒侯自知理屈，無話可說。他悻悻然的伸手一揮，叫他那兩名將軍和他的衛士轉身

便走，連告辭的話都沒來得及說出口。一場盛宴，終於不歡而散。舒侯一行一走，越王勾踐便趕忙去慰問范蠡：

『范大夫，你受驚了。』

范蠡露齒一笑，答道：

『微臣自小膽大，確實不知道什麼叫做害怕。』

越王勾踐親暱的一拍范蠡肩背，和范蠡同時揚起一陣大笑。越舒之會，唇槍舌劍，幾於雙方兵戎相見。慶幸的是終告有驚無險，五口寶劍全部保全，舒侯自取其辱而去，在在都使越王勾踐興高采烈，直在說個不停。連范蠡也在陪着他細說從頭，談笑風生。唯獨大夫文種，緊皺眉頭，木立一旁。

越王勾踐一眼看見了，詫異的問：

『文大夫，你爲何憂形於色？』

詎料文種的回答竟會是——

『微臣是在爲大王擔憂，也爲越國擔憂！』

越王勾踐正在興頭上，他不以爲然的說：

『越國神器靈異已現，五口寶劍倖獲保全，范蠡大夫安然無恙，鄰國舒侯鎩羽而

歸。文大夫，此時此刻，你還有什麼可擔憂的呢？』

文種却在語驚四座的說：

『如果大王要讓微臣免除心中憂慮，最好是派一名上將，帶一支人馬，趕上奔往吳國的舒侯，把他們君臣一行，全部殺掉。』

勾踐不勝訝異，文種怎會在這時候說出這種話來。范蠡先已正色的在問文種了：

『文大夫，你怎麼知道此刻舒侯是在奔赴吳國的途中？』

『范大夫，』文種十分懇摯的說：『方才你徒知一逞口舌之快，大王又大發神威一劍格去，使得舒侯飽受屈辱。這辱人之君，禍事必臨。文種敢於斷言，此刻的舒侯一定是在快馬加鞭，趕赴吳國。然後竭力挑撥離間，挑起越吳之間的連緜戰禍！』

吳國，在越國正北。吳國的開國之主吳太伯，是周太王的長子，『天生聖人』周文王姬昌的伯父。周太王共生三男，長男吳太伯，次男仲雍，幼男季歷。太王認爲季歷賢能有爲，又有個聖明之子姬昌，很想把王位傳給季歷，再由季歷父子二人奠立王室的基礎。吳太伯和仲雍明白太王的心意，兄弟二人相偕逃到我國東南，當時所謂的荊蠻之地。他們在荊蠻之地剃掉頭髮，刺上紋身，因爲按照當時的禮法，一個人在剃髮紋身以後，就不能再在宗廟主持祭禮了。吳太伯和仲雍誠心謙讓，果然使周太王傳位季歷，季

歷再傳位姬昌。建立了西周、東周，前後八百四十七年的江山。

吳太伯逃到荆蠻之地，自號勾吳。當地有一千多戶百姓，由於崇敬吳太伯和仲雍兄弟的謙讓義行，一致擁立吳太伯爲主。東南濱海的吳國，便由此而建立。從吳太伯起傳了十九代，傳到吳王壽夢。壽夢的四個兒子之中，又出了一個賢良出衆的幼子季札，壽夢一心想傳位給他，季札再三謙辭，不肯接受。壽夢臨死的時候，就只好命他的長子諸樊，暫攝國政。諸樊和他另兩個弟弟餘祭、餘昧，於是就定好了一個『兄終弟及』的法子，一致議決由諸樊傳位餘祭，餘祭傳位餘昧，傳到最後，仍還是要使季札繼位吳王。

吳越兩國，一北一南，並存於現在我國的江浙一帶。祇是吳國的領土遠比越國爲大，人口遠比越國爲多，開發遠比越國爲早，物產遠比越國爲豐。所以多年以來，一向是吳强越弱，即使要說越國處處都在仰吳國的鼻息，似乎也不爲過。

因此，當越國煉鑄五劍告成，舒侯往求其一而被拒，滿懷憤恨。果然正如越國大夫文種之所料，一離開會稽，便率領盛大扈從，快馬加鞭，直奔吳國，要去找吳王諸樊替他出這一口胸中悶氣了。

當時的會稽城裏，越王勾踐考慮再三，他惟恐多生事端，惹上麻煩。沒有接受大夫文種的建議，派人追上舒侯，把他殺了。——急急然如脫籠之鳥，漏網之魚的舒侯一

行，這才一路無阻，順利到達了吳國都城。他當天就見到了吳王諸樊。

吳國王宮，遠比越王宮崇閎華麗，巍峩壯觀。那座大殿，也足足大過越王殿兩倍有餘。吳王諸樊頗出意外的在大殿接見舒侯，和他同時在殿上議事的，還有他的二弟餘祭、三弟餘昧、長子公子光。還有一位在往後吳越兩國歷史上佔據極重要地位的一個侄兒，名公子僚。他是餘昧的兒子。

吳國王宮警衞森嚴，自宮門到大殿甲胄之士林立。當承宣官聲聲高喊：『舒侯見駕！』舒侯按照吳王宮的規矩，把他的隨從和衞隊，留在宮門外空地上等候。獨自一人，昂然直入。

快要踏上吳王宮大殿前那三層玉石陛階了，舒侯這才看見，大殿裏走出兩個人來迎接。走在前面的一個，他認識是吳王諸樊的三弟餘昧。在餘昧身後亦步亦趨的那一位偉丈夫，驟看之下，舒侯頓時便是懍然一驚。

那偉丈夫身高九尺開外(按周尺就是醫家所謂的月身尺，一尺等於今尺六寸四分)，圓頭大耳，鼻直口方，身胚尤其威武雄壯。一對炯炯有神的眸子，閃閃生光的緊盯在舒侯的臉上，彷彿存心要把舒侯一眼看穿的模樣。使舒侯不由自主的避開了他的視線，忙堆笑臉，去跟餘昧打個招呼。雙方就在陛階的半中腰相互施禮，耳朶裏只聽見餘昧他在

吩咐：

『僚兒，你也來參見舒侯！』

舒侯方始明白，這就是吳國鼎鼎大名的豪強之士公子僚了。

吳王諸樊，和越王勾踐雖說同樣的自封爲王，可是吳國一向以泱泱大國自居，吳王諸樊的氣派，顯然要比越王勾踐大得多了。餘昧、公子僚父子二人引領舒侯上殿，筆直走到吳王諸樊的跟前。諸樊也祇略略欠身，就算行過迎賓之禮。然後，由兩名內侍拿來一方錦墊，讓舒侯坐在吳王諸樊的左邊。

諸樊劈頭就問：

『君侯是從越國來？』

『孤去越國，』舒侯的說詞，早已在路上設想好了：『是替大王看寶去的！』

果然諸樊就不勝訝異的問了：

『看寶，看什麼寶？』

於是，舒侯便加油加醬，添枝作葉，將越國如何鑄成五口天下無雙的寶劍，當作了越國的神器，以及這五口寶劍的神奇靈異之處，細細的說了一遍。末後他再加重語氣的說：

『自古以降，越弱吳強。所以吳爲宗主，越爲屬邦。如今越國一連得了五件神器，越國就該全部獻給大王。否則的話，不但有損於大王的威信，而且，越國從此妄自尊大，形勢轉移，一定會對大王大大的不利！』

舒侯再也沒有想到，吳王諸樊竟會反問他一句：

『越國有寶，君侯爲什麼不自己去討，反到替寡人借箸代籌呢？』

吳王諸樊的一句反問，恰好道破了舒侯的心事。使他面紅耳熱，張口結舌的答不上話來。反倒是見獵心喜的公子僚，急切貪功，順便的幫他解了圍。公子僚說：

『舒侯方才說過，吳是宗主，越是屬邦！』

『對對對對，』舒侯連忙脅肩諂笑，連聲附和：『屬邦有寶，理該獻諸宗主之國。』

諸樊馬上就正色的道：

『吳越兩國，同在東海之濱，唇齒相依，並肩稱王。寡人可從來沒有說過宗主、屬邦之類的話！』

殿上諸人，只有公子僚不服。他抗聲回答他伯父——

『然而越國一向臣服我吳，事實俱在！』

機不可失，舒侯連忙乘風搧火：

『何況此刻全越國的人都在說：神器問世以後，勢將得劍者昌，失劍者亡！』

是這八個字讓吳王諸樊動了心了。他由公子僚和公子光雙雙扶起，在大殿上往返踱步，嘴裏直在喃喃叨唸：『得劍者昌，失劍者亡。』餘昧在一旁密切注視，冷眼旁觀，他料準了諸樊的心事，方始上前一步雙手一拱的道：

『王兄，得劍失劍，事關國家興亡存廢。敢請王兄這就派僚兒到會稽去，把越國的那五口寶劍統統要過來！』

諸樊先不同答，他轉過臉去問公子光：

『光兒，你看如何？』

『啓禀父王，』公子光躬身同答：『既然越國的人在說，得劍者昌，失劍者亡。兒臣惟恐僚兄前去索劍，寶劍難以到手之外，還會引起吳越兩國之間的一場大戰！』

公子僚頓時就嚷嚷着說：

『光弟，難道你怕跟越國一戰？』

『我不是怕與越人一戰。』公子光微微笑着直搖頭道：『我擔心的是，困獸猶鬥，而且，殺敵三千，自損八百。』

『光兒，』吳王諸樊接口便問：『你以爲萬一吳越兩國付諸一戰，越國會戰至最後一人爲止？』

『父王，』公子光再一次提醒吳王諸樊：『越國人不是已經說了「得劍者昌，失劍者亡」這兩句誓言了嗎？』

『唔，光兒說得不錯。』吳王諸樊連連的在點着頭說：『這兩句話是越國人的誓言，不是什麼讖語。』

就怕立功受阻，公子僚不惜當殿攘臂高呼——

『我公子僚只要一名隨從，一百甲士，上會稽去走一趟，管保能把越國的五口寶劍全部奪來！』

吳王諸樊又動心了，他再問公子僚：

『你先說說看，你想怎樣去奪越國的神器？』

公子僚的同答，是簡短有力的——

『動之以說詞，示之以勇力！』

吳王諸樊不顧愛子公子光的勸阻，竟然一口答應了公子僚的越國奪劍之行。

對於通風報信的舒侯，吳王諸樊也改顏相向，禮如上賓。當晚，在便殿設宴，給舒

侯餞行，席上還送了他不少珍貴的禮物。次日，由餘昧代表吳王諸樊把他送出吳都西門十里開外。舒侯自以爲他在越國受了屈辱，這會兒他如願以償挑起了吳越兩國的爭端，認定他能利用強吳，替他報那一箭之仇。因而他也就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的回舒城去了。

諸樊一心想得越國的鎮國神器，派一名專使南下會稽，知會越王勾踐。就說吳國公子僚、公孫慶忌，不日將率領衛士百名，直赴會稽城南二十九里處的白鹿山，邀同越王勾踐會獵。狩獵的目標，是白鹿山裏天下聞名的東海之濱白鹿。

越王勾踐接見過吳國專使以後，立刻召集滿朝文武，緊急會商。當羣臣畢集，勾踐首先向文種謝過道：

『寡人有過。寡人當日不聽大夫忠諫，派人追殺舒侯。如今舒侯果然說動了吳王諸樊，派公子僚、公孫慶忌，帶一百名甲士來和寡人會獵。這明明是要當衆折服寡人，脅迫寡人獻出越國神器了！』

靈姑浮是越國第一員大將，他身高九尺，長得身材魁偉，虎背熊腰，說起話來勢若奔雷，聲如洪鐘，越軍將校對他無不敬畏如神。靈姑浮性烈如火，生平最聽不進洩氣的話。當他聽到越王勾踐這麼說時，心頭早有一股無名火起，一時按捺不住，他就衝前幾

步，向越王勾踐雙手抱拳，拱了拱道：

『大王，我越國有十萬軍民。帶甲之士，不下兩萬。如今吳國祇不過來一名草包公子，一個乳臭未乾十七、八歲的公孫慶忌，外帶一百名甲士；就憑這一小撮人，也能折服大王，威迫大王獻出我們的鎮國神器？』

『將軍不可輕忽大意，』范蠡好心的上前解說：『俗話說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吳國公子僚能言善辯，詭計多端，公孫慶忌年齡雖小，可是他天生神力，早就有天下第一勇士之稱……』

范蠡的話還沒說完，那靈姑浮終是性情急躁，他老大不耐的打斷了范蠡的話，怒目圓瞋，咆哮如雷的說：

『范大夫休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家威風！來日等吳國的公子僚、公孫慶忌一到，大王儘管放心大膽的和他們會獵。我靈姑浮自願擔任大王的陪乘，親自爲大王執鞭。那公子僚、公孫慶忌膽敢對大王無禮，我便當場把他倆活活掐死！』

靈姑浮自告奮勇，願爲越王勾踐執鞭陪乘，擔任護衛，越王勾踐聽了，唯有面泛苦笑，他委婉的告誡靈姑浮道：

『將軍英勇，舉國同欽，來日會獵，寡人少不得要借重將軍。祇不過，事關越吳兩

國邦交，到時候將軍一定要聽寡人的號令行事，千萬不可孟浪，鬧得兩國失和，釀成戰禍！』

儘管越王語語叮嚀，可是范蠡還不放心。他又忙不迭的插嘴進來說道：

『臣啓大王，來日白鹿山會獵，微臣願與靈姑浮將軍同爲大王陪乘。就由靈姑浮將軍居左，微臣居右好了。』

越王勾踐聽范蠡這麼一說，方始心中略寬。當下不容靈姑浮開口表示反對，趕忙連聲依允：

『好極了。范大夫，寡人能有大夫你在身邊，自然可以高枕無憂！』

當殿議定，越吳兩國白鹿山會獵，由范蠡、靈姑浮爲越王勾踐車駕陪乘。大夫文種和勇將胥犴，全副甲胄，騎兩匹駿馬在越王車後相隨。另由胥犴挑選一百名精壯軍士，在白鹿山圍場四周嚴密戒備。越國君臣的此一安排，可以說是兵對兵，將對將。以越軍一百當吳軍一百，再以范蠡、文種、靈姑浮、胥犴四人應付所謂的天下第一勇士公孫慶忌。武將之中如靈姑浮、胥犴都認爲如此部署計出萬全，斷無一失。祇有范蠡和文種暗地裏仍在憂心忡忡，一連幾天徹夜不能成眠。

越吳會獵的消息迅卽傳出，越國百姓不明內情，祇曉得這是越吳兩國王室交歡的又

一盛會。繼舒侯訪越之後，又有吳王諸樊派他的胞侄、侄孫到訪，使越國百姓感到無上榮寵，都以爲這是五口寶劍給越國帶來的好運。——越國有了鎭國神器，終於能躋登中原大國之列了。唯獨廟堂之上的越國君臣心知，吳王諸樊多半不懷好意，一場暴風雨轉眼就要來臨！

大夫文種負責爲吳國公子僚、公孫慶忌打點行館。他把會稽城裏最大的一幢館舍佈置得美輪美奐，煥然一新。他打聽出來公子僚唯一的嗜好是品嘗天下美味，最喜歡吃的一道菜則是燻魚。他千方百計去找一位做燻魚的名廚師，又在公子僚父子二人的行館裏先挖好一口活水養魚池。同時他還精挑細選絕色的歌伎舞姬，給公子僚、公孫慶忌準備好了女樂。文種費盡心機要給吳國貴賓最好的招待，用意無非在使公子僚和公孫慶忌感到無懈可擊，找不到機會來跟越王勾踐翻臉。

然而，就在公子僚、公孫慶忌約定抵達的前一天，公子僚派了名專差來，當面告訴越王勾踐：公子僚一行次日將直赴白鹿山，他請越王勾踐在白鹿山和他相會。

春秋戰國時代，越國都城會稽城外白鹿山上的白鹿，一向被視爲天下皆知的奇禽異獸之一。據說，凡是能够獵白鹿者，就等於獲得了無上祥瑞，國家可以風調雨順，四季豐收；個人尤能功成名就，福壽康寧。然而，白鹿山上的白鹿只不過是一項傳說，事實

上從來就沒有人見過白鹿，儘管如此，由於傳說多年，言之鑿鑿，歷代越王無不渴望他能獵取一頭白鹿。旣可揚名於天下，又能使國家和個人，一致獲得無窮的福祉。因此，越國早就在會稽城外二十五里，距離白鹿山祇有四里之遙的一座小山，廣蓄獵犬，指派專人負責調敎。並且把這座小山命名爲犬山，還在犬山之巔築了一座茶亭。

吳越兩國會獵之期，越王勾踐身披重甲，佩帶純鈞、巨闕二劍，乘一輛駟馬御輦；由靈姑浮居左執鞭，范蠡在右控轡。車後又有文種、胥犴甲胄齊全騎馬相隨。在一百名精挑細選的壯碩武士的簇擁之下，滿懷心事的出了會稽城，先赴犬山。他聽從了范蠡的建議，先到茶亭小坐，等候吳國的公子僚、公孫慶忌前來謁見。

范蠡以爲公子僚和公孫慶忌一定是乘車而來。車乘不能上山，公子僚和公孫慶忌就只好下車步行登山，直到茶亭去見越王，越王在上，吳臣在下，勉强可以說是盡了君臣之禮了，同時藉由這一次步行登山謁見，也足够殺殺吳國的威風，長長越王的志氣。却祇是實際情況全出范蠡的意料之外——公子僚和公孫慶忌，還有他們所帶的一百名吳軍，居然並不乘車，全都騎着一色的高頭大馬。

因此，當文種奉旨在犬山之下迎賓，遠遠望見自北而來的一團煙塵滾滾，當他辨認清楚公子僚一行全部騎馬，他已在暗中叫苦不已，等到一百另二吳騎一陣風似的捲到他

的面前，勒馬止步。越國大夫文種來不及上前施禮，那滿面秋霜，神情倨傲的公子僚先就是一陣喝問：

『越王在那裏？』

文種伸手往山上一指。公子僚居然也不等他開口答話，雙脚一踏馬腹，胯下駿馬便撒開四蹄直奔山巔。在他馬後的公孫慶忌，也是一抖馬韁，連忙跟了上去。

公子僚和公孫慶忌父子二人雙雙驟馬上山，在山巔眺望的范蠡看得眞切，他暗中驚呼一聲：『糟了！』轉臉面帶苦笑的啓奏越王——

『公子僚跟公孫慶忌到了！』

話一說完，他便忙不迭的衝出茶亭，往山路當中一站。爲時不容間髮，范蠡恰好如時擋住了公子僚和公孫慶忌的兩匹快馬，迫使那父子緊急拎起馬韁及時停步，然後便是一聲喝令：

『請貴賓下馬！』

公子僚和公孫慶忌根本就不理會范蠡的喝令，兩父子依舊騎在馬上，傲然俯視，公子僚掃一眼范蠡，用他慣有的輕蔑不屑口氣發問：『你是什麼人？』

范蠡則不卑不亢，依禮雙手一拱答話：

『越國大夫范蠡。』

他萬萬沒有想到，公子僚一聽范蠡這兩個字，居然會臉上一喜，眉開眼笑，立刻滾鞍下馬，親親熱熱的拉起他的雙手，驚喜交集的問：

『閣下就是天下賢士，楚國三戶的范少伯范先生？』

范蠡淡淡的一笑，答道：

『天下賢士愧不敢當，少伯正是賤字。』

公子僚就這麼喜孜孜的一直追問下去——

『聽說閣下在楚國不得志，周遊天下，曾經到過我吳國？』

『是。』

『閣下爲什麼不去見我家大王？』

『吳國廟堂，人才濟濟，范蠡自慚不如，因此不敢造次晉謁吳王。』

於是公子僚頭也不回的叫了聲他的兒子：『慶忌！』

『孩兒在。』

公子僚兩眼直勾勾的望着范蠡，意味深長的說：

『舒侯一直在說越國的五口寶劍是天下至寶，依我看來，范蠡先生才是越國的無上

瑰寶呢。』

公子僚字字著力，讓范蠡把這兩句話聽得清楚明白，偏偏范蠡顧左右而言他，裝做沒有聽見。他躬身伸手，將公子僚父子二人往茶亭裏讓：

『我家大王等候已久了！』

越王勾踐席地而坐，由靈姑浮、胥犴在後側侍立。君臣三人一抬眼，看見大夫范蠡領着兩名巨人進入茶亭，頓時便是一驚——。

公子僚身高九尺，相貌堂堂。他那十七歲的兒子公孫慶忌更是高達一丈（今尺六尺四寸）。他祇披一件短小的豹皮背心，露出兩隻茁壯結實的胳臂，胳臂上團團滾滾的鼓起一堆堆拳頭般大小的肌肉。公孫慶忌濃眉大眼，直鼻闊嘴，臉上滿是目無餘子、氣吞河嶽的倨傲神情，他和他的父親見了越王勾踐，既不跪拜，也不彎腰，僅以常禮相見，兩手一拱，嘴裏喊了聲：『大王！』便算了事。當時可眞怒惱了越王左右的兩員勇將，靈姑浮與胥犴，臉色一變就要發作。可是越王勾踐却反而在這時發了一聲由衷讚嘆：

『公孫慶忌眞不愧爲天下第一勇士！』

越王勾踐一開口就盛讚公孫慶忌，聽得越國勇將靈姑浮心中好生不服，熊熊怒火，蓬蓬燃起，他忘記了越王勾踐的叮嚀告誡。大步向前，直跟巨無霸的公孫慶忌貼面相

對，驀地便是聲聲巨喝：

『天下第一勇士也是人臣，見了我家大王，爲何不行參拜之禮？』

眼見衝突將起，當時滿茶亭人驚得人人臉上變色。祇有矗立有如一座小山的公孫慶忌，彷彿根本就沒聽見靈姑浮的厲聲質問。因爲他正目不轉睛，虎視眈眈的盯住越王腰間純鈞、巨闕兩口寶劍在看。那兩口鑲金嵌玉，錦繐飄拂的寶劍强烈的吸引了他。靈姑浮往他的跟前一站，他連靈姑浮的面孔都沒瞧見，祇覺得有人在他面前礙了事，他伸出巨靈掌般的右手猛可一揮，靈姑浮冷不防他會有這一招。公孫慶忌力大無窮，靈姑浮一個立脚不穩，居然推金山、倒玉柱般直栽下去。滿亭人祇聽見轟隆一聲巨響，越國第一勇將靈姑浮早已一跤摔倒在越王勾踐的脚邊了。

靈姑浮勃然大怒，胥犴義憤塡膺，鏘鏘兩聲，這兩員越國勇將雙雙的拔出劍來。靈姑浮一個旱地拔葱，縱身起立；胥犴上前兩步，和他並肩挺立在公孫慶忌的身前。兩人又是霍地一聲，高高舉起手中的寶劍，兩支劍都罩定了公孫慶忌的腦門心，眼見流血五步，伏屍一人的場面立將出現。越王勾踐過度緊張，張口結舌叫不出聲來，茶亭中人都驚呆了，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文種但見范蠡一路飛奔，搶入茶亭，身子還沒站定，就是一聲高喊：『休得無禮！』

這一聲高喊宛如晴天霹靂，震醒了怒不可遏、殺機頓起的靈姑浮、胥犴二人，救了公孫慶忌一命，也解除了越吳之間兵戎相見的一場戰禍。——靈姑浮、胥犴二將向來敬重范蠡，經他一聲喝醒，轉念一想也有點自悔孟浪；因此兩人一致納劍回鞘，面有愧色的仍舊退回到越王勾踐的座後侍立。就在茶亭中人齊同發出長吁，人人放下心來的時候，一樁令人不可思議的怪事發生了。兩眼仍在緊盯着純鈞、巨闕二劍不放的天下第一勇士公孫慶忌，像是謝罪，又像是受了靈姑浮、胥犴拔劍相向，還有范蠡那一句：『休得無禮！』語涉雙關的兩度斥責。他居然也會攏攏亂髮，正正衣襟，上前半步，明明的在向越王勾踐抱拳施禮，尚且大有一揖及地的意味。於是亭中越臣人人面露喜色，越王勾踐也在眉飛色舞，笑顏逐開的拱手作答。緊張的場面猛一下子鬆弛下來了。

然而，不曾想到，公孫慶忌在拜過越王勾踐以後，竟會臉孔一板，鋒利無比的說了一句：

『我拜的是——越王腰間的兩口寶劍！』

拜劍而不拜王，公孫慶忌輕飄飄的一句話，又使越王勾踐以下的越國文臣武將，乍露喜色，再度怒火中燒，祇有范蠡心中頓悟，當日公子僚、公孫慶忌晉見越王的倨傲無禮，完全是這兩父子早已商議好的陰謀詭計，用激將法激怒越王左右，乃至於越王勾踐

自己。祇要一起衝突，只怕全越國人沒有一個是公孫慶忌的對手。到那時候，多一半越國神器，五口寶劍一概難保。

公子僚、公孫慶忌勢將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戰。一語不合，衝突隨時隨地可起。范蠡正在苦苦思索，如何應付這個一觸卽發的危險局面。那一頭，靈姑浮和胥犴畢竟是武人出身，兩員名將，那裏受得了公孫慶忌一連兩次當衆羞辱越王勾踐。兩名越國領兵大將都想殺一殺公孫慶忌的銳氣，爲越王勾踐爭回顏面，兩人再度挺身而出，異口同聲的呵斥公孫慶忌——

『公孫慶忌！你太猖狂！』

『猖狂？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公孫慶忌聽到兩員越將的指責不但不惱，反而仰天大笑，直笑得茶亭茅頂簌簌顫動，他笑停了方說：『難道你們沒有聽見，連你們的大王，也要尊稱我一聲天下第一勇士嗎？』

靈姑浮著實忍無可忍了，他摘下背懸鐵弓，高聲叫道：

『公孫慶忌，你敢跟我比試弓箭?!』

那胥犴也在急於挑戰——

『你我不妨劍下見個高低！』

范蠡正想阻止，公孫慶忌已在發出一連串的冷笑，他俯視靈姑浮、胥犴二將，用他那慣用的輕蔑不屑口吻答道：

『弓箭刀槍，大可不必！』說時他一拍雙手，分向左右一攤，表示他隨身並未攜帶兵器。然後他轉臉去問越王勾踐：『大王，白鹿山離這兒還有多遠？』

勾踐勉强一笑答道：

『不過四里之遙。』

『大王，請！』

公孫慶忌一個轉身，說走就走。

『慢着！』越王勾踐先叫住公孫慶忌，再徐徐的站起身：『吳越會獵，寡人還得命人去放獵犬？』

那公孫慶忌又回過頭來，斜眄着眼望望越王勾踐，故作驚詫的問：

『放獵犬作什麼？』

越王勾踐神情不悅的回答：

『當然是幫我們打獵了！』

詎料公孫慶忌竟又尖酸刻薄的發了話——

『打獵還要獵犬相幫，那還算什麼男子漢大丈夫！』

公孫慶忌挖苦越王勾踐一句，大踏步的直往茶亭外走。越王勾踐正要發話，已是來不及了。他只好憋一肚子氣，跟公子僚說了聲請，便搶在公子僚前頭走出茶亭。越王勾踐的神情變化看在范蠡眼裏，范蠡惟恐勾踐積憤難忍，一旦發怒，眼見會誤大事。他和茶亭中人一湧出門，特地加快脚步，趕到勾踐的身畔，低聲禀告勾踐——

『公孫慶忌狂妄無知，連他的父親都沒看在眼裏，臣不信大王會和這種乳臭小兒計較。』

勾踐聽了，不覺回嗔作喜，莞爾一笑。——有這一笑，范蠡深感心中踏實多了。

吳越二國君臣軍士，一行二百餘匹駿馬，風馳電掣的到了白鹿山麓。從小徑入山，越過一片山谷草莽，來到一座茂密的森林。

公孫慶忌率先站定，眺望四周景色，自越王勾踐以次，連公孫慶忌的父親公子僚在內，人人都在納悶。慶忌不使兵器，不用獵犬，他將怎麼樣去獵飛禽奔獸？

時值初秋，南國猶是一片濃綠。林間草裏，不見白鹿，連平時滿山奔馳的梅花鹿也都躲起來了。偌大一座白鹿山，偶或只見幾頭兔子在四處逃竄，天地之間一無獵物可尋，公孫慶忌又將如何施展他的身手，表現他的神勇？一行人全部按兵不動，都在等着

看慶忌怎樣赤手空拳打獵。祇有公子僚，唇角漾一抹詭秘的笑。

慶忌四下一望之餘，回過臉來問勾踐：

『這白鹿山是大王的獵場？』

『不錯。』

『莫非——，』慶忌又在冷譏熱嘲，企圖激怒勾踐：『大王一向只打兎子？』

勾踐勃然色變，忽抬頭瞥見范蠡正在忙於向他使眼色。沒奈何又將一腔怒火强壓下去。乘此機會，范蠡便代替勾踐，回答慶忌的那一問，說道：

『不用獵犬，又如何能將飛鳥走獸攆趕出來？祇不過……』

慶忌老大不耐煩的追問：

『祇不過什麼？』

范蠡先不答他的話，扭轉身去問胥犴：

『一個月前，大王射中的那頭斑斕猛虎呢？』

胥犴伸手一指答道：

『就關在那頭一只鐵籠子裏。』

范蠡這才去問慶忌：

『倘若我們胥犴將軍去把那頭猛虎放出來，閣下是否想一試身手？』

一聽這話，在場的越國君臣軍士，一致喜上眉梢，心花怒放，差點就要失口歡呼起來。

這就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公孫慶忌自從茶亭晉見越王起始，一直都是那麼樣的倨傲無狀，跋扈囂張，處心積慮，時刻挑釁。他甚至當衆譏刺越王勾踐，用獵犬相幫行獵，不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行徑。驕狂無禮，可以說是至於極致，但是越王君臣爲了吳强越弱，避免引起戰禍，始終都在極力容忍，絲毫未加反擊。衆人心胸中的這一口悶氣，一直憋到范蠡去問慶忌，願否徒手獵取猛虎的時候，方知忍辱負重，足智多謀的范大夫，果然有勝算在胸，足以痛懲慶忌，給他當頭一棒。試想，縱使慶忌是天下第一勇士，他也祇是肉身凡胎，赤手空拳去鬪猛虎，斷然的是——不死也傷。

然而，慶忌的回答，却大出越國君臣的意料之外。因爲他了無懼色的說：

『我不但可格殺猛虎，尚且能够手擒飛鳥！』

范蠡面折慶忌，給他出了一道難題，越王勾踐正在心胸一快，積憤盡去。人在高興頭上，一聽慶忌還在大言炎炎，忍不住一聲冷笑的說道：

『寡人還沒聽說過，世間會有格殺老虎，手擒飛鳥的人呢！』

叵耐慶忌正在等他這一句話，把握機會，當下就咄咄逼人的去問勾踐：

『大王是不是要跟我打賭？』

范蠡急於阻止，可是已經來不及了。越王勾踐脫口而出的反問：

『打什麼賭？』

直到這個時候，公子僚方始正式出場，不讓他的兒子耀武揚威，專美於前。他早已設好了陷阱，由他出面引誘勾踐步步深入。他眼望着勾踐，臉上顯現狡獪的笑容，字字著力的說：

『用敝國太湖以南的三百里國土，賭一賭貴國的五口寶劍！』

陰謀揭露，越王勾踐悔之晚矣！看公子僚他們父子二人的臉色，勾踐已能憬悟，這兩父子胸有成竹。越國的五大神器，五口寶劍，很有可能會落入吳國之手。勾踐心中又窘又急，身爲一國之君，當然得一言九鼎。說出口的話，又怎麼能收得回去呢？因此，勾踐難以置答，祇好向范蠡投以乞憐的眼光，一心指望范蠡能够扭轉乾坤，替他轉圜解圍。

范蠡偏頭想了一想，方才正色的回答公子僚道：

『我家大王有言在先。劍在王身，從此以後，劍在人在，劍亡人亡！』

『范大夫的意思是說，——』公子僚立刻和范蠡展開了一場針鋒相對的激辯：『大王是寧死也不肯解下所佩的兩口寶劍？』

『不錯。』

公子僚詭秘的一笑，又道：

『不是聽說，歐冶子師徒四人，一共爲貴國鑄造了五口寶劍？』

范蠡坦然的說：

『還有三口寶劍，供奉在敝國太廟！』

『供奉太廟！』公子僚聲調幽幽的在探問：『有一口寶劍也就儘够了！』

范蠡聲色不動的說道：『聽閣下的口氣，貴國衹想求得敝國的兩口寶劍？』

公子僚聲聲冷笑的說：

『吳國百姓、兵力、疆域和出產，十倍於越國，倘若天下獨有的五神器，越國有其三，吳國祇得其二，對越國來說，這不也是挺光彩的一件事嗎？』

弦外之音，話裏有話，在場的越國君臣誰都聽得出來，吳王諸樊派公子僚、公孫慶忌來越求劍，是處心積慮，志在必得。萬一越王勾踐不肯答應，吳國勢必會傾全國之力，不惜挑起一場戰禍，前來强行奪取，幸虧范蠡當機立斷，能言善道，方始爲越國保全了三口寶劍。

到了必須做決定的時候了，越王勾踐不忍范蠡過於爲難，況且，讓慶忌格殺猛虎，手擒飛鳥，確實是自古未聞之事。勾踐還在冀望慶忌未必能够辦得到。勾踐如此這般一想，當下便毅然決然的說：

『好吧，寡人就以越國的兩口寶劍，賭一賭吳國的三百里國土！』

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公子僚和慶忌大喜過望，父子倆異口同聲的說了句：

『我們就這麼辦！』

當時，由范蠡向胥犴使了個眼色，胥犴會意，點了十名精壯的吳國軍士，快步跑向山谷。將一輛八尺來高，一丈寬廣的鐵籠子車，轟隆轟隆的推向樹林子來。與此同時，越王勾踐邀同公子僚，帶同其餘的人，一齊走到小山坡上，站在坡上居高臨下，看這一場龍爭虎鬪的生死之戰。山坡下，就只留下慶忌獨自一人，傲然挺立。

胥犴指揮十名軍士把鐵籠子車推向樹林，肩挺背直，精神抖擻的慶忌却從樹林子裏迎了出來。他一抬右手，示意胥犴等人就把鐵籠子車停在大草坪上，然後他叫胥犴一行也去小山坡上，留下他和猛虎面面相對。

那虎，在吳、越、楚三國南方地帶，確是少有罕見：足有八九尺長，三尺來高，三

四百斤重。弔睛白額，威武雄壯。一個月前越王勾踐行獵，一箭射中了牠，還得由靈姑浮、胥犴，外帶百多名軍士，花了好大半天工夫，費了不少氣力，方始把牠制伏，關進鐵籠子車裏。其間也曾把鐵籠子車推到越京會稽，讓會稽百姓參觀，著實轟動了一陣。可是這虎性情格外暴戾兇殘，日夜吼叫不停，使得會稽百姓夜夜不得安枕。這才連虎帶車推回白鹿山上暫且安置。

猛虎被關在鐵籠子車裏，將近一個來月，箭傷早已痊癒，兇性却終未稍減。當牠驟見慶忌直立在鐵籠子車前面，頓時就齜牙咧嘴，張牙舞爪，發出一陣陣低沉悽厲的吼嘯。聽得小山坡上的勾踐、公子僚等人，全都有點兒不寒而慄。居高臨下，看得眞切，衆人但見慶忌昻然屹立，和那頭越來越急，越來越怒的猛虎，遙遙相對，那虎愈發顯得不耐煩了，聲音咆哮，直吼得山應谷鳴。牠又在用巨大銳利的虎爪，一次次撲向拇指粗細的鐵柵欄，彷彿卽將破檻而出。使得先前勝算在握的公子僚，都不由不爲他的愛子慶忌，手心裏揑兩把冷汗。於是，全神貫注，屛息以觀的越、吳兩方，二百餘人，不約而同的發出了『啊』的一聲驚呼。——公子僚定睛看處，他淸淸楚楚的瞧見，慶忌正挺起胸膛，了無懼色，大踏步的走向鐵籠子車。臨到檻門之前，他毫不遲疑一伸手便將柵門上的鐵門拔開。緊接着，又傳來一陣咔鎯鎯的鐵鍊聲響，慶忌已將柵門高高的托起，柵

門敞開，那虎起先還有一點兒猶豫，兀自吼嘯，在鐵籠子車裏繞了兩圈。惹得慶忌性起，一面用左手拍打鐵籠子車，一面連聲大吆喝：『畜牲，出來！還不趕緊出來！』

那虎引頸長嘯，直嘯得山搖地動，落葉蕭蕭而下。滿山的飛禽走獸，一致驚飛駭奔，四處亂竄，急於在覓獲一個匿身之處。這就是所謂的虎嘯生風，龍騰雲起了。猛虎發威，牠唯有一嘯、一撲、一翦。這一嘯、一撲、一翦之餘，沒有任何生物能够逃得過牠的虎吻。當時，坡上衆人只見猛虎往前一竄，如勁矢般竄出了三丈多遠。與此同時，天下第一勇士慶忌也是一個急速轉身，矗立在鐵籠子車前，伸手招招，嘴裏直在喊叫：

『畜牲，你來，你來！』

衆人不曾料到，那龐然大物，身軀沉重的這頭猛虎，牠的動作竟會如此靈巧迅捷。虎頭一擺，四爪一刨，在一轉眼間牠就能掉過頭來，和頻頻招手的慶忌面面相對。

那虎的兩隻利爪不停的刨泥，却把牠面前的泥地，刨出了兩個坑穴。牠這才覰定慶忌，忽一蹲身，然後就拔地而起，驀地縱起兩丈來高，以泰山壓頂之勢，直向慶忌撲去！

小山坡上，越吳兩國的二百餘名君臣將校，全神貫注地注視着。二百餘人淸淸楚楚

的看見，斑斕猛虎，正以雷霆萬鈞之勢，撲向慶忌。連那知子莫如父的公子僚，都在深心懊悔，臉上失色，心想這一下愛子慶忌必將白白送了性命。那兒想到，慶忌天生神力，身手矯捷，他屏息以待，目光如炬，等那重可三、四百斤的巨虎乍一縱起，立刻就靈巧的一扭身軀，移動腳步，倏地向右竄出五、六尺遠。於是巨虎拚力猛撲，碩大身軀在半空中一衝而過，虎身差點兒擦到了慶忌的面頰。那虎奮力向前，竟是眼前人蹤不見，撲了個空。巨虎推金山、倒玉柱般落回地面，轟然一聲，四爪著地，濺起的泥土竟有一尺來高，地上尤其出現四處坑穴。由此可見，牠這一撲，力道是何等的巨大兇猛！

巨虎猛可撲空，正在驚疑不定，詫異四望，與此同時，發出怒恚懊惱的低嗥長嘯。嘯嗥得坡上衆人渾身抖戰，這時候，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幕陡然出現：在越吳兩國君臣駭然注視之下，身軀長大的慶忌忽的上前一步，右手一伸，一把攥住了巨虎高高翹起的尾巴，他驚天動地般叫聲：『呔！』將全身之力運到右臂。衆人驚得目瞪口呆，舌撟不下。但見他把重達三、四百斤的活生生一頭巨虎，就地拎起，用他渾身氣力，使巨虎在半空中轉了一個大車輪。頭下尾上的向地面猛力一砸，再是一聲山搖地動、震耳欲聾的巨喝：

『去吧！』

一頭威鎮山林，儼然百獸之王的罕見巨虎，居然會被赤手空拳，不使兵器的公孫慶忌一舉手便摔得腦漿迸裂，血肉模糊，紋風不動的死在地上。

駭然情景，令山坡上的二百來名越吳君臣，一概驚得張口結舌，屏止呼吸。二百多人眼睛一眨也不眨，盯望着山下的巨人與猛虎。巨人公孫慶忌傲然俯視，偌大猛虎摔在地上已經癱成一團。人威，虎亡，構成了一幅令人看了血脈賁張，盪氣迴腸的壯烈圖畫！

興奮的情緒彌漫全身，被這刺激緊張的一幕深切的感動，在場親眼目睹的人全都僵痲住了。時光默流，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仍還是機智深沉的公子僚首先恢復清醒，他脫口而出的發出了一聲由衷的讚歎：

『壯哉！我兒！』

緊接着，就由一百名吳軍將校，響起一陣陣震撼山谷的歡呼：

『公孫萬歲！公孫萬歲！』

慶忌徒手搏虎，勇力千古罕聞，在場吳軍俱感無上光彩，刺激動情，不克自已。一百名吳軍將校都在拔步飛奔，奔向慶忌，想把他高高的抬起，一次次拋向藍天白雲之間，然而就在這時，慶忌偏又舉手一指，一聲巨喝：

『慢著！』

吳軍立刻停止脚步，順着他手指之處看去，天際忽然飛來一羣兇殘猛鷙的兀鷹。

那鷹，向稱猛禽，體大翼長，一飛沖天，在地面看來猶是龐然巨物。喙强鉤曲，堅硬似鐵，牠的目光極爲敏銳，嗅覺尤其靈敏。全身自頭及頸，一概赤裸無毛，不但威力巨大，而且看上去十分猙獰可怖。這種兀鷹盛產於我國沿海等地，專門好食腐肉；一旦在空中聞到血腥，立刻飛快的麕集，一眼瞥見地面的人屍或獸屍，便就遶空翱翔，盤旋不去。耐心的等到屍身腐爛，方始翩然下降，就地大嚼。兀鷹力大無窮，强悍無比，因而見人從不畏懼，反倒是獵人深恐牠的俯衝襲擊，巨喙銳利，往往避之猶恐不及！

唯有慶忌見鷹，頓時心中一喜，他一舉手阻止了歡呼雀躍的一百名吳軍奔向他來。——一面仰臉朝向小山坡上的越王勾踐，和他麾下的文臣武將，一鳴驚人的高聲叱喝：

『越國君臣，你們看我手取飛禽！』

人是血肉之軀，尤其慶忌人高馬大，體重高達二百餘斤。要想就地縱起，一飛沖天，縱到高空之中去徒手獵取兀鷹，那簡直是無從想像，殆無可能之事。慶忌當年才十七歲，方自手搏猛虎，威鎮全越。公子僚惟恐他躊躇滿志，難免狷狂，妄說什麼『手取飛禽』的炎炎大言，萬一不成，豈非貽笑越國君臣，徒成笑柄。連方才的手捽猛虎一幕

壯舉，也將前功盡棄，付諸東流水了。此所以公子僚忙不迭的向他愛子提出警告，就在小山坡上尖聲大叫：『慶忌！那兀鷹飛翔於高空之中。你身無雙翅，如何手到擒來？』

然而，十七歲的慶忌正在神威大發，氣吞河嶽。他聽了他父親的高聲阻止，不但不加理睬，反而加速行動，一彎身，一手抄起了兒臂般精細的偌長虎尾，把一頭三、四百斤的虎屍，輕輕的倒拖起來便走。他這突如其來的驚人之舉，使山坡上的二百餘人無不駭然，衆所周知，兀鷹執著驃悍，對於獵物寧死不捨。公孫慶忌手無寸鐵，他又在彰明昭著的在和大羣兀鷹爭奪虎屍。一旦羣鷹畢集，輪番猛攻公孫慶忌，又將如何遮攔阻擋？——公子僚著急得直在聲聲高叫：

『我兒小心！我兒千萬小心！』

看那公孫慶忌時，他竟面含得意笑容，將一大羣兀鷹視若無睹，却把那頭碩大無朋的死虎拖上小山坡了。藍天白雲間，饑鷹爭食，呱呱怪叫，驀地就有好幾頭兀鷹兔起鶻落，自空急降。看那架勢顯然是要猛啄慶忌，一啄而置他於死地，衆人緊張得連大氣都不敢透，一頭兀鷹勁矢般射向慶忌的面門，這就臨到一啄之下，生死間於一髮的大關鍵了。

那慶忌身手好不伶俐，他不待兀鷹疾降來啄，挫身猛縱，一飛沖天。這一縱就是一

丈多高。小山坡上的人，一聲『了得』還沒有來得及喊出口，已然眼見慶忌右手一舉，揸開生鐵鑄就般的五指，電光石火般就攫住了來襲兀鷹的偌長頸脖。稍一用力，咔嚓一聲，用兩指把兀鷹的頸子拗斷。人未落回地面，先就順手一丟，將掐死的兀鷹拋在地上。

於是，當慶忌重大的身軀，輕盈得像片落葉似的回到地面，雙脚方始站穩，驚天動地的歡呼萬歲之聲，驀地齊聲並起。直喊得山應谷鳴，回聲陣陣激盪不已。公孫慶忌果能手格猛虎，躍取餓鷹，已成了亘古未聞的壯舉。喊萬歲的，除了公子僚百名吳軍，甚至包括了越王勾踐，和他的文臣武將，百名軍士在內。

人人神情激奮，歡呼之聲不歇；一十七歲的公孫慶忌却棄地面猛虎餓鷹於不顧，他仰臉朝天，昂首闊步，直向越王勾踐走去。

歡激的情緒漸減，慶忌的身影越來越近。小山坡上，越國君臣，自越王勾踐，以至范蠡、文種、靈姑浮、胥犴，以及那一百名精選的軍士，每一個人全都感覺得到，自己的一顆心，儘在筆直的向下墜沉。吳國的公孫慶忌徒手捽殺猛虎，縱起掐死饑鷹。他一連完成了兩大壯舉。形諸另一方面，那就是越王勾踐打賭輸了；越國的神器、國寶——五口舉世無雙的名劍之中，已經有兩把是勢必要雙手奉送給吳國了。

越國君臣軍士無不心情沉重，面帶重憂。越發顯出吳國諸人方面，公子僚的神采飛揚，公孫慶忌的驕橫猖狂。捽猛虎、掐餓鷹，勢將使公孫慶忌的『天下第一勇士』，進而獲得舉世之人肯定。創造奇蹟以後的他，格外的不把越國君臣看在眼睛裏了。他昂首闊步，趾高氣揚，逕直走到越王勾踐的面前。一語不發，更不打話，一伸手，就要去奪下勾踐腰間的純鈞、巨闕二劍。

大夫范蠡和越王勾踐貼身站立，位置近便。慶忌伸出手來便要奪劍，他一眼看得眞切，心中一急，便什麼也顧不得了，猛的便是一聲暴喝：『且慢！』

范蠡文武雙全，神完氣足，阻止慶忌奪劍的時候，益發是氣往上湧，豪壯如山。這一聲晴空霹靂似的巨喝，果然使目中無人的公孫慶忌也爲之驚怔住了。他[illegible]了一頓，一隻右手還停在勾踐腰間的兩把寶劍之前。一抬眼望望范蠡，却見他又一臉凜然不可侵犯的在喝阻：『公孫敢是忘了！我王劍在人在，劍亡人亡?!』

范蠡賢士之怒，氣沖牛斗。他怒目圓瞋，虎視眈眈，兩隻眼睛裏似乎要噴出火來。他緊緊盯住慶忌奪劍的那隻右手在看。——公孫慶忌略一遲疑，凶焰頓挫，再度聽明白了范蠡喝稱，越王勾踐抵死也要保住腰間二劍的無比決心。心想自己還沒開口就要奪劍，似乎也過嫌孟浪。念頭一轉，萬丈豪情勝慨，刹那間便消逝無踪。慶忌在衆目睽睽

之下，一聲長吁，脹紅了一張秋月圓臉，訕訕熱熱的將隻右手縮了回去。

越營文武，正待要爲范蠡力挫慶忌凶焰而高聲喝采。慶忌驟然受挫，惱怒了他恃勢而驕的父親公子僚。公子僚一臉秋霜，上前一步，伸手一指越王勾踐的鼻尖，理直氣壯的發言質問：

『自古有言道，王者無戲言……』

高聲一喝，阻止了公孫慶忌奪劍的越國大夫范蠡，不容公子僚把話說完。橫身一攔，打斷了公子僚的質問，他朗聲問道：

『公子是說我家大王跟令郎打賭的事？』

公子僚悻悻然的答道：『不錯！』

大夫范蠡縱橫捭闔，自有翻手爲雲覆手雨的妙致。公子僚、公孫慶忌理直，他斷乎不許這兩父子出口動手，有傷越王勾踐的尊嚴。因此，他又語氣一緩，先給那急於得劍的父子二人吃粒定心丸，他特地改容相向，笑容滿面的說道：

『恭喜公孫慶忌神威大發，格猛獸，接飛禽。神勇豈祇冠於三軍……』先恭維了公孫慶忌一番，使他搔耳撓腮，喜不自勝。頓一頓，范蠡方又臉色一正，越俎代庖，借箸代籌。他毅然決然的代替越王勾踐，做了個無可奈何，不得而已的宣示：『我家大王言

出如山，明日此刻，自將在我國鎮國之寶，當代神器之中，挑選兩柄寶劍，頒賜公孫慶忌，作爲鼓舞天下神勇的獎勵！』

明明是越王勾踐處在吳國國富民强的重大壓力之下，事不由己的打賭輸了兩口寶劍。然而實踐諾言的話出諸范蠡的口裏，反倒變成君上頒賜給臣下的一項獎勵，聽在躊躇滿志，儼然有不可一世之概的公子僚和公孫慶忌耳中，當然有點不太受用。只是范蠡話出如風，兩父子一概明白他再也收不回去了。越國之行，其志祇在得劍。如今兩口寶劍業已在望，言詞之間吃些兒虧又有什麼大了不起呢。此所以，公子僚祇好暗中一推公孫慶忌，命他的兒子上前道謝。由公孫慶忌心猶未甘的躬身說了句：

『臣公孫慶忌，謝大王賞賜！』

這就是范蠡在越吳之間，外交戰場上的一大勝利了。春秋時代，最重禮數。縱然在吳國國王諸樊的心目之中，仍然將遠比吳國爲弱的越國視爲敵體。他明明說過吳越唇齒相依，並非宗主與屬國的話，然而公子僚、公孫慶忌入越求劍，却擺的是一副君臨屬下的面孔，時露倨傲之色，使越人極爲難堪。又不得不在吳國强大壓力之下，心不甘、情不願的獻出兩口寶劍。越王勾踐以次的文臣武將心中都很明白，天下事有理與勢之別，吳國儘可悖於理，越國却不能不順應天下大勢。越國上下縱使在爲二劍之失痛心疾首，

引爲奇耻大辱，偏又無法峻拒吳國的無理要求，讓吳國在一怒之下輕啓戰端，鬧到越國全民亡國滅種的萬刼不復境界。

幸虧有了范蠡大義凜然，當衆喝阻慶忌奪劍，又冠冕堂皇的說出了越王勾踐獎勵慶忌，頒賜寶劍兩口的話。迫使慶忌鞠躬如也，不但自動向勾踐稱臣，尙且面謝賞賜。范蠡能使公子僚、公孫慶忌父子對越王勾踐恭行君臣之禮，也爲越國君民閃開了一場奇耻大辱，總算十足保全了國體，掙回了顏面。

國體幸獲保全，顏面十足掙回。祇是越國上下，自越王勾踐以次，都在爲必將豁出兩柄神器寶劍，人人鎖眉不展，長吁短歎，心裏彌漫着莫大的鬱結。當日，越王勾踐一行和公子僚、公孫慶忌等在白鹿山會獵，打道回京。公子僚和公孫慶忌由於兩柄寶劍勢必要在次日才能得手，只好在會稽城的驛館裏權且住上一夜，兩父子也無可無不可的督率軍士，跟隨越王勾踐一行回了會稽，就住在驛館裏接受越國驛吏的盛大招待。

勾踐回到越王宮，蘭心蕙質，冰雪聰明，向有越中第一美人之譽的越夫人，早已獲得越王將捨二劍的消息。她爲安慰夫婿，特地等在後宮門口迎候勾踐。越王駕到，夫妻相見，越夫人偸覷勾踐一眼，果然見他雙眉緊鎖，神情黯淡，見了他如膠如漆，日常形影不離的愛妻，也僅祇扮個苦笑，淡淡的說了句：『怎又勞卿遠迎？』

自此就閉上嘴巴，不說話了。越夫人向來乖巧，懂得勾踐的心事。他既然將天大的一場禍事絕口不提，越夫人也就小心翼翼的儘量避免觸及。命侍婢備下一席豐盛的酒席。由她自己濃粧艷抹，香風四溢，殷勤服侍，曲盡綢繆的陪伴勾踐飲宴。然而，勾踐終是心事重重，愁眉不展，只顧一個勁兒大杯大杯猛灌。越夫人怕他借酒澆愁愁更愁，惟恐他又是大醉酩酊。正在惴惴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忽有內侍來報：『范大夫、文大夫陪同相劍師薛燭薛先生到！』

那薛燭，當年正好七十歲，身材短小精悍，肩背傴僂。一雙大眼深陷下去，常時閉起，一旦睜開，立時烱烱然有如閃電，頗有洞人肺腑之概。他是薛國薛城人，被譽爲春秋時代獨一無二的相劍師。當歐冶子、杏姬夫婦雙雙以身殉爐，鑄就了湛盧、純鈞、勝邪三口寶劍，魚腸、巨闕兩把匕首，越人狂歡，舉世騰傳，薛燭他在家鄉就早已得到了消息，當天他就辭別妻兒，摒擋行裝，獨身一人千里迢遙的趕赴越京會稽，正心誠意想要瞻仰名劍頂禮膜拜。可是當他不辭跋涉的趕到了越京，央求大夫文種在越王駕前爲之先容，提出一相名劍的要求。却是時機不巧，時値舒侯來訪，不歡而散。緊接着又有吳國公子僚挈同公孫慶忌父子二人專程訪越。文種忙於接待，始終抽不出工夫來安排相劍一事。直到越王被迫和公子僚、公孫慶忌會獵白鹿山，打賭輸了五劍之二，大夫范蠡爲

情勢所迫，不得不當衆宣稱由越王勾踐頒贈公孫慶忌寶劍兩柄。消息傳出，越國軍民無不痛哭流涕，如喪考妣。就在這擧國一片愁雲慘霧，依依不捨聲中，究竟在五柄寶劍之中選出那兩柄交付吳國，也就成了當時最嚴重也最爲迫切的問題。是夜，范蠡特地到文種府邸籌商。兩位大夫一般兒的愁眉苦臉，心情沉重。文夫人命侍兒擇出酒菜來爲二位大夫排憂解悶。席間，是范蠡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句：『此刻要是能够找到一位相劍師，仔細相過五柄名劍，那就好了。』

一句話，猛可提醒了文種，他頓時就說：

『如今會稽城裏，現成就有一位天下第一相劍名師，薛燭薛先生。』

范蠡一聽，大喜過望，馬上就邀同文種，一同到薛燭的寄寓之所登門拜訪。薛燭聽說當日晚間就可以看到心儀已久的五口名劍，興奮莫名，笑逐顏開。他請范蠡、文種兩位大夫在他的寄寓之所小坐片刻，必恭必敬的自去沐浴淨身，由裏到外全部換穿新衣，這才滿懷虔誠的緊隨在范蠡、文種身後，直赴越王宮去求謁越王勾踐。勾踐正由越夫人陪侍悒悒不樂的在喝悶酒。范蠡、文種、薛燭三人一到立卽傳見。越王勾踐就在後宮殿堂卽席接見了天下第一相劍師薛燭，對他極爲禮遇，請他入席飲宴。但却被一臉肅然然、言詞懇切的薛燭委婉辭謝了。薛燭斂容正色的奏道：

『薛國草野之民一心誠敬，跋涉千里。又在會稽度日如年的等了一二十天，日日沐浴齋戒，誠心正意，祇求一見越國神器五口名劍，但願大王早早成全！』

勾踐聞言大悅，他頓時就請范蠡、文種兩位大夫，同赴太廟，去請出供奉太廟的湛盧、勝邪、魚腸三口劍來。

越國太廟就在越王宮後，因此范蠡、文種奉令請劍，才祇不到一盞茶工夫，就已經將兩長一短三口名劍捧到後宮殿堂上來了。越王勾踐、越夫人和薛燭原在坐地閒聊，一見劍到立刻振衣起立竚候。廳堂上隨侍的宮女、侍衞也都一個個神情肅穆，直立肅迎。廳堂上的酒菜早已撤走，玉石几上尤且鋪好了一幅猩紅氈。范蠡、文種雙手捧劍，一拱到頂，再必恭必敬的安放在猩紅氈上。與此同時，范蠡輕輕的提醒一聲越王勾踐——

『大王腰間的……』

『哦！』越王勾踐一經提醒頓卽醒悟，當卽由越夫人的相幫，親手解下了腰間所懸的純鈞、巨闕二劍。由勾踐和越夫人各捧其一，鄭重其事的也在紅氈上放好。然後由越王勾踐向薛燭伸手一引，說了聲：

『薛先生請！』

薛燭寬袍博袖，一臉端凝，他在滿殿堂人的注視之下，正正衣冠，快走兩步，面向

正西，驀地一掀袍襬，就地拜了下去，拜時猶且神情虔敬的祝禱：

『歐冶子先生，杏姬夫人，你們二位精神上通於天，下則爲烈士，生而爲英，死而爲靈。誠願二位今夜助我，一相名劍，免我一時老眼昏花，相劍有誤，可能誤了越國大事！』

祝禱已畢，薛燭傴身連磕了三個頭，正是他向名鑄劍師歐冶子夫婦在致最高的敬意。站在一旁看着的范蠡、文種，深受感動，兩人不約而同的上前，雙手扶起鬚髮盡白的薛燭，直把他扶到玉石案几之前，可是薛燭却又屈膝跪了下去，向五口名劍，行禮如儀。他高聲喊着五口名劍的劍名，方再由衷禱告：『湛盧！純鈞！勝邪！魚腸！巨闕！你們生而有幸，含天地之精華，容五金之菁英！又有歐冶子先生、杏姬夫人的英靈，永附於身。自將與日月共華燦，永垂不朽。老朽如今是秉滿懷誠敬，不辭千里，親來展拜了！』

說罷，不等范蠡、文種雙雙來扶，上前一步，直取純鈞，拔劍出鞘——於焉似有霞光百道，瑞氣千條，名劍映着滿殿熒熒閃閃的燭光，紅、黃、藍、白、青，五種正色，霍然迸射。璀璨奪目，令人不能逼視。偏有天下第一名相劍師薛燭，掄圓了他那一雙烱烱有神的大眼，凝視劍身，脫口而出的讚呼：『五色並見，五輝齊芒，相互之間等視齊

觀，各不相下。純鈞純鈞，眞不愧爲天下第一名劍！』

越王勾踐聽了，臉色一正，回過頭去低聲囑咐越夫人道：『從今以後，這純鈞名劍，是再也不會輕離寡人之身了！』

薛燭曾經親眼瞧見，越王勾踐自腰間解下純鈞、巨闕，一長一短，兩柄寶劍。因此他相過了純鈞，接下來就拔出巨闕匕首，細細把玩，用心驗看。他看了許久，始終沒有發話，越王勾踐有點等不及了，便踅到薛燭身邊，柔聲的問他：

『薛先生，這巨闕較短，也能稱得上是寶劍嗎？』

那薛燭伸手一指巨闕劍身，神色端肅的回答勾踐——

『寶劍無長短之分，三尺是劍，七寸也是劍。大王請看，這巨闕寶劍也是五金合冶而成。五金之中，唯有金、銅與錫，難於熔合爲一。只要一剎那間火力不齊，金、銅、錫三者分崩離析，這寶劍就鑄不成了。巨闕劍五金悉合，就稱得上是當代短劍第一！』

於是，越王勾踐又回過頭去叮嚀越夫人道：『來日寡人一死，務必要以純鈞、巨闕二劍殉葬！』

越夫人肅然，她一襝衽爲禮道：

『臣妾遵旨！』

第三柄，薛燭揉揉眼睛，打點精神，再去驗看湛盧。這一回，劍甫出鞘，他便雙手緊緊的攥着劍柄，乍一看時，先是一愣，臉上露出驚疑不定的神情，看得越王勾踐和越夫人，范蠡跟文種，一般的面面相覷，莫名所以。移時，又見薛燭雙手捧劍避過燭光，一步一步走到殿下庭中。當時浮雲遮月，庭中一片陰暗。衆人祇見他抱着把湛盧在凝視沉思。越王勾踐示意范蠡，范蠡會意，躡手躡脚的走到薛燭的身邊。他還以爲薛燭全神貫注，毫無知覺呢。詎料，薛燭一開口便劃破了僵止的沈寂，他用感嘆不置的語調在作傾吐：『范大夫，請看這湛盧劍上的文飾，燦爛有如天際的行星，這湛盧的劍光，渾渾然如碧水之滿溢池塘，這湛盧的劍刄，岩岩相積有如細石，這湛盧的劍材，煥煥有如冰釋。剛才我乍一看，不覺驚異萬分，湛盧既爲天下名劍，怎麼劍刄如鋸，一點也不鋒利呢？後來經過凝神細想，方才恍然大悟。原來干將大夫鑄造這一口湛盧，用意不在製成一柄殺人利器，而在於治就一柄供奉於廟堂的國家神器。如今想來，大王將湛盧供在太廟之中，不但正合湛盧之用，而且也能符合干將大夫的原意！』

范蠡聽後不覺大喜，他正想趕回殿堂去奏明越王。扭頭一看，不知何時越王勾踐、越夫人、文種全都輕悄悄的來到了薛燭的背後。顯然越王勾踐已將薛燭的一大定評全都聽了個一清二楚，因爲他正神情莊嚴肅穆的吩咐文種：

『文大夫，湛盧寶劍永在越國太廟供奉。湛盧在，越國强，湛盧失，越國亡！』

純鈞、巨闕、湛盧三劍相過，越國五口名劍，就祇剩下勝邪、魚腸二劍了。范蠡心想，越王勾踐已經有過劍在國在、劍亡人亡的誓言。純鈞、巨闕兩劍，勢將爲越王勾踐終身佩帶，湛盧一劍必將永遠供奉太廟。越王勾踐和他自己先已當衆宣告，必將越國神器之中的兩口寶劍，頒賜吳國公孫慶忌。公孫慶忌終將獲得魚腸、勝邪二劍，這兩口寶劍似乎用不著薛燭再品評了。他惟恐薛燭再相出勝邪、魚腸二劍的好處，越王勾踐和越國臣民獲知以後，將會益增內心的憂傷，愈發覺得難以割愛。因此他心生一計，企圖側面阻止。和文種兩人將薛燭扶回殿堂，納湛盧寶劍回鞘。不等薛燭伸手去取魚腸，搶先一步手拊薛燭肩背，藹然的笑着說道：『薛先生年過七十，今夜連相三名劍，準是很累很累的了。依在下之意，剩下的這兩柄名劍，還是留待明天，讓薛先生養足精神再看吧！』

他原意是魚腸、勝邪二劍次日一早多半要交付給公孫慶忌，所謂明天再看，原是一句推託的話而已。明天，二劍已落吳人之手，越國君臣百姓不如眼不見爲淨，何必煩薛燭再相，說這二劍是如何如何的好，徒增越國人的無窮懊惱。然而，他不曾想到，老薛燭竟會臉色一正，兩指一疊，指指點點的說出一番大道理來，薛燭開門見山的說：

『道路傳聞，吳國以强淩弱。派公子僚、公孫慶忌前來巧取豪奪，迫使大王不得不割愛寶劍兩柄。想來就是這尚未相過的魚腸、勝邪二劍了。大王仁民愛物，大得人心，所以天神下凡，歐冶子夫婦殉爐，方始得了這五柄寶劍。由可此知，這五柄寶劍無異天人之所賜。大王大德無虧，受之無愧。想那吳王諸樊恃强逞狠，究不知他有何德何能，也能分得兩柄寶劍。古諺得道者昌，失道者亡，吳王强索兩柄劍而去，說不定，就在這勝邪、魚腸之劍上面，看得出會有什麼天機。』

『薛先生這話說得對極了，』越王勾踐欣然贊可，搶着便說：『名劍既然是天人之所賜，得失之間，必定會有天機天理！』

連越王勾踐都這麼說了，范蠡自然不便再加阻止。他遵循勾踐的意旨，雙手捧起了一尺來長的魚腸寶劍，遞到薛燭手上，言不由衷的說了句：『請先生相這魚腸！』

薛燭小心翼翼的將魚腸劍鞘托在手上，徐徐的抽出狹長有如魚腸的劍身。劍身乍現，寒光四射，凜然令人有一種遍體森冷的感覺。老薛燭定睛看時，脫口便是一聲驚叫：『哎呀！』

越王勾踐、越夫人、范蠡、文種四人，忙不迭凑上前去探看。但見老薛燭臉上有一種乍驚還喜，駭然有所憬悟的神情。他右手持定劍身，移近燭光，右手直在顫抖，猶然

指指點點的說道：

『大王請看，列位請看……』

越王勾踐等四人凝神看時，都覺得除了劍上流光簌簌閃動，似乎看不出有什麼異樣，四人面面相覷了一會，方由范蠡問道：

『薛先生，你是否要我家大王看這魚腸劍上的流光閃閃，凜然生寒？』

『是這流光閃閃，凜然生寒。』老薛燭連連的點着頭，又透着點神秘，壓低聲嗓說道：『祇不過，就這流光激動，便是大凶之兆！』

『大凶之兆？』越王勾踐等君臣四人，不約而同的脫口驚呼，尤其越王勾踐，十分急切的接口再問：『請教，先生是何以看出來的？』

老薛燭深沉一笑，手指魚腸劍上的流光輝芒娓娓道來：

『寶劍而有流光，純粹是五金成分不等的緣故。這一柄魚腸劍，想必是干將大夫利用五金菁英熔汁的殘餘，在匆促之間加速完成。由於干將大夫當時心中存有一種意外之想，僥倖之感，意外與僥倖兩者相加，就難免心神不定，誠意不足。從而使這口名劍，反倒成爲大凶的兇劍了！』

越王勾踐大有興趣的再問：

『先生能否從詳指示，這柄魚腸凶劍，究竟主何凶兆？』

於是老薛燭把劍細看。看了許久，方始不屑的將魚腸劍納回劍鞘，條分縷析的答道：

『老朽細細看過這魚腸劍的五金菁英成分了。顯然銀多於金，鐵多於銅，而錫又多於鐵，凶劍凶兆，主以下凌上，乃至犯上作亂。說不定還有篡弒之舉，應該稱得上是大凶之劍！』

越王勾踐聽後，嘴裏在喃喃有聲，反覆唸叨薛燭的這兩句：

『篡弒之舉，大凶之劍……』

與此同時，他還在負手踱蹀，遶殿漫步，彷彿在那裏作什麼重大的深思長考。趁此機會，范蠡一時好奇，便伸手取過案几下的最後一柄勝邪寶劍，雙手遞到薛燭手上，低聲的說：

『請先生再相一相這勝邪！』

薛燭看那勝邪寶劍，劍型古樸，劍光晦暗。他便不再細看，閃望一瞥，匆匆的將劍納回劍鞘，一邊搖頭苦笑，一邊感慨萬分的說道：『歐治子先生、杏姬夫人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使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五金熔汁不下，甚至投身於

爐，頃刻化爲灰燼。可惜的是，干將大夫一時貪多，一連落了兩次敗筆。』

聽得殿上諸人似懂非懂，越王勾踐向范蠡以目示意，范蠡便走到薛燭的身邊拱手請教，他說：『薛先生，願聞其詳。』

許是老薛燭年高體衰。他聚精會神，一連相了五口名劍，多半有點累，因此他僅祇簡短有力的答道：

『不錯！干將大夫夫婦二人是鑄了幾把自古罕見的寶劍。祇是他鑄造的寶劍僅有三口，並非五柄。』

『薛先生的意思是說，』范蠡再度上前拱手發問：『干將大夫夫婦只鑄造了純鈞、湛盧、巨闕三口寶劍。而那魚腸、勝邪二劍竟是……。』

『魚腸是大凶之劍，』薛燭打斷了范蠡的話，斬釘截鐵的說：『勝邪是潛幽之器。在下敢說，不出二十年，它必將幽諸暗處，永遠不見天日。』

越王踐勾君臣四人聽了，連連點頭，深信不疑。當時是范蠡眼見薛燭頗爲困倦，他命侍衞傳令備車，送薛燭回他的住處休息。薛燭正合心意，向范蠡道過了謝，再跟越王勾踐和越夫人告辭。勾踐一揖還禮，由衷感激說：『今晚承蒙薛先生不吝明教，使寡人頓開茅塞。明天送走了吳國惡客，自當敬治酒筵，恭請薛先生賞光。再者，寡人還有一

份答禮，聊表敬意。』

詎料，薛燭聽後竟是哈哈一笑，他眞誠坦率的說道：『薛燭一夜之間連相五劍，了却心頭大願，此生可以死而無憾。便這一件幸事，薛國草民儘够感激大王一輩子了。盛筵、厚賜，還請大王恕薛燭福薄，俱不敢領。而且明天一早，薛燭就要回薛國去了。』

薛燭光明磊落，一介不取，越王勾踐和越夫人一致的肅然起敬。夫婦二人率同范蠡、文種，把老薛燭一直送到後宮門口，眼見薛燭安然的上了車，方才拱手告別。夜深沉，無星無月，萬籟俱寂，范蠡、文種請越王勾踐和越夫人早早安歇。可是越王勾踐他說還有一件大事必得就商於兩位大夫。范蠡、文種唯有遵旨，兩人隨同勾踐、越夫人同到殿堂之上，不曾想到，越王勾踐開口便說：

『寡人想明白告訴吳國的公孫僚和公孫慶忌：魚腸大凶，勝邪將凶！』

在薛燭迭次相劍以後，越王勾踐信誓旦旦，要以湛盧永遠供奉太廟，純鈞、巨闕隨身佩帶，以至於死後殉葬，這就是勾踐已經決定留下三劍的明白表示。毫無疑問，勾踐將以干將的兩大敗筆——魚腸和勝邪二劍頒賜給公孫慶忌了。魚腸大凶，勝邪將凶，照說這應該是當時越國的最高機密，怎可以明白告訴吳國的兩位惡客呢？因此，當范蠡、文種聽勾踐這麼說時，當下便齊齊一驚，兩位大臣一般兒的目瞪口呆，相顧愕然。

勾踐把范蠡、文種的神情反應看在眼裏。一聲苦笑，接口說道：

『寡人德薄能鮮，心中但存仁之一念。吳國使臣誠然無禮，但是他們的罪愆却不至於一死，乃至於犯上作亂，抄家滅門。如今寡人曉得了魚腸大凶，勝邪將凶。倘不明白告訴他們，勸他們抑制貪念，免干罪戾，那就是寡人心懷叵測，嫁禍於人了！』

范蠡聽後凝神一想，石破天驚的向上奏道：

『臣敢請大王立刻下詔，通令全國，從速募集丁壯，整頓戰備！』

勾踐一愣，十分詫異的問道：

『范大夫，寡人分明是一片好心，惟恐吳國得劍生禍，怎麼大夫反倒要寡人跟吳國付諸一戰呢？』

『這個道理很簡單，』范蠡聲清氣朗，侃侃然的答道：『大王明示吳人以後，公子僚、公孫慶忌勢必要改索純鈞、湛盧、巨闕三劍之二，到時候大王絕對不會輕易允許。兩位惡客空手而回，吳王一怒，有了興兵伐越的藉口。到那時候，一場戰禍又怎能倖免？』

文種也在一旁極力勸諫的說：

『公子僚、公孫慶忌是奉吳王諸樊之命，前來我國索劍。這分明是吳國以强凌弱，

巧取豪奪。我五口寶劍之中竟有兩口凶劍，容或這就是天意使然，一懲吳王諸樊的貪婪驕狂！』

連越夫人都在一旁著急得不得了，她一反常例，也在相機進言，慷慨激昂的說：

『吳國恃强欺壓我越，迫令獻劍。大王猶恐吳國由此生禍，對吳國來說，這是爲虎狼謀。於我越國而言，尤其是行婦人之仁，惹火燒身！』

勾踐眼見越夫人激動得連面孔都脹紅了，不覺向她莞爾一笑。執起越夫人的纖纖玉手，愛暱的輕輕拍撫她的手背，藹然的說：

『既然夫人和兩位大夫都一致主張不必明言，寡人唯有從命。祇不過，明天頒劍，寡人還有幾句話要說在前頭。』

果不其然，翌日一早，公子僚、公孫慶忌即已摒擋行裝，盛大扈從。帶着一百名甲士騎馬直奔越王宮，公然前來索劍。看他們的神情，大有不得寶劍誓不干休的意味，而且，顯然他們一得寶劍便不作停留，將要直接從越王宮返回吳國去了。

越王宮裏，早有準備。自范蠡、文種以次的越國文武，先已袍服披掛，濟濟蹌蹌的拾級上殿，在越王勾踐寶座之前雁序般排了兩行，一會兒，鐘鼓齊鳴，內侍高宣，越王勾踐升殿方始坐定。侍臣上前跪奏：吳國公子僚、公孫慶忌請謁。

勾踐俯望案上勝邪、魚腸兩劍一眼，再向范蠡、文種一瞥，輕輕的吐出一個字：

『宣！』

侍臣轉身直到殿門，高聲的向外宣道：

『大王有旨，宣吳國公子僚、公孫慶忌上殿！』

在殿門外等候的公子僚、公孫慶忌互望一眼。緊張時刻，慶忌事事用心，他看得出來他父親公子僚的眼神裏，分明是在叮嚀：

『這裏是越國廟堂，切切不可孟浪！』

向他父親點了頭，表示：『知道了。』等公子僚一移動脚步，公孫慶忌便緊隨在後，亦步亦趨。

越王正殿寬廣深邃，從陛階前直到越王寶座左右，肅立着兩排甲冑鮮明、威武雄壯的值殿武士。越王寶座之前，文臣在左，武將居右，齊整的列爲二班。慶忌心中默數，這座大殿上足有二三百人，可是人人肅然無譁。連針尖落地，幾亦清晰可聞。——公孫慶忌不由自主的臉色一正，凜然生畏了。

公子僚邁起外八字步，一搖一擺，領着他的愛子公孫慶忌走到越王勾踐的座前。前倨後恭，和先一日會獵之時判若二人。他領先拜了下去，高聲奏報：

『吳國遠臣僚，率子慶忌，恭謁大王，願大王千歲，千千歲！』

越王勾踐高高上坐，神情莊嚴肅穆，他等公子僚、公孫慶忌跪拜已畢，方始伸手一延，禮數周到的說：

『公子僚、公孫慶忌請平身。』

公子僚、公孫慶忌父子二人齊聲應了一句：『謝大王！』雙雙起立，垂手佇立在越王勾踐座右。兩父子一抬眼便看見了勾踐御案早已放好了一長一短兩口寶劍，兩人不由眼睛一亮，心花怒放。耳朵裏却又聽見越王勾踐聲音洪亮的在說：

『在頒劍之前，寡人還有一言。』

越王勾踐稍一側身，面向公子僚和公孫慶忌，斂容正色，威儀十足的說道：

『誠如我越國大夫范蠡先生所言，吳國公孫慶忌天生神力，當寡人暨羣臣之前格殺猛虎，手接飛禽，寡人嘉其勇，頒贈越國神器勝邪、魚腸二劍，以示獎勉。不過，公子僚、公孫慶忌遠來我國，用心所在，盡人皆知。劍爲神器，靈異附體。得之者昌，失之者亡。然而得之於不義，行之以無道，上天必加嚴譴。希望兩位吳國使臣回國之後，在吳王駕前，三復斯言，將來倘若吳國因爲强行得劍而生災禍，休怪寡人不曾言之於先！』

一席話，說得凄越悲壯，義正詞嚴，公子僚、公孫慶忌聽後，不禁肅然起敬，心生凜然畏懼之感。——父子倆各從越王勾踐手中接過了一柄寶劍，公子僚雙手恭捧勝邪，公孫慶忌兩掌托起魚腸。神器名劍在手，父子倆全都不敢懸掛在身，一般兒的向越王勾踐屈膝爲禮，倒退七步，一個轉身，就此準備返回吳國去了。

詎料，就在公子僚、公孫慶忌一轉身，正要下殿。耳朵裏忽然聽見越國大夫范蠡，聲音清越，餘音繞樑，略帶感傷意味的一聲宣示：

『越國文臣武將，全國軍民，恭送勝邪、魚腸二劍歸於吳國。』

公子僚、公孫慶忌齊齊的愣了一愣，不知道這又將有何種儀節？兩人一致回頭去看，但見左右兩排越國的文臣武將，整齊劃一的出班一步，傴身下拜。連越王勾踐都在側立一旁，雙手一拱，顯然也在那兒恭送寶劍。越國君臣送的是劍，並非吳國兩位貴介使臣，這就是范蠡絕頂聰明的安排，明白表示了越人對吳國以强凌弱，公子僚和公孫慶忌巧取豪奪的充分不滿。不以使臣之禮對待吳國貴介，尤有施以薄懲，乃至相機警告的意味。越國人的兩柄神器寶劍被吳國强行索去了，越國人心不甘，情不願，以此爲奇恥大辱，越吳之間，從此產生了讎怨！

祇是當時的公子僚和公孫慶忌，捧劍在手，如願以償。正在躊躇滿志，心花怒放，

那能想得到這麼眞切，如此深遠？而父子一心只想儘快上馬啓程，一路飛奔，馬不停蹄，披星戴月的趕回吳京，向吳王諸樊覆命、報功。公子僚、公孫慶忌果然索得越國兩柄神器寶劍奏凱而歸了。他們祇想得到吳王諸樊的嘉勉，吳國文臣武將的頌揚，吳國上下軍民的歡欣鼓舞，興奮雀躍。一時之間他們是顧不到越國君民的深切哀痛，無限憎恨。吳國索劍一舉，已經在越國人的心田之間種下了仇恨的種子，終將使吳越兩國不斷的兵戎相見，戰禍連緜！

吳國公子僚和公孫慶忌，一舉攫得越國勝邪、魚腸兩柄名劍。這是轟動天下，震驚各國的春秋史上一件大事。父子倆滿懷欣喜不敢怠慢，辭出越王宮後，會齊了候在宮門外的一百名吳國武士。一聲喝令，衆人上馬，立刻便一拎馬韁，驟馬啓程。一百另二匹駿馬風馳電掣，似一股狂飆，捲出了越國都城會稽北門。

公子僚、公孫慶忌惟恐越王勾踐一時反悔，派遣重兵，奪回寶劍。因此一路不敢稍作停留，寧可餓着肚皮策馬飛奔。才一日夜，便進入吳國境界，喘了一口氣。次日中午，吳王諸樊正在升殿垂詢朝政。內侍笑逐顏開的來報：公子僚、公孫慶忌自越國取得寶劍歸來，在殿前祇候傳見。

一聽說公子僚、公孫慶忌索得越國神器，安然返抵吳京，當下滿殿吳國君臣的那一

喜，眞是喜從天降，大出意外。連同吳王諸樊在內，連煌煌朝儀也不顧了，頓時便發出了聲聲歡呼。吳王諸樊，和他的三名胞弟餘祭、餘昧、季札、長子公子光，再加上滿殿文武，驟聞佳音，立刻離座的離座，出班的出班。拽起袍襬，爭先恐後，一致奔出殿外去迎寶劍。

——越國失劍的悲壯，吳國得劍的狂歡，恰好形成鮮明的對照。

公子僚父子二人就在殿外參拜吳王諸樊，四手捧起兩柄寶劍，高高的擧到頭頂。吳王諸樊直在樂呵呵的笑，既不伸手去扶起那父子二人，甚至連一聲『平身』都忘了開口，就讓那立了大功、奏凱得寶而歸的父子倆俯伏跪倒在地。吳王諸樊祇顧雙手抄起兩柄寶劍，他順手把魚腸劍交給他的長子公子光把玩，自已歡天喜地的把那柄勝邪寶劍鏘的一聲拔了出來。

當時正是萬里無雲，艷陽高懸的亭午時分，勝邪寶劍驀地出鞘，寒光四射的劍身，和中天艷陽相輝映，頓時就是輝芒迸射，五色同現，宛似霞光萬道，瑞氣千條。映射得擠成一團的吳國君臣，一個個趕忙的閉上眼睛，或竟是偏過臉去，閃過那勝邪寶劍的强烈光芒。在此同時，吳國君臣不約而同的發出了聲聲歡讚：

『好劍！好劍！』

『眞不愧爲我吳國的神器！』

緊接下來，便由吳王諸樊的二弟餘祭領頭，滿朝文武，一致躬身下拜，齊聲祝賀：

『恭喜大王得此神劍。勝邪、魚腸必將佑我吳國國運昌隆，如日之升，如月之恒！』

把個吳王諸樊喜得哈哈大笑。他忙不迭的把一柄勝邪寶劍，牢牢的佩掛在自己腰間。又急切的回過頭去問他兒子公子光：

『那魚腸寶劍呢？』

公子光正巴不得他父王有此一問，讓他雙手托着的魚腸寶劍，也能當衆亮相，大放光芒，博得衆人的脫口歡呼，祝賀讚揚。因此，他特地上前一步，使魚腸劍避開人遮，映着日光，在幾十對眼睛迫切渴待的注視之下，小心翼翼，輕輕緩緩的將魚腸寶劍拔劍出鞘。然而，劍身乍現，衆人觸目所及的竟是一道凛冽的白光，似積雪，如寒霜，白光閃閃，居然陰氣襲人。自吳王諸樊以次，吳國文武一見這魚腸寶劍，赫然便有一種寒從心起，渾身冰涼的感覺，從而發出了一聲齊口的驚呼：

『啊!?』

當衆人驚詫莫名的抬頭去望天上的太陽時，原本萬里無雲的晴空，不知何時從天外飄來一團靉靆，將大地罩起了一片陰霾。——艷陽失色，殿前無光，是天光照射出魚腸

寶劍的陰森之氣。

在場的吳國君臣，連吳王諸樊也不例外，人人對魚腸劍的陰森寒冽，爆出了驚呼。唯獨公子光，他漾一臉狂喜驚奇的神情，雙手把玩那柄一尺來長，魚腸般粗細的寶劍。只顧一個勁兒讚不絕口的在說：

『秉天地之靈異，含五金之菁英。小小短劍，威光四播，足以喪賊魂，破敵膽！我若得此天下第一名劍，大可以死而無憾了！』

當時，吳王諸樊正在興高采烈，滿心狂喜，他一聽自己的長子這麼說了，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的便是一句：

『我兒如此愛魚腸寶劍，寡人便將這魚腸寶劍賜給我兒佩帶！』

君王無戲言。吳王諸樊話一出口，滿殿文武一致相顧愕然，一時之間不知如何諫阻。偏有那公子光心思靈活，反應奇快，他立刻便跪倒在地，向他父王諸樊磕了三個頭，神采飛揚，大喜過望的說聲：

『兒臣光叩謝父王賞賜！』

一賞一謝，魚腸寶劍自此歸於公子光所有，當然已成定局。——越王勾踐的讖語果然出現了徵兆：『寶劍得之於不義，行之於無道，上天必加嚴譴。』寶劍是天下神器，

廟堂之寶，何況又是公子僚和公孫慶忌父子倆遠赴越國，出生入死而得來。當時吳國滿朝文武人人都以爲，吳王諸樊的處置必定是自己以君王之身佩帶勝邪，而將魚腸寶劍永遠供奉於太廟，千秋萬世，作爲吳國軍民所共有的神器，卽使要把魚腸充作賞賜之物，也該賞給拚死索劍回國的公子僚或者是公孫慶忌。詎料吳王諸樊不此之圖，反將魚腸賜給了他的長子公子光。在公子僚、公孫慶忌的內心中種下了仇恨的根芽，流血五步，骨肉相殘的慘劇顯然就快就要出現了。

前文表過，吳國向有傳賢不傳嫡的傳統。當年諸樊之父壽夢，有意把王位傳給素有賢名的幼子季札。季札再三謙讓，不肯接受，壽夢迫不得已，臨薨時命長子諸樊暫攝國政，並且定就『兄終弟及』之法，由壽夢四子一致議決：諸樊薨，傳位餘祭，餘祭死，餘昧繼，餘昧亡故以後仍由季札正位。然後再傳給長房諸樊的長子公子光。因此，當吳王諸樊在位的時候，公子光分明是排列在第四名的吳國王位繼承人。

吳國强索越國勝邪、魚腸兩柄寶劍。君子不奪人所好，何況是一國頂禮膜拜的神器，因此吳王諸樊得劍『得之於不義』。諸樊既獲兩柄寶劍，依理應該以一劍佩在王身，一劍供奉太廟，然而吳王諸樊一時起了私心，偏將勝邪、魚腸二劍分由他自己和長子公子光朋比瓜分。這就是越王勾踐所謂的『行之於無道』了。不義、無道，必遭上天

嚴譴。勾踐的預言從此接二連三的出現。

首先，是吳王諸樊得劍不久以後，驟然感染重病，不治身死，由他的二弟餘祭繼承大統。然而，前後不出三年，餘祭薨，餘昧也在就位不及一年得病逝世。依照吳王壽夢所定的兄終弟及之制，餘昧一死就該由季札正大位了。可是季札一向淸高，視王位如敝屣，餘昧死後他不但不接王位，反而遠遠的避到延陵去了。延陵，便是今之江蘇武進，原本是老王壽夢封給季札的采邑，也等於是他的老家。季札躲在老家不肯出來，於是，吳國王位就輪到第四名繼承人，故王諸樊的長子公子光了。

然而，餘昧的兒子公子僚、孫兒公孫慶忌，早在吳王諸樊把魚腸劍賜給公子光的時候，卽已有不平之心，滿懷憾恨。這兩父子早就下定決心，想要在吳王餘昧一死之後篡奪王位，不讓公子光出頭。因此，兩父子多年以來都在招賢納俊，徵兵買馬，他們不惜耗盡家財，建立了一支私人秘密武力，交由慶忌統率。長年累月都在操演陣式，鍛鍊武功，準備一到適當時機，立予公子光致命的一擊。以這支私人武力爲後盾，再加上公孫慶忌的天生神勇，向有天下第一勇士之譽。何況近水樓臺先得月，公子僚和公孫慶忌在吳王餘昧病中，夜以繼日的等候在餘昧身邊，寸步不離。於是等到餘昧一死，公子僚、公孫慶忌兩父子便秘不發喪，將餘昧業已亡故的消息緊緊瞞住。然後，分遣兩支重兵，

一支嚴密包圍公子光的府邸，使公子光無法邁出府邸大門一步。另一支重兵則分赴各處，架來滿朝公卿。就在吳王宮裏，偏殿之上，吳王餘昧的遺骸之旁，公子僚手下武士的刀尖劍尖脅迫之下，吳國滿朝公卿默然全無一言，任由公子僚篡奪了吳國王位。自此，公子僚便一躍而爲王僚了。

時在周景王十九年（公元前五二六年），也就是波斯滅亡埃及的第二年。吳王餘昧薨，他的兒子僚恃强篡位，號爲王僚。王僚即位以後，鑒於公子光在吳國向爲衆望之所歸，頗得民心，而且文才武略都在自己之上，更何況他原是吳國的正主子，隨時都有脫穎而出，奪回王位的可能，因此對他十分嫉恨，經常都有除掉這個嫡堂兄長之心。就位未久就用一條借刀殺人之計，撥一支老弱殘兵給公子光，派他去向西鄰强大的楚國挑釁，原以爲公子光此去必死於楚國人之手。沒有想到公子光善於用兵，足智多謀，長岸一戰，公子光迭施妙計，奮力衝刺，居然擊殺了楚國司馬公子魴，使他全軍盡墨，然後班師奏凱而還。楚國人畏懼吳軍，在州來（故城在今安徽鳳臺縣北）築了一座城池，專爲防禦吳軍之用。

公子光班師回朝，使王僚內心中大失所望，然而表面上還不得不論功行賞。從此以後，公子光益發成爲王僚的眼中釘心頭刺。王僚、慶忌兩父子時刻都想找個機會一舉除

去公子光。公子光在吳國的處境越來越危險了。却是吉人天相，便在公子光危機四伏之際，偏從楚國來了一位命世豪傑一代英雄伍子胥。伍子胥一到吳國，便使一部吳國歷史爲之全部改寫。

伍子胥名員字子胥，監利人，當年監利是在楚國國境之內。他的父親伍奢在楚國擔任世子太師連尹。長兄伍尚爲棠君。舊小說上形容這伍子胥：『生得身長一丈，腰大十圍，眉廣一尺，目光如電，有扛鼎拔山之勇，經文緯武之才。』——這位春秋吳國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的父親伍奢，原是楚平王駕前忠心耿耿、能言敢諫的一名近臣。却是跟他同朝當政的還有一名奸臣費無極巧言令色，因不時阿諛進讒而得寵，使楚平王對他言聽計從，從而忠臣伍奢就凉在一邊去了。反倒是楚太子建對他相當的禮重。太子建聰明正直，對費無極一向鄙視。自難免使費無極對太子建心生疑懼，惟恐楚平王一旦身死，太子建即位，會對他大大的不利。因此他常年累月，處心積慮，一心想離間楚平王和太子建之間的父子之情，進而把太子建除去。年長月久，終於給他想出一條毒計，居然釀成春秋史上的一大醜聞。甚至於連楚、吳、越南方三國之間的關係，都因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表面上，費無極彷彿是在爲太子建着想，故作友好姿態，主動去向楚平王建議：

『太子業已長大成人，就該給他成婚。微臣意下，太子最好是向秦國求偶，因爲秦國富强，跟我楚國向來和睦，兩强通婚可使我楚國勢力益張！』

楚平王一聽費無極這話不差，頓時就派費無極前往秦國報聘，專程代太子建求偶。時直秦哀公當國，他召集羣臣舉行廷議，君臣商議可否應允楚國的要求。秦國羣臣一致以爲：從前秦晉兩國世爲婚姻，以至於天下人都把兩姓聯姻美其名爲秦晉之好。可是當時秦晉兩國已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不曾通婚了，而楚國的國勢正强，多一個楚國親家有如錦上添花，這又有何不可呢？秦哀公欣見衆議咸同，當殿便派遣一名大夫報聘楚國，答應把他的妹妹孟嬴，許配給楚國的太子建。這時候，奸臣費無極的鬼蜮之計，便告完成了一半。

秦國使臣和費無極一到楚國郢都，議定婚事。楚平王立刻命費無極賫送大批金珠彩幣聘禮，代表太子建赴秦國迎娶。秦哀公眼見聘禮隆重，私衷大悅。他也備下粧奩一百大車，陪嫁的侍女好幾十名，由費無極護送一路南下楚國成親。

費無極的鬼蜮之計毒辣在什麼地方？那是他久已洞知楚平王好色，而楚太子建尚未成親的太子妃孟嬴，偏有絕世的姿容，稱得上是中土第一美女。從而他在護送孟嬴南下

成親的途中，就開始動腦筋，下工夫了。他仔細觀察秦哀公遣來陪嫁的那幾十名女侍，被他物色到一名儀態端莊、舉止嫻雅的齊女，私下問她的來歷，曉得了她是齊國人，自幼隨同父親到秦國作官，被選入宮中侍候孟嬴，她能把孟嬴的言行舉止學得惟妙惟肖。於是費無極就從這名齊女的身上着手，慫恿她說：

『我看妳大有貴人之相，將來必可成爲太子妃，進而正皇后之位。就不知道妳願否聽我的安排？』

由一名小小的太子妃侍女，能够一躍而爲太子正妃，楚國王后，齊女焉有不允之理？她當然是大喜過望，一再表示一切願依費無極的安排。費無極一條移花接木、借刀殺人的毒計，就此有了八九分的把握；緊接着而來的，便是楚平王、太子建父子間的莫大悲劇了！

費無極暗懷鬼胎，脫離送嫁隊伍，提前一天抵達楚都郢都，立即入宮覲見楚平王，告訴他說：新娘子已入楚境，離郢都只有六十里，也就是半天的行程了。楚平王閒閒的問他一句：

『你見過新娘子沒有？新娘子的相貌究竟如何？』

這一問，正中奸臣費無極的下懷，他故意誇大其詞的回奏：『微臣一生，所見的女

子太多了，但是微臣從來沒有見過像孟嬴這般的美女。不僅楚國後宮無人可比。就是自古以來口耳相傳的美人，如妲己、如驪姬，恐怕也不及孟嬴的萬一！』

一席話，果然說得楚平王色心頓起，垂涎不已，一顆心直在怦怦的跳個不停。

楚平王被費無極說得慾火上騰，一張臉脹得通紅。隔了好大半晌，他才勉強壓抑了一下內心中的心猿意馬，一聲浩歎的說：

『寡人枉自稱王，君臨全楚，偏就不能擁有如此絕色，看來寡人是要虛度一生了！』

至此，費無極的毒計已臻成熟階段。他請楚平王屏退左右，公然附耳密奏：

『大王既羡孟嬴之美，何不自己娶來享用呢？』

楚平王聽後，心中又是怦然一動。他躊躇片刻，方始靦顏答道：

『孟嬴都已經聘爲寡人的兒媳婦了，如今又由寡人自娶，祇怕有乖倫常啊！』

這話已經說得很活動了。費無極本是奸佞之徒，他立刻把握時機，讓楚平王痛下決心，他說：

『這一點，沒有關係。孟嬴雖然是太子所聘，可是她此刻尚未進入東宮，大王祇消一聲令下，把她迎入宮中，普天之下，誰敢講話？』

楚平王畢竟還有點顧慮——惟恐太子建提出抗議，他遲疑不決的說：

『羣臣之口可箝，就怕太子那邊……』

費無極深知機不可失，他不等楚平王把話說完，搶先奏道：

『微臣曾經細看那些陪嫁的女孩子，其中有一名齊女，才貌不凡，頗能冒充得了孟嬴。微臣敢請先將孟嬴送到大王宮中，再將齊女混充孟嬴，送入東宮，由微臣囑咐她切勿洩漏機密。宮中與東宮一致兩頭隱瞞，神不知鬼不覺的，大王豈不就可以永遠享有孟嬴了嗎？』

楚平王色令智昏，直樂得手舞足蹈。他當下叮嚀費無極謹愼從事，務必要把這個掉包之計做得天衣無縫。費無極奸計告成，他興冲冲的再出京城去迎接孟嬴。從此，他替楚國種下了無窮後患，莫大禍根。

費無極往迎孟嬴，他特意編了個謊。騙那秦哀公之妹，絕代佳人孟嬴：

『楚國婚禮和別國不同，新娘子要先進宮去謁見翁姑，然後再到東宮成親。』

孟嬴是一介弱女，自小僞處深宮，她怎能識破費無極的陰謀詭計，唯有一切都聽他的。如此這般，楚太子妃孟嬴，以及陪嫁的幾十名侍女，就全都被費無極騙到楚平王的後宮裏去了。

費無極移花接木之計已遂，緊接着他又大費手脚，來上一次大規模的偷天換日！

費無極請准楚平王，在後宮之中另行挑選幾十名宮女，人數和秦國遣來陪嫁的侍女相等。他鄭重告誡，要這幾十名宮女冒充孟嬴陪嫁的侍女，若有洩漏，立刻處死。再把他所選的齊女換上了孟嬴的打扮，就此以孟嬴之名送去東宮，跟太子建成親。如此這般，在東宮，是齊女喜從天降，飛上枝頭做鳳凰；在楚平王的後宮裏，却是楚平王慾念獲償，笑擁孟嬴，一樹梨花壓海棠。老子給兒子娶媳婦，居然娶到了自己的床上，簡直是荒天下之大唐。楚平王貪淫好色，罔顧倫常，給他的王族造成一連串的慘劇。物產豐隆、國勢日强的楚國，自此江河日下，步入多事之秋了。

最可憐的是孟嬴，這位絕代佳人，正以爲自己嫁了才貌雙全、前程無量的少年兒郎，那裏想到臨到她的洞房花燭之夜，混充新郎擁她求歡，竟會是一個鬚髮蒼蒼，貪得無饜，原來是她公公的楚平王。

楚平王强佔孟嬴以後，孟嬴當然心知有異。但是她深囚楚王宮，擧目無親，始終沒敢追問究竟。祇是她常日的怔怔忡忡，不時的長吁短嘆，楚平王用盡千方百計，也不能博她一笑。實在憋不住了，曾有一天，楚平王便直截了當的問他那新寵孟嬴道：

『愛卿啊，自妳入宮以來，寡人見妳總是愁眉苦臉，唉聲嘆氣，這究竟是爲什麼緣故呢？』

孟嬴不能不答，但她却答得非常之委婉巧妙，她情見乎詞的說道：

『臣妾承兄長之命，嫁到君王之家，總以爲秦楚俱强，臣妾的夫君必定青春年少。當我進入後宮，眼見大王春秋鼎盛，年事已高。臣妾不敢嫌怨大王，只恨自己生不及時，未能早幾十年出世，和大王年貌相等相當！』

楚平王聽了，自有無限愧疚，他唯有扮出苦笑，竭力的安慰孟嬴道：

『你我成婚不是今世之事，而是宿世的姻緣。愛卿嫁給寡人雖嫌稍晚，可是，妳畢竟也早了些年身爲王后呀。』

楚平王心有內疚，作賊心虛。他惟恐太子建曉得了他不顧倫常，霸佔子媳；下一道命令不許太子建入宮，使太子建和孟嬴永遠不能相見。他迷戀孟嬴的美色，和他的新歡日日夜夜在後宮遊樂飲宴，一連多時不理國政。然而，俗話說得好，紙包不住火，秘密終有外洩的一天。說不定這還是費無極陷害太子建的第二步陰謀詭計。郢都市上，居然揚揚沸沸的在盛傳，楚平王納媳爲妃。太子建娶的是假孟嬴。機密甫洩，費無極再度把握時機，這一回，他是存心要把太子建逐出郢都去了。

費無極利用楚平王的憂懼內慚、矛盾心理。他找了個好題目，入宮密奏楚平王道：

『晉國能久霸天下，是因爲晉國距離中原較近，我楚國遠在南方，因而久久不能建

立王霸之業。大王何不令太子建出而鎮守城父（今之河南寶豐縣東），有以交通北方。太子在北，大王在南，分別經營，楚國的王霸之業不難迅卽告成。』

將太子建逐出郢都的理由離題太遠，楚平王一時還會意不過來。費無極無可奈何，只好再附耳密奏，直話直說：

『大王娶孟嬴一事，道路已有傳言。使太子遠出城父，對大王來說應該是兩得其利！』

至此，楚平王始恍然大悟，他立卽下令，命太子建前往城父鎮守。再派將軍奮揚爲城父司馬，負責楚國北面軍事。——就在這個時候，伍子胥之父，楚平王的直臣伍奢業已偵知費無極的全盤陰謀，他毅然決定，揚言卽將諫阻平王指派太子遠出。消息傳到費無極耳裏，他先發制人，又假惺惺的建議楚平王命伍奢隨同太子前往城父，出任太子傅。伍子胥和他的哥哥伍尙，就此跟隨伍奢同往城父輔佐太子建去了。

太子建遠赴城父，乍離郢都，楚平王就讓孟嬴公開露面，封她爲夫人，並且將他的舊寵蔡姬遣回鄖國，公然表示他對孟嬴是寵諸專房。——於是，就在從郢都到城父的路上，太子建如夢方醒，始知他那國色天香，舉世無雙的妻子孟嬴，居然給他的生身父親鳩巢鵲佔了。

令太子建十分難堪的事，還不僅止於此，太子建出鎮城父未及一年，消息傳來，太子建聘定的妻子，如今已成他繼母的孟嬴，竟然給他父親生了個兒子。楚平王對他這個老來子珍愛有如至寶，因此給他取名爲珍，與此同時，楚平王爲了博得孟嬴的歡心，尤且鄭重承諾，將來必定立世子珍爲太子。他要讓孟嬴有朝一日能當上太上王后。

孟嬴夫人一舉得子，楚平王不惜以太子之位相許。凡此種種，都使費無極深切以爲他迫害太子建的又一時機業已來臨。於是他造謠生事，危言聳聽的奏報楚平王道：

『臣聽說太子和伍奢正在陰謀反叛，私下派人交結齊、晉二國，而且已經獲得齊、晉兩國的允可，太子一旦舉事，齊晉卽將出兵聲援。大王萬萬不可不預作準備。』

知子莫若父，楚平王的初步反應是淡淡然的，他說：

『我兒素來柔弱孝順，我想他不至於會有謀反之心。』

平王奪媳，始終都是他的最大心病，到這時候，費無極就又一次使出他的撒手鐧了。

費無極不惜一語中的，觸及楚平王的心病，他振振有詞的說：

『太子爲孟嬴夫人的事，對大王怨憾頗深。臣聽說他在城父，一直都在招兵買馬，整頓軍備，常說他要效法周穆王舉大事，回師郢都，登基爲王。然後安富尊榮，振興楚

國。大王要是不肯相信，不能防患於未然，微臣爲身家性命計，唯有從此請辭，逃到國外。免得太子回來，一家都遭誅戮！』

一提到孟嬴夫人的事，楚平王就不能不信了，恰巧這時孟嬴也在不時催促，要楚平王實踐諾言，改立世子珍爲太子。於是，費無極的奸謀終告達成，太子建和伍奢一家一般的噩運臨頭。楚平王當時就要下詔廢了太子建，却是費無極還有一石二鳥的奸謀，他趁此機會再向楚平王進讒，若有其事的說：

『太子手握重兵，遠在城父，如果大王降詔把他廢掉，那就等於激他生變。臣知伍奢是太子的謀主，大王不如先召回伍奢，然後派兵馬襲擊城父，楚國的無窮禍害，當可一擧解除！』

楚平王受了費無極的蠱惑，深然其說。他派人星夜馳赴城父，召回伍奢。當時伍奢還不知道都城裏出了什麼大事，他辭別兩個兒子，快馬加鞭趕回郢都，萬萬沒有想到，一入楚王宮大殿，見到了楚平王。楚平王劈頭就是一聲喝問：

『太子有意造反，你可知情？』

伍奢生性剛直耿介。當下就對楚平王直言相抗，不假辭色的回奏：

『大王强納兒媳，已經是太過分了，如今又聽信奸臣進讒，懷疑太子造反，請問大

王這樣做，於心何忍？』

幾句話頂撞得楚平王既慚且恨，當衆下不了臺，他只有喝令殿前武士，把伍奢打入天牢！接下來他又和費無極密謀。他要派人去把太子建殺了。奪媳殺子，楚平王在奸臣費無極蠱惑之下，著實是滅絕倫常，天人俱憤！

費無極認爲派人去殺太子建，太子建必定會抵死抗命，說不定反而誤事。因此他又獻上一條毒計，讓楚平王下密詔給城父司馬奮揚。叫奮揚就近擧兵，務必襲殺太子建。

奮揚是伍奢的好朋友，兩人同爲楚國的忠良之輩，他在奉到楚平王的密詔以後，貪夜前往求見太子建，直截了當的把那道密詔交給太子建過目。太子建當着奮揚面，把他父王的密詔展開一看，直驚得他心摧膽裂，汗下如雨。他看到那道密詔上簡單明瞭的寫着：

『殺太子，受上賞！縱太子，當死！』

楚太子建一陣驚恐過後，勉定心神。想起自己的父王如此絕情，却又忍不住滿腹悲酸，眼中掉下淚來。他嗚咽哽塞的向奮揚說：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如今建已有兩層必死之因，自當不勞將軍動手，容我自己砍下這顆頭顱，請將軍帶到郢都去報功領賞！』

說時，他一伸手就要拔出腰間佩劍，引劍自刎。虧得奮揚眼明手快，一把將太子建的寶劍奪下，他義正詞嚴的正告太子建說：

『大王聽信奸臣讒言，降詔命末將以下弒上。聽讒言，降妄詔，只這就是亂命。旣是亂命，末將斷然不能相從！更何況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太子建聽後，驚疑不定的問：

『那麼，將軍又打算怎麼辦呢？』

奮揚胸有成竹，侃侃然的答道：

『末將把這道密詔送請太子過目，正是要太子從速收拾行裝，逃到他國去暫避一時！』

『可是，』太子建淚如泉湧，幾乎語不成聲的說道：『我父王的密詔上，明明寫得有……縱太子當死的字樣！』

『末將的事不勞太子費心，』奮揚神色安詳，泰然自若的說：『太子一走，末將卽將逕返郢都請謁大王，說明末將爲什麼拒不受詔的緣故！』

『將軍啊！』太子建雙手掩面，失聲痛哭的說：『這……這就是將軍你在代我一死了！』

奮揚却毫不在意的答道：

『末將見了大王，自有說詞。倘若大王一定要處死末將，大丈夫當死便死，死而無憾！』

禁不住奮揚一再催促，太子建只好含悲忍淚，回到後殿，叫醒了他那曾經冒充孟嬴的太子妃齊女，還有齊女給他生的一個男孩世子勝。挈妻攜子，匆匆忙忙，栖栖皇皇連夜逃到宋國去了。

這一頭，城父司馬奮揚辭出太子府邸以後，他也日夜攢趕，四馬馳返郢都。一進城便命他的昔日部屬，把他加上鐐銬，押送到楚平王的座前。楚平王一見奮揚，劈頭就是一句喝問：

『太子呢？』

奮揚不驚不懼，昂然答奏：

『太子逃了！』

楚平王頓時勃然大怒，一拍御案問道：

『密詔出於寡人之手，入於你奮揚之目，你說，究竟是誰通風報信，讓太子逃走了的？』

奮揚昂首挺胸，抗聲作答：

『正是微臣！』

直把楚平王氣得渾身發抖。他霍的起立，伸手直指奮揚，厲聲喝問：

『奮揚，你膽敢私自縱太子，再自己加上鐐銬，來見寡人，難道你竟是個不怕死的人麼？』

奮揚一聲苦笑，雙手一拱，當着滿殿文武慷慨激昂的答奏：

『想當日，大王升任罪臣爲城父司馬。當殿再三叮嚀，要以敬事大王之心，敬事太子，罪臣恪遵大王面諭，片刻不敢忘懷！因此當罪臣接奉大王密詔，只有立即知會太子，請他從速逃離楚境。罪臣深知獲罪於大王，心想既已違抗大王詔旨於前，又復怕死不敢前來面君於後，那就是罪臣罪上加罪。一走了之，不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行徑，所以罪臣唯有自加鐐銬，前來領死！』

楚平王企圖屈殺太子，原已內愧於心。聽奮揚這麼理直氣壯的一說，不由得面露慚色，愧疚萌生，一腔怒氣，也就自然而然的迅告消滅。他的臉色漸現和霽，語氣也顯然和緩多了。他再向那毫不畏死的奮揚道：

『倘若此刻寡人便下令將你殺了，難道你一點也不後悔？』

奮揚輕緩搖頭，一聲長嘆的說：

『太子絲毫沒有謀叛之心，大王降詔殺他，釀成莫大冤獄，將來眞相大白，大王必定後悔。罪臣縱放太子，自請一死。既可以全活太子一家三口性命，又可以免除大王無窮的憾恨。罪臣大可以說是死得其所了！』

楚平王聽後，沉默半晌，奮揚的生死決於楚平王的一言。當時滿殿文武，都在屏息等待，許久許久，方見楚平王重又抬起頭來，神色恢復平靜，連連點頭似在嘉許的開了口，他說：

『奮揚雖然違抗王命，但他算得上是忠直可嘉。寡人這就赦免他的抗旨之罪，准他重回城父，仍任司馬！』

一語既出，滿朝文武俱爲忠臣奮揚慶幸，大大的鬆了一口氣。奮揚跪地磕頭謝恩，辭出大殿。當下便除去鐐銬，連夜趕回城父任所去了。奮揚私縱太子的一樁公案，就此了結。然而奸臣費無極，仍然不甘放棄一網打盡楚國忠良的大好良機。他等到楚平王退朝以後，立即入宮請謁，危言聳聽的面奏楚平王道：

『太子逃往宋國，必生無窮後患。當今之計，祗有先把他的羽翼，盡行翦除！』

楚平王當時就問費無極，太子建究竟還有那些羽翼？費無極便指明了說：

『罪臣伍奢，現在天牢。可是他有兩個兒子，伍尙、伍員，都是一代豪傑！』

伍尙和伍子胥的英名，早已傳誦遐邇，楚平王焉有不知之理？他也心知伍尙、伍子胥在聽說老父被囚，太子建蒙冤受謗出奔宋國以後，極可能逃到宋國去投奔太子建。而太子建一旦獲得伍尙、伍子胥這兩條鐵臂，那就無異如虎添翼，聲勢大振。萬一太子建因激生變，再加上伍尙、伍子胥慫恿他起兵淸君側，除奸佞，打回郢都來營救他們的父親伍奢。那麼，楚國卽將父子骨肉相殘，兵連禍結。以伍尙、伍子胥的用兵如神，英勇無敵，自己還未必能夠穩操勝算。此所以，楚平王一聽費無極提起伍尙、子胥兄弟二人，當下難免心中十分著急，他忙不迭的問道：

『費卿，你看寡人是否這就下一道旨意，命城父司馬奮揚，把那伍尙、伍子胥兩兄弟逮來郢都問斬？』

『不行不行，』費無極雙手直搖的道：『奮揚和伍氏兄弟本是一丘之貉，都算得上是太子建的黨羽。大王降詔逮捕伍氏兄弟，奮揚多半會再來一次私自縱放，何況，卽使奮揚公而忘私，恪遵旨意，伍氏兄弟必將作困獸之鬥，論武功，奮揚也不是伍氏兄弟的對手！』

說得楚平王更焦急了，他接口就問費無極：

『費卿，你是否有什麼捉拿伍氏兄弟妙計？』

『臣爲大王畫策。』費無極又故作恭謹的說：『除那伍氏兄弟兩大後患，不在捉拿，而在誘致！』

『你說，怎樣誘致？』

費無極便又附耳獻計，直說得楚平王臉上漸漸湧現喜色，還在一個勁兒的連連點頭說好計！好計！當下，立刻命兩名內侍，到天牢去降旨，火速提取罪官伍奢一名前來陛見。等伍奢被押解到偏殿，楚平王便依計行事，換了一副慈祥和悅的臉色，先命內侍給伍奢解綁，尙且賜他坐下，再問他道：『伍奢，你知不知道寡人今天赦免了城父司馬奮揚的死罪？』

雖說是在偏殿，君臣之禮不容輕忽。伍奢朝上拜了一拜，方始答奏：

『臣在獄中，略有所聞。』

楚平王故意一正臉色，示之以威儀。向伍奢依樣畫葫蘆的道出了費無極爲他所編的謊：

『伍奢，你敎太子謀反，寡人本當將你處死，明正典刑，可是寡人念在你祖、你父和你，三代在朝廷任官，祖孫三代，不無功勞，不忍加你死罪。寡人既然可以赦奮揚，

自然也能赦免你。如今，祇要你親筆寫一封信，叫你兩個兒子伍尙和伍子胥立刻到郢都來，爲朝廷効力。寡人便網開一面，將你罪減一等，罷官歸田；讓你同家去耕種爲生！』

可是那伍奢祖孫三代爲官，伴駕三十餘年。他早已將楚平王和費無極的心事，摸得一淸二楚。他明明知道這是楚平王、費無極忌憚伍尙、伍子胥的英名蓋世，想叫他寫一封家書，把兩個英雄豪傑兒子騙回郢都來一起殺掉；祇是，伍奢世代忠良，他一腦門子都是君命不可違的愚忠思想。此所以，他當下便直言往愬，不惜當面拆穿費無極的陰謀詭計，眞誠坦白的回奏：『知子莫若父！臣膝下兩兒，長子尙溫恭仁信，他接到臣的手書，一定會來郢都與臣同死。只不過，臣的次子伍子胥，少年習文，年長習武，文才足以安邦，武略尤可定國。他能蒙垢圖雪，忍辱負重，將來必成大事，依臣所見，他是絕對不會來的！』

是忠藎之言，也是嚴正忠告。伍奢把話攤開明講，他和伍尙可以効愚忠愚孝認命，伍子胥不但不會上當，而且有朝一日他終將報這父兄無辜被殺之仇。忠臣伍奢事事爲楚平王設想，所見也遠，所料亦必中。祇可惜楚平王一心只想把伍氏父子一網打盡，免得遺留後患，他根本沒把伍奢的話聽在耳裏，當時祇在一味催促的說：『你只要依從寡人

的吩咐，寫封家書叫你兩個兒子來就是了。他們來與不來，不干你事！』

伍奢無奈，只好一聲浩歎，提筆作書。他完全照楚平王的意思，寫了封情詞懇切的家書給伍尙和伍子胥，叫他們星夜趕來郢都，由楚平王分授他們官職。信一寫好，楚平王臉色一變，立即喝令將伍奢還押。

當時，伍尙和伍子胥兩兄弟在城父城裏，早已驚悉老父在郢都無辜下獄，命在旦夕，而奮揚在從郢都回到城父以後，也把他私縱太子，以及楚平王當殿赦免他死罪的經過，向伍尙兄弟說了一個梗概。伍尙、子胥，連日正在計議，究竟應該如何營救父親逃離郢都，然後一道前往宋國，仍爲太子建的臂助。那日，忽報楚平王遣使者鄢將師賫詔到府，伍尙聞報，立即整裝出迎，他眼見鄢將師乘駟馬高車，雙手捧着封函印綬，一眼看見伍尙，頓時就笑逐顏開，連聲的說：

『恭喜恭喜！』

伍尙盡禮，雙手扶他下車。一面一聲苦笑的答道：

『家父還在天牢，罪臣之門，那會有什麼喜事？』

『不不不不，』那鄢將師把串演的一齣戲文，演得好不逼眞，他正色的告訴伍尙說：『大王誤聽人言，將尊公下獄。如今已有滿朝文武作保，都說尊府三代忠臣，立功

無算，大王聽了，頗感愧怍，已經將尊公從獄中釋出，拜爲相國。連閣下和令弟子胥，也都封侯了呢！』

聽得伍尚將信將疑，他忙不迭的問聲：

『大夫可否見示，在下和舍弟都蒙大王封了什麼爵位？』

鄢將師雙手一拱，煞有介事的答道：

『大王封閣下爲鴻都侯，令弟子胥則封蓋侯。還有，尊公在郢都一度繫獄，時切思念兩位君侯，特地命在下帶來一封家書，專程前來城父迎接二位。尊公囑咐，請二位君侯接到家書立卽啓程，早日謁見大王謝恩，父子也好早早相見！』

伍尚聽那鄢將師說得有憑有據，不禁信以爲眞，大喜過望。他將鄢將師迎到大廳，拜領了楚平王頒賜的假印綬，和他父親伍奢的家書。那鄢將師說是他就在廳上等候，讓伍尚去知會伍子胥，兩兄弟收拾行裝，跟他一道前往郢都見駕。

喜從天降，笑逐顏開。伍尚興沖沖的奔到後院，找到了正將一柄寶劍舞得花團錦簇，滴水不入的二弟伍子胥，歡聲嚷嚷的道：

『二弟，有天大的喜訊來了！』

子胥聞言，頓時將寶劍一收，納劍回鞘，方抬頭，伍尚已經臨到他的跟前；歡天喜

地，急急忙忙，把鄢將師方才所報的喜訊重複一遍。

詎料，伍子胥聽了以後居然不言不笑，不聲不響。他手按劍柄，雙眉緊鎖，像是在深思長考。等他踱過幾步，重新站定，方始毅然決然，斬釘截鐵的說：

『封侯之事，斷無可能。』

伍尚聽了不禁一愣，他脫口而出的問：

『二弟，你何以見得？』

『大哥，』子胥兩指一疊，指指點點，爲他兄長伍尚剖析如流的說：『如果說羣臣爲父親求情，大王一無佐證，二無供詞，眼見衆議咸同，迫不得已的釋放父親出獄，於情於理，倒還有此可能。至於說要封你我二人爲侯，試想你我並未立功，焉有封侯之理。這一定是大王誘使我們同去郢都，父子三人必定畢命……』

當時伍尚還在大大的不以爲然，他拿伍奢的親筆家書給伍子胥看，振振有詞的說：

『這明明是父親的親筆書信，難不成父親也會寫信誆騙我們去郢都送死！』

伍子胥正容斂色，必恭必敬的將伍奢的家書看了一遍。然後，雙手遞回伍尚手上。

伍尚心急，不等他開口便是一聲追問：

『怎麼樣，父親的親筆總該不是假的吧？』

『父親手書誠然不假，』伍子胥頷首示可的說：『祇不過，父親徒知忠於楚國，忠於大王。他所想的是他一旦寃死以後，你我必會報仇。此所以他要寫信召你我二人一道去郢都就誅，以絕楚國和大王的後患！』

『二弟，這祇不過是你的猜測之詞，』伍尙還在一心一意的勸伍子胥：『可是你有否想過，萬一父親信上所說都是眞的，你我不忠不孝之罪，那便百口莫辯，萬難獲解了！』

伍子胥一聲冷笑的答道：

『當今奸臣當道，大王深受蠱惑，他連自己的嫡子都容不下，迫得太子遠走宋國。大哥，你能相信他會赦免父親，使我二人無功受祿，驟然封侯嗎？』

伍尙聽後一聲長嘆的道：

『二弟，你明知我並不貪圖封侯。我只不過是思念父親，亟於一見而已！』

伍子胥見他哥哥執意自投羅網，心中一急，便想用醍醐灌頂之勢，使他的兄長猛然省悟。他不惜施以當頭棒喝的說：

『大哥，你這不是思念父親，而是在加速父親之死！』

果然，伍尙立刻急急的問：

『二弟，你這話怎說？』

伍子胥條分縷析的答道：

『有我兄弟二人在外，大王和奸臣有所畏懼，一時還不敢加害父親。倘若你我貿貿然的前去自投羅網，我敢於說，你我抵達郢都之日，就是我們父子三人畢命之時！』

叵耐伍尙還在執迷不悟，他又慨然的說：

『父子之愛，出自肺腑，我只要能見父親一面，死也甘心！』

伍子胥眼見任怎麼說也勸不醒伍尙的愚忠愚孝，他只好仰天長嘆的道：

『你我同去郢都，跟父親一道受誅，這樣做於事何補？大哥，你一定要去，兄弟只有和你分道揚鑣，各奔前程了！』

生離死別，兄弟情長，伍尙忍不住淚下沾襟，他拉起子胥的手，嗚咽哽塞的問：

『二弟，你……想到那兒去？』

子胥却不哭，不泣，更不流淚。他仰臉朝天，一聲長嘯的答道：

『誰能滅楚，我就投誰！』

永訣在卽，伍尙有如萬箭穿心，他痛哭流涕，語音哽咽的在跟子胥告別：

『論智、論力，我遠不如你！所以我該回到郢都，你得遠走他國，我以殉父盡孝

道，你以復仇盡孝心，從此以後，你我各行其志！永別了！二弟！』

手足情深，一旦永訣，伍子胥熱淚盈眶，目送他的胞兄伍尚漸行漸遠，步出後院，他只有將滿腹悲酸，一腔孤憤，化爲無限膂力，將手中的一柄寶劍，舞得有如狂風驟雨，雷霆霹靂。一陣寶劍舞完，他已是臉上汗與淚俱，滿面淋漓，分不出何者是汗，何者是淚了。

正感憾欷歔，心如刀割。有人遞過來一條潔白的布巾，伍子胥接過布巾抹了把臉，扭頭看時，原來是他的新婚夫人賈氏，帶着一名侍女，不知何時站在一旁默默的看他舞劍。伍子胥眼看賈氏夫人花容慘淡，羊脂玉般的兩頰猶有淚痕。馬上就强扮出一臉笑容，柔聲的向賈氏夫人道：

『夫人已經聽到大哥和我所說的話了？』

賈氏夫人連忙揩去淚痕，也在强顏歡笑的回答伍子胥的那一問：

『妾已經送走了大伯和嫂嫂，這才趕到後院來知會相公的。』

聽說伍尚夫妻業已啓程，伍子胥心中又是一陣慘然。祇是英雄有淚不輕彈，他在新婚妻子面前還得强忍悲楚，自我解嘲的笑了笑道：

『舞一陣劍，居然舞了如此之久！』

賈氏夫人接下來便斂容正色，向伍子胥細說伍尚夫妻離家遠赴郢都的經過。她說伍尚和伍子胥告別以後，回到廳上，他告訴坐候已久的鄢將師道：『舍弟伍子胥不願封侯，在下實在無法勉强。』鄢將師一聽，臉上立現難色。他口口聲聲的說，子胥不去郢都，他將無法向楚平王覆命。鄢將師和伍尚反覆辯論很久，辯得伍尚不耐煩了，率然的說了一句：『舍弟就在寒舍後院舞劍，大夫一定要他同去郢都，何不自家去說！』當下，躲在壁後偷覷的賈氏夫人，眼見鄢將師著實躊躇了一陣，方道是：『令弟性情剛烈，下官又有王命在身，祇怕兩下鬧僵，反倒不好。』於是他就頻頻催促伍尚，命他夫妻二人草草收拾行裝，隨他立即動身。賈氏夫人又說：她還相幫着長兄長嫂，理出一箱常用衣物，再代表子胥，將他兄嫂送到府邸大門口，這才折身回到後院的。

一直聽到這裏，伍子胥方始插嘴問道：

『嫂嫂是否自己願意和大哥同去？』

賈氏夫人忍不住心中淒苦，淚如泉湧的答道：

『當時，嫂嫂祇說了一句：「夫婿殉父，賤妾殉夫，郢都之行，如此而已。」』

話沒說完，賈氏夫人先已泣不成聲。伍子胥一時難免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一腔淒酸淚直往上湧，情不自禁的跟賈氏夫人哭成一團。

當夜，太子太師第伍府燭光暗淡，一片愁慘。滿目都是大禍臨頭，樹倒猢猻散的淒涼景象。府邸上下將近一百名家丁家將，男僕女傭，辭的辭，逃的逃，幾乎走了個一乾二淨。賈氏夫人換了白衣白裳，素服荆釵，她親自下廚，煮一鍋飯，燒了幾樣伍子胥平時愛吃的菜餚，搬幾罎酒，和伍子胥遙遙相對，坐在空空蕩蕩，僅有一支燭光，宛如荒郊野外的偌大廳堂上。夫妻對酌，喝着悶酒。這就是子胥夫婦當日唯一的一餐。

伍子胥一向豪於飲，如今是酒入愁腸，一想起父兄嫂嫂，就有如萬箭鑽心。他連連舉觴，大口大口的直往肚皮裏灌。賈氏夫人十分擔心的坐在他的對面看，幾次三番想請他少喝一些，只是話到嘴邊，又强嚥了回去。

直到第一罎酒快喝光了，伍子胥方才暫且停觴，右手按在几上，漾一抹笑意來問：

『夫人一連幾次，方開口偏又縮回。是否在想問我，如今將作什麼打算？』

賈氏夫人不便明說，她原是想勸他節飲，祇好順水推舟，低柔的答了一聲：

『是。』

『今日之事很簡單！』伍子胥仰起臉來，避過賈氏夫人的渴切注視，他聲調鏗鏘，餘音繞樑的在那兒自問自答：『套用一下嫂嫂的口脗，無非父盡忠，兄盡孝，嫂嫂盡節，我伍子胥呢？』說時，伍子胥虎的起立，悲憤交集的再說：『人家是國破家亡，

偏我伍子胥是家亡國破！』

賈氏夫人聽了便是一愣，平時只聽人說國破家亡，幾曾聽過有家亡國破這句話來。那一頭，伍子胥字字著力的說出了心中誓願，好大半晌都沒聽到賈氏夫人開口接話，他帶點納悶的低頭一望；——賈氏夫人滿臉都是迷離怔忡的神情。伍子胥不由得一聲苦笑，再耐心的解釋給她聽，他不厭其詳的說：

『大哥一心要盡愚孝，中了昏君奸臣的誘敵之計。他一到郢都，父親和他必定凶多吉少，父兄遇害，你我嫂嫂勢必殉節，夫人，妳說這是不是我家家破人亡？』

『是。』

『我家家破人亡，是謂家亡。』伍子胥肝腸寸磔，熱淚長流的往下說道：『我家家亡，我誓必要復父兄寃死之仇，懲治昏君荒淫無道，奸臣陰謀禍國。到那時候，我唯有出奔他國，以我的文通武達，我敢相信，我入吳卽可强吳，入晉亦能强晉。我要以我使他國富兵强的功勛，換取他國為我出兵，滅了楚國，殺了昏君奸臣，報我那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一席話，說得慷慨激昂，義形於色，連賈氏夫人都為之盪氣迴腸，血脈僨張。她一張粉臉脹得紅撲撲的，她也站了起來，滿懷興奮的問道：

『那麼，相公究竟是要入吳？還是入晉？』

伍子胥讓自己的情緒平復了些，方始重新坐地，再飲杯酒。語言漸趨和緩的告訴賈氏夫人說：『此刻，我還有一點指望，一層顧慮。所以一時之間，還不能走！』

賈氏夫人頓時就急切的問：

『敢問相公，指望的是那一點，顧慮的又是那一層？』

伍子胥手執巨觴，停觴不飲。兩眼眺望遠處，閃現一絲希望的光芒。他慢條斯理的答道：

『也許——這次我拒不入都，昏君奸臣曉得我在城父，心中難免還有一層忌憚，一時還不敢對我父、我兄下手！』

賈氏夫人誠心誠意的說：

『那就是天地神明庇佑了！』

『至於我那一層顧忌，』伍子胥終於石破天驚的，把他心裏要說的話說出來了：『那就是夫人妳！』

『我？』賈氏夫人果然驚了一驚，脫口而出的說了一個『我』字，又忙不迭的改口問道：『妾身嫁夫從夫，相公到天涯，妾也到天涯，相公奔海角，妾也奔海角，相公又

何必顧慮妾身呢？』

『不然。』伍子胥大出賈氏意外的搖搖頭，他又面現苦笑的說：『我曾說過，我將家亡而後國破！不論入吳入晉，昏君和奸臣斷然不會輕易放過我。我一出走，昏君奸臣必定派遣人馬追殺。夫人，我的盤算是一路血戰，殺出重圍，到那時候，我又怎能……』

『顧得了妾身我呢？』伍子胥方才頓住，絕頂聰明的賈夫人接口便說：『相公，妾身勸你大可不必擔這層心。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事到臨頭，妾身早已想好了自處之道！』

伍子胥聽時，憂喜參半，祇是想來想去，始終不能使自己心中略寬，因此他再試探的問一句：

『夫人是否想回母家避難？』

賈氏夫人滿腹酸楚，淒然的搖頭道：

『妾身母家也在楚國境內。既然相公要出奔他國，借兵滅楚，只怕妾身母家同樣難保！』

伍子胥搜盡枯腸，也找不出一句足以安慰他新婚夫人的話。一廳寂然，燭光閃閃。

罎裏酒空，盤中茶盡。伍子胥夫婦再也不曾想到，這就是他們夫妻倆的最後一敍。

郢都方面，竟然悉如伍子胥所料，鄢將師伴着伍尚一到，還沒見着楚平王的面，馬上就被降詔打下天牢，伍奢、伍尚父子二人獄中相見，抱頭痛哭，直哭得聲嘶力竭，淚如雨下。哭後，伍奢方始不盡感嘆的說：

『我就曉得子胥必不會來！』

聽得伍尚既慚且愧，直到這時候，他才知道畢竟乃弟子胥機智深沉，料事如神，祇是既已身在囹圄，命存須臾，卽使悔悟，也是悔之晚矣。

當夜，奸臣費無極又鬼鬼祟祟的入宮請見楚平王，和平王、孟嬴夫人秘密籌商。孟嬴一心只爲自己未來的地位，跟她所生的世子珍着想。她認爲太子建既已逃到宋國，平王就該當衆下詔廢立，改立世子珍爲太子，正式册封她爲楚國王后。楚平王則仍以太子建在宋爲慮，他覺得應該致書宋國君主宋元公，請他把太子建押回郢都，再以叛國脫逃之罪將太子建處死，然後才談得上世子珍繼位和孟嬴夫人封后。老夫少妻，意見分歧，居然也會爭執不下，久久不決。反倒急壞了個心懷鬼蜮，別有主張的費無極，他高聲的向上奏道：

『大王！夫人！此刻當務之急，斷然不在太子建，更別說什麼册封、改立之類理所當然的事了！』

楚平王和孟嬴聽了便是一愣，平王忙問：

『費無極，你說當今至急之事，究竟是什麼？』

費無極立卽答奏：

『伍氏父子！』

『伍氏父子不是全都下獄了嗎？』楚平王頗感意外的說：『明天早朝，寡人便降一道旨意，將伍氏父子立卽斬首就是了。』

『大王，』費無極上前一步，愁眉苦臉的奏道：『難道大王不曾聽說，那伍子胥拒不奉詔，還在城父！』

『那伍子胥還在城父又怎麼樣？』

『伍子胥還在城父，』費無極特地提高聲浪，鄭重其事的說：『他若出奔，就可以使鄰國國富兵强，成爲我楚國的大患。他若擧事，更能够號召三楚子弟，佔山爲王，以報父兄之仇爲名，使大王和夫人寢食難安！』

楚平王驚了驚，急急的問：

『那伍子胥眞有這麼厲害！』

『臣啓大王，』費無極更進一步的向平王進讒：『臣所擔心的還是那伍子胥會往投宋國，跟太子建合而爲一，再掉過頭來以下叛上，興兵攻打楚國。到那時候，臣敢說楚國的謀臣武將，沒有一個能與伍子胥匹敵！』

楚平王越來越心慌了，便一疊連聲的問費無極，究竟該如何對付伍子胥，費無極乘機獻上了一條毒計，他說：

『臣請大王暫且勿殺伍奢、伍尚。伍奢伍尚不死，伍子胥他要等消息，就絕不會離開城父。先把伍子胥困在城父城裏，大王不妨再遣一名猛將，率一批精兵，星夜趕到城父去，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一湧而上，使伍子胥措手不及，準可以把他擒回郢都，然後父子三人一併問斬！』

『妙計！妙計！』楚平王喜得鼓起掌來。他當下便派一名大夫武城黑，帶領兩百名身强力壯、精通武藝的軍士，連夜馳赴城父。勒令他務必要把伍子胥手到擒來，押回郢都處死。

那武城黑是楚平王麾下的第一員驍將，身高一丈開外（春秋時代，一丈相當於現在的六尺四寸），比伍子胥要高出半個頭。而且他虎背熊腰，力大無窮，馬上馬下的功夫

都十分了得。當年吳國的公子光奉詔伐楚，楚國主帥公子魴兵敗身死，楚兵一潰而散。就只有武城黑的那一彪人馬，由他領先死戰，連斬吳將十餘員，方才衝出重圍，全師而還。——楚平王派遣武城黑前往城父捉拿伍子胥，費無極想想還不放心，他在武城黑臨出發的時候，附耳再三叮嚀：

『將軍倘若不能生擒伍子胥，那就不妨乾脆把他殺了。大王這邊，下官自會替你照樣請功！』

武城黑連聲應諾，帶着他那二百名精挑細選的驍勇軍士去了！

武城黑的那一彪軍一路騎馬乘車，風馳電掣般直奔城父。離城將近二十里，當地有一座北郢小鎭，鎭上駐有城父司馬奮揚的一支兵，統將名叫獨夫義。武城黑的人馬馳抵北郢時已近正午，武城黑下令就地用餐，他的用意是讓他手下人馬歇一口氣，吃飽肚皮。然後再一鼓作氣衝進城父生擒活捉伍子胥。然而，他偏性急，派人去找來北郢守將獨夫義，開口便問：

『伍子胥是否還在城父？』

獨夫義一聽便知，京城來的這支人馬目標厥在伍子胥。他隨口答應了聲：『是。』等到武城黑轉身自去吃飯，他便快馬加鞭，直奔城父城裏的太子太師第。可憐伍府遭

難，奴僕逃避一空，還是伍子胥自己聞聲出來開門。那獨夫義一見伍子胥便急急的說：

『獨夫義久慕尊府一門忠義，閣下是命世的豪傑，不能不冒死前來相告。郢都方面，派來武城黑將軍，還有兩三百名軍士，馬上就要來擒拿閣下了！』

伍子胥一聽武城黑帶兵前來捉拿，他還以爲昏君、奸臣先已殺了他的父兄。頓時熱淚泉湧，搥胸大哭，口口聲聲的在悲號：

『哀哉我父，慟哉我兄，你們果然不能倖免！』

獨夫義眼見伍子胥只顧放聲大哭，一時情急，上前一步，伸手猛扯伍子胥的衣袖，高聲的說：

『閣下！大兵將到，閣下還是逃命要緊！』

伍子胥唯有勉抑哀慟，暫止悲聲，他向仗義前來通風報信的獨夫義雙手一拱，道過了謝，眼看那獨夫義一甩馬繮一扭腰，胯下馬豁喇喇的仍循原路去了。他這才揩去眼淚，轉身直奔內室。一推房門，他的新婚妻子賈氏夫人滿面驚惶的從几畔起立。追兵已近，迫不及待，他唯有單刀直入的告訴她說：

『夫人，郢都派來的人馬將到，拙夫非逃不可，祇是夫人妳……』

臨到了大火燃眉的緊張時刻，賈氏夫人勢必當機立斷，她鼓起生平從所未有的莫大

勇氣，霍的起立，疾顏厲色的跟伍子胥說：

『男子漢大丈夫，身上背着父兄被殺的血海深仇，有如摘心挖肝，那還有工夫爲婦人女子着想？相公，你是英雄豪傑，就該掉頭而走！』

說時，把她早已爲伍子胥準備好的一個小小行囊，使勁的拋出房門之外。伍子胥連忙去撿，正當他揹上行囊，躊躇半晌，想出了幾句安慰賈氏夫人的話，方待再進內室去向賈氏夫人言明時，一抬頭，赫然驚見，睿智節烈的賈氏夫人，早已懸樑自盡了。

伍子胥一邊痛哭，一邊解下賈氏的屍身，雙手抱到後院。揮淚如雨，掘了一個坑穴，將賈氏夫人草草掩埋。方在穴前灑淚，耳鼓裏驟然傳來蹄聲雜沓，人語喧嘩的陣陣聲浪。追兵已到，間不容髮，伍子胥祇好喃喃的祝告了一聲：

『夫人，但願來世重相見！』

他一個轉身，解下了早已準備好的一匹駿馬。背上鐵弓，佩好寶劍，箭囊裏滿貯利箭。伍子胥驟馬奔馳，一踢馬腹，胯下駿馬發出一陣長嘶，四蹄騰空，如勁矢般跳過了宅後牆垣。

伍子胥策馬急逃，武城黑帶領他的兩百名健卒早已衝進太子太師第，由武城黑親自指揮，在各進房屋嚴密的搜查了一遍，——那兒還有伍子胥夫婦二人的蹤跡。祇是武城

黑王命在身，不敢怠慢，他把兩百名軍士集合了起來立即下令：

『伍子胥唯有往東而逃的這一條路！我們這就向東去追！』

伍子胥胯下一匹駿馬，端的有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能耐。他騎了這匹駿馬一路往東飛奔，祇是沿途催趕過急，他的身軀又重；況且太子太師第傭僕星散，乏人飼餵，那匹駿馬已經三天未曾進食，驟然長途馳騁，自難免腹饑困頓。然而伍子胥却追兵在後，急如星火，他不斷的在揮鞭猛笞，蹴踢不已。這便應了『欲速則不達』那句老話，駿馬反倒越跑越慢了。

父兄蒙寃，髮妻自縊。眼看一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尤其伍子胥新婚，伉儷情深，在楚國境內，人人稱羨的一座太子太師第；直落得家破人亡，一門慘死。祇剩下一個前無出路，後有追兵的伍子胥，騎疲馬，急逃生，追兵一到，尚且不知如何應付。當時伍子胥，眞是肝腸寸磔，心摧膽裂，迎着怒號狂風，一遍遍的淚下沾襟，心如刀割，寒風撲面，肌膚幾裂。那兩股熱淚，始終都在一個勁兒的流個不停。

滿腹悲酸，兩行熱淚，伴着伍子胥，一口氣奔馳了兩三百里。時近黃昏，落日殷紅，將寸草不生，一望無涯的一片荒郊，映出一片血色。彷彿血染大地，方圓十里；夾雜着暮色蒼蒼，冉冉自地面升起。襯托得當時景氛，分外的悽厲可怖。伍子胥一面流淚

一面在想，這是否我伍子胥的末日到了，楚國太子太師第，從此絕後!?

驀地，身後，遠自天邊，傳來了隆隆車聲。伍子胥不由驚了一驚，就在馬背上扭頭一望。他視力極好，能把五里開外的事與物，看得一淸二楚。這時候，他便一眼瞧見，那武城黑不知何時竟在城父城裏換上了車乘，每一輛兵車一概繫上了四匹高頭大馬。此刻將近有一百乘兵車風馳電掣般在追趕上來。

一陣急怒攻心，伍子胥反而勒馬停步，縱身落地。他悲憤交集的在自言自語——

『楚王啊楚王，你爲我伍子胥一人大動干戈，不惜驅使百輛兵車前來拿我，我伍子胥今日唯有死戰而已！』

說時，摘下鐵弓搭上利箭，昂然屹立於曠野之中，屏息等待那百輛兵車越來越近。近得伍子胥都可以看淸楚那武城黑一車當先，正在奮力驅趕了。他不慌不忙，將手中鐵弓拉了個滿弦，覷準那在爲武城黑駕車的軍士，大喝一聲：

『著！』

伍子胥的一箭射出，施展他百步穿揚，百發百中的神射功夫，果然箭到人倒，武城黑的駕車軍士被他一箭射中了咽喉，連一聲哎呀都來不及喊出，就此一個倒栽葱栽下車去！

伍子胥一箭射死武城黑駕車的御者，先已將武城黑跟那兩百名軍士嚇得心驚膽戰，魂飛魄散。武城黑惟恐伍子胥下一箭必定射他，心裏一慌，霍的跳下車來，向伍子胥雙手直搖的喊道：『莫射！莫射！請聽末將一言。』

伍子胥一腔悲憤，化作了雷霆霹靂般一聲暴喝。他伸手一指驚慌萬狀的武城黑道：

『快說！』

那武城黑急於逃命，祇求能逃過伍子胥的這一箭。他高聲的在向伍子胥叫道：

『閣下的父兄還在郢都天牢。倘若閣下射死了我，就怕伍太師和尊兄都活不成了！』

聽得伍子胥將信將疑，他轉念一想；以楚平王對他一家心腸之狠手段之辣，自己原該奮力一擊，將武城黑和他帶來的二百名追兵殺個片甲無回，也好消一消心中的氣惱，報一報武城黑之來，逼死了他新婚妻子賈氏夫人的深仇大恨。然而萬一武城黑所說的都是實情，父親和長兄仍在郢都天牢待決，那麼，他爲了一時洩憤，盡殺追兵，消息傳到郢都，那就只有加速父親和長兄之死，使自己成爲小不忍而亂大謀的千古罪人。想到這裏，他唯有一聲長歎，嚴詞警告那武城黑道：

『我本來有意殺了你，和這區區追兵，以洩我心頭之恨！如今饒你不死，却是要留下你這條性命，替我回郢都去傳幾句話。』

武城黑一聽，如逢大赦，連忙抱拳拱手，必恭必敬的問道：

『末將恭候吩咐！』

伍子胥怒目奮睛，字字著力的說：

『你回郢都，務必一字不漏的面告楚王。他要想保全楚國的江山社稷，太廟宗祀，那就得留下我父我兄的性命，否則的話，我伍子胥此刻當天立誓，我一定要興兵滅楚，親手砍下楚王的頭顱！』

伍子胥義正詞嚴，當天誓願，語調鏗鏘，擲地有聲。聽得那武城黑和兩百名追兵，一般兒的觳觫戰慄，連聲喏喏，武城黑尤其忙不迭的就說：

『請閣下放心，末將回郢都去，必定一字不遺，當面奏報大王！』

伍子胥神色肅穆的點點頭，表示信得過他。這才翻身上馬，勒轡向東，臨去的前一刻，他頭也不回的吩咐了一聲：

『去吧！』

楚平王的麾下大將武城黑，和那兩百名追兵，一概凜然畏懼伍子胥的大發神威，一箭貫穿了武城黑御者的頸脖。不但眼睜睜的看着伍子胥一人一騎飄然遠去，而且，一直等到伍子胥一聲喝令：『去吧！』這才敢掉轉兵車，抱頭鼠竄而逃。近一百輛兵車，連

人帶馬，逃的時候居然會比追來之際更快一倍！

武城黑一行二百另一人鼓勇而來，鎩羽而歸。回到郢都，不敢怠慢，立刻入宮陛見楚平王，平王一見武城黑，劈頭便問：

『可曾遇到了伍子胥？』

『臣啓大王，』武城黑無可奈何，祇好把他回程路上編好的謊，和盤托出。他跪在楚平王座前，磕頭如搗蒜的奏道：『臣自奉詔，星夜攢趕，一路不敢稍作停留，可是當微臣率部趕去團團的圍住了太子太師第伍宅，破門而入，四處搜拿方始發現那伍子胥不知何時，早已逃之夭夭了！』

楚平王聽說伍子胥先已逃走，心中又是驚慌，又是懊惱，不由得勃然大怒，他伸手猛拍御案，虎的起立。當下便厲聲喝令：

『值殿武士！』

兩排值殿武士，轟然一聲，齊齊應答：

『在！』

楚平王怒火中燒，筆直的向跪着發抖的武城黑一指。開口便說：

『將這武城黑斬訖報來！』

值班武士又轟雷般應了聲：『是！』頓時便有兩名爲首的大步上前，一左一右雙雙反翦了武城黑的雙臂，當下就要把他綁赴市曹斬首示衆。——武城黑直驚得魂飛天外，張口求饒時連聲音都變了，他聲嘶力竭，嗓音拔尖的在連聲高喊：

『大王！大王！可憐微臣上有八旬老母，下有黃口幼兒，懇乞大王赦免微臣一死！』

只是楚平王猶然餘怒未息，他猛一跺脚，聲聲怒喝：

『砍了！砍了！快綁出去砍了！』

雖說伴君如伴虎，畢竟『朝裏有人好作官』，當時，侍立一旁，眼見這一幕的楚平王寵臣費無極——他正是武城黑的姻親，平時一向和武城黑沆瀣一氣，狼狽爲奸。到了武城黑的生死關頭，便不得不挺身而出。他直挺挺的跪在平王面前，一拉平王的袍襬，朗聲奏道：

『微臣敢請大王赦武城黑一死！』

楚平王啓齒回答，答得倒也乾脆，他說：

『武城黑私自縱放伍子胥，罪在不赦！』

那一頭，武城黑砰砰砰的儘磕響頭，極口喊寃。這一邊，奸臣費無極却在替他的姻親武城黑極力申辯：

『臣啓大王，那伍子胥多半是在伍尚奉詔入京的時候，就已經心知不測，棄家而逃了。武城黑晚去一步，自然撲空。微臣敢以身家性命作保，這武城黑絕無私自縱放伍子胥的情事！』

楚平王一向聽信費無極，聽他這麼一說，轉念一想，這話却也言之有理。再一低頭去看武城黑時，見他偌大一個壯漢，跪在地上居然駭汗如雨，抖得有如風中枯竹。楚平王想想也是好笑，便連連搖頭，再問那武城黑道：

『你可知道，那伍子胥他究竟逃到那裏去了？』

武城黑一聽楚平王的口氣，就知道自己的一條性命大有轉機。連忙膝行向前一步，磕頭回奏：

『臣已經打聽得一清二楚。那伍子胥是一路向東，多半逃到吳國去了！』

楚平王聽了又是一驚，當年吳楚二國，境界犬牙交錯，相毗相連。吳國自從强索越王勾踐勝邪、魚腸二劍以後，便以霸王自居，一直野心勃勃，志在開疆拓土。早年公子光率部侵楚，便曾大破楚兵，陣斬楚國勇將公子魴，迫得楚人築城以禦强吳。——吳王僚對楚國處心積慮，虎視眈眈。假若伍子胥入吳，願作吳王僚的嚮導，力勸吳王僚興兵前來攻打，一場戰禍便斷難避免，想到這裏，楚平王便越發心急，他再追問那武城黑

道：

『可曾聽說，伍子胥臨走前，是否有過什麼表示？』

武城黑驀的想起伍子胥要他警告楚平王的那幾句話。他躊躇半晌，方始措詞委婉的答奏：『臣聽城父人說，伍子胥臨行之前，彷彿說過；務請大王念在伍家三代忠良，竭力事楚的份上，最好赦免了伍奢和伍尚！』

詎料費無極聽後居然會哈哈大笑，他直率的指出武城黑的言不由衷了——這就是楚國大奸臣費無極的陰險毒辣，鬼蜮心腸。他惟恐楚平王一時心軟，或者對伍子胥心生畏忌，果真赦免了伍奢、伍尚父子。忠奸不能並立，那就會給他費無極留下無窮的後患了。因此，他亟亟於落井下石，因風搧火，給伍奢、伍尚父子加一道催命符，催動楚平王的怒火說：

『武城黑，你錯了！以伍子胥的狂妄口氣，他所留下的話必定是——大王不殺他父兄便罷，否則的話，他必將借兵滅楚，對大王不利，一報這血海深仇！』

費無極常年隨侍楚平王，察言觀色，鞭辟入裏。他能將楚平王的心事洞若觀火。楚平王正在暗自擔心伍子胥會入吳乞援，攻楚復仇。他便批亢搗虛，用伍子胥的話來激他一激。果不其然，楚平王一聽費無極當衆指明伍子胥會要借兵滅楚，對他不利的話，頓

時就老羞成怒，臉色勃然一變的高聲喝令：

『費無極！』

費無極躬身應答：

『微臣在！』

楚平王猶在怒氣沖天的下令：

『寡人命你監斬！立赴天牢提取伍奢、伍尚父子，綁赴市曹，斬首示衆！』

處斬令下，正中奸臣費無極的下懷。他得意洋洋的挺直身軀，朗聲回奏：

『微臣遵旨！』

當時，朝廷上有不少忠臣良將，都在認爲楚平王赦免武城黑，處斬伍奢、伍尚父子的處置極爲不當。很有不少人不勝憤懣，想要出班諫阻。費無極一看情形不對，他把握時機，先發制人，回身向楚平王奏道：

『臣啓大王……』

方說四個字，便又頓住。費無極使得楚平王大爲詫異，便再催促一聲：

『奏上來！』

好個城府深沉、詭計多端的費無極。他是要等到楚平王當殿命他奏事，他這才向上

奏報：

『伍奢、伍尚父子唆使太子建謀反，伍子胥聞風遠颺。楚國廟堂之上，很有不少文臣武將可能是伍氏父子的同黨。大王以江山社稷爲重，似乎不可不查！』

這一奏事，當時就把想爲伍氏父子求赦的滿殿文武，嘴巴全部封住。費無極直截了當說出了太子建，和伍氏父子的罪狀，赫然是『謀反』。這『謀反』是要抄家滅門的重罪。費無極竟在唆使楚平王逐走太子建，處死伍奢、伍尚以後，尚且又請平王淸查伍氏父子的同黨。他這話一說出口，試問，還有那個不怕死的文臣武將敢給伍氏求赦。當時，楚平王隨口淡淡的應了一句：

『太子建和伍氏父子果然還有同黨，寡人自將一一淸查出來，從重治罪！』

至此，滿殿文武唯有倒抽一口冷氣，就此噤若寒蟬。沒有一個人敢於站出班來主持正義，給伍氏父子說一句公道話。而伍奢、伍尚之死，也就成爲定局。

當日亭午，正是秋高氣爽，艷陽高懸。費無極的手下屬吏，先已奉他之命，在市曹擺好了監斬官的公案。郢都市曹，原是商賈、店舖、肩挑負販、引車賣漿者流雲集之地，往來路人多如過江之鯽。——一見市中廣場設起公案羅列侍衞，少不得爭先恐後的擠過來問聲究竟。一聽居然是楚平王派費無極監斬忠臣伍奢、伍尚兩父子，頓時就羣情

憤激，爲之大譁。人人都在憤懣不平，爭說：

『連世代忠良伍奢、伍尙父子都要問斬，朝廷裏那裏還有天理、公道？』

費無極的一名門吏，眼看圍觀者越來越多，又是個個義形於色，怒容滿面，惟恐激起公憤，引出暴亂，一發不可收拾。他唯有硬起頭皮，挺身而出，高聲喝令衆侍衞：『拉刀！』

鏘的一聲，好不齊整。在場的一百餘名侍衞，全部拔出了腰間鋼刀。

轟轟然的咒罵、議論之聲，果然戛然而止。

這門吏猶恐移時費無極一到，這些百姓還會給他難堪，索性假借費無極的名義，當衆下了一道僞令：

『奉上大夫費無極令，膽敢在市中議論朝政，褻瀆大臣者殺無赦！』

這道當場格殺的僞令一下，把成千上百，越聚越多的衆家百姓全給唬住了。衆人衹好勉抑心中悲憤，自此噤若寒蟬！

不一會兒，衆人遠遠瞧見一輛檻車，車中蹲着伍奢、伍尙父子二人。父子倆一般的是蓬頭垢面，形容枯槁，蹲在檻車裏仰天浩歎。這時候，百姓們想起太子太保伍奢滿門忠良，伍氏四代在朝廷爲官，平時那些忠君愛民，正直敢言的種種好處，全都不禁感慨

欷歔，嗡嗡議論，有人太息，有人流淚，更有不少人在一正衣冠，正容斂色，滿心誠敬的向伍奢、伍尙父子拜了下去。

接着便是淨鞭擊地，連聲喝道的聲響，自遠而近，陣陣傳來。衆百姓回頭望時，但見陷害忠良的楚國讒臣費無極，沾沾自喜，洋洋得意，乘坐高軒大車，前後又有一、二百名侍衞簇擁，攆開圍觀百姓，直到公案之前。於是，費無極就座，衆侍衞列隊。四名身材魁梧，赤裸上身，手提鋒利鋼刀的刀斧手，大踏步走向檻車，將那上了五花大綁的伍奢、伍尙，雙雙架下車來。伍奢、伍尙父子到了這個生死俄頃的關頭，反倒精神一振，昂首挺胸，甩開刀斧手的雙手挾持，臉上了無懼色的自己走到刑場當中。

伍奢、伍尙父子從容赴義，自行就死。公案後的費無極一聲冷笑，正待高聲喝令：『斬訖報來！』驀的，一陣悽楚哀慟，聽了令人爲之心酸的哭聲，來自圍觀百姓的人叢之後。百姓紛紛墜淚，趕忙讓路，只見一位渾身縞素，披麻戴孝的少年絕色婦人，雙手捧一盤香燭供果，白燭熒熒，香煙繚繞。那婦人跪地膝行，一步一拜，一邊在聲聲哭喊：

『公公！夫君！妾身來生祭你們二位了！』

圍觀的百姓這才曉得，來者是伍尙的妻子，郢都城裏的名門閨秀，著名美女魏姬。

公案後的費無極，眼見魏姬一路號哭的趕來生祭，也只好把他斬首的喝令暫且縮了回

去，他眼睜睜的看着魏姬把香燭和供果在地面擺好，跪在地上，失聲慟哭的向伍奢、伍尙兩父子磕了三個頭。然後雙手掩面泣不成聲的在跟伍尙訴說：

『妾罪該萬死，妾已經有了三個月的身孕，始終沒敢禀告公公和夫君……』

伍奢、伍尙父子一聽，臉上立刻湧現喜色。伍奢尤且露出笑容，仰臉向天，祝禱上蒼，他十分虔敬的說：

『上蒼垂憐，在老夫命喪市曹之前能够獲知我伍家忠良有後！』

那伍尙却在忙於叮嚀他的妻子：

『夫人，二弟子胥生死不明，我們伍家也許就只有妳腹中這一塊肉了。我去以後，請夫人千萬保重，將來夫人臨盆，倘若是個男孩……』

詎料，魏姬竟會放聲嚎啕，打斷了伍尙的話哭道：

『不！不！不！夫君……妾早已說過；今日之事，是公公盡忠，夫君盡孝，妾也下定決心要爲夫君盡節！』

『不行！』伍尙惟恐魏姬執意與他同死，心中一急，不由得便發出了一聲極喊。他急切勸阻的說：『夫人，妳果然要爲拙夫盡節，那妳這腹中的伍門後胤……？』

『他——』那魏姬先已哭得俯伏在地了，她幾於語不成聲的說：『夫君啊！他雖然

在妾腹中，不知人事，可是，伍氏一門忠烈，他也該一死殉父，爲父盡孝！……』

『不可！不可！萬萬不可！』那一頭，伍奢也在急得高聲大叫：『賢媳妳……』

伍奢的一個『妳』字還在餘音嫋嫋，衆人但見魏姬已顫巍巍的從地面掙扎起立，她站在她將死夫婿伍尙的跟前，身子搖晃了兩下，方始勉力站定。一個轉身，面向費無極，咬牙切齒的迸出聲聲厲呼：

『喪盡天良的奸臣！我魏姬先死給你看！』

喊聲方畢，她便從袖中抽出一柄鋒利的短劍，伍奢、伍尙一概來不及開口阻止，眼睜睜的看着她回手一劍猛刺自己的左胸，鮮血四濺，身子忽地一倒，一代佳麗，就此香消玉殞。

伍尙眼見自己的愛妻慘死於地，母子同體，一屍二命，伍氏的後胤從此斷絕。四周圍觀的百姓驚呼駭喊，同聲一哭。連公案後的奸臣費無極，都被魏姬的盡節義烈著實驚了一驚。伍尙心摧膽裂，五內如焚，想起伍氏家破人亡，老父和自己行將身首異處。全是奸臣費無極用計進讒，一手造成，心胸中難免騰起熊熊的怒火，他也霍的轉身，和費無極劈面相對，不禁破口大駡：

『費無極！你施詭計，進讒言，蠱惑大王，罪在不赦！我伍尙在九泉之下，也要看

你奸謀敗露，千刀萬剮，受盡世人的唾罵！……』

『尚兒！』噙着滿眶熱淚，深心悼念愛媳之死的伍奢，一聲大喝阻止了伍尚怒斥費無極，他熱淚長流，却仍力持平靜自然的說：『是非自有公論，忠奸盡人皆知！你去罵他作甚？』說到這兒，他也轉過身去面向費無極，跟他微微點頭，很客氣的喊了聲：

『費大夫！』

衆怒難犯，魏姬義烈驚人，再加上伍尚的一團正氣，伍奢臨死以前的心平氣和，待之以禮，在在都使神奸巨惡如費無極，都情不自禁的有點凛然畏懼了。——伍奢一喊，他竟慌忙起立，雙手一拱，側身一站，必恭必敬的答道：

『伍公，你還有什麼見教？』

『我只有一言，』伍奢即將見斬，猶仍在憂國憂時的說：『我次子子胥不曾中計前來郢都，倘若他仍在世，祇怕楚國君臣，從此眠食難安！』

一時之間，費無極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唯有再拱拱手，隨口應了聲：

『知道了！』

行刑時間早就過了。遲恐生變，費無極不敢怠慢，祇是這一回他不敢一聲喝令：『斬訖報來』了。他裝腔作勢，企圖稍平公憤。費無極側身站在公案之後，雙手一拱到

頂，裝得必恭必敬，然後他再低聲的說了句：

『請伍公父子歸天！』

費無極身畔的門吏再高聲宣示一遍。四名刀斧手聽後立刻上前，二左二右，分別在伍奢父子的兩側站定。——伍奢父子心知時辰到了，兩父子一般的向南而跪，同聲說了一句：

『罪臣叩別大王！』

成千上萬的圍觀百姓不忍再看，一致伸手掩面。刀斧手兩柄鋼刀並舉，使勁一揮，伍奢、伍尚兩縷忠魂，就此同歸地府。

不知何時，天外飛來一團烏雲。遮住了八月艷陽，將大地掩蔽得黯然無光。

費無極下令斬了伍奢、伍尚父子倆，逕回楚王宮覆旨。楚平王明知伍氏父子死得極寃，心有內愧，他當時頭一句話便問：

『那伍奢、伍尚二人臨刑之前，是否口出怨言，發過什麼牢騷？』

那費無極老奸巨猾，居心叵測，他把伍尚破口大罵他的那一番話，隻字不提；偏又添枝作葉，加油加醬，將伍奢謀國的忠藎，化作了危言聳聽，出語威脅。他奏報楚平王道：

『伍奢臨刑，依然强項。他曾當衆宣稱：他的次子伍子胥出奔在外，以他的英雄豪傑，海內人望，不難分赴各國借兵，殺回楚國，報他的血海深仇。到那時候……』

說到這兒，費無極又極其狡獪的突然自己打斷，不往下說。當時的楚平王正是聽得既驚且怒，臉色由白轉紅。他大不耐煩的伸手一拍御案，厲聲問那費無極道：『你說！那伍子胥究竟想把寡人怎樣？』

裝出一副誠惶誠恐，不勝畏懼的模樣。費無極屈膝一跪，囁囁嚅嚅的答奏：

『這……這以下的話，臣便斗膽也不敢往上奏了！』

挑撥離間，莫此爲甚。從而使楚平王下定決心，非把伍子胥除掉不可，他當下就高聲一喊：

『武城黑！』

武城黑驚了驚，轉出班來，躬身答道：

『微臣在！』

『依你算計，』楚平王手捋長鬚，啓齒問道：『那伍子胥此刻是否已經逃出了楚國國境？』

武城黑凝神一想，略加盤算，然後措詞謹愼的回奏：

『依微臣的大致估計，那伍子胥應該還沒有逃離楚國國境。卽令是……』

一語未畢，楚平王先已一伸右手，不容他再往下說了。平王是在深思長考，究竟要派那一名武將去，才能如願以償，把有勇有謀的伍子胥手到擒來。他正沉吟不語，費無極一心討好巴結，他悄悄的起立，湊近平王的身邊，滿面諂笑，輕聲的說：

『微臣正想保擧一員名將……』

平王頭也不回的問：

『誰？』

『當朝第一員大將，左司馬沈尹戍！』

當楚平王和費無極一問一答的時候，武將班裏，人人關心，個個留神。因此費無極一提沈尹戍，那沈尹戍一陣心慌，頓時就高聲大叫：

『不行不行，末將斷然不是伍子胥的對手！』

費無極的保擧方才出口，楚平王還來不及回答。那位所謂楚國當朝第一員大將沈尹戍頓時就驚慌萬狀，雙手直搖，當殿供承他斷然不是伍子胥的對手。眼看滿殿文武恇怯退縮，膽小如鼠，把個亡命出走的伍子胥敬之如神明，畏之如虎狼，不由楚平王不氣湧如山，勃然大怒。他伸手猛拍御案，虎的起立，不容沈尹戍再貪生怕死苦苦求饒，規避

職責，一開口便斬釘截鐵，降了一道詔旨——

『責令左司馬沈尹戍親率驍將銳卒三千名，限十日之內，將罪臣伍子胥擒解京師，綁赴市曹處斬！』

詔旨降完，楚平王一個轉身，罷朝返宮去了，根本不給沈尹戍哀求告免的機會。——沈尹戍和費無極是一丘之貉，平時祇是搜括聚斂，營私自肥，那懂得什麼刀兵陣仗，何況要他生擒活捉威名四播的伍子胥？當時直把他急得臉如土色，團團直轉，一把拖住了正在領頭退朝的費無極，極口埋怨的說：

『費大夫，你我一殿爲臣，向來要好，多年以來一無嫌怨，二無仇憾。你爲什麼要把我往死路上送，叫我去逮那萬人之敵伍子胥呢？』

然而，費無極却是一臉深沉的笑，打了個哈哈，出語譏誚道：

『沈司馬，逮到了伍子胥，就是天大的功勞，來日大王重重的賞賜，你可不能忘了在下的保擧之功啊！』

說罷，又是一陣揚聲大笑。抛下急如熱鍋螞蟻的沈尹戍，費無極昂首闊步的逕自出殿去了。

沈尹戍王命在身，萬般無奈，祇好十萬火急的去調兵遣將。匆匆出殿，回到大營，

命他的偏裨將校，在三萬將士中精挑細選三千名不怕死的驍將銳卒，惟恐貽誤時機，他還得連夜開拔。揮一支浩浩蕩蕩的三千人馬，自郢都轉折向東，硬起頭皮去追伍子胥了！

當年伍子胥家破人亡，隻身逃出城父，他第一個目標是投奔吳國。因爲吳國的國勢日強，和楚國境界相接，連緜不絕。兩國之間，時有齟齬衝突，漸漸而成『南方二強，其勢不能並立』之概。倘若伍子胥投吳，加以一番游說，吳王僚很可能會把握時機，興兵滅楚，底成統一南方的王霸之業。此所以亟於報仇雪恨的伍子胥，他的逃亡路線是斜出城父東南，直奔大江，也就是現今的長江北岸。打算一到江邊，便找一艘船，順流東下，直抵吳京。伍子胥的這一著，倒算是給銜命急追的沈尹戍料準了。——伍子胥輾轉東南向，沈尹戍直往東奔，因而他能搶先一步，在伍子胥倉皇逃抵雲夢澤北的大江北岸之前，先到江岸把三千人馬紮住，攔住了伍子胥的去路！

那日，伍子胥驟馬奔馳，眼見大江在望，心中不覺一喜。祇是當他臨近江岸，驀的看見江邊駐紮一支楚國人馬，不禁又是眉頭一皺，却也不驚不懼，當時只是拍馬上前，臨到營盤門口，勒住馬韁，高聲喝問：

『此處守軍，主將是誰？』

恰好守營門的一名軍士，早先在郢都時，曾經遠遠望見過伍子胥一眼，識得伍子胥

的天生威儀。一瞧伍子胥單人匹馬直驅營門，厲聲一喝，有如晴天霹靂。嚇得他面色如土，屁滾尿流，渾身儘在猛烈的抖顫。他身不由己，跪倒在地，連連的磕着響頭，顫聲答說：

『是……是左司馬沈……沈大將軍，奉了大王之命，率領三千人馬，專程前來……前來……』

伍子胥却鼻子裏哼了一聲，嘿嘿冷笑，揭穿了說道：

『專誠前來捉拿我的，是嗎？』

那名軍士既不敢說是，又不敢當面撒謊，窘得直在地上哆嗦不已。這時候，守營門的兩排軍士，全都曉得來者就是英名四播的伍子胥了。——人人畏懼，個個怕死，跟領頭那名軍士如出一轍，齊齊跪倒，磕頭有如搗蒜。楚平王派來截拿伍子胥的一支精銳之旅，彷彿是在大營門口恪盡歡迎之禮。

端坐馬鞍的伍子胥看了，不屑一顧，他急於趲趕行程，却又不能直踹沈尹戌的大營，一衝而過。祇好捺住性急，向十丈開外的那座大帳，又是雷霆霹靂般的一陣吆喝：

『城父伍子胥，請左司馬沈大將軍答話！』

楚國第一員大將沈尹戌，原是經不起楚平王催逼，硬起頭皮帶領人馬前來攔截伍子

胥的。——他敢於搶在伍子胥之先，趕到大江北岸紮起營盤，原是他躊躇多時，給他想出了一條自以爲是的上上妙策。因此當他聽到伍子胥在營盤外高聲喊他出去答話，一向對伍子胥畏之如虎的沈尹戌反倒並不驚惶。他好整以暇的穿好戰袍，摘下佩劍。步出大帳，騎上小校牽過來的一匹烏騅馬，堆一臉笑容，拍馬直驅營盤外。——乍一抬眼，便見威武雄壯，人高馬大的伍子胥，凛然有如天神，矗立大營之前，低頭一看，守營門的那兩排軍士，居然會齊同一致跪在伍子胥的馬前簌簌發抖。胸有成竹的沈尹戌一概都不理會，他隔着一排跪倒軍士和伍子胥遙遙相對，滿面笑容，雙手一拱，似故人歡聚般高聲嚷道：

『伍將軍，別來無恙!?』

然後，他忙不迭的左手撫肩，右手拍拍腰間，趕緊聲明的道：

『將軍請看，在下肩未懸弓，腰未佩劍，確是赤手空拳而來！』

沈尹戌的一團和氣，毫無敵意，反倒把個決心拚死一戰的伍子胥，鬧得一頭霧水，莫名其妙。他凝神一想，方始恍然的『哦——』了一聲，開口問道：

『沈大將軍，你莫非是要我二人都下馬來，徒手一搏，見個勝負高低?』

那一頭的烏騅馬上，沈尹戌一聽這話，連忙雙手直搖，尖聲嚷嚷的道：

『不不不！伍將軍，你明明知道，不分馬上馬下，我沈尹戍焉能是曠代豪傑伍將軍的對手？在下赤手空拳而來，純粹是想和將軍好言相商。看看在下想出來的一個計，是否可行？』

伍子胥眉頭一皺，他無從猜測沈尹戍是在賣弄什麼玄虛，唯有一層，伍子胥心知沈尹戍確非自己的對手，他無需提防他施展什麼陰謀詭計。於是，他僅祇淡淡的問了一句：

『什麼計？』

沈尹戍又是一陣脅肩諂笑，忽的跳下馬來，邁步走向伍子胥，一邊走一邊說：

『將軍鞍馬勞頓，可否也請將軍下馬休息一陣，容在下跟將軍密談數語？』

伍子胥不曾答話，無可無不可的也下了馬。他倚馬而立，直等到沈尹戍快步走到他的跟前，必恭必敬，一揖及地，那伍子胥僅祇微微頷首，略示答禮。一開口便老大不耐煩的在催促：

『沈大將軍，有話快說！』

詎料，沈尹戍竟會故作驚人之語，神秘之狀，他把嘴巴湊近伍子胥的耳邊，悄聲說道：

『將軍須知，我家大王是不得將軍絕不甘心的！』

聽得伍子胥氣往上沖，怒目奮睛，他頓時便是一聲巨喝，說道：

『沈尹戍！那你我就該重上馬去，各執兵器，拚個你死我活！』

伍子胥勃然色變，直把沈尹戍嚇得心摧膽裂，三十六顆牙齒捉對廝戰。他慌忙打躬作揖，趕緊申辯的道：

『將軍將軍，你明知道在下不是這個意思。方才在下驟見將軍尊顏，當下便向將軍表明，在下爲將軍著想，早已想出了個錦囊妙計！』

伍子胥餘慍未息，祇答了一個字：

『說！』

那沈尹戍便低聲下氣，乞憐陪笑的說：

『在下只想求將軍借用兩件東西，好讓在下在我家大王跟前交差！』

伍子胥俯望着在他跟前卑躬屈膝、惶恐待命的沈尹戍，一聲冷笑的反問他道：

『你是想借用我肩膀上的這顆腦袋，腰間懸的這口寶劍，讓你拿去向昏君交差？』

『不敢不敢不敢，』沈尹戍慌忙否認，又道：『在下想借用的，祇不過是將軍身上的這件白袍，還有足下的這雙尊靴！』

伍子胥聽了不覺一愣，如墜五里霧中。他茫茫然的問沈尹戍道：

『你要我的靴袍做甚？』

沈尹戍兩指一叠，將他籌劃已久的一條妙計，娓娓道來：

『在下的這一計純粹是爲將軍設想。大王旣然對將軍志在必得，將軍如果要順利逃離國境，一路上眞不知有多少刀兵陣仗，艱難險阻，不如用個金蟬脫殼，一勞永逸之計，讓大王死了這個心！』

聽來頗有道理，伍子胥有點怦然心動了。他的神色漸趨和霽，漫聲應道：

『你往下說！』

淡淡然一句，便是大有轉機。沈尹戍精神一振，忙將他的妙計和盤托出：

『在下敢請將軍脫下尊袍尊靴，交給在下帶回郢都。以尊袍尊靴爲證，就說將軍因爲悲悼父兄棄市，嫂氏妻室殉節，已經在大江之濱，投水自盡了！』

『不行！』沈尹戍自以爲是的一條妙計，不曾想到竟會被伍子胥一口回絕。伍子胥神情端凝，斬釘截鐵的說道：『我不能讓天下人恥笑！世上居然也有徒知悲悼，不能借兵報仇雪恨，惺惺然作小兒女態，枉自輕生，投江自盡的伍子胥！』

一席話，說得大義凜然，擲地有聲，給詭計多端的沈尹戍，劈頭碰了個大釘子。然

而，沈尹戍一向深知伍子胥氣壯如山，性烈似火。他先已料到伍子胥會對僞作投江之計加以峻拒。投江之計，原只不過是個引子，因此，當伍子胥嚴詞拒絕以後，他立刻便再陪笑臉，用順水推舟之勢再往下說：

『在下原知這投江一計容許不妥，所以，在下還有一個較爲妥善，面面俱到的計較。』

『你說！』

『這一計，還是得請將軍脫下袍靴，賜予在下。祇不過，在下回到郢都，奏報大王時，可以改口誑騙大王，說是將軍走得不知去向了！』

伍子胥仍舊不以爲然，他輕緩的連連搖着頭說：

『我不信，那昏君也能輕易放過你！』

『請將軍不必替在下擔心。』沈尹戍裝出一副感激涕零，由衷誠摯的模樣：『一來三千楚軍，全是在下的心腹將校，他們自會爲在下隱瞞。二則，上大夫費無極貪財好色，舍下有一對祖傳的蒼璧，原是周天子祭天的寶物，在下拿這對蒼璧去賄賂費大夫，費大夫一定會幫在下在大王駕前轉圜，讓大王赦免在下勞師動衆，不曾追及將軍之罪。就祇是……』

說到這兒，狡猾的沈尹戌偏又縮口頓住，不往下說，果不其然，一心趕路的伍子胥性急的往下追問了：

『就祇是什麼？你大可明白講來，不必吞吞吐吐，我斷然不會怪罪於你就是了。』

沈尹戌這才放心大膽，說出他那一計中最關緊要的一著：

『在下得請將軍從此改道向北，往投宋國！』

『爲什麼？』

『這也有兩層緣故，』沈尹戌眼見伍子胥敵意逐漸消除，語氣益發和緩，膽氣一壯，在伍子胥跟前也能侃侃而談了：『頭一層，從此間乘船東下，直入吳國，少說也有千里之遙，我家大王早知將軍東奔入吳，沿途先已派遣重兵，設立無數關卡。將軍縱有萬夫不當之勇，以一人一騎，一弓一劍，未必就能殺得盡沿途層出不窮，源源開來截拿將軍的楚國人馬！』

『這——』伍子胥才說了個『這』字，滿心躊躇，便又頓住。這一回，他不能不承認沈尹戌所說的確是言之成理了。

『第二層，』能言善辯，遠勝於交兵接仗的楚國第一員大將沈尹戌，滔滔不絕的再往下說：『令尊身爲太子太保，尊兄和將軍就都稱得上是廢太子建的家臣，如今廢太子

建一家三口棲棲皇皇，出奔宋國。以楚太子之尊而流落異鄉，舉目無親。他渴望將軍前往輔弼扶持，誠如大旱之望雲霓，將軍又怎可置故主於不顧呢！』

這原是沈尹戌早已想好的一篇說詞，用意祇在騙取伍子胥的袍靴，勸伍子胥改道北上，方可使他編一套謊言好在楚平王的跟前交差。那兒想到這正好應了一句俗話：誤打誤撞，歪打正著。一篇說詞居然恰與君臣大義相脗合，從而打動伍子胥的心。伍子胥凝神一想，沈尹戌所言果然不差。尤有一層，楚平王無故廢太子，不惜悍然降詔處死，圖謀盡殺太子建的妻子兒女。只這便是君不君、父不父的禽獸行徑。倘若伍子胥能趕到宋國，會合太子建，揭發楚平王的無道，伸張太子建冤屈於天下。大義所在，公道所趨，那豈不是要比自己爲報父兄之仇更加動聽，更能博得天下諸侯的同情與援手嗎？

伍子胥素來英敏果敢，善謀能斷。他一聽沈尹戌言不由衷的勸告，立刻從善如流，改顏相向。他雙手一拱，向沈尹戌連聲道謝的說：

『多蒙沈大將軍曉我以大義。我此刻便改道北向，先往宋國，借兵復仇之事，等見了太子殿下再說！』

沈尹戌狡計得逞，不禁大喜過望。他口中謙謝不止，又極口稱讚了伍子胥幾聲，想起所計已成，機不可失，惟恐伍子胥一聲翻臉，又會變卦。忙不迭從馬背上取下一個小

包袱，雙手遞給伍子胥，鄭重其事的說：

『這是在下先已爲將軍準備好的布衣一襲，芒鞋一雙。倘若將軍不嫌委屈，即刻換上，往後一路之上扮作平民百姓，一定可以免掉不少的痲煩！』

伍子胥只當沈尹戍仍是一番好意，當時雙手接過，再道聲謝。轉身往自己的馬匹背後一站。田疇萬里，野濶風搖，那來的什麼遮蔽之處。伍子胥就在馬後更衣，脫下白袍長靴，換上布衣草鞋。再把白袍、長靴全都交給了沈尹戍，頓時翻身上馬，抱拳一揖，向沈尹戍說了句：

『後會有期！』

就此一拎馬韁，扭轉馬頭，伍子胥雙腳一蹬，胯下名駒撒開四蹄，嘩啦啦的飛奔向北，直投宋國去了。留下站在原地的沈尹戍，逃過了跟伍子胥交手送命的這一關，一場交涉恰如心中盤算，自難免洋洋得意，笑逐顏開。他目送伍子胥漸行漸遠，仰天一陣大笑，也上得馬來，馳囘營盤。沈尹戍立即召集所部將校，嚴詞告誡，囘郢都後萬萬不可說出曾在江邊攔截住了伍子胥，違令者殺無赦。主帥、將校，與士卒，同樣負有追殺伍子胥的重責大任，誰敢把縱放欽命要犯，抄家滅門的死罪往自己的身上攬，因此之故，自沈尹戍以下，三千追兵把江邊會見伍子胥的這一幕，上下一心，瞞得像鐵桶似的，楚

平王是再也沒法追究的了。

就祇是，沈尹戍瞞得過楚平王，却依然沒法騙得了機伶狡獪，更勝自己十倍的費無極。因此之故，他一囘郢都，立即夤夜求謁，雙手奉上祖傳的那一雙周王子祭天的蒼璧，苦苦哀求費無極在楚平王跟前替他緩頰。費無極、沈尹戍原爲一丘之貉，他早已曉得沈尹戍斷然不能擒獲伍子胥。當日保擧，目的原在一旦沈尹戍追之不及，保命要緊，必然會將這一雙價値萬金的祖傳寶物雙手捧來奉獻 。蒼璧到手，在他來說也是如願以償，當時稍一推辭，便也腆顏收下。次日早朝，沈尹戍恭捧伍子胥的白袍長靴，向楚平王免冠長跪請罪。楚平王聽沈尹戍說伍子胥已逃得不知去向，僅僅拾獲他在江邊留下的袍靴，頓時勃然大怒，一聲令下：

『把沈尹戍綁赴市曹斬了！』

費無極一聽楚平王喝令將沈尹戍綁出斬首，馬上就從文臣班首邁步上前，躬身啓奏。他恃寵而驕，率直問那盛怒之中的楚平王道：

『請問大王，當日詔令左司馬沈尹戍追捕伍子胥，是否命他往東急追？』

楚平王餘愠未息，他悻悻然的答道：

『逆賊伍子胥逃往吳國，寡人當然是要沈尹戍往東急急追捕了！』

這時候，費無極反倒不驚不怯，不慌不忙。他在文武羣臣衆皆失色之際，振振有詞的奏道：

『大王命沈司馬往東追捕，那伍子胥他却是向北而逃。這一東一北，恰似背道而馳，越是急追相距越遠，伍子胥他當然逃得不知去向了！』

『可是，』楚平王伸手一指沈尹戌手中捧着的袍靴，厲聲質問：『這伍子胥所遺的衣物，不正是沈尹戌在大江北岸拾獲的嗎？』

好個狡獪的費無極，他竟先不回答楚平王的問話，反而轉過身去，跟那跪在地上假裝發抖的沈尹戌說：

『沈大將軍，這就是你上了伍子胥的大當了！』

『末將罪該萬死，』沈尹戌連磕響頭的說：『祇是末將愚昧，還請上大夫見示，末將究竟是怎樣上了伍子胥的大當？』

錢可通神，亦即所謂『有錢可使鬼推磨』。沈尹戌在楚王大殿上跪地抖索，搖尾乞憐，以及他跟費無極之間的一問一答，原是奉上蒼璧之夜早就商議好了的。沈尹戌這一請教，費無極當下接口便說：

『伍子胥奔到大江北岸，故意遺下袍靴，暗示他已投江自沉，然後他再轉折向北，

投奔宋國。不但能騙過沈將軍，即使是大王，也難以覺察他的狡計！』

三言兩語，深中肯綮。不但替沈尹戌解了圍，逃脫了市曹之中一刀之苦，而且也爲楚平王的誤判伍子胥投東而逃，加以掩蓋；費無極算得上是能言善道的了。却是楚平王偏偏還有一問，他說：『費大夫，你怎知道那伍子胥是投奔宋國去了？』

至此，費無極方始順風使舵，將話題一轉，讓沈尹戌失職一案作個總結。他特地提高聲浪，把他虛構的一宗密報說給滿殿君臣聽見——

『微臣方才接獲鄀國（秦、楚邊界小國，今之湖北宜城縣東南）邊境關吏急報。那伍子胥身穿布衣，足踏芒鞋，已經逃出國境，直奔睢陽（春秋時代宋地，今之河南商邱縣南）去了！』

費無極的這一個謊編得活靈活現，彷彿當眞，聽得楚平王和一殿文武不由不信。其實，伍子胥改作平民百姓裝束，逃往宋國，那是頭天夜裏方始由沈尹戌告訴他的。祇因一雙蒼璧之介，兩名奸佞費無極和沈尹戌合作無間，果然將楚平王還有那滿朝文武統統瞞在鼓裏。尤其是楚平王聽說伍子胥已經逃離國境，進入宋國，更兜起了他老大一樁心事。他憂心忡忡，雙眉緊鎖，背負雙手不停的在殿中踱步。却又被善於窺伺顏色的費無

極，把他的心事給摸了個一清二楚。費無極一看良機當前，不容輕失，他馬上就湊近平王，低聲奏道：

『微臣竊以爲，大王揆情論理，就該赦沈大司馬無罪！』

楚平王當時正在心亂如麻，不知如何是好。聞奏以後，順口便應了一聲：

『沈尹戌，寡人恕你無罪！』綸音一降，便是起死回生，喜得沈尹戌心花怒放，費無極莞爾一笑。——那沈尹戌居然一連兩次，如願以償的死裏逃生了。他朝向楚平王的背影，必恭必敬，再磕個頭，高聲奏道：

『微臣叩謝大王不殺之恩！』

然後就站回武將班首，若無其事的昂然直立了。

楚平王面帶重憂遶殿蹀躞，脚步越踱越快，越踱越急，充分顯示他內心是何等的焦躁。當時，一殿之上，一、二百人，一個個大氣不吭，端的是鴉雀無聲，針尖落地可聞。唯有楚平王的心腹親信，奸臣費無極，他獨自一人，緊緊跟在楚平王的背後，亦步亦趨。他倒並不是在深思長考如何爲楚平王解憂遣愁，而是他早已胸有成竹，祇不過在等最恰當的啓齒機會而已。

久而久之，楚平王——終於站停了脚步。他仰臉朝天，頭也不回的喊了聲：

『費大夫！』

『臣在！』

費無極靈巧的從平王身後轉到右側，躬身一揖及地。

手捋頷下長鬚，平王煞費躊躇的啓齒動問：

『依卿看來，伍子胥逃往宋國，他是……』

『多半是投奔廢太子建去的！』

『逆子建和伍子胥同流合污，』平王畢竟還是把自己的心事，抖露開來：『只怕楚國北方邊界，從此又要多事了！』

時機成熟，費無極立刻適時獻計：

『微臣敢請大王頒下一道詔旨，明示二事，管保能使伍子胥天下之大，無處存身！』

當時，伍子胥還在楚國境內，策馬日夜奔逃。一心祇想儘快穿越小小郡國，進入宋國的睢陽名邑。一日，來到一處市鎮，眼見一羣男女老幼，圍在一道牆壁之前，駐足觀看，議論紛紛，伍子胥不知出了什麼事，拍馬過去，就在人羣之後直起身來看時——祇見牆壁上貼有巨幅告示，告示上赫然便是自己的一幅畫像。緊接着又是一篇榜文：『凡

我楚國軍民人等，倘能捕獲逆賊伍子胥，解交官府者，賜粟五萬石，封爵上大夫。膽敢收容縱放，概予全家處斬！』

伍子胥讀完榜文，搖頭太息。自忖：『昏君奸臣處心積慮必欲殺我而後甘心，也可以說是用心良苦了！』且幸，在場觀看榜文的和道路行人，都不曾發現伍子胥就在身旁。子胥嗟嘆一陣，扭轉馬勒便走。從此，他晝伏夜行，專擇罕見人迹的荒郊野外，密林叢草，鑽隙行進。遇有城邑關卡，更得繞道而行。那天，臨到楚鄀兩國交界之處，必得穿越大路。伍子胥連人帶馬，在一座大樹林裏藏匿了整整一天。等到更深人靜，四野寂寂，方始乘着月黑風高，牽起馬匹，趄出樹林。正要穿過大路，再走上三、五里平陽草地，就可以進入鄀國境界了。驀的，大路北邊，傳來一陣車聲蹄聲，由遠而近。伍子胥為免在逃離楚境之前，橫生枝節，多傷人命，心想還是再躲一陣的好。因此，他又將馬匹牽回大樹林裏。

伍子胥匿身樹林盡頭，朝外張望，車聲馬蹄聲越來越近。俄時便見一派火光，由北向南疾馳而來。直到臨近時，伍子胥方才看見一支馬隊，拿起火把，簇擁着一輛高軒大車，正在連夜攢趕路程。

伍子胥定睛一看，高軒大車上高坐一人。在火光映照之下，依然看得出他面皮白

淨，朗目濃眉，鼻直口方，頷下五綹長鬚，在一路疾行中隨風飄拂。正是自己平生唯一知己好友申包胥。因此，伍子胥一心歡喜，情不自禁的便出聲高喊：

『包胥！且等等我！』

在高軒大車上連夜趕路的申包胥，一聽就知道是伍子胥的聲音，他連忙喝令車伕停車，從人勒馬止步，自己忙不迭的從車上下來，一疊連聲的在問：

『子胥在那裏？子胥在那裏？』

伍子胥先把馬匹繫在樹邊，整整衣襟，披枝拂葉的鑽出林來和申包胥相見。一對好友，情逾骨肉，在這路畔一見之前，同是郢都城裏的名門後裔，少年新貴。只今一見，申包胥眼看好友伍子胥一副落魄狼狽的模樣，不由心中一酸，兩股熱淚，奪眶而出。

申包胥，複姓公孫，名包胥。他是恥不食周粟，採薇為食，終告餓死首陽山上伯夷的後裔。伯夷之後由周天子封在申地，申國故城在今之河南南陽縣北。春秋時代申國為楚國所滅，申包胥的歷代祖先都在楚國為官。申包胥幼有賢名，長大後由楚平王拜為大夫，又把申地還封給他作為采邑，因此當時人號稱他為申包胥。

申包胥和伍子胥原有通家之好，又是自幼訂交，兩人原是無話不談的朋友。當夜兩

人在途中巧遇，路畔把臂相晤，申包胥眼中掉淚，拉住伍子胥的雙手，使勁一陣搖撼，嗚咽哽塞的說：

『府上的慘遇，我在秦國全聽說了……。』

當時，伍子胥的心中，正有千縷哀慟，萬股怒火，他急於將自己這些時來所身受的屈辱、悲痛、哀傷、憤恚……一古腦兒向他的知己好友盡情傾訴。然而，話到喉頭，却又化作了無限悲酸，兩行熱淚。千頭萬緒，一時不知從何說起。一雙好友，唯有四手緊握，相對欷歔。久久，伍子胥方問：

『包胥，你從那兒來？』

申包胥伸手揩去了眼淚，勉定心神的答道：

『我奉大王之命，出使秦國，所幸不辱使命，此刻正自咸陽（秦國都城，故城在今之陝西咸陽縣東）馳返郢都覆旨！』

伍子胥猛可憶起，申包胥畢竟還是楚臣。道不同不相與謀，他唯有一聲苦笑，顧左右而言他，沒話找話來說，閑閑的問申包胥道：

『回京覆旨，又何必連夜攢趕？』

『不但連夜攢趕，』申包胥深沉的一笑：『我還是特地繞道郡國，專爲迎上你而

來！』

伍子胥疑惑不定的問：

『包胥是想和我見個最後一面？』

申包胥輕緩的搖了搖頭。

『那麼，』伍子胥提高警覺，單刀直入的問道：『包胥是想把我拿下，解送郢都，讓那昏君加封你爲上大夫，賜粟五萬石了！』

申包胥聽後，頓時便是臉色一沉，慷慨義烈的答道：

『子胥，你我是生死刎頸之交。你我的交情，不是天下任何爵祿所可以更改的！』

伍子胥連忙陪笑謝罪，說道：

『惶恐惶恐！包胥，這就是我不該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申包胥却說：

『子胥，我繞道來跟你見上一面，正是要指點你一條明路！』

伍子胥雙手一拱，由衷肫懇的說：

『願聞明教！』

申包胥吩咐從人，就路畔擺好兩方茵席，拉起伍子胥的手，和他席地而坐，接席密

談。他告訴伍子胥說：

『我才離開咸陽，道路之中，便聽說費無極進讒，大王屈殺了伯父和尊兄，你則隻身逃出城父。當時我便斷定，你準會北上郤城，投奔宋國！』

伍子胥連聲苦笑的道；

『不然。若不是我在大江北岸，闖上了沈尹戍的兵馬，聽他一席勸，此刻我還在東下入吳的路上呢！』

『不，暫且你不能東下入吳，廢棄太子建於不顧！』

『這一層道理，總算我已經想通了！』

『可是，』申包胥突又石破天驚的道：『此刻我所要指點你的，正是宋國也不可居！』

伍子胥一驚，忙問：

『這又是爲什麼呢？』

『你會否聽說，宋國目前正在君臣交惡，不久將以兵戎相見？』

『包胥，你是說宋元公和宋國世卿華氏？』

『不錯，』申包胥爲伍子胥娓娓道來：『宋元公秉性陰柔忌刻，他深嫉宋國世卿華

氏一門貴顯，累代出將入相，華氏子侄尤且握有重兵，竟然親自率領甲士，往攻華氏。日前宋國大司馬華費遂已逃抵南里，遍召華氏重臣華亥、向寧等齊集南里決心謀叛。宋元公則拜樂大心爲大將，率部將南里一地，團團圍困！』

伍子胥聽後，一聲浩歎，不勝感慨系之的說道：

『楚國昏君强納子媳，不惜置太子於死地。太子奔宋，如今宋元公又以君攻臣，釀成大亂。楚國的父不父、子不子，宋國的君不君、臣不臣，眞所謂無獨有偶的天下奇聞了。』

『子胥！你先莫發感慨。我待問你，』申包胥臉色一正的說：『你可知道，如今華氏一門已遭重兵圍困，他們將如何應付？』

事不干己不操心，伍子胥不耐細想，他淡淡然的搖了搖頭。

然而，申包胥自己說出來的答案，却又讓伍子胥大大的震駭了，因爲，他是在簡單明瞭的說：

『南里和楚國鄰近，華費遂定會派人向大王借兵！』

當下，伍子胥大吃一驚，直驚得站了起來，急切的問申包胥道：

『包胥，依你看來，昏君會不會出兵援救華氏？』

申包胥的回答，大出伍子胥的意料之外。他伸手一指伍子胥，應聲答道：

『那就要看你閣下了！』

『包胥，你這話怎講？』

『這個道理很簡單，』申包胥剖析如流的說道：『子胥，倘若你眞要投奔宋元公，會合廢太子建，借兵攻楚。那麼，大王一定會應允華氏之請，派兵赴援，先解華氏之圍，再跟華氏合師反攻。華氏要的是宋元公，大王要的，就是廢太子建和閣下你了！』

分開腦門八片骨，澆下一盆冷水來，這句俗話，正好是當時伍子胥的心情寫照。他這才明白，非但吳國去不成，連宋國也難以停留了。因此他邁步蹀躞，沉吟半晌，著實走投無路進退維谷。只好回到申包胥的身邊，向他請敎：

『包胥，你曾說過；你趕來此地，是爲了指我一條明路！』

申包胥笑吟吟的反問他一句：

『子胥，你眞肯聽我的勸？』

伍子胥無可奈何的點了點頭。

『那麼，念在多年交好，如今你又在窮途末路。』申包胥也站了起來說道：『我有六字相贈！』

『那六個字？』伍子胥急切的問。

申包胥兩指一疊，意味深長的說：

『入宋不如入鄭！』

伍子胥畢竟聰明絕頂，了然天下之大勢，吃申包胥一點就醒。祇是，驀然他又兜起了一件心事：

『可是包胥，太子殿下一家還在睢陽……。』

『南里交兵，睢陽難免波及，此刻你最緊要的事，就是火速趕到睢陽，把廢太子一家援到鄭國去，投奔鄭定公！』

伍子胥雙手一拱到頂，然後長揖及地，他是誠心誠意的在向申包胥道謝：

『包胥，蒙你連夜趕來，及時提醒了我。此恩此德，沒齒難忘。來日等我迎接太子，抵達鄭京，向鄭定公借兵伐楚，報仇雪恨……。』

申包胥却不等他把話說完，一伸手便攔住了他，連聲說道：

『慢着，慢着！子胥，你不妨先告訴我，你待怎樣報仇雪恨？』

一提報仇雪恨，伍子胥便怒髮上指，目眦幾裂的說道：

『我要生嚼昏君之肉，車裂奸臣之屍！』

然而，申包胥却在不以爲然的直搖頭說：

『不，子胥，你錯了！』

伍子胥理直氣壯的問：

『包胥，我怎麼錯了？』

申包胥言詞懇摯的勸慰他道：

『子胥，你別忘了，你家父祖四代，都在楚國爲官，君臣的名分，早已成爲定局。當今大王縱然有過，你也不能以人臣的地位，說出什麼報仇雪恨，生嚼其肉這種無君無父、大逆不道的話來！』

伍子胥悲憤交集，難以遏忍。他抓住申包胥那一句『無君無父』的話，抗聲答道：

『你說我無君無父。難道你不曾聽說「殺父之仇，不共戴天」？』

然而申包胥却說：

『所謂君父君父，顯然君王是在父母之上！』

申包胥苦口婆心勸伍子胥息了借兵報仇之念。然而，父兄問斬，妻嫂殉節，伍子胥一門蒙寃，家破人亡，一連串人間至慘的遭遇，早已使他椎心刺骨，片刻難忘。申包胥越是勸他，反倒越發激起他心胸中的熊熊怒火。——伍子胥咬牙切齒，握爪透拳，在向

他唯一知己好友，再一次義正詞嚴的宣示了他報仇雪恨的決心，他憤怒異常的說：

『當年夏桀無道，爲商湯所滅！商紂無道，爲周武所亡！天下人都說湯武革命，順天應人！如今昏君奪媳、棄嫡、寵信奸佞、濫殺忠良；楚王無道，比諸桀紂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伍子胥矢志伐楚，將來直入郢都，不但是爲了報我全家慘死之仇，而且也在於除昏君、殺奸佞，爲楚國蕩滌汚垢，使楚國重見光明！』伍子胥聲調鏗鏘的說到這兒，一陣激動，催出了兩行熱淚。忽的又伸出了右手，筆直的指着天際，伍子胥聲淚俱下的起着重誓說：『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伍子胥今生今世倘若不能滅楚，誓不立足於天地之間！』

眼見伍子胥怒髮衝冠的當天立了重誓，申包胥深知他的報仇雪恨之念決計無法挽回。他唯有一聲浩歎，站起身來，和伍子胥四手緊緊相握。兩位好友在火光之中凝視久久，申包胥方始吐露了他的肺腑之言：

『如果我贊成你伐楚報仇，那就是我對楚國不忠；不讓你報仇雪恨，又會陷你於不孝！此事我只能說：子胥，你要謹愼將事，好自爲之，站在朋友的立場，我絕不會向任何人洩漏你的秘密。同時我也要把我的心事告訴你——縱然你我的友情永不更易，可是子胥，我要鄭重的聲言：你能滅楚，我必能復楚，你要危害楚國，我必能使楚國轉危爲

安！也許，這就是所謂的人各有志，不能相強吧。』

說罷，申包胥一個轉身，逕自登車，車伕一聲吆喝，衆馬奔騰，高軒大車與一支馬隊就此絕塵而去。留下伍子胥，滿懷激憤，盪氣迴腸，兀自屹立於深夜料峭寒風之中。

跨過大路，穿越草原，伍子胥在晨曦初上時分，終於進入薳國境界。從此他不必再晝伏夜出，躲躲藏藏了。他不曾忘記申包胥的好意叮嚀，一路馬不停蹄，日夜兼程的趕赴睢陽。他得儘快把太子建救出宋國，然後和他同赴鄭國都城新鄭(今之河南新鄭縣)。

宋國內亂方殷，宋元公正在親自催動人馬，源源開赴南里，企圖把困在南里的華氏黨羽一網打盡。睢陽地當要衝，難免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伍子胥便在一片兵荒馬亂之中找到了睢陽館舍，和楚太子建見到了面，太子建一見了伍子胥就跟他抱頭痛哭，一個勁兒的直在訴說他一家三口這趟逃奔宋國，沿途所受的風霜雨露之苦，以及睢陽大亂生活起居又是如何的不便，居然不曾問起伍奢、伍尚父子問斬，以及伍子胥的全家罹難。子胥聽得不耐，只好無可奈何的打斷了他的話，問道：

『殿下來到睢陽，可曾去過宋都商邱（今之河南商邱縣），謁見宋君？』

太子建搖頭答道：

『還沒有。因爲我們一到就碰上了宋國君臣相攻，動起了刀兵……』

伍子胥又一次插嘴說道：

『那正好！』

聽得太子建一愣，急急的問：

『子胥，怎叫做那正好？』

『殿下不曾謁見宋君，那我們於禮就不必再去向他辭行！請殿下立刻吩咐從人收拾行囊，我們這就動身！』

『動身？』太子建更是茫茫如墜五里霧中了：『子胥，你要帶我們上那兒去呀？』

『新鄭！』

『新鄭？那不是鄭國的都城嗎？子胥，我們好端端的到鄭國去作甚？』

子胥正要耐心解釋，華氏勢危，必將派人到楚國乞援，楚平王的援兵一到，太子建和他自己定難倖免。——恰巧，一名太子建的寺人（春秋時代內侍官名）伊干匆匆的自外間奔來，神色倉皇的向太子建高聲稟報：

『臣啓殿下，大事不好，南里華費遂派華登入楚借兵。大王已派大將薳越率領大軍北來，聽說不幾天就要進抵睢陽了！』

太子建一聽，驚得臉色都變，那一頭，伍子胥却在心想：這下正好，自己儘可少費

唇舌了。他頓時就跟太子建毅然決然的說：

『殿下，請你立即下令速離睢陽，星夜馳赴新鄭！』

鄭國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之間，原是周天子都城雒邑的近畿之地。當時正是鄭簡公之子定公在位，他有一位賢相，上大夫公孫僑，字子產，秉國達四十餘年之久，使處於晉、楚兩强之間的鄭國國泰民安，兵强馬壯。兩大强鄰始終不敢派兵入侵。太子建、伍子胥一行由宋國投奔鄭國之時，正值公孫僑新逝，鄭廷棟折樑摧，定公如失右臂。正在痛切哀悼，憂心如焚 。他命正卿游吉繼子產之任 ，可是游吉溫文優柔，處事從寬。鄭定公非常擔心他不能內除盜賊，外禦强侮。急於想延攬一位足以身爲朝廷柱石，國家干城的當代俊傑，作爲他的臂助。而當年伍子胥文治武略，俱堪安邦定國，他英名四播，幾於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因此，當鄭定公聞報楚廢太子建，挈同伍子胥一行，業已逃抵新鄭，住進館舍。當時他那一喜，確是喜出望外，正中下懷。

鄭定公鄭重其事，待伍子胥以國士之禮。派一名大行人（周禮秋官之屬，掌管朝覲聘問之事，相當於現在的外交部禮賓司司長），備下一份厚禮，先往拜訪太子建和伍子胥，備致定公歡迎之忱。並且傳諭館舍中人，務必好生款待，一應供張，需同王侯。伍子胥再三向大行人致謝，太子建則得意洋洋，沾沾自喜。他矚着那位大行人，一再要求

明日早朝，便去晉見鄭定公。大行人無從推托，祇好答應。

當晚，館舍設下盛宴，恭請太子建和伍子胥對酌。子胥乘太子建酒酣耳熱，與高采烈，便把握機會婉言進諫。他先問太子建道：

『殿下以爲楚、鄭二國，誰强誰弱，誰大誰小？』

太子建聽後，不假思索的答道：

『這是連三尺童子都曉得的事。楚鄭之間，當然是楚强鄭弱，楚大鄭小！』

『既然楚强鄭弱，楚大鄭小，那麼，』伍子胥頓了頓，想用醍醐灌頂之勢，驚醒太子建：『——明日謁見，殿下千萬不可提起自己所遭的寃屈，說什麼向鄭國借兵伐楚的話！』

太子建一愣，忙問：

『咦？子胥，這又是爲什麼呢？』

『怕只怕，』伍子胥意味深長的說：『殿下一提借兵伐楚，我們就沒法再在這兒住下去了！』

偏有昧於時勢，剛愎自用的太子建，還聽不出伍子胥的弦外之音，他斷然的答道：

『我偏不信！』

逼得伍子胥無可奈何，祇好跟他把話攤開來明說了。他正色斂容，告誡太子建道：

『楚强鄭弱，事實俱在。子產一死，鄭國夾在晉國、楚國二强之間，唯有仰人鼻息。定公念在殿下千里逃亡，走投無路，不惜開罪强楚，收容殿下，這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仁心義舉了。殿下明知以鄭伐楚，不啻以卵擊石，向定公借兵，豈不是得寸進尺，强人之所難嗎？借兵的話，一旦出口，定公無法應命。到那時候，定公左右爲難，祇怕他唯有臉一抹，擺駕送客了！』

當時，太子建倒也唯唯諾諾，表示他對子胥的告誡，業已全盤接受。可是臨到次日一早，他和伍子胥一道晉謁鄭定公。定公聞報伍子胥，頓即笑逐顏開，倒屣相迎，不惜降尊紆貴的跟伍子胥把臂歡晤，備致仰慕之忱；兩相比照，反把個楚國廢太子建，給冷落到一邊去了。鄭定公以上賓之禮對待伍子胥和太子建，跟這主從二人，分賓主落座，坐定之後，劈頭就說：

『五日之前，楚王曾經派遣一名使臣，專程前來南鄭知會寡人，囑請寡人不得收容先生。寡人當時曾經說過，寡人仰慕先生已久，先生不來新鄭便罷，若來新鄭，寡人要向先生請教的事，正多着呢！』

伍子胥正要啓齒遜謝，萬萬不會料到，坐在他上首的太子建，一等鄭定公把說完，

馬上就擠出兩滴眼淚，縱聲大哭。他一邊哭着一邊站起身來，躬身下拜，向鄭定公細說寃情：

『家父荒淫無道，姦佔在下新婦，既恐醜事外洩，又頒亂命，將在下廢黜處死，令在下不得不逃離本國，輾轉千里，來投君侯。如今唯一之望，唯有懇乞君侯憐我遭此千古奇寃，撥一支人馬，由在下親自率領討伐楚國，攻入郢都。及時廢昏君，正大位。君侯的大恩大德，在下來日必將重重酬謝！』

一番哭訴，着實說得極不得體，尤且不合時宜，伍子胥一旁攔阻不及，又窘又急，恨不能找條地縫鑽身下去。他正搜索枯腸，想出一套說詞來加以轉圜，把這場僵窘消弭於無形。殊不知，那一頭，主位相陪的鄭定公，他聽了楚太子建這一大段哭訴竟會私衷竊喜，深感正中下懷。因爲他一心一意只想留下伍子胥，支開太子建。一方面惟恐激怒楚平王，後患無窮，另一方面他更想伍子胥能爲鄭國所用。因此之故，他故作同情之狀，一臉悲憫神情，故作語音肫摯的回答太子建說：

『敝國兵微將寡，力不足以抗强楚。世子有意伐楚，不如入晉求援，寡人明日便安排世子啓程。』

伍子胥一聽鄭定公在下逐客令，暗中驚呼這下糟了，太子建不聽忠諫，貿然借兵，

誠然是自取其辱，祇是想來想去，畢竟還是故主情深。以太子建的粗疏魯莽，獨斷獨行，不知自己處境的危險，就怕他到了晉國，一不小心可能會惹上殺身之禍。子胥不忍棄他於不顧，當下便雙手一拱的跟鄭定公說：

『太子殿下入晉，在下自當隨行！』

然而，鄭定公却在笑容可掬的回答他說：

『先生莫非健忘，方才寡人就已經說過。寡人渴望先生之來，正是有好些個軍國大事要向先生請教呢！』

念及太子建正在危急關頭，有點怨懟鄭定公笑裏藏刀，未免逼人太甚。伍子胥不惜帶點頂撞意味的答道：

『君侯明鑒，想在下終是太子殿下的家臣！』

『這——』伍子胥大義凜然，給鄭定公當頭一棒，定公不由愣了愣，心想，看來不讓步是不行了。立刻便深沉一笑，改口說道：『世子入晉請兵，一來一去，也不過是十天半個月的事，攜家帶眷，諸多不便。依寡人看來，世子還是略攜幾名從人，再由寡人派一支人馬，護送世子去走這一趟！』

這便是鄭定公的重大讓步了。在他的原意，是利用太子建授之以柄的機會，把太子

建一行遣往晉國，留下伍子胥來引為己用。但是伍子胥態度堅決，坦承他是太子建的家臣，一定要跟太子建同進退。定公愛才，深知子胥是三代忠良之後，當代安邦定國的人傑。因此他唯有讓步，一改把太子建遣往晉國而為入晉一行，讓他的家眷留在鄭國，也就是允許太子建再回鄭國來的意思。這一回，鄭定公話中的含意，連貿然行事的太子建也聽明白了。他起立向鄭定公道謝。而他這一道謝以後，太子建隻身入晉已成定局，伍子胥自是無話可說！殊不知，就由於太子建的這一趟入晉之行，居然會使他身首異處，命喪黃泉。讓伍子胥奉楚太子號召諸侯，出兵討伐昏君平王的方針大計，也為之化作泡影！

鄭定公對伍子胥曲盡綢繆，極力討好，當日中午，以餞行為名，鄭定公設宴款待太子建和伍子胥。明眼的人一望可知，這一席盛宴是專為伍子胥所設的。席間，鄭定公興高采烈，神采飛揚，一個勁兒的跟伍子胥談天下大勢、富國强兵之道。伍子胥有感於鄭定公的盛意，插不上嘴，喝了老大半天悶酒，次日，伍子胥把太子建送出新鄭北門之外，再三叮嚀，殷殷囑咐，方始洒淚而別。

楚太子建一走，鄭定公便派時秉國政，在鄭國拜相的上大夫游吉，輕車簡從，卑禮厚幣，專誠拜訪伍子胥。子胥在舘舍和游吉會晤，眼見游吉謙遜誠懇，執禮甚恭，三言

兩語，便單刀直入，道明來意。他私衷仰慕子胥已久，如今好不容易得着這個把臂相晤，甚且可以朝夕盤桓的機會。游吉深切感到機不可失，他誠心誠意的要拜伍子胥爲師，伍子胥却不過他一再苦求，祇好開門見山的告訴他說：

『在下慘遭昏君、奸臣之厄，家破人亡，隻身流浪。此刻心中祇有報仇雪恨之一念，其他俱非所計。鄭弱楚强，兩國境界緊相毗連，楚王對於敝主太子建和在下二人，早已勢不兩立，必欲得之而後甘心。因此之故，楚王既知敝主和在下已入鄭國，今後必將一再催逼鄭君，將我二人交出。鄭國上下愛重子胥，盛情極其可感，祇不過，奈何鄭國力不能抗楚，楚王催逼，硬軟兼施，鄭君勢將左右爲難。此所以子胥早已料定，我主從二人在鄭國只可作短暫停留。爲報鄭國上下隆情高誼，子胥但在鄭國一日，君侯和閣下但有所命，子胥赴湯蹈火，斷不敢辭。至於爲君侯做謀主，與閣下相互切磋，誼切師生，那都是當前環境所無法許可的！』

伍子胥畢竟是英雄見識，忠肝義膽。一席話，說得披心瀝腹，眞誠坦白，使鄭國上大夫游吉不得不對他肅然起敬，再三揖謝。他辭別子胥，去向鄭定公覆命，鄭定公一聽伍子胥的話說得入情入理，眞摯肫懇，自也無話可說。祇是傳諭鄭國大小臣工，儘量利用伍子胥留鄭時期，多多向他請教如何定邦定國，富國强兵。尤其是如何應付晉楚二

霸，在兩大强鄰的夾縫之中求生。這一來，伍子胥所住的館舍，就此車水馬龍，戶限爲穿了。每天從早到晚，鄭國公子王孫、公卿將相，幾於絡繹不絕的前來請謁，虛心求教，恭聆高論；伍子胥也能劍及履及，言出必行。他總是有問必答，答必中肯，使他在鄭國獲得極高的聲譽，普遍的尊敬！

然而，他却偏偏救不了故主太子建的性命。

楚太子建入晉乞援，一去整整二十天。二十天後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他行色匆匆的回到新鄭，不去館舍後進看望自已的妻兒，反倒直奔伍子胥的寢處，喊醒了業已入眠的伍子胥。笑逐顏開，滿面春風，一把拉住慌忙披衣起身的伍子胥，沒頭沒腦的便說：

『子胥！大事成了！』

子胥聽後便是一愣，正待開口問他什麼大事成了？那一頭，楚太子建却已迫不及待，歡聲的再告訴伍子胥道：

『晉國一行，大有斬獲。如今我們不但可以興兵滅楚，尚且可以兼併鄭國！』

伍子胥一聽，不由大吃一驚，他先衝出室外，看清楚了四下無人。然後再將室門窗戶嚴密關好，和太子建席地而坐，斟兩杯酒，接席密談。

伍子胥先問太子建：

『殿下入晉，可曾見到了晉君？』

『見到見到，』太子建興奮的搓着手說：『我入晉都的當天，就承蒙晉君遣使召見，當晚，還由晉君賜宴，席上見到了晉國赫赫有名的六卿：魏舒、趙鞅、韓不信、士鞅、荀躒和荀寅！』

『殿下是否曉得，』子胥提醒太子建道：『如今晉國正是六卿當權，晉君不過虛有其位而已。而且六卿之中，彼此也在爭權奪利，相互傾軋？』

『曉得曉得。』那太子建還在一味自負的說：『我到晉國才三五天，就已經把晉國的政情，摸得一清二楚了！』

『那麼，』伍子胥審愼的問：『殿下在晉都，究竟和晉國六卿之中的那幾位比較接近？』

太子建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的回答：

『士鞅、趙鞅、荀躒和荀寅。其中尤其是荀寅荀大夫，他跟我天天見面，朝夕飮宴，而且我和荀寅大夫之間幾於無話不談，認眞知己投機得很咧！』

伍子胥眉頭一皺，一聲浩歎，忍不住的埋怨他說：

『殿下入晉之初，我就鄭重其事的告誡過你，晉國六卿，祇有魏舒、韓不信尚不失

爲公忠體國、正直無私的正人君子。其餘的都是自私自利，徒知招權納賄的小人。我眞不明白，殿下爲什麼偏偏不肯聽信我的話，一定要親小人而遠君子？』

太子建却在把個偌大頭顱，搖得像個博浪鼓般的說道：『不不不，子胥，你大大的錯了。別人不談，就說和我最親近的荀寅荀大夫，他就是位澄清天下的能臣，運籌帷幄的奇才！』

想起鄭相游吉還曾告訴過自已，游吉拜相，遠在晉國的荀寅居然會派人前來索取賄賂，遭到游吉嚴詞拒絕的醜事，伍子胥情不自禁要對太子建的識見嗤之以鼻，繼而扼腕太息了。

礙在主從情分，伍子胥不忍將內心的感受和盤托出。他已經瞭解太子建在晉國交往的情形，因而便點入正題問道：

『殿下向晉君提起過借兵復仇的事？』

太子建洋洋得意的回答：

『不但提過，而且還蒙晉君一口應允！』

晉頃公會輕易應允讓太子建借兵復仇？就伍子胥看來，這簡直是匪夷所聞，匪夷所思了。因此，當下他便急切的問：

『殿下，晉君他答應你的是……？』

太子建故作神秘，湊近伍子胥的耳畔，一字一頓，偏又悄聲的道：

『我爲內應，晉爲外援，先取鄭，後滅楚！』

噹啷一聲，子胥手中的酒杯落地，裂爲兩爿。他藉着彎腰拾取碎屑，遮蓋了他的臉色大變。——一聽太子建和晉國商定的謀略，伍子胥頓時有如焦雷轟頂，方寸大亂。連機智深沉、善謀能斷的他，到這時候也覺得六神無主，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了！

然而，時正躊躇滿志，意氣昂揚的楚太子建，他還不知道他已經上了晉卿荀寅的大當，牽惹上的一場殺身之禍，赫然迫在眉睫，猶然在跟伍子胥滔滔細訴，大吹法螺，盛讚自己辦這一次交涉的經過：

『我獲知晉君寵信荀寅，對他言聽計從。所以我才多方的跟荀卿深相結納，果然蒙他在晉君駕前獻計，密奏晉君道：「鄭國猶如牆頭之草，在晉楚兩大之間，東歪西倒，搖擺不定，終將成爲晉國的大患。不如乘楚太子建、伍子胥正爲鄭國的上賓，請他們倆爲內應，再由我國起兵，一舉滅鄭，然後把鄭國之地封給楚太子建，讓他在鄭地招兵買馬，祇需我晉國助以一臂之力，定可滅楚無疑！」』

伍子胥一個勁兒的直在搖頭苦笑，他勉持鎮靜，先閑閑的反問太子建一句：

『晉君准奏了？』

『當然准奏！』太子建雙手一拍，歡聲嚷嚷的說：『子胥，你不曉得，我這場交涉辦得有多麼順利圓滿。當晚，荀大夫就到館舍來看我，和你我此刻一般的促膝而談。他要我次日一早便啓程返鄭，儘快的在新鄭暗中準備，圖謀大舉！』

甘心受人利用，懵懂無知之外，居然還在眉飛色舞，沾沾自喜。——伍子胥著實忍無可忍了。他臉色一正，兩眼直盯住太子建問：

『殿下知不知道，那荀寅他爲什麼要獻這一計？』

『荀大夫也一無保留的告訴我了。』太子建指手劃脚的說：『他獻這一計，一爲唾手而取鄭地，二爲藉此滅了強楚，第三層，才是爲你我二人報仇雪恨！』

伍子胥虎的起立，他滿面怒容，目光如電，憤憤然高聲說道：

『那荀寅他一定未曾跟你坦白供承，不久以前，上大夫游吉繼任鄭相，荀寅公然向他索取白璧十雙，黃金三十鎰（一鎰二十兩）！』

『什麼？』太子建聽後，也是大爲驚訝的問：『荀寅是晉國的上卿，游吉是鄭國首揆，兩人之間風馬牛不相及，他怎麼會向游吉索賄？』

『正因爲游吉、荀寅毫不相干，荀寅也會向游吉索賄，』伍子胥聲聲冷笑的答道：

『殿下從而可知，那荀寅的大膽貪婪，無孔不入，都已經到了什麼程度！』

太子建接口便問：

『子胥，你說，荀大夫是用什麼理由跟那游吉索賄的？』

『游大夫親口告我，晉國大夫荀寅派人來說：游吉如數奉獻，荀寅自會在晉君駕前極力美言，促使晉鄭之間邦交敦睦，游吉方始可以安居相位！』

『否則的話呢？』

『否則的話，』伍子胥鄙夷不屑的答道：『荀寅就要從中搧火，終將使晉君滅鄭。到那時候，游大夫必然會落得個家破人亡！』

太子建忙問：

『游大夫是否已經如數奉獻了呢？』

『沒有！』伍子胥斬釘截鐵的答道：『游大夫風骨岸然，不愧一國之首揆。他疾言厲色，正告荀寅派來的索賄者：「大夫無私交。一國之內，一殿之臣尙且如此，何況荀大夫與我分屬晉、鄭兩國。煩你回去上覆荀大夫，千萬莫爲一時的貪念，被當今之世、後世之人，傳爲千古笑談！」』

臨事葸葸畏懼的太子建，聽後不禁爲之咋舌的道：

『這麼一來，豈不是大大的得罪了荀大夫？』

『正是因爲游大夫義正詞嚴，曾經得罪過荀寅，』伍子胥是在用醍醐灌頂之勢，企圖一舉摧破太子建的癡人說夢：『荀寅一心報復。這一次，他正好利用殿下，明言陰謀圖鄭，其實是以殿下爲犧牲！』

『不會的，不會的，』太子建猶在執迷不悟，他連聲否認，一力强調：『荀大夫分明在爲晉國着想，同時也在恤念你我的有國難投，有家難奔。他獻的是一舉三得的上上之策！』

伍子胥一聲長嘆，心中却越來越著急了。無從理喻，祇好動之以情。子胥再問太子建道：

『依殿下看來，鄭國朝野自鄭君以次，對待你我二人如何？』

太子建想了一想，方始答道：

『似乎倒還殷勤誠懇，言而有信！』

『殿下！』伍子胥義形於色，厲聲說道：『人以誠信待我，我以鬼蜮圖人，義不正則事不成！只這便是行險僥倖，惹火燒身！我爲殿下身家性命着想，敢請殿下從此斷掉這個貪念！』

太子建兩手一攤，裝出無可奈何的神情說：

『可是，我已經當面答應晉君和荀大夫了！』

伍子胥苦苦相勸的說：

『僅祇口頭應允，到時候不作內應，殿下尚可不致獲罪。果若陰結晉君，裏應外合圖謀鄭國，那殿下就信義盡失，今後又將何以在世爲人？子胥願爲殿下作最後的忠告，謀鄭一事，斷不可行。事成，則殿下罔顧信義，將爲天下人所不齒；事敗，尤將身敗名裂，萬刧不復。然而，最可怕的還是……』

太子建忙問：

『還是什麼？』

伍子胥語重心長的說：

『萬一在大舉之前，機密洩漏，被鄭國君臣預先偵知，請問到那時候，殿下如何面對鄭國君臣？』

詎料，太子建竟會赫然震怒，臉色陡變。他也倏然起立，面露悻悻之色，惡狠狠的對伍子胥說：

『子胥，你說這話，是否威脅？』

伍子胥只好躬身答道：

『子胥絕無威脅之意！』

『可是，』太子建猶仍餘慍未息，他在繼續追詰：『聽你方才的口氣，彷彿我若不肯罷手，你就會去向鄭國君臣告密、舉發？』

忠言逆耳，反目成仇，士可殺，不可辱！太子建的態度如此蠻橫，伍子胥心中有如刀割！他傷心的閉上了眼睛，悲憤蒼涼的說道：

『伍子胥一腔忠藎，滿腹孤憤。可是殿下不聽忠諫，我又待如何？殿下，如今我祇能說：道不同不相與謀，我對殿下實已盡心盡力了。至於殿下所說的告密、舉發，敬請殿下放心，我伍子胥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絕不會做出那種賣主求榮的事來！』

伍子胥的內心之中，矛盾掙扎，悽苦萬分。所關懷的唯在於太子建是故主，自已是舊屬，曉以大義，苦口婆心，無奈勸不醒太子建的獨持偏見，一意孤行。唯有表明自己的立場，非關自家生死，只緣大義所在。伍子胥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漢，他絕不能盲從太子建，做那種鬼蜮伎倆、無恥勾當，千秋萬世，受盡天下人的唾罵。——想到這兒，他覺得心裏舒暢得多了。但等到他睜開眼睛一看，不知何時，太子建早已悄悄的離開了他的寢處。從此，太子建和伍子胥分道揚鑣，各行其是。在新鄭館舍，雖說同在一座屋簷

之下，然而，伍子胥整日忙於接見賓客，和他們暢論天下大勢，臧否當代人物，有時候置酒高會，有時候被迎赴宴，儼然成爲鄭國朝野最受尊敬、一致歡迎的中心人物。而太子建呢，他顯然要比伍子胥更加忙碌，太子建和他的十餘名從人，用他們從楚國城父帶出來的金銀珠寶，全部家財，遍行賄賂鄭定公的左右親信，收買鄭國將校，禮聘勇士，募集驍卒。經過將近一個月的努力奔走，盡散金珠。太子建已在鄭國郁城、近畿，組成了一支陰謀圖鄭的私人武力。只要他一聲號召，城裏城外，約有一兩千人可以執戈而起，便可在他的指揮之下，襲擊新鄭。與晉國遣來的人馬裏應外合，一舉滅了鄭國，襲殺定公，由太子建取而代之。

祇是，太子建計劃尚稱周密，行事却未免操之過急。俗話說，紙包不住火。何況他是在鄭國都城新鄭館舍裏，圖謀大舉。新鄭館舍，每天從早到晚，都有定公近侍、鄭廷官吏、各級將校、驍勇之士在進進出出。與太子建等人聚會飲宴，竊竊私議。天長地久，太子建與新鄭各界接觸頻繁，行動詭秘，早已使掌管館舍的館人起了疑心。館舍館人原是鄭定公的心腹，負有監視各方來客之責。他疑竇一開，毫不遲疑，立刻往謁定公附耳密報。定公一聽，當下便大吃一驚，他命內侍火速宣召上大夫游吉，入邸商議緊急大事。

天佑鄭國，事有湊巧。定公內侍策馬奔馳，前往宣召游吉入邸議事的時候，恰好碰到新鄭北門守吏逮到了一名晉國奸細。那奸細一身鄭國商人打扮，滿嘴北地口音，上大夫游吉厲聲問他從何處來，往何處去，究竟是否晉國人?那奸細唯有囁囁嚅嚅，支吾其詞。惹得游吉性起，一聲喝令搜身。那奸細居然竭力抗拒，滿地打滾。游吉左右的十餘名武士，一致奮力向前，將那名奸細按倒在地。全身上下仔細一搜，果然搜出了一道晉國的虎符。

那虎符，或用金鑄，或用玉鏤，符成虎形。不論公卿將相，軍民人等，只要亮出虎符，就可以調度指揮一國人馬。算是春秋各國之中最最緊要的一種兵符。游吉一看從那名奸細身上赫然搜出一道晉國虎符來了，當下心知玆事體大。再加上定公內侍上前禀告：館人舉發太子建，定公急召自已入邸商議，他頓時便心中雪亮，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游吉急於往謁定公，他鏘的一聲拔出腰間寶劍，劍尖筆直指向那名奸細咽喉，高聲喝問：

『說！你是否奉了晉君之命，將這道虎符送來交給楚太子建！』

鄭大夫游吉急切之下，一劍揮去，用力過猛。已經劃破了那名晉國奸細喉頭的一層表皮。鮮血汩汩流出，直把那名奸細驚得魂飛魄散，心摧膽裂。虎符已經搜出，顯然無

從抵賴，他只好據實招供。他名喚支鄙，原是晉廷的一名小行人。由晉國上大夫荀寅陪同謁見晉頃公，晉頃公當場頒下一道虎符，命他改作鄭國商賈裝束，潛行入鄭。直赴新鄭館舍，會晤楚太子建，將這道虎符當面奉上。

奸細支鄙已經坦白的將太子建招供出來了。游吉便納劍回鞘，再往下問：

『虎符是一國統帥調遣人馬所用，關係何等重大，晉君怎會輕易的命你身藏虎符潛入鄭國，交給楚國的太子建呢？』

『這——這——，』晉國小行人支鄙遲疑半晌，方始掙紅了臉答道：『在下不過是一名通事傳話的小行人而已，這種晉楚之間的軍國大事，在下委實不曾與聞！』

游吉明知他在推諉，當下便勃然色變，按劍厲喝：

『你說你是晉國的小行人，我說你是晉國派來的奸細！倘若你再不說實話，我這就將你一劍殺死。然後用你身上這道虎符，揮兵直入晉國境界，調用晉國的人馬，揮師直指晉都！』

支鄙一聽這話，直嚇得渾身猛烈抖戰。虎符業已落入游吉之手，晉國人馬一見虎符勢必拱手聽令。小行人支鄙唯恐游吉劍及履及，說得到便做得到，他慌忙跪地連磕響頭，苦苦哀求的說：

『請大夫暫息雷霆之怒，在下願意從實招來了！』

『說！』

『這原是敝國大夫荀寅，私底下告訴在下的。』支鄙再磕個頭，必恭必敬的說：『月前楚太子建訪晉，已與荀大夫約定，由晉軍和楚太子建裏應外合，在新鄭舉事。事成以後，晉君將以鄭地封授太子建，再由太子建整頓人馬，與兵南下滅楚！』

絕大陰謀，和盤托出。連一向臨事鎮定穩重的鄭國上大夫游吉，也驚得瞠目結舌，呆若木鷄了。還是定公的近侍一連喊了他幾聲，游吉這才驚魂甫定，喘了一口大氣。他當下不敢怠慢，先命人分赴四門，下令門吏緊閉城門嚴禁出入。再令新鄭滿城人馬一致出動，團團包圍新鄭館舍，並且沿街巡邏，預防暴亂。等到諸事安排已定，他才密藏晉國虎符，命左右武士押解支鄙，乘車直入鄭宮。游吉在定公後苑見到了正在焦灼等待的鄭定公，上前行過了禮，他劈頭便說：

『臣啓主上，那楚太子建，他果然做出來了！』

定公驚問：

『那麼，方才館人來報的，都是實情了？』

游吉胸有成竹，應聲作答：

『臣不知舘人所奏報的究爲何事。祇不過，臣已從這名晉國小行人支鄙的口裏問了出來，楚太子建忘恩負義，圖謀不軌。已與晉上大夫荀寅勾結，裏應外合，襲擊新鄭。現有支鄙從晉國攜來的虎符一道在此。證據確鑿，不容置疑！』

那游吉一向機智深沉，處事敏捷。近來又從伍子胥那裏受敎多日，獲益匪淺。因此他面臨這次鄭國空前未有的大變局，方能臨危不亂，英明果斷，他心知楚太子建既爲晉國內應，他一定會陰結黨羽，賄買定公左右，跟他同謀大擧。

當游吉侃侃然奏報楚太子建謀鄭經過的時候，一面按劍而立，用自已的身子護住定公；一面目光閃閃，四下瞻望。他亟於察言觀色，要看明白定公左右的近臣、內侍，可有什麼表情變化，擧止失常。進而斷定，究竟有那些人會是楚太子建的同黨。

游吉正在目光四射，凝神搜索。在他身後，鄭定公陡聞巨變，先已驚得神色大變，心頭小鹿兒亂撞。他一叠連聲的在問：

『游卿！游卿！巨變之來，何其突迅，你我如今究該如何是好！』

這時候，游吉全神貫注，冷眼旁觀，心中竟是已經有了個底了。當時正在定公後苑，隨侍定公左右的近臣內侍、宿衞甲士，大概總有一百多人，其中就有二、三十個，在聽了游吉揭發晉國荀寅與楚太子建之間的陰謀，先已臉色大變，面若死灰，再經過游

吉的目光如電，嚴厲注視，不由得心虛膽寒，觳觫不已。乘着鄭定公情詞迫切的一問，游吉索性提高聲浪，厲聲說道：

『微臣有萬全的應變措施！如今新鄭四門緊閉，全城甲士一概出動，包圍舘舍，遍街巡邏；管保楚太子建，和他收買的那些黨羽，走投無路，插翅難飛！』

一口氣說到這裏，游吉倏的轉過身去，和鄭定公面面相對，然後雙手一拱，躬身再奏：

『臣請主公法外施仁，網開一面，此刻在場的人，但凡有一時糊塗，中了楚太子建蠱惑，或者是收受太子建賄賂，應允參與叛亂，出賣國家者，只要他及時悔悟，當場自首，並願一一擧發不在場的叛逆者，概予寬減其罪，免其滅門之禍！』

一直聽到這裏，鄭定公方始明白，游吉是在正本清源，企圖一擧平亂。他要先清君側，再誅禍首，以免變生肘腋，一時措手不及。因此他欣然同意的朗聲一答：

『准奏！』

鄭定公一聲：『准奏』方纔出口，頓時就有他左右的近臣、內侍、執戟甲士，前後共有二十三名，一個個的自家解下寶劍，放下兵器，就地跪下，砰砰砰的直磕響頭。搖尾乞憐，哀聲哭號。『主公饒命！主公饒命！』的喊聲，幾於響徹雲霄。

這一幕，直把一向蒙在鼓裏的鄭定公，看得目瞪口呆，汗毛倒豎。他一拉游吉，上前細細辨認。這才曉得，就在他的左右親信之中，連貼身內侍、宿衞頭目，甚至於還有幾名中大夫、下大夫，都已經被楚太子建所收買，赫然成爲賣主求榮、陰謀弒上的逆黨。當時，鄭定公有如大夢初醒，驚恍駭懼之餘，不免又添了無限感慨。他拍一拍游吉肩背，感慨系之的說：

『倘若不是游卿默察時勢，洞若觀火，又能當機立斷，使這些叛逆及時悔悟；游卿啊，游卿，只怕此刻他們情急生變，寡人早就遭遇不測了！』

鄭定公不但盛讚游吉能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府邸亂黨，一網打盡，他的弦外之音，尤在感激游吉不啻他的救命恩人。經此鼓勵，時正操縱大局的鄭國上大夫游吉，格外的惕勵奮發，意氣昂揚了。他謝了恩，便奏：

『主公，臣請親率一百名甲士直赴館舍，將那忘恩負義的楚太子建，手到擒來，碎屍萬段！』

『且慢！』

游吉再也不曾想到，他乘勝餘威，自動請纓，那鄭定公竟會伸手一攔，出語阻止。游吉方在錯愕，鄭定公已經走近他的身邊，嘴巴附在他的耳畔，低聲說道：

『游卿莫非忘了？在館舍裏，還有一位力敵萬人的伍子胥？』

游吉對於鄭定公的這一提醒，大大的不以爲然。他頓時便雙眉緊鎖的問：

『主公是否以爲，伍先生也會是楚太子建的同謀？』

鄭定公乍聽游吉的口氣，心中便知，游吉是衷心崇敬，一意衞護伍子胥的了。當其時定公的江山社稷、身家性命，全都控在游吉的手裏，因此他不得不力求婉轉的回答：

『似乎，一向都是華建爲主，子胥爲從！』

『可是，這一件忘恩負義形同謀逆之事却大不相同！』游吉振振有詞，理直氣壯的答道：『伍子胥一代人傑，英名蓋世。他明明是一位正道直行，大義凜然的正人君子！臣敢以項上的這顆首級，外加臣的滿門老小作保，華建勾結強晉，圖謀我鄭，伍子胥縱或知情，他絕對不會有份！』

鄭定公著實煞費躊躇，難以委決了。以伍子胥平日的爲人而論，游吉所說的斷然不差。可是，伍子胥四代忠良，他也曾自承他是楚太子建的家臣，這主從之分是再也抹煞不了的。如果游吉貿然的帶了人馬前去捉拿楚太子建，伍子胥明知楚太子建業已面臨生死關頭，同在館舍之中，憶起故主情深，英勇無敵的伍子胥，他能眼睜睜的看着楚太子

建被游吉命人一抖鐵鍊鎖走，押赴市曹引頸受戮嗎？於情於理，這是很難想像的事。怪不得鄭定公要在一片鴉雀無聲之中，負手踱步深思長考了！

鄭定公在苦苦思索，上大夫游吉站立一旁氣呼呼的等着。定公滿心不安的望了游吉一眼，心中怦然一動。果然被他想起一條兩全其美，面面俱到的妙計來了。

他高興的兩手一拍，歡聲嚷道：

『有了！』

然而游吉仍還在緊板着臉奏道：

『臣在恭候主公示下。』

鄭定公馬上就把他的心中計策，說了出來：

『游卿！看在你伍先生的份上，寡人對那羋建，不妨先禮後兵！』

游吉困惑不解的問：『先禮後兵？』

『寡人在這後苑備下一席酒，』鄭定公附在游吉的耳畔悄聲授計：『就由你去請那羋建前來赴宴！』

『好計！』

游吉心事盡去，脫口歡呼。並且由衷佩服鄭定公的這一計四平八穩，妥善無比。

——如所周知，自從楚太子建從晉國回到新鄭以後，很顯然的也和伍子胥之間已經有了距離。先前是同出同進，有說有笑。如今竟是互不相謀，避之猶恐不及。游吉奉鄭君之命單獨去請楚太子建，伍子胥不但不會起疑，甚且他絕不會過問。鄭定公計出萬全，游吉無可訾議，他便請鄭定公乘此機會，審問跪滿一地的楚太子建黨羽，讓他們一一供出謀逆同黨，指名逮捕歸案，立予處決。他自己欣欣然的充任楚太子建的催命判官，勾魂使者去了。

游吉一到新鄭館舍，眼見他派來的甲士，已經把一座館舍圍得水洩不通，他很高興的頷首讚可。進了館舍他便排闥直入，逕赴楚太子建的寢處。推開門來一看，楚太子建正和他的十餘名從人，竊竊私語，緊急會商。楚太子建一見游吉驟然出現，驚得臉色大變。游吉却故意裝作視而不見，他直趨楚太子建跟前，滿面春風，一揖及地的說：

『今日風和日麗，百花齊放。敝主已在後苑下備酒宴，請殿下前去痛飲一番！』

楚太子建乍見游吉不經通報，排闥直入，一心以爲自己東窗事發，奸謀盡洩，游吉是來捉拿自己的了，當時直驚得魂飛天外。然而游吉劈口便說：定公邀宴，立等入席。他方始魂魄歸竅，放下心來。跟游吉謙謝了幾聲，帶八名從人，欣欣然的同到定公後苑。——當年，周宣王封他的胞弟世子友於京師近畿，鄭國之主，一向都是天子宗室近

支，所以鄭國宮室規模儼然王制。那一座後苑寬敞遼闊，佔地極廣。除了雜綴亭池樓閣，遍植奇花異卉之外，還有一座可供馳馬射箭的演武場、一座崇閎壯麗的閱兵臺。偏是那日鄭定公宴無好宴，會無好會。他請楚太子建的一席斷命酒，居然就設在氣象肅穆的閱兵臺上。

鄭國上大夫游吉，親自領楚太子建，和他所攜的八名從人，臨到後苑門口，楚太子建擧目一望，但見自大門以至甬道，兩旁肅立無數精壯的武士，甲冑鮮明，各執戈矛斧鉞，寒光四射，奪目欲眩。楚太子建終是包藏禍心，心懷鬼胎。一見鄭伯後苑戒備森嚴，心中已經有點發虛。方才跟隨游吉進門，登時就有一名武士頭目，橫身而出，面若秋霜的一聲叱喝：

『楚太子建的八名從人，俱在門外等候！』

楚太子建的八名從人一聽，面面相覷，楚太子建到此，也是無可奈何，他祇好面泛苦笑，一聲令下的說：

『你們都到外面去等着！』

八名從人應聲：『是！』意興怏怏的踅出門外。游吉跟楚太子建再說一聲：『請！』楚太子建唯有在鄭國武士鷹瞵虎視之中，隻身一人，硬着頭皮步上了閱兵臺。

閱兵臺上，鄭定公居中，高高上坐。在他身後，又是一排虎腰熊背，怒目橫眉的刀斧手。一個個打着赤膊，露出黝黑茁壯的胸肌，襯着胸前所抱一色明晃晃的鋼刀，愈加顯得威風凜凜，殺氣騰騰。這時候，謀人之國，作賊心虛的楚太子建，更是不由自主的心慌意亂，渾身哆嗦個不停了。

楚太子建步履維艱，拾級登臺。鄭定公居高臨下，冷眼相看，早已將他的一副畏懼逡巡的模樣看在眼裏。——楚太子建臉上的神情變化，更形成了他陰謀圖鄭的鐵證。鄭定公嘿嘿的發出幾聲冷笑，他不理會楚太子建戰戰兢兢的移近自己的跟前，躬身下拜，顫聲的說：『楚國亡命，蒙君侯寵召，感激無限，謹此先申謝忱！』當時只是伸手一指自己右邊的一席，說聲——

『請！』

楚太子建面如土色，觳觫不已。他側着身子，避過鄭定公的虎虎逼視，在偌大的一張茵席之上，只敢挨着點邊，斜身坐下。耳朵裏又傳來鄭定公語調冷峻的一聲：

『請！』

向席上偷眄一眼，楚太子建瞥見自己跟前，正一並排擺好三隻巨觥，觥中先已斟滿了酒，當時，他已知事機敗露，生死決於俄頃，那來喝酒的興致？可是，自從定公說了

一個『請』字以後，閱兵臺上，演武場中，整座定公後苑竟是一片死寂。成千上百個人全無半點聲息，都在靜靜的等待自己把這三巨觥酒喝完。楚太子建迫於無奈，只好伸出猛烈抖顫的右手，手指及觥，便是一陣搖晃，觥中酒先已被他潑出了一半。

楚太子建勉强鎭定，鼓足勇氣，好不容易才將那三巨觥酒喝了個涓滴不存。三巨觥酒早是席上一半，地上一半，全倒進他嘴裏也只幾口。——游吉站在定公身後，定公端坐首席。君臣二人將這一幕看在眼裏。直等楚太子建把三隻巨觥放回席上，方由定公緊盯住楚太子建，厲聲問話：

『太子遠自楚國出奔，寡人不惜開罪楚王，優予收容，盡心款待。自問於禮於情，從未稍缺。太子你爲什麼要勾結鄭國强鄰，陰謀滅鄭，襲殺寡人？』

鄭定公開門見山，當衆質問，把個楚太子建嚇得三魂驚走了兩魂，七魄只餘下一魄。他頓時面若死灰，整個身子顫抖得猶如風中枯竹。生死間於一髮，他不得不極力否認，顫聲的說：『沒……沒有的事。在……在下深感君侯收容之恩，鼎助之德，感激尚且來不及呢，怎敢勾結他國，包藏禍心……』

鄭定公正在盛怒之中，不等楚太子建結結巴巴的把話說完，又是一聲暴喝：

『帶謀逆人犯！』

承宣官大步上前，向閱兵臺下高聲一宣：『帶人犯！』當場成千上百武士焦雷般齊聲應：『是！』臺上的楚太子建瞠目擒舌，心膽俱裂。他眼見一羣武士，兩個服侍一個，自閱兵臺後押解出五十餘名他所收買的鄭國官吏、內侍、甲士、驍卒。楚太子建耗盡貲財，秘密經營多時，所組成的一支私人武力，顯然已被鄭定公手到擒來，一網打盡，一干人犯一個個號哭不已，鐵索噹啷的被牽到閱兵臺前。

人犯一押到閱兵臺前，人人下跪，在跟鄭定公猛磕響頭，哀號求饒。更有人手指楚太子建，高聲大罵：『都是你這見利忘義的小人，如今害苦了我們！』

鄭定公掄圓兩眼，目光似電。他惡狠狠的盯住楚太子建，又是一聲喝問：

『此刻你還有什麼話說！』

當時楚太子建正如焦雷擊頂，魂靈出竅。他抖簌簌的想要跪倒在地，大叫饒命。然而鄭定公那邊先已猛一拍案，頭也不回的厲聲喝令：『刀斧手侍候！』

定公背後，如應斯響，立刻轉出兩名赤裸上身的刀斧手，高聲一喊：『遵旨！』兩名刀斧手就像兇神惡煞、勾魂使者，大踏步的走到楚太子建跟前，一把拎起了楚太子建，如拎小雞般拎到了閱兵臺下。鋼刀一舉，寒光四射。楚太子建連聲『哎呀』都來不及喊出口來，刀斧手覷準他頸後的那道斬紋，揮刀猛砍，頓時紅光迸現，一顆被鮮血冲

起的頭顱飛出一丈開外，就地的溜溜的一滾，滾到一叢衰敗的枯草之畔，霍的停住。時運不濟的楚太子建，就此一命嗚呼。

鄭定公在酒筵之前，當衆殺了楚太子建，跪在閱兵臺前的五十餘名鄭國叛徒，直嚇得魂飛魄散，渾身癱軟。一個個癱倒地上嗷嗷的喊；『饒命！饒命！』之聲不絕於耳，聽得鄭定公好不心煩。他扭轉頭去喊聲：『游卿！』上大夫游吉上前一步，躬身應：『在！』鄭定公手指臺下的叛逆，雙眉緊鎖的說道：

『這一幫叛逆獲罪於天，罪無可逭，寡人想把他們一個個抄家滅門，凌遲處死！』

『人無信不立，何況君無戲言！微臣原已奏准主公，自首者寬減其罪，敢請主公對這批叛逆加以區分。自首者處斬，經人舉發始告捕獲的，抄家滅門，凌遲處死，有以明正典刑！』

『准奏！』

鄭定公一口應允，徐徐起立，伸手一揮。承宣官會意，快步走到閱兵臺前，當衆宣示：『衆叛逆一概解交法曹，恪遵主公旨意，分別處置！』

臺下押解武士高聲應是，拉起衆叛逆匆匆押走，上大夫游吉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平定楚太子建聯晉謀鄭之役，凡事早有準備。五十七名叛逆被押解到公堂，交由有司分

別審訊。這一役除楚太子建甘爲荀寅犧牲外，鄭國方面，自首處斬者爲二十三名，另有三十四名未及自首，案發被捕者，按抄家滅門罪例，全家處死。當日，血染新鄭刑場的男女老幼，總共有二百一十三名之多。

處分過了衆叛逆，鄭定公馬上就問上大夫游吉：

『此刻應該輪到伍子胥了！』

游吉聽了又是一驚，惟恐定公一聲令下要殺伍子胥。他慌忙答奏：

『臣早就以項上首級和滿門老幼作保，伍子胥與芈建謀鄭一案絕對無關！』

鄭定公却仍在一聲冷笑的道：

『游卿能否證明，伍子胥對芈建謀鄭一事，毫不知情？』

游吉沉思片刻，方才審愼的答道：

『伍子胥是否事先已知芈建謀鄭，微臣無從獲知。祇不過，臣敢保伍子胥確未參與其事，否則的話，這一場飛來橫禍，怎能如此順利圓滿的解決？』

游吉的言下之意是在向鄭定公表明：正因爲伍子胥並未參與荀寅、楚太子建的謀鄭之舉，一場亡國之禍始能够一舉敉平，消弭於無形。如果伍子胥當日也參加了，禍亂的解除絕不會如此輕易簡單。說不定當時晉軍已經兵臨城下，而楚太子建和伍子胥在新鄭

城裏起而響應，裏應外合，以伍子胥的智勇雙全，力敵萬人，新鄭必定難保，鄭國勢將覆滅。因此，伍子胥不但無罪，他還可以稱得上是保全鄭國的大功臣呢。

然而，游吉的這幾句話，却又兜起鄭定公老大一樁心事。伍子胥入鄭之初，定公一心一意想使他成爲自己的臂助，藉伍子胥之力而使鄭國日益壯大，從容周旋於晉、楚兩强之間。如今楚太子建陰謀洩漏，事敗見殺，伍子胥就絕無再在鄭國勾留的可能。而他這一走，勢必投奔他國。定公暗忖，當年春秋列國之中，勢力最盛者厥推晉、楚、吳三國。其中楚國子胥萬萬不能去；却是子胥入吳則吳强，入晉則晉霸。天長日久，終必爲鄭國的大患。反不如乘此機會，一舉除去伍子胥，免得將來後患無窮。——鄭定公打定了主意，便扮上笑臉，滿面春風的跟那屏營待命的游吉說：

『來來來！游卿，諸事已了。你我君臣二人，可以坐下來安心的飲宴一番了！』

可是，游吉一心正爲伍子胥的生死安危擔心，他率直的問：

『那伍子胥呢？』

游吉方才建立大功，此刻大權在握。鄭定公便不得不據實相告：

『寡人已有萬全之計。你我君臣二人在此飲宴，坐候佳音！』

『請問是什麼佳音？』

『寡人自會暗中派人潛駐館舍，裏裏外外放起火來。那伍子胥縱有萬夫莫當之勇，只怕也難免葬身火窟！』

游吉聽了，一聲苦笑，連連搖頭。他正正衣冠，上前躬身一拜，啓齒奏道：

『請恕微臣直言。主公說這是個萬全之計，依臣看來，這却是萬萬不可的下下之策！』

鄭定公爲之錯愕的問：

『爲什麼？』

游吉兩指一疊，娓娓道來：

『主公此刻所顧慮的，無非芈建事發伏誅，伍子胥勢必逃離新鄭，投奔他國，或許將爲他國之助。然而，依臣管見，伍子胥一不能返楚，二不能入晉；列强之中，他唯有往投吳國。——子胥一旦入吳，必能助吳强盛。吳國勢强，一方面爲報答子胥，一方面爲開疆拓土，立將興兵滅楚。楚國地大物博，民性强悍。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殭；只需假以時日，又將起兵復仇，大擧入吳。如此這般，吳楚兩國兵連禍結，紛爭不已；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主公啊！到那時候，最低限度，夾在晉、楚兩强之間的我鄭，至少可以解除了南顧之憂！』

一席話，聽得鄭定公私衷大慰，笑逐顏開。他親暱的一拍游吉肩背，歡聲嚷嚷的說：

『游卿啊！寡人起先以爲你只是謀定而動，治亂理棼的能臣，怎想到你竟是高瞻遠矚、雄才大略的良相。寡人有了游卿，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了！』

游吉拱手謙了一句：『主公過獎了！』

鄭定公却又在急切的問：

『游卿，你該想個辦法，不動聲色的讓那伍子胥遠走高飛，逃到吳國去興風作浪吧！』

游吉應了聲：『遵旨！』立刻便在定公後苑閱兵臺上調兵遣將，發號施令。頭一樁，他以新鄭城中亂事已定爲詞，下令盡撤巡邏人馬，新鄭城門重啓，任由行人往來。第二件，他密令定公左右的一名內侍，暗中傳諭守門軍士，在楚太子建的八名從人之中，先行拿下七名，當場處死，但却要故作疏忽，放走其中之一。由他奔赴館舍，去向伍子胥告警。第三件，却是他的以防萬一之舉。當其時的鄭國上大夫游吉，正是春風得意，福至心靈，他惟恐伍子胥情急之下，潛行入楚，再在楚國找一處偏僻的地方暫且匿藏，游吉密遣細作直入楚境，在楚國四處散播流言。就說楚太子建謀鄭事敗伏誅，伍子

胥畏罪潛逃，他可是一路投南而走。

諸事安排已定，游吉這才欣然的坐下來，陪同鄭定公杯觥交錯，開懷暢飲。

那一日，伍子胥在新鄭館舍，一整天裏都在心驚肉跳，坐立不安。他心知只這便是不祥之兆，當時他最擔心的還是楚太子建的輕舉妄動，密謀圖鄭，終將惹上殺身之禍。一連幾次，他都想到太子建所住的那一幢房舍去看看，殊不料鄭國上大夫游吉使了一條穩兵之計；從早到午，伍子胥那邊的訪客，紛至沓來，絡繹不絕。一直到亭午時分，楚太子建已身首異處，定公、游吉諸事安排已畢，伍子胥方始送走最後一位訪客。雙方來到門口，正待一揖而別。伍子胥忽一眼看見，館舍四周，佈滿嚴陣以待的甲士，祇不過當時已在一隊隊的散去。伍子胥送走了客人，滿心驚疑不定。驀的，一名楚太子建的從人，氣急敗壞的趕來，一見伍子胥，立即屈膝跪下，雙淚直流的顫聲稟報：

『將軍，大事不好！太子遇害，七名從人一概被殺。惟獨小人伺機逃了出來……』

子胥一聽，便知事態危急，間不容髮。他打斷了那名從人的話，急急吩咐：

『你快進去，傳我之令，所有太子從人，立刻逃離館舍，而且要逃得越遠越好。』

言訖，他一個轉身，直奔太子建所住的那一幢華屋。方到堦下，便拉開嗓門，高聲大叫：

『伍子胥有緊急大事，求見夫人！』

楚太子建的夫人，便是被楚平王、費無極掉了包的齊女，僞說她便是秦哀公長妹孟嬴，孟嬴遂爲楚平王所奸佔，進而備位王后。這齊女雖說是陪嫁的妾媵出身，却也是宦宦之後，知書達禮，頗有大家風範。當時她正在廳中，敎授她所生的世子勝識字。那世子勝是太子建的獨子，時年六歲，倒也長得聰明伶俐、活潑天眞。是他先聽到了門外的喊聲，當下就稟告他的母親：

『娘！是伍子胥在說，他有緊急大事……』

這時候，齊女夫人也聽見了伍子胥的聲聲急喊，她連忙牽起世子勝的小手，快步走到廳堂門前，便隔着一扇中門，出語謙抑的答應：

『伍將軍，妾身在此洗耳恭聽！』

子胥時正憂心如焚，迫不及待，他只好單刀直入的應聲作答：

『夫人！鄭廷有變，太子罹難，請夫人火速收拾行囊，由臣保駕逃出鄭都！』

話沒說完，就聽見：『哇——』的一聲，隔扇門裏傳來齊女夫人和世子勝的號啕哭聲。

齊女夫人和世子勝，直在廳堂門後哭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把個自以爲身陷重圍

的伍子胥，急如熱鍋螞蟻，團團亂轉。他惟恐大隊鄭軍一來，他保着齊女夫人母子二人就很難殺出重圍，逃離新鄭。急如星火，萬般無奈，他只好再一次的連聲催促：『夫人！世子！大難當頭，此刻不是啼哭的時候。待會兒鄭兵一到，眼見要玉石俱焚！』

門裏的齊女夫人，一聽這話，頓時就止住了哭聲。她先恭敬的應了一聲：『是！伍將軍！』然後伸出纖纖玉手，拔開了廳門木閂，咬一咬牙，使勁的把世子勝推出門外，不再理會愛兒的聲聲哭喊。齊女夫人隔扇廳門跪倒在地，跟伍子胥磕了個響頭說：

『伍將軍！妾身在此跪拜。請將軍念在太子只有這一塊骨肉，大王無父子情，太子却與世子父慈子孝，相親相愛。恕我命薄如紙，臨到這家破人亡的關鍵，唯有將世子重重的託付給將軍了！』

『請夫人趕快開門，隨我逃生！』

詎料，那齊女夫人竟會在廳門之後，振振有詞的答道：『妾身斗膽借用尊嫂自盡以前的一句千古節烈之語：當今之事，夫婿殉國，妾身殉夫，如此而已！』

伍子胥着急得伸手拍門——

『夫人，妳再不開門，伍子胥萬般無奈，只有破門而入了！』

『將軍，妾身手中正有一把匕首，』齊女夫人應聲作答，語調分外堅決：『世子和

將軍逃命要緊，妾身一介女流，寧死不願爲將軍之累。將軍執意破門而入，妾身唯有引頸自刎！望將軍火速離去，賜妾全屍，容妾身從容自縊！』

伍子胥一陣慘然，無限感慨。心知齊女夫人死志已決，斷然無可挽回。他只有硬起心腸，一把拖起猶在悲號之中的世子勝，特意高聲的說：

『世子！我們走！』

不顧世子勝號哭悲呼，子胥牽起他的小手，拔足飛奔，一口氣衝出了館舍大門之外。四下一望，館舍門口，街道之上，居然靜悄悄的闃無一人。子胥心中好不納悶，却是一時也不及細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終嫌世子年幼腿短，步伐太慢，子胥便將世子勝一把舉起，扛在肩上。往日他在新鄭城裏，伍子胥來來去去都是乘車騎馬，前呼後擁。他根本就不認識街道路徑，唯有辨明方向一路投南飛奔，心想祇要闖過南門這道關口，那就逃生有望了。

子胥肩頭上扛個六歲的世子勝，撒開大步，一路飛奔，臨近南門，遠遠望去，但見城門洞開，行人絡繹不絕。關吏守卒，或坐或欹，都在懶洋洋的打瞌睡。只這便是鄭國上大夫游吉授計，鄭國上下，一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讓伍子胥過關，前往投奔吳國。

春秋時代，由鄭入吳，必須經過陳國，再穿越楚國東境的一座昭關，方始可以脫離楚境，南下大江（長江），搭乘船隻，直抵吳都。那陳國是虞舜之後，由周武王封在陳地。陳國疆域，東起今之河南開封，南迄現時安徽亳縣，都城宛丘，也就是現在的河南淮陽。楚國東方的要隘昭關，則在今之安徽含山縣西北小峴山上。小峴山羣峯拔地而起，直聳雲天。而山勢陡峭，林木叢生。除了兩峯之間的一條官塘大道，再也找不出可供行人托足之處，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概。當年楚國北禦諸國，南防强吳，就是仗着這昭關形勢險要，扼住了强鄰入楚的咽喉。

當年游吉純爲鄭國利害着想，一心一意要縱放伍子胥投奔吳國；又恐伍子胥潛往楚國，覓地匿藏，故派人入楚散播子胥南下的流言。他原以爲楚王聞訊以後，會在楚、鄭兩國邊境，嚴密防堵，子胥一到，必定知難而退，從而他只有入吳之一途。然而，游吉又怎料得到，楚王奸臣費無極，必欲得子胥而甘心。他們所最擔憂的，厥在子胥入吳，將會給楚國留下無窮的後患。於是便由費無極獻計，奏准楚王，派遣另一名足智多謀，能征慣戰的大將，楚國右司馬薳越，率領一千名精壯驍勇的步卒，星夜馳赴昭關，嚴密把守，日夜巡邏。楚王和費無極的這一步棋，是在利用昭關天險，佈下天羅地網，坐等伍子胥前來自家送死，或竟是束手就擒。

以伍子胥的嗚喑叱吒，千夫辟易，如果他冒死衝突，作困獸之鬥，楚將薳越，和千名精壯，也未必看在他的眼裏。可是，礙在子胥還挈帶着一名六歲幼童世子勝；楚太子建先已慘死，就法理而言，世子勝便就一躍而爲楚國王位的唯一繼承人。再加上楚太子妃捨身保全愛子，她在自縊身死以前，曾經向伍子胥託過孤來，伍子胥一諾千金，何況他深知世子勝一身關係之重大，因此他勢必竭盡全力，保全世子勝。帶着一名黃口童子千里逃生，他縱有天大的本領，也是礙手礙脚無從施展了。

伍子胥背世子勝逃出新鄭，一路之上就怕鄭國派遣人馬前來追趕，子胥自難免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唯有晝伏夜行；白天和世子勝找些人跡罕到之處躲藏，夜晚再摸黑逃命，一脚高一脚低的往前急急攢趕。

世子勝年紀還小，自出娘胎，過的就是鐘鳴鼎食、一呼百諾、王孫公子的帝王之家生活，他幾曾吃過餐風露宿，缺衣少食這種乞丐不如的苦頭。因此一路上盡在哭哭啼啼，一會兒在叫脚疼，一會兒又嚷肚子餓了。伍子胥惟恐追兵將至，急於趕路，正在憂心如焚，五內中燒，碰到了這位不知艱難危險的小世子，他也只有極力忍耐，百計哄騙。好不容易逃離了鄭國境界，來到陳國邊境，一座關卡之前，伍子胥遠遠的一眼望去，眼前的情景，不由得又令他大吃一驚。

那座關卡設在一片平陽間的官塘大道之畔，兩旁是一望無涯綠油油的麥田，周近十里絲毫沒有隱蔽處。而那座關卡却有一名武將裝束的關尹，帶領一、二百戍卒，正在一一盤問列隊通過的往來行人。

偏有個走得又饑又累的世子勝，不知大難臨頭，連連拉扯子胥的衣襟，聲聲哭喊：

『伍將軍，我餓了！你快去給我買點糕餅、肉食！』

子胥伸手一摸，袋中還剩了一塊烙餅。他掰下一半，遞給世子勝，讓他狼呑虎嚥的吃下。然後，他蹲下身來，和世子勝面面相對，柔聲的問：

『世子，你知不知道我們是在逃命？』

『知道！』

『前面就是一道關卡！』

世子勝睜大眼睛茫然的問：

『什麼叫做關卡啊？』

『關卡上有兵將，』伍子胥耐心的爲他解釋：『他們要是查出你是世子勝，我是伍子胥，馬上就會拉起刀把我們殺了！』

世子勝流露出一臉的惶懼之色，顫聲問道：

『那——那我們怎麼辦呢？』

『世子，如果你我想要逃過這一關，那你就得依我兩件事！』

『將軍，你說！』

『頭一樁，你我必須改口。你不能喊我將軍，得喊叔父，我也不能稱你世子，要稱你一聲姪兒。』

生死關頭，世子勝倒也顯得乖巧，他當時便依從的試喊了一聲：

『叔父！』

『姪兒！』

爲免露出破綻，子胥和世子勝：『叔父！』『姪兒！』的連連喊了好些遍，等世子勝喊習慣了，子胥方說：

『第二件，無論是誰問你的話，你都緊閉上嘴，裝做啞巴！』

世子機伶的點點頭，他從此不再開口說話了。

臨到關卡之前，伍子胥手牽世子勝，雜在一羣男女老幼之間，列隊過關，進入陳國。看看將要盤問到他了，一眼瞥見那名武將裝束的關尹，往大路中間一站，高聲宣告衆軍士：

『奉陳君旨意，嚴行緝拿楚國要犯世子勝、伍子胥兩名。擒獲者加官三級，賞黃金十盤（一盤二兩）。世子勝、伍子胥倘敢拒捕，當即格殺勿論，陳君仍有重賞。現有伍子胥畫影圖形在此，你們可要看仔細了！』

那一兩百名戍卒一聽，個個喜出望外，爭先恐後上前，搶着去看伍子胥的畫像容貌。伍子胥遠遠的看得一清二楚，心中却在暗暗叫苦，明知這一道關卡絕難混充得過，看樣子非得大動干戈，一死相拚不可。他立刻把世子勝拉到人叢之後，十萬火急，脫下自己的外袍，解開腰間的鸞帶，先把世子勝揹在背上，低聲囑咐：

『千萬小心！不管外面有什麼動靜，你務必好好趴在我的背上，切忌動晃！』

世子勝答應了聲：『好嘛！』子胥便再穿上外袍，將世子勝從頭到脚，全身罩住。又用鸞帶把他牢牢的捆定，然後手挺寶劍，大步上前。

關卡的一百餘名戍卒，看過了伍子胥的畫影圖形，正在四下散開，在人叢中搜查有無伍子胥其人。關尹當關而立，一眼看見伍子胥大踏步的仗劍而來，他立刻挺身向前，高聲一喝：

『站住！』

子胥一心闖關，他怎肯停止脚步。當下一個縱身，直到那名關尹跟前。關尹抬頭一

看，眼見子胥身高一丈開外，面似秋月，腰大十圍，正掄圓了一雙大眼，閃閃有光的注視着他；那模樣兒威武雄壯，有如天神下凡。關尹他這一驚非同小可，直驚得三十六顆牙齒捉對廝戰，他渾身抖顫，硬起頭皮來問了聲——

『你……是何人？』

伍子胥厲聲回答，宛如平地捲起了乍雷：『我伍子胥不幸淪爲亡命之徒，此刻唯有向你們借路！你們肯放我過去便罷，如若不肯，那我伍子胥只好性命相拚！』

這時候，武將關尹已經嚇得魂飛魄散，呆若木鷄。然而，散佈四周正在忙於盤查過往行人的那一百戍卒，一聽伍子胥這個名字，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紛紛的挺矛揮刀掩殺過來，人人口中高聲大叫：

『活捉伍子胥！生擒活捉伍子胥好領賞呀！』

一兩百名陳國戍卒，從四面八方惡狠狠的殺來，將伍子胥跟背上他揹着的世子勝，團團的圍住在核心，子胥無奈，唯有一緊手中寶劍，一聲巨喝：

『避我者生！當我者死！』

他邁步向前，揮舞寶劍，奮力衝突。大敵當前，生死間於一髮，他將一支利劍舞得如花團錦簇一般。陳國戍卒不慣陣仗，那裏曉得伍子胥的厲害。直至子胥劍鋒到處，

一劍一個，地面上早已搠倒了橫七豎八，十餘具屍體。剩下的陳國戍卒，這才方始醒悟，他們是在飛蛾撲火，自取滅亡。當下便發聲喊：『逃命呀！』拋掉手上的兵器，狼奔豕突，四散奔逃，一眨眼就逃了個一乾二淨，連那名關尹，外帶一羣過往行人，也都逃得不知去向了。

野闊風搖，麥浪起伏。伍子胥掃一瞥一地斷脰決腹、肚破腸流的十餘具屍首，喃喃的說了聲：

『僥倖！』

他一聲浩歎，納劍回鞘。忽又想起背上揹着的世子勝，開口便問：

『姪兒，你該沒事吧？』

世子勝裹在伍子胥的外袍之中，聲嗓悶悶的答道：

『叔父，我沒事。我在這兒暖和得很咧！』

子胥啓齒一笑，四望無人，他想：也好，就這麼把世子勝揹着走吧，累雖累，但是脚步可以放快，多少還可以加速趕路。

一脚踏入陳國國境，子胥就怕陳國會派大隊人馬前來。他不敢走官塘大路，揀定了東南方向，他淨挑些窮山惡水、罕見人跡的蠻荒地帶急急攢趕。其實，伍子胥在陳國境

內的這一段行程，他時刻提心吊膽，鰓鰓過慮根本就是多餘。春秋時代陳弱楚强，陳侯風聞楚世子勝和伍子胥即將過境入吳，他確是很想擒獲二人解送楚都，有以討好楚王。然而，伍子胥在東境闖關，奮力揮劍，轉眼之間連殺一十四人。他的神威大發，無人匹敵，英勇事蹟早已一傳十、十傳百，傳遍了小小陳國。陳國小兒夜間啼哭，父母都以『伍子胥來了。』加以嚇阻。一提起伍子胥的威名，陳國上下無不心驚，那兒還會有人敢於不顧性命想去捉拿伍子胥呢？此所以，伍子胥得以安然無恙，順利無阻的穿過了陳國國境。那一日，秋風肅殺，滿目淒涼，他手牽着世子勝，不知不覺一脚踏進了楚國境界！

伍子胥保着世子勝，從新鄭斜出陳國國境，又再逃回楚國境內。他頭一站抵達歷陽山，距離楚國重兵把守的昭關，祇有六十里之遙。

伍子胥少年時期博學壯遊，對於春秋南方各國的地理瞭若指掌。當他一到歷陽山，就曉得距離昭關只有半日的行程了。昭關是楚國東方第一險要，一向都有重兵駐紮，更麻煩的是昭關設在羣巒環繞之中，關外兩峰夾峙，其間祇有一線可通，倘若守軍在關前安排鹿角拒馬，强弓硬弩，世子勝和伍子胥便插翅也難飛過，因此之故，伍子胥一到歷陽山裏，他就躊躇不決，躑躅不前，不知道應該怎樣通過這道最後關隘——楚國天險古昭關！

先把世子勝帶進一座蔽天遮日的蒼松林中。時近傍晚，日落昏黃，伍子胥路上所買的乾糧早已吃完，越來越懂事的世子勝，雖然不曾明說他很餓了，然而子胥眼見他臉上的悽惶之色，耳聞他腹中饑腸轆轆，心中不由得分外難受。忽一陣山風掠過，吹落了幾枚松實，子胥看了怦然心動，便笑吟吟的問世子勝道：

『姪兒，你別苦惱，這兒正有道齒頰留香的美味。』

世子勝頓時就眼睛一亮的問：

『在那裏？』

伍子胥便攜帶着世子勝的小手，帶他去找遍地的松實。轉瞬之間找到了好大一堆，伍子胥一拉世子勝，兩人席地而坐，教他一粒粒的剝出松實中的松子來。世子勝將剝出的松子一一放進嘴裏，仔細一嚼，登時就笑容滿面，歡聲嚷道：

『好吃！好吃！』

無奈小小松子落入伍子胥的偌大肚裏，宛如滄海一粟，世子勝在越吃越香，他反而越吃越餓了。自嘲的一笑，伍子胥自言自語的說道：

『只這便是大肚漢的苦處！』

世子勝聽了茫然不解，他插嘴問道：

『叔父，你在說什麼呀？』

伍子胥正想找個說詞來掩飾過去，一抬眼，瞥見一條人影，從林子盡頭一晃而過。伍子胥在大難之中，危機四伏，聞絃心驚。他先低聲的囑咐世子勝一句：

『你守在這兒慢慢吃，我去去就來。』

世子勝悄聲答應，坐在原地紋風不動。——伍子胥身手好不矯捷，他一個箭步，縱出松樹林外，恰好跟那私下窺探的人劈面相逢。

低頭一看，那人毫無驚懼之意，反倒是滿面春風，神態從容。——原來是一位白髮蒼蒼、仙風道骨的老丈，年齡約莫七十來歲。他正拄着一根高與人齊的枴杖，在向伍子胥拱手一揖，石破天驚的說：

『公子一定就是伍公令郎，伍尚胞弟，從城父城裏逃出來的伍子胥了！』

聽得伍子胥汗毛倒豎，大驚失色，右手都已經按在寶劍柄上，準備隨時拔劍出鞘了，但見那位老丈猶在笑容可掬的問道：

『公子可曾聽說楚東醫士東皋公？』

東皋公？在伍子胥來說確是久仰大名了，因爲他在襁褓之中，得過一種險症，身熱十日不退，幾乎醫藥罔效，不治身死。就在他母親哭得死去活來的時候，家將來報：有

一位來自楚東歷陽山的東皋公，揭下了伍奢延聘良醫救治伍子胥的榜文，登門求見，當時伍奢立刻親自出迎，請東皋公爲伍子胥把脈。前後只用了三劑藥，便使伍子胥沉疴盡去，霍然而癒。往後他父母和兄長伍尚便時常提起，是東皋公救下了他這條性命。

伍子胥兒時見過東皋公，當年智識未開，自然毫無印象。及至眼前這位道貌岸然的老丈，一提東皋公的名字，伍子胥頓時就福至心靈，恍有所悟。再加上老丈口口聲聲稱他公子，他幾於認定老丈就是東皋公了，因此伍子胥慌忙施禮，歡聲的說：

『莫非老丈就是伍某兒時的救命恩人？』

東皋公果然認出了伍子胥，在他也是十分高興。他掀髯大笑，眞笑得山鳴谷應，天地間激盪陣陣迴響，充分流露出他內心之中的歡欣與得意。笑罷，他又感慨萬千的道：

『一別近三十年，深喜公子已成大器，老朽却已經行將入土了！』

一句一別三十年，提醒了伍子胥，三十年前東皋公給伍子胥治病，子胥還沒滿週歲，胎毛未脫，乳臭未乾，這會兒東皋公怎麼會一眼就認出他來了呢？伍子胥的滿腹疑惑，寫在臉上，居然也被東皋公一眼看穿，他樂呵呵的說道：

『公子不必多疑。老朽是在昭關關門的畫影圖形上，認出公子來的。』

伍子胥又是一驚，忙問：

『怎麼，昭關關上，也有伍某的畫影圖形了呀？』

『昭關關門，不但懸有公子的繪像，而且，』東皋公據實答道：『三日之前，還開來了一千精壯人馬，由右司馬薳越將軍親自率領，聽說是奉了大王之命，兼程趕來攔截公子的！』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伍子胥一聽之下，心頭一緊。他唯有低下頭去嗒然無語了。

那一頭，東皋公還在解釋的說：

『昨夜薳越將軍感染風寒，請老朽去給他治病。』說到這裏，又壓低聲音問道：『聽說，公子是保着太子遺胤世子勝，打算雙雙逃到吳國去？』

故人相逢，無從隱瞞，伍子胥唯有感慨系之的答道：『不錯！太子建勾結晉大夫荀寅，圖謀鄭國，事發被斬，太子妃也已經懸樑殉夫。他們兩夫婦亡命千里，雙雙罹難，如今只留下世子勝這一支血胤，成爲楚國唯一的王儲了。』

可是，東皋公聽後竟深沉的一笑，他再問伍子胥道：

『公子有多久不曾聽到故國消息了？』

伍子胥滿臉苦笑，一聲長歎的答道：

『自從逃出城父，直抵新鄭，前後總有半年，故國消息完全斷絕。』

『那麼，公子多半還不知道，大王已經廢了太子建，改立孟嬴爲皇后，庶子珍爲太子了。』

驟然從東皋公嘴裏聽到這個消息，雖說早在子胥的意料之中，然而乍一聽說，子胥仍難免義憤塡膺，怒形於色。他咬牙切齒的接口說道：

『這一定是奸臣費無極的攛掇安排！』

『那還用問嗎？』東皋公鄙夷不屑的一聲冷笑，又道：『費無極慫恿大王，不惜廢嫡立庶，自萌亂源。大王立庶子珍爲太子，母以子貴，孟嬴夫人自然而然的便被大王册封爲皇后。孟嬴皇后一旦躋登后位，飲水思源，投桃報李。她當然會在大王跟前極力保荐。因此之故，此刻的費無極，也就借步登高，貴爲一國首輔，羣臣領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太師了！』

伍子胥憤憤然的罵道：

『宵小弄權，朋比爲奸！眼看大好楚國，就要亡在這批人的手裏！』

東皋公也是一腔忠藎，滿懷孤憤，他重重的一拍子胥肩部，語重心長的說道：

『子胥，我老了！令尊、令兄，也已相繼遇難。我楚國未來的興亡衰替，如今都在你身上！』

幾句話，說得伍子胥血脈賁張，盪氣迴腸。他瞿然而起，慷慨激昂的說道：

『老丈放心！子胥不惜一死，也要保護世子，入吳借兵。總有一天，我會揮師入楚，誅昏君，殺奸臣，昭告天下，盡廢昏君亂命！扶立世子勝早登大位，使楚國重歸於禮義之邦！』

『好，好，好！』東皐公面露歡欣鼓舞之色，讚不絕口的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公子，三楚百萬人口，也祇有世子勝和公子你這一線之望了！』

子胥一時衝動，霍的拔出腰間寶劍，猛可揮向一株兩人合抱的枯樹。唰的一聲，將枯樹砍爲兩段，他以劍指樹，當天立誓，聲調鏗鏘的說道：『我伍子胥倘若不能踐履今日之言，當如此樹！』

東皐公站在伍子胥身邊，眼見子胥寶劍一揮，將一株巨木砍得嘩啦啦的倒下，撲突突的濺起老高泥土，他不由自主，脫口歡呼——

『勇哉公子！壯哉子胥！』

那一旁，伍子胥一臉的莊嚴肅穆，正在徐徐的納劍回鞘。這時候，他察言觀色，早已深知東皐公是一位忠肝義膽，光明磊落的血性老人，說不定能在自己窮途末路之中，施以一臂之助，任什麼事都不必隱瞞他了，當時就向林中一指，朗聲說道：

『世子正在林中，老丈要不要前去謁見？』

東皐公一聽，歡容滿面。他連忙整整衣冠，向伍子胥雙手一拱的道：

『敢煩公子爲草野小民通報一聲。』

草莽之間，儼然朝儀仍在。子胥必恭必敬的應了聲：『是！』引着個面容虔敬，眼觀鼻，鼻觀心，規行矩步，埋頭疾走的東皐公，筆直走進松林，低頭一看，世子勝還坐在一塊光滑的石頭上嚼松子呢！世子勝一眼見到子胥，頓時便說：

『叔父！剛才有一棵大樹，也不知怎的倒了，嘩啦啦的一片聲響，把我嚇了一跳！』

伍子胥垂手回答：

『啓世子，那是臣在當天立誓，以樹爲例，誓願有日揮師入楚清君側，廢亂命，扶立世子早登大位！』

子胥一本正經的據實作答。詎料，世子勝聽了竟會揚聲大笑，他把手裏的松子全部塞入口中，手指着伍子胥笑個不停的說道：

『哈哈，叔父，你又忘了你我的約定，怎麼又跟我君臣相稱起來了呢？這一下，你難免受罰了吧！』

子胥聽世子勝這麼一說，只好把東臯公撇在一邊。他屈膝下跪，由衷懇摯的奏道：

『當日將入陳國，前有戍卒，後有追兵。在萬分緊急，迫不得已的情況之下，臣祇好用一時權宜之計，斗膽請世子改口，與臣以叔侄相稱 。此刻既已復入故國 ，禮不可廢，敢請世子恕罪，容臣仍盡君臣之禮！』

世子勝一連多日迭經大故，飽受驚嚇。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這時候的他，早已聰明曉事，就像個小大人一般。聽了伍子胥這一番話，他竟會埋頭思索，沉吟半晌，方始回答伍子胥道：

『國境之內，無妨仍行君臣之禮。一旦過了昭關，還是叔侄相稱，掩人耳目的好。』

東臯公在伍子胥背後聽得一清二楚。他不由滿心歡喜，暗中讚嘆：『天佑楚國，居然就有這麼聰明曉事的一位世子！』

伍子胥答聲是！朝上磕了個頭，方始欠身起立，面向世子勝高聲奏道：

『臣在樹林之外，巧遇故人名醫東臯公，特地引來謁見世子！』

那世子勝居然也中規中矩，威儀儼然的說了聲：

『宣！』

東臯公一聽這個『宣』字，馬上就從伍子胥的背後轉了出來，早年他也是個見過大

場面的，直到世子勝跟前跪了下去，一面在行三跪九叩首的人臣之禮，一面猶在朗聲高呼：『草野小民東臯公，蒙伍大將軍引見世子殿下，願世子殿下千歲！千千歲！』

世子勝轉頭一看東臯公，仙風道骨，慈眉和目，頗有飄飄若仙之概。當下不由得肅然起敬，便略略的欠一欠身，伸手一延，挺客氣的說了聲：

『老丈請起。』

東臯公却凜然於伍子胥『禮不可廢』那一句話。他仍舊再磕個頭，撐地起立，斜着身子在世子勝的右邊一站，耳聽得世子勝在和顏悅色的問他——

『老丈是本地人氏？』

『不敢！』東臯公拱手答話：『草民世居歷陽山，前後已經有五代了。』

『歷陽山離昭關還有多遠？』

『將近六十里，步行半日可到。』

『昭關是否駐有人馬？』

先望一望伍子胥，獲得他的眼色首肯。東臯公方始措詞委婉的答道：

『昭關人馬不少。祇不過，伍大將軍的天生神勇，草民等極力設法，多半可以順利通過。』

『那我們是否現在就走?』

東臯公一聲苦笑，拱手一揖，說道：

『草民斗膽，敢請世子和伍大將軍先到舍下小住幾天，然後再由伍大將軍和草民徐圖良策。』

世子勝一聽就懂，這分明是東臯公在說昭關難以通過，還得徐圖良策才行。他略一遲疑，伍子胥却搶在前頭一口答應了，他說：

『如此只好叨擾老丈了。』

當下，由東臯公帶路，一行三人出了松林。直奔東臯公的茅舍而去。

東臯公的茅舍，坐落在一道深谷之中，幽靜深邃，恍若仙境。穿過一座茂密的樹林，又有幾叢參天巨竹掩映，稱得上是人迹罕到之處。然而東臯公心知世子勝是楚國王儲，伍子胥身繫天下安危，楚將薳越的手下連日又在盤查得緊，他不能不格外的小心謹愼。將世子勝、伍子胥二人引入草堂以後，他並不請世子、子胥就座，悄聲的跟伍子胥說：

『爲世子和大將軍萬全起見，還請二位多走幾步。』

世子勝絲毫不以爲忤，伍子胥反倒覺得東臯公設想周到，關防嚴密，世子和自己的

安全可保無慮。他右手牽着世子勝，跟在東臯公的背後，曲曲折折又穿越幾畦菜圃、一道竹林，來到一座洞穴之前。那洞穴，洞門高祇五尺，連東臯公都得傴着身子才能進去。洞穴裏面，一片漆黑。

東臯公一人當先，領着世子勝、伍子胥鑽進洞穴。點燃了桌上油燈，眼前一亮，倒也寬敞，這洞穴就山鑿成，高可一丈四五，居然也有一排三間之多。三間石室，全都鋪着厚厚的茵席，端的是一塵不染，冬暖夏涼。東臯公尊世子勝上坐，自己和伍子胥兩頭打横，君臣三人成品字形坐定，奉過了茶，方始說道：

『當年楚、吳兩國，不時交兵援仗，昭關一帶，兵荒馬亂，草民的先人，爲避兵燹，因山鑿石，開闢了這三間石室，不曾想到，今日能擔此大任，作爲世子殿下和伍大將軍的臨時行館！』

伍子胥向東臯公道過了謝，再語重心長的說道：

『世子和在下但在楚境一天，就有一天的危險，承蒙老丈盛情款待，無任感激。就祇是居安難免思危，還請老丈儘快設法，讓我君臣二人，越早通過昭關越好！』

『這個當然，這個當然。』東臯公連聲應允，一口擔承的說：『請大將軍務必寬心，三十年前，我曾僥倖治癒大將軍的險症，三十年後，老朽便拚着這身家性命不要，

也得讓世子和大將軍安然脫險！』

伍子胥離席起立，跟東皐公再道一次謝。東皐公忙道：『大將軍不必多禮。』然後他再解釋的說：

『草民家裏，也有妻子兒女，僕從奴婢，祇是世子、大將軍萬金之軀，薳司馬和他的手下在昭關虎視眈眈，偵騎四出。草民爲世子、大將軍設想，這幾天裏最好不要輕易露面。至於一日三餐，粗茶淡飯，自當由草民親手遞送，以防萬一。』

說罷，他請世子勝和伍子胥小坐片刻，休息一下，自己轉身出去。過了大約一盞茶工夫，他才手捧托盤，回到洞穴。

世子勝欣欣然的上前一看，東皐公竟然給他們端來了三葷兩素，五菜一湯，外帶一大罈美酒，一大缽熱氣騰騰的米飯！

自從逃出新鄭，歷經千辛萬苦，奔抵歷陽山，在住進東皐公的家裏之前，一向錦衣玉食，養尊處優的世子勝和伍子胥，一連十天就沒有吃過熱食。如今東皐公端來的美酒佳餚，居然是山珍海味，香味四溢，君臣二人少不得要食指大動，大快朵頤。伍子胥自斟自飲，世子勝據案大嚼，足足的飽餐了一頓，仍由東皐公親手收拾碗筷，他請世子勝和伍子胥早早安歇，自家告辭離去。

子胥和世子勝各據一室，分別就寢。然而一連七天，東皐公一日三餐酒菜供應不缺，伍子胥却困處石穴，夜夜不能成眠。白天他面對着世子勝和東皐公，唯有勉持從容，故作歡顏，一到自己孑然獨處，或則是夜闌人靜，他不是心中有如滾油煎，便是翻來覆去無法闔眼。——他明知昏君、奸臣，在昭關佈下了天羅地網，司馬薳越，正在夜以繼日的嚴陣以待。倘若祇有他一個人，伍子胥大可以施展平生武藝，下定決心一死相拚。衝得過昭關便罷；萬一衝不過去，那也只有一死了之，一了百了。然而，身邊拖着一個楚國王儲世子勝，縱然他聰明曉事，機警過人，但他畢竟是個年方六齡的黃口小兒。伍子胥既不能棄他於不顧，又不能手拉着他衝鋒陷陣，在千軍萬馬之中奮力搶關，誠所謂走投無路，進退兩難，這又叫他如何是好呢？

更有一層，伍子胥固然深知東皐公是忠義之士，磊落丈夫，自從兒時就曾救過自己性命；東皐公絕對可靠，伍子胥也相信他在盡心盡力的設法使自己安然通過昭關。就只是，前後七天，只聽說他每天都在四出奔走，而每回他到石穴，却從無片言隻字，提到過關的事。是過關之難難於上青天，還是東皐公但爲世子勝和自己的安全著想，有意穩住他君臣二人，根本就不打算讓他們過關入吳？伍子胥前思後想，片刻難安，心中越來越發焦躁，越來越感絕望。曾有一夜，他輾轉反側，愁腸百結，一時衝動，竟然拔下牆

上寶劍，引頸便要自刎！

三尺寶劍，乍近喉結，透心一股奇寒，使伍子胥突然驚醒，自怨自艾：『罷罷罷！我怎能做出這種傻事來？父兄妻嫂，大仇待報，當天立誓，言猶在耳；而東皐年老，還在熱心奔走，世子幼小，一生前途，楚國命運，千斤重擔，全繫在自己身上！倘若就這麼不明不白的死了，上何以對天，下何以爲人！』想到這裏，只好將三尺劍輕輕的放下，沉沉的回鞘。『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那時候的伍子胥，却已不知何時，熱淚有如泉湧，濕漉漉的染滿了整張秋月臉。

側耳傾聽，遠處已有雞啼，天色又快亮了，伍子胥抹乾眼淚，頹然的倒向茵蓆。正待閉上佈滿紅絲的兩眼，小睡片刻，驀的，門上響起了剝剝的聲響。

分明有人敲門，伍子胥一驚而起，高聲問道：『請問，是那一位？』

『是我，東皐公。』

伍子胥一聽，原來是東皐公來了。連忙起立，三步併作兩步，跑過去把門打開，正要啓齒動問：『老丈怎麼恁早便送早餐來了！』可是，劈面相對的東皐公，正掄圓兩隻老眼，湧現一臉的驚詫錯愕。他牢牢的盯住伍子胥的頭上在看，就像看見了什麼妖魔鬼怪一般！

子胥一愣，頓時就問：

『老丈，你怎麼……？』

東皐公話未出口，先伸出了右手，顫抖的指着子胥頭頂，駭異得聲音都變了。他的下頷直在驚顫不已的說：

『將……將軍的頭……頭髮……』

伍子胥伸手摸頭，性急的問：

『老丈，我的頭髮怎麼樣了？』

『這……這眞是咄咄怪事，天下奇聞！』東皐公好不容易勉定心神的說：『一……一夜之間，將軍的滿頭黑髮，居然全變白了！』

『白了!?』

伍子胥猛吃一驚。他急急忙忙，摘下牆上銅鏡，攬鏡自照。這一照之下，竟然使他情不自禁的脫口驚呼——

『哎呀！我的頭髮果眞白了！』

名門後裔，養尊處優，從小到大，伍子胥算得上是豐衣足食，得天獨厚。他不但有一副魁梧雄壯的身軀，方頭大耳，鼻直口方的長相，還有滿頭烏油油、黑漆漆的長髮。

一日一沐，一日一梳，整理得一頭長髮光緻潤澤，人人都盛讚伍子胥不愧爲美髮少年。然而，曾幾何時，一夜之間，年方三十的伍子胥，三千青絲驟然會變成滿頭銀白！

『奇怪！奇怪！』子胥盡在滿心納悶，喃聲自問：『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明白了！』東皐公在一旁一聲浩歎，接口說道：『這一定是將軍一連七天憂心忡忡，眠食難安，苦於不得半點過昭關的消息，憂急過甚，終於憂白了將軍的少年頭！』

伍子胥放下銅鏡，漾一臉苦笑，回轉身來向東皐公自嘲的說道：

『這下可好，我伍子胥稱得上是：「一事無成兩鬢斑」了！』

却是，東皐公忽的臉色一改，現出一臉恍有所悟的神情。他兩眼定定的注視伍子胥的滿頭銀髮，久久，竟是眉飛色舞，彷佛喜從天降般拱手說道：

『將軍啊，可喜可賀！』

伍子胥聽了，連連搖頭，聲聲苦笑。他滿腹悲酸的跟東皐公說道：

『老丈，想我伍子胥如今正在窮途末路，進退維谷，而一夜憂急，急白了滿頭的黑髮，老丈你就莫再取笑了，我也會有什麼可喜可賀的事啊！』

然而，東皐公却還在春風滿面，興高采烈，他在用石破天驚之勢，一語點醒伍子胥說：

『將軍啊！老朽是在賀你。這下子你大可以順利無阻的通過昭關了！』

伍子胥一聽，驚喜交集，疑信參半。他一伸手緊握住東皐公的胳臂，急急的問：

『老丈！你說這下我可以順利過關了？請問老丈，這話怎講？』

東皐公笑呵呵的答道：

『將軍，你也不想想？那昭關關門之旁掛的畫影圖形，是一位少年壯士。這會兒將軍一夜之間，鬚髮盡白。將軍本人外貌，和圖上的繪像一老一小，大不相同，豈不是可以混充得過去了嗎？』

伍子胥凝神一想，東皐公所說的果然不差。自從逃離城父，入鄭過陳，再入楚境，這前後半年之間，自己不僅飽受風霜雨雪，千里跋涉之苦，而且還曾迭經大故，遍歷人世間極悲慘的際遇。再加上長日提心吊膽，深切哀傷，半年來豈僅是夜長夢多，度日如年而已，半年裏伍子胥心力交瘁，憂勞過度，自己的容顏何止衰老了十年八載。此刻竟又有了滿頭銀髮，兩鬢盡斑。三十而立的伍子胥，在外貌上看來早已年華老矣！就說自己是個衰齡老翁，只怕也有人能信得過。古時候繪影圖形，只畫得出年貌特徵，伍子胥當時的年貌和圖上繪像相距甚遠，自然也就容易的可以混過昭關去了。

就祇有一樁，是爲特徵：當年天下皆知，伍子胥的威武雄壯，相貌堂堂，在春秋列國之中確是無人可與比擬。子胥身高一丈，腰大十圍，兩眉之間闊及一尺（周制，一尺等於今尺六寸四分）。這一項特徵很難瞞得過人去。伍子胥一想到這兒，心中便是一涼，乍激起的希望，刹那間又成了冰消瓦解，鏡花水月！滿腔欣喜化作了一聲長歎，廢然的啓齒說道：

『薳越在昭關以逸待勞。他那一千精壯，盤查過往行人一定分外嚴密，在下容貌雖改，可是體態依舊，只怕難以混得過去！』

可是，一團高興的東皐公，却仍在欣欣然的大聲說道：

『將軍，我有一計！』

伍子胥忙問東皐公計從何出？東皐公便兩指一疊，娓娓道來：

『昭關一向是楚吳之間的唯一過道，每天進進出出的行人多如過江之鯽。明天世子和將軍過關，只消釀成一場小小的紛擾，世子、將軍就可以乘着關上紊亂，雜在人叢之中，悄悄的出關入吳！』

伍子胥聽了，不覺失口而笑。他一臉苦笑的問東皐公道：

『老丈是想盡起家丁，由世子和老丈親自率領，同上昭關，與薳司馬的大軍打上一

仗，好讓在下乘此一片大亂，混出關去？』

東皐公不以爲忤，仍在斂容正色，一本正經的說道：

『老朽年過七十，世子才只六歲，一老一小，自難在昭關之上掀起什麼風浪。老朽所想的，只不過是如何能使昭關兵將，小小的亂上一亂而已。』

『譬如說……？』

東皐公想了一想，方始回答：

『譬如說眞給他們逮到什麼人了？』

伍子胥一聲苦笑的道：

『薳越奉楚王之命，專爲世子和在下而來。除非他們眞逮到了世子或者是子胥；依在下看，他們未必就能亂得起來！』

東皐公居然會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的說：

『就讓他們逮到個假伍子胥，似乎也並不爲難！』

『老丈，你能到那兒去找一個假伍子胥？』

東皐公先不答話，他背起雙手，繞室而踱，凝神的在深思長考，認眞算計。伍子胥不便打擾，便悄然的盤膝坐下。偌大石室，一室寂靜，讓東皐公足足思考了一盞茶工

夫，方始就地站定，毅然決然的對伍子胥說：

『將軍，早餐已在外面几上。請將軍叫醒世子，一道用餐。再等老朽去找一位好朋友來，這位朋友一到，將軍和世子就可以動身過關了！』

說罷，轉身便走。——伍子胥忙不迭的站起身來，追了兩步，連聲的想要喊住東皐公，問他一個究竟。然而，東皐公謀定而動，當機立斷，他的脚步好快，轉眼之間就奪門而出，走得不知去向了。

子胥無奈，只好順從東皐公的囑咐。盥洗過後，直到對面石室，叫醒了睡眼惺忪的世子勝，告訴他說：

『世子，早餐已備，等你我用過以後，多一半，今天可以啓程過關了！』

伍子胥和世子勝耐心的等到亭午時分，方始聽見洞穴石室門外，自遠而近傳來脚步聲響。子胥連忙起立先去把室門打開，移時便見跑得氣喘咻咻的東皐公，領着一位儒生打扮的中年男子走進門來。

一眼看見那位中年男子，子胥不由便是一愣。但見他和自己一般的威武雄壯，相貌堂堂，祇不過身軀矮了一尺，眉宇窄了寸許，膚色稍微黝黑了點。神情模樣，居然約略相仿。

中年男子面容肅穆，舉止端莊。他在東皐公的引導之下，直趨世子勝座前，整整衣冠，跪拜下去。嘴裏還在高聲的自家唱名：

『歷陽山仕子皇甫訥，蒙東皐公引見，專誠參謁世子！願世子千歲，千千歲！』

世子勝一時之間還不明白皇甫訥的來意，難免有點錯愕。他祇藹然的笑笑，啓齒說道：

『皇甫先生不必多禮！』

這時候，東皐公上前一步，湊近世子勝，附耳低聲奏道：

『世子殿下，一會兒我等恭奉殿下過昭關，這位皇甫先生就是假伍將軍了！』

世子勝仍舊弄不清楚究竟，他還在擔心的問道：

『今天如何過關，你是否已經跟伍將軍商量過了？』

『商量過了。』東皐公應聲作答：『只是爲安全過關起見，還得委屈殿下一下。』

世子勝點點頭，表示這不生關係，東皐公便放心大膽，和伍子胥仔細籌商，妥爲安排。當伍子胥聽說東皐公要用李代桃僵之計，讓皇甫訥冒充伍子胥，毫不抵抗，束手就擒，他登時便不以爲然的說：

『不可，不可！皇甫先生和我萍水相逢，他分明是楚國儒士，善良百姓。我怎能爲

一己性命，讓他代我去受刑罰之苦，牢獄之災。這未免太委屈他了！』

詎料，皇甫訥竟會臉色一正，振振有詞的說道：

『後學久仰將軍大名，如雷貫耳，今天貪緣一見，正是後學生平莫大的榮幸，怎能說是萍水相逢，偶然邂逅？更何況，』皇甫訥頓一頓，方再義形於色，字字著力的說：『時今昏君在位，奸臣當道，朝廷種種擧措，早已使我楚國禮義盡隳，道德淪亡。倘若再不清君側，正朝綱，祇怕天下之人，都要把我楚國看作蠻夷之邦，無可救藥了。我楚國上下唯一之望，厥在世子與將軍。後學只要能使世子、將軍順利通過昭關，入吳借兵，早日撥亂反正，振興我楚，那怕要後學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辭。何況這區區的刑罰之苦，牢獄之災呢!?』

一番正論，直說得慷慨激越，擲地鏗鏘有聲。使世子勝爲之動容，伍子胥由衷欽佩。他邁步上前，向皇甫訥躬身一揖，由衷懇摯的說道：

『先生不惜捨生保全世子和在下，大恩不敢言謝，在下此刻祇能說，先生這一番正大議論，金玉良言，在下終身不敢或忘。此行果能通過昭關，抵達吳都，誓願及早完成先生所見示的救國強楚方針大計！』

皇甫訥連忙拱手遜謝，一個勁兒的說：『這不敢當。』東皐公一看時已過午，當下

便說：

『由此處直奔昭關，還有四十五里，步行總得兩個多時辰，列位看是此刻啓程的好，還是權過今夜，等到明天一早動身？』

伍子胥略一沉吟，斷然的說：

『我看不如立卽啓程，路上雖然趕得急些，可是抵達昭關，恰好是夕陽啣山，暮靄蒼蒼時分。一來，日落蒼黃，守關的人很難看得眞切，二則，關門用飯在卽，他們自然難免輕忽大意，我們正好利用這個大好時機，一擧通過昭關！』

『將軍！你這話說得對極了！』皇甫訥興奮的兩手一拍，連聲催促：『走走走！我們這就動身搶關吧！』

偏有個東皐公，伸手搖搖，打岔的說：

『別忙別忙，世子殿下，伍大將軍，還有皇甫兄，你們此刻還得改個裝束！』

當時，衆人都依東皐公的計較。世子勝換上一套村家小兒的便服，伍子胥脫下自己身上支離破碎，不及縫補的錦袍，披在皇甫訥的身上，再穿戴上東皐公親自爲他取來的一身粗布衣褲，扮作僕役模樣。世子、子胥、皇甫訥三人改裝易服，裝束停當，伍子胥這才把世子勝往自己背上一揹，由東皐公率先領路。三人行撒開大步，急急忙忙的往昭

關攢起。

行行重行行，快到昭關了，東皐公右手一伸，讓衆人停止脚步，他要伍子胥先看淸楚昭關形勢。伍子胥放眼四望，祇見一座小峴山，延綿迤邐，由西而東，峯峯相連。兩峯夾峙之中，出現大道如砥，直奔天邊，臨到昭關關口，方才倏然一收。兩側山峯，盡是懸崖絕壁，林木蓊鬱，大有萬笏朝天， 東馬懸車之概 。顯然是除了昭關一道關隘之外，再也沒有別徑可尋了。東皐公再讓伍子胥去看那昭關時， 又見昭關之上，山勢威猛，昭關關隘，氣象肅殺，大路兩旁，紮了無數營盤，千餘軍士，夾道峙立，關尹的官舍，已經改作右司馬薳越的行轅，一面『薳』字大纛，正在官舍之前近風招展！

伍子胥把昭關附近形勢，看了一個大概。不由得驚心動魄，舌爲之咋。他回過頭去跟東皐公、皇甫訥感慨系之的說：

『險！險！險！祇怕這就是伍某生平所到的第一道難關了！』

皇甫訥惟恐他趑趄不前，臨時打退堂鼓。馬上就好言安慰他道：

『好在東皐公定計，計出萬全！將軍放心，後學敢保將軍，一定能過得關去！』

伍子胥眼望着皇甫訥，一聲苦笑的答道：

『要不是在下背上揹着的這位世子殿下， 便千軍萬馬我也不怕！ 那裏還要委屈先

生，也來冒一次這平生未有之險呢！』

皇甫訥一聽，馬上就懂。伍子胥是在婉轉其詞的勉勵自己——硬起頭皮去冒充伍子胥，並不是在爲伍子胥本人，而是爲了楚國王儲世子勝，以及他身上所負振興楚國的重責大任。皇甫訥的作爲實非嚮義，而是盡忠。心中明白，登時就精神一振，他意氣昂揚的領頭就走。口中還在高聲說道：

『走！我們這就去闖關！』

闖關四人，一切按照預定計劃。由皇甫訥一馬當先，直奔昭關而去。東皐公牽起世子勝的小手，伍子胥則彎腰呵背，故作矮上一截， 跟在東皐公的身後亦步亦趨。 東皐公、世子勝和伍子胥，又都遠遠的跟着皇甫訥，觀看究竟，相機行事。

皇甫訥昂首挺胸，裝出一副目中無人，不可一世的模樣。昭關之前分明還有二、三十名男女老幼，在列隊等候盤查，可是皇甫訥却全然不顧。他直到關前，將一名偏將、四十名健卒視若無睹，居然就要揚長而過。

那名偏將一看情況緊急，頓時便是一聲暴喝：

『攔住！』

四十名健卒齊聲應：『是！』一體出動，各執刀矛斧戟，一色的長杆兵器。刀尖直

指皇甫訥，團團的圍成了一個圓圈，那員偏將氣急敗壞的趕了來，臨到皇甫訥的眼前，抬頭一看，便是脫口一聲驚呼：

『哎呀！這不是伍子胥嗎？』

四十名健卒一聽『伍子胥』，起先還驚了一驚。再移向前去定睛一看；——把守昭關的將校士卒早已看熟了伍子胥的畫影圖形，日薄崦嵫，天光暗弱，一切悉如伍子胥的預料，他們果然把皇甫訥看成伍子胥，立刻便爆出聲聲歡呼：

『逮到伍子胥了！逮到伍子胥了！』

當其時，楚國右司馬薳越，正在他的行轅裏據案獨酌，一面欣賞他從郢都帶來的姬妾載歌載舞，爭相獻媚。驟然聽見關前陣陣歡呼，說是逮到伍子胥了，伍子胥英名四播，他當下眞還不敢怠慢，披上金甲，拔出寶劍，推開衆姬妾，一個箭步縱出門去。

薳越的三十六名鐵衞，挺刀仗劍，在薳越身後緊緊相隨。薳越的這一支人馬企圖生擒活捉伍子胥，不但早有準備，而且每天都得操演幾次陣勢。因此，當那『逮到伍子胥了』的喊聲山應谷鳴，響徹雲霄 。薳越麾下的一千名精壯 ，轉眼之間就從四面八方捲來！頭一層圈子刀尖向前，第二層圈子直挺矛尖，第三層圈子彎弓搭箭。整整一千支刀尖箭鏃，筆直的指向身高九尺，出人頭地的皇甫訥！

右司馬薳越一到，三層人牆一致張開一個缺口，讓他們的主帥仗劍直抵皇甫訥跟前。薳越在楚京郢都領軍，伍子胥則在城父輔佐太子建。兩人竟不曾見過面，薳越對伍子胥的印象，也是得知於畫影圖形上。——他一眼瞥見皇甫訥，但覺得他和畫像上伍子胥的模樣依稀相仿；再一看皇甫訥裝模作樣，器宇軒昂，身上的一件錦袍恰如伍子胥的身分，至於錦袍的支離破碎，在他心想一定是途中披荆斬棘，狼狽奔逃留下的痕跡。薳越一望之下就認定皇甫訥是伍子胥了，他頓時就一聲喝令：『拿下！』

內層健卒轟然一聲：『得令！』人人奮勇，個個爭先，七手八脚的衝上前去便將皇甫訥橫拖豎拽，綁了一個結實。那皇甫訥却在竭力掙扎，高聲大叫：『我自是歷陽山儒士皇甫訥，你們綁我作甚？』

可是，薳越的部下全都以爲他們果眞擒獲了伍子胥，加官在卽，重賞有望，人人都在興高采烈，笑逐顏開。那裏還顧得到皇甫訥的極口否認，掙脫繩索。十餘名健卒簇擁着個皇甫訥，你推我擠，跑前跑後，吵吵嚷嚷的把他押進了右司馬的行轅大廳。薳越的姬妾們嚇得東逃西散。薳越得意洋洋，邁着官步高高上坐，三十六名鐵衞雁序般兩邊排開，右司馬要公然審問伍子胥了！

皇甫訥假意冒充伍子胥，在昭關之前由被圍進而被捕，昭關之前一片大亂，列隊等

候盤查的那些平民百姓，一致以爲伍子胥的天生神力，他絕不至於束手就擒，而勢必會負隅頑抗；眼前刀兵陣仗將起，那刀尖箭鏃，一概都是不長眼睛的，二、三十名男女老幼性命要緊，頓時就發聲驚喊四散奔逃。一眨眼間就逃得一個不留。

這時候，站在遠處伺機行事的伍子胥看得眞切，他頭也不回的跟東皐公斷然的說：

『老丈，我們可以過關了！』

東皐公把心一橫，鼓足勇氣，低聲的囑咐了句：『快跟我來！』邁開脚步，便往關無一人的昭關關門奔去。子胥反手把背上的世子勝摟緊，應了聲：『是！』緊跟在東皐公的背後，儘快奔向關門。

原以爲薳越喝令所部拿下了假伍子胥——皇甫訥，關上的守軍全趕去看熱鬧，一座昭關，豁然洞開，世子勝、伍子胥和東皐公大可以一衝而達，一脚踏進吳國境界的呢。不曾想到，昭關竟是一座長達里許的隧道，關門外誠然空蕩蕩的不見一名守軍，卻是當東皐公、伍子胥三人行正在進入關門，急急通過隧道的時候，驀的，一名偏將、八名健卒從暗陬倏然出現。那名偏將一擺手中三尺寶劍，擋住了東皐公的去路，頓時便是一聲喝問：

『往那裏走？』

東皐公驚了驚，站停脚步，定定心神，按照先前盤算好的計較，堆一臉笑，拱手反問：『將軍不認識老朽了？』

那名偏將聽了一愣，趁着暗弱天光上下打量東皐公，困惑不已的再問：

『老丈是……』

『楚東醫士東皐公！』自家通名報姓以後，東皐公刻意扮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

『十日之前，薳大司馬感染風寒，派遣一位護衞到寒舍見召。老朽托天僥倖，一劑藥藥到病除，治癒了大司馬的寒熱之症！』

那名偏將不曾參與其事，但是東皐公一劑藥治癒薳越的險症，在昭關軍人可以說是盡人皆知。東皐公既然和薳司馬相識，有舊，他就不得不改容相向，笑臉迎人，也向東皐公抱拳行了個軍禮道：

『啊！原來是治癒我家主帥的東皐公老丈，老丈是要過關？』

就照先前早已編好的謊，東皐公反手一指伍子胥背上遮頭蒙臉的世子勝，說道：

『老朽這外孫家住江村，前幾天小女歸寧，帶他到舍下來，是老朽留他多住了兩天，約好了今天送他回江村去。』

東皐公手指的是世子勝，那名偏將却一眼瞧見了伍子胥，他當下便是一愣，滿面疑

雲的問：『這名大漢是……？』

『呃！這是舍下的一名長工東鄙人，』東皐公面不改色，從容自在的答道：『小女那邊缺乏人手，要他過去幫一陣子忙，老朽正好命他揹起小孫同往！』

那名偏將聽了，將信將疑。他目光銳利，仔細打量伍子胥，竟然繞着伍子胥走了一圈。口中猶在納悶的自言自語道：

『唔，這名長工怎會長得如此雄壯，又是相貌堂堂，乍看起來眞不像是個凡夫俗子，幹粗活的長工呢！』

偏偏這時又有一名小校，在一旁閑閑的插進嘴來說：

『是啊！這大漢一眼看去，倒有點像畫影圖形上的伍子胥呢！』

一句話提醒了那名偏將，疑竇一起，臉色陡變，他猛可一把捽住伍子胥的衣領，厲聲喝問：

『說！你是不是伍子胥？』

好個胸有成竹，臨機應變的伍子胥，他特意裝出驚惶害怕，不知所措的模樣，先不回答那名偏將咄咄逼人的那一問，改用僕役的口脗，乞援般直在喊着東皐公，『家公！家公……』

東皐公連忙挺身向前，扮一臉喜色，樂呵呵的笑着跟那名偏將說道：

『將軍剛才不曾眼見伍子胥業已就擒？』

『我——』那名偏將遲疑不定的答說：『剛才在這兒把守，軍令如山，實不敢輕離一步，倒是彷彿聽到關前有人歡呼：逮到伍子胥了！』

『不錯！是逮到了伍子胥！』東皐公斬釘截鐵的說：『老朽親眼目擊，三路人馬合圍，薳大司馬親身而出，就在昭關關前，那企圖闖關而過的伍子胥，果然束手就擒！』

然而那名偏將偏還不肯盡信，他驀的喝令伍子胥：

『手伸出來！』

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子胥無奈，只好伸出雙手，讓那名偏將手心手背仔細的看了一遍，但見他聲聲冷笑的道：

『東皐公，這顯見是你在撒謊了！』

驟聽之下，大吃一驚，東皐公心摧膽裂，面如死灰，他直在囁囁嚅嚅的問：

『將……將軍怎知老朽是在撒謊？』

那偏將舉起伍子胥的雙手，筆直送到東皐公的面前，厲聲的說：

『但凡是下田耕作的長工，長年操勞，雙手必定粗糙，十指之下長滿老繭。如今你

看這大漢的雙手，細長白嫩，柔若女子。就憑他這手指掌紋，我便敢說他絕不是府上的長工僕役！』

一時之間，東皐公被他問得瞠目撟舌，不知如何回答了。

東皐公大出意外，驟然被那名偏將問住了，正在格格難吐，有口難言；神情變化，早被那名偏將看得眞切，心中益發起疑，便捽下伍子胥的雙手，倏的拔出腰間寶劍，劍尖直抵子胥左胸，高聲再說：『快說！你究竟是什麼人!?』

憑是頂天立地的奇男子，命世之才的大英雄，礙在背上揹着個楚國王儲世子勝，伍子胥也只好忍氣呑聲，低聲下氣，裝出一副驚慌駭異，手足無措的模樣。故意結結巴巴的答着話：『小……小人其實是隨同家主人上山採藥，炮製藥材的長工……』

這話一出，東皐公如逢大赦。他忙不迭的接口便說：

『對對對！將軍啊，諒老朽是名醫士，家中並未耕田，又那裏來長年耕作，滿手生繭的長工呢？這東鄙人只不過是老朽的一名藥童而已。』

醫士無需耕作，家中只有藥童也勉强可以列入斯文一脈，偏將聽伍子胥和東皐公說得入情入理，再一細想，關前逮着一個伍子胥，又怎會再有一名伍子胥呢？盤詰過後，疑慮盡去，便連連點頭，揮揮手，就此放伍子胥過關去了。當下由東皐公向那名偏將道

聲謝，親自引導着惴惴然如脫罟之鳥、漏網之魚的世子勝和伍子胥，那一里多長的昭關隧道一衝而過。約莫一盞茶工夫，臨到隧道盡頭，黝暗漸去，光明在望，一行三人終於一脚踏入吳國境界了。

一口氣衝出漫長的隧道直入吳國地界。伍子胥跑得氣喘咻咻，東皐公更是上氣不接下氣，依東皐公的意思，還想再送一程，直抵江村。然而子胥一則惟恐東皐公年事已高，不能過於勞累。二來他始終都在擔心，就怕薳越會對皇甫訥用刑，皇甫訥難耐榜掠之苦，他一個勁兒的催促東皐公立刻回程，趕緊去救皇甫訥。東皐公無奈，只好和世子勝、伍子胥洒淚相別。世子勝、伍子胥都向東皐公再三道謝，臨別之際，子胥執起東皐公的手，感從中來，不勝唏噓的道：

『七日收留，一路護送。子胥生年三十，老丈對子胥却有兩度救命之恩，大恩大德，愧無以報。唯望青山長在，綠水不改，有朝一日，子胥也能爲老丈効命！』

肫懇之言，發自肺腑，東皐公也被伍子胥感動得老淚縱橫，不克自已了。他連連搖撼伍子胥的手，嗚咽哽塞的說道：

『老朽早是行將就木的人了，有此機緣，能爲世子、將軍効力，便是老朽平生唯一的幸事，異日不知能否重相見，但願將軍時刻記住當日振興楚國的誓言！』

臨別依依，難分難捨，伍子胥直在催促東皋公火速回昭關，解救皇甫訥。東皋公也在力請伍子胥揹着世子勝儘快奔赴江村，直到大江北岸，搭乘船隻逕往吳都，遲則惟恐昭關薳越發覺破綻，派兵來追。伍子胥只好諾諾答應，揹起世子勝便大步奔東南而去。這一頭，東皋公在昭關隧道出口之前駐足眺望，暮色四合之中，他一直望到伍子胥高大身影沒入一道濃密樹林，再也望不見了，方始黯然的折向歸程。

到昭關隧道入口，又見到了那名盤查甚嚴的偏將。東皋公不曾忘記向他再道次謝。就說他的外孫已經由長工東鄙人逕自送回江村去了，然後，他便直奔司馬薳越的行轅，登門求見。

當時，薳越自以爲立下大功，楚王封賞有望，正在躊躇滿志、耀武揚威的審問皇甫訥。——甫皇訥暗中計算時間，心想伍子胥早已混過昭關去了，李代桃僵之計告成，他才開始極口否認；口口聲聲的喊冤，他向薳越自通姓名，他說他是皇甫訥，不是伍子胥！

然而司馬薳越豈肯輕易置信？他目光炯炯的注視皇甫訥，冷諷熱嘲的道：

『一向聽說，伍子胥是當代的英雄，命世的豪傑，豪氣干雲，光明磊落，怎麼，今天落在本帥的手裏，居然也會假惺惺作小兒女態，一口否認，極力求饒呀！』

『在下並非一口否認，極力求饒。』皇甫訥理直氣壯，振振有詞的說：『在下只是

正告大司馬，你今天分明逮錯人了！』

司馬薳越聽後，竟然揚聲大笑，笑罷，他伸手一指皇甫訥，厲聲的說：『昭關有畫影圖形，今日你正是千人所視，千手所指，人人都說你是伍子胥，偏你還說什麼你叫皇甫訥！伍子胥，你再不肯招認，莫非是要本帥用刑，把你這楚國人傑，命世英雄，打上個體無完膚，死去活來！』

『將軍不必對我皇甫訥用刑！』皇甫訥了無懼色，侃侃然的答道：『在下只想請問將軍，將軍奉大王之命，從郢都親率重兵不遠千里而來，究竟是爲了什麼事？』

『什麼事？』司馬薳越又是一陣掀髯大笑：『昭關一帶，連八十老翁，三尺童子人人皆知。本帥奉大王諭旨，把守昭關，爲的就是生擒活捉已經廢爲庶民的芈勝，還有公然謀叛的你——伍子胥！』

可是，皇甫訥却發出了單刀直入的一問：

『那——芈勝呢？』

『芈勝!?』

楚國右司馬薳越當下便是一愣，張口結舌的答不出話來，他果然給皇甫訥單刀直入的問住了。當日在郢都楚廷受命，楚王當場交代得清楚明白，伍子胥時正攜同世子勝穿

越楚境逃往吳國。世子勝是個六歲大的孩子，伍子胥斷然不會把他棄之於不顧，隻身一人，冒險闖關。——薳越方自沉吟，疑惑不定。直立在他跟前的皇甫訥，又在神色自若，聲清氣朗的問道：

『將軍可曾見過伍子胥？』

薳越只好據實回答：

『本帥和那伍子胥，其實並無一面之緣。』

『兩年之前，在下曾往城父一遊。』皇甫訥娓娓細訴的說起故事來了：『途中聽說，在下容貌和當代英豪伍將軍頗有幾分相像，一時起了好奇之心。曾有一次，乘伍將軍侍奉父兄行獵，特地去看了他一眼……』

皇甫訥乍一頓住，薳越忙不迭的追問：『怎麼樣？』

皇甫訥深沉一笑，笑道：

『一眼看去，確有幾分相彷彿，然而再一細看，便不難發現，伍將軍身高一丈，在下比他矮了一截，伍將軍天庭間闊達一尺，在下比他窄了寸許。還有一樁，那便是伍將軍威風凜凜，聲若洪鐘；在下不過一介書生，兼且嗓音自幼低沉，那有伍將軍聲震屋宇，氣吞河嶽那一份命世之雄的氣概！』

薳越聽後，再一仔細打量皇甫訥，漸次的疑慮更深，越發覺得皇甫訥所言不虛了。只是，伍子胥是楚王和相國費無極勢在必得的欽命重犯，一旦擒獲，又豈容輕易縱放？他正躊躇踟躕，委決不下，忽有帳前將校前來稟報：『名醫士東皐公詣轅求見！』

公案之下的皇甫訥聽得分明，心知自己的救星來了，立即把握機會，先入爲主，他哈哈大笑的說道：

『來得好！來得好！將軍，這東皐公是在下的緊鄰好友。將軍不妨請他進來辨認一下，就可以曉得在下究竟是不是伍子胥！』

薳越將信將疑，向那名入帳稟報的將校點了點頭，帳前將校應了聲：

『是！』

一個轉身，便到帳外去把等候接見的東皐公引進來。皇甫訥一見東皐公，頓時就出口埋怨的說：

『東皐公，你怎麼到這時才來，害我險些給薳大司馬一聲喝令，斬首示衆了！』

東皐公和皇甫訥一雙老友，把事先編好了的一齣戲文，演得好不逼眞。他一聽皇甫訥出口埋怨，便慌忙上前，拉起皇甫訥的雙手，猛力一陣搖撼，連聲致歉說：

『對不起，對不起！皇甫兄，這都怪我年事已高，脚力不健，路上走得慢了，來遲

一步！』

說罷，不等薳越開口，便上前一步，雙手一拱，明知故問的道：『將軍，敝友皇甫訥，他身犯何罪？怎麼會被將軍命人綁在這裏？』

到這個節骨眼上，不由薳越不千信萬信，他的手下果眞逮錯人了。他霍的起立，頓時就是一聲喝令：『還不趕快給皇甫先生鬆綁！』

大帳左右的兩排將校，轟然一聲齊應：『得令！』

便有四名將校，快步跑到皇甫訥身邊，七手八脚，解開了綁在他身上的繩索。這一頭，薳越念在東皐公治好了他的風寒之症，還不能不以禮相待，向他說明手下將校誤把皇甫訥認錯作伍子胥的經過。——東皐公聽了，揚聲大笑，伸手指着皇甫訥，打趣的道：『皇甫兄，你平時老愛誇口，說你的容貌和偉丈夫伍子胥不相上下，稱得起是楚國的第二伍子胥，如今也吃到苦頭了吧！』

皇甫訥聽說，裝出一臉苦笑，不勝懊惱，薳越也乘機趨前陪笑的道：『皇甫先生，都怪本帥手下將校眼力不濟，讓先生受了一場委屈。還請先生看在本帥的薄面，千祈勿罪！』

當時，便命帳前將校傳諭擺上酒菜，給皇甫訥先生壓驚，聊表歉意。東皐公一想，

得了便宜莫再賣乖，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他連忙作揖道謝，扮一臉懇摯之色，向薳越謙辭的說：『在下今天因爲送我外孫出關回家，和皇甫兄約好了在昭關相會，然後同返舍下，盤桓幾天。舍下早已備好酒菜，經此耽擱，惟恐家人等得著急，將軍的盛意，只好改日再來拜領了！』

薳越心中不安，一疊連聲直說抱歉，親自把東皐公、皇甫訥二人送到轅門之外。漫天大功，一團歡喜，剎那間瓦解冰消，昭關之上，自右司馬薳越以次，人人垂頭喪氣，個個無精打采。薳越恨那頭一個發現假伍子胥的將校辨認不眞，鬧出了一場大笑話，又下令將他綁起，足足打了一百大板，直把他打得皮開肉綻，死去活來！

東皐公和皇甫訥如釋重負，滿心輕鬆愉快，兩人把臂相挽，撒開脚步，步出薳越的轅門，儘快遠離昭關市鎭。直到荒郊野外，在那返回東皐公家中的路上，東皐公驀地想起了一件事，不禁頓足大叫：

『哎呀！糟了！』

聽得皇甫訥一驚，忙問：

『東皐公，什麼事情糟了？』

東皐公把方才一陣緊張，時刻緊抓在手上的一個小包袱，舉起來向皇甫訥揚了揚

道：

『我們給伍將軍準備好的盤纏、乾糧，都在這個小包袱裏。唉，眞是老糊塗了，怎麼偏就忘了交給他呢？』

皇甫訥望望包袱，也不禁憂形於色，嘆起氣來，他跌足太息的說：

『伍將軍恭奉世子勝由楚入吳，人地生疏，身無分文，這便叫他如何是好！』

東皐公著實埋怨了自己一陣，皇甫訥也是一路之上，都在歎惜不已。——就在東皐公和皇甫訥不盡的馳念之時，伍子胥、世子勝深入吳國，果然遭遇了重重困厄。

當天，世子勝、伍子胥妙計過昭關，一脚踏進了吳國地界，世子勝便一再要求，請伍子胥把他放下背來，讓他自己步行趕路。子胥便說：

『吳楚兩國久已相安無事，我看昭關之外，吳國既未部署兵馬，也沒設置關卡，惟恐薳越一旦發現錯逮了皇甫先生，他會派人前來追趕，因此之故，我們今天就該儘快趕路，走得越遠越好！』

於是，伍子胥便仍舊揹着個世子勝，一路拔足飛奔，絕少停留。一個黃昏連同整整一夜，他足足奔跑了一百多里。天色乍曙，旭日東升，居然被他一口氣跑到大江北岸，一片蘆葦叢中了。

伍子胥直累得腰痠脚痛，氣喘如牛。他把世子勝從自己的背上放下，兩人沉沉的往地上一坐，仰臉望天，天際曉星正在冉冉的隱沒，俯瞰大江，滔滔江流洶湧的向東奔逝。隔岸，只見一片迷濛中唯有隱隱約約的一線，水天蒼茫，使伍子胥興起了深心的感慨，他自言自語說：

『怎得有隻渡船，渡過這浩蕩的大江，我君臣二人，才算是逃出了性命了！』

世子勝默默的坐在他身旁，嗒然無語。天地間靜寂如死，唯有偶然掠過一陣輕風，吹動蘆枝，蕭蕭作響。——驀的，又傳來世子勝腹中饑腸的連聲轆轆。

『餓了？』子胥輕柔的問。

『還好。』世子勝有氣無力的回答。口脗中，顯見他確已聰明曉事得多了。

前有大江，後恐追兵，走投無路，饑火中燒。伍子胥徬徨無計，他唯有長吁短嘆的付之太息。然而，誠所謂天無絕人之路，正在愁腸百結，憂心如焚，自遠而近，響起了輕槳划動水波聲。

『有船了！』

世子勝聽得眞切，脫口一聲歡呼。伍子胥却步步提防，處處小心。他伸手向世子勝一搖，低聲的囑咐他道：

『先別出聲，等我看清楚了再說！』

世子勝會意，自此噤不出聲。他眼望着伍子胥就地蹲起，披枝拂葉，從蘆葦縫裏探出頭去。伍子胥往槳聲來自的方向，極目搜索——一眼瞥見，一位鬚髮全白，身穿蓑衣的老漁翁，形容枯槁，但却精神矍鑠，正划着一艘空漁船，從東邊逆水而來。

漁船來自東方，伍子胥就可以斷定老漁翁是吳國人了，他將一顆虛懸的心，輕輕放下。從容自在的從蘆葦叢中站起身來，伸手一招，陪笑的說道：

『老丈，可否渡我到對岸？』

老漁翁先不答話，將漁船穩住，從上到下，仔細的打量了伍子胥一番，方始面露欽敬之色，深沉的一笑，啓齒答道：

『也罷！我便爲你過一次江。』

說時，他已將漁船划到蘆葦叢旁，鄰近江畔的一塊圓石，老漁翁以目示意，要伍子胥和世子勝踏着圓石跨上船來。等伍子胥、世子勝雙雙的在船頭坐定，他依然一語不發，既不問伍子胥的來路，也不問他去處，更不提過渡的船資。他只顧默默的撥轉船頭，繼續划向上游。約莫划了兩三里路，來到一處河汊，老漁翁方始一扳尾舵，順着河汊的流勢，讓流水推動船身，無需用槳，漁船便風馳電掣般衝向對岸。

前後一炊飯工夫，小小漁船渡過了浩瀚長江。老漁翁划船傍岸，目光炯炯的望着伍子胥道：

『此地離昭關已遠，將軍不妨見示，將軍是否姓伍名員，表字子胥？』

子胥一愣，忙問：

『老丈是怎麼認出在下來的？』

老漁翁莞爾一笑，答道：

『聽將軍這麼一說，小老兒益發可以肯定，將軍便是由楚入吳的伍子胥了。』

『在下由楚入鄭，過陳入吳，一路上隱姓埋名，喬裝改扮，確實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

『這一層，小老兒自然明白。』老漁翁和悅的笑笑，又道：『方才渡越大江，小老兒除了風聲、水聲，就只聽見將軍和世子的饑腸轆轆聲。想來二位必定餓了。』

伍子胥只埋下頭去，低低的應了一聲：

『慚愧！』

『那麼，』老漁翁一面邁步登岸，一面義形於色的說：『二位不妨在此稍候，讓小老兒去找些吃食來！』

說罷，他掉頭就走。留下伍子胥和世子勝，先在船上小坐了一會兒。方由伍子胥掌着世子勝的手，離船上岸。僅僅一江之隔，江北江南，景色大不相同。佇立江濱，放眼四望，但見滿目青翠，風光綺麗。畦畦稻田，綠油油的一望無涯，輕風過處，禾浪起伏，將大地映現一片活動圖畫。遠遠望去，遙見不少農夫，散散落落的在田裏耕作，近處雜花生樹，枝頭結着纍纍的鮮果。伍子胥站在江邊瀏覽多時，衷心發出讚歎：

『地大，物博，百姓勤奮。吳國只要君王知所振作，將來必可王霸天下！』

雖說深入吳境，伍子胥可以稍稍放心，却是幾經虎口，千里逋逃，所謂驚弓之鳥，聞絃心驚。伍子胥帶着個楚國王儲世子勝，仍然難免戒愼恐懼，如履薄冰。他跟世子勝在江邊等了許久，不見老漁翁回來。心中不禁又有點惴惴不安，他驚疑不定的在自言自語：

『老丈久久不回，他會不會貪圖楚國的重賞，去找些人來，把世子勝和我逮了去領賞呢？』

想想不妥，又是一陣心悸，伍子胥便牽着世子勝，又一次躲進江邊的一片蘆葦叢裏，屏止聲息向外探看動靜——他那裏想到，伍子胥全家蒙寃負屈，家破人亡的消息，早已傳遍了吳國上下；老漁翁本是一位憂國憂時的吳國隱士，他敬重伍子胥的爲人，同

情他的際遇，不但費盡氣力，把伍子胥和世子勝渡過遼闊的長江，尙且下定決心，不惜返往奔波二十餘里，爲伍子胥和世子勝多買一些豐盛的食物，一來一回，足足走了兩炊飯工夫，方才打了個回轉。但當他手拎着食盒，跑得上氣不接下氣，趕到自己停船的所在，舉目一看，咦？怎會不見伍子胥和世子勝的踪跡了呢？

當時他凝神一想，彷彿已有所憬悟，再四下張望，又見一叢蘆葦，直在簌簌的動，老漁翁頓時就明白了過來，他一聲苦笑，朗聲的喊道：

『蘆中人啊蘆中人！你需曉得，小老兒雖然家道貧窮，但却絕不是賣友求榮之輩！』

伍子胥在蘆葦叢中聽到了，連連暗呼慚愧。他帶着世子勝鑽出蘆葦叢裏，走向老漁翁，深深一揖，面露慚惶的說道：

『人說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在下的這一條性命，如今是全在老丈的手裏了！』

老漁翁聽了，淡然一笑。他請伍子胥和世子勝席地而坐，親自動手打開食盒。伍子胥、世子勝凑上前去一看，哎呀！這位老丈居然爲他們買來了一隻熟雞，一條鹹魚，一鉢蔬菜，外帶一小桶白米飯，一小鍋熱湯。

狼吞虎嚥，飽餐一頓，伍子胥和世子勝，一大一小兩個人，實在是餓過頭了。如風

捲殘屑般，轉眼間就將鍋盤碗盞，吃了個四大皆空。老漁翁坐在一旁，看他倆吃得貪饞香甜，痛快淋漓，不禁也得意的露齒而笑，深表關懷的問道：

『够了嗎？』

『够了够了！』伍子胥掏出布巾，抹抹嘴巴，歡聲的回答：『只是太過於辛苦，破費老丈了，在下眞不知將何以爲報！』

詎料，老漁翁聽了伍子胥這兩句道謝的話，竟然會一臉憾色，喟然一聲長嘆的說：

『唉！小老兒因爲同情世子和將軍不幸的遭遇，渡你們過江，替你們採辦食物，一片忠誠，出自內心，將軍偏說什麼不知何以爲報的話，顯見得在將軍眼裏，我吳國淨是急功近利的小人，偏少慷慨仗義的君子！』

子胥一聽，不勝惶恐，趕忙上前懇切謝罪。他一再聲明，自己既蒙老漁翁厚愛，心中實有無限的感激，惟恐就此一別，來日難以相見，因而才興起了圖報無門的深心感慨，也就順口說了出來。伍子胥和老漁翁，一個是知恩圖報，一個是施恩不望償，雙方都是發乎至誠。——子胥一番解釋，老漁翁倒也信了。他連連點頭，和悅的一笑，再指點伍子胥道：

『將軍和世子此去敝國都城，就該沿着大江南岸，過溧陽、丹徒、吳趨，全程大概

四百多里，將軍、世子走得快時，前後五天儘可抵達。』

伍子胥連忙道謝，又用雙手扶起老漁翁，必恭必敬的扶他登船，兩人並肩而行，江風低拂，衣袂飄飄。

老漁翁一眼掃及伍子胥的腰懸七星寶劍——畢竟是位識貨的行家，脫口而出便是一聲讚呼：

『好劍！』

伍子胥聞聲立刻站停，鄭重其事的解下七星寶劍，遞到老漁翁的手上。抽劍出鞘，請他細細把玩，一面指指點點的說道：

『這柄七星寶劍，上有斑斕七星，是用七粒名貴寶石，鑲嵌劍身而成。四十年前，由敝國先王賜給先祖，先祖一傳至於先父，先父再傳及於在下。佩帶前後已歷三世，說不上是稀世之珍，却也是當代名劍，價值尙且在黃金一百斤以上呢！』

老漁翁攥劍在手，把玩名劍，讚不絕口，眷戀之情，溢於言表。祖傳名劍，有人激賞，伍子胥心中也覺得至爲欣慰，因此他慨然的說：

『老丈深愛這柄寶劍，在下甚願以此相贈，藉報大德於萬一！』

伍子胥再也沒有想到，老漁翁聽說他要舉劍相贈，不但了無喜色，反而勃然色變。

這位風骨嶙峋，一團正氣的老人，竟會板下臉來，一聲冷笑，將一柄七星寶劍，往伍子胥的懷中重重的一拋，疾顏厲色的說道：

『我吳國軍民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將軍逃出城父，楚王立即降旨，凡擒獲將軍者，賜小米五萬石，官拜上大夫！小老兒連楚王的萬金之賞都視若無睹，難道還會貪圖將軍的百金之劍嗎？』

（註：春秋時代，『一金』等於黃金一斤。）

又碰上了老漁翁一個大釘子，伍子胥兩頰脹滿紅潮。但他仍然在委婉的說道：

『老丈慷慨尚義，高風亮節，在下確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祇不過，一來老丈對在下有救命之德，無從報答，寸心難安；二則，寶劍是天下名器，唯有德者而有之。老丈這麼喜愛這柄七星寶劍，七星寶劍歸於老丈，也可以說是物歸其主。名劍與老丈，足以相得益彰了！』

『不不不不，』老漁翁雙手直搖，臉色一正的答道：『俗話說：「君子不奪人所愛。」更何況，將軍是命世豪傑，當代英雄，身繫破家之仇，復國大任，將來正要仗着這柄七星寶劍，沙場決戰，叱咤風雲，報仇雪恨，重整河山！七星寶劍是將軍所必需的名器，對於身爲漁夫的小老兒，又何嘗有半點用處呢？』

子胥眼看老漁翁執意不肯收下他的七星寶劍，唯有再施一揖，懇切的問：

『老丈固辭，在下唯有遵命。還得請老丈見示尊姓大名，以便往後來訪！』

老漁翁聽罷，縱聲大笑，他伸出手來，和伍子胥四手交握，親暱的輕拍子胥手背，語意深長的說：

『今天你我萍水相逢，在你，是逃脫楚王迫害的大難；在我，是私縱楚國的欽命要犯，彼此之間，又何必一定要通名道姓，反而顯露形跡，讓楚國人知道了也許會爲難於我。呃……，』老漁翁頓了一頓，稍一沉吟，又道：『我看不如這樣吧。來日果有一天你我重逢，我就喊你爲蘆中人，你呢，不妨稱我一聲漁丈人吧 ，蘆中人，你說這樣可好？』

『好，好，好極了！』伍子胥欣然同意，也陪着漁丈人歡聲大笑。他把漁丈人扶上漁船，看他划離了江岸，方才依依不捨的一揖及地說道：『別了！漁丈人！』

漁丈人一面使力操槳，一面笑容可掬的答道：

『別了！蘆中人！』

伍子胥手牽世子勝，折身向東，沿着江岸走了三、五丈之遙，偏是倏的想起一件事來，他停止脚步，先囑咐世子勝一聲：

『我想起一句要緊的話。你在這兒等一等，我去去就來！』

然後，他扭轉頭去，拔足飛奔，追上了正在沿江划行的老漁翁，高聲大叫：

『漁丈人，請等等！』

老漁翁在小船上聽見了，一搖尾舵，將船頭折向江岸。欣欣然的答道：

『蘆中人，我來了！』一轉眼工夫，他已移舟傍岸，和岸上的伍子胥面面相對，方才啓齒問道：『將軍還有什麼吩咐？』

伍子胥雙手抱拳，深深一揖，一臉虔敬的說道：

『方才承蒙老丈指點路徑，在下侍同世子此去，只有老丈知道我們的行蹤；移時老丈划到對岸，萬一遇見楚國的追兵，務請老丈萬勿洩漏我們將要沿着江岸直赴吳都，否則的話，楚軍一路追來，在下和世子，就很難逃得過他們的毒手！』

老漁翁耐心的聽他把話說完。不由得勃然大怒，滿腔憤恚，他伸手一指伍子胥，咬牙切齒的說：

『蘆中人！你還在以爲我會貪圖富貴榮華，出賣你們君臣二人嗎？』

『不是不是，』伍子胥極口否認，又在聲明的說：『在下委實怕老丈在言談之間，一不小心，可能脫口而出，洩漏了我們的行踪！』

『蘆中人啊！你千里逃亡，乍離虎口，我不怪你鰓鰓過慮，處處提防，祇不過，』老漁翁語氣一轉，悲憤交集的再往下說：『你身負家國之仇，挈帶着楚國王儲，自也是挑起了千斤重擔，這普天之下，諸侯林立，各自爲政，你伍子胥偏偏逃來我吳國，打算借兵入楚，這正是承你看得起我吳國素孚信義，能識大體。萬一，昭關方面，果然發現了追兵，也順着這條直赴吳都的大路追趕下來，那麼，小老兒我豈不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嫌疑了嗎？罷，罷，罷！如今我唯有一死，讓你莫再起疑！』

話一說完，老漁翁竟然就縱身一躍，投入滾滾江流，直把個岸上的伍子胥驚得目瞪口呆，手脚冰涼。他快步奔到江邊，口中連聲大叫：『漁丈人，快上來！快上來！』

然而，大江水勢湍急，老漁翁一心求死，伍子胥發狂似的沿岸急追一陣，但祇見老漁翁三番兩次從江水中冒出頭來，幾度浮出，幾度沒頂。一霎眼間就在浩蕩江流中失去了踪跡！

老漁翁投江自明，葬身魚腹，倒是伍子胥萬萬不曾料及的慘變。伍子胥神明內疚，手足無措，他唯有在江邊搥胸頓足，號啕大哭，翻來覆去的哭道：

『漁丈人啊！你說你我今天萍水相逢，可是，在下因爲有幸遇見老丈而得生，老丈却由於不幸得見在下而致死！這眞是我伍子胥莫大的罪愆啊！』

世子勝遠遠的望見老漁翁投江没頂，伍子胥在岸邊號哭不已，一陣驚恐，他慢慢的走到伍子胥的身邊，伸出小手拉住伍子胥的衣袂，也陪着他在江邊默默的流淚。

哭够多時，伍子胥伸手揩乾了眼淚，俯望着小小年紀的世子勝道：

『將來，吳王答應借兵，世子和我重整楚國河山，一定要在這裏爲漁丈人建立一座碑亭，刻上漁丈人的仗義事蹟，讓他千秋萬世，永垂不朽！』

世子勝點點頭，低低的應了聲：

『是！』

時近亭午，麗日中天，伍子胥和世子勝佇望老漁翁的無人小舟，隨波逐流，緩緩的流向東去。兩人再向江心中的老漁翁躬身一拜。

這才手兒相攜，懷着無比悲愴哀傷心情，繼續登程。

越往東走，距離西邊的楚國越遠。伍子胥和世子勝行行重行行，快步走了一整天以後，路上不但通過了吳國的幾道關卡，還遇見了幾支往返巡邏的人馬。伍子胥和世子勝越來越放心了，自從他們一到吳國，就彷彿進入無人之境，關卡既未經盤查，吳軍將校也不曾停下來向他們盤問，因此君臣二人得以順利無阻的深入吳國內地，當日黃昏，抵達了溧陽城外。

又是日薄崦嵫，暮靄蒼蒼時分，伍子胥和世子勝來到了一條小河之畔。小河名叫瀨水，也就是現在流經溧陽縣境的溧水。——放眼一看，祇見垂楊低拂，溪水潺潺，河畔堤上，芳草如茵，有一道小小木橋，直通到河中央的一處小洲，伍子胥聽見不遠之處響起啪啪的搗衣棒聲。他牽着世子勝走到橋頭看時，正好有一位年輕婦人在小洲水畔洗衣，那年輕婦人生得面貌端莊，體態豐滿，在她的身旁，有一只手挽的竹籃。竹籃裏有一小桶的米飯，一鉢子蔬菜。

伍子胥早已饑腸轆轆，更曉得世子勝必定早就餓了。因此他大踏步的上前，走過小橋，來到那名洗衣婦人的跟前，雙手一拱，問道：

『夫人，妳能否賜我一餐？』

洗衣女子聽到伍子胥走過小橋前來問話，含羞帶臊的將粉頸一弓，深深埋下頭去。然後才鶯聲嚦嚦的回答他道：

『小女子和家母相依爲命，年過三十，還是未嫁之身，在這無人之處，怎能拋頭露面，賣飯給陌生男子吃呢？』

伍子胥一聽，反倒肅然起敬，他連忙倒退幾步，擧手肅立，語音肫摯的再道：

『在下正在落難之中，只想向姑娘求一碗飯，聊以充饑。姑娘慈悲爲懷，賑濟我落

難之人，只這便是姑娘在行善積德，似乎也用不著避什麼嫌吧？』

洗衣女子聽伍子胥這麼說了，心中頗以爲然，情不自禁的抬起頭來看了一眼。這一看之下，眼見伍子胥威武雄壯，鼻直口方；在他身邊站着一位小小年紀的楚世子芈勝，又是長得眉清目秀器宇不凡。於是她慌忙站起身來襝衽行禮，柔聲說道：

『小女子看二位相貌堂堂，決計不是尋常人物，又怎能徒爲避嫌起見，任讓二位忍饑挨餓！』

說罷，她大大方方的取來竹籃，走到伍子胥和世子勝的跟前，屈膝跪下，必恭必敬的捧上飯菜，請伍子胥和世子勝用餐。

伍子胥明知竹籃裏是洗衣女子的晚餐，籃中只有一只空碗——他先盛半碗飯，讓世子勝三口兩口的吃光了，自己再盛淺淺的小半碗飯，打算留下一多半給那位洗衣女子。可是，洗衣女子跪在一旁，看得眞切，她向伍子胥躬身一拜，說道——

『看來二位還有長路要走，敢請二位就此飽餐一頓，不必再留給小女子了！』

伍子胥一聽，正中下懷，他道了聲謝，再把碗中的飯盛滿，雙手遞給世子勝。自己乾脆以籃當碗，囫圇呑食，風捲殘屑，和世子勝君臣二人，一轉眼間便將籃中的飯菜一掃而光。

君臣二人塡飽了肚皮，又要折回原路了，洗衣女子欠身起立，收拾好了碗筷，把只空空竹籃仍舊放回原處。伍子胥、世子勝，雙雙的向洗衣女子再道一次謝，伍子胥想想又不放心，婉轉的向那名洗衣女子說道：

『雖說是一飯之恩，姑娘能救我於饑寒交迫、旅途困頓之際，大恩大德，斷不敢忘。祇不過，我二人此刻是在大難之中，千里亡命，危機四伏，敢請姑娘千萬不要在人前吐露了我二人的行藏！』

却是，那洗衣女子像似沒有聽見伍子胥的懇切叮嚀，她雙手捂面，兩眼湧出兩股熱淚。熱淚沿着她的指縫，潸潸滲出，洗衣女子竟然在嗚咽啜泣的哭起來了。

伍子胥不由一愣，上前一步，驚疑不定的問：

『姑娘，莫非是方才在下出語不當，冒犯了姑娘？害得姑娘如此傷心？』

洗衣女子淒然的搖搖頭，聲淚俱下，斷斷續續的在傾吐：『我……我是想起，這一輩子爲了侍奉寡母，立誓不嫁，三十年來離羣索居，守身如玉，說得上是玉潔冰清，潔身自愛了。我自小謹遵非禮勿視、非禮勿言的古訓，住在這窮鄉僻野，從來就沒見過陌生男子的面，跟男人家說過一句話。不曾想到今天遇到你們兩位，不但相互交談，尙且跪進飲食！這就是我敗德喪節，咎由自取！眞不知今後將何以在世爲人？回去……又有

什麼顏面，去見我的高年老母？』

伍子胥一聽，心中大爲不安，他引疚自責，向洗衣女子連連拱手的說：

『姑娘，這都怪我一時難忍饑火中燒，貿貿然的向姑娘覥顏乞食了！』

那洗衣女子還在哭得抽抽搭搭的說：

『不不不！先生，我不能堅持避嫌，過錯在我自己。先生方才說過，二位正在亡命千里，危機四伏，這會兒天色將晚，二位還是趕緊上路吧！』

伍子胥心中雖有千言萬語，百般譬解，想要安慰那位洗衣女子，勸她不必拘泥禮法，責己過嚴，凡事總得通權達變，推本窮源。然而，禁不住洗衣女子一再催促，繼而眼見暮靄四合，夜幕將張，惟恐天全黑了，洗衣女子摸黑回家，諸多不便。他祇好硬起心腸，拉起世子勝再向洗衣女子一拜，由衷的說：

『恭敬不如從命，在下二人這就啓程。還請姑娘珍重，莫再啼哭，早早回家去吧！』

拜畢，他再牽着世子勝，轉身走過小橋，重回大路，兩人一脚高一脚低，才走了十幾步，忽然聽到小洲之上，那位洗衣女子，發出一聲厲呼——

『娘啊！請恕女兒的不孝之罪！』

聽得伍子胥大吃一驚，他忙不迭轉身去看時，竟然看到那位洗衣女子，雙手抱住一塊大石頭，正在飛快的衝向水畔，伍子胥暗呼一聲『不好了！』慌忙隔水大叫：

『姑娘！妳萬萬不可……』

『可』字尚在餘音嫋嫋，伍子胥先已聽見乒乓嘩啦一陣巨響，那位三貞九烈洗衣女子，竟然抱石自沉，一縷芳魂就此與波臣爲伍了！

洗衣女子大節不苟，投水自盡，伍子胥圖救不及，親眼目睹她抱石沉入水底。這一幕，直把伍子胥驚得魂飛魄散，傷心慘然。他雙膝一軟，重重的栽向地上，眼望着瀨水水面，洗衣女子自沉之處，骨突突冒起一陣水泡，霎時間便風平浪靜，水波不興。伍子胥陡然想起自己乍入吳國，短短一天之內，就有漁丈人和洗衣女子，兩位千古義烈人物，全都是爲了自己，相繼死於非命，不由得滿腹悲酸，肝膽幾裂。他便趺坐在路中地面，搥胸頓足，仰天大放悲聲：

『蒼天啊蒼天！我伍子胥莫非果眞是個不祥之物！先是在楚國家破人亡，逃離了天羅地網，好不容易逃到吳國，又有漁丈人、洗衣女，兩位高風亮節，大義薄雲的義士貞女，相繼爲我送掉了性命，使我獲罪之身，再添兩層罪愆！中心愧怍！千古莫贖……』

伍子胥仰面號哭，世子勝陪着他嚶嚶啜泣。君臣二人哭够多時，瀨水之畔，已是

夜幕四張，無星無月。除了淙淙碧流映着隱約天光，閃現一道道的銀瀲，周圍竟是伸手不見五指的一片漆黑。夜色漸深，晚風凜冽，六歲大的世子勝，早已走得困乏，哭得累了，倒在伍子胥的懷裏沉沉入眠。

惟恐世子勝深夜著涼，淋到露水，伍子胥揩乾眼淚，雙手抱起世子勝，把他安頓在一株枝葉繁茂的楊柳樹下，再脫下自己身上的布衣，嚴密的給他蓋上。夜深沉，四野寂寂，萬籟無聲，伍子胥夜不興寐，了無睡意。他沿着河邊，往返踱步，前塵往事，自難免一一兜上心頭，牽起不盡的哀愁，無限的悲悼。他找到了一塊半截埋在地下的平整石頭，嚙破中指，流出鮮血，他便以血作墨，和淚以俱。在石頭上寫下了四句誄詞：

汝浣衣兮我行乞，飽我腹兮汝自溺。貞烈自矢兮驚天地，千古一人兮浣衣女！

寫罷血詞，包好傷口，伍子胥想起浣衣女子跪獻飯菜，殷殷勸食的一幕，忍不住又滴下了幾串英雄熱淚。他勉定心神回到楊柳樹下，往世子勝的身邊一坐，看世子勝仰臥地上睡得正酣。不禁淒然一笑，他眼睛望着世子勝，喃喃自語的說道：

『我們此去吳都謁見吳王，倘若不能說服吳國君臣，勸請吳王發兵，助我長驅入楚，

誅昏君清君側，恭奉世子登基，修明朝政，重舊楚國；那麼，你我不但對不起九泉之下的無數冤魂、楚國境內引頸翹盼的三楚軍民，如今却是更要愧對漁丈人和浣衣女了！』

次日天明，又是艷陽高照的晴朗天氣，伍子胥喊醒了熟眠之中的世子勝，就着河水洗一把臉，匆匆啓程上路，臨到溧陽，穿城而過。自此一連五天，跋涉了三百餘里，看看漸近吳都，街市繁華，人煙尤其稠密，那日，來到吳都近畿，一處地名吳趨的市集，才上大街，便聽到喑噁叱咤，雷霆霹靂般的一聲巨喝：

『呔！』

伍子胥驚了一驚，牽起世子勝上前一看，一名身高八尺的彪形大漢，雙目深陷，目光如電，臉上兩頰尖削，周身骨瘦如柴，左右兩掌齊舉胸前，蹲身作騎馬步，擺出一副躍躍欲試、伺機出擊的姿態。在他周圍，圍着兩層人牆。

頭一圈是五、七名人高馬大，腰粗膀圓的市井無賴，第二圈便是些吵吵嚷嚷，看熱鬧的男女老幼，伍子胥正在疑惑不定，難不成方才那一聲勢如焦雷的巨喝，竟會是從這名瘦漢口中發出來的？街心之中，瘦漢又在怒髮上指，聲若洪鐘的吼道：

『你們這幫無賴之徒，平日欺壓善良，魚肉百姓，委實的是作惡多端，罪無可逭！今天我專爺非好好的教訓你們一頓不可！』

聲聲轟雷叱喝，震耳欲聾，吼聲乍歇，但見那瘦漢縱身一躍，躍起了一丈多高。他那身手好不矯健，便在半空之中，身軀平飛，打了一轉，轉時猛一挫腰，勁矢般踢出兩脚，凌空一掃，脚尖到處，祇聽到哎呀哎呀連聲慘叫，五、七名潑皮無賴，早已被他脚尖挑起了三個。三名無賴被踢得離地飛起，身不由己，直跌到距離原處兩三丈遠的地方，一個個摔得鼻腫眼青，頭破血流，趴在地上口口聲聲大叫饒命！

那瘦漢，靜如處子，動若脫兎，縱身一個飛旋，踢翻了三名無賴；再落地時，右脚脚尖纔祇在地面一點，又像是餓虎撲羊，巨鷹搏擊，一連四掌，電光石火般劈向街心裏剩下那四名驚呆了的無賴。但聽見他：『著！著！著！著！』的連聲暴喝，人到掌到，其勢有如雷霆萬鈞。四名無賴，頓時人仰馬翻，在街心裏被踢得東倒西歪，不死也傷。前後祇一眨眼工夫，伍子胥親眼瞧見，那瘦漢將那七名無賴漢，一脚踢飛了三名，四掌打倒了四個。他衷心感佩，不由自主的脫口歡呼：

『好身手！』

然而那名瘦漢，根本就不理會伍子胥的高聲喝采，他怒容滿面，目眦幾裂，偏還在滿街追打那七名負傷已重的無賴，他東跳西蹦，拳脚交加，似乎有意要把那七名無賴，盡行打死爲止了！

這時候，圍在四周正看熱鬧的吳趨市集男女老幼，眼看着瘦漢雷霆之怒一發，無法抑制，再讓他拳打脚踢，一路追毆下去，七名無賴，勢將一個個的性命難保。吳都近畿，光天化日，果然釀成了連傷七命的驚人血案，祇怕瘦漢自己也脫不了關係。因此在場的人全都著起急來，仗着他們平日和瘦漢廝熟，有人上前去攔，有人高聲的勸，喊叫之聲，此起彼落——

『專大哥，你不能再打了！』

『再打就要打出人命啦！』

『專爺！你息怒，你且息怒！』

却是，瘦漢當時正在打得興起。他似乎有意除惡務盡，要把那七名無賴斬草除根，全部打死爲止！他對衆人的勸阻，一概置若罔聞，只顧排開衆人，氣呼呼的奮力上前，將那七名無賴，逐一的從地上拎起，揮拳便是一頓猛擊。伍子胥在場旁觀，也惟恐他鬧出人命。他正在暗忖，自己究竟怎樣上前排解，人叢裏，閃出一位一身布衣，慈眉和目，身材奇矮奇瘦，彷彿弱不禁風的一位中年婦人，她擠到那瘦漢的身畔，高喊一聲：

『專諸！』

說也奇怪，那婦人一喊聲『專諸！』那瘦漢立刻收拳止步，垂手肅立，溫馴得猶如

一頭綿羊。伍子胥正在錯愕，又見那婦人沉下臉來，一聲叱喝：

『還不隨我回家？』

那瘦漢，滿面惶恐，必恭必敬的應了聲：

『是！』

他居然會低埋着頭，一個轉身，在衆目睽睽、圍觀者驚詫訝異之下，跟在那位婦人的身後，亦步亦趨，脚不點地的回家去了。

看得伍子胥滿懷疑惑，莫名所以，他轉過臉去問一位藹然可親的老人：

『像這樣一位勇猛如虎的壯士，也會害怕那麼一位瘦小的中年婦人？』

老人望一眼子胥，微微一笑的答道：

『那位中年婦人正是勇如猛虎的那位壯士的生母。』

『原來如此！』伍子胥一聲長吁，拱手爲禮的再問：『可否請教老丈，那位壯士的尊姓大名，他是何方人士，家住那裏？』

老人面有得色，滿面春風答道：『那位壯士姓專名諸，又號鱄設諸。他本是堂邑人士（今江蘇六合縣北），前不久才搬來吳趨定居的。』

彷彿一提起專諸，老人也與有榮焉。他眉飛色舞，比手劃脚的告訴伍子胥道：

『專諸先生是吳趨第一勇士，身手矯健，力大無窮，確實有萬夫不當之勇。平日行俠仗義，扶危濟傾，路見不平，便拔刀相助。今天他痛懲吳趨市井七名無賴，稱得上是大快人心之舉。還有一椿，專諸先生極爲孝順母親；他性烈如火，嫉惡如仇，對於那些爲非作歹，恃强凌弱的强梁之輩，誰要是犯在他的手裏，多半很難保得住性命。但是每逢他盛怒之際，拚命之時，只要他母親出面，一聲喝止，他無不恭謹聽命立刻罷手。剛才的事，先生也曾親眼目擊，就可以曉得小老兒我所言不虛了吧？』

子胥聽說，衷心感佩，滿腔欽敬，他不勝其仰慕的脫口讚呼：

『像專諸先生這樣的人物，眞可稱得上是重義輕生的壯烈之士了！』

當時，捺不住一股强烈的衝動，伍子胥向那位老人問明白了專諸家裏的住址，帶着世子勝，立刻就去登門拜訪。直到專家大門之外，一道竹門，兩行籬笆，隔着一座雜植蔬果，拾掇得整潔有致的庭院，便是一排三間泥牆茅屋。伍子胥、世子勝站在門口，先正正衣冠，方由伍子胥高聲一喊：

『請問，專諸先生在家嗎？』

茅屋正中的一扇大門，應聲而開，伍子胥定睛一看，出來迎迓的正是方才猶如猛虎出柙，痛懲無賴的專諸壯士。伍子胥一見專諸親自應門，便慌忙上前自我介紹道：

『楚國亡命之臣伍員，字子胥，侍同楚國世子勝，仰慕先生高義，特地前來拜謁！』

那一頭，專諸一聽伍子胥自通姓名，頓時便是眼睛一亮，堆滿一臉的笑容，忙不迭一疊連聲的說：

『世子！伍將軍！請進請進！今天是我專諸寒門有幸，蓬蓽生輝，果然有貴賓蒞臨了。』

自古英雄，惺惺相惜，何況伍子胥是春秋列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命世奇才，一代人傑；專諸喜從天降，心花怒放，他把子胥和世子勝殷勤的迎入堂屋，請世子勝居中而坐，讓伍子胥坐在左邊打橫，自己却喜孜孜的奔入廚下，歡聲的問他那位正在忙於做飯的母親：

『娘！妳猜，家裏到了那兩位貴客？』

專大娘吃他沒頭沒腦的問得一愣，茫茫然的反問：

『貴賓？像咱們這種窄門淺戶，市井人家，也會來什麼貴客？』

專諸正在手舞足蹈，喜不自勝，他拔尖喉嚨，高聲答道：

『娘，來的竟是楚王的長孫世子勝，還有一位鼎鼎大名的當代英雄伍子胥！』

『世子勝，伍將軍？』專大娘驟然一聽，驚喜交集，轉念一想，又在疑慮不定的問道：『這兩位舉世皆知的大好佬，又怎會到我們家裏來了呢？』

『娘！』專諸興奮莫已，直在一力掇促的說：『世子和伍將軍都在堂屋裏坐着，娘要是不信，何不這就出去見見？』

專諸的話才說完，一牆之隔，堂屋裏已響起了伍子胥必恭必敬的聲音：

『楚國逋臣伍員，敢請謁見專府伯母。』

專大娘一聽，情知是眞，她先高聲的一答：

『請伍先生寬坐，老身這就出來相見！』

答應過了，她再去囑咐她正在洗菜的媳婦：

『賢媳，貴客臨門，妳快去殺一隻鷄，再多準備些兒酒菜！』

『別忙別忙，』專諸伸手一攔，說道：『娘子，妳還是趕緊去把毅兒找來。先讓我們全家，去跟世子、伍將軍見個面。』

專諸只有一個兒子，名叫專毅，當年一十三歲，正好在後門口劈柴。專夫人到後門口一喊，專毅立刻應聲而來；於是身材佝僂，精神矍鑠的專大娘，便領着她的一子一媳一孫，全家四人一齊到堂屋與貴客相見。

世子勝和伍子胥起立肅迎，專諸向世子勝、伍子胥一一介紹他的家人。君臣二人恭稱專太夫人、專夫人、專公子，專大娘連聲的說：萬不敢當……。當下由伍子胥表明來意，他懇摯的說道：

『子胥侍奉世子由楚入吳，途經吳趨，親眼目擊專諸先生神勇，萬夫莫敵；又見專諸先生恪盡孝道，聞太夫人之聲敬謹從命，束手息怒，深慕專諸先生是吳國忠勇義烈，孝行可嘉之士，因此冒昧登門造訪，夤緣結交。還請太夫人、先生、夫人恕我等唐突之罪！』

專大娘一聽，大喜過望，忙向伍子胥檢衽萬福，謙詞笑道：

『小兒粗魯無狀，當街鬥毆，好不讓兩位貴人見笑了。世子和將軍大駕光臨，這才是我專家寒門無上的寵幸！』

專大娘一味客套，聽得專諸有點不耐煩。他便高聲大叫：

『娘！難得伍將軍謙恭下士，折節相交，他不嫌棄孩兒，娘就准許孩兒交了他這位知己好友吧！』

伍子胥眼見專諸竭誠相迎，一見自己便樂得什麼似的，再一聽他懇求乃母，准他和自己結爲知己好友；友情流露，發乎至誠。伍子胥和專諸一般兒的都是豪傑之士，性情

中人；一旦萍水相逢，街頭邂逅，頓時便喜從天降，大有相見恨晚之慨。因此，伍子胥當下就心中怦然一動，不假思索，不揣冒昧的說：

『俗話說得好：「把臂之英，金蘭之友」，專諸先生，你我年齡相仿，又是一見如故；說什麼結爲知己好友？何不當天盟誓，結爲異姓兄弟，從今以後，你我便以兄弟相稱呢？』

那一頭，專諸一聽伍子胥這麼說時，乍驚又喜，一時間張口結舌，答不出話來，只顧雙手緊握伍子胥的胳臂，拉住他一陣猛烈的搖撼，口中一疊連聲的在問：

『伍先生，你說這話是在哄我歡喜？還是當眞有這番情意？』

伍子胥藹然一笑，騰出一隻右手，拍拍專諸的肩頭，歡聲親暱的答道：

『話自我伍某的口中說出，入於在座列位之耳，這當然是千眞萬確的了！』

專諸這回聽得更眞切了，他猛可回頭，掃視專太夫人、專夫人和小小專毅一瞥，驀的發出聲聲歡呼——

『娘啊！娘子！還有毅兒，這是你們全都聽到了的，是伍子胥先生親口在說，他要和我八拜爲交，結成異姓兄弟！』

偏有個深明大義、老成持重的專太夫人。她上前一步，面泛苦笑的跟那伍子胥道：

『伍先生過於抬愛小兒專諸，只是依老身看來，這結拜兄弟一事，只怕還得從長計議。』

子胥大出意外，倏然一驚，向專太夫人雙手一拱，摯切的問道：

『是府上另有什麼關礙？還是太夫人您有什麼見示？務請太夫人不吝明教！』

『伍先生，』專太夫人斂容正色，條分縷析的答道：『明教萬不敢當；老身此刻所想的是：寒舍蓬門蓽戶，累世耕讀爲生，列祖列宗，從未出仕爲官，簪纓袍笏，一向是個平民百姓人家，怎比得上楚國伍府，四代三公？府上既是列國之中最顯赫門第，先生便是傲視王侯，列國欽重的大好佬；先生和小兒專諸，確實是一個在天，一個在地，身分地位，判若雲泥。『今日蒙先生錯愛，一時歡喜，要跟小兒結爲兄弟，怕只怕——貧兒驟富，一步登天，自古福禍相倚，福過災生，惟恐禍事不旋踵而至啊！』

『哦——我明白了！』伍子胥自以爲是，連連點頭，還故意曳長了尾音答道：『太夫人一定是以爲在下驟遭奇禍，家破人亡，目前正在隻身流浪，萬里逋逃之中，自難免惟恐在下這個不祥之身，可能會連累到了專諸先生？』

『不不不，』專夫人忙不迭的極口否認，又再情詞迫切的說：『何況伍先生提出義

結金蘭之前，小兒專諸早已說過，願與先生結爲知己好友。從來朋友是五倫之一，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既然成爲朋友了，那怕先生萬一有難，小兒專諸即使爲先生而死，也是理所當然，老身又怎會惟恐先生連累了小兒呢？』

子胥聽了，滿臉欽敬，直把這位大義凜然，見解過人的專太夫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他不由自主，躬身拜了下去，便那麼跪在地上，由衷的說：

『太夫人議論透徹，所見極是，可見得府上母賢子孝淵源有自。府上的名聲傳遍遐邇。太夫人啊！』伍子胥有感於中，忽然語音一改，幾於聲淚俱下的說道：『子胥自幼喪母，一生憾事，便是獨乏慈訓。今天有幸得蒙太夫人不吝教誨，不但獲益良多，而且孺慕之情，油然而生，不克自已。這會兒在下非特私衷渴望與專諸先生義結金蘭，誼切手足，尚且更在奢想能奉太夫人爲母，永沐太夫人的慈暉了！』

專太夫人聽到這裏，眼見堂堂男子漢如伍子胥者，居然也會這麼意誠志堅，一心攀交；她連忙傴身伸手，扶起了跪在地上的伍子胥，一時感從中來，不禁也是熱淚潸潸的道：

『子胥請起，既然你錯愛至此，一力堅持，老身和小兒滿懷愧怍之餘，也就只好恭

敬不如從命。祇是請你一定要念在老身福薄，惟恐折壽，還是由你和小兒結拜，這以後，只要你肯稱我一聲伯母，老身就已經心滿意足，尚且感到無上榮寵了。』

伍子胥聆言大喜，挺身起立。

那專諸聽說他母親允許他和伍子胥結爲異姓兄弟了，更是雀躍三尺，樂不可支。他一疊連聲催着他妻子做三牲，擺香案，自己必恭必敬，請伍子胥燃上了一對紅燭，四支線香；在燭光閃爍，香煙繚繞之中，和伍子胥二人正心誠意，喃聲祝禱，祭告過了天地神明，再請專太夫人上座，由異姓兄弟伍子胥、專諸二人磕頭行相見禮。專太夫人問明白了伍子胥的出生年月日，曉得伍子胥比專諸大兩歲，便命專諸稱伍子胥爲兄，伍子胥稱專太夫人爲伯母，呼專諸爲弟。專諸夫人和專毅也上前叩見了大伯和伯父。世子勝向各人一一道賀，隨即撤下祭品，擺上酒筵。歡然有如家人般暢敍了一晚。

次日一早，天剛剛亮，專諸便披衣起床，盥洗一過，誠心誠意的到伍子胥房間門口一站，垂手侍立。可是由於昨晚伍子胥心中著實歡喜，難免多喝了幾杯，起床比較晚些，專諸居然站了一炊飯工夫，方始聽見伍子胥推被而起的綷綷聲響。——專諸仍舊一聲不吭，靜候伍子胥穿好衣裳推門而出，伍子胥一眼見到專諸，便訝異的問：

『賢弟，你在這裏站了多久了？』

『不多久，兄長！』專諸粲然一笑，應聲答道：『我只是站在這裏心想：我專諸上無兄姐，下無弟妹，生年二十八歲，連個略談得來的知心朋友都沒有，如今好不容易得了位情同骨肉的兄長，居然會是天下聞名的命世豪傑，我專諸憑什麼能有這天大的幸運哩！』

伍子胥溫藹的笑着，伸手拍拍他茁壯的胳臂，帶笑的說道：

『賢弟，你在愚兄面前不必過謙。我伍子胥年紀雖祇三十出頭，可是一生之中閱人多矣！你是我生平第一位結義兄弟，當然有你的過人之處，賢弟啊！我自信我看人不會看走眼！』

專諸聽時，更是滿心輕鬆，私衷大悅，他與高采烈的告訴子胥，子胥的義弟媳，他的妻子碧玉，天還沒亮就已經下廚房去做飯，此刻多半早就做好了早餐。專諸請子胥到堂屋裏去用膳。子胥卻正色的說：

『不！賢弟，我還要到伯母房裏去請安！』

專諸一聽，更加肅然起敬，便陪同子胥到專太夫人的臥室門口，連拍了三次門，喊了幾遍娘，偏偏門裏全無聲響，子胥正在疑惑不定，專諸低頭一想，方始恍然憬悟的說：

『哦！我明白了！』

他把伍子胥帶進堂屋，再到廚房門口，高聲的問他妻子道：

『碧玉，娘呢？』

詎料，在廚房裏答腔的正是專太夫人，她也在大聲的答話：

『諸兒，我在這兒爲子胥做一味湯呢！』

渾似一陣暖流，剎那間通過了伍子胥的全身。昨天方說他極想永沐專太夫人的慈暉，今天一早專太夫人便已默默的在向自己傾注母愛。——家破人亡，異國流浪，伍子胥被感動得盪氣迴腸，熱淚盈眶。他唯有喃聲的吐露——

『這怎敢當？這怎敢當？！』

不一會兒，專太夫人顫巍巍的從廚房裏出來；雙手捧只托盤，托盤上一碗熱氣騰騰的湯，湯裏氽六枚白水煮的荷包蛋。伍子胥一見，先上前給專太夫人請了個安，再伸出手去想把托盤接過來，可是專太夫人却把兩手一縮，眉頭一皺的說：

『子胥，你去就座。這不是你們男人家的事！』

子胥無奈，只好應聲：『是。』自去桌畔坐定。等專太夫人把一碗荷包蛋送到他的跟前，自己在子胥的身畔坐下，伸出手來，輕拍子胥的手背，慈眉善目，藹然可親的

道：

『來來來，快把這六個蛋，趁熱吃了。』

子胥一陣感動，但覺滿腔暖馥起自心田，剎那間便彌漫心胸。六枚白水煮蛋，算不上山珍海味，稀世佳餚，然而由白髮蒼蒼、年老體弱的專太夫人親自起早下廚，親手執勺烹調，顯然就孕育着無限親情、無比誠摯。專太夫人果然已在默默的順應伍子胥的內心渴望，讓他這自幼喪母，如今又是家破人亡，正在孑然一身，異國流浪的孤兒，也能藉由他和專諸結爲異姓兄弟的關係，得能永沐專太夫人的慈暉了。伍子胥一想到這兒，刺戟動情，不克自已，他竟然會溢出了兩股潸潸熱淚。

一口氣把六枚白水氽蛋吃個精光，伍子胥又故作貪饞，流露天眞，一連喝了兩大碗白米稀飯。眼見子胥吃得這麼香甜，專太夫人坐在一旁，自己不動碗筷，只顧愛憐的望着子胥，不時放聲大笑。專太夫人笑聲陣陣，引得子胥、專諸、專諸夫人碧玉、世子勝，還有專毅，也在春風滿面，笑語殷殷。一頓早餐，便在一團和氣，滿目歡娛之中，喫了個四大皆空，只只碗底朝天！

餐罷，專太夫人命子胥到廳上去坐，由她自己和專諸作陪，三人席地憑几，成品字形坐定。專太夫人叫碧玉自去廚下清洗，又讓專毅帶世子勝到外面去逛逛。諸事安排

已定，她才斂容正色，先咳聲嗽，清清嗓子，伍子胥就曉得這位老人家要跟他談正事了。

果不其然，專太夫人一開口，便單刀直入的問道：

『子胥，你從楚國逃到吳國，歷盡千辛萬苦，幾於九死一生，總該不會光祇是爲了逃脫楚王的舉國搜捕，到我吳國來找一處安身之所、啖飯之地吧？』

伍子胥雙手一拱，面容慘沮的答道：

『愚侄身上，揹得有殺父、殺兄、殺嫂、殺妻的血海深仇！』

專太夫人望一瞥專諸，再問：

『如今你已經如願以償，逃到吳國了；子胥，你說，你究竟打算如何？』

伍子胥早有成竹在胸，從而應聲作答：

『我將請謁吳王，借兵報仇雪恨！』

專太夫人聲聲追問：

『子胥見過吳王？』

聽得伍子胥失聲笑了，他帶笑的說：

『伯母明知這是愚侄生平第一次進入吳國，愚侄又怎麼會見過吳王呢？』

『那麼，』專太夫人繼續追問：『你在吳王的元老重臣、王親國戚、左右親信、民間布衣之交之中，可有什麼故舊？』

『沒有。』

『如此說來，』專太夫人深沉的一笑：『你一時還沒法找到一位引見吳王的人了？』

『是的。』

專諸端坐一旁，凝神傾聽，終於忍不住了，插嘴進來高聲的說：

『娘，我兄長在吳國縱然舉目無親，一個人也不認識；可是我吳國自大王以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我兄長他有經天緯地之才，萬夫莫敵之勇。孩兒敢說，只要我兄長到吳王宮大門口一站，命門吏通報一聲，大王一定會倒屣相迎，禮爲上賓！』

詎料，專太夫人竟會不以爲然，她連連的在搖着頭，意味深長的說：

『子胥見吳王，乞人引見，全靠吳王有愛才之心，躬自延攬，那麼，與其要吳王倒屣相迎，禮爲上賓，何不讓他風聞子胥到了吳國，再派人千方百計的訪求呢？』

伍子胥聽得明白，頓時就眼睛一亮，瞿然而起，歡聲嚷嚷的說：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說時，又正正衣冠，向專太夫人躬身下拜：『伯母，經過您老人家這一指點，讓愚侄有撥雲霧而見青天的感覺。伯母，我眞佩服您有這麼高的

見識，您這分明是要吳王學那渭水訪賢的周文王，讓愚侄也混充一下霸王之輔的姜子牙啊！』

專太夫人很高興，輕輕的拍着手，脫口讚呼：

『好口采！好口采！子胥，當年姜子牙出山興周，不久以後，希望你伍子胥也能興吳滅楚！』

伍子胥聰明絕頂，當時他心裏已經得了一個計較，但却暫且秘而不宣的道：

『伯母，我知道我應該怎麼去見吳王了！』

專太夫人點點頭說：

『唔！知道了就好，知道了就好。』

專諸啓齒便問：

『兄長，你可知道吳王的爲人？』

伍子胥輕緩的搖搖頭。

專諸兩指一疊，娓娓道來——

『吳王名叫州于，他是先王餘昧的長子，自幼逞勇好鬥，驕橫無禮。先王餘昧在位的時候，他名爲公子僚；當年越國鑄成五口天下無雙的神器寶劍，便是他帶了他力大無

窮，能够手接飛鳥、力格猛獸的兒子公孫慶忌，到越國去强要了勝邪、魚腸兩把寶劍回來！』

子胥忙道：

『這一層，我在楚國也曾聽說。』

專諸離席起立，走到窗戶跟前，先探望了一下窗外無人，這才回頭來跟伍子胥往下說道：

『當年吳國的老王，也就是當今吳王僚的祖父，他曾經詔告天下，定過一個一代以後兄終弟及的遺制。因此壽夢死，傳長子諸樊，諸樊死後，便傳弟餘祭、餘昧；餘昧薨，照理說就該回過頭來傳給諸樊的長子。』

『這話對！』

『可是，』專諸一臉的鄙夷不屑，義形於色的說：『十二年前先王餘昧一死，公子僚居然暗懷鬼胎，密不發喪，輕輕易易的把王位奪了。』

『哦……，』伍子胥恍然大悟，雙手一拍的說：『原來當今的吳王僚，他竟是個簒位者呀！』

『兄長說得不錯。』專諸深深的點着頭說：『確實是那當今的吳王僚，簒奪了公子

光的王位。』

『公子光就是吳國先王諸樊的長子？』

『是的。』專諸應聲答道，又說：『吳王僚簒位爲王，他當然深恐公子光勢力坐大，有朝一日會向他索回王位。因此他一面廣結黨羽，遍植心腹；一面竭力壓抑公子光，經常的派他出外征討，表面上看是爲公子光建立功勳，其實又何嘗不是借刀殺人之計？一心只想公子光早早的戰敗戰死，消除他的心腹大患！』

伍子胥沉吟半晌，再問：

『那公子光呢？他又如何應付？』

『王僚爲刀俎，公子光爲魚肉！』專諸憤憤然的答道：『他祇好委曲求全，明哲保身，過一天算一天罷了。祇不過……』

伍子胥緊抓住他的話問：

『祇不過什麼？』

專諸傴身向前，壓低聲嗓答道：

『公子光也是一位機智深沉、胸懷大志的人物。依我看，他在吳王僚的重重壓迫之下，大有朝不保夕之憂，照理說，他就該……』

伍子胥接口便道：

『也在暗中訪求能人，招賢納俊，陰蓄死士，以便有朝一日，能够對抗王僚，或者說，乾脆物歸原主，取王僚而代之。』

『對對對！』專諸聽得歡聲大笑起來，他向伍子胥一伸大拇指道：『起先，這只不過是我心中的猜想，如今給兄長你一明說出來，多一半，公子光暗中正是在做這個打算啊！』

子胥、專諸拊掌大笑趺坐一旁。聽了許久，一直都在默不作聲的專大娘，這時候，突如其來開口喊了一聲：

『子胥！』

伍子胥連忙止笑，轉過臉去，眼望着專太夫人，斂容正色的問：

『伯母還有什麼見教？』

『這會兒你該明白了吧，』專太夫人藹然的一笑，說道：『此刻在吳國境內，有一位明裏招兵買馬的吳王僚，也有一位暗中培植羽翼的公子光。你是命世之才，只要你能善擇明主，謹愼出處，我敢相信，將來你一定會左袒則左勝，右袒則右勝的！』

專太夫人的這幾句話，說得義正詞嚴，語重心長，使那洗耳恭聽的伍子胥不得不肅

然起敬，字字銘記在心。他向專太夫人倒身就拜，誠心誠意的說：

『伯母，愚侄敬謹受教了！』

當日，計議已定，伍子胥把世子勝暫寄放在專諸家裏，由專諸教他讀書、技擊。伍子胥向碧玉討了一身破衣裳，又去村外竹林砍了一根斑竹，做了一管洞簫。入夜，月白風清，夜闌人靜，伍子胥和專諸並肩坐在一株大樹下閒談。伍子胥把弄洞簫，吹奏起來，曲調悲壯蒼涼，簫聲有如裂帛，高昂處響徹雲霄，懾人魂魄，低徊時宛如嗚咽，扣人心絃。

聽得專諸時而熱血沸騰，盪氣迴腸；時而滿心酸梗，淒然下淚。直到一曲終了，天地間猶是餘音嫋嫋，專諸慨乎言之的說道：

『想不到兄長在文治武功外，還有這一手絕技呢！』

『賢弟，』伍子胥一聲苦笑，喟然太息的道：『就在明朝，愚兄就要靠這一支洞簫混飯吃了！』

專諸一驚，忙問：

『兄長，你這話怎講？』

伍子胥却笑而不答，顧左右而言它。突的又想起件事來，叮嚀專諸道：

『從明天我離開這家門口，不論我在外面做什麼、說什麼，我可不許你過問一聲！』

專諸更著急了，一疊連聲的追問：『這又是爲什麼呢？』

『賢弟，』伍子胥目光炯炯，神色肅穆的注視着專諸說道：『愚兄承伯母指點，有如醍醐灌頂，豁然開朗；此刻既已洞徹吳國朝野大勢，胸中早已有個計較。賢弟不妨讓我撒手做去，千萬別稍加過問、插手，免得誤了我的大事！』

專諸聽伍子胥說得這麼摯切、嚴重，不便再追問了，祇好連連點頭依允，應了聲：

『是！』

兩兄弟又談了些日常閒話，月昏風起，夜露深重，伍子胥情不由已打了個寒噤，便欠身起立，呵欠一聲對專諸說：

『賢弟，夜深了。我們還是各自回房就寢吧！』

專諸跟着子胥，站起身來，想起平生知己，結義兄弟，才剛剛聚首盤桓呢，眼看又要別離，不禁有點依依不捨，無奈的說：

『那麼，明天一早，我叫碧玉多準備些乾糧，再送兄長到梅里！』

『不必！』伍子胥搖搖頭，一口拒絕了。眼看專諸一臉的困惑莫名，又再意味深長的說道：『我一到江南，就聽到連小兒家都經常掛在嘴上說是：「人望高處，水向低

流。」如今愚兄是下定決心。我這次投奔吳國，就該：「百丈高樓從地起，好漢不怕出身低！」因此之故，明天一早我自去吳國都城梅里，一不要任何人相送，二不帶半點乾糧盤纏。』

專諸聽時，莫測高深，但他曉得伍子胥的脾氣，話出如風，斷難更改，而且他極不喜歡有人打破沙鍋問到底，因而他不再多說，口中唯唯稱是，殷勤的把伍子胥送到臥房門口，道過安歇，這才悶悶悒悒，懷着無限離情別緒，黯然回房睡下。

專諸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徹夜不能成眠。直到五更時分，方始懵懵懂懂的睡去。因此鷄鳴三唱，天色破曉，伍子胥披衣起床準備動身，他猶仍在呼呼大睡之中。唯有跟伍子胥同榻而眠的世子勝，小小年紀，心事重重，他知道自己將與伍子胥分手一段時期，寄住在專諸大叔家裏，嘴下雖然不說，心中則在不盡依依。那一夜，他竟然睜大兩眼，直等到天色大亮，伍子胥已經起床穿好衣裳了，他才輕輕的假咳一聲。

『你是剛醒，還是沒睡？』

伍子胥站在床前，輕柔的問。又伸出手來，愛暱的撫摩世子勝的額髮。世子勝乘勢一骨碌坐起，伸腳下地，他避過伍子胥的那一問，急切的說：

『將軍，我已經跟專毅大哥商量好了！』

伍子胥詫異的問：

『世子，你跟專毅商量好了什麼？』

世子勝一面急急的穿衣綰髮，一面仰起臉來，回答伍子胥道：『專毅大哥答應我，今天他要陪我，送將軍到梅里的市集之外！』

『你？』伍子胥眉頭一皺的再問：『你也要送我到梅里市集？』

世子勝臉下閃過一陣陰霾，畢竟是個六歲大的孩子，他眷戀不捨的說：

『我沒爹沒娘，只有將軍是我的親人一樣。我……我實在是捨不得……』

聽得伍子胥心中一酸，眼眶一紅，險些就要流下淚來。自己年過三十，尚且爲了含寃負屈，家破人亡有國難奔，有家難投而痛感椎心刺骨，情何以堪，世子勝不過是個黃口童子，在他智識初開，乍曉人事的時候，遽遭祖父楚王忍心加害，父親太子建身首異處，生母齊女夫人扃戶自縊。雙親慘死，異國流浪，著實是歷經天下之奇禍，極盡人世之慘變，而他年祇六歲，叫他怎能承當得起？何況眼前他就要跟自己賦別離，寄住在一個陌生人的家裏？伍子胥一陣悲憫憐愛，他一把將世子勝摟在懷裏，輕拍他的肩背，柔聲的問：

『世子知不知道，唯有你是楚國唯一的王儲？』

世子勝振作精神，朗聲回答：『知道！』

伍子胥再扳轉世子勝的肩頭，讓他面對自己，然後目光閃閃如電，正色的注視着他問：

『世子知不知道，你要怎樣才可以重歸楚國，報仇雪恨，登基爲王？』

『這——，』世子勝略頓一頓，方始慷慨激昂的回答：

『我只有等待將軍向吳國借兵伐楚，才能重歸楚國，報仇雪恨。再等我祖父死後，繼承王位！』

伍子胥衷心欣慰，他微微頷首的道：

『那麼，世子只有耐心的住在專家，等候我的佳音了？』

世子勝聲清氣朗的高聲答道：

『是！』

『往後，』伍子胥輕輕的爲世子勝綰起一頭長髮，柔聲叮嚀的說：『每當世子想念微臣的時候，只要世子回想一下世子和微臣方才所說過的那些個話，世子就大可以釋然於懷！』

世子勝面容端凝，應聲作答：

『將軍，我懂得了！』

『那好！』伍子胥如釋重負，長長的吁一口氣。從床沿欠身起立，低頭俯望着世子勝，一瞥之中，流露出不盡離情，有頃，他再試探的問：『如果微臣爲世子的安全著想，不讓世子送微臣到梅里，那世子又會……』

詎料，世子勝又一次給伍子胥的凜然大義開了竅，他竟了無難色，昂昂然的答道：

『將軍不許我送，我便不送！』

『好！好極了！』伍子胥十分歡喜，極口稱讚，又道：『那——微臣還得請世子重新睡下，等該起床的時候再起床吧！』

『是！』

世子勝一聲答應，飛快的脫下了衣裳，一頭鑽入被衾中去。爲了表示他痛下決心，凡事唯伍子胥之命是從，他還特地轉了個身，側身面牆而臥。這就顯然是在說，伍子胥動身在卽，只管請便了。

世子勝聰明曉事，值得自己忍辱負重，盡心盡力的加以培植；晨間一席談，使伍子胥私衷大慰，對於未來前途，又增添了幾分信心。他一臉喜色，滿面春風的步出寢室，走進堂屋，一眼看見，專太夫人正在居中而坐，專諸夫人碧玉，垂手肅立的站在她的右

後側。

伍子胥慌忙上前行過了禮，方說：

『伯母起得這麼早？』

『子胥！』專太夫人神情嚴肅的問：『我聽專諸他說，你曾親口說過，就在今天，你要靠你這一支洞簫，混飯吃了？』

伍子胥不懂專太夫人這一句問話的用意所在，他惴惴不安的答道：

『愚侄確是一時有感於中，說過這話！』

『正因爲你撂下過這句話來，』專太夫人目光銳利，在伍子胥的臉上，迅速的打了一轉，眼神之中，彷彿已經洞徹伍子胥的心事。她意味深長的說道：『伍子胥乞食梅里，消息傳出，自難免驚動吳王僚，甚至引起公子光的好奇，雙方勢將爭相延攬；子胥啊，老身著實佩服你的好計較。爲了成全你的所志，今天晨早，恕我們婆媳不再爲你準備早餐了！』

專太夫人一語道破伍子胥的心事，使伍子胥既佩且慰，心中尤有無限的感激。壯志雄心，沛然而興，他雙手一拱，道了聲：

『伯母，容愚侄這就告辭！』

專太夫人神色凛然，她伸出右手一延，斬釘截鐵般的答道：

『請！』

伍子胥便一揖及地，待直起身來時，頭也不回的走出專府大門了。

按照專諸詳加指點的路徑，伍子胥邁開腳步。沿大江南岸，走官塘大道，直奔吳國國都梅里。江南初春，鶯飛草長，藍天白雲之下，芳草盡碧，雜花生樹，好一派溫柔旖旎風光。伍子胥但覺得心胸一壯，精神陡長，頭一天，便走了一百多里。

沿途，每逢饑餓難忍，經過但有人烟的地方，伍子胥便當街吹起簫來；簫聲悽越，穿雲裂石，恰似高山流水，餘音嫋嫋。吳國鄉間百姓幾曾聽過這般美妙的樂聲，扶老攜幼，爭先恐後的圍攏來探看——祇見伍子胥身高一丈，器宇軒昂，臉上抹着些灰土，掩蓋不住他的英氣勃勃。身上穿一襲襤褸不堪的衣衫，益發顯出他身材魁梧，虎虎生威。

人人見了他都情不自禁的流露出崇敬仰慕的神情，看他一身乞丐打扮，彷彿獲知他的用意所在，便心甘情願的趨前雙手奉獻，有人奉上錢米，有人奉上熱食。伍子胥面泛微笑，口中喃聲道謝。他只取一餐之需，吃飽喝足，揚長而去，多餘的錢米熱食一概璧回。伍子胥的奇特行徑，登時便在他的所經之處，揚揚沸沸的傳開。但凡是見過伍子胥的人，無不既驚且羨，逢人便訴說個不停。伍子胥引人注目，毛遂自薦之計果然奏效

了。他的聲名比他本人更先一步抵達吳國都城梅里，伍子胥人還沒到，梅里市上先就口耳相傳，議論紛紜。吳國人都在興高采烈，談論這位偉丈夫、乞食者了。

那天，伍子胥一臉風霜，一身襤褸，但却昂首挺胸，旁若無人的一脚踏進梅里。——梅里是吳國早期的國都，又名梅李，地在今之江蘇無錫東南梅村，位於泰伯瀆之濱，因之又名泰伯城。伍子胥一進梅里市集，放眼看去，祇見城小而低，街道縱橫，舟車齊集而人煙稠密。兩側店舖，來自列國各地的貨物堆積如山；街上行人，一個個神情安謐，舉止安詳，身上的衣著既整齊而又華麗，他不禁心中暗自讚嘆：

『久已聽說吳國地大物博，民康物阜。今日一見，果不其然！』

當時，街頭行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大都是行色匆匆，脚步如風，很少有人停止脚步一看究竟。伍子胥明知這是日中爲市，人人忙於交易的時候，他爲了惹人注目，便不得不又吹起簫來，簫聲一起，響遏行雲，果然引起路上行人紛紛駐足以觀。還有不少男女老幼、少婦長女在向自己身畔麕集，伍子胥深知業已到了自家表白的時候了。他便將洞簫一收，爽性在人潮紛集之中引吭高歌起來。而歌聲一起，就無異是他在作自我介紹，衆人但聽見伍子胥聲清氣朗的唱道：

『伍子胥兮伍子胥，流亡列國兮無所依，千山萬水兮常戚戚，父仇未報兮唯淒其！』

唱完了第一段，伍子胥在衆人之前聲淚俱下，涕泗橫流，他再用抖顫的聲音接唱第二段道：

『伍子胥兮伍子胥，昭關一夜白鬚眉，千刼萬難兮僥倖過，兄仇未報兮唯垂淚！』

引得周圍聚攏來的人，人人太息，還有不少的人在一掬同情之淚。於是伍子胥聲調一轉，轉爲淒涼悲壯，他拔尖了聲嗓，直唱得遠處山鳴谷響——

『伍子胥兮伍子胥，萬古奇寃一身繫，倉皇逃出楚國陲，國仇不報兮誓不歸！』

伍子胥感從中來，淚下如雨。他把那末一句：『國仇不報兮誓不歸』，不惜重複兩遍，直唱得梅里路人，人人墮淚。這時候，伍子胥在淚眼模糊之中，突然看見有面貌清癯，頷下五綹鬍鬚，長得面皮白淨，器宇不凡的一位中年人，穿一身吳國官服；——他所到之處，衆人紛紛讓路。

那位中年人筆直走到伍子胥的跟前，和悅的一笑，朗聲說道：『先生，可否借一步說話？』

伍子胥當下便知，這是怎麼一回事了。他連忙揩乾眼淚，露齒一笑，點點頭，便跟在那名中年人身後，排開人叢，一直走到一處僻靜無人的泰伯瀆岸，一株低枝拂水的楊柳樹下。

中年人對伍子胥雙手一拱，藹然的笑道：

『在下姓被名离，在吳國也可以稱得上是數一數二的神相，自從出道以來，也不知道相過多少位天下名士，但是在下敢於說，從沒有見過任何一位名流，相貌的奇特雄偉，有如閣下。』

伍子胥祇好拱手答謝，神情懇摯的說：

『被离先生過獎了！』

可是，被离居然面露詭秘之色，他上前一步，湊近伍子胥的耳邊，低聲說道：

『實不相瞞，公子光正是爲了要借重在下的相人之術，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在大王駕前，保擧在下出任這梅里市吏。』

伍子胥一聽便懂，那被离正在爲公子光効力，代他物色英豪，招賢納俊，引爲公子

光的臂助。自己能給被离一眼看中，總算摸到了進入吳國朝廷的門路。就只是——吳王僚和公子光明爭暗鬥，私下招兵買馬。自己究竟應該投効吳王僚呢？還是依附公子光；兩可之間，難免煞費躊躇，正在踟躕難決，那被离却又用焦雷轟頂之勢，直呼其名的道：

『舍下就在離此不遠，倘蒙子胥先生不棄，可否枉駕寒舍，小飲數杯！』

伍子胥不由一愣，他面現苦笑，決定暫且虛晃一招，反問一句：

『被大人怎知我叫子胥？』

被离仰臉打個哈哈，兩指一叠，向子胥指指點點，娓娓道來：

『先生尊姓伍，單名一個員字，大號子胥；身遭慘變，負屈含寃，是歷經艱險，不遠千里，從楚國逃到吳國來的。至於先生一定要問在下何以知情！難不成先生此刻就已經忘了，方才在梅里街頭，先生陽關三叠，引吭高歌，一連自稱了六次伍子胥嗎？』

子胥經他說破，只好陪着被离哈哈大笑。兩人笑罷，感情已漸融洽，被离便一把牽起伍子胥的右手，歡迎的說道：

『來來來！舍下後園有一座暖閣。子胥先生，你我不妨在暖閣中擺幾色菜餚，開一罎美酒，讓在下也有幸聽聽先生這一路之上的種種險遇。』

伍子胥審愼其事的問道：

『那——公子光閣下……？』

『昨天晚上，公子光蒙大王之召，邀往王宮後苑飮宴，直到此刻都還沒有出宮回府。』

公子光還在吳王宮赴宴，這也就是說伍子胥一時之間還不能見得著他，那又何妨先到被离的家裏去等候。被离對伍子胥衷心欽敬，滿腔熱忱，伍子胥自也不便拒之於千里之外，『罷罷罷，不如客從主便，就到被离那邊去小飮一番吧！』伍子胥心中暗忖，『這也許是天意如此，吳王僚和公子光兩處俱可投奔，誰讓公子光的心腹被离猛著先鞭，在繁盛市廛，稠人廣衆中，一眼就認出了自己是伍子胥哩！』

主意打定，伍子胥便坦然一笑，向梅里市吏被离先道聲謝。說是：

『旣蒙寵邀，盛意拳拳，我這異鄉落魄之人，就祇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被离聆言大喜，他親暱的攙起了伍子胥的右臂，和他一路談笑風生，並肩而行，由泰伯瀆岸，又折回紅塵十丈，行人如織的梅里市集，再走向梅里城東的市吏官舍，那是一座幽靜寬深，頗有園林之致的小小平房，住得有被离的全家。

旣然深知伍子胥是一位非常人物，被离幾於可以肯定，公子光對伍子胥必定會加以

重用，禮爲上賓；說不定公子光的除昏君、正大位、興盛吳國、稱霸天下的雄心壯志，都得仰賴伍子胥方克有以完成。因此，他極力籠絡，竭誠款待；豈祇是煖閣之中的幾色菜餚一罎美酒而已，被离把伍子胥迎到自己家中，市吏官舍的門子、衙役、傭僕，乃至被离的妻兒家人，一概感到驚駭錯愕，莫測高深。被离的妻子尙且悄聲對她的丫鬟說道：

『大人眞是好沒來由，怎麼把個討飯的花子帶回府邸來了呢？』

然而，被离對待伍子胥，可以說是曲盡綢繆，倍加禮遇。他把一身襤褸，幾於露出皮肉的伍子胥迎到正廳。請他居中而坐，自己則躬身下拜，補行賓主相見之禮。接着，又命他的妻子兒女，一齊前來謁見『當代奇才』、『命世豪傑』伍子胥先生。又當面囑咐他的妻子，十萬火急，去給伍子胥取出全套的新衣鞋襪。一面準備香湯，請伍子胥沐浴更衣。又向伍子胥解釋的道：

『並非在下勢利，只重衣冠不重人。……委實是因爲公子光仰慕閣下已久，一旦出宮，聽說閣下到了，必定立刻派人來請，閣下還是預先有所準備的好，務請休怪在下越俎代庖，自作主張。』

伍子胥也是通情達理的人，明知被离純粹是一番好意，便也連忙稱謝不置。等到伍子胥洗過了澡，換上新衣新鞋，重到廳上，那被离馬上就告訴他說，自己先已派人在王

宮大門口守候，等到公子光出宮，立刻便儘快的趕回官舍知會一聲，以便被离陪同伍子胥到公子光的府邸謁見。然而，半個時辰以前，從人飛騎來報，公子光和吳王僚喝了一日一夜的酒，先已不支醉倒，此刻已經乘轎回府邸休息去了。被离聲聲抱愧的道：

『在下又已派人在公子府邸守候，只等公子一醒，在下便奉陪閣下同往。』

伍子胥眼見被离爲自己往見公子光一事，信使往還，忙碌緊張，心中頗感不安，因而便莞爾一笑，淡淡然的回答他道：

『公子和在下此刻都在梅里城裏，隨時可以相見，大可不必忙於一時！』

被离一聽，如逢大赦，登時便吩咐僕役擺上酒菜。被离和伍子胥不上暖閣，就在正廳，被离請伍子胥高高上坐，自己在主位相陪。一張几，兩茵席，廳上男僕女婢穿梭般來往不停。轉眼之間，几上早是山珍海味，水陸紛陳，擺滿了一木几的極品佳餚。被离肆筵設席，掬誠相待。他殷殷的勸酒，又請子胥說些入宋入鄭，千里逃亡的往事。伍子胥說到傷心慘然之處，忍不住悲從中來，熱淚潸潸，舉起几上的巨觥，連連的向肚裏猛灌——被离爲使子胥排憂解愁，自也頻頻的舉觥相陪。兩人便這樣你一觥，我一觥的開懷暢飲起來，才祇一盞茶工夫，几畔的一罈美酒，就已經喝了個涓滴無存。

伍子胥豪放不羈，對酒當歌，那被离更是多方逢迎，竭力湊興。兩人杯觥交錯，快

意當前，被离一看罈中酒空，登時便歡聲大叫：

『痛快！痛快！來人——快快將我窖藏的好酒盡數搬出來！』

廳上侍者，齊聲應：『是！』然而，就在這個當兒，廳下院落，突的傳來一聲高呼：

『王宮謁者子喬大人到！』

被离聽時，驀的便是一驚，他倏然站起來滿面驚惶的在自言自語：

『奇怪，我祇不過是區區一名梅里市吏，大王怎會派謁者到我家來呢？』

伍子胥見主人起立，便也徐徐站起。他好意的指點那被离道：『宮中有謁者到府，等於是欽差來傳王命，大人還是趕緊出去迎接一下的好。』

誠所謂一語驚醒夢中人，被离頓時醒悟過來，他向伍子胥再三稱謝，連忙曳步外出，準備前往恭迎吳王僚所派來的謁者。祇是，那謁者子喬却已先他一步，帶着兩名侍衞，一腳邁進大廳。被离惟恐失儀，一陣心慌，忙不迭上前行禮，連聲謝罪的道：

『欽使賁臨寒舍，屬吏一時迎迓不及，懇祈欽使恕罪！恕罪！』

謁者子喬是吳王僚左右親信之一，一向目高於頂，盛氣凌人。他眼見被离一副觳觫不已，惶悚待罪的模樣，不但不溫語相慰，反倒雙眉一豎，板下臉來，伸手直指被离，

厲聲的問：『被离！你知罪麼？』

被离畢竟是一名梅里小吏，不是什麼廟堂人物，幾曾見過這種威勢陣仗，吃那諷者子喬一嚇，當下就嚇得面如土色，渾身直在簌簌的發抖。他那三十二顆牙齒，直在捉對兒廝戰的說：

『屬吏……屬吏……』

以下的話，就再也接不下去了——偏是站在被离身旁的伍子胥，他看被离給諷者子喬逼問得無詞以對，驚懼莫名，心中老大不忍，當時就義形於色，挺身而出，代那被离回答諷者子喬說：

『被离令吏，方才已經跟閣下道過有失迎迓之罪了！』

諷者子喬一聽伍子胥在一旁發了話，不由得氣往上撞。掄圓一雙牛眼，劈頭便是一聲暴喝：

『你這大膽狂徒，究竟是誰？！』

伍子胥却匕鬯不驚，從容自在，他上前一步，坦然自承的道：

『我便是楚國太師伍奢之子，棠君伍尚之弟，姓伍名員，字子胥！』

那諷者子喬一聽，反倒大吃一驚，他伸手直指伍子胥，驚疑不定的問：

『你——你就是從昭關逃來我吳國的——楚國欽命要犯伍子胥？』

伍子胥昂然的一挺胸道：

『不錯！』

『被离！』諷者子喬作威作福的又是一聲吼叫，直等到被离戰戰兢兢的答應過了方道：『方才我在問你，你知罪否？問的正是你不該私下收容楚國的欽命要犯伍子胥。這一下，你果然被我抓到眞憑實據了吧！』

伍子胥一聽他這麼說時，大爲納悶，他當時就問那諷者子喬道：

『我伍子胥剛到梅里，前後不過三個時辰，怎麼連貴國大王都知道了呢？』

諷者子喬嘿嘿發出一陣冷笑，再洋洋得意的道：

『我家大王天賦異禀，不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就連擧國之內，大小市集，任何一點芝麻綠豆小事，也休想瞞得過他！』

伍子胥不以爲然的搖了搖頭，把諷者子喬的盡力吹噓置之不理，心想那怕你把吳王僚捧上了三十三重天也與我絲毫無關，祇看你怎麼發落我吧。這時候，諷者子喬自以爲逮着了伍子胥，便立下了大功，正在躊躇滿志，趾高氣揚，頭也不回的便是一聲喝令：

『上綁！』

他帶來的那兩名吳王宮侍衛，狗仗人勢，狐假虎威，齊齊的應了聲：

『是！』

然後，便挺胸凸肚，大步向前，兩人分一左一右，將一位身高一丈的伍子胥夾在中間，由一名侍衛取出一捲綁人的繩索，扯散開來。兩名侍衛一伸手，便握緊了伍子胥兩條胳臂。

伍子胥怒火中燒，氣冲牛斗，但是他祇因爲身在異邦，又礙在被离的一層關係，只好咬牙切齒，盡力忍住。聲色不動的問那謁者子喬：

『請問，我犯了什麼罪？』

『我說過了，』子喬一臉的鄙夷不屑聳聳肩膀答道：『你是楚國的欽命要犯！』

伍子胥振振有詞，抗聲作答：

『可是，這裏是吳國的都城梅里。我伍子胥自信不曾犯過吳國的王法！』

『方才，在我家大王大殿，』子喬仰臉朝天，神情倨傲的立加反駁：『大王分明降旨，立將楚國欽命要犯伍子胥帶來一見！……』

伍子胥聽得眞切，當下就給他聽出了破綻，他右手一舉，攔住了子喬不讓他再往下說。

然後，伍子胥再理直氣壯的駁道：『吳王祇說命你帶我前往一見，幾曾說過要把我加綁，像罪犯一樣押入吳宮？』

謁者子喬語塞了，他囁嚅半晌，直在這呀這的，掙不出個下文來。謁者子喬大窘，使他那兩名侍衛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其中之一貿貿然的一聲大喝：

『伍子胥，你敢對我家大人無禮！』

另一名，也在一旁耀武揚威，幫上了腔。他居然推了伍子胥一把，叱道：

『伍子胥，你再頂撞子喬大人，看我不把你馬攢四蹄，捆個結實，用一根扁擔把你挑起來去遊街；再送請我家大王把你千刀萬剮，五馬分屍！』

『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英名蓋世的伍子胥著實忍無可忍了，趁那兩名侍衛正在一邊裝腔作勢的叫罵，一邊在用拇指粗細的繩索綑起他的雙臂。伍子胥暗噁叱吒，一聲巨喝：

『去吧！』

怒吼時，運足氣力，兩臂一振，千斤膂力立向左右一分，大有雷霆萬鈞，秋風掃落葉之勢。兩名年輕力壯的侍衛，怎經得起伍子胥的天生神力，廳上各人，祇聽到『哎呀！』『哎呀！』接連兩聲慘叫，兩名侍衛早被伍子胥甩出一丈來高，三丈多遠。直從

大廳中央甩到了兩廂壁角。兩名侍衞一般兒的被摔得鼻青臉腫，頭破血流，雙手抱頭一疊連聲的在那兒呼爺喊娘。

這一幕，看在吳王謁者子喬眼裏，直把他嚇得舌撟不下，頭皮發麻，心想當時之事原本是他自己仗勢欺人，先得罪了伍子胥的；謁者子喬惟恐伍子胥一怒之下，也把自己一把揪住，跟那兩名侍衞一般兒的如法炮製。『好漢不吃眼前虧』，伍子胥既已怒不可遏，神威大發，自己唯有脚底抹油，趕緊開溜。他悶聲不響的踮起脚來，一個轉身便想往外逃走。殊不知他這個動作被伍子胥一眼看到，乍一伸手便捽住了謁者子喬的衣領，拎小鷄般把他拎了個回轉，高聲斥道：

『我伍子胥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在楚國慘遭昏君加害，不得而已投奔吳國，既沒犯吳國的王法，也沒得罪過吳王和他的左右，倘若吳王以禮相待，我自會誠心誠意的前去晉謁，要是還有那個不怕死的再說什麼綁我、拿我的話，眼跟前的這兩名冒失鬼，就是他的榜樣！』

謁者子喬被伍子胥一把拎起雙脚離地，伍子胥悲憤莫名的在發話時，他整個身子都懸在半空之中晃晃悠悠，一時之間給嚇得心摧膽裂，魂飛魄散。

謁者子喬一心只想保全自己的性命要緊，因此他不得不見風使舵，前倨後恭；嘴裏

一疊連聲的在討饒。等到伍子胥把一篇大道理說完，忙又改口的說：『不敢不敢！伍將軍英名遠播，天生神勇，這普天之下，誰敢拿你？綁你？』

伍子胥聽那謁者子喬的說法一變，口脗全改，便輕輕的把他放下地來，眼見他打躬作揖，極口稱謝，頓時便嚴詞詰問：

『你是說——你家大王並未叫你們來綁我，拿我？把我當罪犯看待？』

『是是是是，』謁者子喬順水推舟，淨在說些阿諛、討好伍子胥的話：『其實是——我家大王據報，楚國大英雄、眞豪傑伍子胥將軍，居然光降吳國。當時我家大王眞是大喜過望，立刻便指派下官，專程前來迎接將軍，請將軍入宮，與我家大王見上一面，這也是我家大王想跟將軍有所討教的意思。』

虛驕恃氣於前，低三下四於後。伍子胥祇覺得這謁者子喬是一名俗不可醫的無恥小人，自己懶得跟他計較；對他的自圓其說，唯有嗤之以鼻。——當時便老大不耐煩的問他：

『吳王什麼時候要見在下？』

謁者子喬恭謹作答：

『就在此刻。』

子胥一想，不管往投吳王僚，或者是依附公子光，這位吳國一國之主，反正遲早都是要見面的，先見後見，無非時間早晚而已。至於吳王僚和公子光孰優孰劣，誰短誰長，那也得先見過面才能瞭然於胸，取捨之間，仍然在於自己。伍子胥言念及此，心中便告釋然。望他一眼正在抖顫不已，不勝屏營待命的謁者子喬，心中不屑，一聲冷笑，吩咐他說：

『那你這就帶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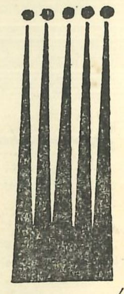
謁者子喬如逢大赦，連聲諾諾，居然禮數周到，再去跟主人被离說聲：『得罪！』便恭立一旁，伸手一延，請子胥先走。子胥正要邁步，被离想想頗不放心，他快步走到子胥身邊，附耳叮嚀了句：

『我家大王性烈如火，將軍言詞應對之間，千萬小心！』

子胥點點頭，答應了聲：

『知道了。』

便領在頭裏，由謁者子喬一行緊隨在後，直奔吳王宮。當時他也忽略了，謁者子喬根本就沒給他準備車轎座騎，分明不是吳王僚專誠遣使來請。好在梅里市面不大，被离家距離吳王宮很近，轉兩個彎，過一條大街，莊嚴肅穆的吳王宮業已在望了。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1223種

五大名劍（上）

章君穀 著

發行人：平鑫濤
出版者：皇冠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電話：7168888
郵撥帳號0010426—9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總編輯：陳皪華
編輯：楊雪嬌・崔玉珍
美術設計：黃泠泠・李純慧
校對：劉秋娥・鮑秀珍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話：7071139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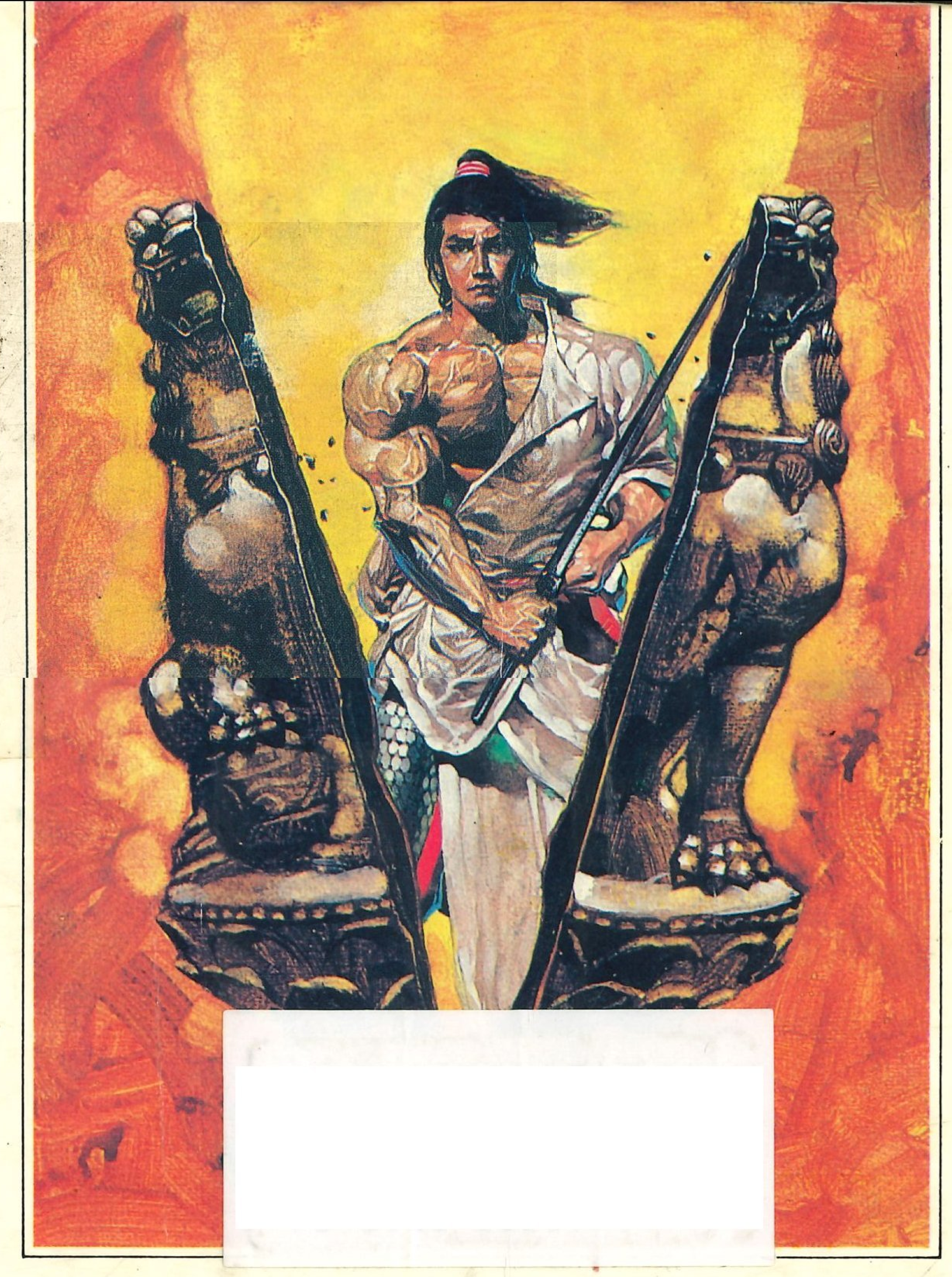
五大名劍

(中) 章君穀著

皇冠叢書第一二二三種

五大名劍（中）

…著



五大名劍（中）／章君穀著

兩千五百年前的鑄劍日，雷神擊鼓，兩師洒掃，騰蛟捧爐，天帝燃薪，怒動的風雲、激狂的烈焰，歐冶子以身投爐，火焚祭神，於是五口天下神器在衆神的驚視中緩緩降世。湛盧、純鈞、勝邪、魚腸、巨闕從此將引發出多少英雄死生、國家興亡的玄異傳奇……

章君穀的作品

- 大明英豪傳
- 郎家沙
- 吉星高照
- 奇中奇
- 五大名劍(三冊)

封面
鄭問

五大名劍（中）

章君穀著

春秋列國之中，唯有吳楚兩國僭稱王號，廟堂宮室，一切比擬王制。因此吳王宮和楚王宮約略相仿，正殿僭用周天子制的明堂；宮門之內，一泓池水，池中有一方巨石，形同拱璧。旁邊有幾棟寬敞潔淨、一塵不染的茅屋，那便是太學所在的辟雍。辟雍後面，一排九間大殿，共有三十六扇門戶，七十二面窗牖。明堂一律以茅草爲頂，木板鋪地，到處警衞林立，氣象森嚴，靜悄悄的全無半點聲息。

謁者子喬領着伍子胥，直入吳王宮明堂正殿，那兒是吳王僚日常饗功、敬老、教學、選士的殿堂。因此並無文臣武將左右排班侍立。只有大隊甲胄鮮明、威武雄壯的武

士，分執九長九短，十八般兵器。戟矛寒氣凛冽，斧鉞金光耀眼，都在殿堂兩側肅立。妙的是這幾十上百名侍衛，一個個都像泥塑木雕的一般，瞪目抿唇，挺胸凹腹，却是始終站立不動，齊整列隊。使伍子胥不禁暗中讚嘆，——吳國僻處東南，開化未久，偏是廟堂威儀，反倒比楚國强得多了。

伍子胥昂首闊步，通過長長的甬道，將兩旁臨之以威的大隊甲士視若無覩，他走到吳王僚的跟前，不待謁者子裔通報，便聲若洪鐘的奏道：

『楚國罪臣伍員，恭謁大王。願大王千歲，千歲，千千歲！』

嵩呼已畢，便躬身拜了下去。他和對待楚王一般，也行君臣相見之禮，却是跪在地上覺得好不奇怪，他行禮以後，並未聽見吳王僚在叫他：『平身！』心中正在納悶，驀的耳畔傳來青天霹靂般一聲巨喝：

『伍子胥！』

子胥不由自主的抬頭一望。明堂正中，長几後面，據中而坐的必定是吳王僚了。吳王僚當時已值中年，兩鬢略斑，頤畔頦下，飄拂着五綹長鬚。膚色白皙，眼若朗星，正在從上到下的打量自己，顯見得頗有人君的氣象。在他身後，左右侍立着兩位全身甲冑、按劍而立的武將，年齡和吳王僚約略相仿。伍子胥心想，這多半就是吳王僚左右兩

支鐵臂。多年以來，領軍作戰，南征北討，卓著功勳的一雙吳國大將；——吳王僚的兩名胞弟，左司馬掩餘和右司馬燭庸了。

然而，掩餘和燭庸雖說也在盯着子胥望，却是兩人一般的目光和靄，面露好奇，絲毫不見半點敵意。使得子胥暗忖，方才雷霆霹靂，直呼其名的那一聲叱喝，分明不是吳國的這兩員名將，掩餘或是燭庸發出來的。

那麼，除了吳王僚的這兩位胞弟之外，又有誰會如此這般倨傲無狀，驕橫無禮的發出這一聲暴喝呢？伍子胥目光逡巡，當殿搜索。他朝掩餘的左邊一望——不由自主的驚了一驚。一位身高一丈一二（周制：一丈等於今尺六尺四寸），比自己還要高出一個頭的魁梧壯漢。眞個是頭如笆斗，眼若銅鈴，身胚健壯得有如一座小山。正在環抱雙臂，緊握鐵拳，目光閃閃的在向自己虎視眈眈。

伍子胥一見這壯漢的威風凛凛，殺氣騰騰，心中頓時就明白了，他準是吳王僚的獨子，心高氣傲，力敵萬人的天下第一勇士慶忌。

慶忌在他十七歲的時候，就已經隨同他的父親吳王僚南下越國，在越王勾踐和越國滿朝文武之前力格巨虎，手接飛鳥，從而使越國朝野之士一概爲之震慴。越王勾踐迫不得已，將歐冶子夫婦以身殉爐所鑄成的五大名劍，其中的勝邪、魚腸二劍獻給吳王諸

樊。慶忌神勇，從此傳遍天下。

當時，慶忌高高在上，眼瞧着伍子胥跪在地上兩眼直勾勾的正向自己張望。他便上前一步，繞到吳王僚的長几之前，低頭俯視子胥，又是一聲喝問：

『伍子胥，可認識我天下第一勇士慶忌麼？』

一站一跪，委實相距過遠，伍子胥趁慶忌問話，自己勢將回答，便不再等候吳王僚啓齒宣他平身了。他大大方方的站起身來，面對慶忌，雙手一拱，示之以禮的答道：

『久聞世子殿下英名，直到今天才有緣相見。』

詎料，那慶忌一向目高於頂，旁若無人，是個心高氣傲的粗漢。伍子胥對他以禮相待，他反倒以爲是子胥頗有怯意，畏懼自己，當下便用挑釁的口脗，聲聲冷笑的回答伍子胥道：

『不然！伍子胥，倒是世子我等候你已久！』

子胥無奈，勉强壓下胸中的一股氣惱，仍然滿臉陪笑的說道：

『世子殿下等候我已久？這就是在下的無上榮寵。不知世子等候我，有何見教？』

那慶忌右手筆直一伸，差點就要指上伍子胥的鼻尖，他在鄙夷不屑的問：

『我聽說，你曾自稱爲天下第一豪傑？』

『不，世子殿下！』伍子胥搖搖頭，從容自在的答道：『倘若我伍子胥也有個天下第一豪傑的謬許，那也跟世子殿下你的天下第一勇士一般，也是天下人的公論，由天下人加諸在你我身上的！』

慶忌根本就沒有聽出伍子胥答話中的深意。他只顧揚臉大笑，直笑得聲震殿宇，餘音不歇。狂笑一陣，方始縱身一躍——看他偌大身軀，居然也會身輕如燕，迅若鷹隼。一縱便縱到殿堂中央，慶忌蹲身張拳，擺了一個門戶。然後一面伸手向子胥直招，一面高聲大叫：

『來來來！世子我這天下第一勇士，正好會一會你那天下第一豪傑，你我不妨使出生平本領，見一個勝負高低，看看究竟誰是天下第一？』

吳國世子慶忌咄咄逼人，竟使伍子胥毫無迴旋餘地，他望一眼吳王僚，吳王僚正漾一臉得意的笑，他也在推波助瀾的道：

『小兒不才，一心討教，就請先生略顯身手，指點指點小兒吧！』

兩虎一鬥，必有一傷，何況伍子胥智勇雙全，韜略勝於武功，不比那慶忌徒恃蠻力，他一向好勇逞鬥，除死方休；伍子胥定下心來一想，他還是不跟慶忌比武的好，一來不但勝之不武，說不定還會開罪溺愛獨子的吳王僚，二來萬一有個閃失，豈不是一世

英名毀於一旦。子胥打定主意，便緩步走到慶忌的跟前，和他面面相對，方才微微一笑，問道：

『世子殿下是要跟在下比武？』

慶忌興致勃勃，順手比了個招式，高聲的回答伍子胥道：

『不錯！今天我只要打敗了你，那我就是不折不扣的天下第一勇士！』

伍子胥連連搖頭，故意提高聲浪，說得滿殿堂的人，都能清清楚楚的聽見——

『世子殿下大可不必跟在下比武了！』

慶忌愕然的問：

『爲什麼？』

伍子胥聲調鏗鏘，字字著力的答道：

『世子殿下今天和在下初次相見，就敢跟在下這天下第一豪傑挑戰，要比試一個勝負高低，那就可見得，殿下眞不愧爲天下第一勇士！』

『好！說得好！』吳王僚背後站着的吳國左司馬掩餘，一聽子胥這麼說時，忍俊不住的高聲叫好，拍手歡呼起來。他堆一臉喜色，直走到慶忌跟前，伸手重重的一拍他的肩頭，歡聲嚷嚷的說：『賢侄，恭喜，有子胥先生的這一句話，你就可以名揚宇內，永

垂不朽，成爲舉世公認的天下第一勇士了！』

慶忌將信將疑，眉頭一皺的問：

『眞的呀？二叔。』

『二叔怎麼會騙你呢？』掩餘一心打消這一場龍爭虎鬥，哄孩子般的哄着慶忌說：

『伍子胥先生是天下衆望所歸，一言九鼎，他說你眞不愧爲天下第一勇士，那還有誰敢否認？』

伍子胥心知掩餘力求排解，由衷感激。便也上前幫腔的說：

『世子殿下！自古以來，豪傑自豪傑，勇士自勇士。豪傑不過才智出衆，意氣非常，跟力拔山兮氣蓋世的勇士無從相比，又怎能分得出勝負高低呢？』

慶忌徒恃膂力，胸無城府。聽子胥這麼說時，倒也信了，他興沖沖回到吳王僚的身畔，眉飛色舞，趾高氣揚的說道：

『父王，這可是你親耳聽到的啊！如今孩兒已是舉世公認的天下第一勇士了！』

吳王僚暗忖，被他胞弟掩餘這麼一說，反倒是大大的抬舉伍子胥了。只是一時不便說破，他深沉的一笑，向站在原處的伍子胥叫了一聲：

『先生！』

子胥連忙拱手回答：

『楚國罪臣伍子胥在！』

吳王僚伸手一招，子胥便埋頭疾走到長几之前，耳朵裏只聽到吳王僚曼聲的在問：

『先生千里迢迢，由楚入吳，究竟是爲先生自己而來呢？還是爲我吳國而來？』

哀哀上告，請求借兵復仇的機會終於來了。伍子胥心中怦然一動，正要啓齒回答，訴說寃情，陡然，又傳來吳王僚三弟燭庸語含譏誚，尖酸刻薄的插嘴發話：

『伍子胥獲罪於楚王，楚王詔令全境，嚴行緝拿。他逃到鄭國，又被鄭君嚴令截捕。天下之大，已無容身之處，大王！他逃來我吳國，當然是只爲他自己想找個安身立命的所在！』

伍子胥聽得眞切，正要開口反駁。那一頭，吳王僚却又在搶先的說：

『三弟，寡人正要伍子胥親口說出，他是到我吳國逃難來的。』

吳王僚的語氣，比燭庸更加令人難堪，使伍子胥怒火又起，氣往上撞，他難以遏忍的抗聲答道：

『大王錯了！在下不遠千里而來，其實並非徒爲己身，而是爲了使吳國民富國强，稱霸南方，創千秋之基業，開萬世之太平！』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吳王僚仰天大笑，推案而起。他背負雙手，踱到伍子胥的跟前，故意壓低聲音問道：『子胥你說這話，不怕口氣太大？』

『大王！』子胥露齒一笑，抆手答道：『在下只不過略略提起胸中抱負而已！』

『略略提起？』吳王僚鼻子裏哼哼的直在冷笑，他反問子胥一句，又道：『倒是寡人聽說你能使吳國民富國强，稱霸南方，創千秋基業，開萬世太平，不得不再向先生請教，願聞其詳了！』

伍子胥胸有成竹，面無難色。他兩指一疊，娓娓道來：

『當今周天子偏處雒邑，詔令不出邑門。諸侯列國分據各地，各自爲政，普天之下，就只有吳楚兩國，相繼崛起於東南，從而一般的南面爲王，與周天子分庭抗禮。對嗎？』

吳王僚不得不連連點頭，答了聲：

『對！』

伍子胥條分縷析，侃侃而談，繼續往下說道：

『吳楚兩國同在中原邊陲，一般兒的是沃野千里，戶口百萬，稱得上是戰車千乘泱泱大國。可是吳楚二國反倒未能有如國勢較弱的秦與晉，也曾大會諸侯，身爲盟主，稱

霸於天下！請問大王，你可知道這裏面的緣故嗎？』

吳王僚臉色一正，接口就問：

『先生！你說，這究竟是什麼緣故？』

伍子胥一聲浩歎的答道：

『吳楚俱不能霸天下，正是因爲吳楚兩國不能相容，連年互爲攻伐，戰禍頻仍，兩强相拚，自然而然的就把實力削弱了！』

三言兩語，說中了吳王僚的心事。他低下頭去，沉吟片刻，再抬起頭來時，臉色已趨和悅，神情轉爲誠懇。他凝望着子胥說道：

『先生的意思，寡人明白了。吳楚相攻，永不能問鼎中原，必須吳楚握手言和，方始可以併肩北上，稱霸於天下！』

子胥一陣高興，正想要說：『大王你說這話就對了。』然而，那一頭，急壞了一心只爲吳國打算的右司馬燭庸，他厲聲的插嘴說道：

『伍子胥，你爲什麼不說一旦吳國滅了楚國，那就可以名正言順，堂而皇之的稱霸於天下，甚至於取周天子而代之呢？』

伍子胥閃望燭庸一瞥，毫不容情的答道：

『燭庸司馬，爲將的不可不知天文地理，更不能昧於天下大勢！』

燭庸聞言大怒，虎虎然的拔劍上前質問：

『伍子胥，你是在說本司馬不知天文地理，昧於天下大勢？』

『不敢。』子胥先謙謝一聲，又振振有詞的反問：『祇不過，燭庸司馬連年南征北討，領兵在外，總不至於連那楚可滅吳，吳不能滅楚，這個極淺顯的道理，都不懂吧？』

『楚可滅吳，吳不能滅楚』，伍子胥輕飄飄的這兩句話，直將一座吳王宮殿堂上的每一個人全都給激怒了。吳王僚勃然變色，左司馬掩餘一臉驚恐，右司馬燭庸氣湧如山，世子慶忌更是氣得暴跳如雷，哇哇怪叫，他伸手直指着伍子胥問道：

『伍子胥，你這是存心爲你楚國壯大聲勢，故意貶我吳國麼？』

『世子殿下，』伍子胥依舊泰然自若，從容不迫的答道：『在下曾經說過，吳楚二國同樣的沃野千里，戶口百萬，稱得上是千乘之强國。就祇是地理形勢，兩國之間大有不同！』

慶忌猶在聲聲質問的道：

『伍子胥，你說你說，吳楚二國，地理情勢究竟有那點不同？』

伍子胥伸手指指點點的答道：

『世子，你萬萬不可忘記。吳國北有齊、魯二强，南有越國不時蠢蠢欲動，東鄰大海，絕無奧援，西有强楚，連年征戰，早已成爲世仇。而楚國呢，北方各國如房、隨、唐、鄧全是積弱小國，不但不能與楚國爲敵，反而形成楚國的屏障。西南兩面，更是萬古洪荒世界，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祗有東陲與吳越兩國爲鄰。楚若伐吳，大可揮師向東，全無後顧之憂，吳若攻楚，齊、魯、越國俱將緊躡其後，乘虛而入。吳楚二國兵力相當，但却由於地理情勢之大不相同，因此在下方說：「楚可滅吳，吳不能滅楚！」』

一席話，踔厲風發，剖析如流，誠所謂：『議論層出不窮，足以屈伏四座。』直聽得吳王僚頻頻頷首，掩餘益增敬佩，燭庸心服口服。唯有少年氣盛、目空一切的天下第一勇士慶忌，一向徒恃勇力，昧於事理。他還在揎掌擄袖的高聲大叫：

『父王！兒臣偏不信吳國不能滅楚，請父王准我點五萬人馬，由兒臣親自率領，直入楚境，兒臣敢說，不出一月，必定攻下郢都！』

『慶忌！』吳王僚一聲叱喝，打斷了慶忌的慷慨陳詞自動請纓，方再措詞婉轉的道：『誠如伍子胥先生所說：吳楚早成世仇，伐楚滅楚，當然是無可避免之局，祗不過，此刻還得從長計議。』壓下了莽慶忌的一把無名火。吳王僚便又春風滿面，和顏悅色的轉臉去問伍子胥：『你眞以爲吳楚兩國也能握手言和？』

子胥一聽，大好良機果又來臨，便打點精神，滔滔不絕的往下說道：

『自古有言：虎毒不食兒。然而楚王無道，奸佔子婦，逼死太子，聽信奸佞，屠戮忠良，又廢長立幼，以世子珍爲嗣；這就是獲罪於天，罪無可逭！不但楚國軍民深惡痛絕，而且早已爲普天下所唾棄！』

吳王僚興奮的鼓起掌來，歡聲說道：

『子胥這話，深獲我心！』

伍子胥故作神秘，四下矚望一眼，壓低聲音，傴身向前說道：

『實不相瞞，楚國故太子建的唯一子嗣——楚國王儲世子勝，已經由在下親自護送到吳國了！』

果然，左司馬掩餘，當下便急急的問：

『子胥先生！請問，楚國王儲世子勝，此刻他究竟在那裏？』

子胥深沉一笑，諱莫如深的答道：

『在下午入吳境，便結交了一位忠肝義膽，稱得上是生死刎頸之交的知己好友，爲人極靠得住。楚國王儲世子勝，此刻便暫且住在他的家中，彼此約定，除非必要絕不輕易外洩！』

掩餘聽時，心中明白，世子勝的住處，伍子胥勢將嚴守秘密，他不便往下追問，便話鋒一轉，言歸正傳，再向伍子胥道：

『子胥先生伴同楚國世子勝入吳，可有什麼打算？』

『我打算——，』伍子胥答時頓一頓，目光如電，掃視在座各人一瞥，方加强語氣，字字著力的說：『乘楚國昏君威望盡隳，大失民心；楚國上下一致殷望除昏君，淸君側，誅殺神奸巨惡費無極的當兒，利用這千載難逢的無上良機。請大王借我五萬人馬，再派一位監軍，即日殺入楚境，等昏君奸臣相繼伏誅，再擁立楚國王儲世子勝登基！』

吳王僚霍然心動，他試探的再問：

『子胥也要五萬人馬。試問，光憑這五萬人馬也能贏得了强楚嗎？』

『師直爲壯，曲爲老！』伍子胥振振有詞，抗聲答道：『大王興兵伐楚，是以仁義之師討伐無道之君。相信義旗所到之處，楚軍必將望風而降，楚民亦將羣起響應，在下就不難摧陷廓淸，長驅直入，一舉攻入郢都了！』

說得吳王僚熱血沸騰，躍躍欲試。祇是玆事體大，一時之間拿不定主意，便回過頭去問掩餘道：

『二弟，如果只要五萬人馬，就能一舉滅楚。似乎倒還值得一試。』

掩餘正在深思熟慮，驟然無從置答。右司馬燭庸却在一旁着急得尖聲怪叫道：

『王兄！你莫上這伍子胥的大當！他要借兵伐楚，並非如王兄所想，一舉滅楚永絕後患！他是在要誅殺楚王奸相，洩私恨，報私仇！然後再擁立世子勝！世子勝登基爲王，强楚依然爲强楚，對我吳國，又何嘗會有一絲半點好處！』

吳王僚略一沉吟，當下就連連點頭，深然其說的道：

『唔，三弟，你這話說得不錯。』扭過頭去，又跟伍子胥一聲苦笑的道：『子胥，寡人倘若借兵給你伐楚，在你是大願已了，私仇獲報。在世子勝則是重歸故國，登基爲王。試問又有何利於寡人呢？』

伍子胥臉色一正，聲調肫懇摯切的答道：

『大王，想世子勝和在下，家破人亡，孑然一身，都落到了有國難投、有家難奔的地步，纍纍然如喪家之犬，由楚而宋，而鄭，而陳，九死一生，逃到吳國。既蒙大王盛情收容，又承大王借兵復國；大恩大德，古今罕見，一旦成功，規復三楚，能不感激涕零，沒齒難忘。這以後，自然會唯大王之命是從，永遠尊奉大王，至死不渝。吳楚二國，勢將唇齒相依，永爲兄弟之邦。吳楚息爭，互爲奥援，從此就可以同心協力，共存共榮。就像大王所說的並肩北上，稱霸於天下了。』

吳王僚一想，伍子胥窮途末路，求助於自己，他所說的，語語發自肺腑，想來也是實情，借兵伐楚，扶立世子勝，似乎正是吳楚兩國永結盟好的無上良機，看起來，伍子胥先前所說，他能使吳國民富國强，稱霸南方，創千秋之業，開萬世太平；多半並不是徒託空言，信口開河。尤其伍子胥所求，只不過借兵五萬而已。轉念至此，不禁已有允意。然而，吳王僚的心事，分明寫在臉上，被在他身旁的燭庸看得眞切，燭庸一陣著急，頓時就猛力搖手，高聲說道：『大王！你斷然不可被伍子胥的花言巧語所惑！試想吳楚兩國，相互攻伐已久，其勢早同水火，今日一旦爲伍子胥興師伐楚，倘若得勝，也只不過一逞子胥之快而已。萬一兵敗，喪師失地，舉世騰笑，都說大王是爲匹夫興師，禍及己身，請問到那時候，大王又將何以自處！』

吳王僚一聽，他三弟燭庸這話也有幾分道理。吳楚兵力相當，勝負很難預卜，伍子胥所說的戰事一起，楚軍將望風而降，楚民亦將羣起響應，那也祇不過是伍子胥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那能當得了眞呢？——從而吳王僚又猶疑了。當伍子胥正要上前申辯，他便伸手一攔，與此同時念頭一轉，立即改弦易轍，換了個題目，藹然的對伍子胥說道：

『寡人不敏，蒙子胥高賢，千里來投，著實不勝感幸。子胥，寡人這就拜你爲我吳國大夫，在朝任事，寡人也好早晚討教。』

拜伍子胥爲大夫，分明是吳王僚接納伍子胥，命伍子胥爲吳國的人臣，祇能効忠於吳國。——子胥心中明白，這等於是封住了自己的嘴，不讓自己再說借兵伐楚、報仇雪恨的話了。只是，議論已久，機不可失，他祇好硬起頭皮，再問一句：『臣啓大王，那借兵伐楚一事……』

吳王僚彷彿先已料準他會有此一問。不等伍子胥把話說完，接口便道：

『伐楚一事，寡人來日自當請子胥來從長計議！』

費盡心機，說破嘴唇，好不容易，差點兒就要說動了吳王僚，答應伍子胥借兵伐楚。偏偏又冒出一個吳王僚胞弟右司馬燭庸，橫生枝節，多方阻撓，讓伍子胥爲山九仭，功虧一簣。吳王僚臨到節骨眼上，忽然又改變了主意。當時，伍子胥正是意興快快，滿腔悲憤，他暗地裏一聲長吁，上前一步，高聲說道：

『伍員身爲楚國罪臣，蒙大王錯愛，拜爲吳國大夫，伍員私衷感激萬分，祇不過，伍員生爲楚人，死爲楚殤。大王榮寵伍員實不敢受！』

幾句話，說得慷慨激昂，義正詞嚴，擺明了斷無轉圜餘地。吳王僚聽伍子胥這麼說時，唯有搖頭太息，不便再加挽留。他只好見風轉舵，順水推舟的說：

『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子胥矢志効忠楚國，不肯在我國爲官，寡人唯有從命。不

過寡人仍舊希望楚國世子勝和子胥能在我吳國定居。寡人當在陽山之麓，太湖之濱，撥出房屋一所，良田百畝，聽由楚世子勝和子胥長期住用，藉應日常所需。』

伍子胥和世子勝正在異國飄泊，走投無路，能有一所房屋，百畝良田，一則聊蔽風雨，一則耕種維生，總算有個落脚處了。因此，伍子胥當時也不推辭，他向吳王僚道過了謝。事無與謀，話不投機，唯有立卽告辭，吳王僚僅是略略欠身，淡淡然的說了聲：

『請便！』

子胥便一個轉身，大踏步的走出了明堂正殿。

伍子胥滿懷悒悶，垂頭喪氣，從吳王宮踅到梅里市街。不見被离派人守候，惟恐自己被公子光看輕，決定不回被离那邊去了。他隻身一人踽踽獨行，翌夜起更，又到了吳趨里專諸的家中。

當時專諸家人和世子勝全都已經上床就寢，就只剩下專諸一人，因爲思念子胥不已，獨自在前院裏徘徊躑躅。月明星稀，萬籟俱寂，專諸偶一抬眼，正好看到子胥高大的身影在向自己家門走來，——這一瞥之下直敎專諸喜從天降，心花怒放。他一個箭步推開柴門直迎出去，和子胥四手相握，一叠連聲的在喊——

『兄長！兄長！你怎麼恁快就回來了？』

子胥却一聲苦笑，聲嗓悶悶的答道：

『兄弟，我此去梅里，見到了公子光的訪賢市吏被离，也見到了吳王、掩餘、燭庸和慶忌。甚至於在吳宮殿堂，吳王駕前，和他們列位反覆激辯借兵伐楚的大有利於吳、楚兩國……』

『結果呢？』專諸不勝迫切的問：『大王可曾答應你借兵？』

『吳王起先已有允意，』子胥一聲浩歎的道：『却是右司馬燭庸極力反對。吳王便改口拜我爲吳國大夫了！』

專諸憤憤然的說道：

『這就是大王婉拒借兵，反倒要留下你爲吳國所用！』

『所以愚兄已經當殿辭謝。』

『那麼大王他——？』

伍子胥一聳肩膀答道：

『在陽山之麓，太湖之濱，賜世子和我房屋一所，良田百畝！』

專諸跌足太息，久久不語。

子胥仰臉望望天色，正是浮雲掩月，天際掠過一陣陰霾，便幽幽的說道：

『夜已深沉，我們進去睡吧。』

『兄長！』專諸還在關切的追問：『你是否打算在吳國定居？』

伍子胥停止腳步，籌思半晌，方始意味深長的回答專諸這一問題：

『暫且住下，容許還有一線之望。』

專諸忙問：

『兄長是說公子光？』

伍子胥點點頭，伸手一拍專諸的肩膀，順勢推他邁步進屋。說道：

『有話明天再說！』

次日一早，專太夫人、伍子胥、專諸、碧玉，還有專毅、世子勝兩個孩子，全都坐在堂屋裏面，大飯桌上。一面在用早餐，一面細聽子胥謁見吳王僚，議論借兵伐楚的經過。直等子胥把詳情說完，在座的人一概神情凝重，默然不語。久久，專太夫人才抬起頭來，眼光落在伍子胥的臉上，像是要開口問他什麼話。專諸曉得他母親的心意，他代伍子胥說出了他的心事：

『娘，昨夜我兄長已經商議過了，他決定暫且在吳國住下，徐圖良機。』

專太夫人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答道：

『看來，也只好這樣了。祇不過……』

話到口邊，又縮了回去，子胥一旁，陪笑的問：

『伯母有什麼見示，儘請明說！』

『子胥，只怕你還不知道，』專太夫人的臉上，掛着艱澀的笑容：『我娘家就在太湖之中，馬蹟山上。那太湖之濱，陽山之麓，正是從馬蹟山到吳趨、梅里的必經之路，今年掃墓，我還曾經去走過一趟。』

子胥低促的應了聲：

『哦。』

『那處地方一片荒涼，』專太夫人一聲苦笑的道：『周圍三、五十里，不見人煙。』

『那正好！』伍子胥爲了安慰老人，特意歡聲的說：『伯母！世子勝和愚侄，正是要那麼一處偏僻的地方，離羣索居一段時期。』

『可是，』專太夫人一個勁兒直在唉聲嘆氣的道：『房屋一所，其實是三間東倒西歪的破茅屋，良田百畝，更只是一片滿目荒涼的曠野。子胥啊，你家世代公卿，養尊處優。你自己更是一沒種過莊稼，二沒放過牛羊。在那種窮鄉僻壤，一無所有的地方，世子勝和你又怎麼過得下去呢？』

『娘，這一層不勞您老人家操心，』專諸喝完最後一口稀飯，放下碗筷，插嘴進來說道：『昨天夜裏，孩兒已經跟碧玉商量好了。』

伍子胥詫異的忙問：

『賢弟，你是想——』

專諸伸手一攔，攔住子胥莫往下說。然後再去徵求他母親的同意道：

『孩兒正想稟告堂上，可否在家中支一筆銀子，由孩兒代我兄長去買一頭耕牛、十幾頭羊，再採辦些鋤頭鐵犂之類的耕具，還有一些日常應用各物。然後就由孩兒陪同世子兄長同去陽山，整修房屋，開闢田園。讓孩兒幫我兄長先整理出一個頭緒，等田裏有了出產，一切都安定了，孩兒再回家來侍候您老人家！』

聽得專太夫人失聲笑了出來，她指指專諸，問道：

『專諸，你也會耕田、牧羊？』

臉上出現一陣紅潮，專諸窘澀的笑笑，一本正經的回答他母親道：

『孩兒承父祖餘蔭，自小讀書習武。雖說不曾下過田，然而那些農夫牧者所能做的事情，只要多用點心思，多花點氣力，想來總不至於太難。』

『那好！』專太夫人竟然挺爽快的一口答應了，又說：『難得你能這麼敬重你的義

兄，有心和他同甘共苦，經營謀生。爲娘的這就成全了你，該用多少錢，回頭你到我屋裏來拿！』

『不不不，』伍子胥聽明白了他們母子二人的對答，當下就覺得大爲不安，他竭力推却的說：『伯母、賢弟！我伍子胥時運不濟，落得要在陽山耕種爲生，那就是我一個人的事。有房有地，還怕掙不出一日三餐？豈可以如此這般的連累伯母和賢弟呢？』

『子胥！』專太夫人斂容正色，語帶訓誡的道：『你和諸兒是八拜之交，誓共生死，誼切手足。如今他既然能夠幫得上你，在他來說那是義不容辭之事，那你就該讓他跟你同去！』

伍子胥還在擔心的問：

『可是伯母這邊……』

『我還沒有老得不能動晃了呢。』專太夫人溫藹的一笑，又道：『再說我還有碧玉、毅兒哩，難不成會得凍到了我，餓到了我呀？』

伍子胥建立家園，定居吳國這一件大事，就這麼在專太夫人一力堅持之下決定了。

當天，專諸請伍子胥在他家休息，自己向專太夫人討了一筆銀兩，和碧玉二人赴市集採辦應用各物，從耕牛、牧羊，買到鍋灶碗筷、布匹針線，儼然在爲伍子胥和世子勝建立

一個新家了。——專諸、碧玉足足忙了四天，方始大致採辦齊全，諸事已備，伍子胥就要驅牛趕羊上陽山，偏偏專太夫人對於伍子胥和世子勝的久別遠行很有點依依難捨，留他們在家又多住了幾天。因此種種緣故，世子勝和伍子胥一直到第十天上，方才叩別專太夫人，由專諸陪同，牽着牛羊，挑着日用各物，起個大早，同赴陽山去了。

驅牛趕羊，連吆帶喊。伍子胥、專諸、世子勝一到陽山，站定脚步，放眼一望，全都不約而同的呆愣住了。——專太夫人明明說過陽山之麓一片荒涼，三、五十里不見人烟，然而，伍子胥等三人觸目所見，居然會有成千上百的搬運伕、工匠、農夫、僕役，甚至於廚司廚娘、少婦長女，在吳王僚賜給世子勝、伍子胥的那百畝荒田、三間破屋之間，往返奔走，忙忙碌碌。搬運伕打着赤膊，三三兩兩分成好幾十組，合力扛着木材，抬着方石，正在運向三間破茅屋的所在，好幾十名工匠，尤且在那建屋的地基上砌石、架樑、鋪設茅草屋頂。農夫們忙着吆喝十幾頭肥碩建壯的耕牛，在一百畝荒田上開出阡陌，翻轉泥土，廚司廚娘在空地上搭了一列長棚，架起了大鍋、大灶，熟練的在蒸煮米飯，切洗魚肉菜蔬。最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不但三間破茅屋幾將拆光，砌石架樑的工匠們甚至已經蓋好了一座廣敞高大的廳堂，一間門窗俱全的臥房。

那些一身綺羅綢緞，一色青紫的少婦長女，壯男僕役，便麕集在廳堂和臥房裏佈置

家具，鋪氈張帘。

伍子胥扭過頭去，問那驚詫錯愕，撐圓了嘴巴的專諸道：

『賢弟，這是怎麼一回事？』

專諸一臉茫然，思索半晌方才答道：

『會不會是大王派了人來，代兄長你建屋闢田，好讓兄長搬進去住？』

專諸的答話方畢，新建廳堂裏面，已經有人看見伍子胥一行三人，在從遠方走過來。一名紅衣女子，身材窈窕，脚步輕快，她正從廳堂裏筆直的走向子胥三人站立的地方。——漸行漸近，容貌益顯清晰。伍子胥、專諸看清楚了她時，兩名血氣方剛的青年男子，心中不禁怦然一動，啊！世間居然會有這麼標緻的女子！

那女子體態婀娜，柔若無骨，走動時柳腰款擺，蓮步輕移，宛若拂水垂柳，在和風中翩翩起舞。直到她走近跟前，又見她一頭秀髮，漆黑亮麗，奪目欲眩。她偶一抬頭，秋波一轉，居然能勾人魂魄。一張秋月臉，兩道柳葉眉，鼻似玉柱，口如櫻桃，輕俏的一笑，直笑得子胥、專諸心跳突突，儼然小鹿兒亂撞。

一面柳腰一挫，跪倒在地，一面鶯聲嚦嚦，桃腮微暈的說道：

『侍妾青姬，叩見伍大將軍！』

『姑娘請起！』伍子胥連忙傴身向前，伸手一延，頗爲詫異的問道：『姑娘怎知在下就是伍某？』

青姬依言，欠身起立，嬌憨的雙手交扭，螓首低垂的柔聲答道：

『家主人曾經形容過將軍的天生威儀。』

子胥忙問：

『尊主人究竟是哪一位？』

美人青姬偏還不答，橫波眼飛快的在子胥臉上掃視一瞥。抿唇一笑，透着幾分神秘的答道：『將軍恕罪。也許——用不了多久將軍就會知道了。』

子胥一聽，不便再追問了。只是，他仍按捺不下滿心的疑團，因而便換個話題問道：

『這些個工匠、農夫，都是……』

那青姬好不伶俐乖巧，不等伍子胥把話說完，頓時便斂衽萬福，接口答話：

『工匠是爲將軍造屋，農夫是爲將軍耕田而來。』

子胥伸手一指，指向正在加緊佈置之中的廳堂和臥房，疑惑不定的問道：

『還有那些男男女女？』

青姬應聲而答：

『男子是僕役，女子是婢女，總共是男僕女婢各三十名，連同侍妾在內，全是來服侍將軍和世子殿下的。』

『好一位東道主！』伍子胥左右環視，望一眼專諸和世子勝，脫口讚道：『他可是把我伍某所曾想到，甚至所不曾想到的，全都爲我設想周到！』

專諸也是滿心讚歎，十分敬服。他輕輕的搖一陣頭，一指地上的牛羊用具，帶笑的說：

『看起來，我們一連幾天辛辛苦苦採辦的這些，分明都是白費工夫了！』

青姬聽專諸這麼說時，立刻便自作主張，擧起羊脂般白皙的纖纖柔荑，清脆的拍了三下巴掌。

轉眼之間，就有五、七名農夫，聞聲而至，飛奔前來。他們趴在地上向伍子胥連連磕頭，聽那青姬鶯聲燕語的吩咐——

『牛羊用具，統統搬去妥善安置！』

五、七名農夫應聲：『是！』

牽牛的牽牛，趕羊的趕羊，搬東西的搬東西，五、七名農夫，轉眼之間，就把牛羊器物全搬走了。那青姬這才側身一讓，伸手一延道：

『請！』

於是由子胥牽着世子在前，專諸、青姬居後，一行四人邁步走向新造好的廳堂。四人一到，在廳堂上忙於佈置陳設的男僕女婢紛紛退避兩旁，垂手侍立。子胥讓世子居中，自己居左，專諸在右，三人一並排在廳堂中央一張長几後面坐下。子胥環視四周，廳堂高大寬敞，佈置富麗堂皇，居然比自己的郢都老家，城父太子太保第，還要更勝幾分。他不禁感慰系之的道：

『華屋渠渠，百珍畢集。委實是大大破費我們這位東道主了！』

便喊青姬上前，給她正式引見世子勝和專諸。命青姬稱世子勝爲殿下，專諸爲專爺。青姬一一見過，襝衽萬福行禮，再到門外廊下，一聲高喊：

『伍忠！伍義！』

伍忠、伍義在廳堂口豁然出現。青姬便領着這兩位威武雄壯，身高八尺開外的彪形大漢，直到子胥跟前屈膝倒頭便拜，同聲自家唱名：

『家將頭目伍忠、伍義，叩見主人！』

伍子胥點點頭，說聲：

『伍忠、伍義起來！』

『是！』

伍忠、伍義應聲：『是』，聲如轟雷，大有震撼屋宇之勢，聲音洪亮，膽氣必壯，聽得子胥心中一喜。等伍忠、伍義欠身站起，矗然挺立，子胥再去細細打量這一雙家將頭目時，只見二人身高一致，體型相仿；就祇伍忠稍胖，有一張紫膛臉，兩道臥蠶眉；伍義稍瘦，膚色白皙，兩眼黑白分明，目光炯炯。兩名家將頭目一般的五官端正，器宇軒昂，當下便情不自禁連連頷首讚可。

這時候，青姬上前一步，湊近子胥耳畔低聲說道：

『這兩名家將頭目，全是家主人的親信侍從，由家主人特地撥來日夜輪班隨侍將軍，這邊府邸所有的家將僕役，都由他們兩位秉承將軍之命，調度差遣！』

『這麼說，』伍子胥微微一笑，問道：『這伍忠、伍義，又是我這邊的總管了？』

青姬還沒來得及答話。伍忠、伍義搶在頭裏，雙手抱拳一拱，同聲說道：

『謝將軍差委！』

子胥哈哈大笑，撐几而起。望着伍忠、伍義二人，藹然問道：

『你們兩個是同胞兄弟？』

『是！』伍忠恭謹作答：『末將伍忠，正是伍義的胞兄。』

『那麼，』子胥不假思索，接口便說：『我便以伍忠爲正，伍義爲副，總管我這住處裏外一應大小事宜！』

伍忠、伍義又再度屈膝跪下朝上磕了個頭，眞摯誠懇的說：

『蒙將軍委以重任，末將等自會盡心盡力，黽勉從事，不負將軍重託！』

說罷，雙雙起立。轉身走到門外，伍忠伸手一招，頓時便有二十八名家將，從四面八方飛奔前來，就在門外空地上整齊列隊，然後排列成行，井然有序的齊步走上大廳，由伍忠一聲令下，二十八名家將齊齊跪地，向上磕三個頭，異口同聲的說道：『參見主公！』

伍子胥微微頷首還禮，居高臨下，一眼望去，跪在地上的二十八名家將，一概都是英氣勃勃，年輕力壯。心想如果自己親自傳授他們武藝，將來不難成爲自己身畔的一支鐵衞。一陣高興，笑逐顏開，他伸手一揮的道：『你們都起來吧！』

二十八名家將顯然訓練有素，彬彬有禮，整齊劃一的應了一聲：

『謝主公！』

二十八個人倏然起立，伍忠又是一聲喝令：

『見過了主公，各人去做各人的事！』

二十八名家將齊聲答應：

『得令！』

霍的一個轉身，列隊順序步出廳堂。伍子胥等到二十八名家將全都走出廳堂之外，方始轉過臉去。大惑不解的問青姬道：

『剛才彷彿聽妳在說，這裏一共有二十八名男僕，二十八名女婢？』

『二十八名男僕是僕役，也是家將。』青姬亦莊亦諧，對答如流：『這邊府邸一旦有變，這二十八名男僕都能奮力抵禦，以一當十；平時無事，他們也各有職司，洒掃的洒掃，跑腿的跑腿，打雜的打雜，守衞的守衞，甚至於，煮飯的煮飯，燒菜的燒菜。』

說得子胥、專諸一概放聲大笑起來，伍子胥笑停之後方說：

『青姬，照妳的說法，我這裏是連廚司、雜役全是家將了！』

青姬斂容正色，一本正經的答道：

『這三十名男僕，全是家主人親自甄拔，稱得上是那邊府邸的一時之選！』

伍子胥不覺肅然起敬。雙手一拱，彷彿在向那不知名的東道主稱謝，他由衷的說道：

『青姬！我伍某何德何能，讓尊主人爲我如此的煞費苦心！』

青姬輕盈一笑，回答他說：

『家主人說過，將軍是家主人一生之中，最最敬佩的一位英雄豪傑！』

『過獎了！』伍子胥笑着謙辭。又問青姬：『還有那二十九名婢女呢？青姬，依我看來，尊主人一定是命妳領頭，由妳調度差遣了？』

青姬先不答話，嫣然一笑。然後再輕移蓮步，走到廳堂門口。——又是清脆嘹喨的三擊掌。

陡然之間，從廳堂大門、後面、兩廂房門，彷彿從四面八方，走出來一隊隊的年輕少艾，粉白黛綠，燕瘦環肥，一個個都是明眸皓齒，風姿綽約。人說江南多美女，那專諸世居吳趨，活了將近三十歲，就從來不曾見過這麼許多煙視媚行、國色天香的絕色美人，二十九位美女一色的雲鬢霧鬟，青紫衣裙。她們在長几之前聚齊，如那班家將們一樣的整齊列隊，齊同斂衽萬福爲禮，充耳而來便是一陣鶯聲嚦嚦：

『婢女參見主公！』

伍子胥掃視一瞥這二十九名眉目如畫、粉團玉琢的江南美女，反倒眉頭一皺，神情不悅，回過頭去問那侍立一旁，面有得色的青姬道：

『這又是尊主人不憚煩勞，親自精挑細選，送給我伍某的江南佳麗？』

青姬的一雙橫波眼，閃望子胥一眼。見他神情不對，若有憾意，一時也揣測不出究竟是什麼緣故，唯有小心翼翼的答道：

『這二十九名婢女，連同侍妾在內，也是分居府邸各處，各有職掌，比方說爲將軍整理住處，鋪床疊被，或者是洗滌衣衫，侍奉盥洗……』

伍子胥不耐煩聽青姬把話說完，右手一揮，打斷了她，正色的說：

『我的日常飲食起居，不勞女婢服侍。青姬，妳只要給我挑選兩名穩重可靠、細心老成些的婢女，叫她們去照料世子殿下！』

『是！』

青姬對這二十九名婢女，一定相當熟悉，或許，她心中早有盤算。因此，當她聽到子胥一聲令下，既不挑選，也不考慮，應過了：『是，』啓齒便在連聲的喊：

『瑛兒！瑜兒！』

頓時就有兩名站在前排的婢女，一般的唇紅齒白，婉孌多姿，祇是神情之間，頗有一些天眞嬌憨的韻味。那瑛兒、瑜兒雙雙答應，從美女隊中走了出來，必恭必敬的往青姬跟前一站。

青姬臉色凝重，神情肅穆的叮嚀那瑛兒、瑜兒兩名婢女道：

『奉主公之命，我特地挑選妳們兩個，服侍世子殿下。妳們兩個必得隨時切記，世

子殿下雖然由主公陪同，流落在外，可是，他畢竟是楚國的王儲，妳們一定要處處謹慎，時刻小心！』

『知道了。青姬姐姐！』

瑛兒、瑜兒齊聲答應，馬上就走到世子勝的身畔，一左一右，側身一站，那瑛兒尤其慇勤的攙起世子，關懷備至的說：

『殿下！今天早晨一定是殿下你自己穿的衣裳，你瞧，內衣既沒扣好，腰帶也沒繫緊。來來來，讓瑛兒替你整理一下！』

說時，便蹲下身去，在廳堂之上，衆目睽睽注視之下，强要替世子勝脫下外衫，重穿內衣。世子勝雖然祇有六歲，却也會羞窘得面紅耳熱，伸手撐拒，他著急的一疊連聲嚷道：

『我不要！我不要！不勞姐姐費心，我自己自會穿衣著裳！』

這一幕看得伍子胥和專諸全都失聲笑了起來。青姬機伶，她怕世子過於受窘，便忍住了笑，故意臉色一正的吩咐瑛兒道：

『殿下不便當衆更衣，還不快跟瑜兒扶殿下到後面臥房去！』

瑛兒、瑜兒含笑答應牽起世子就要往後進臥房走。世子勝還有點靦腆不安，他搖着

頭不肯去，一面求援般的在喊着：『將軍，我……我……』

伍子胥暗中好笑，站起身來，走到世子跟前，親暱的撫挲他頭上的長髮，柔聲的說：

『殿下，你是金枝玉葉，萬金之子，自小便就養尊處優，一呼百諾。自從新鄭生變，你不幸父母雙亡，由鄭過宋，越楚入吳，這一路上你歷經艱險，飽受風霜雨露之苦。我是個大男人，又不知道應該如何照顧你，可眞叫你吃足了苦頭。此刻好不容易苦盡甘來，我們又有了個安身立命的所在，你就該把先前逃亡路上的那些個事情全給忘了，無需再自己照顧自己，乾脆，就把這裏當作城父的太子邸，新鄭的鄭國館舍吧！』

世子勝凝神傾聽，聽得語語切記，字字銘心，便不再峻拒，不讓瑛兒、瑜兒服侍自己，應了聲：『我懂得了，將軍！』乖乖的跟着瑛兒、瑜兒，上後進盥洗梳櫛，沐浴更衣去了。

這一頭，青姬情知伍子胥對他眼跟前的二十七名美女淡然視之，全無興趣，就使個眼色，意思是說，『妳們可以下去了。』

二十七名美女會意，齊齊的向伍子胥襝衽萬福，告罪的說：

『將軍恕罪，婢女們這就告退。』

言訖，一個轉身，相率列隊退出廳堂大門，各做各的事去。偌大廳堂，祇剩下子胥

和專諸在長几之後並肩而坐。伍忠、伍義，叉手侍立在伍子胥的背後，青姬滿面含笑，亭亭玉立在伍子胥的右側。專諸等子胥把諸事安排已畢，方始向子胥雙手一拱，一臉喜色的說：

『恭喜兄長！良田、華屋、俊僕、美婢，兄長總算是應有盡有，無一或缺了，今後飲食起居，不但不虞匱乏，而且都有妥善照料！』

專諸這麼一說，反倒使子胥驀地想起一件心事。他一聲苦笑的答道：

『賢弟！你說愚兄是應有盡有，不虞匱乏，可是，愚兄却以爲這眼跟前的一切，其實都還在未定之天！』

專諸一愣，脫口便問：

『兄長，你這話怎說？』

伍子胥仰臉朝天，若有所思的回答他說：

『俗諺有道是：無功不受祿。世間沒有儻來的良田、華屋、美婢、俊僕。所以依愚兄看來，一切的一切，還要等愚兄的這位東道主露了面，看看他對愚兄究竟有何所需，何所求，才能做最後的決定！』

專諸衷心敬服，同意的說：

『兄長這話說得不錯！』

伍子胥沉吟不語，專諸在低頭思量，趁此機會，侍立一旁的青姬，上前一步柔聲的問：

『將軍，時已近午，是不是要吩咐廚下，把午餐酒飯開到這廳上來！』

青姬不提則已，一經提起，子胥、專諸全都覺出饑腸轆轆，着實餓了。伍子胥細心的先問一聲青姬道：

『新屋還在營建，諸事尚未齊備，草棚下的廚房，也能備辦得出酒菜來嗎？』

青姬粲然一笑，朗聲答道：

『將軍放心，將軍的酒菜飯食，一日三餐，早在三天以前，就已經準備好了。』

『那麼，』伍子胥欣然的說：『青姬，妳不妨就給我們傳膳。』

『是！』青姬一聲恭謹答應，便在原地，又是一連拍了三下巴掌。只這便是往後陽山伍府，女總管青姬，男總管伍忠、伍義發號施令的暗號。

掌聲響處，大廳門外，立時便有八名家將，各執杯盤碗筷，豐饌酒飯，一陣旋風似的，在長几之上擺好了酒席。山珍海味，太湖魚蝦，端的是水陸紛陳，色香味俱全。伍忠、伍義一併上前執壺，爲伍子胥和專諸各斟了一滿觥酒。伍子胥擎起酒觥，正要邀專

諸舉觥同飲，忽然想起了世子勝，便轉過臉去，吩咐那青姬道：

『去請世子殿下一道來吃吧！』

青姬笑笑，回答伍子胥說：

『將軍只管放心，世子殿下的一日三餐，自會有人送到臥房，由瑛兒、瑜兒服侍他進食。』

伍子胥點點頭。從此以後，就不必由他親自照料世子勝的飲食起居，大小各事了。佳餚、美酒，又有青姬、伍忠、伍義在一旁殷勤侍候，伍子胥和專諸各事粗定，心情分外的輕鬆愉快。兩兄弟一面遍嘗美味，大快朵頤，一面連連的舉觥祝飲，幾乎每一回都是一飲而盡。這一席酒筵，由於兄弟兩人有說有笑，滿座春風，幾乎開懷暢飲了一個多時辰。席間，專諸無意中兜起了自己心頭的一大疑團，既然和子胥結為兄弟，誼切骨肉，因而他便了無忌諱的問道：

『兄長的這位東道主，為兄長甄拔了伍忠、伍義等三十名家將，兄長一見，當時便面有喜色，笑逐顏開，可是，這位東道主更用心良苦，精挑細選，給兄長送來了三十位花容月貌，國色天香的美女，當她們臨到兄長跟前，為什麼兄長不但不喜，反而大有憾意，說什麼兄長的飲食起居，不勞女婢服侍，給這三十名江南佳麗，兜頭潑上一盆冷水

呢？』

『這——』伍子胥頓了一頓，放下酒觥，站起身來。專諸的這一追問，引起了他心頭的一陣悵惘，無限哀思。他背負雙手，腳步沉重，緩緩的踱向大廳門口。仰望穹蒼，麗日中懸，天際有幾抹白雲，冉冉的在半空之中飄浮。當日在城父獲報楚王派大隊人馬前來破家捉拿，和此刻眼前所見，竟會是同樣的情景；然而，景色不改，人事全非，伍子胥但覺有大片熱辣，彌漫胸腔。他發出了一聲浩歎，先是顧左右而言他，岔開專諸的問話，言不由的衷回答：『並非我大殺風景，不解風情，潑了那些位江南佳麗一盆冷水。而是，我惟恐我的那位東道主不明究竟，以為我伍子胥也是一個好色之徒。』

專諸一直等他回答了問話，方才離席起立，走到伍子胥的身畔，輕悄的說：

『祇怕——，除此之外，還有更深一層理由！』

宛如一支利箭，筆直射穿伍子胥的深心。他驚了一驚，霍的轉身，目不轉睛的盯住專諸問：『你——你是怎麼曉得的？』

專諸深沉一笑，回答他道：

『如此看來，我果然猜中兄長的心事了！』

伍子胥暗忖自己過度緊張，著實是毫無必要，心中連呼慚愧，把自己的視線，從專

諸臉上避開了去。他歉然的笑笑，一轉而爲柔聲的說道：

『你倒不妨說說看，你是怎樣猜中我的心事的？』

『江南佳麗，羅列於前。』專諸帶點調侃的意味，應聲作答：『東道主以爲能够博得兄長的歡心，殊不知，前塵往事，掠過心頭，反倒牽起兄長對我亡嫂的無限哀傷，不盡悼念了！』

伍子胥猛回頭，伸雙手，拉起專諸的手來和他緊緊相握，眼裏滾動着淚水，動情的道：

『賢弟，你眞不愧是我的生平唯一知己！』

專諸也是在爲子胥難過，百感交集，俯首無語。倒是伍子胥被觸動了塵封已久的心事，思潮澎湃，不克自已，他便在結義兄弟，知心好友之前娓娓細訴：『賢弟，你亡嫂嫁到我家，不及一年，就碰到我全家蒙寃負屈，家破人亡，父兄被囚，問斬在即，昏君奸臣，接二連三的發來人馬，必欲得我而甘心。你那亡嫂賈氏，眞是普天下第一等的賢德貞烈婦人，她知道我必得遭逢千軍萬馬，一路不停的殺出重圍，拚死逃生，惟恐連累了我，居然關起門來，懸樑自盡。她……她是在用她的一死，激發我的逃生之念……』

伍子胥一口氣說到這裏，早已嗚咽哽塞，淚流滿面，百煉鋼化作繞指柔，從來男兒

有淚不輕流。專諸忍禁不住，也陪他流下了兩行英雄熱淚，乾澀的喊了一聲：『兄長……』

『一無棺槨，二沒殮具。』伍子胥還在傷心流淚的訴說往事：『懸樑方死，嬌軀猶溫，我心如刀割，淚下如雨，一面低喚她的閨名，一面把她從樑上解下，可憐追兵將至，情勢急切萬分，我甚至於不能讓她停屍在床，就莫說是替她立一座神主，設一個靈堂了。賢弟啊，當時的我，正是肝腸寸斷，神志昏迷，我親手把她抱到後院，選一處地勢較高的地方，草草的掘一個坑，淺淺的把她埋了……如今想來，這眞是我一生之中，萬死莫贖，片刻難安的罪疚啊……』

言念及此，伍子胥不禁悲從中來，無法遏忍。他雙手掩面，像個孩子般的嚶嚶的哭，專諸眼見他的淚水，從指縫之間潸潸溢出，益發覺得愁慘悽愴，彷彿天地變色。他左手揩拭眼淚，右手搖撼着伍子胥的胳臂，挖空心思的勸慰他說：

『兄長，人死不能復生！何況大難之來，措手不及，這一切只有歸諸於命該如此。倒是兄長對我亡嫂的一腔摯愛，刻骨思念，我想我亡嫂倘若在九泉之下有知，也會欣然而笑的！』

『賢弟！』伍子胥臉色蒼白，神情肅穆。他仰望空際，指天誓日的說：『愚兄要你

為我作個見證！如今我伍子胥重申前誓，有朝一日，我發誓要領兵入楚，除昏君、誅奸臣，爲我伍氏一家報仇雪恨！除此以外，我還要設法找到我髮妻賈氏夫人的遺骸，金棺銀槨，牛眠吉壤。我要重新把她厚葬，一贖我多時的負疚，有以告慰她的在天之靈！』

專諸連忙一疊連聲的說：

『你會的，你會的！兄長，我相信你一定能辦得到的！』

子胥、專諸，同在廳外簷下默然無語，同作深長呼吸，藉以平復自己激動的情緒。大廳裏，猶在几畔侍立的青姬，早已把賈氏夫人慘死的經過，伍子胥愧疚良深的悼亡之悲，聽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她悼念賈氏夫人的義烈，同情伍子胥的心境，從而自己暗地裏下定了決心，她要竭盡所能，全心全意的服侍伍子胥了。

由於趕工建造的陽山伍府僅祇完成了一座廳堂和一間臥房。伍子胥很想挽留專諸住上一夜，跟自己長襆大被，作竟夕之暢談。却是專諸一來眼看臥房佈置不及，房間又小，很難容納子胥、世子和自己三人同榻。二來他也急於趕回吳趨，把伍子胥的奇遇告訴專太夫人、碧玉和專毅，也好讓全家人爲伍子胥歡喜歡喜。因而他在午飯過後，便坦率說明理由，堅持告辭。伍子胥和世子勝見留他不住，不勝依依的把他送到五里開外，雙方互道珍重而別。

專諸去後，伍子胥一連忙碌了好幾天，他親自指揮工匠，夜以繼日的先把正房兩旁的廂房蓋好。一間間的分配給青姬以次的二十九名婢女，免得這些女孩子擠在臨時搭蓋的茅草棚子裏受罪。第一進正房和廂房竣工，緊接着又趕建第二進客房，以及三十名家將的住處。二進之後，又開闢了一處寬廣百好幾十丈的校場，那是伍子胥準備親率家將跑馬射箭、習武操練的地方。等到最後的那一道八尺高的圍牆砌就，吳國太湖之濱，陽山之麓伍子胥的府邸，方始算是大功告成了。

新宅落成，子胥囑咐伍忠、伍義，殺豬椎牛，搬出一罈罈的美酒，幕天席地，以一輪明月，無數閃爍的星光權充燭火，聚齊府邸所有的家將、婢女、男僕女傭，乃至於僱來的工匠，就在府邸後進偌大的校場上，舉行一次不分主僕，不拘形迹，大吃大喝，不醉不休的歡宴。由世子勝和伍子胥居中高高上坐，俯視着全府邸的男男女女，杯觥交錯，人人盡歡；這一次府邸歡宴，直喫喝到月落星稀，東方泛出魚肚白，大校場上橫七豎八的也不知道醉倒了多少人。伍子胥這才下令稍微清醒些的家將、婢女，把醉者一一扶回房去躺下。再命瑛兒、瑜兒，送世子殿下回房就寢，自己醺醺然的腳步踉蹌，獨自一人回到他那空空蕩蕩的偌大正房。

一覺醒轉，早是日上三竿時分。靑姬行蹤不見，但却先已爲他準備好了香湯布巾，盥洗各物。伍子胥對靑姬的善解人意，處處避嫌，儘量少在他跟前露面，心中極感欣慰。他匆匆梳洗一過，步出臥房，伍忠伍義，早就在門外垂手侍立了。

『伍義！』

『在！』

『府邸家將全都用過了午飯沒有？』

『啓稟將軍，早用過了！』

子胥一想，趁此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府中閒來無事，正好召集家將，同到校場，讓他們各顯身手，也好測度一下他們的武藝高低。主意打定，便再吩咐那伍義道：

『你這就傳令下去，全體家將齊集校場。我要看一看他們的弓箭兵器，馬上馬下功夫！』

終於有機會在主子跟前大現身手了。伍義大喜過望，滿懷興奮，高聲的一應：

『得令！』

伍義忙着趕去傳令，伍忠便緊隨子胥身後，亦步亦趨，同到大廳，侍候子胥在長几之後坐定。一名家將，雙手捧上香茗。伍子胥端起白玉盅來抿了一口，眼角餘光，恰巧

瞥見世子在前，瑛兒、瑜兒隨後，三人行遶過廳上屏風，正向廳上走來。

伍子胥連忙起立，側身一站，藹然笑着問聲：

『殿下剛才起來？』

『我早起來了，將軍！』世子笑容滿面，逕自走到子胥跟前，拉起子胥的手，央求的道：『今天天氣這麼好，將軍能不能抽空，帶我出去逛逛？』

『殿下，一會兒，我會帶你到一處最好玩的地方去玩。』

『是那兒？是那兒？』世子與高采烈，雀躍三丈的問：『將軍！你要帶我到那兒去玩呀？』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子胥心情愉快，便跟世子打個啞謎說：『反正用不著多久，殿下自然而然就會知道了。』

正說時，伍義全副戎裝，左手按劍，脚步輕快的搶上大廳，見伍子胥一屈左膝，行個軍禮，高聲稟報：

『請將軍移駕校場看操！』

子胥點點頭，牽起世子勝，還沒忘了扭頭去吩咐瑛兒、瑜兒一聲：

『妳們倆就不必跟來了！』

瑛兒、瑜兒應聲：『是！』眼望着子胥、世子、伍忠、伍義一行四人走出大廳轉一個身，逕向府邸後面的校場而去。

兩名侍女這才各自回房，休息一陣。這一頭，伍子胥直把世子勝牽到了後校場，拾級而登演武廳。在正中央的一座虎皮高椅上坐下，讓世子勝坐在他的左側，伍忠便在伍子胥的背後按劍侍立。

伍子胥定睛往下一看，二十八名家將，連同頭目伍義，一概白衣銀甲，整齊的在演武廳下列隊。兩百步開外，擺好了一排箭垜，後牆垣前，並列着一座座的刀槍架；十八般武器，九長如鎗、戟、棍、鉞、叉、钂、鉤、槊、環。九短如刀、劍、拐、斧、鞭、鐧、錘、棒、杵，幾於一應俱全。西牆垣沿，繫馬柱上，更繫得有渾身一色火炭的高頭大馬。

伍義挺胸凹腹，昂首闊步，精神抖擻的走到二十八名雄赳赳、氣昂昂的家將之前，一聲喝令，率同二十八名家將一致雙手抱拳一拱，向世子勝和伍子胥行過軍禮。伍子胥便伸手一招，招來侍立於後的伍忠，嘴巴附在他的耳邊，低聲吩咐幾句，伍忠仔細傾聽，聽完以後，從懷中掏出一面『伍』字令旗，大踏步的走到演武廳前，居中一站，把手中的令旗往上一揚，高聲喝道：

『將軍有令！』

伍義和那二十八家將，竟然有如千軍萬馬，轟雷般的一聲答應：『者！』

伍忠聲調鏗鏘，口齒清晰，他在朗聲宣達伍子胥頒下的號令：

『將軍今天看操，要你們先演短兵器，再試弓箭，然後再使長兵器，顯露馬上功夫。務必要小心在意，各盡所能。操練得好，將軍自有重賞！』

伍義領着二十八名家將齊聲答道：『得令！』

伍子胥在演武廳上，挺腰坐直，傴身向前，聚精會神的注視家將操練。先是伍義一聲令下，二十八名家將霍的分開，自然而然的分爲一十四組；兩人一組，面面相對，鏘的一聲拔出刀劍，對此你來我往，奮勇向前，捉對兒廝殺起來。

刀劍相交，金星迸射，二十八名家將雖說是在演武，然而演武廳上有伍子胥親臨校閱，二十八名家將少不得要全力以赴，各出奇招，於是刀光劍影，殺聲震天。刀身劍身映現日光，鋒芒四射，令人目爲之眩。二十八名家將鬥得酣時，校場之上但見刀劍光芒兔起鶻落，恍若流星閃電。劍出處如青蛇吐信，刀揮時似風掃落葉，花團錦簇，令人目不暇給，直把演武廳上六歲大的世子勝看得手舞足蹈，拍手歡笑，一個勁兒的在尖聲嚷叫：『好啊！好啊！眞正好看極了！』

誠如俗諺所云：『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伍子胥一見二十八名家將各出刀劍，短兵相接，頓時心知這二十八名家將一般兒的曾經嚴加訓練，尚且久經陣仗，早列戎行。

回想起青姬所說的：『府邸一旦有變，這三十名家將都能奮力抵禦，以一當十。』眼底所見，印證了她這個說法斷乎不假。自己一到吳國，居然就得了這麼一支驍勇善戰、忠心耿耿的鐵衞，稱得上是此行最大的收穫，心頭一陣歡激，他便一聲喝令：

『停！』

身畔伍忠，躬身答應，舉起令旗，喝住了正在單挑互鬥的二十八名家將。然後遵照伍子胥的號令，再試弓箭，接着又一對對的施展馬上功夫。長槍巨槊，方天畫戟，二十八名家將騎上駿馬，一對對的各戰二十回合。直到伍子胥所定下的項目全部操練完畢，早已是金烏西沉，日薄崦嵫時分了。

伍府家將人人精通武藝，嫻於戰陣。使伍子胥喜出望外，振奮異常，他頓時便命伍忠下令，全體家將，一致嘉勉。當天晚上，他要再度以酒犒賞。

伍子胥和世子勝由伍忠、伍義隨侍，滿懷興奮，笑逐顏開的回到廳上。剛剛坐定，就有一名門子，一臉驚喜，上氣不接下氣的奔到伍子胥跟前，屈膝一跪，朝上磕了個頭

稟報：

『公子到訪！』

門子語焉不詳，伍子胥著實不悅，他眉頭一皺，淡然的問：

『那一位公子？』

於是，門子只有朝上再磕個頭，提高聲浪，源源本本，答道：

『先王諸樊長公子，當今大王的堂兄……』

子胥不由一喜，接口便問：

『你是說……公子光麼？』

『是！』

子胥霍的起立，急切的問：

『公子光現在那裏？』

『公子現在府邸門廊，』門子據實回答：『他說他從京城趕來，專誠拜訪。命小的進來通報，請主子示下，可否讓他晉謁？』

伍子胥先是一聲令下：

『快請。』

繼而，想想不妥，又喊住了門子，正正衣冠，邁步便往外走。邊走邊說：

『不，還是我親自前去迎迓的好！』

世子勝聽說伍子胥要親自迎接公子光，畢竟是個孩子，他當時便一躍而起，嚷嚷的說：

『將軍，讓我和你一道去！』

伍子胥凝神一想，方道：

『世子，你是楚國王儲，不比我僅祇人臣而已。於禮，你還是在廳上等候貴客來見的好。』

世子勝誠然不無怏怏，却是他年紀雖幼，倒還很懂道理。噘起小嘴說了聲：

『好嘛！』

便順從的仍在廳上坐下了。

伍子胥一出大廳門口，觸目所見，從大廳到門廊，一條長長的甬道兩旁，先已有青姬以次二十九名婢女，伍義以次二十九名家將，夾道峙立，整齊列隊，人人臉上流露喜色，顯然都在熱烈期待。一看之下，他就恍然大悟，爲他建華屋、闢良田，遣來家將、侍女，殷殷服侍。那位慷慨大方、事事設想周到的東道主，不是別人，正是這位黃昏時

刻來訪，禮數周全的公子光了。要不然，這些家將、侍女，又怎麼會聞風而至，趕來結隊歡迎呢？

伍子胥加緊脚步，走到門廊。夕陽方在啣山，穹蒼猶有天光，可是門廊之上，先已點起兩盞斗大的燈籠，燭火熒熒，將一座高大門廊，照耀得如同白晝，就在門廊正中，燭光映射之下，端然肅立着一位滿面春風、笑容可掬的貴人。他白淨面皮，五綹長鬚，年齡大約三十六七，正睜着一雙清澄如水，黑白分明的大眼，藹然的注視自己。不等伍子胥走到他的跟前，先已躬身下拜，一揖及地。聲若洪鐘的說道：

『子胥先生英名遠播，天生威儀。今日一見，三生有幸，我姬光這廂有禮！』

伍子胥見公子光先施一禮，連忙快步上前，雙手一拱。與此同時，朗聲答道：

『公子大駕回府，在下有失遠迓，還請公子恕罪！』

聽得公子光不由一愣，忙問：

『這陽山之麓，太湖之濱，分明是子胥先生的府邸，先生怎說是我姬光在回家來呢？』

子胥抿唇一笑，振振有詞的答道：

『這幢渠渠華屋百畝良田，不分建材、器物、牛羊、飲食，以至於家將、婢女、工

匠、僕役，無一不是出自公子、遣自公子，公子並無一言相告，說是要把這幢宅第及執事人等統統賜給在下；在下又怎敢喧賓奪主，鵲巢鳩佔，硬說這兒是我伍子胥的家呢？』

公子光縱聲大笑，直笑得聲震屋宇，餘音繞樑。他笑着拉起伍子胥的手，繼而臉色一正，十分懇切的說：

『先生是楚國忠良，命世豪傑。如今是我吳國托天之幸，能有先生大駕賁臨。姬光仰慕先生已久，期盼先生之來，誠如大旱之望雲霓。先生一到，亟亟於有所禮敬、報効，因此斗膽自作主張，爲先生闢田，佈置一切。……又恐怕先生嫌厭姬光越俎代庖，拒而不受，迫不得已，方才如此故弄玄虛，這都是姬光的肺腑之言，眞情實況，敢請先生明鑒、宥恕！』

伍子胥聽公子光說得眞摯肫懇，語語發自深心，當下也是私衷大慰，便打個哈哈，亦莊亦諧的道：

『聽公子的口氣，這座府邸，連同上下人等，全是公子送給在下的了？』

『是我送的，是我送的……』公子光一疊連聲的答道，又說：『倒是還得先生明言俯允哂納，姬光才能放下心來，把這種連日以來的惶悚不安，一掃而光！』

『我拜領了，我拜領了……』伍子胥學着公子光的口脗，歡聲回答，又道是：『公

子盛情，但望在下也能有圖報之日！』

於是公子光和伍子胥，兩人一致相將大笑。夾道侍立的家將和侍女，也都忍俊不住的笑了起來，便在滿庭院裏一片笑聲，一團春風之中，公子光和伍子胥手兒相攜，並肩齊步走到了廳上。

廳上，長几之後，正端坐着一個年方六歲的世子勝，侍婢瑛兒、瑜兒，垂手侍立兩旁。公子光一眼見到世子勝時，便正正衣冠，趨前幾步，一面躬身下拜，一面高聲的自家唱名：

『吳國公子姬光，恭謁楚國世子殿下！』

世子勝一看，慌忙還禮，又像個小大人似的說了一句：

『公子請坐！』

『謝謝！』

伍子胥伸手一延，公子光便在世子勝的左首，跟右首邊的伍子胥，面面相對的坐下了。

寒暄方過，暮靄四合。家將們把廳上的巨燭一一點起，燭火通明，一片熒然。伍子胥乘機向世子勝使個眼色，世子乖巧，馬上就站起身來告辭，說是要回後進安歇去了。

公子光和伍子胥一致起立，拱手恭送。等世子勝領着瑛兒、瑜兒轉入後進，方始互相謙讓，再分賓主坐定。青姬指使婢女，奉上了香茗，伍子胥滿臉堆笑，跟公子光打趣的說道：

『既蒙公子厚賜，使我這楚國罪臣，千里逋逃之身，如今也有了個安身立命的所在，此處是我伍子胥的家，那麼，此刻公子就算是舍下的上賓，我伍子胥也能自視爲主人了。』

公子光又是一陣大笑，歡聲答道：

『那當然，那當然，那是當然的了！』

『既然如此，請公子恕在下這就要做主人的安排了！』

公子光誠心誠意的說：

『姬光客從主便，一切都請將軍做主。』子胥便吩咐青姬，命人將後進的客房，打掃乾淨，備好一切應用之物。因爲京城、陽山相距甚遠，看來公子光斷難趕得回去。伍子胥希望留下公子光，多住幾宿，以便促膝長談。再命伍義，負責妥善招待公子光帶來的從人，要多準備些好酒好菜，陪他們在下處飲宴。

諸事安排已畢，他再交代青姬：

『妳自小在公子府邸長大，服侍公子多年。這邊廚下，也曾是公子的廚司，公子愛吃什麼，愛喝什麼，沒有人比妳們更清楚了。青姬！公子在這邊的飲食起居，一應所需，我便重重的付託給妳；無論如何，要使公子感到，他在這邊，和他在他府邸裏一模一樣，毫無二致！』

青姬、伍義同聲應是，雙雙辭出各去辦事。偌大廳堂，就祇剩下公子光和伍子胥。此外便是一個伍忠，肅立一旁，隨時聽候差遣。燭光搖曳，一室融融。公子光先咳聲嗽，清清嗓子，面容端肅，眼望着伍子胥，開始點入正題，憾然說道：『多日以前將軍往謁我家大王，劣弟燭庸狡獪，頑侄慶忌魯莽，對將軍有所輕慢，姬光聽說以後，心中極是不安。』

子胥驀地抬起頭來，凝眸注視公子光，老大半晌，箝口不語，直盯得公子光渾身都不自在起來，唯有嘿嘿的乾笑。久久，伍子胥方始啓齒說道：

『在下與公子神交已久，今天初次見面，喜的是居然肝膽相照，一見如故，然而在下有一句肺腑之言，就不知道說出口來，公子也能聽得進嗎？』

公子光聆言，頓時臉色一正，雙手抱拳，拱到眉心，滿懷虔敬的說：

『君子之交，貴在交心。方才將軍已經說過，將軍與姬光，幸而肝膽相照，一見如

故，那就是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了。將軍如有明教，但請直言無隱。姬光那兒會有聽不進的道理？』

『那麼，我便要說，』伍子胥一字一頓，語重心長的道：『在下在吳王駕前，祇不過略受輕慢，失意告退而已。比起公子所身受的恃强篡奪，欺凌迫害，而且眼見還有方興未艾，越演越烈之勢，誠不知將伊於胡底？這一輕一重，一緩一急之間，在下所受的那些小小屈辱，些微挫折，又算得了什麼呢？』

一席話，如醍醐灌頂，又似利箭穿心；說得公子光驟然清醒，眼前若見一線光明，然而轉念一想，却又難免自傷身世，惶悚危懼。公子光一旦想到了傷心之處，就難免悲從中來，熱淚盈眶。

面對侃侃然直言無隱的伍子胥，他由衷感激，聲淚俱下的說道：

『將軍，你這一番眞知灼見，肺腑之言，果然說到姬光我多年以來，從來不敢輕易流露的內心隱痛了。』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伍子胥以石破天驚，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心爲上，一言破的的說：『如果在下猜測得不錯，只怕公子目下就有迫在眉睫，一時無從化解的一宗禍事！』

公子光大爲驚異，掄圓了一雙大眼急問：

『將軍，莫非你有未卜先知之明？怎曉得目下姬光正在大難臨頭，距死不遠？』

『這個道理很簡單，』伍子胥深沉一笑，頭頭是道的回答他說：『君子施恩不圖報，何況公子貴爲吳國幽主，賢明播及宇內！公子爲我建寶第，成家園，有大恩大德於我，倘若不是有十分緊急的大事，就絕不會一俟在下定居，馬上就趕來造訪。也許一年半載，乃至十年八年，都不會到我這兒露面；說不定，終我一生，都不會讓我曉得公子對我有衣我食我，重生再造之恩呢！』

公子光一聽，既感且佩。他由衷欽敬的說：

『將軍剖析事理，洞若觀火，姬光唯有五體投地的佩服！』

『那麼，』伍子胥接口便問：『公子果然是有禍事從天而降了？』

公子光神情黯然，深深的點了點頭，一聲浩歎的答道：『就在今天早朝，我家大王舉行廷議，當殿降詔命我不帶人馬，剋日入楚！』

子胥忙問：

『公子是奉旨出使楚國？』

公子光悽然的搖搖頭道：

『不是——我家大王其實是命我潛行入楚，去接個要緊的人出來！』

『誰？』

公子光抬臉再望伍子胥一眼，漾一臉苦笑，字字著力的答道：

『楚王正妃，故太子建之母，世子勝的令祖母，蔡姬夫人！』

『什麼？』伍子胥大吃一驚，霍的起立，他臉上變色的急急問道：『吳王會得要你潛入郢都楚王宮，接出蔡姬夫人來呀？』

公子光伸手直搖的答道：

『不不不！蔡姬夫人此刻正在鄖陽！』

原來，當時楚王已成無道昏君，他的迷戀孟嬴，聽信費無極，殺太子建，廢蔡姬夫人，種種倒行逆施，親痛仇快之舉，早已使朝廷忠良痛心疾首，舉國百姓爲之憤懣不平。

蔡姬原是憤恨楚平王不顧夫妻、父子之情，狠心毒手，因而束裝返蔡，詎料楚平王竟聽信費無極讒言，立卽派左司馬陽匄帶領一支人馬，火速追回蔡姬。那左司馬陽匄是位忠耿正直之士，他對楚王和費無極的所作所爲，極爲不齒。因此他奉詔往追蔡姬夫人，接旨之初，就已經決定陽奉陰違，遲遲其行。命人打聽出來，蔡姬夫人一行，一天只能走一百里，他便下令所部，日行八十里爲止。使楚王命他急起直追，反倒變成了擺隊相

送！

蔡姬返國，陽匄尾隨。直到蔡姬最後一陣奔馳，衝進了蔡國境界，陽匄隨卽下令，就在楚國邊境，紮駐人馬。一面派人慢條斯理的折回郢都，請示楚王。蔡姬既已入蔡，他那一支人馬，究該如何行止？

這原是陽匄的緩兵之計，目的在於暗助蔡姬平安抵達家門。然而，蔡國國小，多年積弱，蔡侯爲人，又頗爲膽怯；他凛於楚國的威勢，見到胞妹私行返蔡，後面又有大隊楚軍追躡，楚國左司馬陽匄還在陳兵邊界，惟恐當年楚國滅蔡，舊事重演。在接待他胞妹蔡姬的當天，就囁囁嚅嚅提出了他心中的疑慮。於是蔡姬一怒，兄妹二人便引起了一場爭執。

蔡姬夫人悲憤交集，盛怒之下，乾脆不再停留，帶着她的一百廿餘名從人，再往東走，終於抵達了蔡國與吳國之間的鄖陽城裏。

鄖陽雖說位於吳楚之間，但是那兒畢竟還是楚國地界。蔡姬夫人明知陽匄存心保全不至於對她再加侵逼，甚至於穿過蔡國，前來鄖陽攔截，她爲喘一口氣，決定暫且在鄖陽住下。同時由於她跟她身在吳國的愛孫世子勝越來越近了，自難免思孫心切，於是她便派一名使者，直入梅里，往謁吳王僚。請吳王僚設法轉知伍子胥，把世子勝帶到鄖陽

去跟她相見。

吳王僚接見蔡姬夫人所派遣來的使者，聽他說明來意以後，命他先到館舍住下；等吳王僚召集羣臣，舉行廷議，再作定奪。當年吳王僚在位，但凡舉行吳宮廷議，除了掩餘、燭庸和慶忌以外，其他文臣武將，很少有發言餘地。吳王僚一經提起，蔡姬夫人要求將世子勝、伍子胥遣回鄖陽，讓蔡姬和世子勝祖孫團圓。——那吳國太子慶忌，登時就鄙夷不屑的奏道：

『蔡姬已被楚王廢黜，那就成了個無足輕重，平民百姓般的老婦人！她憑什麼派遣使者到我吳國來？父王！這件事你根本就不必加以理會！』

燭庸是慶忌的三叔，向來跟他這位太子胞侄一鼻孔出氣，因此他也附和的說：

『大王！我聽說蔡姬被廢，私自出宮。楚王還派有大隊人馬在追，這是楚國王室的家務事，我們何必參與其間？大王最好還是依太子的主意，根本不加理會，免得多添麻煩！』

唯有吳王僚的二弟掩餘，爲人厚道，力排衆議，他在措詞婉轉的奏道：

『世上有道之君，必張仁義於天下。當今楚王無道，納媳殺子，廢黜髮妻，不仁不義可謂至於至極，只這便是我吳國必興，他楚國必亡的一大契機。大王既然收容世子勝

和伍子胥於先，爲什麼不能俯允蔡姬夫人的要求，把世子勝和伍子胥送到鄖陽去，讓蔡姬和楚世子祖孫重逢，骨肉團圓。大王倘若肯做這個順水人情，我敢相信，普天下人都會盛讚大王的仁德，唾駡楚王的不義。仁名惡聲，一長一消，正是大有利於吳國，大不利於三楚。像這樣揀盡便宜的事，大王又何樂而不爲呢？』

一席話，十分中肯，頗有見地。聽得吳王僚心中一喜，一個勁兒的直在搔耳撓腮。正要啓齒答應，尅日派人把世子勝、伍子胥送到鄖陽；却是，燭庸獨持着偏見，又唱反調。他出班啓奏，大聲嚷嚷的說：

『不可不可！萬萬不可！』

吳王僚眉頭一皺，問道：

『燭庸你說，爲什麼萬萬不可？』

燭庸躬身一拜，故作驚人之語，劈空而來的問那吳王僚道：

『大王應該曉得，把伍子胥跟世子勝留在我吳國，會有什麼用處？』

吳王僚一愣，反問：

『什麼用處？』

『吳楚兩國，交惡已久，』燭庸意態昂揚，頭頭是道的說：『將來不是吳伐楚，便

是楚伐吳。既然吳楚之間，必將付之一戰。那麼，把世子勝留在我國，揚言助他登基，便是未來吳楚之戰的最好藉口，最佳號召！』

『那——伍子胥呢？』吳王僚又問。

燭庸應聲作答：

『衝鋒陷陣，斬將搴旗，伍子胥是萬夫莫敵的上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伍子胥更是舉世無雙的謀臣！』

『對！三弟，你這話說得對極了！』吳王僚興奮得一拍大腿，歡聲嚷嚷的道：『衆文武！寡人之志已決；就用三間茅屋，百畝荒田，把那楚世子勝，和伍子胥雙雙養在我吳國。有朝一日，寡人興兵伐楚，這兩個吃閒飯的，用處可就大了！』

吳王僚當殿裁定，要把楚世子、伍子胥留在吳國，語氣堅決，全無轉圜餘地。掩餘縱有一腔仁義，滿腹正論，却還不便再提。他只好緘默無語，不置一詞。祇是，燭庸偏又靈機一動，想起了一個借刀殺人之計，乘此機會，除掉吳王僚一黨，乃至他自己的心頭大患。因此，他就語鋒一轉，喬作贊成他二哥掩餘張仁義於天下之說，再度奏請吳王僚道：

『至於掩餘所奏，把握契機，使大王張仁義於天下，劣弟也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計

較！』

吳王僚一聽，更加高興，忙不迭的催問燭庸道：

『三弟，你又得了什麼好計較，還不快說！』

燭庸便一臉得色，往上奏報：『楚王廢妃，蔡姬奔鄖陽，夫妻間早已恩斷義絕，何況楚王還派有人馬，緊追不捨。蔡姬在鄖陽朝不保夕，大王施仁施義，何不順水人情做到底；讓蔡姬來我吳國，跟楚世子、伍子胥住在一起。來日我國興兵伐楚，豈不又多了一個口實，多了一大號召。』

燭庸設想周密，妙計層出不窮，吳王僚聽了，不由又是大樂，他頓時就脫口讚呼：

『三弟，你這個計較，更見高明！眞是兩全其美，面面俱到，寡人這就召來蔡姬使者，命他即日趕回鄖陽面邀蔡姬尅期入吳，跟楚世子祖孫團圓就是了。』

『大王！』燭庸連忙趨步上前，跟吳王僚眨了眨眼睛，這就是他們兄弟之間，預先約好，心領神會的暗號。當時，吳國滿朝文武，但祇聽見燭庸義正詞嚴，像煞有介事的奏道：『楚王寵妾滅妻，蔡姬無過被黜。將來我們既然要伸張大義於天下，伐楚無道，扶助蔡姬、楚世子復位，那麼，從此刻起，我們就該把蔡姬夫人，仍然當做楚王正妃看待！』

吳王僚點點頭說：

『你這話說得不錯！』

『既然我們承認蔡姬夫人仍是楚王正妃，那麼，我們就得待之以楚國國母之禮，勢必要派一位德高望重，貴爲吳國宗室的親貴，專程前往迎接！』

燭庸一口氣說到這裏，吳王僚果然就豁的開朗，恍然大悟了。原來，燭庸轉彎抹角，最後才提出派親貴迎蔡姬的話，他正是極其狡獪的在用一石二鳥，借刀殺人之計。當時情勢，楚國右司馬陽匄，屯兵楚吳邊境，早已經擺明了姿態，他是身爲人臣，同情主母，不忍攔截，殺害蔡姬夫人。然而，只要吳國派一名親貴，貿然入楚，迎接蔡姬，陽匄就準定會把他抓來殺了。一則，身爲楚將，王命所在，他斷不能讓蔡姬夫人離境入吳；二來，攔截追殺，一事無成，只消斬了一名吳國親貴，絕了蔡姬入吳定居的指望，他也大可以在楚王和費無極跟前交差了。吳王派親貴入楚既然是個自投羅網，必死無疑的差使，那麼，就派吳國的『潛龍』，『正主子』公子光前往走這一趟，受那一刀之苦；豈不是一舉拔去了心頭刺、眼中釘嗎？

吳王僚一想到這兒，直喜得手舞足蹈，樂不可支。他當機立斷，站起身來高聲宣詔：

『好極了！寡人這就派寡人王兄公子光，尅期隻身入楚，迎迓楚王正妃入吳！』

詔令一下，吳王僚又是一聲：『退朝。』一個轉身，由一羣內侍、侍衞，簇擁着逕回後宮。留下掩餘，搖頭太息，燭庸洋洋得意，滿朝的忠臣良將、正直之士，莫不暗自嗟嘆，惋惜不已。人人知道，公子光這一次奉王命差遣，等於是被判決了死刑。

當日廷議已畢，吳王僚退朝，登時就有人快馬加鞭，馳赴公子光的府邸，知會他當日廷議的經過。公子光獲報，驚慌失措，繞室徬徨，想來想去，再也想不出一個逃脫一死的主意。生死關頭，心憂如焚，迫不得已時才想起了方在陽山定居的伍子胥。選幾匹駿馬，輕車簡從，一路飛奔，終於在當日傍晚趕到了陽山之麓，他爲伍子胥新建的宅第。

公子光娓娓細訴，鉅細靡遺，好不容易的把這一大段吳楚兩地一波三折，變幻莫測的重大變故說完。他滿懷熱望，迫切期待，抬起臉來，目不轉瞬的注視伍子胥的神情反應，臉色變換。當時，他大難臨頭，死期不遠，唯一的轉機，就只有看看伍子胥肯不肯幫他借箸代籌，想出一條妙計來，讓他得免一死了。

然而，伍子胥始終都在扶膝端坐，聲色不動。他聽完了公子光的長篇敍述，有意無意間避開公子光急切求援的視線，頭也不回的一聲高喊：

『伍忠！』

『在！』

『在公子光和我還沒有把蔡姬夫人接到這兒來以前，萬萬不可讓世子殿下知道，他的令祖母已經逃出郢都，抵達鄖陽了！』

『是！』

公子光側着耳朵聽清楚了，喜得差點直跳起來，他忙不迭的去問伍子胥：

『將軍，你是要陪同姬光，再度冒險入楚，去把蔡姬夫人接出來呀？』

伍子胥微微一笑，從容自在的答道：

『就公子來說，是王命已降，斷不可違；就在下而論，更是主母有難，不能不管！』

『那麼，』公子光還在急切的問：『依將軍看，我們要帶多少人馬去呢？』

伍子胥屈指細數，答道：

『公子有四名隨從，在下只帶伍忠一個，總共是七個人，我想也就够了！』

『什麼？』公子光大吃一驚，臉色都變。他一臉阢隉不安的急問：『將軍是要我們兩邊主僕七人，深入楚境，去跟楚國的千軍萬馬對陣？』

『我們只求自保。』伍子胥深沉一笑，胸有成竹的答道：『至於吳楚兩國，大軍對

陣，自有吳王續派人馬，進入楚國付之一戰。』

『將軍以爲我家大王會派人馬來支援我們？』

『不錯！』

『將軍——，』公子光嘆氣，滿臉苦笑的道：『難道將軍還不明白，姬光一日不死，王僚一日不安，他和燭庸費盡心機，命我入楚，正是要借楚人之手，把我殺了，有以根絕後患。他怎麼會派大軍入楚再把我姬光救出來呢？』

『迫使吳王派遣大軍入楚救援，在下敢說斷乎不難。』伍子胥頓一頓，方又目光炯炯，凝視着公子光說道：『只要公子依在下一件事！』

公子光毅然決然的說：

『事關將軍和姬光的生死。莫說一件事，便一百件，我也依了。』

『那麼，我請公子明天一早趕回梅里，立刻入宮，晉見吳王！』

『將軍，你要姬光跟我家大王怎麼講？』

伍子胥雙手一拱的道：

『事關機密，敢請公子附耳過來。』

公子光連忙應聲是，挪動茵席，貼近子胥。伍子胥便湊近公子光的耳畔，低低切

切，口傳心授。——一則妙計，一番說詞，直聽得公子光滿腔疑懼，冰消瓦解，漸次的面露喜色，眉飛色舞起來。子胥授計已畢，公子光馬上就離席起立，面向子胥，誠心誠意拜了下去。兩眼漾動感激的淚水，由衷的說：

『姬光今日能夠化險爲夷，保全性命，都是將軍所賜！大恩不敢言謝，此刻姬光唯有對天發誓，今生今世，將軍的救命之恩，永不敢忘！』

伍子胥連忙扶起公子光，謙遜幾句，再度請他在客席坐下。抬頭一望，大廳之外，天早黑了。頓時便一聲令下：

『傳膳！』

身後伍忠，朗聲答應，大踏步走到大廳門口。三次掌聲起處，廳外廊下，由青姬領頭的一隊侍女，人人手捧托盤，等候已久。掌聲一響，便魚貫列隊而上，直入大廳，井然有序的在長几之上安席。羊羔美酒，炊金饌玉，全是公子光平時喜歡、偏嗜的美味。伍子胥和公子光神交已久，情投意合，兩人相對開懷暢飲。

一席酒直喝到起更時分。『酒逢知己千杯少』，却是賓主之間全都有點醺醺然了。公子光不敢貪杯，再敬子胥一觥酒，歉然一笑的說道：

『多蒙將軍指點，明天一早，姬光還要趕回梅里。此刻便想告退！』

『好，好！公子請便！』

伍子胥連聲答應，馬上就叫青姬，恭送公子光到客舍就寢。——那夜，公子光在陽山伍府，胡亂睡了一覺。第二天天才濛濛亮，他便喊醒隨從，披衣起床，原想不再勞動伍子胥，悄悄的踏上歸程，趕返吳京。可是，主僕五人躡手躡脚的才到廳上，便瞧見大廳裏燭火通明；楚世子勝、伍子胥，以及青姬、伍忠、伍義，乃至伍府所有上下人等，都已經在廳上院中，列隊恭候已久了。伍子胥禮數周到，反倒使公子光心中覺得過意不去。盛情難却，唯有拜領。公子光讓伍子胥等人把他送到陽山伍府大門之外，再三稱謝，方始和四名隨從騎上駿馬，風馳電掣的奔向梅里而去。

公子光一路不敢停留，儘快趕回梅里。一進他自己的府邸大門，就有府邸長史魏渠，趨前禀報，便在公子光前一天馳赴陽山去見伍子胥之後不久，吳王宮中便遣來使臣，宣讀吳王詔旨，命公子光尅期入楚，往迎楚國王妃蔡姬夫人。公子光一看爲時尚未及午，料想吳王還沒退朝，匆匆抹一把臉，正正衣冠，頓時便下令備就車騎，他要立刻入宮覲見吳王。

吳王僚正在早朝議事，聞報公子光叩闕求見。他一伸手，把掩餘、燭庸兩名胞弟招來自己跟前，壓低聲音悄悄的說道：

『姬光前來見駕，一定會痛哭流涕，哀求苦惱，請寡人免了他這趟差使。依二位王弟看來，寡人究竟應該如何應付？』

掩餘爲人比較寬厚，正想爲他堂兄姬光緩頰求情；燭庸却搶先一步，一聲冷笑的道：

『這有什麼爲難？大王祇消回姬光，一則，往迎蔡姬茲事體大，於禮，非得姬光走這一趟，其餘的人全都不够份量；二來，王命已下，斷難更改。大王這麼一說，還怕姬光他不乖乖的去送死嗎？』

吳王僚一想，燭庸這話言之有理，便點點頭，揮退二人，一聲令下的道：

『宣公子光！』

一會兒，公子光輕袍緩帶，從容上殿，他向吳王僚三叩九拜，嵩呼萬歲，行過了君臣相見之禮。吳王僚企圖先發制人，不讓公子光說出請免入楚的話，開口便道：

『蔡姬夫人終是楚國國母，寡人身爲一國之主，不便輕離京城，前往鄖陽迎接。王兄德高望隆，爵位最尊，是我吳國僅次於寡人的第一人臣。因此寡人想來想去，只有勞煩王兄走這一趟了！』

那裏想到，公子光早有伍子胥爲他定計，先已智珠在握，胸有成竹。他不但並不求

免，反倒迎合吳王王僚的心意，應聲答奏：

『楚王無道，休妻殺子，大王伸張大義於天下，命臣馳赴鄖陽，迎迓蔡姬夫人入吳，與楚世子勝祖孫團圓。施仁仗義，不但列國諸侯，天下臣民聞之勢將欽服不已；即令當代史官，亦必將大書特書。使大王此次仁德之舉，千秋萬世，永垂不朽！』

吳王僚一聽，不由私衷大慰，喜出望外。心想公子光這下眞是死到臨頭，猶不自知，尚且還在極口贊成，一味幫腔，反倒對自己歌功頌德，稱譽不置起來了。公子光自家這麼說時，朝廷之中縱或有些不平不服之輩，也就只有暗自嗟嘆，箝口無語。吳王僚心頭一陣狂喜，少不得要嘉勉獎勵公子光幾句，因此當下他便滿臉堆笑的說：『王兄深明大義，赤膽忠心，處處以寡人聲譽，國家大事爲重，不辭勞瘁、不避艱險。我吳國能有王兄，眞正是國家之福了！』

於是，公子光便躬身再拜，往上奏道：

『楚國國母、世子遭難，唯有大王加以援手，這便是古今罕見，列國少有的大仁大義之舉。諺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光以爲，像這樣的一件大事，大王似乎應該明告列國，有以使天下周知！』

公子光非僅確認吳王僚救援蔡姬祖孫，勢必名垂青史，令後世傳爲佳話，尚且要吳

王僚知會各國昭告天下。像這樣讓他沽名釣譽、自炫身價的建議，吳王僚當然極聽得進。——當公子光把這一段話說完，吳王僚早已樂得搔耳撓腮，手舞足蹈了。他興奮已極，站起身來，一疊連聲的應道：

『對對對！王兄這話說得對極了！這一件大事，寡人是要立刻昭告天下，俾衆知曉！』

燭庸侍立一旁，眼見公子光渾然不覺的自投羅網，吳王僚又高興成這副模樣，忍不住插嘴進來，純爲湊興的奏道：

『大王昭告天下，不妨列擧楚王的滅絕人性，罔顧倫常，以楚王的無道襯托大王的仁義，正好作爲將來興兵伐楚的張本！』

吳王僚得意忘形的雙手一拍，歡聲大叫：

『好極了！燭庸，這篇昭告天下的檄文就由你來起草！』令下以後，還沒忘記再叮嚀一句：『切記切記！定要把你王兄和你自己所說的話，全都一字不漏的寫進去啊！』

燭庸興高采烈，應聲作答：

『遵旨！』

廷對已畢，伍子胥所授的錦囊妙計果然初步達成。公子光懸着的一顆心，悠悠的落回了腔子裏。他聲色不動，從容不迫的再啓奏吳王僚：『臣光秉承王命，職責在身，陛見大王以後，敢請告退，這就回去整理行裝，以便早日啓程！』

吳王僚認定了自己狡計得逞，不但功名成，而且大敵將除。他原已經坐了下去，又一次站起身來，破格逾恆的向公子光雙手一拱，說聲：

『但願王兄此去一路順利無阻，馬到成功。』

嘴上是在這麼說，心中却想：姬光啊姬光，這便是你我的最後一面了。

公子光辭出吳王宮後，匆匆趕回府邸，却是他一到府邸門口，便遠遠瞧見，伍子胥帶着伍忠、伍義、三四馬正向自己迎面而來。

公子光一見伍子胥子胥來得恁快，當下便喜從天降，笑逐顏開。他驅馬上前，跟伍子胥相見，四手交握，一陣搖撼，公子光衷心感動的說：

『不曾想到，將軍尚未過午就到了！』

伍子胥在馬背上放眼一看，公子光的府邸，正好坐落在通衢大道，熱鬧街市上，行人如織，熙來攘往，偏巧又在吳王僚罷朝，羣臣各自歸邸時分，車馬官轎，擁塞不堪，惟恐被人看見，走漏消息。便悄聲的對公子光說道：

『這裏人語馬嘶，閒雜人多，不是說話的所在。我們最好還是……』

公子光會意，不等伍子胥把話說完，頓時就和子胥一道翻身下馬，將駿馬交付隨從，兩人攜手同行，進入府邸。一直走到第三進正房的大廳，公子光方始固請子胥上坐，自己在主位相陪。府邸侍婢，奉上香茗，公子光便一聲吩咐：

『快請夫人出來，見一見威名震天下的伍子胥大將軍！』

子胥忙說：

『公子，這太不敢當了。』

公子光却正色的答道：

『將軍，承你不棄，跟姬光肝膽相照，視爲平生知己。你我二人，從此便是生死刎頸，患難與共之交，照說，就該結爲通家之好！』

伍子胥不勝惶恐，避席起立，一揖及地的遜謝道：

『公子言重！這倒是我伍某高攀……』

一語未竟，公子光還來不及答話，子胥耳中，先已傳來環佩琤琮，輕悄脚步聲響；然後便是一陣香風，撲面而來，聽上侍衞，又是一聲高喊：

『夫人駕到！』

伍子胥連忙一個轉身，迎向步聲來處，不敢抬頭細看，躬身便拜，一面高聲唱名的道：

『楚國罪臣伍員，草字子胥。蒙公子寵召，造府謁見夫人！』

公子光夫人魏姬答話，不但措詞得體，而且聲調清脆悅耳，抑揚頓挫，直如大珠小珠落玉盤，彷彿鶯聲燕語。她就站在伍子胥的對面，柔聲答道：

『公子心儀將軍已久，將軍在楚諸多不順，公子聽說，時常扼腕太息。如今好不容易望到將軍入吳，大駕賁臨，舍下豈祇蓬蓽生輝，便公子與妾身，也算是了掉一樁心頭大願了！』

伍子胥聽魏姬夫人這樣說時，不禁臉上一熱，汗出如漿，連連拱手的答道：

『公子錯愛，夫人過獎，著實令伍某心慚汗顏，幾於無地自容了！』

魏姬夫人應聲便答：

『公子早已說過，他平生大願就是跟將軍結爲刎頸之交，通家之好。將軍是命世英雄，人中豪傑，其實不必過謙，否則拘於虛禮，可能會使將軍和公子這一段不平凡的交情，反倒顯得生分了！』

幾句由衷之言，說得眞摯誠懇，委婉有致，使伍子胥暗中心想，這位魏姬夫人，眞不愧爲當年魏國的才女，北地的絕代佳麗，心中著實把她佩服得五體投地。

當時他竟覺得自己搜索枯腸，無詞以對，只好眼觀鼻，鼻觀心，心服口服的答了一聲：

『是！』

魏姬嫣然一笑，直如百花齊綻，燦然奪目。祇可惜伍子胥低着頭，根本就沒瞧見，魏姬夫人便這麼笑吟吟的再問伍子胥道：

『前些時，妾身派舍甥女青姬前往陽山，服侍將軍的飲食起居，就不知道還中將軍的意嗎？』

子胥一聽，公子光遣往陽山的三十名侍女之一——青姬，居然會是堂堂魏姬夫人的甥女，難怪她麗質天成，舉止嫻靜優雅，儼然大家風範，和一般侍女，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繼而轉念一想，魏姬夫人不惜指派她的甥女，屈身而爲自己的侍妾，這份情誼，委實太過深厚了。由此可見公子光延攬之誠，魏姬夫人關懷之切，使伍子胥不得不由衷感激，滿心慚惶，他再深深的躬身一拜，稱謝不置的道：

『伍員愚昧，竟然不知青姬姑娘是夫人的令甥女，夫人垂憐我伍員家破人亡，千里逋逃，慨然恩禮有加，關拂備至。夫人的大恩大德，伍員沒齒難忘。一有機緣，誓必効死以報！』

魏姬夫人抿唇一笑，鶯聲嚦嚦的道：

『將軍言重了！倒是——，』魏姬夫人頓一頓，盈盈秋波，再一瞥公子光，方再問道：『聽說將軍和公子將有遠行，寒舍有幸，只怕還能款留將軍，在寒舍多多盤桓幾天？』

一提起正事，伍子胥便勉定心神，轉過身去。正色的對公子光說：

『依在下之意，爲公子萬全計，最好是等大王昭告天下，檄文送到各國諸侯，使大王命公子往迎蔡姬夫人之事，人盡皆知，公子再從梅里動身不遲。』

公子光一陣遲疑，眉頭一皺的答道：

『果眞要檄文傳抵各國，快則十天八天，遲則一兩個月。倘若大王派人來催，我又怎生應對？』

伍子胥理直氣壯，振振有詞的答道：

『公子儘管可以上覆大王，名不正則言不順，大王要把蔡姬夫人援來吳國，倘若列國諸侯都不瞭然大王的用意何在，那豈不是師出無名，反倒橫生枝節，徒惹譏評了？』

『對！對！對！』魏姬夫人爽朗的三擊掌，擊節讚賞的插嘴說道：『公子殿下！伍將軍教你的這一個說法，義正詞嚴，無懈可擊，妾身敢說，以此爲詞，殿下便在府邸等

上三兩個月再走，大王也是無計可施，絕對難以派人來催！』

公子光聽魏姬夫人這麼說了，方始放下心來，展顏而笑。他矍然而起，喜形於色的道：

『好極了！將軍，那你我二人，便有恃無恐，高枕無憂的在這裏多盤桓些時吧！』

魏姬一聽公子光毅然決然做了決定，馬上就一迭連聲，有條不紊的吩咐家人侍女，妥善安排伍子胥在府邸的飲食起居。

她並不徵求子胥同意，自作主張，派伍義駕車馳赴陽山，把青姬接到梅里府邸，仍舊責成她服侍子胥。又嚴令長史魏渠，轉飭上下人等，切忌洩漏伍子胥已到梅里，住進公子光邸的消息，違者立即處死。等到大小諸事安排已畢，她這才下令：『傳膳！』將一席午宴開在大廳之上，她要親自作陪，和伍子胥小飲幾杯。

一直到炮鳳烹龍，玉液瓊漿，擺滿在公子光府邸大廳席上，公子光夫婦尊伍子胥上坐，夫妻二人左右打橫相陪。酒過三巡，逸興遄飛，伍子胥才敢正眼去看魏姬夫人。當年魏姬年過三十，却依然螓首蛾眉，芙蓉如面，尙且是冰肌玉骨，美若天仙，艷光四射處令人不敢逼視，而她的金裝玉裹，滿頭珠翠，益發顯得她雍容華貴，風華絕代。席間，公子光視伍子胥如弟，伍子胥尊魏姬夫人如嫂，因此一餐午宴，有如家人團聚，直

吃喝得杯觥交錯，談笑風生，眞正是一座盡歡！

席間，魏姬夫人坦然相告，這一頓專爲款待伍子胥而備下的盛筵，即使是在公子光的府邸，居然也是籌劃已久，備辦多日，她巧笑倩兮的問伍子胥道：

『將軍，不是妾身侈言，我吳國地處東南，沃野千里，面臨東海，稱得上是水陸紛陳，民康物阜，富庶誠然富庶，但是在當今大王秉政之下，漿酒霍肉，奢侈成風。公子和妾身爲了表示對於將軍的愛戴和禮重，今天才未能免俗，破例爲將軍設下了這一席炮鳳烹龍之宴！』

聽得伍子胥心中十分欣慰熨貼，又增幾分感動。却是他也在訝然的問：

『夫人！楚國僻處南方，蠻荒之地，開發伊始，請莫笑在下井底之蛙，見識不廣。在下倒想請教，這炮鳳烹龍之宴，烹的果眞是蛟龍，炮的會得是鳳凰嗎？』

聽得公子光忍俊不住，果然哈哈大笑起來，笑時，還在向伍子胥連連拱手致歉的道：

『恕我一時撐持不住，失聲笑了。祇不過，我笑的不是將軍，而是我吳國人放誕浮誇，早成積習。這所謂的炮鳳烹龍之宴，你我吃的何嘗是蛟龍、鳳凰，這龍肉，其實是白馬，這鳳凰呢，無非用雄雉代替而已。』

子胥聽得有趣，便也揚聲笑了起來。於是公子光、伍子胥又一次的相與大笑，差點笑出了淚水。却是子胥細心，笑時他一眼瞥及，儘管公子光和伍子胥笑得前仰後合，聲震屋宇，那魏姬夫人却在一旁斂容正色，正襟危坐，臉上的神情，顯得異常端凝肅穆。因此他驀然一驚，頓時止住了笑，向魏姬夫人拱手問道：

『夫人是否有什麼教誨？』

『教誨萬不敢當，』伍子胥一問，魏姬夫人便面容一改，和顏悅色的先謙一句，方說：『倒是妾身恐怕將軍還不知道，這炮鳳烹龍之宴，原是我吳國大王款待上賓的菜式。今天我夫婦二人宴請將軍，居然也在炮鳳烹龍起來，一旦有人告密，只這便有了個僭用王制，欺君慢上的天大罪名！』

伍子胥又是一驚，脫口而出的冒出了一聲：

『啊!?』

眼看公子光的臉色，也在漸次的神情凝重起來。魏姬夫人方再語重心長，大有深意的問伍子胥道：

『將軍是否曉得，我家公子原就是吳國的王儲？』

伍子胥敬謹答道：

『在下略知一二。』

魏姬夫人一聲長歎，感慨萬千的說：

『先王餘昧病故，我家公子原該登基接位。殊不知，今王僚對外則秘不發喪，一手掩盡國人耳目；對內則利用他的兩名胞弟掩餘、燭庸掌握兵權，還有他的兒子慶忌勇猛無敵，恃強凌弱，篡奪了我家王位不算，歷年以來，還在千方百計，陰謀陷害，一心想把我家公子置之於死地。將軍你試爲我夫妻二人設想，我家今天以炮鳳烹龍之宴款待將軍，這原是我家應有之物，應有之制；萬一有人告密，大王一聲令下，硬說我家僭用王制，將我家滅門抄家，果眞如此，這人世間還有天理，還有公道嗎？』

魏姬夫人善用譬喻，傾吐多年委屈，不盡危機，果然聽得伍子胥熱血沸騰，盪氣迴腸。他虎虎然的站起身來，目光如電，喑啞叱咤，倏的便是一聲巨喝：

『夫人的心意，我明白了！』

喝時，霍的拔出腰間寶劍，劍映日光，寒氣凛冽。伍子胥血脈僨興，怒髮上指。他猛可間揮劍直砍，將一張長案，截然的削去一角。與此同時，他仰臉朝天，聲調鏗鏘的當天立誓：『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我伍員倘若不能盡心盡力，肝腦塗地，扶助公子、夫人重登王位，振興吳國，使吳國王霸於天下，當如此案！』

伍子胥立誓已畢，公子光和魏姬夫人，早就感徹肺腑，熱淚盈眶。夫妻兩人雙雙起立，不惜降尊紆貴，在向伍子胥躬身下拜了！

伍子胥連忙伸手去攙扶他的兩位主子起來。

『將軍恩德，昊天罔極！』公子光緊緊攥住伍子胥的右手，嗚咽哽塞的說：『我姬光夫婦有生之年，誓與將軍同甘苦、共富貴！立身處世，治國王霸，一概唯將軍之命是聽！』

公子光的傾心接納，魏姬夫人的婉轉陳詞，再加上伍子胥的義薄雲天，終於締結了一部春秋史上，三大重要人物義無反顧，生死不渝的君臣之誼！

暢論天下大勢，細數列國興亡。公子光府邸款待貴賓。空前未有的這一席炮鳳烹龍之宴，直吃到紅日西斜，暮靄四合。簡直的便是午宴、晚餐一併吃了。——伍子胥千杯不醉，公子光也不甘示弱，還有那魏姬夫人極力凑興，殷殷勸飲。當日喝的又是公子光府邸自家釀造的陳年佳釀，三、五巨罏美酒喝下去，先是公子光一臉紅潮，身子搖搖晃晃，接下來，連伍子胥也有點醉眼惺忪，頭暈目眩，他自覺酒力不勝，惟恐在魏姬夫人跟前失儀，便扶案起立，雙手一拱，歡聲的嚷道：

『快心！快心！這眞是我伍某破題兒第一遭的快心飲宴。祇可惜……』

魏姬夫人黠慧，連忙接口就說：

『將軍今天起身太早，再加上長程跋涉，半日飲宴，自難免倦了！睏了！』

伍子胥聽時，正中下懷。便順水推舟，乘機告退，連聲告罪的說：

『務請公子、夫人宥恕，容在下這就告辭！』

魏姬夫人便喊她的兩名貼身侍女：逢春、再春，攙扶子胥到後進客室安歇。子胥嘴裏直在說着：

『不必！不必！伍某自己會去，大可不必勞煩兩位了！』

然而，脚步踉蹌，身不由己。逢春和再春兩名侍女，還是費盡吃奶的氣力，方始能够扶住重心不穩、東倒西歪的伍子胥。奔出大廳，闖入客室，七手八脚的替他寬衣解帶，脫去鞋襪，那伍子胥便推金山、倒玉柱般撲向床褥。人方躺下，鼾聲便起，從而睡得人事不知了。

中酒酣眠，一覺香甜，伍子胥次日一早，悠悠醒轉，耳朵裏只聽到風拂枝葉，鳥聲啾唧。他睜開眼睛來一看，視線由模糊逐漸轉爲眞切——先是兩道細掃蛾眉，再就是一雙清澄鳳眼，一張俊俏秀麗的臉龐，雲鬢霧鬢圓姿替月——一位絕色美女，正在含情脈脈，無限關懷的凝視自己。子胥一愣，翻身而起，定睛看清楚之時，方才驚詫莫名的問

道：

『咦！妳不是青姬姑娘嗎？』

青姬點點頭，粲然一笑，隨而想到，青姬之下，為什麼又添了姑娘二字，這豈不是反而顯得生分了嗎？於是她又螓首低垂，一雙纖纖玉手，直在盤弄着腰間羅帶。含七分怨懟，帶三分嬌憨，聲嗓悶悶的應了聲：

『是！』

伍子胥酣睡乍醒，意識朦朧，不曾將青姬的神情反應，看在眼裏，偏是低頭一望自己身上，僅祇穿着一身中衣，他沒來由的臉上一紅，慌忙說道：

『青姬姑娘，請妳出去一下。』

青姬不由一楞，抬起頭來，睜圓一雙秀目，滿蘊困惑不解。她望一眼伍子胥，但見他臉上訕訕熱熱，彷彿有點窘迫不堪、手足無措的模樣。青姬心中明白緣故，唯有一聲低喟，淺淺苦笑，漫應一聲：

『遵命！』

便柳腰一扭，一個轉身，頭也不回的衝出房門去了。

伍子胥支開了青姬，心頭略寬，他匆匆的穿好衣裳鞋襪，一看室中几上，早已擺好

了布巾香湯，便走到几旁，蹲下盥洗，再解下頭頂長髮，自家動手，加以梳櫛，長髮束頂，極難就緒。正在扶得東來西又散，一陣手忙脚亂，忽又聽到門上剝剝有聲，門外傳來青姬輕柔低切的問話聲：

『將軍，妾身可以進來了嗎？』

伍子胥眉頭一皺，不假思索，開口便是半句老大不耐煩的反問：

『青姬姑娘，妳是要……？』

門外青姬，振振有詞的答道：

『奉公子、夫人之命，給將軍送早餐來！』

『早餐？妳就擱在外面好了！』

青姬偏又冷冷的在門外回答：

『青姬啟禀將軍，外面無處可放！』

伍子胥這才聽了出來，青姬答話的語調，怏怏然若有憾意。他心中好不納悶，便說：

『青姬姑娘，那就勞駕妳送進來吧！』

門帘一掀，青姬嘟着張櫻桃小嘴，右手拎一隻錦漆食盒，左手輕輕撂下門帘，她輕

移蓮步，體態婀娜的走進門來。——盈盈秋波一轉，眄見伍子胥正在把自己的一頭長髮，梳理得亂七八糟，莫可奈何。

青姬便暗中竊笑，把食盒往長几上一放。既不揭開盒蓋，更不急於取出早餐來請子胥進食，同時還不先問一聲子胥，要不要她幫忙，便自作主張，往子胥的背後一蹲，伸出一雙羊脂玉般的柔荑，開始爲子胥梳理。

早先在伍子胥的陽山宅第，青姬也曾小心在意，熟練靈巧的爲伍子胥梳理過長髮來，只是當時以爲青姬身爲侍女，代他盥洗梳理，該是理所當然的事，雖說耳鬢廝磨，肌膚相觸，伍子胥一概坦然處之，並不在意。唯有這日，當伍子胥方知青姬是魏姬夫人的甥女，方才又彷彿有點兒微惱、生氣。凡此種種，都使伍子胥覺得頗不自在，有點窘迫。因而他在青姬忙於爲他束髮的時候，唯有挖空心思，找些個話來跟她閒聊——

『昨天公子和夫人盛情款待，我差點兒就喝醉了！』

『啊。』

『以至於昨晚的這一覺，大大的睡過了頭。』

『唔。』

『這時候，多半已經是午間了吧？』

『呃。』

伍子胥平日上殿廷對，從容畫策。以至於和文武同僚、良朋好友高談闊論，相互辯難，一向都是踔厲風發，語驚四座，偏偏跟個小小年紀的青姬，侷處於一室之內，絮絮而語，閒話家常，他反倒搜索枯腸，找不出話來講了。客室裏一旦靜闃，子胥和青姬默默相對，悄無聲息，益發使得堂堂伍子胥額上冒汗，奇窘無比。——那一頭，青姬眼望着伍子胥額汗涔涔窘態畢露。一個撐持不住，居然噗哧一聲，笑了起來。

伍子胥聽到青姬在他背後失聲而笑，總算稍稍的化解了一點客室中的僵窘。心頭一鬆，便想起了一件事來，閑閑的問道：

『青姬姑娘，妳是幾時到梅里來的？』

子胥一開口問話，青姬馬上就臉色一正，笑意全消，她淡淡的答道：

『今天早晨。』

伍子胥不以爲忤，熱中的再問：

『好像是——令姨母魏姬夫人，派伍義駕車，去把妳接到這兒來的？』

『不錯。』

乍一提起伍義駕車去接青姬，伍子胥便驀然兜起一樁心事。梅里陽山，相距一百餘

里，從昨日中午，伍義往接，到當日早晨，青姬抵步，時間相隔，不過半天一夜。難不成，青姬是在一夜之間，乘車顛簸了一百多里之遙。剛剛趕到梅里公子光府邸，來不及補一個覺，就上這兒來侍候自己了？

一想到這兒，伍子胥頓時就感到滿懷歉疚，寸心難安。他霍的囘頭，兩眼直勾勾的盯住青姬，驚詫駭異的高聲問道：

『這麼說，妳昨天整整一夜沒睡？』

伍子胥猛可轉臉，陡然一問，偏又把個專心束髮的青姬，嚇了一跳。她兩手一鬆，子胥乍纔束定的一頭長髮，流瀑般的直瀉下來，轉眼之間，又是一片散亂。反倒使得青姬好不心煩，她望着伍子胥的那一頭亂髮，一聲長歎，柳眉一蹙的答道：

『是——』

伍子胥立刻站起身來，一舉雙手，將一頭披散的亂髮往腦後一摞，一本正經的說道：

『青姬姑娘，這妳就該去補一覺了！』

眼見伍子胥這般鄭重其事，認眞叮嚀，青姬不但倦意全消，反而莞爾一笑，輕輕一拉伍子胥的衣袖，亦笑亦嗔的道：

『將軍，請你坐好！』

伍子胥還在困惑不解，楞楞的問：

『做什麼？』

青姬掩口葫蘆，吃吃的笑，略帶調侃意味的囘答他道：

『將軍總不能就這麼披頭散髮，去見公子和夫人呀！』

伍子胥還在猶豫不決的說：

『可是妳一夜沒睡……』

『我睡不睡，那是小事一樁。』青姬驟然覺得，伍子胥跟她又親近多了。便不再避嫌，伸手硬拉子胥坐下，湊向他的耳畔，柔聲的說：『將軍要我去補個覺，那就先得讓我把你的頭髮梳好！』

『也好。』

伍子胥情知無法抗拒青姬的一片美意，便祇好順口應了一聲，挺直腰幹，正襟危坐，全身紋風不動，任讓心靈手巧的青姬，三下兩下的就把自己的一頭亂髮束好了。青姬將伍子胥油光閃亮的長髮在頭頂上綰一個椎髻，用一支金翠簪纓，牢牢繫定。左看右看，頗覺得這一次梳理，相當的整齊美觀——直到這時，她才欣然的說了一聲：

『好了！』

伍子胥却在神情肅穆，禮數周全，他先向青姬靦腆的一笑，再點點頭道：

『有勞青姬姑娘了！』

青姬原想回他一句：『夫人派我來服侍將軍，這些都是份內之事，將軍何必跟我這樣客氣哩！』只是話到喉頭，又嚥了回去。她遶到伍子胥的身畔，一眼瞥見伍子胥正在雙手扶几，顯然是正要撐身站起。她一時心急，衝口而出的說：

『等一等！』

聽得伍子胥一愣，他愣愣的望着青姬問道：

『青姬姑娘，妳是要……』

青姬故弄玄虛，也不答話，從錦漆食盒的把手上，解下一方潔白的布巾，捲起一截衣袖，露出蝤蠐般白嫩的右腕，使勁的把子胥面前的長几，揩抹得光潔如新，纖塵不染。畢竟年幼身弱，氣促力怯，伍子胥看她揩抹張長几便累得珠汗點點，嬌喘吁吁，心中老大不忍，伸手將她的布巾奪過，憐香惜玉的說：

『看妳累成這樣，還不趕快去睡！』

一句稀鬆平常的家常話，出自一代人傑伍子胥之口，當時恰似一股暖流，注滿了青

姬的全身。她不禁一陣狂喜，渾身閃過一陣抖顫，深情款款的凝睇着伍子胥，鶯聲嚦嚦的說：

『些微小事，那能就把我累著了！將軍，我還要侍候你用早餐呢！』

『不必！』伍子胥的回答，竟然又是斬釘截鐵，宛如發號施令，毫無商量餘地：『我叫妳去睡！妳就該馬上去睡！我這邊用不着妳侍候！』

方寸之間，乍喜又惱！青姬給兜頭潑了一盆冷水，不由又噘起了一張小嘴。伍子胥又殺風景，青姬就難免大發嬌嗔，賭起氣來，她不惜針鋒相對的回敬一句：

『我奉命侍候將軍，就該一路侍候到底！』

說罷，不等子胥回答，更懶得去看他那驚詫錯愕的神情反應。白裏透紅的兩腮幫子氣鼓鼓的，青姬一語不發，動作快得像是一陣旋風。打開食盒盒蓋，雙手捧出一隻烤雞，一條羊腿，一大海碗肉羹，又是滿滿一盅白米飯，外加幾碟小菜，幾色點心。轉眼之間，就在長几之上擺滿了豐盛的飯菜。

『將軍如果要酒，』青姬把一大碗米飯，往伍子胥手中一塞，芙蓉面上猶有慍色的說道：『我自會馬上給將軍取來！』

當其時，伍子胥察言觀色，已經曉得青姬又在那兒生氣了。只是一時之間，再也想

不起來，自己是怎麼惹她生氣的，更糟的是，委實不知如何化解才好。唯有臉上陪笑，訕訕的道：

『這一頓早飯，竟然跟昨天中午的一席炮鳳烹龍之宴，相差無幾。叫我怎吃得下呢？』

那一頭，青姬却依然滿面秋霜，悶聲不響，她僅只恪遵禮節，往伍子胥的下首，雙膝一跽，盤膝坐定，等着給伍子胥添飯。

局面太僵，伍子胥迫不得已的再打個圓場：

『青姬姑娘，飯菜太多，妳也來陪我吃一點，好不好？』

『不好！』青姬學伍子胥的口脗，劈頭一句就是斷然拒絕，再振振有詞的道：『主僕同席，於禮不合！』

『哎——，青姬姑娘，妳這是說那裏話來！』伍子胥大爲憾然，眉頭一皺的道：『妳明明是魏姬夫人的令甥女，金枝玉葉，王親國戚，在這公子府邸，妳的身分地位，照說比我還高。妳又怎能說出我是主，妳是僕，妳我之間主僕關係這種話來呢？』

好不容易逮着個辨明雙方關係的機會，青姬顧不得再生氣了。她牢牢抓住伍子胥的話，推而遠之，鍥而不舍的緊緊追問：『妾身可是公子、夫人，也就是我姨丈、姨母派我來服侍將軍的？』

伍子胥表示遜謝，雙手抱拳答話：

『那是公子的破格禮遇，夫人的垂憐關懷，請姑娘來照應我這個逋逃之客、落難之人。』

青姬還在咄咄逼人的問：

『照應是否服侍？』

『照應不是服侍！』伍子胥由衷誠摯的答道：『青姬姑娘！顧名思義，照應就該是相助加惠。甚至於可以說是照顧！』

『我不跟你咬文嚼字！』青姬不由氣往上沖，悻悻然的說道：『我祇請問將軍一件事！』

『什麼事？』

青姬掙紅了一張粉臉，高聲的問：

『我是否是將軍的侍女？』

伍子胥囁嚅半晌，方始措詞婉轉的答道：

『姑娘來到陽山，誠然是在侍女之列。就只是，在下不敢妄自托大，今生今世，斷

然不敢以姑娘爲侍女！』

峯迴路轉，霍然開朗，於是青姬便語鋒尖利，不惜單刀直入的質問：

『我旣然不是將軍的侍女，那麼將軍和我非親非故，毫無淵源，更何況自古明訓，男女授受不親，我又憑什麼來相助將軍、加惠將軍，乃至於夜以繼日的在照顧將軍的飲食起居呢？』

『這——』

伍子胥爲之語塞。他目瞪口呆，舌撟不下，一句話也答不上來了。

然而，僵窘時刻，緊要關頭，青姬偏又神情一改，語鋒一變，她深深的埋下螓首，讓伍子胥淸淸楚楚的瞧見紅潮染上了她的耳根。她微微側臉，水汪汪的大眼睛飛快的瞟望伍子胥一眼，嬌羞不勝，風情萬種，荳蔻年華的青姬微啓櫻唇，用那低沉得幾乎難以聽見的聲音輕輕的吐出兩個字：

『除非……』

『除非什麼？』

伍子胥心頭一陣小鹿兒亂撞，他心旌搖盪，氣促聲嘶，急切的問：

青姬急速起身，扭頭衝向門外。伍子胥忙站起來正想請她等等，却是青姬的三千青

絲倐然一陣輕搖，她又側過臉來，臨去秋波，在伍子胥的臉上一勾一掃，然後便飛快的奪門而逃了。

留下伍子胥，隻身一人，茫茫然的站在原處，心潮澎湃，不克自已。他整個人都癡了，醉了！

正午，伍忠奉公子光之命，悄悄走進伍子胥的客室，一抬眼便瞧見，長几之上，一頓豐盛的早餐文風不動，飯菜點心一仍舊狀，羅列於案，顯見得伍子胥根本就沒動過筷子。再去偷覷一下伍子胥，但見他兩眼發直，目不轉瞬，惝怳迷惘的坐在長几後面發呆。伍忠滿心納悶，驚疑不定，他躡手躡足的走到子胥身邊，由低而高，自試探轉爲急切，接連的喊了三聲：

『將軍！……將軍！！……將軍！！』

末一次高聲喊時，伍子胥霍然驚醒。他『啊——』了一聲，轉過臉來見是伍忠，便歉然的一笑。咳聲嗽，回過神來問道：

『都什麼時候了？』

伍忠弓身垂手，敬謹回答：

『啓將軍，將近中午了。是公子殿下命末將來請將軍用飯！』

『用飯?』伍子胥望了一眼几上已經凉了的早餐，漾一抹苦笑，不假思索的吩咐伍忠道：『你去請靑姬來把這些收了吧！』

伍忠方在應聲作答：『是！』子胥忽又想起了什麼，神情緊張的雙手直搖道：『啊不不不不！伍忠，靑姬姑娘貴爲魏姬夫人的令甥女，我們絕不能把她當作侍女看待。以後不論有什麼事，你們都萬萬不可勞煩她了，這一層，即使我也不在例外！』

伍忠只好諾諾應是，心中却在感到莫名其妙。因爲他從不曾見過伍子胥的神情舉止如此異乎尋常，簡直有點怔忡恍惚，語無倫次的模樣。

他擔心的閃望伍子胥一瞥，耳底又聽見他在問道：

『公子在那裏?』

伍忠簡潔的回答：

『正房大廳！』

伍子胥雙手扶案，徐徐起立。他一面邁步就往外走，一面交代伍忠：

『你權且在這裏收拾收拾。我自去三進大廳和公子一道進食。』

『是！』

伍子胥加快腳步，步上大廳。公子光笑吟吟的從几後站起身來相迎。一見面，便關

懷備至的問道：

『昨夜睡得可好?』

『好極了！』伍子胥自嘲的一笑，打趣的道：『在下今年三十初度，有生以來，只怕就數昨天這一覺，睡得最熟，最長了！』

公子光歡聲大笑，拉起伍子胥的右手，和他相偕入席，並肩坐定。

當日午餐，魏姬夫人和靑姬始終不曾露面，只有公子光和伍子胥談笑風生，飮酒用飯。當主客二人吃得杯盤狼藉，酒足飯飽，公子光使個眼色，廳上侍女一陣風似的將几上收拾乾淨。

偌大廳堂，就只剩下公子光和伍子胥兩個人了，却是伍子胥頗有心事，公子光更是肚皮裏一大篇話，突然之間不知如何啓齒，因而兩人祇好默默對坐，陷於一片令人難堪的僵滯沉寂之中。久久，公子光急於紓解窘澀，方始找話來講：

『方才的這頓午餐，我看將軍彷彿吃得很香?』

『菜好，酒甘，主人情意拳拳。』伍子胥眞是位直心直肚腸的男子漢、大丈夫，尤其對平生知己公子光，他更是胸無城府，應對坦誠自然，毫不隱瞞：『何況今天早晨，我並未進食，早就腹內空空，饑腸轆轆，自然而然就吃得多了！』

『將軍今早並未進食？』公子光一聽伍子胥回答，疑雲滿面，大爲驚訝，掄圓了一雙鳳目，急急問道：『不是聽說今天一早，天濛濛亮，青姬從陽山連夜趕來，不及梳洗，便匆匆趕到廚下，親自督飭廚司，特別做了將軍平時愛吃的薰羊腿、烤全鷄、爛肉羹，還有將軍吃慣了的幾樣點心，幾色小菜，又親手送到將軍房裏，服侍將軍享用的嗎？』

伍子胥聽公子光這麼說時不禁臉上滿佈紅潮，心中怦怦直跳，連連的暗呼慚愧；——美女垂青，慇懃至此，一席早餐，滿蘊着青姬的萬丈柔情，緜緜心意，偏偏自己一時疏忽，大殺風景，連筷子都沒有動一下。方才伍忠把那一席早餐紋風不動的撤下去，一旦給青姬看見，眞不知她要傷心憾恨到什麼程度？伍子胥一想到這個節骨眼上，益發的臉色由紅轉紫，呼吸急遽迫切，眞所謂慚惶之色，溢於言表，愧疚在心，痛切自責！

公子光坐在伍子胥的對面，把他的神情表現，一一看在眼裏，銘刻心版。心想自古英雄最難辜負美人恩，佳麗傾心，縱令百煉鋼，也能化做繞指柔，此時此刻，只怕伍子胥正就是處在這種錯綜複雜的微妙心境之中，自己肚皮裏的一番肺腑之言，多半可以乘機提出來了。祇是他瞭解伍子胥的性格，守正不阿，至大至剛；惟恐貿然一開口便碰了壁，反倒弄得無法轉圜，不可收拾。因此他便機智的換個話題，故作閑豫，旁敲側擊的跟他

一問一答起來！

『青姬可曾跟你提起過她的身世？』

『她——，』伍子胥頓一頓，方答：『就連她是夫人的令甥女，我也是從夫人口中方始聽說的。』

『那麼，她又怎生說明，她是奉了拙荊之命，前來服侍你的呢？』

『她說，她說……』伍子胥格格難吐，連番頓住。然而抬眼一望，偏又望見公子光那一對黑白分明的鳳眼，正在灼灼逼人的注視着他，心中一急，索性改口說道：『倒是我曾正告於她，以她的身分地位，應該是夫人請她前來照應我才是！』

公子光放心的一聲長吁，臉上顯露一抹笑意，又再追問下去：

『如此說來，將軍是自始至終，都不曾把她當作侍女看待了？』

『這——，』伍子胥搔耳撓腮，細想了想，方才審愼其詞的答道：『你也可以說是！』

公子光雙手撐几，徐徐的站起身來。他背負雙手，在偌大廳堂裏緩緩的踱了幾步，然後，背對着伍子胥站定，聲嗓幽幽的在細說起青姬的身世來了：

『當年，晉獻公封畢萬於魏，世爲晉國大夫。畢萬大夫育有二女，長女名魏姬，次

女名畢姬。這魏姬和畢姬，還有秦哀公的胞妹孟嬴，一向並稱北地臙脂之首，秦晉兩國的三大美人！』

『哦！我明白了。』伍子胥恍然大悟的道：『公子所示，正是說明畢萬大夫便是公子的尊岳，魏姬則是當今的公子夫人了！』

『不！將軍，』公子光轉過身來，斂容正色的面對伍子胥道：『我所要告訴將軍的是：畢姬夫人乃是青姬的生母！』

『哦?!』

『魏姬夫人下嫁於我，』公子光娓娓細訴的往下說道：『三年以後，畢姬夫人嫁到蔡國，貴為蔡靈公之孫，蔡國執政公孫歸生之正妻。周景王十四年（公元前五二七年），楚靈王滅蔡，先後誅蔡靈公，囚禁世子有和公孫歸生父子，另立世子有的堂兄弟姬廬於新蔡。歸生病死，留下畢姬夫人和一名遺腹女，輾轉逃來吳國，投奔我夫婦二人。半年以後，畢姬夫人悼念亡夫，哀傷逾恆，終告得病不起。那時候，可憐青姬還在襁褓之中！』

伍子胥一直聽到這裏，方才劍眉一掀，矍然而起。慷慨激昂，義形於色的說道：

『楚靈王是當今楚王之父，公子，聽你說來，靈王對青姬一家，豈不是有戕曾祖、

囚祖父、殺父母的三代血海深仇?』

『子胥！你說得一點也不錯。』公子光頻頻頷首的答道：『青姬和先楚王有三代血海深仇，當今楚王對你更有滅門殺家的深仇大恨。你和青姬，此時此地，居然會在吳國我的府邸相邂逅。這——是否稱得上是同病相憐，同聲相應，千里姻緣一線牽呢?』

『這一層，』伍子胥脹紅了臉，囁囁嚅嚅的答道：『確是在下萬萬料想不到的事。』

於是，公子光便意味深長的再進一言：

『拙荊和我，一來念在拙荊和青姬的生母一母同胞，誼屬至親；二來，青姬尤其是我夫妻兩人，把她從襁褓之中撫養長大；三則，更憐憫她境遇之淒慘，身世之孤苦，因而總是把她當作親生兒女看待！』

伍子胥的心胸之中，正是思潮澎湃，不克自持，從而他便漫應一聲：『是！』

公子光接下來的一句話，大有石破天驚，醍醐灌頂之勢，聽來讓伍子胥情不自禁的驀然一震。

『其實，所謂夫人差遣，服侍將軍，祇不過是青姬的託詞而已！』

子胥聽後大吃一驚，忙問：

『難不成會是青姬她自己要……』

公子光等了半晌，深知往下的話，伍子胥實在說不出口了，爲免僵窘過甚，祇好深沉一笑，索性慷慨代勞，自動把伍子胥心裏的疑團給解開了。他絲毫無隱的說道：

『將軍未到陽山之前，青姬常日在我夫婦兩人身畔，聽我夫婦經常提起將軍的英名蓋世，對於將軍的生平，知之甚稔。然而最要緊的一點還在於——我曾一再說過，當今之世，能够興兵滅楚，廢昏君，誅奸臣者，除了將軍之外，委實不作第二人想。也許正因爲這一層，方使青姬在仰慕將軍已久之後，又興起了滅楚復仇，志同道合的念頭！』

『滅楚復仇，志同道合』，這八個字深深的打動了伍子胥的心。公子光揭開了青姬的身世之謎，使伍子胥由衷感動，不能自已。弱質紅顏，小小年紀，居然會有比自己更深切的家國之恨，血海深仇，尙且在一心指望『英名蓋世』的自己，爲她一報國仇家恨，千古奇寃。這一份隆重的付託，又加上了綿綿的情意，自難免使伍子胥益發血脈僨興，盪氣迴腸。他埋下頭去沉吟不語；——他的神情反應寫滿臉上，又一度被公子光看得眞切，便一語雙關的問那伍子胥道：

『將軍，你是否感覺得出來，舍甥女青姬，著實的對你用心良苦，用情忒深？』

朋友相交，貴在交心，伍子胥深深感到，倘若自己再在公子光跟前隱瞞心事，多方

閃避，那就未免過於矯情，也大大辜負公子光和魏姬夫人的一番盛意，煞費經營了。因而他便一聲浩歎，赤裸裸的將滿懷心事，和盤托出，神情懇摯，眞誠坦白的說道：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公子、夫人的垂憐關愛，青姬姑娘的一片柔情，如果說在下竟然會一無所知，或者是自始至終無動於衷。那在下就不啻爲鐵石心腸，算不上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男子漢大丈夫了！』

聽得公子光興奮不已，心花怒放，直歡喜得連連鼓掌，脫口讚呼：『說得好！』

却是，伍子胥又雙眉深鎖，神情黯然。低下頭去喟然太息的道：

『只可惜，以目前的情況而言，在下還有三層迫不得已的顧慮！』

『那三層顧慮？』

『其一，我在楚國家破人亡。在楚軍圍捕，隻身而逃的前一刻，我新婚妻子賈氏，惟恐拖累了我，堅持不肯同行，爲了斷我之念，催我快走，居然懸樑自盡，慘烈犧牲。時到如今，爲期還不到一年。』

公子光聽了，深心感動，他由衷讚歎的說：

『嫂夫人義烈可風，典型足垂千古！祇不過，聽將軍的口氣，將軍若要續絃，至少也要等嫂夫人喪期屆滿，一年以後？』

伍子胥對公子光的末後一問，避而不答，只顧說出他的第二層顧慮：

『其次，在下千里逋逃，隻身流浪；目前雖說托公子的庇蔭，有華屋一所，耕田百畝，聊以枝棲餬口，祇是，大丈夫功未成而名未就，又將何以家爲？在下實在是怕辜負了青姬姑娘託付終身！』

說得簡明扼要，入情入理，使公子光聽來，也爲之頷首示可，頗以爲然，而且不置一詞，不予辯駁。緊跟着就問伍子胥道：

『那麼，你的第三層顧慮呢？』

伍子胥仰臉朝天，一聲長嘯，似乎在嘯出一口鬱積已久的怨氣。他聲淚俱下的說道：

『楚王無道，使我伍子胥有國難奔，有家難投，一家百口，祇剩下我孑然一身。而楚國先王不仁不義，無故興兵，滅了蔡國，誅蔡靈公，囚死公子有、公孫歸生父子，以致畢姬夫人的抑鬱而終；青姬姑娘身上，也有三代的血海深仇，兩家大仇未報，奇寃未雪。只怕目前還不是論嫁娶、定終身的時候！』

公子光心服口服，私衷大慰。他一拍胸脯，慨然的向伍子胥提供保證說：

『將軍所說的三層顧慮，義正詞嚴，光明正大！將軍放心，愚夫婦二人自會在青姬

跟前善爲譬解，大仇未報，壯志未伸，不妨暫且將這纏綿情意，化作敵愾同仇，同心協力，雙方都以志業爲先！』

伍子胥一聽，積慮盡去，滿心感激。頓時覺得陰霾一掃而空，胸襟豁然開朗，他馬上就拱手一揖，躬身下拜，如釋重負般的說：

『公子和夫人曲意成全，在下唯有感激不盡了！』

『好說，好說！』公子光連忙回禮，又一把攙起伍子胥的右臂，拉他就座，順口開了個玩笑說：『想不到堂堂伍子胥，也曾一度爲情所苦！』

子胥無詞以對，唯有嘿嘿嘿的乾笑一陣，陪同公子光仍舊在几畔坐定。公子光召來侍女，獻上香茗，一邊和子胥徐徐啜飲，一邊用調侃的語氣問伍子胥道：

『兒女私情談過，再來談談眼前的當務之急，如何？』

子胥忙問：

『公子指的是……？』

『前次將軍說過了的，』公子光臉色一正，果然在談起正事來了：『這次我們奉旨入蔡迎接蔡姬夫人，只消將軍跟我兩人，再帶四名侍衞？』

『不錯！』

『楚方千軍萬馬，我方人止七個。』公子光終於提出了他的心中疑慮：『就人數而言，這其間是否有嫌過於懸殊了？』

一句話激起了伍子胥的浩然之氣，豪氣萬丈。他哈哈大笑道：

『難不成，公子不曾聽說過這兩句話：大丈夫有萬夫莫當之勇。再則，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公子光則一臉苦笑，他在爲伍子胥條分縷析的道：

『姬光一向勤習技擊，却是身軀素弱，終嫌單薄力怯，上起陣來充其量不過是中駟之材，伍忠和姬光的四名侍衞頭目，偏又是連姬光尚且不如。認眞的說，這次由吳入楚，七人之中，就只有將軍一人雄心萬丈，力敵萬人。姬光擔心的是，獨木不能成林，雙拳難敵四手！』

子胥一思，公子光所顧慮的顯然不無幾分道理，當下略一沉吟，便問：

『是否公子另有什麼計較？』

公子光雙手一拱，誠心誠意的道：

『將軍足跡遍天下，交遊亦遍天下，此刻是否可以想得起來，可有一兩位忠勇義烈、身手不凡之士，能在此行之中，助我們一臂之力？』

伍子胥陡然想起一句俗諺：『自古忠臣義士，必出孝子之門。』當下就脫口而出的答道：

『除非專諸！』

公子光喜孜孜的急問：

『專諸？專諸是誰？』

『他不但是我生平的知己之一，尤且我還跟他義結金蘭，誼切兄弟！』

公子光大喜過望。他眉開眼笑，雙手一拍的道：

『哈哈！將軍果然給我問出一位當代英雄來了。姬光敢於說，能够讓天下第一豪傑伍子胥許爲平生知己，居然跟他誼切兄弟的，那就準定是位命世英雄，非常人物！』

說時，便一疊連聲的追問：專諸先生家住何方，居何官職？家中都有些什麼人？……

……伍子胥耐心的等他問完，方始簡單明瞭的答道：

『我這專諸賢弟，世居吳趨，歷代耕種維生，從不在朝爲官，家中只有高堂老母，以及一妻、一子，如此而已！』

公子光當時喜得什麼似的，立傳侍衞，去請梅里市吏，神相被离，命他火速趕到府邸。然後，再傳令下去，準備黃金十斤、明珠一合、綵緞十疋、精米十石，再備就車

馬，公子光要跟伍子胥、被离同去專誠拜訪專諸先生。

那天下午，專諸正在前院劈柴，心中直在思念子胥。正想找個藉口，請准專太夫人，再上陽山去探望一次兄長，他心有所思，別無旁騖，竟然沒有聽見門外車馬雜沓，人語喧嘩。倒是驟然耳間有人哈哈大笑，笑過一陣，方始高聲說道：

『專諸先生揮斧劈柴，這眞叫殺鷄用牛刀了！』

說得專諸臉上一紅，胸中無名火起，正待發惱，將手裏的利斧重重一甩，抬起頭來看時，却是一排三人，一位相貌堂堂，威儀天生的公子居中，一位白淨面皮，器宇不凡的達官貴人在左，而右邊的那一位，不正是朝思暮想，魂牽夢縈的義兄伍子胥嗎？

專諸一陣狂喜，頓時發出一聲歡呼：

『兄長！我可把你想來家了！』

伍子胥展顏一笑，伸手指指點點的說道：

『賢弟，你快來見禮。這位便是老王長子，吳國第一貴胄公子光，這位是公子親信，梅里市吏被离被大人！』

『公子光閣下！被离大人！』

聲聲親切的呼喚，出自專諸背後。伍子胥抬頭一看見是碧玉、專毅，一左一右，扶着專太夫人，正從大門裏面聞聲奔出，專太夫人驚喜交集，笑逐顏開。她脫口而出的高聲一喊之後，便沉下臉來，責備專諸的不是——

『癡子，貴客臨門，蓬蓽生輝。還不快請公子、被大人、你兄長到廳上落座？』

專諸臉上一紅，忙向公子光、被离、子胥三人拱手爲禮，把他們一行三人，請到廳上，成品字形坐定，方由專太夫人領頭，專諸、碧玉和專毅緊隨在後，一家四口，跪地磕頭，行那三跪九叩首的君民相見大禮。子胥、被离連忙欠身站起側身一避，子胥但見專太夫人面容肅穆，一雙老眼，直在蕩漾着淚光。她用充滿感情，由衷摯切的語調在向公子光稟告：

『吳國百姓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公子是老王諸樊嫡裔，理該身爲吳國大王，不幸王僚篡奪廢幽公子，多年以來橫征暴斂，倒行逆施，置吳國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吳國百姓一向深知公子公忠體國，仁慈寬厚。殷殷喁望公子早日撥亂反正，扭轉乾坤。正大位，復王統。誠如大旱之望雲霓！』

公子光王位被奪，幽居多年，在飽受欺凌迫害之餘，這還是頭一次聽到吳國百姓尊崇、同情的心聲。專太夫人的話，眞摯誠懇，顯然語語發自肺腑，直把受盡委屈的公子

光感動得盪氣迴腸，淚下如雨。他雙手扶起專太夫人，聲嗓嗚咽哽塞的說：

『太夫人深明大義，語多勗勉，姬光唯有十二萬分的感激！』

扶起了專太夫人，再去攙起專諸。公子光刺戟動情，親暱的一拍專諸肩背，眼中淚光閃閃，猶仍漾出一抹笑意來說：

『常聽伍將軍盛道先生孝義。姬光今日有幸見到了令堂大人，方知「母賢而後子孝」，這一句俗話確是絲毫不假的啊！』

專太夫人搶先接口，連稱『公子過獎，愧不敢當。』再肅公子光居中上坐，被离、伍子胥重新落座。公子光挺客氣的欠身說道：

『太夫人請坐！』

專太夫人也不謙辭，檢衽應了聲：『是！』方才斜着身子，坐在公子光右側，被离的身邊。那公子光乘機向被离使了個眼色，被离會意，便坐在原地伸手拍了三下巴掌。這是個暗號——大門外，立刻進來一隊公子光的侍從，捧金的捧金，持珠的持珠，扛緞的扛緞，抬米的抬米；把公子光帶來送給專家的禮物，堆滿了專家一廳。專太夫人看得眞切，不由一驚，忙不迭的問道：

『公子閣下，你這是……』

公子光揩去淚水，莞爾一笑，他應聲答道：

『姬光仰慕專諸先生孝義可風，這區區微物，無非聊表敬意而已。』

『可是，公子閣下！』專太夫人立刻便臉色一正，雙眉緊皺的答道：『俗話有道是：「無功不受祿」。小兒專諸徒有虛名，對公子閣下從無尺寸之功，又怎當得起公子如此厚賜呢？這豈不是要折殺小兒了嗎？』

子胥一聽，覺得機會來了。他頓時就插嘴說道：

『伯母！倘若公子正有大難，急需我專諸賢弟助他一臂之力，公子所送的這些金珠帛米，就算是公子的一番心意，一筆聘禮，伯母是不是也能賞臉收下呢？』

專太夫人一臉凛然，義正詞嚴的答道：

『子胥！你明知道公子是吳國之主，百萬吳民的唯一希望，公子有難，只要一聲徵召，我專家一家四口，赴湯蹈火，義無反顧！更何況，公子是君，專諸是民，這普天之下，那有君主對百姓下聘禮的道理？』

子胥被專太夫人駁得無話可說，他唯有滿臉陪笑的回答她說：

『伯母，這就是小侄措詞不當，說錯話了，還請伯母宥恕！』

那一頭，公子光惟恐局面過僵，趕緊出來打個圓場，他向專太夫人拱拱手說：

『金珠帛米誠然不是聘禮，却是姬光早已說過，這是姬光的一腔仰慕之忱，一層由衷敬意，區區此心，可表天日，還請太夫人務必哂納！』

專太夫人聽公子光說得這麼急切，不便再堅持了；却是，她頭也不回的喊了一聲：

『專諸！』

和碧玉、專毅並排侍立在專太夫人背後的專諸轉了出來，必恭必敬的應了一聲：

『孩兒在！』

專太夫人斷然決然的在吩咐：

『你這就去收拾收拾行李衣物，跟公子光去吧！你要切切記住，公子的大難一日不解，爲娘的絕不許你回來！』

公子光不等專諸應是，搶着的說：

『不不不！太夫人，其實姬光和伍將軍同行入蔡，至早也在三五日後。』

專太夫人馬上追問：

『請問公子閣下，行期究竟是在三日以後，還是五日以後？』

公子光側過臉去望望子胥，因而便由子胥接口代答：

『吳王派公子越楚入蔡，迎接楚王妃來此和世子勝祖孫團圓，連日催得很急，伯

母，我想公子最遲在三天之後就得啓程！』

專太夫人拄着枴杖站起身來，斬釘截鐵的說道：

『那麼，小兒專諸，準定在大後天到公子府邸會齊！』

專太夫人起立，公子光、伍子胥、被离只好相偕離席站起身來。公子光向專太夫人再三道謝，專太夫人直說窄門淺戶，器皿不全，委實不足以款待佳賓。公子光立刻與辭，由專家一家四口把他們送到柴門之外，眼看着公子光、伍子胥、被离三人上車的上車，騎馬的騎馬。一家四口躬身行禮，目送着一列車馬風馳電掣，絕塵而去。

在回到公子光府邸的途中，伍子胥策馬小跑，和公子光、被离同乘的那輛高軒大車並駕齊驅。只聽到天下第一神相被离在讚歎不置的說道：

『專諸先生劍眉入鬢，兩眼英氣逼人，我看他不但是位英雄，竟是一位烈士！』

伍子胥對他這由衷的讚譽並不動心。他祇是在想：奇怪！公子光親臨拜訪，重金禮聘，明明是專諸的出頭揚名之日，況且他又有和自己同行入蔡並肩一戰的大好機會，爲什麼專諸自始至終並無一言，甚至於他的臉上也不曾流露出半點喜色呢？

回到府邸，整理行裝。魏姬夫人帶着長女勝玉、幼子夫差，終於曉得了公子光行程已定，入蔡在卽；夫妻、父女、父子間面臨生離死別，自難免依依難捨，離情別緒彌漫

心頭。在從專家回來的第二天，中午時分，魏姬夫人特地設下家宴，跟公子光賦別，伍子胥聽說了，便吩咐家將伍忠、伍義，他要在自己的屋裏獨自用餐。伍忠、伍義送來一席豐盛的酒菜。伍子胥正在百無聊賴，自斟自飲，偶一抬頭，一眼瞥見伍義站在門口踟躕不前，臉上盡是進退兩難，躊躇尷尬的神情。

伍子胥莞爾一笑，隨口說道：

『有什麼事，只管說吧！』

可怪，平時伶牙俐齒的伍義，這時候居然也格格難吐，結結巴巴起來了。他掙紅了臉，囁囁嚅嚅的說：

『將……將軍恕罪，外頭有一男一女求見，末將委實無法將他們攆走……』

子胥聽了不覺一愣，忙問：

『這一男一女，又怎曉得我在這邊府邸的？』

『這……末將就不知道了。』

『他們是吳國人嗎？』

『不，他們兩個自己說是楚國人。』

『楚國人？他們有沒有通名報姓？』

『沒有，他們倆只是說，見了將軍，自然會表明來歷。』

『那——，』伍子胥略一沉吟，方道：『你就帶他們到大廳上去候見。』

『是！』

伍義如逢大赦，伸手揩去額頭上的汗水，應聲是，轉身便往外走。這一頭，伍子胥匆匆的飲盡杯中酒，狼吞虎嚥，扒完一大碗飯，方才洗把臉，整整衣冠，到大廳上去見那楚國來的一男一女。

乍進大廳，看見那候見的一男一女，子胥不由得眼睛一亮，嘖嘖稱奇。那男子，年紀約略二十左右，端的長得面如冠玉，唇紅齒白，身高總在八尺開外，一副英俊瀟灑，風流倜儻的模樣；那女孩，更是面似秋月，膚若凝脂，一身的衣羅錦綉，珠圍翠繞。長一雙黑白分明，彷彿會說話的盈盈橫波眼。伍子胥正在納悶，那兒來的這一對俊俏人兒，那玉樹臨風般的男子一見他便屈膝下跪，連連磕了三個頭說：

『師父！徒兒好不容易找到你了！』

『師父？』聽得伍子胥不由一楞，脫口而出的便問：『你姓甚名誰，何方人氏？我伍子胥何時收過你這個徒弟？』

那少年男子頓時便神情顯得不安，轉過臉去瞟了那女孩一眼，仍舊跪在地上，擡天

屈般的高聲喊了起來——

『哎呀師父！你老莫非貴人健忘，連徒兒我都不認得了呢？好吧好吧，徒兒我便提醒師父你一聲。徒兒姓金，名不古，楚國棠邑人，家父諱倚相，我師伯大人伍尚當年封爲棠君，家父便曾當過他的左丞。』

提起金倚相，子胥略略有點印象。當年他的長兄伍尚，封在棠邑，彷彿是有那麼一個名叫金倚相的左丞，和自家伍府向有通家之誼。伍子胥在孩提時期，經常到這姓金的人家走動，和金府上下，都很熟悉，祇是此刻再怎麼也想不起來，他幾曾收過這眼前的金不古爲徒？因而他仍在疑惑不定的問：

『金不古，你說，我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收你爲徒的？』

『十九年前！』

『你今年幾歲？』

『二十。』

『哈哈哈哈！』伍子胥情不自禁的失聲笑了起來，笑後方道：『可笑！可笑！金不古，依你的說法，豈不是你在襁褓之中，牙牙學語的時候就拜我爲師了？』

詎料，金不古的回答竟是——

『師父，你老說得一點也不錯！』

『荒唐荒唐！』伍子胥臉色一變，面有慍色的道：『天下那有這種荒誕不經的怪事！』

『師父，你老忘了。』那金不古却還在理直氣壯，振振有詞的說道：『十九年之前，師父你老一十二歲，經常蒞臨舍下，和徒兒的兩位少年叔父，還有徒兒的長兄金不元玩在一處。有一天，家父把襁褓之中的徒兒抱出來，被師父你老看見了，蒙你老誇讚徒兒天庭飽滿，地角方圓，將來必成大器。因此之故，你老當時順口便說，你老要收我爲徒！』

伍子胥凝神一想，隱隱約約髣髴是有這麼一回事，然而一轉念間，又覺得這一檔事著實令人啼笑皆非，難以想像。從而他再問道：

『如此說來，當是一十二歲的我，就收你這乳臭未乾、胎毛未脫的嬰兒爲徒了？』

金不古臉上一紅，喃聲的說：

『師父，你老一定要這麼說，那也未始不可！』

伍子胥惟恐他糾纏不清，自己難於脫身，老大不耐煩的正色說道：

『金不古， 這明明是我當年少不更事， 不假思索的一句戲言， 又怎能認得了眞

呢？』

却是，金不古居然會滿腹怨懟，憤憤不平的說道：

『師父誠然並不認眞，只是在徒兒的心目之中，已經認了一十九年的師父了！』

伍子胥雙眉緊皺，再向金不古道：

『你是什麼時候到吳國來的？』

『半月之前。』

『來吳國投親，還是訪友？』

金不古一聲苦笑的答道：

『徒兒無親可投，也無友可訪，不敢隱瞞師父，徒兒其實是到吳國避難來的。』

子胥愣了愣，方問：

『避難？避什麼難？』

金不古不由得一陣面紅耳熱，反手指了指身後的那名少女，略帶靦腆的答道：

『徒兒與這紫姬相愛已深，只是她的尊公說什麼也不肯答應我們的婚事。徒兒和紫姬實在是無計可施，萬般無奈，這才從郢都逃到吳國來！』

子胥一聽，伸手連連的輕拍腦門，極力思索的說：

『紫姬紫姬，這個名字好熟！』

『其實，楚國朝野上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金不古若無其事的援口答道：『紫姬便是楚國令尹費無極費大人的獨生女兒。』

驟聽之下，伍子胥驚得直跳起來，他右手一指，筆直指向紫姬，厲聲的問：

『什麼？你說——她、她、她竟是奸相費無極的獨女？』

跪在地上的紫姬，聆言怫然色變，霍地站起身來，居然大發嬌嗔的道：

『伍將軍！家父是忠是奸，千古之後自有定論，將軍怎可以在我這做女兒的跟前，公然說家父是奸相呢？』

金不古惟恐紫姬當衆頂撞子胥，讓子胥氣上添氣，惱上加惱，他倏然站起身來，忙不迭的呵叱紫姬道：

『紫姬！我不許妳在我師父跟前這樣說話！』

却是紫姬猶在餘慍未盡，她一臉悻悻然的反駁金不古，振振有詞的說：

『就算他是你的師父，也不能當着和尚罵賊禿，說我父親是奸相呀！』

金不古更著急了，他提高聲浪，大聲一叫：

『紫姬！妳……』

伍子胥一擧手，攔住了金不古再往下說，然後轉身面向紫姬，正色的道：

『紫姬姑娘，妳說得不錯。自來有言：罪不及孥。令尊蠱惑楚王強納子婦，廢后逐嫡，又屠戮忠良，害我伍子胥家破人亡！這些個罪愆一概與妳無關。祇不過，』伍子胥略微頓一頓，方再義正詞嚴的說：『姑娘妳違親之命，離家出奔，金不古他公然誘拐，潛行入吳。凡此都是愧天怍人蔑棄禮法之事。我伍某實不願與同！請你們兩位這就出去！』

伍子胥一聲：『請你們出去！』馬上就叫伍忠、伍義送客。紫姬見伍子胥率直表示拒絕收容，不但不以爲意，反倒激發了她的大小姐脾氣。柳眉一掀，杏眼一彈，大模大樣的說：

『出去就出去，這有什麼了不起！』

那一頭，急壞了夾在中間左右爲難的金不古。他左打恭，右作揖，一面低聲苦勸紫姬萬萬不可任情恣意，一面苦苦哀求子胥。不惜再度跪倒在地，拉着子胥的衣襟，情急萬分的說：

『徒兒生年二十，自從初知人事就在嚮望師父。今天好不容易見到了你老，你老一定要見逐，那徒兒就只有一頭撞死在這裏！』

伍子胥吃金不古死命糾纏，一時之間簡直無法脫身，他正待大發雷霆，想要飛起一

脚踢開金不古。驀地，有一名公子光的親隨從大廳後面匆匆的走來，附在子胥的耳畔低聲稟告：

『公子就在廳後，請伍將軍務必移玉一見。』

子胥無奈，只好點點頭，答應了。撇下金不古和紫姬，跟那名長隨走到廳後。抬頭一望，公子光正笑容可掬，在後走廊欄杆邊恭候呢。

公子光不等子胥走到跟前，先就雙手一拱，滿臉堆笑的道：

『將軍！姬光有個不情之請！』

『公子請說。』

『敢請將軍看在姬光的薄面，暫且收容那金不古和紫姬二人。』

伍子胥不覺一楞，大惑不解的問道：

『公子怎知金不古和紫姬前來投奔於我？』

『實不相瞞，』公子光不安的笑着：『姬光是在將軍之前，就已經先見過這金不古和紫姬，然後再叫伍義前去稟報將軍的。』

子胥一想，方才伍義稟告金不古求見時那份躊躇尷尬神情。原來他是奉了公子光之命，不得不硬起頭皮來請自己勉允接見的；由此看來，公子光多半早就有心收容金不古

和紫姬二人了。因而他便眉頭一皺的問：

『公子曉得了紫姬是什麼人？』

『姬光知道，紫姬姑娘是將軍仇家費無極之女。只是姬光方才在廳後聽見，將軍已經說過：自來有言，罪不及孥，費無極的罪愆，一概與紫姬姑娘無關！』

『可是，』伍子胥面現難色的說：『金不古誘拐紫姬私奔，費無極就只有紫姬這麼一個女兒，此刻他一定在偵騎四出，遍地大索，我們又何苦平白無故的惹上這個麻煩？』

『將軍可曾想過？』公子光深沉的笑着，意味深沉的說：『費無極在楚國欺上瞞下，大權在握，我們此行越楚入蔡，倘若有紫姬跟我們同行，一旦楚軍來攻，就憑紫姬一人，也許能抵得上一支大軍!?』

公子光輕輕的一點，伍子胥果然一點便知，他恍然大悟，高聲嚷嚷的說：

『哦——，原來公子是想利用紫姬……』

惟恐廳裏的金不古和紫姬聽到，公子光慌忙搖手，打斷了伍子胥的話，陪笑的說：

『雖然不是什麼光明正大的計較，可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這只是迫不得已的一時權宜之計！』

公子光的一句：『人爲刀俎，我爲魚肉』，聽得伍子胥心中怦然一動。他轉念一

想，入蔡之行，勢必經過楚國邊境，楚軍邀擊，原是意中之事。倘若在萬般危急時分，能使紫姬露面，楚國人馬心知紫姬是費無極的獨生女兒，投鼠忌器，惟恐傷及紫姬，說不定就可以順利過關。爲求自保，來日安然脫險，這一著棋似乎大可一用——公子光眼見子胥直在深思長考，面露猶豫之色，便相機再提一句：

『如果將軍擔心同行人多，容易洩露行踪。那我們何妨不帶隨從。』

伍子胥聽時，明知公子光已經下定決心要帶金不古和紫姬一路同行了，當下不便堅持，只好一聲長歎，面帶苦笑的答道：

『公子計出萬全，在下敢不從命？』

伍子胥一口答應，公子光喜不自勝，連聲道謝。當下便奉邀子胥，兩人一道回到廳上，雙雙就地坐定。金不古連忙一拉紫姬，同到右首垂手肅立，滿心以爲公子光一到，伍子胥準會收他爲徒了。詎料，子胥一開口，便是斬釘截鐵的一句——

『金不古！你傷風敗俗，蔑棄禮法，我絕不能爲當年的一句戲言，收你爲徒！』

金不古聽了，不禁大吃一驚，斜睨子胥一眼，但見他神情凜然，不容侵犯。祇有一心巴望公子光緩頰求援般喊了聲：

『公子——』

然而，伍子胥却不待公子光啓齒，緊接着就說：

『祇不過，我看在公子的面上，倘若你們一時無處可去，我倒可以暫且收留。』

峯迴路轉，柳暗花明，當時的金不古，確是如聞綸音，如逢大赦。他趕緊打恭作揖，極口稱謝的說：

『多謝師……』想想不妥，慌忙改口說道：『啊不，不不不古深感將軍成全！』

伍子胥面容肅穆，他兩眼定定的望着金不古，正容斂色的道：

『有一件事，我必須言明在先。』

金不古雙手一拱的答道：

『不古洗耳恭聽。』

『你跟着我，那就唯有冒險犯難，出生入死。』

金不古也在一本正經，由衷誠懇的答道：

『不古祇求追隨將軍左右。即使赴湯蹈火，肝腦塗地，也在所不辭！』

伍子胥的烱烱目光，在紫姬臉上迅速一轉，一字一頓的問道：

『紫姬姑娘，妳呢？』

『當日離家，』紫姬不假思索，侃侃然的答道，『我便曾和金郞祝告天地，當天盟誓：今生今世，但願生同衾，死同穴，天長地久，不棄不離！』

『好極了！』公子光插嘴說道：『金不古，紫姬姑娘，你們不妨權且在我這府邸住下，兩天以後，等專諸先生一到，我們立即啓程入蔡！』

兩天後，在專家。天剛亮，專太夫人便拄根枴杖，走到專諸的房門口，親自去喊專諸起床。她纔祇拍了一下門，門裏的專諸，便聲音悶悶的答應：

『娘，我早就起來了。』

『那好。』專太夫人欣然一笑，一個轉身，邊走邊說：『娘這就去給你做早飯。』

專太夫人一到廚房，一眼就瞧見碧玉在忙着洗米切菜。專毅蹲在灶後，用稻草束生火。碧玉、專毅給專太夫人請過了安，專太夫人正要去幫着碧玉切洗燒煮，碧玉連忙推却的說：

『娘！我這兒一會兒就好，妳老人家還是到廳上去歇着吧。』

專太夫人定睛一看，碧玉的一雙大眼，又紅又腫，活像兩只熟透了的桃子。轉念一想，心知是怎麼回事了，當下便語重心長的說：

『夫妻間生離死別，悽苦感傷在所難免，就祇是，俗話有所謂兒女情長，英雄氣

短。臨別之前最好是忍住一點，別讓諸兒心上多添一層牽掛！』

碧玉素來柔順，低下了頭去應了聲：『是。』接着忽然又抬起頭來，輕啓櫻唇，欲語又止。看得專太夫人好不納悶，因而便鼓勵的說：

『碧玉，有什麼話，妳只管說呀，難不成在娘跟前，妳還有什麼難以啓齒的嗎？』

碧玉偏偏又搖頭苦笑，應聲答道：

『沒……沒什麼。娘，我眞的沒什麼事要稟告妳老人家。』

瞧着碧玉吞吞吐吐，躊躇不決的模樣，專太夫人益發起疑。只是，她一向深知媳婦的脾氣，她眞要是有話不肯講，就問破了嘴唇皮也是枉然。專太夫人心想，廚下沒事，不需幫忙，倒不如折回廳上問兒子去，看看碧玉究竟有沒有什麼難以委決的事。

乍進前廳，專太夫人便是一驚——專諸跟碧玉一樣的哭腫了眼睛。他正在用一個大包袱布，把公子光送來的黃金、明珠、彩緞統統包在一起。專太夫人顫巍巍的走到長几之前問道：

『諸兒，你這是在做什麼？』

專諸一見專太夫人，立刻便屈膝下跪，眼中流淚的說道：

『娘！兒子昨天跟媳婦商量了一夜……』

專太夫人臉色一沉，接口便問：

『你們在商量什麼？』

專諸膝行上前兩步，抱住專太夫人的雙膝。熱淚泉湧，聲淚俱下的哭道：

『母親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太好，孩兒實在是難以遠離膝下！』

專太夫人聽罷，鼻子裏哼哼冷笑，她輕蔑的掃視專諸一眼，語調森冷的說道：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把公子的這些個賞賜，統統送回公子府邸，然後再稟告公子說：專諸母老體弱，不能追隨左右了。』

專諸一邊失聲痛哭，一邊連連的點着頭說：

『娘，孩兒祇求長日侍奉在妳老人家身邊，孩兒確實是沒有功名富貴之想。』

『那——你跟你媳婦商量，你媳婦她又是怎麼說的呢？』

『媳婦她說，媳婦她說……』專諸嗚咽哽塞，格格難吐的答道：『孩兒果眞回絕了公子和義兒，娘不但不喜，反而會……大發雷霆的。』

『那媳婦是要你順從我的意思，如期啓程了？』

『是……』

突然之間，專太夫人將手中枴杖，重重的往地上一擊，咬牙切齒說：

『看起來，我竟是生錯了兒子，娶對了媳婦！』

專諸不由一震，他一臉惶恐的抬起頭來，睜大淚眼，仰望着專太夫人，嚇得聲音哆嗦的問：

『娘！妳老人家這是……？』

專太夫人氣得渾身發抖，兩眼噙着豆大的淚珠，冷峻的目光透過盈盈淚水，顯得分外的莊嚴而有神。老人家在痛心疾首，悲憤莫名的切責專諸道：

『人無信不立！何況，公子光是吳國之主；主上有難，袖手旁觀，是爲不忠，子胥是你義兄，當日曾經立過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的重誓，義兄有請，拒而不從，這就是不義！再說，娘已經老了，此生唯一的指望，就只有望你盡忠主上，善事義兄，能够得主上和義兄的拔擢，成大事，享大名，千秋萬世，永垂不朽！使我專家也有人能爲史乘所載，後世傳誦。如今你竟眷戀家園，甘爲市井之徒，連我唯一的願望都不肯爲我完成，那更是不孝！專諸，你不忠不義不信不孝，爲娘的還要你這個兒子作甚?!』

說罷，一陣急喘氣息迫促，使專諸愧疚萬分，淚下如雨，正待上前攙扶專太夫人，俯伏跪地請罪。然而，專太夫人却正在氣頭上，也不知從那兒激發出那麼大的氣力，猛

可一把推開專諸，直把他推倒在五七尺開外。接着，便一個轉身，拄着枴杖，篤篤篤的快步衝出門外去了。

當下專諸的這一驚，著實非同小可。他一面掙扎離地起立，一面高聲大叫：

『碧玉！毅兒！快！快！你們快去把奶奶給追回來呀！』

碧玉、專毅應聲作答，母子兩人慌忙自廚下奔到廳上。與此同時，專諸也急切萬分的從地面一躍而起，他一個箭步，躥到門外，和匆匆趕來的碧玉、專毅四下一望，却是奇怪，前後只不過一眨眼工夫，偏偏老邁龍鍾的專太夫人，就在這個當兒失去了蹤跡。

專諸左右探望找不到自己的高年老母，頓時急得心憂如焚，五內中燒，嘴上直在絮絮叨叨的自怨自艾，深切自責的道：

『都怪我不好，都怪我不好！這下娘她老人家會上那兒去了呀!?』

連專毅也在眼淚汪汪，聲聲急喊：

『奶奶！奶奶！妳在那兒？』

唯獨碧玉，她倒還顯得面容平靜，神態自然，她望一眼專諸，一聲苦笑的道：

『夫君，依賤妾看來，你大可不必著急，還是趕緊上路要緊。』

專諸憤憤然的一跺脚道：『上路？碧玉，這會兒娘已經走不見了，妳還在催我上

路？再怎麼說，咱們也該先去把娘找到，從長計議上路的事呀！』

『夫君！』碧玉低下頭去，瞟一眼專諸，刻意柔聲的說道：『賤妾敢說，這會兒娘是在附近，祇要夫君你一上路，娘一定會馬上回家。否則的話……』

縱使碧玉話到喉頭，頓住不說，然而，專諸經她輕輕的一點，畢竟已能恍然大悟。他激動的一把摟緊碧玉的藕臂，忙問：

『碧玉，妳是說——娘正因爲我一時難以遠離她老人家膝下，這才在一怒之餘，憤而離家。她老人家是在激發我的志氣，讓我去追隨公子和義兄，做出一番大事業來，博個千秋萬世的名聲？』

碧玉深深的點頭，斬釘截鐵的答道：

『不錯！』

專諸陡然感從中來，血脈僨張，盪氣迴腸，他激動的仰臉高呼：

『皇天后土明鑒！這人間原是先有我深明大義的賢母，方始有我這慷慨赴難的專諸，』

向天地祝告過了，專諸方再低下頭去，俯望着碧玉和專毅，熱淚長流，語重心長的摯切叮嚀——

『碧玉！毅兒！你們母子二人要切切記住。我專諸在世，但有一些半點成就，全是

母親的所賜！』

言訖，忽的轉身，頭也不回，大踏步的逕向公子光府邸而去。

碧玉眼中落淚，一拉專毅，母子倆雙雙跪下，由衷誠摯的說：

『賤妾碧玉，帶着毅兒恭送夫君，但願夫君馬到成功，早日平安歸來！』

專諸直入公子光府邸，排闥求見。公子光和伍子胥正在大廳商議行程，一聽專諸已到，大喜過望，並肩出迎。公子光一看專諸面帶戚容，眼中噙淚，當下不由愣了一愣，啓齒就要動問。是子胥機警，暗中伸手拉了他一把，又跟他使了個眼色，公子光方將原不該問的問話止住不說。三人略作寒暄，公子光旋即下令：

『專諸先生光降，快快吩咐廚下整治一桌豐盛的酒菜。今天中午，乘着這個空檔，我要陪伍將軍和專諸先生痛飲一番！』

廳上廳下，在場隨侍的男僕女婢，轟雷般的應了聲：

『是！』

子胥既見專諸，欣喜無限，一把拉起了他的手，殷勤的說：

『公子款待午宴，你我兄弟還有一夕之盤桓。兄弟，我倆今夜不妨故事重演，長榻大被，同室而眠，痛痛快快的聊上一聊！』

受了伍子胥興奮熱烈的情緒所感染，專諸漸漸的也覺得胸中煩悶稍減，離愁略却。臉上不期而然的泛起了笑意，兩汪眼淚，不擦自乾，他向子胥一笑，頷首示可的回答他說：

『一切都聽兄長安排就是。』

子胥一高興，乘勢向公子光暫且告辭，他說他要帶專諸到他房裏梳洗更衣。公子光連忙笑容可掬，伸手一延的答道：

『兩位請便！』

伍子胥和專諸兄弟二人，就此肩並肩，手拉手，親親熱熱的回到子胥的寢處。子胥先把房門關好，再從衣橱裏取出一大堆綺羅綢緞，花團錦簇的中衣袍服，冠冕玉帶，在一塵不染的地面鋪了一地。他伸手指指點點那些華麗服飾，面帶苦笑的說：

『並非愚兄愛慕虛榮，性喜華服，委實是公子抬愛，成日價不停的命人製作新衣新冠，不幾天便做來了這麼一大堆，讓愚兄連試穿都來不及。賢弟，這些都是新的，你儘管挑你喜歡的拿去穿！』

專諸却在望望子胥，再望望自己身上，突如其來爆出聲聲大笑道：

『兄長！就算愚弟愛慕虛榮，性喜華服，兄長這些個華服 愚弟還是 一件也不能

要！』

子胥一愣，接口便問：

『這又是爲什麼呢？』

專諸仍然在呵呵笑着答道：

『兄長你也不想想？兄長壯碩，愚弟瘦小，你這些華服，我也能穿得了嗎？』

說得子胥情不自禁的臉上一熱，他自嘲的笑笑，訕訕的道：

『賢弟，這顯然是我有失計較，疏於盤算了。』

專諸却又在正色的問道：

『兄長！我們此去經楚入蔡，是不是一定要穿著官衣？』

子胥眉頭一皺，連連的點着頭說：

『公子已經奏准吳王，由吳王昭告天下，派遣公子入蔡奉迎楚王妃。公子是吳國特使，你我身爲隨員，自當穿著官衣爲是。』

『這——，』專諸難免就煞費躊躇，大傷腦筋了，他頓了一頓再問：『公子定在明天一早啓程？』

『是呀！』

專諸伸手猛力搔頭，面現難色的道：

『兄長，實不相瞞，愚弟家中世代耕讀，從來就不曾有人穿過官衣。』

子胥一想，這倒是個問題，啓程在卽，一時之間到那兒去找一套合適的官衣給專諸穿呢？難不成，就讓他一身平民百姓裝束，跟着公子和自己走，這在旅途之中，一定會有許多的不便。伍子胥正在遶室蹀躞、沉思苦想；驀地，門外傳來金不古的一聲歡呼：

『師父！徒兒來了！』

聽得專諸一楞；心想他義兄伍子胥，幾曾收過徒弟？伍子胥一陣煩躁，這不知天高地厚、輕重利害的混小子，又貿貿然的來了，房門外，喊聲甫歇，金不古馬上就用頭部一拱門帘。雙手托了一堆衣冠，笑嘻嘻的直闖進來。

伍子胥正待板下臉來，斥責不古：怎可不經許可，就此排闥直入？那一頭，金不古根本就不容他啓齒開罵，眼望着專諸。眼睛一亮，眉飛色舞的問：

『這一位，想必就是我孝行可嘉，義薄雲天的專諸專師叔了？』

伍子胥眼見金不古一副嘻皮笑臉，吊兒郞噹的模樣，惟恐專諸見怪，不由得氣往上撞，頓時便是一聲厲喝：

『金不古！休得無禮！』

『無禮！？』金不古睜大兩眼，驚怔莫名，等他略略回過神來，便面現苦笑，極力辯解的說道：『師父！徒兒一進門就跟師叔打招呼，還著實的恭維了師叔兩句，師父怎麼可以指責徒兒無禮？』

金不古在專諸的跟前，膽敢當面頂撞，益發的使子胥火上加油，怒不可抑，他狠狠的一跺脚，高聲叱問：

『金不古！我早已言明在先，斷然不能收你爲徒！你說，這兒誰是你的師父？誰又是你的師叔？』

『這……這……』金不古給伍子胥一句話問住了，這呀這的，果然就『這』不出所以然了。就只是，他終究年少氣盛，血氣方剛，當着專諸的面，碰了伍子胥一個大釘子，一時臉上掛不住，情急生變，老羞成怒。便把心一橫，什麼也不顧了，沉下臉來，提高聲浪，猛可便是一聲喝令：

『專諸聽旨！』

『專諸聽旨』四字一出，可把子胥、專諸全驚呆了。誠然，公子光貴爲吳國公子，儼然一國王儲；在他的府邸裏，他有權降旨，勒令所屬，然而，專諸終究是公子光登門拜訪，重金禮聘，由公子光、伍子胥一致禮爲上賓的貴客；公子光又怎能向他降什麼旨

意，把他當作部屬下人看待呢？因此之下，當時不但伍子胥爲之大怒，連專諸也是勃然變色，伍子胥尤其聽後便是一聲暴喝：

『金不古！你說什麼？』

佻巧輕狂的金不古，猶仍不知事態嚴重，居然還在神情倨傲，侃侃然的朗聲宣道：

『公子有旨，平民專諸，此次不避艱危，隨行入蔡，得以府邸行人委用，賜予袍服冠帶全副……』

金不古『宣旨』未竟，房門之外，突如其來的響起公子光的一聲巨喝：

『放肆！』

伍子胥、專諸和金不古，猛然抬頭去看時，祇見公子光輕袍緩帶，面帶怒容，先是一聲喝斥。等到他和伍子胥四目相接，馬上就轉爲謙遜的一笑，柔聲的問道：

『將軍，可否容我進屋一談？』

伍子胥點點頭，說了聲：

『請！』

於是公子光這才邁步進屋，和顏悅色，先跟子胥、專諸說了句：

『將軍、專諸先生請坐！』

直等子胥、專諸雙雙坐定，公子光方始面向金不古，板起臉來便是一聲巨喊：

『金不古！』

『在！』

公子光面色凝重，神情間大有憾意的問道：

『是我相度專諸先生的身材，親自繪圖，交由府邸的裁縫，日夜趕工，才給專諸先生做好了這兩套袍服、兩襲中衣？』

金不古必恭必敬的垂手回答：

『是！』

『剛才專諸先生一到，跟伍將軍同到這間屋裏來了，乘此機會，我便忙不迭的命人把專諸先生的新衣取來，當時是否我還說過，只要專諸先生穿得合身，也就不負我的一番苦心了？』

『是！』

『那時候，是不是你金不古自告奮勇，要送這些個衣裳來請專諸先生試穿？』

『是——』

『當時，我還告誡過你，專諸先生盡孝仗義，大有國士之風；我惟恐專諸先生會說

他身為百姓，不便穿著士大夫的袍服冠帶，那時節，我又是怎生吩咐你來着？』

金不古誠惶誠恐，汗出如漿的據實答道：

『公子吩咐，以公子現在的權責，可以恭請專諸先生出任府邸行人之職，掌管公子日常朝覲聘問之事。入則為公子禮官，出則為公子使節；就不知道專諸先生肯不肯屈就！』

『那麼你說，』公子光突然提高嗓門，措詞嚴厲的責問：『金不古！我幾時叫你假我名義，妄自尊大，向貴賓專諸先生降起什麼旨意來？』

金不古大吃一驚，慌忙下跪，磕頭如搗蒜般的回答公子光道：

『公子恕罪！這都是不古年輕識淺，少不更事，妄想當起宣達旨意的使臣來了！』

那一頭，伍子胥還在餘慍未消，十分惱怒。他悻悻然的斥道：

『荒唐！荒唐！居然敢跟我的義弟專諸先生開起玩笑來了！』

金不古一聽，忙又轉了個身，一路膝行到專諸的跟前，也那麼連連的磕着響頭，苦苦哀求的說：

『師叔大人！啊！不！』方想起伍子胥不肯認他為徒，忙又改口：『專大叔，方才是小侄一時糊塗，冒犯大叔，還請大叔大人不計小人過，給我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小

侄下次再也不敢了！』

專諸眼見金不古前倨後恭，判若二人，不由得輕緩搖頭，啼笑皆非，順口問了一句：

『金不古，你今年多大了？』

再恭敬的磕了個頭，金不古往上答道：

『小侄今年二十，是在十九年前，襁褓之中，蒙舍下世交伍將軍開過金口，應允收我為徒的！』

伍子胥馬上就斷然的加以否認道：

『當年我才十來歲，那只是一句戲言，賢弟，我絕不能收他這個徒弟。』

偏是專諸對金不古青睞有加，另眼看待。他不但不惱金不古的頑皮佻達，亂開玩笑；反倒覺得金不古這個少年郎心思靈活，機智權變，不失為一個肆應之才，來日艱危旅程，可能大有用處。因此，他便轉向子胥，由衷懇切的說道：

『兄長，君子無戲言！何況這金不古對你一腔誠敬，歷十餘年而不衰，人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兄長你便實踐諾言，收他為徒，再好生加以調教，將來也許可以成個可用之才！』

伍子胥和專諸一向情同手足，誼切骨肉，對於他所說的話，從不駁回。一聽專諸這麼彰明昭著的說了，雙眉緊鎖，躊躇片刻，看在專諸的份上，也只好無可奈何的點下頭來，當時便正容斂色的對金不古說道：

『金不古！以你的儇薄浮浪，專一惹是生非，我伍氏門中，斷然容不得你這種人！祇是有你專大叔替你說項，我不能不勉爲其難，暫且將你歸於門下。只不過，這以後你一定要謹言愼行，痛改前非！否則的話，一旦你再出差錯，我立刻便將你逐出門牆！』

金不古一時任性，闖下大禍，原以爲子胥一怒，公子光切責，三言兩語，馬上就會把他逐出府邸的呢。幾曾想到，堂堂專諸竟會爲他緩頰、說情。一番說詞，居然就讓伍子胥很爽快的答應將他收爲徒弟了。多年願望，一旦達成，當下他那一喜，眞是喜從天降，大出望外。好個聰明伶俐，慧黠靈巧的金不古，頓時便把握機會，笑逐顏開，喜孜孜的向伍子胥行那三跪九叩首的大禮，嘴裏猶在歡聲嚷嚷的說：

『師父在上，徒兒金不古，這下算是了掉一十九年來的平生大願，就此心誠意堅大禮拜師！從今以後，誓願恪遵師門教誨，絕不稍違。師父倘有差遣，赴湯蹈火，肝腦塗地，也是在所不辭！』

伍子胥鼻腔裏『唔唔』有聲，連稱：『罷了罷了。』右手一招，命他站起身來。卻

是那金不古福至心靈，好不乖巧，他就地一個轉身，面向並肩而立的公子光與專諸，再一次連磕響頭，向上說道：

『師伯、師叔兩位大人，愚侄金不古重新參見，這廂有禮！』

樂得公子光捧腹大笑，專諸也是笑容可掬，兩人齊同一致的答道：

『不古賢侄免禮，你這就起來吧。』

金不古應聲答：『是！』他還禮數周全的向公子光和專諸雙雙道過了謝，欠身起立，倒退幾步，往伍子胥的背後一站。一臉虔敬，眼觀鼻、鼻觀心，全身紋風不動，活像個鐵鑄石刻的人兒一般。

公子光一心想爲子胥湊興，金不古拜師已畢，立刻便跟伍子胥說：

『將軍首次收錄弟子，名師高徒，一旦聚首，委實可喜可賀，論理就該擺上一席盛宴，大大的慶賀一番！』

『對對對！』專諸也在隨聲附和，接口便說：『我兄長從此開始授徒了，傳道解惑，爲人師表，這便是値得慶賀的一件大事！公子，今日是否就由你我二人做東？』

伍子胥眼看公子光和專諸興高采烈，喜形於色，不由得也堆起了滿面笑容，他伸手搖搖，謙辭的道：

『不不不！今天是我伍某收徒，照說就該由我來做這個東道！』

『將軍──』公子光刻意拖長尾音，伸手連拍子胥的肩膀，親暱的說：『你沒聽見剛才令徒金不古在喊我師伯，稱專諸先生爲師叔；這便是你我三人的後輩，也在把我們視爲兄弟手足了，彼此已成一家人了嘛，還說什麼誰做東道？』說時，提高聲浪，便是一聲喊：

『來人！』

『在！』

早在門外侍候的伍忠連忙答應，應聲而入，在門旁垂手肅立。公子光便吩咐他說：

『伍忠，你傳話下去，即刻備辦一席豐盛酒菜，就在大廳設宴；一來慶祝專諸大人俯允出任府邸行人，二來申賀伍將軍收錄高足！』

『是！』

伍忠轉身待去傳話，公子光忽又喊住了他，再下令道：

『還有，傳膳以後，你再去稟報夫人，今日慶賀之宴，請夫人和青姬姑娘一併列席。』

伍忠再應聲：『是！』轉身出門，自去辦事。伍子胥聽說公子光他要魏姬夫人和青

姬同來赴宴，心中正自納悶，魏姬身爲公子夫人，府邸女主，請她列席相陪，倒還不失常理，青姬和專諸、金不古畢竟並不相熟；男女同席，諸多不便，公子光也命她來與宴，一時還眞猜不透理由安在。殊不知，公子光偏是大有深意。

當晚慶賀喜筵，同時也是惜別一聚，因爲次日一早，公子光、伍子胥一行就要啓程直赴鄖陽了。公子光堅持伍子胥是主客，請他上坐，由他自己和專諸、魏姬夫人帶着青姬，左右打橫相陪，金不古、紫姬則比肩坐在下首，算是忝陪末座。酒過三巡，杯觥交錯，公子光和魏姬夫人頻頻舉觴，賀過了專諸任官，子胥收徒。席間語鋒一轉，談到了明日行程，一向胸襟灑落，天性爽朗的魏姬夫人，不知怎的突然眼中垂下淚來。席間衆人分明看得清清楚楚。專諸、金不古和紫姬不由一愣，伍子胥心中怦然一動，心想這又是個不祥之兆。

青姬一陣心酸，禁不住時又是熱淚潸潸，公子光更是觸目心驚，臉色大變，心底彷彿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麻，一陣陣的湧入心田，催動淚腺。『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當時的公子光，偏就是淚下沾襟，嗚咽不已。

眼看席上衆人的神情反應，魏姬夫人陡然警覺自己失態，她一抖水袖揩去了臉上的珠淚，柳眉一舒，強顏歡笑，側過臉去向伍子胥柔聲的笑道：

『舍甥女青姬今天躬與盛宴，將軍一定覺得有點納悶，是不？』

伍子胥凝神想了一想，方始坦然答道：

『夫人說得不錯。』

魏姬夫人便嫣然一笑，深深點頭，似在嘉許伍子胥的坦率無隱。然後方說：

『其實，青姬今日之來，是對將軍有所請求……』

子胥忙向青姬說道：

『姑娘有什麼吩咐，請明白見示。』

青姬一睜杏眼，盈盈秋波，在伍子胥臉上迅速一勾，方始抬起頭來，面帶戚容，語音黯然的說道：

『楚王無道，族兄竊柄，妾身父祖失國，祖宗廬墓，都在新蔡鄍陽，自從妾身少小遇難離家，而今都還不曾回去祭掃……』

一口氣說到這裏，青姬突然頓住，不再往下說了，伍子胥早已洞知青姬的身世際遇，一聽就知道她意下爲何。當時，他情不自禁的憂從中來，雙眉一鎖，掉過臉去向青姬一聲苦笑，力求婉轉的說道：

『在下深知姑娘的心意，是想趁公子入蔡之便，同路前去掃墓。照說這是理所當

然，並無不可。就只是……』

青姬心中早有準備，因而她接口便問：

『就只是怎麼樣呢？伍將軍！』

瞟一眼魏姬夫人，伍子胥神情略現不安的答道：

『姑娘想必知道，吳王居心叵測，楚軍嚴陣以待，我們這一去，少不了要經歷幾次刀兵陣仗！』

青姬問道：

『將軍是怕楚軍攔截？』

青姬執意同行，聲聲追問，咄咄逼人，迫得伍子胥不能不在魏姬夫人跟前說實話了。他站起身來，仰臉朝天，條分縷析的細說當時情勢——

『由吳入蔡，勢必經過百里寬廣的楚國境界，就在那方圓百里的入蔡要道之間，早就紮有楚國右司馬陽匄的一支大軍！』

青姬絲毫不以爲意的說：

『陽匄駐紮吳蔡之間，爲時已久，他未必見得就要跟我姨丈爲難，出兵阻攔！』

伍子胥面色凝重，目光炯炯的注視着青姬說道：

『想來，姑娘一定還不知道，就在公子卽將入蔡消息傳出之後不久，楚王又派原駐昭關的左司馬楚國大將薳越，親率重兵，進抵吳蔡之間，身爲楚國東境的主帥了！』

青姬還來不及答話，坐在下首，始終緘口不語的紫姬，高聲嚷嚷的冒出來一句：

『楚國左司馬薳越，他是我的嫡親舅舅！』

青姬一聽，極感興趣。她忙不迭側臉去問紫姬：

『紫姬姑娘，妳說薳越將軍和妳是至戚？』

『是呀！』紫姬一口承認，又詳加解說的道：『我的父母兩系，一概人丁單薄，先外祖只生了先母和我舅父兄妹兩人。先母又祇生我一個。我才三歲，先母病逝，家父始終並未再娶，至於我的舅父，半生戎馬，至今也還是孤家寡人一個。』

青姬一臉喜色，急急問道：

『紫姬姑娘，依妳所說，府上和妳外家，就只有妳一個後人？』

『不錯！』

青姬趕忙轉臉去跟伍子胥說：

『伍將軍，紫姬姑娘跟薳越將軍的這一層關係，我們不妨善加利用！』

伍子胥却在搖頭苦笑的囘答她道：

『依我看來，恰好相反！』

滿座的人都爲伍子胥的此一論斷愣了一愣，不約而同的『啊?!』了一聲。人人疑惑不定，緊盯着伍子胥在看，就不知道他這一句有悖常情的斷言從何說起？伍子胥偏又好整以暇的問起紫姬來了——

『妳說妳父親膝下只有妳一個女兒？』

紫姬據實囘答：

『也曾有家父的一名姨娘，生過一個男孩。祇是沒滿週歲，就夭折了！』

『那麼，妳又是怎麼和金不古相結識的？』

紫姬望一眼金不古，方始措詞審愼的答道：

『金郎家裏是棠邑首富，他父親派他來送給家父一批金珠……』

『妳父親看在金珠的份上，就留他在妳家住下？』

紫姬粉雕玉琢，圓姿替月的一張俏麗臉龐，湧起了兩股紅潮。她羞人答答，雙手交纏的答道：

『是我跟家父關說，留他在家住上幾天。那幾天裏，正好家父有事，日日夜夜，都在王宮勾留。』

伍子胥絕不容情的再問：

『那你們就趁此機會，悄悄的雙雙私奔了？』

紫姬深深的埋下頭去，用低沉得幾乎難以聽見的聲音答道：

『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吧。』

伍子胥鍥而不舍，還在緊緊的追問：

『自楚入吳，迢迢千里，這一路之上，你們曾否聽到妳父親派人追妳回去的消息？』

『這……這……』

紫姬囁囁嚅嚅，格格難吐，臉上顏色，由紅轉紫。她著實難以回答下去了。

伍子胥閃閃生光的眼神，著力的往金不古臉上一掃。與此同時，聲色俱厲的道：

『不古，你給爲師的我說實話！』

『是！』金不古先必恭必敬的答應一聲，然後一字不遺的答道：『家岳丈發現紫姬和我私逃，心中當然是十分之著急。他老人家也曾一連派出幾批家將，四出尋覓，又遣飛騎馳報紫姬的舅父薳越將軍，命他派隊各路攔截，務必要追我們回去！』

『你們可曾被人追上？』

『沿路——，呃，這沿路也曾遇見兩支追兵，就只是，追兵頭目全都曉得紫姬的脾氣，只要她堅持不肯回去，便我岳丈親自來追也是枉然！』

聽得伍子胥連連搖頭，他嚴厲注視紫姬，聲聲冷笑的說道：

『恃寵而驕，目無尊長，紫姬，我看妳竟是任性恣意，天不怕、地不怕的了！』

倒是金不古，還在一旁陪着笑臉，插嘴說道：

『那倒也未必盡然，師父，徒兒聽紫姬說過，她那位舅父薳越將軍嚴而有威，一團正氣，紫姬對他倒還有幾分忌憚！』

一直問到這裏，伍子胥方才頓住不往下問。炯炯眼神，掃視席間衆人一瞥，然後一聲長歎的道：

『費無極愛女私奔，追索正急，薳越屯兵要衝，絕不肯輕易放過紫姬。青姬姑娘！妳方才說不妨善加利用薳越和紫姬的舅甥關係，如今我們問明白緣故以後，事實和妳的揣想，豈不是恰巧相反嗎？』

一席話，在在都有事實根據，尙且完全合情合理，果然說得青姬啞口無言，無詞以對了。然而，青姬還鄉省墓之念，十餘年間朝思暮想，魂牽夢縈，有此大好機會，她當然不肯輕易放棄。因而她仍在堅持的說：

『縱使將軍不能利用紫姬姑娘用親情打動遠越，順利過關。我相信以公子的威望，將軍的策劃，再加上專諸先生和金不古的神勇，仍然一定可以擊破楚兵，順利進入郹陽的！』

伍子胥無限懇切誠摯的勸告她道：

『青姬姑娘，妳是手無縛鷄之力的一位弱女子，刀兵陣仗，冒死衝突，何況楚軍之多，千百倍於我，姑娘妳又怎能在千軍萬馬，反覆衝殺之中獲得保全呢？』

子胥不曾料到，青姬竟會熱淚泉湧，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她在邊哭邊說着道：

『回鄉掃墓不成，大不了，一死罷了！』

伍子胥眼見青姬哭得聲嘶力竭，傷心慘然，心中著實不忍。便俯身向前，柔聲的再加勸解：

『青姬姑娘，我記得妳曾說過，回鄉掃墓，原是妳十餘年來的願望，而今來日方長，妳何必急在一時，去冒這個性命相搏、九死一生的危險呢？』

青姬一聽這話，頓時便抹乾眼淚，暫止哭泣，臉色一正的問：

『將軍是說：公子此行，多半會有性命相搏、九死一生的場面？』

『多半如此！』

『那麼，將軍又怎知我不能在那危急關頭，略盡一臂之力呢？』

打橫相陪，坐在一旁凝聽伍子胥他們對話已久的公子光，聽到青姬這麼說時，一時忍俊不住，失聲笑了起來，插嘴說道：

『青姬！伍將軍方才還說妳是手無縛鷄之力的一介弱女子，兩陣對決，刀來槍往，那是男人家一決生死的事，妳又能盡什麼力呢？』

『姨丈！』青姬居然不以爲忤，她還在侃侃然意味深長的說道：『越楚，入蔡，刀兵橫阻，波譎詭秘，我父我祖，世爲蔡國之主。蔡國軍民，心目中或許還有我在，一旦入蔡，危急時分，說不定甥女也能有所作用！』

當時公子光聽了，不過付之莞爾一笑，認爲青姬不過聊以解嘲，隨口說說而已。却是，事到臨頭，走投無路，誰能料到弱不禁風的一位姑娘，果能登高一呼，足抵萬千雄兵呢？

那日，青姬堅請隨行入蔡，公子光先就表明了一切得聽子胥做主。青姬力請，子胥堅拒，公子光和魏姬夫人深知，伍子胥純粹是爲青姬的安全著想，因此，當伍子胥再度懇勸：

『青姬姑娘，此行危險，在下已經向妳再三言明，回鄉掃墓，務請姑娘不必忙於一

時。俟我等這次護送公子入蔡，順利無阻的迎回楚王妃蔡姬夫人，往後隨時隨刻，在下都可以陪同姑娘，再度入蔡一行，了却姑娘回鄉掃墓的多年心願！』

魏姬在旁聽得明白，子胥話已至此，顯見無可挽回，她便乘機順水推舟的道：

『青姬！伍將軍已經答應了妳，來日他將親自陪妳入蔡掃墓，這妳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妳這就該趕緊先跟伍將軍道個謝呀！』

奇怪的是，青姬果然從此不再堅持，可是她畢竟也不聽她姨母的囑咐，即席向子胥道謝。她花容慘淡，柳眉微蹙，娉娉婷婷的站起身來，向衆人施了一禮，說聲：

『容青姬告退。』

便在公子光以及衆人的錯愕注視之下，頭也不回的逕回後進去了。

青姬告退，爭議甫歇，一席酒也就吃到了衆人醺然，意興闌珊時分。伍子胥眼見青姬神色不豫，心中頗感歉然。他埋首無語，足有好大半晌停觥不飲。專諸在他左首看得眞切，便在他耳畔輕輕的提醒他說：

『兄長，明天一早就要啓程，你我也該早些安歇了。』

伍子胥無可無不可的點了點頭，漫應一聲：

『也好。』

兩人便相偕起立，雙雙的向公子光和魏姬夫人告辭。公子光夫婦爲示禮重，特地站起來目送，直到伍子胥、專諸併肩轉入屛風，走向後進，公子光方始掃視一瞥在廳上侍候的男僕女傭，藹然的說：

『爲時不早，你們不妨各去安歇。』

男僕女傭個個心知，長夜漫漫，浮雲掩月，在這夜闌人靜時分，公子光和魏姬夫人離別在卽，是該說幾句貼心道別的話了。齊同應了聲是，便躡手躡脚，悄悄走出了廳堂。

廳堂偌大，燈燭數盞，將公子光、魏姬併肩所坐的那一席殘杯冷羹，映照成一圈光暈；魏姬微酡，粉頰飛霞渥丹，偏是燈火搖曳，燭光將盡，閃閃爍爍，映得魏姬周身忽明忽暗，牽惹起公子光的萬丈離情，無限別緒。幾次三番，欲語又止，魏姬看在眼裏，心中悽酸。只好勉强一笑，挖空心思找話來講：

『明日此時，只怕夫君已在吳國國境之外了！』

『唔！』

一陣夜風襲來，廳上燭火，齊同一挫。風寒光暗，魏姬夫人不由得牽起了一件心事，脫口便說：

『就怕那楚國的薳越，他會在吳楚邊境……』

想想不妥，魏姬夫人馬上就縮住了口，不往下說。然而她遲疑惶惑，寫滿在一張芙蓉面上，反倒讓心細如髮的公子光，一望便知。因而他接住她的話頭，乾脆代她說出來了：

『……佈下重兵，攔截我們？』

魏姬的醉後酡顏，紅上添紅，她柔怯的一笑，深深的點了點頭。

公子光雙手撐几，徐徐起立。在魏姬夫人依戀的凝睇之下，繞着長几，漫步兩圈。然後再站停脚步，背對着魏姬夫人，自問自答的斷然說道：

『依我看來，絕對不會！』

被激起一線希望，心中疑慮，陡然化解，魏姬夫人也興奮的站起身來。轉移蓮步，湊近公子光的身畔，攀住了肩頭，急問：

『夫君！你怎知薳越不會陳兵邊境，攔截你們一行？』

公子光低下頭來，俯瞰魏姬夫人的嬌美姿容，渴盼神情，他莞爾一笑的答道：

『因為，薳越是費無極的妻弟，而費無極又是楚王新寵，孟嬴的鷹犬爪牙！』

魏姬夫人睜圓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茫茫然的問道：

『夫君！恕我愚昧，我還是不懂……』

『夫人！這個道理很簡單。』公子光伸出右手食指，勾起了魏姬雪白粉嫩的下頷，跟她四目相接，親暱的答道：『孟嬴想讓她的兒子芈珍當嗣君，繼大統，將來身為楚王，她就必須先除掉兩個人！』

『那兩個人？』

公子光一字一頓的答道：

『楚王正妃蔡姬夫人，還有，刻在陽山伍府的楚世子芈勝！』

『哦——我明白了！』魏姬夫人秋波盈盈一轉，恍然大悟的說道：『薳越啣費無極之命，費無極揣摩孟嬴的私心。他們是想把楚王妃跟世子勝一網打盡！』

『因此我敢斷定，』公子光斬釘截鐵的說：『不論是陽匄也好，薳越也罷。他們在吳楚之間嚴陣以待，必定要等到我進入郹陽，迎迓楚王妃遄返吳國，他們才會在半路之上伺機下手！』

心中一急，魏姬夫人便發出了她憂急已久的那一問：

『萬一到那時候，夫君你又將如何應付？』

公子光一聲浩歎，接着又是深沉的一笑，回答魏姬夫人道：

『憑伍將軍、專諸先生，還有金不古的勇力，再加上費無極愛女紫姬的牽制，我們負隅頑抗，拚死抵禦，大致還能撐個幾天！』

『那——幾天以後呢？』魏姬急得險些哭了出來：『夫君，你們又將如何突圍？』

公子光雙目炯炯有神，緊緊注視魏姬，字字鏗鏘有力，語重心長的說：

『那就要靠夫人妳了！』

『靠我？』魏姬夫人乍聽之下，驚喜交集，她一疊連聲的忙問：『夫君！你說，你快說！你們這次冒險之行，究竟有什麼地方用得著我？』

公子光以手扶額，略一沉吟，眼見四下無人，這才壓低聲音說道：

『當日，伍將軍授計，命我入奏大王，請大王昭告天下闡揚大王至仁，揭發楚王無道，派我入蔡迎迓楚王妃，從此我便是吳國堂堂正正的使臣了。』

『這個，我早知道。』

『萬一，薳越、陽匄攔截，我們被困，到那時候，我自會派人回梅里府邸。夫人，妳就該代我謁見大王，請大王火速發兵，救我們突圍脫困！』

魏姬疑慮不安的問：

『要是——大王他藉詞推托，不肯發兵呢？』

公子光面容端肅，正色的道：

『那妳不妨當衆正告大王，楚兵膽敢圍攻吳國使臣，事關天下視聽，國家體面，大王行仁仗義，迎楚王妃，一旦中途受阻，爲楚兵所乘，不僅勢將貽笑天下人等，而且千秋萬世，永爲吳國和大王的奇恥大辱！此所以，我姬光的成敗，便是大王的成敗，我姬光的榮辱，就是大王的榮辱！』

『好極了！』魏姬夫人聽得疑慮盡去，心花怒放。情不自禁興奮得鼓起掌來，她極口稱讚的說：『大王居心請君入甕，借刀殺人，偏偏就有伍將軍遠道而來，識破大王的狡獪伎倆，險毒用心。用了昭告天下，使夫君明爲吳使的這一妙計，將夫君和大王的成敗榮辱，連在一起。這一下，那怕大王千般不肯，萬般不願，一旦夫君有事，他也唯有趕緊出兵，說什麼也得把夫君救出來了！』

公子光一臉虔敬，鄭重其事的叮嚀魏姬夫人道：

『夫人！妳我都該切切記住，時刻不忘！伍子胥將軍不但是我們的生平唯一知己，而且還是我們的救命保家恩人！從今以後，我姬光一家的子子孫孫，祇許伍將軍負我，斷乎不准我們有負於伍將軍！』

魏姬夫人面容端凝，必恭必敬的應了聲：

『臣妾自會永遠記得！』

夜深沉，萬籟俱寂，廳上燈燭已在半明半滅。公子光和魏姬夫人面面相對，四目交接，魏姬夫人祇見公子光徐徐解開衣襟，探手入懷，解下了腋下佩帶的那柄寶劍，他謹愼將事的雙手把劍托住；劍長不過一尺有餘，劍身猶如魚腸般細。公子光小心翼翼的拔劍出鞘，劍身乍露將及一寸，頓時便是一道寒光，森冷凜冽，奪目欲眩。劍光映上了公子光的團欒秋月臉，臉上滿是凜然畏懼的神情，公子光正色的問魏姬道：

『夫人！妳可知道這劍……？』

劍身乍現，寒光四射，魏姬夫人便不由自主斂衽跪倒下去。她面向寶劍躬身下拜，朗聲答道：

『這是先王諸樊，頒賜給夫君的魚腸寶劍！』

『當年越王禮聘名師歐冶子，以身投爐，』公子光懷着無比虔敬的心情，高聲宣示：『以天地菁英，五金畢集，鑄成了國家神器，五柄寶劍。如今純鈞、巨闕、湛盧在越，夙爲廟堂之寶，王僚篡位，竊奪了勝邪一劍，只剩下這一柄魚腸，多年以來佩在我身，和我寸步不離。我本當和它生則同袍，死則同穴，祇不過，』公子光突然語調一改，神情轉爲黯淡的道：『大王命我入蔡，此行吉凶難卜。而我兒夫差還在襁褓，不克擔當重任。夫人，我只有將這柄魚腸重重的託付給妳了！』

魏姬夫人一直聽到他說出最後一句託付之詞，當下不由大吃一驚。她花容慘淡，面白如紙，渾身直在猛烈哆嗦，失聲嚶嚶的道：

『夫君！你方才還在說此去必定無礙。怎麼此刻又說起這種喪氣話來了？』

公子光眼看魏姬夫人嚇成這副模樣，心中益發不忍。便臉色轉爲和霽，勉強擠出一絲笑容來說道：

『夫人！這並不是爲夫的在說喪氣話，而是……』

魏姬急問：

『而是什麼？』

凝神想了一想，公子光方始想出一個面面俱到的說詞，他假托的說：

『而是當年爲夫的立過誓來，魚腸寶劍劍在人在，自我得劍之日起始，我絕不讓它離開吳國一步！』

聽公子光這麼說時，魏姬夫才稍稍放下心來。她長長的『哦——』了一聲，釋然的道：

『原來夫君是把這柄魚腸寶劍，暫且交我保存，不讓它遠離吳國國境之外呀！』

『妳明白這層道理就好。』公子光欣然的點着頭說：『祇是夫人妳別小看了這小小的一柄魚腸寶劍。時至如今，它仍然是吳國的鎮國神器，廟堂供奉，天下的稀世之珍，無價之寶。也不知有多少人千方百計，處心積慮的想要把它弄到手呢！』

『夫君務請寬心，』魏姬夫人仍然直挺挺的跪在地上，一腔虔敬的說：『妾身也會學夫君的榜樣，人不離劍，劍不離人。寧死……』

魏姬夫人乍才說出一個『死』字，公子光伉儷情深，老大不忍，猛一伸手，便將她的櫻桃小口給搗住了。——再鬆手時，公子光便衝着他的愛妻歉然一笑，雙手扶起了魏姬夫人，與此同時，將一柄魚腸寶劍，輕柔的幫她佩在腋下，低聲的叮嚀她道：

『千斤重擔，如今都在夫人身上了！』

『夫君！』魏姬夫人深情款款，凝視着公子光說道：『我絕不會辜負夫君的所託！』

廳外一片黝暗，廳上燈燭無光。不知何處，遠遠的傳來幾聲鷄啼，此起彼落，扣人心絃。魏姬夫人猛然憶起翌日一早公子光便要啓程，輕柔的提醒他說：

『夫君，爲時不早，你該去睡上一覺了。』

然而公子光却還在情意纏綿，依依難捨。他伸手環抱魏姬夫人的香肩，溫香軟玉，相偎相依，峨冠蠑首，並在一起。公子光隨着魏姬夫人邁出的脚步，越過屏風，穿過長

廊，踏上樓梯，步入暖閣。兩夫妻面向那一盆熊熊烈火，手兒相攜，並肩坐下。前後將近半夜，居然毫無睡意。便那麼低低切切，喁喁私語，一直談到了天色破曉，曙色爬到了紗窗上！

渾似聽見後廐駿馬長嘶，前院人語喧嘩。當時的公子光，輕擁魏姬，眷戀前情，正是癡了醉了；倒是魏姬夫人聽得眞切，一驚而醒。她整整雲鬢，靦腆的一笑，伸出纖纖柔荑，一把推開了公子光，帶點兒驚惶，沾些個焦急，她在低聲的催促——

『快！快！夫君，你看天都亮了！』

『天都亮了？』公子光如夢方醒，一骨碌的站起身來。快步走向窗前，拉開窗帘，朝外一望。——暖閣樓高，居高臨下，前院情景，猛一下子盡收眼底。當日又是個陰霾低垂，彤雲密佈，看來天將大雪的壞天氣。伍子胥、專諸、金不古和紫姬四人並立一排。正在看兩府隨行家將伍忠、伍義、姬仁、姬禮四名壯漢，牽馬匹的牽馬匹，捆行李的捆行李；公子光一看心中著急，當下一個轉身，便要下樓趕到前院去跟伍子胥等人會合，偏有個身邊的魏姬夫人一把拉住了他，急切的提醒他道：

『夫君！你還不曾更衣梳洗！』

『好，好。』公子光趕忙連聲答應，又催：『夫人，妳要她們儘快一點！』

魏姬夫人一疊連聲忙喊逢春、再春。門外的逢春、再春連同四五名侍婢，宛如一陣旋風，排闥直入，接踵侍應，還有魏姬夫人侍立一旁親手幫忙。因而才祇一轉眼工夫，七手八脚，手忙脚亂，就已經讓公子光洗了把臉，搓了搓手，梳好了椎髻，換好了戰袍。魏姬夫人親手爲他佩上了一柄七星寶劍，便領着一隊侍婢，衆星拱月般將公子光擁下了暖閣。

公子光一行回到前院，子胥、專諸等衆人齊同上前參見。魏姬夫人終是府邸主婦，她問明了伍子胥等人都還沒有用過早餐，馬上就吩咐火速傳膳。伍子胥天涯流浪，嫻於行旅，他親自驗看過了馬匹，又檢查一遍大小行李，飲水乾糧，直到他認爲一切滿意，這才陪同公子光，帶領同行衆人同到廳上。爲了免得躭擱行程，大夥兒狼吞虎嚥，風捲殘雲的飽餐了一頓。府邸長史魏渠眼見諸事已就，便在大廳上站出班來高聲一喊：

『吉時已到！恭請公子、伍將軍榮行！』

然而便在這時，一名名叫姬廣的門吏，跑得氣急敗壞的衝上廳來。姬廣一見公子光，來不及躬身行禮，雙手一拱便是一聲通報：

『大司馬掩餘專程前來送行！』

『掩餘？』公子光眉頭一皺，一聲苦笑，回頭望一眼伍子胥說道：『也只有他還念

着這同祖一脈的從兄、從弟之情！』

伍子胥惟恐怠慢貴客，躭擱時間，越俎代庖的吩咐那姬廣道：

『有請！』

姬廣應聲：『是！』一個轉身便往外跑，這時候，魏姬夫人又輕輕的附在公子光耳畔，提醒他說：

『掩餘到府，夫君是否應該出去迎接一下？』

公子光正在頗費躊躇，遲疑不決，身材矮胖，滿面紅光的吳國第一員武將掩餘，已在笑容可掬，大踏步的走上廳來。在他後面，還有一名王僚的內侍，分別抬着四副禮盒。

掩餘一見公子光夫婦，便雙手抱拳，一揖及地。彬彬有禮的說道：

『王兄！王嫂！劣弟掩餘，奉大王之命前來恭送王兄啓程！』

『奉大王之命？』公子光大出意外，脫口驚呼，接着他便不勝惶恐，尊稱掩餘的官銜說道：『大司馬，姬光原以爲大司馬念在兄弟手足之情，親臨賦別，委實不知大司馬係有王命在身，一時不及遠迎，這便是姬光大大的獲罪了！』

掩餘爲人，一向忠厚，他看到公子光滿面驚懼，惶悚不已，執起了公子光的右手，

由衷懇摯的安慰他說：

『王兄，你在我們這一輩兄弟之中，年事最長，德望最隆，掩餘是你從弟，大王也是你的從弟，於公是君臣，於私是手足。今日大王命我前來，祇有傳話，並無詔旨。這兄弟手足之間的往還，照說就該平起平坐，王兄你又何罪之有呢？』

公子光聽掩餘這麼說時，心中方始略寬。他又一次的喃聲謝罪，掩餘却又是伸手一攔，攔住了他再往下說。然後他向伍子胥、專諸、金不古等人一一頷首爲禮，算是打過了招呼，再朗聲宣示的說道：

『大王見示，王兄姬光不辭勞瘁，遠赴鄖陽，奉迎楚王妃蔡姬夫人，伸張大義於天下。寡人衷心感佩，無以爲敬，特頒賜白璧一雙、黃金十斤、錦袍一襲、佩劍一柄，聊壯行色！』

公子光聆旨，立刻正正衣冠，轉身北向，向吳王僚跪拜謝恩，口中高呼：

『臣姬光猥承大王推恩寵賜，慚惶不已，恭維大王千歲！千歲！千千歲！』

那一頭，大司馬掩餘直等到公子光謝恩已畢，這才右手一揮，做個手勢，吳王僚的那八名內侍，連忙將四副禮盒，抬到公子光和魏姬夫人的面前，垂手聽候點收。公子光、魏姬夫人雙雙掀開盒蓋，由公子光把白璧、黃金親手捧交魏姬夫人收下，自己再換

穿王僚所賜的錦袍，改佩那柄出自吳宮的寶劍。方由掩餘領着伍子胥、專諸等人，一齊上前給公子光道賀。公子光連聲謙謝，又說了些王恩浩蕩之類的門面話，公子光這才請大司馬掩餘等人落座，命家人一一奉茶。

掩餘春風滿面，和顏悅色，衝着他左首的伍子胥一笑，意味深長的說道：

『家兄此去鄖陽，前途險阻必多，在下前些時聽說，伍將軍慨然應允陪同前往，在下這才寬心多了。』

伍子胥連忙雙手一拱，遜謝不置的答道：

『公子奉王命，擔大任，在下不過有幸忝附驥尾，這原是在下三生有幸！怕的是在下一人一劍，能力有限，萬一有事，著實幫不上什麼大忙！』

『伍將軍一代人傑，天下共知。』掩餘藹然一笑的答道：『你這樣說就未免太過謙了。』接着，又語氣一改，傴身向前，低切的問道：『就不知道將軍此去，還會不會再來我吳國？』

問話坦率露骨，大有單刀直入之勢，使得身在異邦，步步爲營的伍子胥不由一愣，頗起躊躇。然而當他凝神細看，掩餘的神色，發現他面容端凝，一臉誠懇，顯然說的是肺腑之言，發自內心，便在暗地裏長吁一聲，推心置腹的說道：

『在下自入貴國，眼見貴國民風淳厚，忠義之士所在多有，再加上大王推恩庇護，賜我安身立命的所在，大司馬靑睞相加，諸多禮遇，又承公子許爲知己，恩深義重。實不相瞞，家破人亡，天涯流浪的在下伍子胥，早已將貴國視爲第二故鄉，祇求有朝一日，能爲貴國效馳驅，供鞭策，有以酬報貴國上下的大恩大德。況且敝國世子芈勝，還在陽山，那有一去不同的道理？』

聽得掩餘拊掌大笑，歡聲說道：

『好極了！好極了！伍將軍，在下久已傾慕將軍的安邦定國高才，舉世無雙！來日吳國倘有急難，只求將軍能够挺身而出，代我吳國劃策。那就是我吳國國家、蒼生之福了！』

子胥見掩餘一味推重，措詞懇切，連忙謙辭遜謝；掩餘把自己私心之中幾句頂要緊的話吐露出來了，祇要伍子胥還肯重回吳國，來日爲吳國効力，他也就放下心來，私衷大慰。惟恐耽擱公子光的行程，立刻起立興辭。公子光、伍子胥等人一直把他送到大門之外，目送他登車自去，這才折回廳上，由伍子胥公子光檢點同行諸人。公子光、伍子胥先已商定同往鄖陽的計有專諸、金不古、紫姬、公子光的兩名親隨姬仁、姬禮，陽山伍府的兩名家將頭目：伍忠、伍義，正好是八男一女，算得上是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

了。

千里遠行，大門外六匹駿馬，四匹馱馬，外加公子光、伍子胥並肩同乘的一輛高軒大車，俱已準備停當。伍子胥原先是想讓紫姬乘轎，可是金不古一再的說，費無極膝下只有一女，因而他一直都把紫姬當做男孩兒家調教，騎馬射箭，是紫姬自小就練就的本領。子胥也就樂得許她女扮男裝，做個俊俏小子騎馬同行。

臨別時分，魏姬夫人情不自禁的湧出珠淚，滿腔酸楚。她低埋着艷麗如花的臉龐，得個空便伸手悄悄拭淚，便這麼杏眼紅腫，熱淚潸潸的領着世子夫差，愛女勝玉，以及全府邸的上下人等將近一百人左右，直到府邸門口，擺隊相送。這時候，府邸門前整條街上，早已有成千上萬的梅里百姓，扶老攜幼，摩肩接踵，殷殷的在路畔送行。公子光少不得要向幾位領頭的長者拱手爲禮，再三道謝。伍子胥緊跟在公子光背後左顧右盼，細心觀察；眼見成羣結隊的男女老幼，臉上無不流露依依難捨的神情，便在心中暗忖：

『人心向背，一望可知。此行果能平安歸來，公子必定前程無量！』

折回身來，再跟魏姬夫人互道珍重。子胥登車，親自執鞭，衆目睽睽之下，公子光不便跟他謙讓，叨在知己之交，委屈他權且充任御者、車夫。其餘專諸、金不古、紫姬等人，各自跨上了駿馬。由伍子胥高喊一聲：

『得兒——』

長鞭一揚，擊地生響，車騎驟發，列隊徐行。吳國特使公子光，便這樣開始了他的遙遠行程。——穿過梅里，出了城門，在魏姬夫人的朦朧淚眼裏，只看見一團煙塵滾滾，漸去漸遠；她這才攜夫差、勝玉，領着府邸上下人等，頻拭淚眼，轉回府邸。從此早晚三炷香，祝告天地神明祖宗，庇佑公子光一行沿途順利，馬到成功，早日迎接楚王妃回來。

自從伍子胥一早起來，來到公子光府邸大廳和同行諸人會合，直到掩餘趕來送行，魏姬夫人規率全府邸中人擺隊相送，子胥一直都在迫切的盼望着一個人，那便是和他朝夕相處，柔情似水的青姬。鄖陽之行，也可以稱得上是生離死別，最後一面。何況青姬的嫡親姨丈，自小把她當作親生子女一樣看待的公子光也在同行之列。再怎麼說青姬也不至於避而不見，連個照面都不打。然而自始至終，前後足有一炊飯工夫。儘管伍子胥心中焦急納悶，不時左顧右盼，踮脚張望，却依然不見伊人的倩影出現。幾次三番，他想開口動問：青姬呢？她究竟到那兒去了？爲何影蹤不見？——是她在嗔怪自己，還是惟恐觸景傷情，又在暗自飲泣？却是，話到嘴邊，偏又縮了回去。空留下滿腹的疑團，一腔的惆悵。

江南晚冬，天寒地凍。晴空將雪，靉靆低迷，一片灰濛濛的氛圍，直壓下來，令人連大氣都難透出。因而一車之上，伍子胥滿懷心事，緘口不語，公子光更是直在惦記着魏姬夫人和夫差、勝玉。離情別緒，不知道他們此刻是否還在哭泣？他時而一聲長嘆，時而一陣低吁，同樣的也是找不出一句話來講。

穿越梅里，遠離街市，一隊車馬，在由東向西的官塘大道上彳亍行進。道畔偶見幾株枯樹，或聞幾聲鴉啼，兩旁盡是沃土犂翻過來的畦畦良田，正在等待着來年的插秧、播種。千里平疇，一望無涯。伍子胥偶一抬頭，一眼瞥及前方遠處，升起了裊裊炊烟，計算里程，大致將到吳趨里了。

驀地，耳中聽見在前面騎馬領路的專諸，發出了一連串的歡呼——

『娘！碧玉！哈哈！還有毅兒！』

公子光和伍子胥，不約而同的傴身向前探看；前方不遠，就在路邊，依稀可見三條人影，直立在一株枝葉全禿的大樹之下。專諸、金不古、紫姬，三匹駿馬有如三支勁矢，首尾相接的正向那三條人影奔去。

子胥不待公子光吩咐，猛可揚鞭，破空擊去，鞭聲響處，聲似裂帛，四匹高頭大馬，頓時便揚開四蹄，向前疾奔，朔風撲面，有如刀割。高軒大車風馳電掣般趕到樹下

路邊，正巧趕上了專諸歡容滿面，忽的滾下馬鞍，在跟專太夫人倒身拜了下去，喜不自勝的在嚷喊：

『娘！妳果眞回來了！』

『傻孩子！』專太夫人粲然的笑着，伸手扶起專諸，親暱的說：『你畢竟還是聽了娘的敎訓，趕去梅里追隨公子和你義兄。娘聽說了心裏一高興，當天晚上就囘到家中了。』

專諸樂呵呵的在笑，臉上多日的陰霾，刹那間一掃而空。他轉過臉去問碧玉說道：

『娘子！那日幸虧我聽了妳的勸告。要不然，娘怎會囘來得恁快！』

碧玉臉上一紅，一瞥相率下車站在道旁的公子光和伍子胥，低聲答道：

『夫君，人人都誇你是位孝子。虧得你連娘的心事都不明白？』

聽得在旁各人全都忍俊不住笑了起來。公子光就勢一拉子胥，兩人並肩走到專太夫人的跟前，齊同一致，躬身一揖，雙雙的稱呼過了專太夫人。專太夫人却不等兩人啓齒再往下說，忙道：

『公子殿下！老身昨日聽說殿下今天榮行，算準了殿下要從這條路上經過，特地領着舍媳、小孫，在此恭候。還準備了幾杯水酒，聊表敬意，爲殿下一壯行色！』

說罷，伸手一招，侍立在她身後的碧玉和專毅，連忙邁步上前，跪倒在地。母子倆手中一人一具硃紅托盤，盤中一色的三滿觥酒，直送到公子光跟前。碧玉一臉虔敬的說：

『請殿下滿飲這三觥家釀薄酒，願上蒼庇佑殿下，一路順風，早日榮旋！』

連那小小專毅也在跟伍子胥由衷祝福，口齒淸晰，聲淸氣朗的說道：

『伯父大人！你喝了這三觥送行酒之後，自會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聽得公子光和伍子胥樂陶陶的，揚聲大笑，在旁衆人也陪同笑了起來。公子光、伍子胥便在一團春風，笑聲不絕之中，一口一觥，接二連三把三滿觥酒，喝了個一乾二淨，涓滴無存。公子光親暱的撫着小專毅的頭頂，笑容可掬的說：

『你伍家伯父，此行是隨我同往迎迓楚國王妃蔡姬夫人。雖說我們不怕有人横生枝節，跟我們動起刀兵陣仗，祇是深入**異域**，前途茫茫，我們的人手又少，所以最好是一路平安無事。接到楚國王妃，一人不缺的順利歸來。專毅賢姪，你說我這話說得可對？』

小專毅垂手肅立，必恭必敬，應聲答了句：

『對！』

在他背後的專太夫人，却在收斂笑容，神色肅穆的在喊道：

『專諸！』

『孩兒在！』

專太夫人抬起頭來，大有深意的望他一眼。語調鏗鏘的在叮嚀：

『事主必忠，事友必誠，這是你父親在世之日，自你從小到大，逐日不斷耳提面命的兩句教訓。但願你時刻銘記在心，不可稍忘！』

『是！』

『誠然如公子殿下所示，此行果能平安無事，順利歸來便罷，萬一變起肘腋，事有意外，專諸！爲娘的只有一句話要吩咐你！』

專諸斂容正色，應聲作答：

『孩兒正在聽着！』

『爲娘的要你——』專太夫人提高聲浪，字字著力的說道：『遇事在殿下和你義兄之前，臨走要在殿下和你義兄之後！』

專諸馬上就慷慨動容，義形於色的回答專太夫人道：『娘，孩兒明白妳老人家的意思了。孩兒請娘放心，從此刻起，直到奉迎楚國王妃娘娘安然入吳以後，這一路上，遇

難兒必當先，臨撤之時兒子必定誓死斷後，絕不讓公子殿下和我義兄遭到一絲半點危險！』

一聽專諸這麼說時，專太夫人凜然不可侵犯的一張臉上，自然而然綻開欣慰的笑容。她連連的點頭，讚不絕口的說道：

『好，好，好兒子！有你這幾句話，爲娘的便做夢也是香甜的了。』

專諸面容端凝，側過身去面向碧玉，深深一揖，幾將及地。直把碧玉驚得連忙倒退兩步，轉身讓過，凝神傾聽專諸在那兒語音誠摯的說：

『娘子！拙夫奉母命侍同公子殿下，和我義兄遠行，前途危難重重，生死難以預卜；這上侍老母，下撫幼兒，撐門立戶，總綰裏外的重責大任，拙夫唯有鄭重的付託給妳了！』

碧玉直等到專諸挺身直立，重新站好，這才徐徐的轉過身來，跟專諸襝衽萬福，朗聲答道：

『夫君儘請放心，家中一切，賤妾自會竭盡心力，妥爲料理，斷然不使夫君有後顧之憂！』

於是，專諸又向碧玉拱手道謝。專諸一家告別，語語勗勉，字字懇切，這一幕，看

在公子光和伍子胥，以及在旁衆人眼裏，端的讓所有在場的人一致深切感動，人人盪氣迴腸，個個熱淚盈眶，公子光尤其向專太夫人拱手長揖，由衷稱譽的說：

『母賢、子孝、媳嫻、孫秀！太夫人，府上一門忠義，德行可風。在下唯有五體投地的佩服！』

專太夫人連聲謙謝，看看天色不早，又面帶愧色的說道：

『老身和小兒、舍媳只顧絮絮叨叨的話別，躭擱了公子殿下不少的時間，極是抱歉！敢請公子殿下這就登車啓程吧！』

公子光不便推辭，應聲：『是，』挽起伍子胥，雙雙登車。專諸一見，跟金不古、紫姬衆人趕忙跨上駿馬，揚起一鞭，領在頭裏絕塵而去。他爲了表示恪遵母命，絕無眷戀，一跨上駿馬就此不再回頭。

唯有公子光和伍子胥，坐上高軒大車，居高臨下，高軒大車一路向西疾馳，兩人不約而同，頻頻的扭頭探看，都走出一里開外了，大樹下，古道邊，滿目蕭索中，專家一家三口，還在肅立相送。小小專毅，居然還在不時搖動小手，向他直奔天邊的父親揮別呢。

頭一天，沿途絕少停留，一日之間車馬奔馳便走了兩百多里。

途中也曾有吳國官吏聽到消息，或者勞師動衆，或者輕車簡從，遠出城市村鎮，到官塘大道之旁來恭候迎接公子光一行。祇是公子光和伍子胥在行前就商量好了，一則爲攢趕行程，希望能够早去早回；二來也是爲了儘量避免驚官動府，叨擾百姓。他們決定沿途絕不接受招待，一日三餐儘量自行炊煮。入夜不投館驛，隨時就地露宿。因此之故，當夜他們就在大道之畔的一處僻谷，搭好了帳篷和地舖，還在六座帳篷的中央，燃起了一堆熊熊的烈火來取暖。

從這傍山露宿頭一夜開始，一切都由伍子胥精心安排。每夜安營，他請公子光在居中的一座大帳篷獨宿；然後再分成兩人一組，合住一座帳篷。固定了的是子胥、專諸一座，姬仁、姬禮和伍忠、伍義分據其二。至於金不古和紫姬，縱然他們早已是相偕私奔的情侶，但是伍子胥爲人一向剛直方正，守正不阿；他絕不承認金不古和紫姬之間的親密關係，爲了男女之防，他堅持金不古和紫姬必須分居二帳！

晚餐時分，暮色四沉，姬仁、姬禮在起火燒飯。其他的人分別三三兩兩倚樹而坐，休息等候。公子光、子胥、專諸貼近火堆，正在一面烤火，一面閑閑的聊天，伍忠、伍義擔任警戒，站立得遠些，金不古、紫姬遙遙的坐在公子光他們的正對面，中間隔着一堆烈火，雙方無法望及。却是從金不古、紫姬那邊，不時的傳來陣陣歡聲，殷殷笑語。

公子光注意到伍子胥兩道長可入鬢的劍眉，漸漸的越皺越緊了。

十冬臘月，寒風凜冽，公子光的兩名親隨姬仁、姬禮，却在笨手笨脚、手忙脚亂中凑出一頓晚飯來後，忙出了滿頭大汗。兩人爲公子光他們送上晚餐，伍子胥低頭一看，赫然竟是一大缽白米飯，三支烤羊腿，還有一大碗野芋湯，一大壺燙過了的烈酒。

伍子胥頭也不抬的問：

『其他的人呢？』

姬禮恭謹作答：

『酒菜一式一樣。』

子胥便不言語，伸手取只托盤。把自己的一份烤羊火腿和米飯、餐具放在盤中，站起身來，向驚詫錯愕的在望着他的公子光跟專諸說聲：

『失陪！』

便雙手托盤，大踏步的繞過火堆，逕自走到金不古跟紫姬那邊去了。

金不古和紫姬，正在打情罵俏，調笑謔浪，在爭議兩隻羊腿孰大孰小，忽一眼看見伍子胥正在面容端肅的大步走來，不由驚了一驚，臉上倏然變了顏色，滿面怔悖，臉紅耳熱，看得伍子胥又是生氣，又是好笑，便伸手止住兩人站起身來說：

『你們坐！』

金不古和紫姬由於伍子胥的突然出現，兩個人一般的心慌意亂手足失措，子胥叫他們坐，他們也就不便站起，呆愣愣的眼望着伍子胥在他們兩人之間，找一處空隙坐下，將手中托盤，往地面一放，自顧自的抄起羊腿，就口大嚼。他嚥下了一口腿肉，方始詫異的望望金不古和紫姬，漫聲的問：

『咦，你們倆爲什麼不吃？』

金不古和紫姬差一點給他問住了，兩人格格難吐，囁囁嚅嚅的答道：

『我們……………』

『吃呀！』伍子胥直在催促，又再解釋的說：『我是特來跟你們同進晚餐，邊吃邊聊的。』

聽伍子胥和顏悅色這麼說時，不古、紫姬，這才放下心來，拿起碗筷跟伍子胥一道進食。那金不古還殷勤的給伍子胥和自己，各斟了一滿觥酒，然後再抬起頭來，問那紫姬：

『妳——？』

紫姬衝着伍子胥，澀澀的一笑，低聲答道：

『倘若伍將軍不計前嫌，又肯賞臉，容我借花獻佛，也敬上這麼一觥，那我就……』

伍子胥頓時便正色的接口說道：

『紫姬，我曾說過，自古罪不及孥，妳父親的所作所爲，一概與妳無關！』

『不！』紫姬居然螓首直搖，嫣然一笑的說道：『家父一生作爲，畢竟有一件事，跟我大大的有關！』

子胥一愣，忙問：

『紫姬！妳說的是……』

『是他生下了我——生下了我這個在他心目之中，不孝已極的女兒！』

子胥哈哈大笑，一仰脖子，把手中滿滿的一巨觥酒，全喝完了。

這一旁伍子胥將觥中酒一飲而盡，分坐他左右的金不古和紫姬，當下便十萬火急的回敬一觥。

觥中酒盡，金不古連忙再斟，三人之間的一團僵窘，也便就此豁然打開。

伍子胥一邊低斟淺飲，用酒下飯。一邊閑閑的問那紫姬：

『彷彿聽不古說過，令尊大人膝下，只有妳這麼一個女兒？』

『不錯。』

『是令堂在生下了妳以後，就此不再生育了？』

『不是。』紫姬圓姿替月，嬌艷如花的一張粉臉，閃過一陣黯然：『十八年前，家母生我，不幸在產後染病，不治身死。』

伍子胥頻頻點頭，語氣之間，略帶同情意味的說道：

『那妳是還在襁褓之中，即已失恃了？』

紫姬輕咬櫻唇，埋下螓首，低聲答道：

『反正，我這一輩子唯一的憾事，就是從未見過慈母一面！』

伍子胥一聲長吁，像是在替她惋惜，隔了一陣，方再試探的問：

『令專權傾朝野，富甲全楚，難道他中年喪偶之後，竟然不曾續絃？』

紫姬猛可抬起頭來，用她那雙盈盈秋波，清澄似水的杏眼，在伍子胥臉上飛快的一勾。唇畔漾起一抹得意微笑，她面有得色的答道：

『當年家父、先母，也稱得上是十分恩愛。先母懷我，家父興奮已極，我聽我的舅父說過，先母產後病逝，家父傷心淚盡，在先母臨終之前，他曾當着衆人，執起先母的手，當天立誓，他說他不但此生絕不再娶，而且還要親手把我撫養長大！』

聽得伍子胥連連的輕緩搖頭，一聲長歎，感慨莫名，脫口而出的說道：

『眞想不到，令尊還是一位情深款款，信守不渝的多情種子！』

偏偏紫姬聽得出來，伍子胥的語氣之間，略帶諷刺；她頓時花容變色，怫然不悅的反脣相譏：

『我嘗聽說，夫婦之好，父不能問女，女豈能問父？家父是否情有獨鍾，稱得上是多情種子？我不能遽下論斷。祇不過，先母逝世二十八年，家父始終不曾再娶，這總是個衆人皆知的事實！』

伍子胥絲毫不以爲忤，他祇淺淺一笑，用一個眼神攔住了金不古對紫姬出語阻止。然後再好整以暇，若無其事的問道：

『我在郢都，也曾聽人說過，令尊左右，頗有不少美姬艷妾。』

紫姬一張利口，毫不饒人。馬上就針鋒相對，氣呼呼的答道：

『美姬艷妾，顯然不是續絃！』

『那當然，那當然。』伍子胥欣然表示同意，再問：『就不知道堂堂費令尹，十餘年間，前後納過幾十上百名姬妾，這麼許多美女之中，是否也曾有人給他生過一男半女？』

『這……，』提起她父親那些個膾炙人口的艷聞，紫姬不由自主，臉上湧起了紅潮。頓一頓，忸怩一陣，方始不得已的據實回答：『自從我略略懂得人事起始，也曾絡繹不絕聽到家人提及。家父的某位姬人，懷胎有喜，某位侍女，臨盆生育，但是奇怪的是，這麼些個庶出的弟妹，居然沒有一個活到週歲！』

伍子胥不假思索，張口便說：

『這就是……』

紫姬立刻提高警覺，咄咄逼人的問：

『這就是什麼？』

伍子胥原先想說：費無極倒行逆施，罪無可逭，這就是老天有眼，叫他就此絕嗣。給紫姬厲聲一問，這才憬悟，紫姬終究是費無極的女兒，此間那有當其女而詈其父的道理？話到喉道祇好嚥了回去。向紫姬歉然一笑，連忙改口說道：

『哦，我的意思是說：多一半，令尊命中只有妳這個女兒！』

子胥改口，紫姬登時便回嗔作喜，頻頻頷首的說道：

『對對對！伍將軍，家父不止一次向我提過，也不知道有多少神卜相師，給他起卦算命，居然會衆口一詞，都說家父命中只有一女。』

把握機會，伍子胥立刻便追問紫姬：

『不用說，令尊大人對妳，一定是視如掌上明珠，一日不可輕離的了！』

紫姬沾沾自喜，滿面春風，應聲：『是。』在她對面，不甘寂寞的金不古，一直在聽伍子胥和紫姬二人一問一答，時而歡喜，時而緊張；到這時候，著實憋不住了，趁紫姬喜悅無語，插嘴便說：

『豈祇視若掌上明珠，一日不可輕離？師父啊，紫姬的尊大人鍾愛紫姬，確實是無微不至，即使說他們父女倆相依為命，也不為過！』

『說他們父女倆相依為命，也不為過？』伍子胥意味深長，一字一頓的複述一遍，再問：『金不古，你倒舉一兩件實例，說說看費令尹究是何等的舐犢情深？』

金不古那裏摸得透伍子胥這句問話裏的深意，他還在興高采烈，指手劃脚的說道：

『別的事暫且不提，我只舉一個例，這也是紫姬親口告訴我的。令尹大人不論公務怎麼繁忙，每天晚上總是儘量抽空，和紫姬共進晚餐，而席間也不許有第三個人在，晚飯過後，父女間還得盤桓說笑一頓飯工夫！』

伍子胥處之淡然的應了聲：

『哦——』

於是，金不古便挖空心思，千方百計找出一則動人的事例來講：

『那一年，紫姬八歲。時值中秋，皓月當頭，令尹大人在父女二人家宴過後，抱着紫姬，在摘星樓頭，凭欄賞月，一直到中宵時分。』

伍子胥嗤之以鼻，暗中一聲冷笑的道：

『中秋乍涼，明月正圓，家人賞月忘記了時辰，那也是稀鬆平常的事！』

『不！師父！』金不古撞天屈地般的嚷嚷起來：『精采的還在後頭呢！』

伍子胥故示索然，漫應一聲：

『你說！』

金不古又咂嘴咂舌的往下說道：

『紫姬告訴我說，當時，令尹大人一時興起，便作豪語，他說他在楚國高居一人之下，百萬人之上，尤且富可敵國；他又許諾，不論紫姬要什麼，他都能給紫姬取來，將軍你猜，當時紫姬開口要的是……？』

金不古故作神秘，頓住不說，反倒去問伍子胥，子胥却目光炯炯的望着紫姬，莞爾一笑，斬釘截鐵的答道：

『妳準是要天上的月亮！』

紫姬還來不及點頭應是，金不古却已經在發出一聲驚呼，駭然的問：

『吱呀！師父！你……你是怎麼猜到的呀！』

伍子胥先不理會金不古，他藹然的望着紫姬問道：

『這一次，十中有九，妳把妳那位無所不有，無所不能，甚至無所不爲的令尊大人，大大的給難住了！』

不曾想到，紫姬的一頭雲鬢霧鬟，搖得像個博浪鼓似的，她使伍子胥大出意外的答道：

『不！將軍，被難倒的是我，不是家父！』

『啊!?』伍子胥愣了愣，忙問：『紫姬！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紫姬赧然的笑着，有條不紊的答道：

『家父聽說我要天上的月亮，他說這個不難，當下命一名侍女，從摘星閣中取出一面銅鏡，命我把銅鏡雙手捧定，然後由他老人家迎着月亮，挪動銅鏡；使一輪明月恰好映在銅鏡的正中央。這時候，家父便哈哈大笑的說：紫姬！吾女！爲父的已經把天上的月亮給妳摘下來，妳可得好好的把它抱住，莫讓月亮從妳的手中溜走了啊！』

伍子胥正在心中感慨，費無極天性狡獪，玩天下人於股掌之上，他的譎詐伎倆，居然會用來對付自己的八歲稚齡獨女，委實是至於至極，令人歎爲觀止了。然而，坐在他

右手邊的金不古，仍還在湊興般面有得色，眉飛色舞的往下說道：

『將軍！可笑的是紫姬聽了她尊大人的話，雙手定定的捧着那面沉甸甸的銅鏡，一動也不動敢，惟恐雙手一動月亮會從鏡中溜掉。她心情緊張，臂痠手麻的把那面銅鏡捧了好久好久。後來著實捧不動了，無可奈何之餘，唯有放聲大哭。令尹大人見她哭得厲害，這才連說罷了罷了。一面接過紫姬手中的銅鏡，一面命侍女服侍她去就寢。這才了結了一樁要索天上明月的公案。』

伍子胥看了一眼紫姬，深沉的一笑，方始說道：

『可以想見的是，自從那次妳大大的爲難以後，紫姬，妳再也不敢對妳的尊大人作非份的要求了。』

紫姬一聽這話，頓時就螓首深埋，臉上飛起兩朵紅暈。羞人答答的接口答道：

『除非這一次，我和金郎的事……』

伍子胥心中怦然一動，順勢便問：

『妳是說……妳要跟妳的金郎成婚?』

『是!』

羊腿啃完，烈酒飲盡，三個人吃吃談談，一席晚膳，早已喫喝得酒足飯飽，渾身熱

氣上騰。伍子胥將餐具放好，活動活動手脚，心想：盤問已過，諸事明白，是該點入正題，好好的規勸一下這對天眞未鑿，行事莽撞的少年男女了。因而他便挺直身軀，臉色一正，神情端凝肅穆的問那紫姬道：

『妳方才再三說過，令尊膝下，僅妳一女，你們父女二人，一向相依爲命？』

『唔，我是說過。』

『妳不但是令尊的掌上明珠，而且，令尊和妳，一日不可輕離？』

『是呀！』

『紫姬，』伍子胥語調一改，轉爲輕柔的問：『妳可算得出來，自妳離家出走，以至於今，前後一共有多少日子了？』

紫姬柳眉一蹙，屈指細數。口中喃喃有聲，然後憨態可掬的一聲驚呼：

『哎呀，前後都有四十七天了吔！』

子胥想用醍醐灌頂之勢，一語驚醒夢中人，便單刀直入的問道：

『紫姬，妳有沒有想過。在妳不告而別的這四十七天裏，令尊會急成什麼樣子？』

『他會……，』紫姬才說了兩個字，便就頓住。躊躇半晌，方才用低得幾乎難以聽見的聲音答道：『我想……，我爹他一定會後悔！』

『後悔什麼？』伍子胥怫然不悅，雙眉緊皺的問道：『後悔他不該不答應你們的婚事？還是不曾拿出大筆金珠，讓你們相將私奔，遠走高飛，周遊列國去尋歡作樂，遊山玩水！』

紫姬强項的笑道：

『都不是！』

子胥疾言厲色的追問：

『妳說呀，那又是什麼？』

『我爹他會後悔，』紫姬了無懼色，理直氣壯的答道：『當日，他不該貪圖小利，吞沒大王的賑銀，侵奪金郎毀家紓難的功勞，置金郎一家於死地。後來，又不聽我的勸，退還賑銀，表揚金郎一家；要不是因爲這些個緣故，我才不會私探金郎，由憐生愛，鬧到今天這個不可收拾的地步！』

紫姬憤憤然的一口氣說到這裏，伍子胥凝神傾聽，越聽越奇。心中暗忖，這眞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自己原想勸金不古和紫姬端正禮俗，及早回頭，趁費無極在發現愛女私奔，急得走投無路的時候趕回郢都，由金不古、紫姬雙雙向費無極請罪。費無極只此一女，何況米已成飯，木已成舟，他很有可能會承認事實，答應爲

這一雙少年情侶補行婚禮，金不古和紫姬也就不必東躲西藏，天涯逋逃了。那兒想到，自己一再追詰，竟然問出了費無極的另一面目，一大罪狀，因而他便忙不迭的再去追問紫姬：

『妳說什麼吞沒賑銀，侵奪功勞，置金不古一家於死地，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

金不古惟恐紫姬重提往事，刺戟動情，一時說不清楚原委，趕忙插進嘴來問道：

『師父離開楚國已久，有沒有聽說師父長兄伍公的封邑棠邑，今年鬧了一次空前未有的蝗災？』

伍子胥搖搖頭答道：

『其實不曾聽說。』

金不古面色黯淡，一臉苦笑的說道：

『自從伍公蒙冤負屈，慘遭棄市，那費令尹便處心積慮，一味想把棠邑納入他自己的封地！』

子胥悲憤莫名的說：

『父兄被殺，妻嫂自盡，我伍家早已家破人亡，只剩下伍員一人。誠所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費無極垂涎家兄的封邑，那也祇好讓他予取予求，唾手而得了。』

『不過，直到如今為止，』金不古刻意安慰子胥般的在說：『大王似乎還不曾批可，將棠邑劃歸紫姬的令尊大人哩。』

『哦？』伍子胥自嘲的一笑：『那我家的棠邑，豈不是成了漏網之魚！』

『漏網誠然漏網，就只是，伍公冤死，棠邑百姓，就成了無主的孤兒。更悽慘的是，今天秋收時分，棠邑又鬧了一場慘不忍睹的蝗蟲巨災！』

伍子胥源源本本稟告伍子胥：當年季秋九月，收割時際。棠邑百姓正在歡天喜地，家家戶戶磨刀霍霍，準備下田割稻；驟然之間，自天外飛來無數蝗蟲，那蝗蟲遮天蔽日，蟲擁而來，似層層靉靆，破空壓下，又像怒潮澎湃，暴雨直傾。蝗蟲刷刷刷的振翅飛過，在天地間瀰漫一片，轉眼間就將棠邑一地的結實稻穗，嚙了個一掃而空，好幾百頃良田，百十里綠油油的迎風禾浪，居然在一轉眼間成為滿目焦土，顆粒無存。蝗屍落在地上，砌成了厚厚的一層，腳踩過去，沙沙作響！

『楚王無道，天象示警。』子胥感慨系之的說道：『於是驟來蝗災，食盡棠邑稻穀，祇可惜，昏君奸相，居然會毫無警覺，仍然在那兒胡天胡地，倒行逆施，在這種情形之下，楚國不亡，是無天理！』

『哎呀！師父！』金不古哭喪着臉，懊惱無限的接口道：『還說什麼楚王無道，天象示警呢！這一次棠邑蝗災，眞正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老弱死於溝渠，少壯流落四方，受苦受難的，還不是上萬的棠邑百姓，和在下金不古的滿門！』

子胥愣了愣，忙問：

『金不古，你是在說：你們棠邑金府，居然也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了？』

金不古眼睛一紅，一聲浩嘆，方再搖頭太息，娓娓細訴的說道：

『師父，你那裏曉得，棠邑蝗災一起，地方有司，也曾立即具奏稟告大王；大王覽奏，也曾當殿降旨，速運白米千斛，派員赴棠邑發賑。可是，萬萬沒有想到紫姬她的尊大人……』

不古斜睨紫姬一眼，格格難吐，把話頓住，子胥察言觀色，心中明白，頓時便厲聲問道：

『是否費令尹利慾薰心、喪盡天良，他把災民的賑糧都給吞沒了？』

金不古兩眼望着紫姬，漾一臉苦笑，伸手搔頭，左右爲難說道：

『紫姬，事關令尊，我委實是難以措詞，我看還是由妳來說吧！』

『也好！』紫姬挺爽快的一口答應了。她轉臉朝向伍子胥，憤懣不平，義形於色的

說：『伍將軍，我年紀雖小，是非黑白我還能分辨得出，這走遍天下，凡事總得講個理字！』

子胥頷首讚許的說：

『紫姬姑娘，妳說得很對！』受了伍子胥的鼓勵，紫姬益發顯得眉飛色舞，意態昂揚了。她滔滔不絕的說出了事情原委。當日，楚王降旨發賑，費無極當殿便領下了這個差使。却是，他存心不良，別有企圖，私自吞沒了一千斛白米不算，再派一名令吏解雍，率領一小隊人馬，星夜趕到棠邑，找到了棠邑的首富金倚相。

伍子胥插嘴問那金不古道：

『那就是令尊大人了？』

金不古熱淚長流，黯然神傷的答道：

『是。』

紫姬緊接下去再說：

『解雍一見金郎的父親，先就勒索了一筆使費，然後，他竟膽敢假傳大王的旨意，推說人命關天，賑災急如星火。他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硬是要金家先墊出一千斛白米，即日發賑！』

伍子胥疑惑不定的問：

『一名小小的令吏，居然也有這麼大的膽量?!』

紫姬坦率無隱的答道：

『事後方知，這完全是家父的授意。』

伍子胥『哦——』了一聲，同意的說：

『這就是了！』

『家父迫於無奈，』金不古趁此機會，嗚咽的搭上腔來：『只好東挪西補，湊足了一千斛白米開倉發賑，那令吏解雍，當天也就回到郢都覆旨。舍下全家，原以爲祇不過損失了白米千斛而已，一家子人都以爲從此沒事了。那兒想到，破家滅門的慘禍，竟然會接踵而來！』

『破家滅門?』伍子胥大吃一驚，一叠連聲的追問：『怎麼?你家也會遭了破家滅門的慘禍?爲什麼一連多日，你始終都沒有提起?』

『我……我……』

金不古千頭萬緒，一時不知從何說起，場面幾乎僵住；虧得紫姬心直口快，性子又急，依然由她代替不古婉轉的說了——

『金郎帶着我離家出走，輾轉逃到吳國，投奔將軍；蒙公子殿下和將軍收留，一連幾天，殿下和將軍都在忙於啓程，一時之間找不到機會從詳稟告！』

子胥漫應一聲，點點頭，又在催那金不古和紫姬二人，高聲問道：

『後來究竟如何?你們兩人還不快說！』

於是，接下來金不古和紫姬二人便你一言，我一語，把權奸陷害，金家破家的事說了一個梗概。金倚相、金不元、金不古父子三人原已認定花錢消災，白送給費無極千斛白米也就罷了。然而，金家奉命發賑，災民蠭擁而來，上萬人口，嗷嗷待哺。一千斛白米，不出二十天便散發了個一乾二淨。賑米發完，災民還層層叠叠的圍住金家糧倉，哀哀乞食。金倚相無法肆應，伍尚既死，棠邑早成無主之地，萬般無奈，迫不得已，金倚相只好答應災民上郢都去爲他們請命。他用盡千方百計，幾乎削尖了腦袋總算是見到了楚王。然而，當他哭訴墊發賑糧粒米不存，先就觸犯了費無極的大忌。

費無極一口否認他曾轉飭金倚相墊過什麼賑糧，跟他一鼻孔出氣的令吏解雍更是搶先出班，挺身作證。他一口咬定，他是奉了費無極之命，親自押送官米千斛，親手交給金倚相發賑的。費無極和解雍狼狽爲奸，一唱一和，不由楚王不信那金倚相是在當殿說謊；當金倚相聲淚俱下，極力辯白，昏庸顢頇的楚王便發了雷霆之怒，他猛一拍案，伸

手直指金倚相，厲聲呵斥：

『好一個劣棍刁民金倚相！費令尹遣人運送賑糧，人證俱在！你竟敢當殿誣攀，說什麼令吏解雍威脅利誘，命你墊米！這廟堂之上，寡人大殿，容不得你這等刁頑猖狂……』

當時便喝令值殿武士，將金倚相架出去重笞一百鞭——。

金不古一口氣說到這裏。囘想當日老父受辱，椎心刺骨，熱淚泉湧，他早已雙手掩面，泣不成聲了。伍子胥先則低聲勸那金不古莫忙啼哭，把他父親含寃負屈的經過繼續說完。卽是，金不古已在哭得聲嘶力竭，涙盡涕枯；子胥心想，男兒有淚不輕彈，就讓他把滿心的積鬱哀傷，全給痛痛快快的哭了出來也好，因此他便轉過臉去問那紫姬——

『金老丈是給値殿武士活活打死的？』

『不！』紫姬斬釘截鐵的答道：『金郎的父親雖說是一介平民，但他頗重氣節。後來我聽說，他是不甘當殿蒙詬受辱，又苦於無法分辯，還他淸白，當下就一把奪過値殿武士的腰間寶劍，當場仗劍自刎了！』

『死得好！死得其時，死得其所！』子胥一伸拇指，高聲讚呼；又跟紫姬講解的

說：『當時如果他不自刎，令尊大人也絕不會留他這個活口！』

紫姬用低得難以聽見的聲音，輕輕的囘答了聲：

『是。』

子胥再問：

『記得不古曾經說過，他還有一位胞兄，名叫不元，這金不元他……』

『他把他父親的屍首抬囘棠邑，歸葬祖墳；第二天他留了封遺書給金郎，說自己懦弱無能，要金郎自行復仇。當時便服毒自盡，他說他要侍奉他父親於地下！』

伍子胥的聲聲禮讚，脫口而出：

『壯烈可風，孝心可嘉！金不古，府上一門的遭遇和事蹟，竟然和我家大同小異，足可以相提並論呢！』

金不古已經哭够多時，稍稍消除一些胸中塊壘，聽伍子胥極口稱讚他的父兄，以棠邑民家和太師伍府等量齊觀，當下不禁心花怒放，笑逐顏開。一骨碌的站起身來，向伍子胥一揖及地的道謝：

『師父太過奬了！』

『就有一樁，』子胥陡然想起一處疑竇，便眉頭一皺，困惑不解的問道：『聽你們

兩人方才說的事實經過，令尹費府，和棠邑金家，原該有不共戴天之仇；你們倆又怎麼會遇在一起，居然還當天盟誓，不棄不離，甚至於不計一切，相偕私奔了呢？』

問得紫姬臉上紅潮滿佈，金不古面倒面有得色。他眉飛色舞的答道：

『師父問到了這一層上，在下就不能不說，紫姬姑娘眞不愧爲當代奇女子了。』

噗哧一聲，伍子胥情不自禁的失聲笑了起來。

『師父莫笑！』金不古連忙緊强的雙手直搖，又瞟一眼紫姬，神情不安的說道：『在下和紫姬姑娘之間，確實有一段曲折離奇，令人難以置信的際遇。』

咳聲嗽，子胥正色的說：

『伍某願問其詳。』

『那夜，』紫姬毫不在意的從頭說起：『金郎滿懷悲憤，一股衝動，他仗劍直入令尹府，想要行刺家父；一陣瞎摸亂闖，居然闖進了我的屋裏！』

——其實呢，當夜紫姬一見金不古器宇軒昂，容貌俊俏，大有玉樹臨風，飄逸出塵之致，頓時便是一喜。心想，世間果有這般美少年，因而她便不怯不懼，不慌不忙，笑容可掬的問道：

『你是誰？怎的闖到我屋裏來了？』

紫姬的美，明眉皓齒，艷光四射，自然而然有一種令人不敢逼視，偏又遽然不忍離去的天生魅力。金不古驟然一眼望見了她，居然也是悲憤全消，心旌搖搖。這一頭紫姬在烟視媚行，目挑心招；那一邊，金不古自難免色授魂與，心頭小鹿亂跳。一時之間，把他潛入令尹府，行刺費無極，爲父兄報仇的一件緊急大事都給忘了。

兩人脈脈含情，相互凝視，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當時還是紫姬先回過神來，她嫣然一笑，百媚千嬌，金不古只聽到她在鶯聲嚦嚦的問道：

『喂！人家在問你的話呢？』

一個是嬌生慣養，在相府予取予求，一呼衆諾，人人對她百依百順的獨生女；一個是風流倜儻，在棠邑一地如鶴立鷄羣，傲骨天生，到處把他像隻鳳凰般捧着的美男子。月黑風高，夜闌人靜，居然會在斯情斯景中萍水相逢，偶然邂逅，在小兒女的心目之中，能不當做『千里姻緣一線牽』嗎？

因此，當金不古娓娓細訴，道盡他一家門所遭的慘禍與寃屈，芳齡十八的費紫姬竟然會把她自己的一顆芳心，全都放在金不古的身上。隨着他的盡情傾吐，時而蛾眉微蹙，時而欷歔太息，時而長歎，時而短吁，渾然忘記金不古破家滅門，不共戴天的大仇家，正是自己的生身父親費無極了。

金不古把自己的深仇大憾說了一個概括，對於紫姬從頭到尾，一以貫之，對自己的同情關懷滿心感激，然而，當他悄悄然的問道：

『請問姑娘，妳是這令尹府邸的什麼人？』

太上忘情，不究所以，紫姬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的回答金不古道：

『我就是令尹大人的獨生女，閨名紫姬——』

『啊?!』

這下輪到金不古一聲驚呼，呆若木鷄，直楞楞的站在原處紋風不動了。

一看金不古的神情反應，紫姬登時憬悟，自己有失過於直率。祇是她在世爲人，從來不悔不恨，尤其胸無城府，眞摯坦白，從而她便向金不古說出了她胸中的感觸：

『從來，家父在朝當官，外面的事，我是一概不聞不問也不管。唯有府上的這一件事，因爲我有一位乳娘，也是棠邑人氏，令尊當殿自盡那一夜，她曾到我屋裏，哭哭啼啼，細說府上和全棠邑人所受的委屈。乳娘在我跟前從不撒謊，所以我能相信，剛才你所說的那些，全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不古一聽，如逢大赦，頓時便喜上眉梢，躬身向紫姬一揖，說是：

『姑娘深明大義，在下金不古由衷感激！』

據金不古對伍子胥坦然直承，那時節，他做夢也不會想到，紫姬不等他把話說完，一扭柳腰，往外便走。與此同時，一聲吩咐：

『你隨我來！』

紫姬、不古，分別敍述；把當日相遇經過，一口氣說到這裏，聽得伍子胥有如身歷其境，悠然神往。於是他藉金不古喘一口氣的機會，插了個嘴，隨口問道：

『想來一定是紫姬引你一條明路，讓你毫髮無損的離開令尹府吧？』

金不古打個哈哈，權充苦笑，然後撞天屈地般高聲喊了起來：

『才不呢！』

子胥一愣，急急的問：

『那她又會把你帶到那裏去呢?』

金不古的臉上，一副啼笑皆非，無從解釋的尷尬模樣，兩手一攤，萬般無奈的說：

『她啊！師父，她把我帶到令尹府頭一進的正房，費無極費大人的寢處！』

『啊！』

不古答話，過於意外，伍子胥不由得不滿腹驚疑，目瞪口呆了。

然而，接下來金不古卽又在極口稱讚紫姬，他說她不但深明大義，通曉事理，尚且

還能扶危濟傾，主持公道。她領着金不古一進費無極的正房寢處，馬上就自作主張，喝退在場隨侍各人，不由費無極分說，排山倒海般的，把棠邑百姓和金家所受的冤屈與慘禍，一五一十的和盤托出，然後她便單刀直入的質問：

『爹！女兒請你實話實說，果然是有這個事嗎？』

聽得伍子胥幾乎難以置信，他一腔納悶，伸手搔頭，大惑不解的在自言自語——

『我不相信，機智深沉，老奸巨猾如費無極，他也會在他女兒跟前認錯？』

紫姬接口便答：

『他是沒有認錯！』

子胥再問：

『那麼，事實俱在，證據確鑿，尙且當着苦主金不古的面，他又如何置答？』

『他說，』紫姬簡明扼要，一語道盡：『呑沒賑糧，誣陷金家，全是令吏解雍隻手遮天，他個人的所作所爲，家父祇不過念在解雍多年相隨，不忍見他罷官免職，一時徇私，代他掩飾一下而已。』

伍子胥一聲冷笑，轉過臉去問金不古道：

『這話你也能信得過嗎？』

金不古臉上一紅，呑呑吐吐的答道：

『當……當時，眼見令尹說得一本正經，眞摯誠懇，在下確是有點兒相信。』

『只怕——，』子胥鄙夷不屑的嗤之以鼻：『當時你信的是明艷照人的紫姬姑娘，而不是她那位能言善辯，嫁禍卸罪的尊大人！』

『如今回想，』金不古囁囁嚅嚅的答道：『師父所說，果然不錯。』

伍子胥斂容正色，伸手一指紫姬，說了聲：

『妳往下說！』

紫姬一心想給金不古轉圜。她說她父親卸罪嫁禍，不但金不古有點相信，連她自己也是深信不疑。因爲在她想來，令尹府邸富可敵國，她父親也就不會爲那一千斛米，處心積慮，大費周章，冒偌大的風險，玩那些個花樣；尤其是，當時她的父親費令尹曾急於表白，做工十足。立刻就派人去把令吏解雍找了來！

令吏解雍轉眼就到，他原是個擅於察言觀色，見風使舵的小人；一見當時在場費無極、紫姬和金不古的神情反應，外加上費無極暗中跟他使個眼色，頓時就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了。費無極誠然是一代權相，神奸巨慝，但是他的女兒紫姬卻能頗明大義，正直敢言，這是楚國上下盡人皆知的事實。尤其紫姬自幼嬌生慣養，予取予求，連她老子費

無極都拿她無可奈何，徒呼負負，因此，當時解雍分外的小心翼翼，戒愼恐懼。他認眞揣摩費無極的話中的含意，一個勁兒的代他申引幫腔，居然不惜承認，確實是他一時見利忘義，以爲金不古家向爲棠邑首富，有機可乘，這才起意呑沒賑糧，矯楚王之詔，命棠邑金家墊發，殊不知竟捅出這麼大個漏子，等到奸謀暴露，眼見東窗事發，他唯有『苦苦哀求』『菩薩心腸』的費令尹費大人，用一條『一手遮天』、『瞞天過海』之計，陷害繼之以嫁禍；終使金倚相、不元父子二人，雙雙含寃負屈，死於非命。解雍『坦率』供承以後，揉揉眼睛，擤擤鼻涕，裝腔作勢，放聲大哭；他裝出那十分懊惱、無窮悔恨的模樣，向費無極和金不古連連磕着響頭哭道：

『下官一時貪婪，竟然掀起這大的風波，累及了金府滿門，誠然是獲罪於天，罪無可逭。如今只有任憑金公子處置，那怕是千刀萬剮，下官也在所不辭！』

費無極和解雍一搭一檔，所編的謊居然不由金不古和紫姬不信。尤其令吏解雍跪地大哭，如喪考妣，一時間反教當年一十九歲的金不古，不知如何是好。偏在這時，費無極又扮上了一團正義，疾言厲色，他破口大駡解雍，直把他駡得一佛出世，二佛湼槃。連金不古都爲之忘了破家之仇，在替解雍感到無容身之地了。痛駡之後，更上層樓，鏘的一聲，費無極拔出了腰間寶劍，使勁的往地上一擲。然後手指寶劍厲聲說

道：

『爲了區區千斛賑糧，你竟害得金府家破人亡，你自已說你獲罪於天，罪無可逭，那你這就取我的寶劍，立刻自刎謝罪！』

費無極斯語一出，解雍馬上就不惜工本，假戲眞做，他磕頭如搗蒜，霎時間便碰頭碰出了涔涔鮮血。

與此同時，解雍還在聲嘶力竭的哀哀上告：

『令尹大人，下官委實罪該萬死！祇是大人明鑒，下官上有八旬老母，下有三齡幼女。下官一旦死了，這上有老，下有小，豈非全家老小都要走上絕路了嗎？』

劍拔弩張，解雍生死間於一髮。這時節，金不古報仇心切，他絕不至於開口爲解雍求情，紫姬一心只想主持公道，爲她的金郎排憂解恨，她也不會代解雍告免。於是便有費無極身畔的一名心腹親信，典令呂青，他做的是楚國朝廷的職官，即經常隨侍在令尹費無極的左右，稱得上是費無極的謀主智囊；尤有一層，由於費無極對他言聽計從，寵信有加，他那一座令尹府裏裏外外，上上下下的大小各事，一概都由呂青掌管，因此，若說這譎詐多變，詭計百出，長得身高不滿五尺，體重不够百斤，矮小佝僂，兩腮無肉，活脫像隻猢猻的呂青是這座令尹府的總管，似乎也不爲過。

費無極跟那解雍，特意在金不古、紫姬跟前合演的這一齣雙簧，直演得惟妙惟肖，活靈活現，却也到了生死關頭，最高巔峯；倘若再沒有人上前排解，那就勢必要讓解雍引劍自刎，血流五步了。——費無極一生玩弄權術，處處都有妥善安排，即令在他愛女跟前演戲也不例外。當他喝令解雍自刎謝罪，金不古、紫姬事出意外，無從置喙，正在不知如何是好，偏有個滿面堆笑，連連拱手招呼衆人的典令呂青，從大廳屏風後面轉了出來，他和廳上衆人一一行過禮後，方始湊近費無極，低聲的說了一句：

『大人，可容屬下略盡一言。』

『你說！』

典令呂青也是架勢十足，他先咳聲嗽，清清嗓子，方始兩指一叠，娓娓道來：

『大人！屬下以爲今日之解雍，委實是其人可惡，其情可憫！』

費無極頭也不回的應聲說道：

『你說下去！』

『爲千斛賑糧，竟使金倚相、金不元父子二人含寃負屈而死，確實是其人可惡！然而，』呂青的語鋒倏然一轉，眼望着金不古，一臉諂笑的說道：『金公子，令尊大人剛烈勇毅，嫉惡如仇；令兄忠孝雙全，義烈可風。他兩位的亡故，是否也可以說是他兩位

的天性使然——！』

金不古煞費躊躇了。他既不能否認呂青的極口稱讚，公允定評，又不能顚倒黑白，信口雌黃，硬說是費無極、解雍直接下手，殺了他的父兄；因而他沉吟半晌，只好不置可否的應了聲：

『這……』

金不古這一猶豫，正好讓典令呂青理直氣壯，振振有詞了，他當下便提高聲浪，拔尖了嗓音，像是在當衆朗聲宣告：

『依律：侵佔賑糧，罪不至死，最高本刑，祇不過是在職者革官。此外，不論在職與否，一概加倍賠償，尅日繳回官倉！』

跪在地上的解雍一聽，如逢大赦，連碰響頭，他尖聲嚷嚷的道：

『下官寧願革官，請令尹大人准奏大王，將下官解職歸田，自此耕耘爲生。至於下官所呑沒的千斛賑糧，自當加倍繳回官倉，敢保不少分毫！』

費無極故作凝神傾聽，直等解雍把話講完，又飛快的瞟了金不古一眼，祇見他滿臉都是困惑迷離，瞠然不知所對的神情。心中自然而然的一寬。然而老奸巨猾，城府深沉，他惟恐金不古臨時得了主意，又會變卦，便背負雙手，逶邐踱步，裝模作樣的像是

在深思長考，認眞思量。有頃，他突又止步，和顏悅色的喊了聲：

『金不古！』

『在！』

『棠邑蝗災，還在繼續？』

『是。』

『一萬多災民，依然嗷嗷待哺？』

『是。』

然後，費無極再踱步，俯首作深思狀，接着，他又像是忽得一計，滿面春風，笑容可掬，站停下來掃視衆人一瞥，方道：

『如此，我倒得了一個三全其美之計！』

典令呂青連忙湊興的上前問道：

『請問大人，這三全其美之計究竟是……』

費無極先不理會呂青，扭轉臉去喊了一聲：

『解雍！』

解雍立刻誠惶誠恐，膝行向前，必恭必敬的應聲：

『在！』

『倘若我要你賠出三千斛白米來……？』

解雍連連叩首，一口答應：『那怕要下官賣盡家財，典當一空，下官也是心甘情願，絕無怨言！』

『那麼，我就要你拿一千斛米，賠還金府。』

『是。』

『另一千斛米繳同官倉，作爲你斗膽挪用賑糧的一筆罰鍰！』

『下官一定照辦。』

『還有一千斛米。我要責成你用金府的名義，繼續在棠邑濟貧賑災，爲金倚相、金不元二位多做點功德，同時也是你在對他們二位，略表歉意；使他們二位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

『願意，願意！』解雍直把自己的腦袋瓜子，磕得砰砰作響，他故作歡聲的道：『大人如此處置，面面俱到，下官雖說終將毀產破家，可是下官獲罪之餘，就此可以稍稍心安了。』

當時的紫姬，也在以爲她父親、解雍、呂青合力演出，專爲應付她撒嬌吵鬧，揚言

擧發的這一齣劇，完全出於三名奸佞的眞心誠意。金家寃屈，偌大一宗貪瀆致人於死的巨案，就此獲得合情、合理、合法的解決，因此，她心花怒放，眉開眼笑，喜孜孜的喊了一聲：『金郎！』

『唔？』

紫姬還在眉飛色舞，得意洋洋的問道：

『依你看來，我爹這樣的處置，是否公允？是否能如你的意呢？』

金不古一看紫姬的神色，顯然是十分滿意，由衷歡喜，當時便在心想，伸寃雪恨，全仗她的大力；事到如今，又何必再拂她的意呢？因而便面泛苦笑，滿腔無可奈何的答道：

『死者已矣，不能復生，紫姬姑娘，如今也只有遵照令尊大人的安排了！』

金不古居然一口答應，權奸費無極不禁大喜過望，一宗巨案，兩條人命，偏就會這麼輕鬆自在的順利解決。有解雍作替罪的羔羊，呂靑又能一語解圍，自己則不僅愛女跟前好作交代，楚王那邊，滔天大罪更不難消弭於無形。祇是，一時之間他還不能將滿腔的喜悅，形諸於外，流露出來，因而他仍然緊板着臉，一聲叱喝的道：

『解雍，你自己說，我要你去變賣家產，湊齊三千斛米，你大致要花上幾天工

夫？』

那解雍虛情假意，故作愼重其事，偏頭想了一想，方始審愼其詞的答道：

『大概總要——少則十天，多則半月！』

一直聽到這裏，金不古方才觸動心事，驀然想起一件事來，他面向費無極，雙手一拱的說道：

『令尹大人，在下還有一請。』

眼望着金不古，費無極藹然的在鼓勵他說：

『有什麼話，你但說無妨。』

金不古正容斂色，拱手答道：

『朝廷納粟，並不急於一時，舍下墊米，便晚些歸還倒也不妨；唯有棠邑饑民，呼救無門，成天都在大批的死亡。俗話說人命關天，救災如救火，在下的意思是，解雍大人那邊，是否可以……』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費無極右手一伸，攔住了金不古的話，接着便是一聲高喊：

『解雍！』

『在！』

『我要你盡力設法，在三日之內，火速運送一千斛白米到棠邑去，發賑救災，你也能辦得到嗎？』

解雍猛搔頭，故作爲難狀，裝模作樣好半晌，方始頷首回答：

『下官自會盡力而爲！』

『那麼，』費無極特意頓一頓，再作結論：『朝廷之意納粟千斛，我限你在半個月裏交割清楚！』

『是！』

『至於賠還金府的那一千斛糧麼，』費無極瞥望金不古一眼，漫聲問道：『金公子，這個期限，可就得由你來定了！』

金不古洒脫的聳聳肩，微微一笑，漫不經意的答道：

『舍下遭禍，傭僕走避一空，現今在下只剩下孑然一身；也就是俗話所說的兩肩扛一口，一天能吃得了幾斤米？那一千斛米麼，三月兩月，一年半載，解大人儘可以得便時還！』

聽得歸還食米的正主子費無極私衷大悅，不勝欣喜；但他仍然不露破綻，一口氣把

戲唱完，煞有介事的去吩咐那令吏解雍道：

『解雍，顯然金公子寬宏大量，不欲叫你爲難，然而何時歸還食米，總得有個期限。唔，依我看，那就暫且定在半年以後好了。』

解雍裝出一臉感激涕零的神情，再跟費無極磕個響頭，應聲答道：

『下官敢不從命，半年以後，自當將金府的千斛墊米掃數歸還，斷不延誤！』

諸事計議已定，公案告一段落。費無極難關既過，心頭一鬆，他順勢打了個呵欠，對於先意承旨，善於逢迎的解雍、呂青來說，只這便是强烈的暗示。解雍、呂青偷偷的互瞄一眼，做個眼色，當下就由呂青上前一步，躬身一揖的說：

『大人總綰朝政，日理萬機，此刻早就累了乏了，屬下等敢請就此告退，也好讓大人早早回房安歇！』

那費無極，爲了應付愛女，還在把這一齣戲文，一以貫之，演得就跟眞的一樣，他聽呂青這樣一說，連連點頭。然而，却又在煞有介事般，再度叮嚀代罪羔羊解雍道：

『三千斛米，三次期限！解雍，你可得時刻切記在心，萬萬不可遺忘！』

解雍慌忙俯伏磕頭，一口應承的說：

『務請大人放心。三千斛米，屆時如期繳納，絕不致有片刻貽誤。』

費無極頻頻頷首，漫應了聲：

『唔，這我就放心了。』接着，他轉過臉去望一眼紫姬，親暱的說：『寶貝女兒！妳交辦的事，爲父的總算給妳辦得面面俱到，功德圓滿了。這會兒爲父的可要進去歇着啦！』

當着金郎的面，父親自始至終站在自己一邊。不但將侵佔賑糧一案查了個『水落石出，眞相大白』，而且，費無極當衆痛責令吏解雍，甚至勒令自刎謝罪。末後又聽從府邸總管呂青的建議，迫使解雍獻出白米三千斛，償還了金郎家中的損失，又能救活棠邑的萬千災民，在紫姬的心目之中，她父親費無極的處置確實是合情合理，面面俱到。在金郎跟前，自己當然是揚眉吐氣，顏面增光。十七歲的荳蔻年華女郎，當時的那一份欣悅與得意，誠爲筆墨所難以形容，因而她一團歡喜，滿面春風，一聽費無極要去安歇，頓時便柔聲的答道：

『爹爹請便！』

費無極轉身一走。解雍、呂青，頓即聲聲告罪，雙雙與辭。這兩名費無極的佞臣，直等紫姬輕緩的點了點頭，方敢倒退數步，轉身趑出大廳。兩人一東一西，一溜煙便走得不知去向了。

偌大廳堂，祇剩下金不古和紫姬，在廳堂中央，面面相對。遠處，東正房的門口，一道繡帘旁邊，有一名紫姬的心腹侍女，唇紅齒白，一臉機伶相的嫣紅，悄悄侍立，緊張得連大氣也不敢透。

紫姬面泛桃花，白裏透紅，她自小到大，高高在上，任性恣意，無人拘管，因而愛便是愛，惱就是惱；從來不曉得該有什麼禁忌與畏憚，更用不著避什麼嫌了。她著實滿心喜歡金不古，從而便含情脈脈，凝神注視。反把個一向風流倜儻，卓犖不羣的金不古，都給看得忸怩不安，手足無措起來。紫姬就這麼默默凝視了金不古好大半晌，使得金不古益發僵窘不堪，正待啓齒打破岑寂，紫姬却又搶在他的前頭問了：

『我爹的處置，你可滿意？』

金不古點頭，低聲答道：

『令尊大人總算是公私兼顧，兼及災黎，對於舍下也算有個交代了。』

紫姬聽來高興，格格的笑了一陣，才又道：

『你們棠邑的這一檔子事，要不是由我出面……』

金不古連忙順着她的心意回答：

『要不是由妳出面，說不定，我會鬧出一樁玉石俱焚，兩敗俱傷的慘禍！』

『金郎！』

『唔？』

『我要你說實話，』紫姬柳腰一擺，巧笑倩兮的問道：『如果不是由我出面，把這一樁公案圓滿解決。你——你眞會殺了我爹？』

金不古提高警覺，凝神一想，方始決定坦誠相對，毫不隱諱的答道：『我隻身一人，夜闖令尹府，當時，原就抱了必死的決心！』

紫姬眉頭一蹙，訝異的反問一句：

『必死的決心?!』

金不古一聲苦笑，直截了當的回答紫姬道：

『我來令尹府行刺，果然得中，那就會是個血流五步，伏屍二人的場面。』

紫姬掄圓了一雙大眼問道：

『行刺得手，你不想逃？』

金不古兩手一攤，作了個無可奈何狀：

『令尹府戒備嚴密，能人高手太多，我能得手，已經算是僥倖，到那時候衆人齊出，把我團團圍住，妳叫我往那裏去逃？』

紫姬聽了，噗哧一笑，調皮的說道：

『聽你這麼一說，我才明白，你上我家來，原是尋死，並非求生。』

『唔，妳也可以這麼說。』

『那麼，』紫姬滿懷興奮，沾沾自喜的笑道：『我這麼一出面，幫你把天大的一樁大事解決，豈不等於救了你的一條性命？』

紫姬的絕世姿容，美艷不可方物。說起話來，尤其鶯聲燕語，中人欲醉，金不古和她面面相對，呼吸相聞，但覺暗香浮動，令人心旌搖動，他那一顆心，整個兒的癡了醉了。應答之間，只知道順她的意，討她的好，極力爭取她的歡心，因而他便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半開玩笑半認眞的拱手一揖，笑道：

『在下金不古，敬謹在此拜謝紫姬姑娘的救命之恩，再造之德！』

紫姬眼看金不古裝做誠心誠意，一本正經，打恭作揖的在向她道謝。心想這金不古還眞會湊趣；一時高興，牽引出一陣歡聲大笑。直笑得前仰後合，花枝招展。連頭上的金簪、身上的環珮，都在撞擊得琤琤作響，叮叮噹噹。當時金不古不禁心想，古人說千金難買美人一笑，如今我僅祇奉承她兩句，就便道個謝，也能使這閉月羞花之容、傾城傾國之貌的紫姬姑娘，都笑成了這副模樣，果眞是不虛此行，不負此生了。想時，便也

不由自主的陪着紫姬嘀嘀笑了起來。

然而，紫姬一向獨斷獨行，目無餘子，凡事都隨興之所至。她一旦笑够，頓時便櫻唇一收，臉色一正，她的神情驟改，反倒敎金不古莫名其妙，嚇了一大跳。却是，紫姬甫告止笑，馬上就斂容正色，一疊連聲，連珠炮般問起金不古來：

『我既然救了你的性命，那麼，從今以後，你這條命就是我的了？』

金不古驀然一聽，不覺一愕。可是繼而一想，自古英雄愛美人，又道是英雄難過美人關，古往今來拜倒石榴裙下的英雄豪傑，俠林壯士，車載斗量，正不知有多少，自己一生以風流自許，又何妨在脂粉陣裏，權且充任一次不貳之臣呢？想到這兒，他便釋然於懷，心甘情願，拉開嗓門答了一聲：

『是！』

『那好，』紫姬秋波一轉，喜色直上眉梢。她更進一步的問道：『金郎，你的性命歸我，那你從此以後，就得事事都聽我的安排了。』

『好吧，紫姬姑娘！』金不古毫無難色的答道：『往後我凡事聽妳安排就是了。』

金不古答應得乾淨俐落，毫不拖泥帶水，讓紫姬感到分外的欣喜。

因此，她頓時便一聲令下：

『嫣紅！』

悄悄站在房門帘旁邊，進也不是，退亦不可，時正尷尬已極的紫姬侍女嫣紅，一聽紫姬終於在喊她了，忙應聲：『是！』快步上前，直走到紫姬的右側，垂手肅立，大氣不吭的在恭候吩咐。

『妳這就上府邸二進正房，傳我的話，』紫姬下令，臉上竟是漠然的全無表情：『叫他們把二進正房整理出來，打掃乾淨，讓金公子搬進去住！』

『是！』

嫣紅接口便應，飛快的一個轉身，脚不沾地的奔向後進去了。

這一頭，金不古事出意外，大吃一驚。他忙不迭的問紫姬道：

『姑娘，難不成妳要我在這令尹府邸住下？』

『不錯。』紫姬的盈盈秋波，在金不古臉上倏然一轉，曳長語音，大有深意，曼聲的再補上一句：『最好，你能在這兒長住。』

『那怎麼成呢？紫姬姑娘，』金不古大爲著急：『妳別忘了，我在棠邑，還有我的老家！』

紫姬振振有詞的駁道：『可是，你父兄已亡，棠邑正鬧蝗災，你的那個老家，早就

已經毀了。』

『紫姬姑娘，妳也不想想，』金不古情急萬分的說：『我和府邸非親非故，毫無淵源，令尹大人又是一人之下，百萬人之上的堂堂大楚的相國，他也能讓我這不相干的少年男子，在這令尹府裏住下來嗎？』

『這一層，你用不著管，』紫姬斬釘截鐵的說：『一來，我爹在宮內時多，在家時少，他根本不會留意到家裏多了一個人；二則，我爹早就說過，雖然我的母親早死，可是我已成年，這男主外女主內，令尹府邸上下人等，大小各事，我爹從大前年起就交給我掌管了！』

金不古忙問：

『妳是說令尹大人讓妳當家做主？』

『正是。』

『可是紫姬姑娘，』金不古還在披心瀝膽，煞費唇舌的苦勸：『這留我住下和妳當家做主事有輕重，大不相同，這男女有別，勢必防微杜漸……』

『得了得了，你不要再說下去了！』紫姬聽得好不耐煩，使勁的把皓腕一揮，打斷了金不古的大篇說詞道：『你我相處日久，你自會知道，我這個人哪，就是聽不來三家

村冬烘先生的酸文腐論！』

却是金不古猶在搔耳撓腮，心憂如焚。以費無極陰險狠毒，心黑手辣；再加上紫姬的任意恣情，一派天眞，果眞自己住進了令尹府，萬一紫姬一往情深，日夕盤桓，形跡過於親密，紙就包不住火，一聲傳到費無極的耳中，那他自己就斷難逃得了性命！佳人垂青，移樽就教，自是千古難逢的艷遇。然而若爲紫姬前途、自己性命著想，却又不能不瞻前顧後，鰓鰓過慮。所以金不古不得不婉轉其詞的聲聲追詰：

『妳要我在這兒住下，萬一被令尊大人發覺，追問起來，那怎麼辦？』

『很簡單。』紫姬對答如流的道：『我自會稟告我爹，你是我的上賓、貴客！』

金不古連聲苦笑的再問：

『果眞那樣的話，令尊一定會說，那有及笄少女，留下青年男子在家做客，絲毫不避嫌疑的道理。』

紫姬脫口便答：

『我自會說，那就要問爹爹你自己了！』

金不古一愣，急問：

『妳這話怎講？』

『咦?』紫姬理直氣壯，兩手一攤的答道：『今天我爹爹處置令吏解雍侵吞賑糧一案，不是明明白白的說過，他要解雍在半年之內，歸還他勒索你們金府一千斛白米的嗎?』

『不錯，令尊是有這話!』

紫姬粉臉一偏，傲然自得的道：

『我爹有過這話，那不就結了嗎?』

聽得金不古宛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一臉焦灼的追問：

『哎呀!我的紫姬姑娘，怎叫做「那不就結了」呀?』

紫姬伸手指指點點，頭頭是道的說：

『金郎，你父兄雙亡，故鄉生災，家裏的食米又被解雍勒索一空，如今你已只剩孑然一身，淪落到了有國難投，有家難奔的地步，而且身無分文，家乏餘糧。再怎麼也要等到半年以後，解雍如約歸還給你一千斛白米，你才能够回家度日。』

聽得金不古不由自主，哈哈大笑起來，笑够多時，他才指着紫姬再問：

『紫姬姑娘，是誰告訴妳我金不古此刻身無分文，家乏餘糧的呀?更何況，妳又怎知道金不古並無親友，無處投奔的呢?』

金不古率直一問，竟然使紫姬惱羞成怒，大發嬌嗔。她狠狠的一跺脚道：

『金郎!偏你是個泥塑木雕，全無心肝的田舍奴，粗蠢漢!人家在這兒挖空心思，費盡心血替你找住下來的說詞，你居然還在語語駁斥，處處取笑人家呢!』

美人一嗔，金不古頓時大起恐慌，他連忙上前扮笑臉，陪不是。說盡了好話，灌足了米湯，這才使楚女多情的費紫姬回嗔作喜，重現笑靨。她伸手往金不古的額頭重重一戳，大發嬌嗔的道：

『你呀!分明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綉花枕頭一個，鄉巴佬說的：「聰明面孔笨肚腸」!』

金不古趕忙順勢找臺階下，自怨自艾幾句，又說了紫姬一大堆好話，把個紫姬逗得直在笑個不停。兩人歡聲陣陣，正待相偎相依。黠慧伶俐的嫣紅先在屏風後面咳聲嗽，讓金不古和紫姬倏然分開，然後她才轉出屏風來禀報紫姬道：

『二進廳房，已經全部收拾好了。』

紫姬點點頭，表示知道了。再向金不古使個眼色，不古會意，緊跟在紫姬的身後亦步亦趨，侍女嫣紅自然在後相隨。三人行越過屏風，步出頭進大廳後門，穿過一道遼闊方正，遍植奇花異卉的庭院。果然是『天上神仙府，地上宰相家』。三排森森古木，其勢參天，茂密的枝葉覆蓋二進正房的反簷琉瓦，觸目一片清涼，令人身心一爽。紫

姬領着不古走進二進大廳，大小格局跟頭進大廳一模一樣。到處都是鑲金嵌玉，畫棟雕樑，廳中還有兩排四楹兩人合抱的朱漆巨柱，地面滿鋪厚厚的茵褥，脚踩上去猶如騰雲駕霧。

『金郎，這邊請！』

紫姬鶯聲嚦嚦，輕柔一喊，不古連忙答應，緊跟着她步入左側的東正房。外面一列長窗，房裏重簾垂幔，處處五色繽紛，奪目欲眩。金不古方自站在房中央讚歎不置，紫姬又在柔聲的說了：

『金郎，這二進大廳，正房、耳房，外加一座庭院，全是你的住處！』

不古由衷的說：

『這住處未免太大了！』

然而，費紫姬像是根本就沒聽見，她祇顧接二連三的爲她金郎做最妥善的安排——

『嫣紅！』

『在！』

『立刻傳我話下去。這府邸二進，嚴禁上下人等闖入。卽使非得經過不可，也得繞道而行！』

『是！』

『還有，金公子的一日三餐，茶酒點心，一應需用各物，都得由妳親自送來，萬萬不可假手他人！』

『是！』

『再則，府邸上下，要對金公子住在府邸的事，絕口不提！否則的話，一旦消息外洩，或是被我聽到，我將立卽處死，絕不寬貸！』

這一層，果然使小嫣紅大感爲難。她脹紅一張小臉，囁囁嚅嚅的問：

『倘若——令尹大人問起？』

飛快的閃視金不古一瞥，紫姬臉色一正，疾顏厲色的答道：

『卽使令尹大人跟前也不能提！萬一他發覺了，我自會親自應付。』

嫣紅一聲長吁，放心般的答聲：

『是！』

紫姬便又一揮手，說道：

『好了，這兒沒妳的事了。妳可以去給金公子安排飲食各物了。』

嫣紅必恭必敬，按照府邸規矩，向金不古、紫姬一一襝衽萬福，道的是——

『金公子，小姐，容婢女告退！』

嫣紅一掀門帘，走出房門。金不古頓時便把握時機，帶笑的問紫姬道：

『姑娘，聽妳方才吩咐嫣紅，彷彿是要把在下關在這裏，終年不見天日？』

紫姬嫣然一笑，眉開目張，星眸閃爍，燦爛得如像五月榴火。她柳腰款擺，蓮步輕移，娉娉婷婷的走近窗戶。纖纖玉手，一揭窗帘，窗外頓時射入一道道鑲嵌着金黃夕陽的枝頭綠葉映光，令人滿心清涼，賞心悅目。金不古不自覺的讚了一聲：

『好美！』

紫姬便轉臉向他，默默注視，櫻唇啓處，如行雲流水般的說道：

『朝陽、晚月、古木、芳草。金郎，你只要推窗外望，朝朝暮暮、時時刻刻，我家這一座小小庭院自有千般美景，變化無窮，外加上渠渠華屋，應有盡有，不論嫣紅或者是我，一喊便到。山珍海錯，舉國佳釀，任隨你痛飲淺嘗。閒來無事，你儘可以跟我談詩論文，練武遊戲，在這種情形之下你還要說是我把你關在這裏。請問，世間那有這種養尊處優，隨心所欲的監獄？』

金不古細聽紫姬所說的這一大篇話，情知字字是眞，斷然不假。當下自難免也有一點心動。祇是，偏頭一想，却又兜起一樁心事，他想到便問，率直的跟那神采飛揚的紫

姬說道：

『可有一樁。紫姬姑娘，我身爲堂堂七尺男子之軀，總不能像妳這樣成天圈在府邸。要是我偶爾的想要出去走走，那又怎麼辦？』

詎料，紫姬竟會不假思索，毫不遲疑的斷然答道：

『你要出門，我自會欣然奉陪。』

『妳——？』金不古一聽這話，難以置信。他嘿嘿的笑着問道：『紫姬姑娘，妳是令尹大人的掌上明珠。相國千金，女兒家身。妳也能拋頭露面，暴露身分，跟着我大街小巷、茶樓酒肆的到處亂逛嗎？』

紫姬詭秘一笑，湊近金不古的耳畔，故作神秘，壓低了聲音答道：

『我若換上一套男兒家衣裳，跟你走在街上。只怕人人都會把我們看成兄弟二人呢！』

紫姬說得有趣，金不古忍不住，哈哈大笑。笑時還在兩手一拍的說道：

『好，好，好！總有一天，我要妳實踐諾言，改穿上男裝，跟我一道上街去逛！』

紫姬報以深沉一笑，朗聲答道：

『金郎，你不妨拭目以待。』

把金不古暫且安頓好了，紫姬便語語叮嚀，她父親既然還在府邸，金不古最好是閉門房中坐，儘量少露面。怕的是節外生枝，多費唇舌。這一層，金不古倒也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於是，紫姬便又溫柔體貼的說：

『金郎，你才安頓下來，有些個事，不妨自便。我這就先回頭進去了。』

不古聽說，連聲諾諾。他把紫姬送到房門口，紫姬却一個轉臉，巧笑倩兮，風情無限的說了句：

『別送啦！反正咱們待會兒又要見面了。』

金不古還以為這是她隨口說說的一句話，那兒想到，隔不到一炊飯工夫，這一雙少年男女果然又見面了。而且由此一見，緣定三生，佳耦天成，竟然使得金不古、紫姬、費無極，乃至於伍子胥、公子光畢生的命運，都一概為之改變！

金不古孤獨一身，四望無人。偶處在崇偉閎麗，大而無當的令尹府邸二進正房裏。他欹几小坐，沉思默想，暗忖這一天來的際遇簡直是匪夷所思，匪夷所聞。人世間最離奇怪誕的遭遇，確也莫過於此了。自己原本抱定必死之決心，潛入相府，相機行刺。由一名刺客居然會變成相府的上賓，紫姬的貴客；甚至於在費無極『主持公道』之下，奸

佞解雍居然會俯首認罪，自願納粟，金不古自己反倒承蒙楚國第一美女，費無極令尹掌珠紫姬青眼相加，漸生情愫，說不定就此能够締結一宗大好美滿姻緣，——金不古想到當日得意之處，情不自禁的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幾幾乎就要歡聲大叫起來。偏祇是，他畢竟年輕識淺，涉世未深，再也無從想到費無極、解雍和呂青一搭一檔，一唱一和，他們原本是在扮演一齣戲文，只求安撫一下激於義憤，當面揭發醜聞的紫姬而已。對於金不古，費無極是早有算計，必欲除之而後快了。

因此，當費無極在頭進大廳，處置各事已畢，他推說困倦，想要回房休息；其實他祇不過是回自己房裏打了個轉，一等金不古和紫姬、嫣紅離開大廳轉赴後進，他馬上就踅出廳來，喝令備車。急急於趕到楚王宮中治事之所，另做緊急安排了。

費無極身為楚國令尹，儼然拜相，因為當年春秋列國之中，唯有楚國的首揆為令尹，位置還在相國之上。令尹不但主持國政，而且在一國之內，爵位最高，職權最重。所以費無極在楚王宮裏，自然而然便有了一座為他私人專用的治事之所，規模不亞於楚王的大殿。那天，費無極一到他的殿堂，方才坐定，便有謁者令前來稟報，令吏解雍、典令呂青，雙雙有緊急大事求見。

費無極漫應一聲：

『宣！』

謁者令連聲應諾，一個轉身，步出殿堂之外。不一會兒，便將彎腰哈背，躬身作揖的解雍和呂青，一前一後的領了進來。兩人行禮過後，一致垂手，肅立兩旁，顯然是在等候費無極發號施令。

費無極手捋頷下長鬚，沉吟片刻。一開口便問那解雍道：『棠邑蝗災，究竟如何？』

解雍應聲作答：

『棠邑粒米無存，樹枝草葉，俱已食盡。百姓死者，每天都有六七十人。』

費無極眉頭一皺，又問：

『那麼，撥糧賑濟，確是勢在必行，而且還一日不可延緩了？』

『是！』

『解雍！』

『在。』

『你明日便去官倉，支領白米一千斛。尅期運往棠邑，用我的名義，煮粥發賑！』

解雍猶然不明就裏，他鼓起勇氣來追問：

『請令尹大人示下，這一千斛賑糧算是……？』

『你去告訴倉吏，就說是我奏准大王，奉旨撥發的第二批賑糧！』

『是！』

分明是費無極吞沒了第一批賑糧一千斛，然而此刻補發，既用不著他吐出原贓，又無需乎替罪羔羊解雍變賣家財，直截了當，就算是楚王頒發的第二批賑糧了。罪惡滔天，東窗事發，費無極偏能翻手爲雲覆手雨，彌補得天衣無縫，了無痕跡。神奸巨憝，當時，可眞叫兩名奸佞，解雍與呂青，私衷欽佩得五體投地，心服口服了。

呂青急於邀功，趁這個空檔，上前一步，湊費無極的耳邊，低聲問道：

『至於大人方才在府邸所示，好像大人答應了小姐與那金不古，我們還要再運一千斛白米去賑濟棠邑百姓。請問大人，這一千斛白米又將從何而來？』

費無極掄起一雙怪眼，斜睨呂青，直把呂青盯得大爲不安，暗自抖顫。耳朵裏只聽到費無極在哼哼冷笑，語調森冷，令人毛骨悚然的在說：

『那裏還有什麼再運一千斛，再賠一千斛？那金不古胎毛未脫，乳臭未乾，他也敢私闖相府，妄圖行刺，尚且煽惑我那天眞無邪的小女紫姬！你們看我把這邊的要緊公事

一一辦完，一牛天囘府邸去。只消略施小計，支開小女，我馬上就把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祇曉搖唇鼓舌的金不古，淩遲處死，碎屍萬段。』

呂青一聽，才知費無極並不嗔怪他那一問問得唐突，頓時放下心來。馬上就跟解雍二人，你一搭，我一檔，聳肩諂笑，大拍馬屁。兩人直在恭維費無極謀定而動，神機妙算。將一件尷尬事處置得明快俐落，刀切豆腐兩面光。那費無極一生，最愛受人奉承，倘若一天沒人讚他幾句，會比少了三餐飲食還要難過。這時候便也情不自禁的掀髯大笑，眉飛色舞的說道：

『金不古啊！金不古，眼看你就要千刀萬剮，死無葬身之地了！』

然而，誠所謂：『天道循環，報應不爽』。又道是：『人有千算，天祇一除』。費無極只顧跟他的兩名鷹犬爪牙，在那兒洋洋得意，自以爲得計。那一頭，就在他的府邸，一夜之間却已經男貪女愛，局勢大變；費無極萬萬料想不到，自此以後，他便永遠的失去他那掌上明珠，唯一愛女了。

當夜，費無極由於朝廷大事，案積如山，還埋首在竹簡堆中，焚膏繼晷，目送手揮；在他那座令尹府邸，二進正屋，悶坐多時，百無聊賴的金不古，却邂逅了他一生之中從所未有的艷遇。

金不古正在偌大屋中悶得發慌，忽聽到房門外環珮琤琮，彷彿還有幾聲鶯啼燕語，調笑謔浪。他忙不迭的站起身來，朝房門口一望，但見綉帘一掀，便是一派燭光。金不古瞇瞇眼睛，定睛看時，原來是一隊穿綠紫衣裳的府邸侍女，爲首的兩名各自捧定一盞黃金燭臺，高高插着一對兒臂粗細的巨燭，在這兩名捧燭侍女的背後，更數不清究有五六七八名侍女了。

令尹府邸侍女，久經嚴格調敎，應對行事，中規中矩，步伐擧止，更是整齊劃一，動作敏捷，有如一陣旋風。金不古祇覺得自己跟前，鶯飛蝶舞，直看得他眼花撩亂，目迷五色。依稀纔祇一眨眼工夫，屋中長几，已經放好一對巨燭，熒熒燭光，把偌大一間正房，照耀得如同白晝，一屋子的喜氣洋洋。長几上首，一並排的鋪好一雙綉花茵席。几上，八只鑲金銀盌，滿盛着山珍海錯，相府佳餚。又是一大壺異香撲鼻的美酒，牙箸金匙，一色兩副，自是不在話下了。

八名年輕貌美的侍女，變戲法似在轉眼之間安好了席。一個個正容斂色，必恭必敬，偏又是悄無聲息的站到一處，列好了隊，眼看着就要退出屋外了，金不古正驚喜交集，滿腹疑慮，他脫口而出的便是一聲高喊：

『慢着！』

一隊侍女，立刻便齊齊站定，一個轉身，成一排的面向金不古，由一名明眉皓齒，隱含黠笑的侍女，眼望着金不古問道：

『請問，公子還有什麼吩咐？』

金不古伸手一指几上，問聲：

『這是我的晚餐？』

『是。』

金不古繼續追問：

『分明我只有一個人，爲什麼這席上安放了雙杯雙箸八大盌？』

答話的侍女抿唇一笑，其餘的幾個也在忍俊不住，掩口葫蘆，然後，仍舊由那名方才答話的黠婢，反問金不古一句：

『公子可餓了？』

金不古不由臉上一紅，靦腆的應聲答道：

『還好。』

『如果公子一時還不餓，』那名黠婢帶三分調侃，七分神秘的回答：『那麼，公子最好是稍待片刻。這——獨飲不如對酌，公子你說對嗎？』

金不古一時來不及措詞回答，又有一名滿臉聰明機伶相的侍女插嘴說道：

『萬一公子餓了，一時等不及，那也不妨偷偷的先吃幾口，飲上一杯。』

一語甫出，在場的一隊侍女，全都忍不住了，齊同一致失聲笑了出來。而且便在一片嘻嘻哈哈的笑聲之中，一隊侍女又是一個轉身，人人直笑得彎腰哈背，手抹淚水的迅速退了出去。

留下個迷惑恍惚的金不古，面對一席豐盛的酒菜，伸手搔頭，如墜五里霧中。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方才那名爲首的黠婢，分明把話挑明了說：『獨飲不如對酌。』言下之意，當然是待會兒自然會有人前來陪他用餐。只是這個人會是誰呢？

令尹府的主人費無極早已前往王宮治事，他的兩名心腹解雍、呂青也已陪他去了。不古早曉得，這一座令尹府的正主子只有費無極父女二人。除了正主人以外，紫姬姑娘總該不會派一名下人來跟自己同餐對酌吧。這樣的話，會不會——，金不古綺念方生，遐思乍起，登時便伸手一摑自己的右頰，嘴裏連連的——

『呸！呸！呸！』

這眞是匪夷所思，想入非非，自己心猿意馬，胡思亂想，都想到那兒去了？堂堂相府千金，男女關防嚴密。——自己居然會想起千嬌百媚，高貴無比的紫姬姑娘也會降尊

紆貴，在這夜深人靜時分，悄悄的到這二進房屋來跟自己並肩倚偎，開懷暢飲，金不古自摑自呸登時便臉紅耳熱，自嘲的笑了。

遶着那一几盛饌打了一轉，金不古勉定心神，細細的看過那八只大銀盌中的菜色。說這一席酒是炊金饌玉、漿酒霍肉絕不爲過。八只大銀盌中的盛饌，全是富家子弟金不古從未一嘗，從未一見的美味。

金不古面對着一席豐盛酒菜，正在暗自讚嘆。常聽人說：『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這話可眞是一點兒也不差。猛然間，又從門外傳來一片輕悄步聲，由遠而近，漸漸走近自己的房門。不古自忖：『陪我同進晚餐的伴當終於來了，只是不知來者是誰?』房門外，響起了一陣鶯聲嚦嚦：

『金公子，我家小姐到！』

金不古倏然一楞，驚喜交集，幾難置信。自己的癡心妄想，白日說夢，居然也會成眞?高高在上，萬難攀接的令尹千金，相國掌珠，怎麼可能降尊紆貴，移樽就敎，到自己房裏來跟個陌生男子，平民百姓來接席飲宴，一室相處呢?

又驚又喜，又怯又疑，把個平時心思靈活，口齒伶俐的金不古，瞠目結舌，張大了嘴，像個傻子似的呆若木鷄，楞在房裏。一時之間，他竟掙不出一個字，更答不上一句

話來。

門外的紫姬貼身侍女嫣紅，著實忍不住了。便又提高聲浪，再問一句：

『金公子，你在屋裏嗎?』

這一句，如醍醐灌頂，令金不古如夢方醒。他慌忙的連聲應答：

『在在在！』

於是，掄圓兩眼，注視門口的金不古，一眼瞥見，先是嫣紅的半截皓腕，高高的掀起門上的綉帘。——襯着朱漆門框，一幅艷光四射，光采奪目的絕代佳麗圖霍然出現。那風華絕代，麗質天生的費紫姬，髮長及腰，光可鑑人，偏又淡掃蛾眉，輕點絳唇，益發顯出她的一道白皙額頭，膚似凝脂。一雙淸澄鳳目，明眸善睞，更別說那鼻似懸膽，高直挺秀，兩頰微泛桃花，兩朶紅暈若隱若現。以及她那一張圓姿替月，粉團玉琢的臉龐，又是何等的艷絕人寰，婉孌多姿了。

這還是金不古頭一次聚精會神，目光眈眈，了無顧忌的面對面注視紫姬。和乍相見時的那驚鴻一瞥，眼角餘光掃及，當然是深淺有別，大不相同。如果說金不古第一次見到費紫姬是驚艷，那麼這一次面面相對，兩眼直勾勾的把楚國第一美女費紫姬從上到下看了個飽，便足以叫血氣方剛，風流倜儻的金不古色授魂與，心旌搖搖！

費紫姬美目盼兮，巧笑倩兮，亭亭玉立於一座門框的正中央。似有意，若無意的讓金不古儘看了個够，這才櫻唇微啓，露出編貝般的皓齒，衝着金不古嫣然一笑。然後便輕移蓮步，款擺柳腰，娉娉婷婷，大大方方的逕自走向几畔。這時候，嫣紅快步上前，雙手一提紫姬那身綉滿百鳥朝鳳的曳地長裙，讓紫姬從從容容，在長几右側的一張茵席坐下。

主人先行落座，嫣紅忙於在白玉觥中斟酒。偌大正房，只剩下個瞠目注視，心頭小鹿兒亂撞的金不古，傻傻的站在原處，進退兩難，手足失措。

嫣紅剛剛把頭兩觥美酒斟完，紫姬便秋波一轉，跟她使了個眼色。那嫣紅自幼服侍紫姬，焉有不知小姐心意之理，低聲的應了個：

『是！』

便抿唇一笑，低埋下頭，脚步如風，一溜烟的退出二進正房去了。

紫姬面几端坐，曳地長裙，被嫣紅像展畫般的儘量鋪放在她的右後側。留出左側空隙，使紫姬和不古該坐的左邊茵席之間，一無遮攔。紫姬的橫波眼掃視自己左側一瞥，再抬起頭來，往正在雙手直搓的金不古臉上迅速一勾，方始輕輕的吐出一個字：

『坐。』

『是是是是，多謝小姐。』

金不古如聞綸音，如逢大赦。他竭力壓抑自己的心跳突突，勉定心神，力持鎮靜，大着膽子走向紫姬的身邊。眼觀鼻，鼻觀心，挺直肩背，斜着臀部，遠遠的坐在紫姬左側。

噗哧一聲，紫姬笑了。

笑得金不古又是一陣心慌，以爲自己坐錯了地方，忙不迭的站起身來，一臉驚怔，惝恍迷惘的望着紫姬，又是一副不知所措的呆模樣！

這一來，紫姬笑得更起勁了。她伸出纖纖柔荑，在向金不古指指點點，直笑得前仰後合，花枝招展。眼看紫姬笑得那麼歡，金不古便也只好陪着她呵呵傻笑。紫姬直等笑够了時，方說：

『你就像剛才那樣坐着，我看你能坐得了多久？』

金不古這才恍然大悟，原來紫姬是在笑他坐得拙笨，坐得拘謹。直腰挺背，臀部斜沾茵席的邊，那當然，任誰也坐不了一盞茶工夫，必然會腰痠背痛，兩脚僵痲。想到這兒，紫姬對於自己無非表示親近，叫他不必拘束；因而也就心頭一寬，暗地裏一聲長吁。金不古果眞放心大膽，輕鬆自在的在紫姬身邊坐下了。

方坐定，就覺得陣陣異香，幽幽地自紫姬的身上傳來，似蘭非蘭，似麝非麝，反倒有中人欲醉，驟聞之下飄飄若仙的感覺。——明月映窗，一室靜闃，兩支紅燭高燒。燭光搖曳，融融爍爍。一几的稀世佳肴，滿觥的琥珀美酒。又有楚國第一美人紫姬，和自己相偎相依，笑語殷殷。金不古美酒還沒沾唇，猛一下子先就醉了。心中直在揣摩：這眼前的情景，是夢是眞，是在人間，還是在那天上?!

紫姬白裏透紅，十指葱葱的玉手才沾上玉觥的角環，金不古趕緊便雙手端起自己的那只玉觥來，頸脖一仰，一飲而盡，然後將其中涓滴不存的玉觥向紫姬一照，誠心誠意的說道：

『這頭一觥酒，謹祝小姐事事如意，福壽康寧！』

紫姬挺歡喜的展顏笑了。雙手把定觥中酒略一遲疑的說：『我稍微有點酒量。可是，再怎麼說，我也不能一口喝完這一大觥酒吧。』

『那當然，那當然。』金不古連忙應聲作答：『在下只是略表敬意，小姐大可不必像我這樣一口一觥的驢飲，祇要想喝多少便喝多少，也就罷了。』一句『驢飲』，又引得紫姬格格的一陣笑。笑罷，果然舉觥直到唇邊，略略的啜了一口，便輕輕的將手中玉觥放下。

『一年四季，成天到晚。』紫姬喝過酒，嘟起了櫻桃小口，似埋怨，又像傾吐般的在說：『早、午、夜，一日三餐，總是我一個人吃飯，一大羣人侍候，委實是乏味極了！』

金不古小心翼翼，試探的問：

『令尹大人經常都不回邸用餐?』

『他老人家要忙軍國大事呀！一個月，充其量只能回家吃一頓飯。』

懷着莫大的希望，金不古問：

『那——今天夜裏……?』

紫姬側臉望望金不古，盈盈秋波，彷彿一眼看穿了他的心事——

『你是怕我爹這會兒突然回來?』

『這——』

金不古臉上一陣訕訕熱熱，他雙手交扭，說了個『這』字，就答不上腔。

『你儘管放心，』紫姬企圖一語中的，但想把金不古內心中的擔心害怕一掃無餘：

『我爹這次一進王宮，少說也得三五天才會回來！』

偏巧，往後事實證明，紫姬這一次的估量，竟然大大的錯了。

然而金不古仍還心有餘悸，就怕費無極一旦曉得了他和紫姬當夜私會，援席飲酒，多半會斷送自己的這一條小命。因而他兜個圈子再問：

『聽說府上有好幾位姨娘……？』

一聽『姨娘』，紫姬頓時便怫然不悅，沉下臉來，一聲反問：

『你是說我爹的那些姬妾？』

『是！』

『她們呀！』紫姬一聲冷笑，嗤之以鼻的道：『我平時見了她們，從來都不理會。她們巴結我還來不及呢，也敢過問我的事嗎？』

金不古懸着的一顆心，穩穩的落回腔子裏了。

心事盡去，興致立刻轉高。金不古有恃無恐，既無後顧之憂，他馬上就開懷暢飲，盡興大嚼，跟個深閨長年寂寥，驟然天降良伴的費紫姬，吃吃喝喝，談談笑笑。歡聲笑語，時刻洋溢在這間偌大的二進正房！

談笑間，紫姬忽然牽起了一樁心事，她一向不知忌憚，胸無城府，因而想了起來便單刀直入，脫口而出的問道：

『你家裏的人都死光了？』

陡問之下，金不古情不自禁臉色轉爲黯然。他點了點頭，答了一聲：

『唔。』

那一頭，紫姬還在好心的追問：

『那你以後打算怎麼辦？』

金不古猛抬起頭，兩眼定定的凝望着紫姬的芙蓉面，他一聲長歎，語音肫摯的答道：

『起先下定決心，來令尹府行刺，心中只有必死之念。萬萬沒有料到小姐會挺身而出，救下我來。而且三言兩語，事情有了莫大的轉機。小姐，憑良心說，直到此刻，我還沒來得及做往後的打算呢！』

『等我爹叫解雍歸還你家一千斛米，』紫姬熱心的替他借箸代籌起來，一本正經的說道：『你大可以回家鄉去，重整家園，再立門戶。』

金不古不假思索，想到便說：

『那我還不如把那一千斛米變賣了呢！』

紫姬訝異的問：

『爲什麼？』

『父兄已死，家園全毀，棠邑又是遍地災黎。小姐，』金不古眞誠坦白的說：『在我心目之中，那兒還有什麼可留戀的呢？』

紫姬不禁也爲他不勝低徊，同聲一歎。祇是，忽又靈機一動，頓時就啓齒問他：

『金郎，你願不願意在朝爲官？』

『在朝爲官？』聽得金不古一愣，一聲苦笑的答道：『我憑什麼在朝爲官？』

紫姬振振有詞的回答：

『當然是憑你的一表人才，文武雙全啦！金郎，我敢說，只要我在我爹的跟前一提，我爹自然會在大王跟前大力保舉！』

『保舉我當一名聽人差遣，看人顏色，事事身不由己的小吏？』

『不！』紫姬天眞無邪，稚氣未脫的說：『只要我肯在爹身上下工夫，天天纏着他不放，逼得他拿我莫可奈何，金郎，到那時候，我要我爹保舉你當上一名將軍、大夫，那也絕對不難！』

金不古面向紫姬，雙手一拱，連連的搖着頭說：

『不不不，小姐！妳的這番盛情，我金不古唯有心領而已！』

紫姬却還在執著的說：

『我不信，連解雍那種無才無德的小人，都能位居高官，爲什麼你就不能？』

不古無奈，祇好坦然的說：『小姐，我跟妳說實話。並不是我不能爲官，而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實在是不屑爲官！』

紫姬偏着頭，細想了想，方才恍然大悟的道：

『哦——，我明白了。金郎，你是胸懷大志，志行高潔，這才不屑由我推薦，由我爹保舉，在朝廷之上封官拜將的啊！』

紫姬把話挑明說了，金不古正好避而不談，免得橫生枝節，傷了紫姬對他一片純眞的感情。不古沉吟不語，紫姬却在著實關懷，因而又再追問他道：

『方才好像你曾說過，你想變賣那一千斛米，又說你將不再返回家鄉。金郎，是不是你另有什麼打算，趕到什麼地方去呀？』

紅粉知己，纏綿情意，使金不古深深感到，他的心事，再也不能隱瞞她了，金不古輕咬下唇，連連的在點着頭，坦白直承的說：

『我——我倒是想投奔我思念已久的師父，伍公伍子胥。』

『伍子胥?!』提起伍子胥，紫姬不由得失口驚呼起來。她眼望着金不古，柳眉緊皺的道：『他不是楚國的叛臣，在逃的要犯，大王恨不得要食其肉，寢其皮，降旨非把他

逮到不可的嗎?他……他怎麼是你的師父呢?』

於是金不古便源源本本從頭說起。將費無極如何唆使楚王，霸佔子媳，逼死太子建；又用奸計，害死了伍子胥的滿門老小，迫使伍子胥千里逋逃，冒險過關入吳。種種眞情實況，事實眞相，條分縷析，列舉證據，一一的向紫姬說了個清楚明白，巨細靡遺。

紫姬聽完金不古所說的這一大段往事，深深的埋下頭去，凝神囘想。金不古在她身旁偸覷她的臉色。見她微酡雙頰，時而轉紅，時而轉白，彷彿氣惱，又彷彿恚恨。金不古想着想着，不由又心中發起虛來。再怎麼說，奸相費無極總是她的生身父親，所謂父女連心，終是天性。自己當着紫姬的面，細數她父親的鬼蜮心腸，卑劣伎倆，一方面很難讓紫姬相信，另一方面，萬一紫姬父女情深，爲她父親而惱羞成怒，情急之下，一旦翻臉，那豈不是連他自己和紫姬之間的一見鍾情，投緣契合，全都化作東流水之外，說不定，紫姬會一聲嬌叱，叫這令尹府邸的侍衞盡起圍殺，自己剛撿囘來的這條小命，十中有九又會給斷送了嗎?

金不古越想越急，越想越怕，在一片沉寂僵窘之中，他幾乎就要迅速起身，拔脚開溜了。然而，紫姬眞不愧爲一名深明大義，擇善固執的奇女子。她把關於太子建見逐一案，前因後果，仔細一想，再參證她父親平時所說這一樁楚國大事的前後矛盾，漏洞瑕疵；登時心知，金不古訴說的種種切切，竟然是千眞萬確，絲毫不假的了。

當下，紫姬痛心疾首，無窮感慨。便發出一聲長歎，出語埋怨的說：

『爹啊爹!你怎麼連這種滅絕人倫，心狠手辣的事，都做得出來呢?』

一聽這話，金不古馬上就釋然於懷，放下心來。他擎起自己面前的一觥酒，仰臉一口，飲了個涓滴不留。與此同時，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一片沉寂，持續半晌，紫姬方才重抬起頭來。一雙秀目，緊緊的盯住金不古，她斂容正色，作股正經的問道：『伍子胥此刻還在吳國?』

『在。』

『是吳王收留了他?』

『不，』金不古搖搖頭答道：『前些時我打聽過，吳王當殿拜他爲大夫，他辭而不受，如今他是吳國幽主公子光的上賓。』

『哦——』

問呀問的，問到最後，紫姬居然會僅祇淡淡的應了一聲，就從此絕口不提這些個事了。轉眼之間，她像是又變了一個人；喜上眉梢，面泛桃花，櫻唇啓處，芳澤微聞。她

殷殷的勸金不古喝酒、吃菜。還不時的陪他抿上幾口。她讓金不古暢談他的少年時期、未來憧憬，又滔滔細訴自已的幼年失母，又無兄弟姊妹，從而常年偈處相府的孤單寂寞。款款談心，深深用情，紫姬的一舉手一投足，一聲輕笑，一句低語，時刻顯露她的絕世姿容，風情萬種。使金不古如登層雲之上，如墜溫柔鄉中。他整個人都醉了癡了，癱了軟了，心中只是在想，倘若紫姬果然有情，自己能够和她終身爲侶，他寧願捨棄世間所有的一切。不但功名利祿，棄之如敝屣，甚至於連十多年來朝思暮想，魂牽夢縈的師父伍子胥，只要紫姬一句話都可以從此不再去找他。

夜深沉，窗外萬籟俱寂。二進正房，金不古的住處，却是滿室生春，歡聲不絕。一雙俊男美女談笑風生，互訴心意。不知不覺便談到了午夜時分。純眞的赤子不起邪念，絕代的佳麗心地光明，但覺兩人相處便是人世間最美好的時刻。面面相對，遠勝於兩相依偎，兩個人都渾然的忘却了時間。

還是紫姬比較細心，偶然偏頭側耳。她聽見了嫣紅在門外故意來回踱蹀，脚底下弄出沙沙的聲響。

『嫣紅！』

『在。』

琉璃易碎，好夢易醒。金不古一聽紫姬在喊嫣紅，嫣紅朗聲答應。當下便是倏然一驚，心中一緊。他乞憐般的望着紫姬，那眼神分明在說：妳是否可以再躭擱些時，免得我歡聚方罷，立起相思之苦呢？可是，紫姬自有她貞靜嫺淑的一面，她佯作視而不見。再開口時，便是毅然決然，毫不容情的一聲：

『妳進來！』

『是！』

嫣紅掀帘入門，往紫姬的身邊一站，紫姬又依舊情深款款，回眸問金不古道：

『可曾酒足飯飽？』

金不古滿心怏怏，然而礙着嫣紅已在跟前，他只好點點頭答道：

『謝謝小姐，在下早就酒足飯飽了。』

『那麼，』紫姬雙手扶几，徐徐的站起身來，一聲令下的道：『嫣紅，妳就把這些收拾了吧！』

嫣紅應聲是，著手拾掇几上的觥盞碗筷。金不古便也跟着紫姬，亦步亦趨。良宵方半，歡娛苦短，紫姬和金不古同樣的珍惜戀棧。她趁着嫣紅一趟趟把觥盞碗筷端出去的機會，輕移蓮步，直到窗前。於是金不古又是心中一喜，趕緊跟了過去。

紫姬默默無言，任讓金不古和自己在長窗之前，併肩小立。

久久無語，嫣紅快要把最後一批碗盞送出門了。紫姬方始幽幽的問了一聲：

『倒不知，窗外的月色如何？』

金不古如聞聖旨，慌慌忙忙，七手八脚拔去了窗栓，飛快的打開窗戶。

窗外月色，一湧而入。

一雙有情人不約而同的抬頭一看，無限穹蒼，萬里無雲，中天高懸着一輪團欒月。

金不古情不自禁的喃喃祝禱：

『但願月常圓，人常在！』

紫姬像是突然驚覺，忽的轉過臉來，眼底映着月光，柔聲的在問：

『金郎，你在說什麼？』

『我在說，』金不古說半句，又頓住。想一想，再改口答道：『我心裏的一句話。』

又是淡淡然的應聲：

『啊。』

金不古驚異的問：

『妳知道我心裏要說的話？』

『唔。』

秋波迅轉，粲然一笑：

『也許。』

那勾魂懾魄的一瞄，情深似海的一答。花前月下，兩情繾綣，兩心相印，靈犀相通。少年男女之間，到了心事雙方盡知，無需語言表達的境界，那便是情投意合，兩體渾而爲一了。金不古起了一陣從所未有的歡激，一時忘其所以，右手一伸，就想把紫姬的香肩攬向自己。——紫姬機伶，輕輕的假咳一聲，香肩一擺，低柔的道：

『嫣紅還在房裏。』

便這句話，讓金不古在連忙縮手回來時，心花怒放，渾身閃過一陣歡顫，差點就要失口歡呼起來。——『嫣紅還在房裏』，這話顯然大有深意。嫣紅在場，兩人不便相偎相依，相擁相抱；倘若嫣紅不在，而像方才那樣兩人獨處時呢？金不古豈不就可以軟玉溫香抱滿懷了嗎？

這歡激，在遐思。嫣紅已經收拾好了觥盞碗筷，輕悄的走了過來，大殺風景的說：

『小姐，妳可以同房安歇了。』

紫姬先不答話。再轉臉面向金不古，螓首低垂，帶三分嬌羞，七分依戀的說：

『你也該睡了。』

當其時，金不古如醉如癡，呆呆站着，彷彿了無知覺。等到他魂靈入竅，神志清醒，房中早已不見伊人的倩影。金不古渾渾噩噩的不知紫姬跟嫣紅是幾時走的，自己又在窗外頻頻襲來的夜風之中站了多久。他唯有喟歎的搖搖頭，自嘲的聳肩笑笑。然後，懷無限遐思，不盡綺念，自己寬衣解裳，步入臥房，以雙手作枕，環抱後腦，仰臉躺在茵褥之上。

一直將近天亮，金不古始終睜大眼睛，茫然上視。耳畔繚繞着紫姬的鶯叱燕語，歡聲陣陣。——無從想像殺身之禍卽將臨頭。

那夜，費無極在楚王宮中朝房，將案積如山的大堆奏章，一一批答完畢，抬頭一望，正是晨曦滿窗。他打個呵欠，伸伸懶腰，正想楚王早朝在卽，自己只好侍候過了楚王上朝，再回到朝房寢處去補上一覺。門外忽然傳來細碎的脚步聲響。

費無極立起警覺，開口便問：

『是誰？』

門外的人立刻恭謹作答：

『屬下呂青，在門外伺候。』

費無極懶洋洋的應了聲：『進來吧。』

呂青縮肩垂手，必恭必敬的走了進來，先是一語不發，往費無極的右側一站。

費無極頭也不抬的問：

『有事？』

『屬下剛才請問過大王的寢尹柏舉，承他據實相告，大王下過旨意，今天的早朝免了。』

寢尹，是楚國王宮裏的職官，專門掌管楚王的起居作息。楚王每天什麼時候就寢，什麼時候起身；或者由楚王自己，或者由楚王寵諸專房的新后孟嬴，事先告訴寢尹，再由他來轉知羣臣。因此，當費無極一聽呂青已向寢尹柏舉打聽清楚，楚王當天又不早朝了，他便曉得這個消息不容置疑，絕對可靠。當下便大大的鬆了一口氣，撑几起立，說了聲：

『正好，我也可以補一覺了。』

詎料，呂青竟會上前一步，攔住他問：

『大人今天不回府邸？』

費無極眉頭一皺，老大不耐煩的答道：

『我這會兒困倦已極，懶得回府，還是就在這邊補個覺吧。』

然而，那呂青却還在囁囁嚅嚅，吞吞吐吐的道：

『可是，那金不古他……。』

『金不古他怎麼樣？』

『他還在大人府邸。』

費無極森森冷笑的道：

『他在我府邸，正是甕中之鼈，明天回去，我自會派人把他殺了。』

『金不古誠然非殺不可。』呂青湊近費無極的耳邊說道：『就祇是，要殺就得趁早，要不然，令人擔心的是養癰足以生患！』

『你這話怎講？』

呂青又故作姿態，扭扭揑揑，欲語又止。惹得費無極性起，一聲叵喝：『有話你說呀！』

把個呂青嚇了一跳。令尹震怒，他就不敢再賣關子了，壓低聲音，透着幾分神秘的

附耳稟告費無極：

『也許是屬下杞人憂天，鰓鰓過慮。祇不過，小姐在府邸……。』

末一句話，陡然提醒了費無極。昨日之事，彰明昭著，愛女紫姬對那金不古不但頗有好感，而且極力迴護。費無極無法否認，金不古唇紅齒白，風度翩翩，大有玉樹臨風之致，不失為他平生僅見的美男子。而紫姬一向為自己所溺愛，一呼百諾，予取予求，既乏人拘管，又任性慣了。萬一她會有什麼非份之舉，越軌之處，祇怕連自己都攔她不住……。

費無極一想到這兒，頓時便心慌意亂，遍體流汗。忙不迭的吩咐呂青：

『快傳車馬立刻回府！』

呂青沾沾自喜，幾於手舞足蹈，高聲的應了個：

『是！』

一個轉身，飛快的就往外跑。

按照費無極自己所訂的規矩，每次他回令尹府邸，都必須先派一名侍從，騎上一匹快馬，搶先一步，趕去知會費無極指定當日侍寢的姬妾，讓她預先準備一切，或酒或飯或茶，或者是鋪褥展被，安排香湯沐浴。免得費無極一到，臨時措手不及。然而費無極

當時正好新納了一名寵妾，名喚荷香，芳齡才只十八歲，偏是生得體態窈窕，風流嬝娜，把個垂垂老矣的費無極，迷得暈陶陶的。金屋藏嬌，寵諸專房，一連三個月，祇要費無極回府邸，就必定是到她房裏。因此，呂青一到朝房外面，傳喚車馬侍從。他乾脆就自作主張，派一名家將，飛騎馳回令尹府邸——：『知會荷香姨娘！』

此所以，費無極滿腹心事，忐忑不安。他一走進荷香所住的那進房裏，一眼瞧見，他那心愛的荷香濃妝艷抹，早已打扮得妖妖嬈嬈，珠圍翠繞。領着兩名侍女，滿臉堆笑，臀浪四播的迎了上來。到了費無極的跟前，她便屈膝一跪，揑尖嗓門，嬌滴滴，嗲兮兮的說道：

『賤妾跪迎大人！』

費無極一見荷香，心事便去了一半，從而臉上也顯露出了個笑容，眉開眼笑的點着頭說：

『妳且起來。』

『謝大人！』

荷香應聲致謝，直腰起立，嬌軀忽然往前一傾，香肩乳峯，就此撲向費無極的懷中。

就此一招，便樂得費無極嘀嘀大笑。一伸手，攬住了荷香才可一掬的纖纖細腰，荷香趁勢再往費無極的身上一貼，打情駡俏，調笑謔浪，一路嘻嘻哈哈的進了荷香的房間。

秘室裏，重簾垂幔，暗香撲鼻。到處散放着厚褥、錦被、鴛枕、茵席，費無極跟荷香一老一小，相偎相依，半摟半抱，直到秘室中央，臥處之前，荷香貼在費無極身上，附着他的耳朵問道：

『可要傳喚酒菜？』

費無極畢竟是上了年紀的人了。一日夜間，埋首公案，當時著實有點困倦，所以他眼望着荷香的一雙纖纖柔荑，正在解羅帶，寬綉衫，露出了半截酥胸，一彎粉頸，心中自難免心猿意馬，怦然而動。祇是，倦意漸起，慾念已消，頓起力不從心之感。唯有喟然長嘆，暗忖：『雖有佳麗，未能繾綣。』意興闌珊的答了句：

『我還是先補個覺吧。』

一句話，使春心蕩漾的小荷香，猶如兜頭澆了一盆冷水。她立刻停止了手頭的動作，任讓羅帶鬆垂，綉衫半解，噘起張小嘴，懶洋洋的說道：

『那我就服侍大人安歇。』

說時，一面伸手去給費無極寬袍解帶，一面又在挖空心思的想，急於找個話題，來給費無極湊興。驀地，她想起了一件事，當下便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的說：

『今兒個夜裏，府邸二進那邊，可熱鬧了。』

費無極的令尹府邸，二進房舍，一向是專供府邸男賓飲宴住宿的所在。可是在當時夠資格到這令尹府邸飲宴住宿的，如非天子使臣，也得是春秋各國公子王孫。因而這座二進房舍雖然鋪陳華麗，經常打掃得煥然一新，但却長年累月，不曾有貴客光臨，此所以費無極一聽荷香在說二進那邊正熱鬧呢。當時不由愣了一愣，他大惑不解的望着荷香問道：

『妳是說，二進那邊在……』

費無極居然打消倦意，提起腔來。不禁使荷香滿心歡喜，轉爲興奮，從而她喜上眉梢，指手劃脚的答道：

『我聽侍女她們說的。今兒個晚上，小姐命人吩咐廚下，安排了一頓豐盛的酒席，在二進正房，跟棠邑來的金不古金公子開懷暢飲呢！』

聽得費無極心中一急，聲音都變了。他雙臂緊緊摟住荷香的藕臂，便是一陣猛然的搖撼。與此同時，急切萬分的在問：

『妳說什麼?!』

『我說……，』荷香猛吃一驚，乍纔吐出兩個字，偷偷的睨望費無極一眼。這一瞥之下，直驚得她渾身抖顫，頭皮發麻；——她從來沒有見過費無極這般著急緊張，猙獰恐怖的模樣。他正掙紅了一張由字臉，掄圓了一雙銅鈴眼，厚唇微啓，鼻子裏直在呼呼的喘氣。瘦削額頭，尤且在沁出粒粒豆大的汗珠，小荷香都給他嚇得答不上腔來了，儘顧在顫聲的道：『我是在說，我是在說……』

『小姐在跟那金不古喝酒!?』

方才是小荷香一心討好費無極，搜索枯腸，找話來講。殊不知一語未竟，竟會使得他急怒攻心，大發雷霆。當下小荷香心慌意亂，手足無措，唯有嗯嗯啊啊的連連點頭。

費無極既已確定金不古和他的獨生女紫姬是在府邸二進，忙不迭的便是一聲喝令：

『傳鐵虎！』

門外侍從聽得清清楚楚，高聲的應了個：

『是！』

便是一陣急促的脚步聲響，由裏而外，漸去漸遠。

門外侍從十萬火急的去傳喚侍衞頭目將軍鐵虎了。這鐵虎，向來是費無極的一隻鐵

臂。長得身高九尺，頭如笆斗，一臉的凶神惡煞相。他不但肩闊臂粗，力大無窮，而且身邊還有八名徒弟，一個個精練武功，嫻於弓馬。平時費無極有這九名鐵衞相隨，不論走到那裏，連千軍萬馬也奈何他們不了。

費無極滿心急躁，一腔氣惱。剛剛叫門外侍衞去傳鐵虎，倏然又想起自己的獨養女兒一向任性恣意慣了，平時連自己都難以拘管得住。紫姬從來天不怕，地不怕，由興之所至敢作敢當，只怕楚國大王都不在她的眼下。她既然敢把金不古留在府邸，住進二進貴賓房舍，跟他毫不避嫌，援席飲宴，也就能跟他流連竟夜，甚至於雙宿雙飛。說不定這會兒金不古和紫姬都還在男歡女愛，相擁而眠呢？一想到這兒，費無極頓時又急出了一聲冷汗。他一語不發，拔脚就往外走。連小荷香追在身後聲聲的喊：『大人！大人！』都來不及答理了。

費無極走出秘室房門，悶聲不響，直往前奔。門外守候着的三名侍從，一見之下，立刻急起直追，亦步亦趨。費無極急吼吼氣虎虎的從五進秘室直奔到二進，早已累得兩脚痠痛，上氣不接下氣；他跨進二進的廳堂，抬頭往裏一看，一眼瞥見正房的門簾低垂，雙扉緊閉。……費無極轉念一想，身後相隨的三名侍從雖說都是心腹親信，然而，自己再怎麼也不能當着他們讓紫姬出乖露醜。因之他又是一聲喝令：

『你們都去後門口守着！』

『是！』

三名侍從齊聲一應，一個轉身，躡手躡脚的都到後門口去守候了。其中一名機伶，他一路飛奔的回頭去找鐵虎，知會他令尹大人此刻正在二進。也好讓鐵虎儘速趕到二進來待命。

那一頭，偌大二進廳堂，就只剩下費無極單人一個。他放輕脚步，悄悄的走到正房門口。起先是側耳傾聽，他聽到了金不古均勻而低沉的鼾聲。

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費無極咬牙切齒，格格作響，額頭上都暴起了青筋。他猛可飛起一脚，砰的一聲踢開了房門。

熟睡之中的金不古，從墊褥上一驚而醒，虎的一躍而起，站停在地。

不古、無極四目相接，遙遙相對，足足凝看了好大半晌。費無極的目光陰森可怖，凜然令人生畏，金不古則是帶三分驚訝，有七成茫然。

再往凌亂的被褥間掃視一瞥，費無極總算是稍稍的放下心來。小荷香說得不錯，金不古昨夜顯然是睡在這間貴賓室裏，却是紫姬分明不在，總算少了一重尷尬。

勉抑恚怒，故作悠然。費無極踱到窗前，背對着金不古問道：

『是紫姬叫你住進這兒來的？』

金不古緊抿雙唇，拒不作答。

『昨天晚上，紫姬來過？』

依舊是悶聲不響。

心知金不古決心守口如瓶，自己是再也問不出所以然來了，費無極抬起頭來，仰臉望天。窗外，天色已經大亮，一輪紅日，正在射來漸形灼熱的陽光。從而心想，這時候，紫姬應該是起身了吧，便扭轉身軀，大踏步的向門外走去。

留下金不古，一臉詫異，滿腹疑團。費無極怎麼會發現自己住在這裏？又從何得知，紫姬昨夜來過？方才他接連的問自己兩句話，自己概不置答，他怎的看也不看自己一眼就若無其事的走了呢？是不是……費無極明知所以，不再追問，再加上他愛女心切，不忍拂逆紫姬的心意，就讓自己在這兒住下了呢？

殊不知，費無極跨出房門，一到廳堂，一抬眼便看見侍衞頭目鐵虎，正帶着他那八名虎背熊腰、魁梧驃悍的八名徒弟，正自身後門口匆匆的趕來。費無極便伸手招招，把鐵虎招到自己的跟前，壓低聲音，斷然下令：

『去把屋裏的人殺了！』

『得令！』

鐵虎拉開嗓門一應，就像晴天打了個霹靂。他領着八名徒弟，齊齊的向費無極雙手一拱，躬身爲禮，必恭必敬的目送費無極快步走出二進後門，直趨紫姬所住的那進房舍。這才站直身軀，由鐵虎伸手一招，八名徒弟在後相隨。九條彪形大漢，奪命判官，陡地一掀門帘，魚貫進入金不古所住的那間正房。

當時，金不古先已在房中快馬加鞭的穿著停當，正要到外間去盥洗梳櫛。一抬眼，望見鐵虎一行九條壯漢正闖進門來，不由愣了愣，問聲：

『你們是……』

不曾料到，鐵虎他們九個根本就懶得跟他答話。那鐵虎仗着他比金不古高出一個頭，便驀的一舉右臂鐵拳，雙腳一蹬，使個餓虎撲羊之勢，似泰山壓頂般擊向金不古的腦門。拳到處，又是一聲聲震屋宇的——

『著！』

鐵虎拳到人到，不由使金不古大吃一驚。襲擊來得突迅，金不古猝不及防，他唯有本能的脖子一歪，整個身子往後一縱，先躲過鐵虎的這一拳再說。金不古陡然一驚一急，這一縱也就使盡了吃奶的力氣，居然被他縱到身後五七尺開外。不但避開鐵虎這當

頭一擊，而且，身子也臨近了正房的面外長窗。

原打算一拳砸碎金不古的腦袋，可以儘快到費無極的跟前去交差。鐵虎萬萬沒有想到這白面書生，弱不禁風般的金不古，居然也是那麼身手矯捷，動作靈活，顯然不是泛泛之輩。他一拳落空，却是用力過猛；金不古閃開了他這一拳，他這一拳便擊中了地面安放的長几。——只聽到噼哩啪啦一陣響。金不古和鐵虎雙雙的定睛看時，一張堅木長几，已經被他砸得支離破碎，東倒西歪，散落了一地的大小木塊。

『好厲害！』

金不古心中一緊，失口驚呼，情不自禁的便瞠目結舌，舌撟不下了。

那一邊，鐵虎一陣焦躁，忙收拳，急止步。一擊不中，直把他氣得三尸暴跳，七竅生烟。這鐵虎，一輩子只會打力拚力，硬碰硬的陣伏。那些個挪騰躍縱，高來高去的勾當，他可是全不在行。當下他一見金不古的輕功相當了得，立時心知這不是自己的所長，因而他頭也不回的便是一聲叱喝：

『徒兒們！』

八名徒弟，轟雷般的同聲一應：

『在！』

『給師父我把這小子圍上，一頓拳脚，取了他的這條小命！』

『是！』

鐵虎的八名徒弟一聲答應，馬上就一左一右，分爲兩隊，逕直的向金不古步步進逼。一個個全擺出上前一搏的招式。金不古站在窗戶底下凝神一想，人說：『雙拳難敵四手，獨木難以成林。』何況剛才領教過鐵虎的狠勁跟氣力，自己絕對不是他的對手。那經得起他們師徒九人一齊圍攻上來？『三十六計，走爲上策』，從而心中已在盤算如何脫身。便先使一個緩兵之計。一面連連倒退，貼近窗戶，一面高聲大叫：

『慢着！』

合圍的八名大漢，果然停止了脚步，在等着聽金不古究竟還有什麼話說？

『我跟列位無寃無仇，列位爲什麼要苦苦相逼，取我性命？』

說時，他便趁鐵虎等人都沒注意，暗中伸手到自己背後，儘往上勾，一次又一次的，設法將窗戶上的那道窗栓撥開。

『告訴你也不妨，小子！』鐵虎站在正房中央，昂然作答：『我們是奉命行事！』

金不古用左手撐牆，右手勾栓，幾乎已經勾到了窗戶栓了。因而當時他的唯一逃生之望，就在於儘量拖延時間。於是他便再問下去：

『請問，列位是奉誰的命令？』

『令尹大人！』

『令尹大人會叫列位前來殺我？』金不古陪笑的問：『列位會不會弄錯？』

鐵虎斬釘截鐵的答道：

『斷然不會！』

大拇指和食指齊同一致，恰好勾到窗栓，這會兒只等徐徐的往外拔了——金不古接口又問：

『列位可知道在下是什麼人嗎？』

『不知道，』鐵虎博浪鼓般搖着頭說：『我只知道你是我們要殺的人！』

『那麼，』金不古暗中繼續努力，却還在嘻皮笑臉的問那鐵虎：『閣下奉命殺我，眼見我就要死在閣下的拳下。不知閣下能否明白見示，閣下和這八位高徒，究竟是那一路的英雄好漢？』

『告訴你也無妨。』鐵虎聲若洪鐘的回答：『我正是令尹府邸侍衞頭目鐵虎，眼前要取你性命的這八個，全是我的徒弟！』

『原來是名聞天下的楚國第一好漢鐵虎鐵爺！』金不古爲了爭取時間，只好把一頂

根本就子虛烏有的高帽子，輕輕的給他戴上：『我金不古今天縱然含寃負屈，淸白無辜，然而我能死在鐵爺手裏，也算死而無憾了！』

高帽子一戴，鐵虎頓時覺得心胸一開，渾身舒爽，不期而然的對金不古起了一份同情憐憫之心。從而他開口便問：

『金不古！你要跟鐵爺我說實話，你究竟是什麼人？犯了什麼罪？』

輕微的咔嗒一聲，金不古已經把那一支小小的窗栓抽了出來。逃生有望，心花怒放，金不古便一邊暗中準備，一邊在說：

『鐵爺，我金不古是這令尹府邸，令尹大人接待貴賓二進正房的……』

說到這兒，忽然頓一頓，背後的雙手一使勁，『啪』的一聲，金不古從裏向外，反手推開兩扇窗戶；趁鐵虎跟他那八名徒弟，疑惑不定，如墜五里霧中，弄不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好一個聰明機智，動作迅捷的金不古，使一招鯉魚打挺，一蹲身，一挫腰，就地縱身，一個倒翻觔斗，整個身子，像一支勁矢般的射向窗外。在他落地的那一剎那，他還沒忘記譃弄般的一聲高喊——

『……窗外人！』

當鐵虎和他的八名徒弟，耳聞目睹，眼見金不古翻出窗戶逃了，這才醒悟過來，自

知中計。當下便是七嘴八舌的一陣嚷喊：

『追呀！快追！』

鐵虎一馬當先，由他的兩名徒弟趕上前來，一人挽起他的一隻胳臂，幫他把胖大沉重的身軀塞出窗外；八名徒弟，這才人人奮勇，個個爭先，一一縱出窗去。鐵虎人笨，偏偏眼尖。

他一扭頭便瞧見金不古正在披枝拂葉，沒命的向後院逃竄，頓時便是聲聲喝令：

『快！快！那混小子逃到後院去了！』

於是他那八名徒弟就大呼小叫，聲聲：『莫跑了金不古！』

仍舊由師父鐵虎領頭，拔足飛奔，追向後院。一逃一追，遠來遠去，一眨眼間便將一座令尹府邸後院，鬧得鷄飛狗跳，亂成一團。

當其時，費無極正好一脚邁進紫姬所住的四進正廳，恰巧碰見嫣紅正端着一銀盆洗面水，送進紫姬的寢處。她一眼瞧見費無極正在怒氣沖沖進門，不由驚了一驚，拔尖嗓門便是一聲知會：

『令尹大人到！』

四進正房中的紫姬，正在粧台銅鏡之前，淡掃蛾眉，輕點朱唇。陡然聽說她父親來了，愣了一愣，有點納悶。心想她父親昨天才進宮去，怎的今天一早就回家了呢？却是有恃無恐，並不驚慌，從容自在的站起身來，一扭柳腰，轉身過去，正好看見費無極鐵青着臉，大跑步地走進門來。

紫姬忙迎上去，向費無極行了個常禮，笑吟吟的問道：

『爹爹剛從宮裏回來？』

那費無極却怒容不改，滿面秋霜，沉沉的往張錦墊上一坐，鼻子裏哼了一聲：

『嗯。』

紫姬明知她父親正在生氣，祇好使出她平時慣用的應付伎倆，眼望着站在門口憂心忡忡的嫣紅，使個眼色便說：

『嫣紅，還不快去給大人沏茶？』

紫姬的原意是想把嫣紅支開，有什麼話父女倆面對面講。縱使她父親是在爲她自己著惱，也只要陪上個笑，撒一撒嬌，天大的事也能化解得了。偏偏費無極這天火大了，非得查問一個水落石出不可。因此之故，當門口嫣紅忙應聲是，正要拔脚開溜，費無極先已一聲厲喝，喊住了她：

『慢着！』

嫣紅迫於無奈，只好再答聲是，仍舊站在原處，垂手肅立待命。

『嫣紅，妳說！』費無極瞪嫣紅一眼，聲色俱厲的問道：『是誰有這包天的膽，把一名平民百姓，青年男子金不古，帶到二進正房去住下？』

嫣紅吞吞吐吐，不知如何答話，紫姬先已挺身而出，高聲答道：

『是我！』

費無極這才回過臉來，目光閃閃，咬牙切齒的質問紫姬道：

『紫姬，妳可曉得？我們府邸二進房舍，是做什麼用的？』

紫姬不驚不怯，若無其事的回答：

『爹爹說過，二進正房專供接待來往貴賓之用。』

『那金不古算是那門子貴賓？』

費無極狠狠的一跺脚，拉開嗓門吼道：

『金不古誠然算不上是貴賓。可是，女兒想請問爹爹，』紫姬秋波一轉，峯迴路折的反過來質問費無極：『那解雍是否爹爹的部屬？』

『不錯！』

父女間的詰問形勢一改，紫姬便牢牢的把握機會，趁勢反擊：

『解雍犯下了欺君瞞上的滔天大罪，也祇有爹爹想盡方法來給他包容庇護！』

『這——』費無極幾幾乎就給紫姬問住了。一張紅臉，脹成絳紫，猶在挖空心思想出話來搪塞：『……我是念在他爲官多年，辦事一向勤謹，從未犯過過錯。無非原諒他一時糊塗而已。』

『一時糊塗？』紫姬的鼻子裏哼哼冷笑，振振有詞的說道：『偏就害得金郎含寃負屈，家破人亡！更別說他讓棠邑百姓，平添了多少寃魂了！』

紫姬單刀直入，又一度揭開了費無極的瘡疤。當着自己的女兒，費無極不得不竭力保住自己的老臉皮。便強詞奪理的說道：

『金家一案，我不是已經當衆勒令解雍，叫他破家毀產，一一歸還朝廷、棠邑百姓和金不古了嗎？』

紫姬再問：

『當時約定，解雍該在什麼時候歸還金郎家中墊出的一千斛米？』

『半年！』

好個蘭心蕙質，口齒伶俐的費紫姬，就在她奸相父親的跟前，理直氣壯，剖析如流的辯解起來。她的一張粉臉脹得通紅，一開口便如長江大河般，洶湧澎湃，直在滔滔不

絕的往下說道：

『爹爹庇護你的部屬解雍，赦免了他的死罪，解雍不但死裏逃生，還可以從從容容的變賣家財，歸還侵佔。可是人家金郎呢，不但平白無故，萬貫家產一掃而光，尚且他的父親寃屈難伸，當殿自刎；兄長悲憤交集，自盡殉父。如今，金郎的家已破，人已亡，祇剩下他孤苦伶仃，孑然一身，還要咬緊牙關，忍辱含恨，遵從爹爹你的安排，等到半年以後，才能從解雍那兒，得回他家寃枉墊發的一千斛米。孩兒請問爹爹，我們讓金郎一出府邸大門，棠邑災情益重，金家片瓦無存，爹爹你是要叫他上那兒去呢？』

費無極一聽自己女兒的這一番話，句句是實，語語嚴正，心想萬難駁她得倒。因而祇有將一張緊緊板着的臉，化爲和霽安詳，怒容盡去。他自找台階下，語氣趨於緩和的答道：

『原來——，寶貝女兒妳留金不古在府邸住下，是爲了同情憐憫他的無家可歸，無處可去呀？』

紫姬點點頭答道：

『正是。』

費無極偏又故作憾然的說道：

『憐他孤苦無依，留他暫且住下，倒也罷了。就祇是——爲什麼偏偏不顧相府的體制，爲父的顏面，要把他住進接待貴賓的二進，還在深更半夜，安排筵席，由女兒妳親身作陪呢？』

紫姬抓住了她父親的話，頓時就花容變色，怫然不悅的聲聲追問：

『爹！你老人家一定要把話說明白，究竟是誰告訴你，女兒是在三更半夜，安排筵席，還由女兒親自作陪，陪那金郎的？』

『是——，』費無極正要脫口而出，說出來原是荷香告的密。然而轉念一想：紫姬一向任性恣意，在府邸中唯我獨尊，連自己的愛妾荷香，也未必得罪得起她。於是連忙縮住，改口問道：『啊，紫姬，聽妳的口氣，莫非昨天晚上，妳並不曾跟那金不古，在那二進正房裏吃喝談笑？』

紫姬頓時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緊追不捨的問道：『爹！你方才說的是三更半夜，親身作陪，這會兒說的又是昨天晚上，吃喝談笑？』

『是呀！』費無極兩手一攤，困惑不解的答道：『爹是這麼說的呀！』

這時候，紫姬便臉色一正，柳眉微蹙，提高了聲浪說道：

『爹爹！你需先弄清楚！這三更半夜跟昨天晚上，親身作陪和吃喝談笑，兩者之間可是大大的不同？』

費無極偏起頭來一想，依稀恍然大悟般朗聲說道：

『哦——我明白了！寶貝女兒，妳是要說：昨天晚上，妳祇不過曾經去跟那金不古一道，吃過一頓晚飯？』

紫姬點了點頭。

費無極再試探着追問：

『當時，還有什麼人在場？』

『嫣紅。』

費無極留下嫣紅，正好給紫姬適時作個見證。嫣紅站在房門口，一聽紫姬提起了她，立刻上前，將紫姬、金不古昨天一道共進晚餐的事，源源本本，一五一十，全都跟費無極細說了一遍。就祇隱瞞了二人同飲，命她退下，以及紫姬在金不古住處流連不捨，直到夜闌人靜時分那兩段。——費無極始終放心不下，瞑目凝神傾聽，聽到嫣紅把一大篇話說完，居然全無破綻。費無極曉得了自己獨生女兒跟那金不古祇不過是『發乎情而止乎禮』，兩人之間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可告人之事。自然而然，心胸一寬，便揮揮手，命嫣紅退出室外。嫣紅施禮告退，他還沒忘記叮嚀一句：

『昨晚之事，從今以後，我不許妳在任何人跟前，提一個字！』

嫣紅低聲應了個：

『是！』

倒退幾步，如逢大赦般的趦出房門去了。

這一頭，費無極深恐紫姬無端平添氣惱，一聲追究何人告密，連自己的愛妾荷香也會吃不消，兜着走。因而他立刻一變嘴臉——滿面怒容，剎那間消逝無蹤，又換上了一臉春風，笑容可掬，不惜降尊紆貴，將老作小，忙不迭的跟紫姬陪笑的說：

『問來問去，我看今日之事，準定又是爲父的錯怪我的寶貝女兒了。』

他再也沒有想到，紫姬竟會把握機會，任性恣意的公然提出她心胸中的主張。費無極涎着臉向自己的女兒陪不是，她居然不理不睬，不置一詞，祇顧低垂螓首，在那兒沉思默想。費無極看看紫姬神色不對，正想藉機開溜，趁勢下台，免得女兒興師問罪，自己應付不了。因此，他再故意伸攤雙手，曳長聲音：『哦——』的一聲打了個大呵欠。然後伸手掩口，故作困倦不堪之狀，曼聲說道：

『昨天批閱奏章，整整一夜沒睡，這會兒可要好好的去補一覺了。』

方才雙手撐地，欠身將起。耳朵裏傳來寶貝女兒的一聲嬌叱：

『爹爹！請等一等！』

楚王駕前，儘可以欺君罔上，矯詔抗旨，獨獨女兒的話，費無極却是一向不能不聽。紫姬叫他等一等，他就只好滿腔懊惱，重新坐定，神情沮喪的說道：

『爹說過這會兒已經很累很累了，好女兒，有什麼話，妳就趕緊說吧。』

紫姬偏就不慌不忙，好整以暇，從地面拾起一只錦墊，往她父親的跟前一放，柳腰一挫，輕悄坐下。兩眼定定的緊盯着費無極，曼聲問道：

『爹爹先前敎訓女兒，身爲女子，立身處世，最關緊要的是什麼？』

『名節！』

『女兒請問爹爹，什麼叫做名節？』

費無極眼看紫姬分明是要跟自己接席長談了，萬般無奈，眼跟前她提的一問，却又不能不答。於是雙眉緊皺，老大不耐煩的答道：

『所謂名節，自然是指名譽跟節操了。』

然而，紫姬的問題，却還在接踵而來：

『果然名節無虧？』

『那當然是人人稱讚的好女子了！』

『萬一名節有玷？』

『那就會辱及家門，罪加己身，爲當世所不容，貽萬年之唾罵！』

滿心以爲講解得很清楚了，紫姬準可以放自己去補覺，偏偏，紫姬又儘低着頭，雙手撚弄腰間的衣帶。沉吟半晌，方將語鋒一轉，粉頰一紅，帶三分羞澀，七分喜悅的問道：

『爹爹可知，女兒今年都十幾啦？』

『這我當然知道，』費無極一聲輕笑，打個哈哈笑道：『妳今年虛歲十九，實歲十八，正所謂二九佳人，錦瑟年華。』

話到這裏，紫姬突如其來的揚起粉臉，眼望着她父親，單刀直入的問道：

『爹爹有沒有想過：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這——』

費無極大出意外，驟然之間給紫姬問住了。紫姬的問話既然這麼坦率無隱，大膽露骨，很顯然的在她心田之中，早已有了『擇人而事』的念頭。費無極膝下祇有一女，說得上是父女相依爲命，他一生凡事祇爲自己設想，因此他從來沒有考慮過紫姬的終身大

事。在他想來，自己祇有這麼一個女兒，當然是把女兒留得越久越好，否則的話，紫姬一旦出嫁，他自己豈不孤獨無依了嗎？費無極一時語結，猶且心亂如麻，不知道應該如何回答是好。又禁不住紫姬還在一疊連聲的催問：

『爹！女兒是在問女兒的終身大事，你爲什麼支支吾吾，避而不答？』

紫姬執意要打破砂鍋問到底，迫得費無極無從閃避。他唯有顧左右而言他，聲聲苦笑的斥道：

『女孩兒家，問這些個話！紫姬！難道妳不覺得害臊？』

紫姬偏又振振有詞的說道：

『咦？爹爹！你老人家不是說過，女兒沒娘，我們父女倆應該無話不談的嗎？』

『不錯，爹是說過這話。』費無極靈機一動，接口便說：『可是女兒，妳也別忘了，先前妳不止一次告訴爹爹，妳要終身不嫁，就在這相府裏侍候老爹的喲！』

詎料，紫姬竟會愁容滿面，一聲長歎的答道：

『祇是，如今跟先前已經大不相同了！』

費無極忙問：

『妳說妳說，有那點大不相同！』

『這是爹爹方才敎訓女兒的。』紫姬學舌般的往下說道：『女子萬一名節有玷，那就會辱及家門，罪加己身，爲當世所不容，貽萬年之唾罵！』

聽得費無極情不自禁又一次緊張起來。他臉色發青，滿佈驚疑不定的神情，猛一下用左手撐地，右手直指紫姬小巧的鼻尖。聲音抖顫的在追問：

『妳……妳是說，妳跟那浮浪少年金不古，眞的做出了什麼？』

紫姬却胸有成竹，聲色不動，輕緩的搖了搖頭，表示否認。再毫不容情的說道：

『女兒確實不曾做出什麼事來。倒是從爹爹嘴裏說出來的，著實難聽！』

『妳是在嗔怪——爹爹剛才說妳跟金不古三更半夜，一室獨處，居然毫不避嫌？』

紫姬當下便正色的道：

『祇要爹爹這幾句話傳到外面去，蜚短流長，加油添醋。請問，到了那個時候，爹爹的顏面何在？女兒我還想活嗎？』

『可是，』費無極陡然一急，急得額上駭汗淋漓。他猶在極力辯駁的說：『爹爹已經問明了事實眞相，妳跟那金不古並無曖昧之處。』

『可惜！』紫姬搖頭太息的道：『在此之前，那些個難以入耳，有玷女兒名節的話，已經出於爹爹之口，入於女兒和嫣紅之耳！』

費無極猛力的一搥地面，恨聲不絕的說：

『從今以後，誰敢再提我女兒昨天晚上的那件事，我便把他碎屍萬段，抄家滅門！』

紫姬一聽她父親的口氣，明知他已經有點惱羞成怒，心想打鐵趁熱，自己的心事還是早些提出來的好，免得她父親一怒之下，橫生枝節，反倒讓自己放棄了大好機會。因而她便鼻子裏哼哼冷笑，裝出一副受盡委屈的模樣，憤然說道：

『誠然，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可是今天早上，爹爹也不知道聽了誰的挑撥，大清八早，氣沖沖的跑來女兒的房裏，不問青紅皀白，當着侍女嫣紅的面，居然誣陷女兒和那金郎深夜對酌，做出什麼玷辱名節的事來，女兒從小到大，在這府邸裏頭門不出，二門不跨，從來就沒有跟陌生男子說過話，這下可好……』盡情傾吐時，觸動了心事，好個天真坦率、性情朗爽的費紫姬，居然也會擠出兩行眼淚，抽抽噎噎的哭了起來，尤且還在邊哭邊說：『由……由自己生身父親先毀了名聲，敗了名節，又叫女兒將來何以在世爲人呢？』

紫姬這一裝哭不打緊，却把個從沒瞧見女兒哭過的費無極，急得五內如焚，搔耳抓腮。他雙手直搓，傴身向前，柔聲的去勸那紫姬：

『好女兒，乖女兒！妳先莫哭！不論有什麼事，妳我父女二人，不妨從長計議，從長計議……』

紫姬那兩行眼淚，原是用盡心機，費盡氣力，硬擠出來的，熱淚潸潸而下，着實難以爲繼，費無極哀求苦惱的請她莫哭，在紫姬來說確是正中下懷。因此她立刻便揩揩眼睛，把僅剩下的兩滴眼淚揩去。噘起張小嘴，氣鼓鼓的反向費無極道：

『爹！你自個兒說，事到如今，應該怎樣善後？』

紫姬馬上止哭，如應斯響。費無極懸着揪着的一顆心，也就自然而然鬆了下來。裝模作樣的來回踱蹀，想了一想，方才站定下來，嘿嘿嘿的一陣乾笑，連哄帶騙的跟那紫姬說道：

『父女之間嚒，關起房門來。有點言語誤會，或者話說得重些，原是小事一樁，不值得計較，也無所謂什麼善後不善後！我的寶貝女兒，我看就這麼樣吧。爲父的當着妳的面，鄭重聲明，把那些話收回，而且擔保從此以後絕口不提！妳呢，姑且當做沒這回事，讓它烟消霧散，消弭於無形，乖女兒，妳說這樣可好？』

紫姬的回答，竟是毅然決然，斬釘截鐵的——

『不好！』

『要不，就隔那麼一半天，幾時等爹有空，備上一席酒，算是做爹爹的在給妳這個寶貝女兒致歉。乖女兒啊，這樣總該可以了吧？』

『不要！』

『這也不好，那也不要。』費無極兩度碰壁，不禁又有點煩躁起來，他便悻悻然的問道：『那麼，依妳說，又該怎麼辦呢？』

直到費無極萬般無奈，逼得發出了這一問，紫姬方始信心倍增，彷彿勝算在握。她徐徐的站起身來，走到窗前，語音平靜，偏又是石破天驚的說道：

『除非——爹爹准我下嫁金郎！』

『什麼？妳說什麼？』

紫姬一語既出，直把費無極驚得跳了起來。他急急邁步，直到窗前，往紫姬的身邊一站，怒目圓睜，虎視眈眈。又在施展他平時慣用的伎倆——臨之以威，脅之以勢。一心想使紫姬凜於自己的急怒，見風使舵，而把方才說過的話，立刻收回。

其實，自從紫姬昨夜和金不古接席歡飲，絮絮而談，她早已爲金不古的風流瀟灑，溫文爾雅而傾倒。二九佳人錦瑟年華，從未曾見過金不古這等俊逸倜儻的美男子。金不

古一投手，一擧足，溫馨一語，粲然一笑，全都在她的芳心，烙下永遠無法磨滅的印象。紫姬一生，敢愛敢恨，不是閨閣之中的一株幽蘭，而是青山綠野間的一朶玫瑰。她敢於跟金不古作竟夕之歡，也就更敢認定金不古是她託付終身的良伴。昨夜她辭出二進正房金不古的臥室，回到自己屋裏，竟是睜大兩眼，整夜沒睡。早在她父親氣勢洶洶，進屋質問之前，她先已下定了決心，立下了誓願。今生今世，非金不古不嫁。

此所以，費無極趕來追問，正好給了紫姬可乘之機。在她跟她父親一問一答之間，她都還在時時刻刻的提醒自己，無論如何，萬萬不可放棄眼前這個表白自己心意的大好機會。套句俗話說，當時的紫姬想嫁金不古，分明是吃下秤鉈鐵了心了。

費無極一疊連聲的追問，滿心以爲他以做父親的威勢，足以懾服紫姬，激起她的羞恥之心，讓她把脫口而出的一句話給輕輕抹掉。只要紫姬補上一句：『沒有什麼，我只不過隨口說說而已。』那費無極就能放下心來，自此不再往下談了。可是，費無極的如意算盤偏偏打錯了，紫姬最難道出的一句眞心話既然已經說出了口，在她覺得自己從此已然毫無忌憚。因此，她在她父親的怒目而視，急切等待之下，依舊侃侃然的說道：

『金郎文武雙全，一表人才，又跟女兒年貌相當。何況天意撮合，讓他家破人亡，含寃負屈之際，憤然入府行刺；湊巧遇見女兒，三言兩語，一番剖析，居然就使他積忿

盡去，同心轉意。爹！女兒已經想過了，只這便是天賜良緣，棄之不吉。女兒確實已經打定主意，決心嫁給他了！』

一席話，說得平靜自然，委婉動聽。然而聽在費無極的耳裏，却有如雷霆霹靂，當頭猛擊。紫姬越是在說她想嫁給金不古的理由，越發使費無極怒火三丈，氣往上撞。他暴跳如雷的大聲吼叫：

『妳！妳這是說的什麼話！』

紫姬特意偏過頭去，裝做視而不見。仍還是那麼若無其事的答道：

『女兒說的是眞心話！』

『門不當，戶不對！』費無極憤憤然的猛一跺脚吼道：『說什麼妳要下嫁金不古，那是萬萬辦不到的事情！』

『可是爹爹，』紫姬眼望窗外，頭也不回的說道：『女兒早在昨夜，就已經當天立誓，願與金郎比翼雙飛，共結連理了！』

費無極一聽，自己的寶貝女兒把話說得毅然決然，斬釘截鐵，簡直毫無轉圜的餘地。轉念一想，自來知女莫若父，何況紫姬自幼跟自己相依爲命，又不是不知道紫姬的脾氣，一味虛聲恫嚇，採取高壓手段，唯有越弄越僵，越來越糟。——迫不得已，他祇

好另換一副嘴臉。硬壓不可，便改軟哄，換上一臉憂心忡忡，愛憐備至的模樣，一聲長歎，再問紫姬。

『妳眞想嫁給那個父母雙亡，舉目無親，孤苦伶仃，又是無家無業的金不古？』

『是！』

『妳不怕吃苦？』

『不怕！』

『捨了這富麗堂皇、一呼百諾的令尹府邸不住，反倒跟那一無所有的金不古，一道去浪跡天涯，餐風露宿？』

『我全想過了，爹爹！你用不著替我們擔心，』紫姬反轉來安慰她父親說：『好歹，金郎在棠邑，還有一幢祖宅，幾頃良田。』

費無極鼻子裏哼哼冷笑，出語譏誚的道：

『聽妳的口氣，妳倒是想放着堂堂相府千金小姐不做，要去嫁個田舍奴、泥脚桿，起早睡晚，日夜忙碌的當個農家婦了！』

費無極的嘲諷，反而引起了紫姬的無限憧憬。她的臉上升起微笑，兩隻大眼滿藏歡愉，如醉如癡，極力思索般的神往的說：

『晴空如洗，白雲靄靄，平疇千里，禾浪搖曳。爹，倘若我眞能成爲個農家婦，跟金郎一道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並肩揮鋤於麗日之下，田畝之中。那種快樂，那份幸福，豈不要比天天關在這死氣沉沉的令尹府裏好上十倍、百倍嗎？』

費無極著實忍不住了，砰然一聲，猛拍長几，虎的站起身來，陡然便是一聲暴喝：

『好了！妳不要再說下去了！』

紫姬偏就不驚不懼，嬌憨的笑着，頑皮的把臉一揚，曼聲問道：

『爹，你怎麼好端端的又生起氣來了？』

『爹是生氣！』費無極的一張臉氣成鐵青，咬牙切齒的說：『爹是在氣爹自己聲勢顯赫，不可一世，想不到竟會生了妳這麼個不爭氣的女兒！』

『那正好！』紫姬頓時就毫不容情，反唇相稽的說：『爹便讓我這個不爭氣的女兒去嫁給金郎，也好圖個眼不見爲淨！』

『紫姬！』費無極拉開嗓門一聲怒吼：『妳是要我從此不要妳這個女兒了？』

『女兒一心想要爹，』紫姬頭也不回的答道：『如果爹爹執意不要女兒，那女兒又有什麼辦法可想呢？』

父女之情，絕裂至此，直氣得奸相費無極手脚冰冷，幾幾乎就要暈厥過去。他一步

步的逼近紫姬，齜牙咧嘴，惡狠狠的說道：

『妳果然要嫁那金不古，爹——爹將來不會給妳一文錢的嫁妝！』

紫姬却嫣然一笑，香肩一聳的答道：

『女兒看得出，金郎是個有志氣的男子漢。他絕不會在乎女兒的嫁妝！』

『將來，妳那個什麼金不古，再也休想從爲父的這兒，謀個一官半職！』

『女兒剛才說過了。與其讓我那金郎，高冠衣紫，在朝爲官；還不如兩人長相廝守，並肩耕作，享盡那田園農舍的好風光！』

『那——，那怕你們兩個將來窮到討飯，爹也絕不會一伸援手！』

紫姬先格格格的狂笑一陣，方始答道：

『爹！你儘管放一千、一萬個心，女兒和金郎將來即使窮到討飯，也絕不會討到你這令尹府邸來的！』

紫姬一旦絕情，唇槍舌劍，令費無極當場爲之氣結。臉色由鐵青轉爲灰敗，整個身子都在暗暗微微的打顫。突的伸出一隻手去，偏又一時情急，張口結舌的說不出話來。費無極給氣成這副模樣，看在紫姬的眼裏，終覺老大不忍。却是，女兒要嫁，老父不准，這兩者之間絕無商量餘地。紫姬直在煞費躊躇，急於想找出幾句話來讓她父親暫息

雷霆之怒，免得氣壞了身子。偏偏又覺得著實無話可說，從而父女二人，一時陷於僵凝。偌大華屋，彷彿針尖落地可聞。

屋中一靜，遠處聲響便很容易的隨風飄送而來。費無極正無力的垂下他那隻直指的右臂，驀地，由遠而近，傳來一片人語喧嘩，脚步聲響——

『快追！』

『這回再也不能讓他跑了！』

『追上去，殺了他！』

費無極凝神一聽，一時如夢方醒，喜上眉梢，臉上漾起了狡獪的笑容——方才自己委實是給紫姬氣昏了頭，怎麼會把先前的一件大事全給忘記了哩？他按了按腰間懸的寶劍，狡獪的笑容一變而爲陰險毒辣的獰笑。他掃一瞥紫姬，聲聲獰笑的說：

『好！紫姬，我便讓妳嫁那個什麼金不古去！』

說罷，一個轉身，大踏步的奔向門外去了。

剩下紫姬，宛如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她父親的這一陣狂笑，一句讓她嫁給金不古，一陣風般的掀開門簾就往外跑，著實把她弄得一頭霧水，莫名其妙。她父親怎麼會突如其來的變得這麼快，這一跑出去又是所爲何來？紫姬呆呆怔怔的楞了一陣，直到這

時，她才聽到依稀後院那邊隨風送來的人語步聲。仔細一聽，好像是府邸侍衛在那兒追殺什麼人？她福至心靈，頓時省悟，兩腮粉頰猛一下子變成灰白，紫姬脫口而出大叫一聲：

『不好了！』

便也拔出茜紗帳門上掛着的寶劍，一個箭步，跑出門外，十萬火急，氣急敗壞的奔向後院。

後院裏，在鐵虎和八名相府侍衛窮追猛趕之下的金不古，祇靠他的身手矯捷，隨機應變，狼奔豕突，東逃西躲於叢樹、假山、亭台樓閣之間，捉迷藏般逃竄了一炊飯工夫。惹得鐵虎和八名侍衛，三尸暴跳，七竅生烟，恨不得把他給生吞活剝吃下肚去。九名如狼似虎，追得眼睛都紅了的殺手，幾次三番追逐，終於把個金不古攆到了一片綠草地上。

鐵虎放眼一看，方圓十丈，全無遮攔，金不古分明已經無處匿身，當下便是一陣叱喝：

『死囚！我看你往那裏逃？』

喝時一個縱身，縱出了五七尺遠，恰好落在金不古的身後。鐵虎不禁一陣心喜，揮

起寶劍便往金不古的後腦勺猛砍。與此同時一聲暴喝：

『著！』

金不古直在沒命的往前奔逃，却也把鐵虎的步聲、吼聲，聽得一淸二楚。那一聲：

『著！』猶在餘音嫋嫋，後腦勺陡然一陣風起，金不古便知那是鐵虎的寶劍砍到。電光石火，雷霆霹靂，眼看彈指之間就要挨上一劍，頭顱劈爲兩半。不古心知閃避不及，頓時就地一滾，斜斜的滾向右手邊去，讓鐵虎一劍落空。又因爲用力過猛，連人帶劍自上而下的栽向地面，直把個勇冠三軍，力大無窮的鐵衞鐵虎氣得哇哇怪叫：

『還不趕快上去，把這小子砍爲肉泥？』

金不古大敵當前，生死間於一髮。他在綠油油的青草地上，連滾帶爬，好不容易得個機會乘隙欠身而起。抬頭一看，偏又驚得魂靈出竅，屁滾尿流，正是後有虎，前有狼；原來自紫姬房中猛然省悟，拔劍趕來的費無極，這時候正好適時趕到。一人一劍，劍尖直聳雲天，追魂懾魄，凶神惡煞般堵在他的跟前。費無極眼見金不古正在狼狽萬狀，手脚並用的掙扎起立，驀地一聲巨喝：

『來得好！』

一使腕力，費無極將手中寶劍猛可往下一揮，覷定金不古的腦門砍去，滿心以爲，

金不古馬上就會紅光崩現，身首異處，被自己一劍砍爲兩段，解決了這一個心頭大患；然而偏偏金不古命不該絕，費無極萬萬不曾料到，就在他一劍即將砍及金不古的髮梢，倏的自己右臂一陣痠痲，右手虎口幾乎震裂。分明是有人自後而前，使一招海底撈月，硬把自己的揮劍急砍給猛挑了起來。費無極一時不及細看，迅速收回寶劍，身子往後一挫，縱出圈子。——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的厲聲喝問：

『大膽！什麼人？』

偏是死裏逃生，一骨碌從地上爬起的金不古，眼明手快，他先是一聲急喊：

『紫姬救我！救我！』

然後便伸手一夠，恰好跟紫姬伸出來的左手握個正著。紫姬順手一拉，把金不古拉到自己的嬌軀背後，穩妥的擋住了金不古。方始右手仗劍，時刻小心提防，臉上却裝着若無其事的，和她盛怒之中的父親面面相對，亭亭玉立在草坪正中央。

費無極看明白、弄淸楚了，原來又是自己的女兒，在光天化日，衆目睽睽之下，不惜父女反目成仇，出劍阻擋，救下了自己恨之入骨的金不古。當下的這一怒，眞個是火冒三丈，目眦幾裂。他把一口黃牙咬得格格作響，青天霹靂般的聲聲怒吼：

『紫姬！妳敢忤逆犯上，跟妳老子交兵接仗?!』。

就在這個時候，鐵衛鐵虎和他的八名徒弟，處境尷尬，躊躇不前。明明曉得費無極愛端架子，平素最重顏面，那兒能在自己手下跟前丟得起這麼大的臉？鐵虎師徒九人進也不是，退亦不可，方在原地趑趑趄趄，進退兩難。幸好聽見費無極在高聲喝令：

『圍上！』

令尹有令，不敢不遵，鐵虎師徒九人，連忙齊齊的答應了聲：

『得令！』

立刻便掄刀挺劍，分做兩路包抄過去，把紫姬和金不古二人團團圍住。

紫姬一看她父親忙不迭的擺好了陣勢，當下就哼哼冷笑，直率的問道：

『爹！看樣子，你是非殺我金郎不可了？』

『什麼妳金郎我金郎的？』費無極氣得額上青筋直爆，嘴裏口沫四濺，急不擇言的喝道：『紫姬，妳再衞護這大膽鼠賊，看爹不叫人連妳一起殺了！』

『那很好！』紫姬匕鬯不驚，一臉坦然的答道：『反正女兒已經稟告過爹爹，女兒今生今世，非金郎不嫁……』

紫姬的一席話還沒說完，在她背後驚魂甫定，猶在急喘不已的金不古不由一愣。他驚喜交集，也在疑惑不定的插嘴問道：

『紫姬姑娘，妳是說……？』

情勢危殆，一時之間難作解釋，紫姬只好施展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單刀直入的回答他道：

『金郎，我的心意，已經和我爹爹說明白了。打這會兒起，如果我爹他一定要殺你，那我們就只有生則同生，死則共死！』

金不古一聽，不但心花怒發，笑逐顏開，而且心底的感激涕零，油然而生。楚國令尹親自率部追殺，自己恰似釜底遊魂，身在生死關頭。陡然之間不但有紫姬垂憐，救下他一條性命，尤其還當着她父親的面，以及衆鐵衛跟前，公然表示垂青，誓言非他不嫁。紫姬對自己的這一番情意，豈僅是繾綣纏綿，簡直就是轟轟烈烈。金不古一陣感動，不覺熱血沸騰，血脈僨興。於是他也刺戟動情的高聲嚷嚷：

『好！紫姬，妳我情深似海，誓共白頭。萬一令尹大人不容，妳我二人就死在這兒好了！』

紫姬和金不古一問一答當衆私訂終身，誓同生死。聽在費無極的耳裏，眞個是字字鑽心，語語刺骨，他氣得從地上直跳起來。手中寶劍，狂揮亂舞。滿口直噴白沫，聲嘶力竭的吼道：

『上！上！鐵虎！還不帶着你的這些徒弟，給我把這金不古跟小姐一併殺掉？』

儘管費無極直在那兒暴跳如雷，聲聲催逼。無奈鐵虎跟他那八名徒弟，全是令尹府邸的老人，人人了然於胸。令尹大人膝下僅有紫姬一位愛女，父女二人一向相依爲命。果眞把紫姬也給殺了，那還了得？因而連鐵虎在內，令尹府邸的九名鐵衞，都在大呼小叫，虛張聲勢。掄刀舞劍的作勢向前，口裏都在不停的吆喝：

『斗膽鼠輩金不古，你還不快快放了我家小姐，乖乖的過來領死？』

『爹！是你老人家在叫鐵虎他們把女兒殺了！』

紫姬明知府邸侍衞斷然不會與她爲敵，趁着雙方僵持，她便把握機會把話說明——

『對！』費無極怒不可抑，還在頓足咆哮：『紫姬！妳忤逆不孝，貽羞家門！我費某人只當早就沒有了妳這個女兒！』

紫姬一聲長歎的再問：

『那是爹爹不要我這個女兒了？』

『不錯！』費無極猛一伸手，直指紫姬：『我這就要看妳死在我的跟前！』

『明是爹爹不要女兒，不是女兒斗膽捨棄爹爹！』紫姬喟然太息，忽然又躬身拜下地去：『那麼，臨別之前，請爹爹受女兒一拜！』

『我不要妳拜我！』費無極咆哮如雷，迹近瘋狂的又跳又叫道：『殺！殺！殺！你們趕快替我殺了這費門孽障，讓我眼不見爲淨！』

紫姬却在好整以暇，禮數周全，拉着金不古，兩人並肩齊步，走到費無極的跟前，磕了個頭。費無極兀自在那兒尖聲大叫：

『砍！砍！砍呀！』

却是，鐵虎和他那八名徒弟，難以委決，逡巡徘徊，因而才能讓紫姬從容自在的在費無極跟前，表明了自己的心跡：

『女兒既已被擯，形同逐出家門，從今而後，爹爹大可以眼不見爲淨了！』

說罷，一拉金不古，兩人雙雙起立，一個轉身，就在府邸鐵衞刀光劍影，團團圍困之中，昂首挺胸，旁若無人的筆直往外走去。——穿過草坪，直奔後進房屋。金不古和紫姬都清清楚楚的聽見，在他們的背後，費無極正發出一聲悽厲無比的高呼——

『紫姬！妳當眞不要妳爹了啊！』

當時，紫姬還曾動了一點惻隱之心，心中老大不忍，掉轉頭去看看；——她正好看到她的父親親口發悲呼，雙手伸前，彷彿想要趕上前來挽回愛女。接着，便是身子一陣搖搖晃晃，脚步幾度踉踉蹌蹌，高大身軀，猛然往前一栽，轟然一響，栽倒在地面之

上。

是金不古惟恐遲則生變，難以脫身。他硬起心腸，一拉紫姬，柔聲的說：

『令尊大人，自有家人侍衛照應。妳我唯有趁此機會，趕緊脫身！』

於是，紫姬便一横心，一咬牙，挽起金不古，頭也不回的走出了令尹府邸。

………………

吳楚道中，大路之畔，僻谷露宿，參天樹下。昨夜燃起的一堆熊熊烈火，早已柴盡焰熄，只餘下一撮灰白相間的餘燼。十冬臘月，晨風呼嘯，直吹得伍子胥、金不古、紫姬三人，身上颼颼然的大有凛冽寒意。伍子胥凝神傾聽，聽完了金不古和紫姬你一大段，我一小節，滔滔細訴，娓娓不絕，把那一大篇金不古家破人亡，費紫姬離家出走的往事說完，不知不覺，天色已經大亮。不古、紫姬積愫傾吐一盡，心中的悒鬱，彷彿消減了不少。一對恩愛情侶，自此久久無語。兩人低埋下頭去，彷彿又沉湎於往日的脫險經過，離家情境。直到伍子胥一聲發問，劃破了荒山僻谷中的寂靜——

伍子胥十分關懷的問道：『你們就這樣逃出了費無極的府邸，逃出了郢都，順利無阻，直到吳國？』

『事後方知，』紫姬內疚於心，深埋螓首，聲嗓幽幽的答道：『家父自我離家，頗

受刺激。他老人家曾經病倒在床上半個多月。』

『半個多月以後呢？』伍子胥繼續追問。

於是金不古源源本本，繼續往下禀告。紫姬領着金不古，不惜拂逆老父，毅然離家，原以爲她父親費無極會立派大隊人馬，啣尾急追，非把紫姬給追回去不可。兩人餐風宿露，日夜兼程，一路不敢停留，唯一的指望，便是及早逃到吳國，投奔金不古心目中的師父伍子胥。一雙情侶匆匆逃出郢都。一連多日，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却是既不見後有追兵追來，又不見前有人馬攔阻。兩人方自納悶，直到一脚踏入吳國境界，方始聽到道路傳聞。費無極因愛女出奔，一時急怒攻心，就此纏綿病榻，前後幾達半個多月之久。費無極一病，他手底下的人，誰也不敢自作主張，派人攔截紫姬。這才讓紫姬、不古，如漏網之鳥，脫罟之魚，平安無事的遠離了楚國國境。然而，一代權奸費無極，家中生變，父女成仇，天大的笑話已經騰傳於列國之間。人人都說這是天理循環，報應不爽，費無極一生作惡多端，罪無可逭，也不知道破過多少人的家，滅過多少人的口。蒼天方始給他這麼大的打擊，叫他愛女見棄，只剩下孑然一身，顏面丟盡，一輩子也抬不起頭來。

伍子胥聽到末後，不由得也是百感交集，聲聲冷笑，他一聲長吁的說道：

『費無極一生，怙惡不悛，心狠手辣害了多少人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如今，總算老天有眼，讓他自己嘗一嘗父女乖離的滋味了。』

說罷，又惟恐紫姬聽了心中難受，特地轉過臉去安慰她道：

『令尊的所作所爲，不是妳這爲人子者所可以過問的。因此令尊罪愆，自然一概與妳無關！』

然而，紫姬回首前塵，觸動心事，却已經在潸潸的落淚。

她嗚咽哽塞，聲淚俱下的說：

『無論如何，家父生我育我，憐我愛我，偏我忤逆不孝，辜負親恩，回想這一二十年來，家父父代母職，對我的鞠育之恩，正是昊天罔極，圖報無門。離家五十多天以來，每一想到家父爲我氣急病倒，甚至貽笑天下，如我費紫姬，眞正算得上是普天下最最不孝的子女了！』

『紫姬姑娘不必過於自責！』一派洪亮朗爽的聲音，自遠而近的傳來。伍子胥、紫姬、金不古驚詫錯愕的抬頭看時，原來是公子光輕袍緩帶、龍行虎步的在走向這邊。他面帶笑容，筆直走到紫姬的跟前，眞摯肫懇的說道：『姑娘仗義執言，擇善固執，磊落嶔奇，眞個是一代英雌，不減鬚眉！尤其妳的敢愛敢恨，敢作敢當，姬光唯有五體投地

的佩服！令尊大人如果能有姑娘一半的見識，懸崖勒馬，回頭是岸，那便是令尊大人在自求多福了。可惜的是，他不能聽從姑娘的忠諫，欺下瞞上，倒行逆施。又不爲姑娘的終身幸福着想，一味獨斷獨行，動輒以死脅人，因而才使姑娘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之下，作了離家出走，浪迹天涯的打算。這原是令尊大人的不近情理，咎由自取。就事論事，紫姬姑娘妳又何罪之有呢？』

一席話，說得入情入理，透徹精闢，對於陷在矛盾痛苦之中的費紫姬，尤具醍醐灌頂，心胸豁然開朗之效。她由衷翕服，感激萬分。連忙站起身來，斂衽行禮，曼聲的說道：

『公子的一番教誨，使紫姬大有撥雲霧而見青天的感覺，而且儘够使紫姬一生受用的了。公子的開導之恩，紫姬自當永記在心，時刻不敢或忘。』

『好說好說，』公子光打個哈哈，伸手一延答道：『姑娘言重了。』

這時候，伍子胥方始得個機會，訝異的問道：

『公子也是——，昨夜一夜沒睡？』

『我坐在篷帳門口，』公子光莞爾一笑，答道：『夜闌人靜，萬籟無聲。遠遠的細聽紫姬姑娘和金不古，一唱一和，將他們那一段曲折離奇，感人肺腑的往事娓娓道來。

我時而憤慨，時而欷歔，時而悲愴，時而爲她們提心吊膽，捏把冷汗。正所謂：「滿耳辛酸言，一腔同情念」。將軍，你說，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也能閉得上眼睛，睡得着覺嗎？』

說得公子光自己，和伍子胥一般兒的揚聲大笑起來。紫姬、不古，少不得也陪他們笑了一陣。陣陣笑聲，山應谷鳴，驚動了專諸和姬仁、姬禮、伍忠、伍義等人。揉揉惺忪睡眼，急急披衣起身。

姬仁、姬禮自去準備早餐。專諸領着伍忠、伍義，一齊來到伍子胥的跟前，跟公子光、伍子胥、金不古、紫姬一一行過了禮。方由專諸上前問道：

『兄長，我們什麼時候上路？』

伍子胥略一沉吟，方道：

『我們一夜沒睡。此刻天色還早，儘可再補個覺。伍忠，你便傳令下去，命姬仁、姬禮慢慢的埋鍋造飯，等我們先打個盹，休息一陣，然後再上路吧！』

伍忠垂手應了聲：

『是！』

一個轉身，前去傳令。專諸便掃一瞥公子光、金不古、紫姬三人。向伍子胥露齒一

笑，指指點點的說道：

『你們三位一時興起，徹夜不眠，此刻正待打盹養神。我可是一宿無話，一覺睡到大天亮，這會兒精神好得很呢。兄長，我看不妨由我先去打個前站哨探一下，前面可有什麼動靜？』

『那好極了！』伍子胥連連頷首，頗表讚可的道：『賢弟，你這就帶伍義去吧。』

專諸點點頭，伸手一拉伍義，兩人各自跨上了座騎。一拎馬韁，甩手一鞭，兩匹馬嘩啦啦的往西絕塵而去。

這一頭，公子光、伍子胥、金不古和紫姬分別歸帳，往地面的墊褥一倒，果然是一夜未眠，身心交疲。四個人不約而同，昏昏沉沉的睡去。這一補覺，直補到日上三竿，時近亭午，四人方始先後醒來。

就着林中小溪，四人梳洗一過。姬仁、姬禮雙雙送上來熱騰騰的酒菜。囫圇吞棗，風捲殘屑，轉眼之間即已酒足飯飽。公子光拍拍腆起的肚皮，一指中天的麗日，笑吟吟的對伍子胥說道：

『將軍！這下我們總該可以上路了呢？』

伍子胥抬起臉來回顧公子光一眼，兩手撐地，挺腰起立，高聲的一應：

『走！我們這就快馬加鞭，一路投西！』

當日午後，伍子胥一馬當先，領着公子光、金不古一行七人，風馳電掣，絶塵而馳。一下午便趕了一百五十多里路，方始穿過一座市集，來到荒郊野外，一片雜草叢生的平陽地上。草及人高，一望無際。偏是紫姬眼尖，她伸手一指前方，高聲嚷道：

『專諸大叔在那兒哩！』

伍子胥順着紫姬的手指望去，暮靄蒼蒼，草原盡頭，可不就有專諸和伍義二人，策馬直立，坐在馬背上在等候着嗎？

再加一鞭，胯下馬撒開銀蹄，直迎上去，轉瞬之間便一行九人全部會合了。九個人全部下了馬，專諸向公子光、伍子胥抱拳爲禮，微笑的說：

『這一片大草原居然方圓百里，看來我們就只有在這草叢之中過夜了。』

『也好。』

伍子胥點點頭，無可無不可的答應。姬仁、姬禮、伍忠、伍義，忙不迭的去支起帳篷，準備晚餐。公子光請伍子胥等人坐地休息。五個人坐成一個圓圈。專諸望一眼子胥，劈頭便說：

『我今天打聽得有消息。』

子胥忙問：

『什麼消息？』

『楚將陽匄，帶領兩千楚軍，正在遶過新蔡，迎向我們而來！』

金不古終是少年好事。一聽楚軍將到，頓時便喜形於色，摩拳擦掌的道：

『那我們正好廝殺一陣，殺他個片甲無回！……』

子胥老大不悅，瞪不古一眼。嚇得他向紫姬把舌頭一伸，底下的話，縮了回去，自此不敢貿然接腔。子胥這才轉臉去跟公子光說：

『陽匄是楚國的左司馬，爲人忠貞正直，嫉惡如仇。和先父先兄還有在下，也算有點交情。他這次奉命而來，也許只是虛應故事。』

公子光連連的點着頭道：

『這樣最好。反正楚國兵多，我們人少。凡事總以和爲貴，能不交兵接仗，那就是上上大吉了！』

『祇不過，』專諸覷個機會，接口又說：『陽匄兵馬將到鄖陽之前，楚王正妃蔡姬夫人，又領着她的隨從，折回新蔡去了。』

公子光一聽，不覺一愣，雙眉緊鎖的問道：

『哦？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當時，伍子胥也在納悶，埋下頭去，沉吟不已。那專諸祇是探得消息，不明究竟，自然無詞以對。草原地上，一片僵滯。唯有金不古，先咳聲嗽，方再向伍子胥陪笑的說道：

『我倒有一個十拿九穩的揣測，就不知道當不當說？』

伍子胥點了點頭，答聲：

『你說！』

『當日，陽匄奉詔去追蔡姬夫人，他原就對楚王和我岳丈的作爲，極其不齒，因此，他決定陽奉陰違，私縱蔡姬。一路之上一直都在遲遲其行，擺隊相送。』

『唔！』公子光欣然同意的說：『這一檔事，我在吳國的時候，就早已聽說了。』

『直到蔡姬夫人進了新蔡城裏，和她的胞兄蔡侯久別重逢。』金不古受了鼓勵，再口齒便給的往下說道：『蔡侯心想接納胞妹，可是楚强蔡弱，他又怕得罪楚王，神色之間顯得十分牽强，因此，蔡姬夫人才在一怒之下，從新蔡去了楚國境內的鄖陽……』

『我明白了！』伍子胥一聲高呼，兩手一拍，打斷了金不古的話，兩指一疊的娓娓道來：『如今陽匄兵馬直撲鄖陽，蔡姬夫人一來擔心陽匄接奉楚王煌煌嚴令，不敢不

遵，勢必要對蔡姬夫人有所不利；再則，她在鄖陽城裏，無兵無勇，無法抵擋陽匄的大軍，因而陽匄再也沒有理由放過她了。蔡姬一生，極明事理，她絕不會使忠貞正直之士陽匄爲難。於是她便不得不暫離鄖陽，再赴新蔡，也好讓陽匄在楚王跟前有個交代？』

金不古歡容滿面，連連的拍手，由衷敬佩的說：

『將軍料事如神，在下敢說，將軍所料的斷然一點也錯不了！』

『金不古！』伍子胥臉色一正，神情肅穆的望着金不古說：『眼跟前，我倒有一個差使給你！』

金不古乍聽之下，頓時就喜從天降，心花怒放。他興奮得雙手直搓，嚷嚷着道：

『將軍倘有所命，在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我並不要你赴湯蹈火，』伍子胥語調冷峻的回答他道：『只要你小心應對，莫生事端，把我交代你的事，一一辦妥就好。』

金不古立刻垂手肅立，必恭必敬的答應了聲：

『是！』

『你這就給我星夜趕路，潛入新蔡城裏，在新蔡官兵發覺你之前，見到蔡姬夫人，就說，你是奉公子差遣而來。』

『是！』

『再請蔡姬夫人領你去見蔡侯，明說陽匄兵馬之來，純粹是爲蔡姬夫人和我們一行。蔡侯既然不敢跟楚兵爲敵，那就應該大開城門，迎我們一行入城。只要我們一行順利無阻的把蔡姬夫人接走，陽匄失却目標，楚軍也就不戰自退了！』

『就只是——，』金不古困惑不解，伸手猛搔頭道：『陽匄兵馬橫亘在新蔡、鄖陽之間，大軍之來，關防嚴密。公子和將軍又怎能順利無阻的直入新蔡，而把蔡姬夫人接出來呢？』

伍子胥深沉一笑，輕飄飄的答道：

『這是公子和我的事。不古，你就不必顧慮那麼多了。』

『是！』

站在一旁，始終都在凝神傾聽的紫姬，躊躇半晌，終於鼓起勇氣上前說道：

『將軍，紫姬敢有一請。』

伍子胥側過臉來打量一下紫姬，但見她面泛桃花，圓姿替月的粉臉上湧起兩朶紅暈。便淺淺一笑，反問她道：

『妳是想跟不古一道去？』

紫姬被伍子胥道破了心事，臉上的紅暈脹成了紅潮。她低垂螓首，羞人答答的說道：

『紫姬和金郎誓共生死，不論他到那裏，我都應該陪他一道去！』

伍子胥連連搖頭，斷然的說：

『唯獨這一次，我勢必要請你們二位，暫時的分開幾天。』

紫姬抬起盈盈秋波眼，在伍子胥臉上迅速一勾。半嗔半怨的問：

『這又是爲什麼呢？』

『很簡單。』伍子胥斬釘截鐵的答道：『就在這一兩天之內，公子和我，還有重用姑娘的地方！』

金不古聽伍子胥這麼說了，惟恐紫姬又使性子，會把事情弄僵，忙不迭的挨過去安慰她道：

『紫姬，將軍都說他要重用妳了。眼見妳馬上就會有立功之望，再說，這夜以繼日的鞍馬奔馳，委實太累。我看妳還是暫且留下的好。』

紫姬明知伍子胥軍令如山，言出必行，自己不便堅持，便將金不古拉到一邊去，深情款款，附耳叮嚀他道：

『金郎，我不在你身邊，你務必要時刻留神，事事小心，切忌大意輕躁。』

金不古連連點頭，應允的說：

『我知道。妳儘管放心就是了。』

語罷，他再轉過身來，向公子光、伍子胥、專諸等人一一告辭。跨上坐騎，猛一揮鞭，興沖沖、急忙忙的投西南而去。留下紫姬，不自覺的跟在馬後走了幾步，一直眺望到人和馬沒入天際，影踪不見爲止。

當晚，公子光、伍子胥、專諸一行用過了飯。便在草叢之中，小篷帳裏各自安歇。姬光、子胥、專諸鼾聲如雷，一覺香甜；唯有紫姬，離家以來她還是頭一次跟金不古分離。一顆芳心全繫在她的金郎身上，魂牽夢縈，睡睡醒醒，及至聽到遠處雞唱，方知東方之已白。

這一天，由伍子胥、專諸領頭策馬飛奔，一行八人中午席地打過了尖，飯後啓程不久，便一腳踏進了楚國國境。專諸哨探，不見關卡駐軍。八人行長驅直入，但見楚國景色與吳國大不相同。

山勢迤邐威猛，草樹蓊鬱繁茂，途中絕少看見炊烟行人。行行重行行，走到日薄崦嵫，暮靄蒼蒼時分，遶過一道山角。專諸騎馬走在前面，忽然勒馬止步，伸手向前方一

指，回顧伍子胥道：

『兄長，你看！』

子胥拍馬過去，往前一看，鄖陽城樓城垣，在蒼黃夕陽照映之下，宛如蹲伏着的一頭巨獸，暮色蒼茫，彷彿隱藏着無限殺機。鄖陽城前，偏又旌旗飛舞，刀槍映日，一字排開一支人馬。就中爲首的一員大將，分明便是陽匄！

伸手往後一招，公子光連忙趕上前來，和伍子胥並鞍小立。公子光一聽陽匄在前面攔住去路，頓時便眉頭一皺，問道：

『將軍意下，這楚兵攔路，大敵當前，我們是力拚，還是智取？』

子胥略一沉吟，一聲苦笑的答道：

『只怕——既不可力拚，也不能智取！』

公子光憂形於色的問：

『莫非——將軍要我們折回？』

『不！』

『那——將軍又打算如何呢？』

『當今之事，唯有——』伍子胥頓一頓，字字著力的答道：『動之以情，說之以

理。』

公子光大惑不解的再問：

『將軍是要……？』

伍子胥頭也不回的一聲高喊：

『紫姬！』

『在！』

紫姬朗聲答應，一拎馬韁小跑一陣，從後列來到了前面。

伍子胥眼望着紫姬問道：

『妳可認識陽匄？』

紫姬不假思索的回答：

『陽匄是我舅父大司馬薳越手下的第一員大將，從小我就認識他了。』

『那好！』伍子胥欣然頷首的道：『那我們這就去會會他吧！』

『好哇！』

子胥便請公子光率領衆人下馬稍候。又再囑咐紫姬，暫且在自己的馬後相隨，然後一拍胯下馬，和紫姬二人一前一後，雙雙而出。他故作好整以暇，按轡徐步，直到距離

陽匄十丈開外站定。

念在陽匄不失爲忠義之士，伍子胥在馬背上雙手一拱，高聲打話：

『陽將軍別來無恙！』

陽匄一見居然是伍子胥，驚詫錯愕。掄圓了一雙大眼，訝異的問：

『哎呀！伍將軍，你怎麼會到這裏來了？』

伍子胥和藹的笑笑，答道：『伍某有要事在身，路過鄖陽。敢請將軍念在昔日情分，許我假道。』

陽匄忙問：

『伍將軍要到那裏去？』

『新蔡！』

『這麼說來，將軍是要到新蔡去迎接蔡姬夫人的了？』

『不錯。』

陽匄緊鎖雙眉，口中嘖嘖有聲，彷彿不勝惋惜的道：

『可惜！在下奉有薳大司馬之命，也要請蔡姬夫人回郢都去。』

『將軍說的是薳越大司馬？』

『是。』

伍子胥更進一步的追問：

『好像將軍先前也曾奉有王命，啣尾急追，追上蔡姬夫人，或者把她殺了，或者把她截回郢都？』

伍子胥一語戳穿了陽匄的心病，使他那張紫膛臉，脹成豬肝色。他囁囁嚅嚅的答道：

『在下也曾在這自郢都東來的路上，追趕多日。偏是不曾追及蔡姬夫人。』

伍子胥不惜單刀直入，一語中的說：

『是否——將軍忠義雙全，一向是血性男兒，念在楚國太子負屈蒙難，蔡姬夫人無辜被黜，一回郢都，尚且有殺身之禍；因而寧可上負昏君亂命，下摒奸臣陰謀，故意的放楚國國母蔡姬夫人一條生路呢？』

『這……』陽匄格格難吐，兀自思索了好大半晌，方始顧左右而言他的答道：『陽匄身為楚將，統率師干。這昏君亂命、奸臣陰謀一類的話，著實的難於出口。』

『將軍的心意，在下無不盡知。』伍子胥抱拳一揖，拱到眉心，由衷懇切的說道：

『此刻，唯有請將軍一本初衷，救人救徹，能讓蔡姬夫人早離困境，平安抵達吳國，和世子勝祖孫團圓。來日世子長大成人，也許我楚國還有一線之望。』

陽匄突如其來的一拎馬韁，直到子胥馬前，壓低聲音，湊近伍子胥的耳畔說道：

『實不相瞞，在下正有此想！』

伍子胥一聽，大喜過望。當下便歡聲的跟那陽匄說道：

『那麼，就請將軍帶隊回城。讓我們一行，遶城而過。』

『祇是，』陽匄驀的一聲長歎，連連搖頭的說：『縱使在下為楚國未來著想，裝作視而不見，請伍將軍遶過鄖陽，逕入新蔡；然而，就在鄖陽和新蔡之間，還有一道關口，怕只怕將軍身插雙翅，也難通過！』

子胥暗吃一驚，忙問：

『啊！鄖陽、新蔡之間，究竟還有什麼關口？』

陽匄滿臉苦笑，石破天驚般的答道：

『大司馬薳越，親率一千精兵，自昨日起，已經在楚蔡邊境，佈下了天羅地網！』

陽匄滿心以為，伍子胥聽到這個消息以後，必定會大吃一驚，臉上變色。偏偏，子胥卻付之淡然一笑，漫聲的應道：

『啊？居然他也來了？』

陽匄惟恐伍子胥不知深淺高低，會飛蛾撲火，自取滅亡。忙不迭的警告他說：

『薳越將軍是費令尹的內弟，從行伍之士當上了大司馬，完全是令尹一力提拔。他對令尹大人，唯有俯首聽命的份！伍將軍，我能放你過去，請問，你也過得了薳大司馬的那一關嗎？』

詎料，伍子胥的回答，竟是匕鬯不驚，輕鬆自在的一句話：『這一層，不勞將軍擔心。』

陽匄驚詫得兩眼直翻，有如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他茫茫然的問道：

『是否——將軍和薳大司馬，有什麼特殊的交情？』

伍子胥聳肩笑笑，答道：

『我和薳越，僅只是泛泛之交。祇不過，我這邊倒還有他的一位親人。』

『誰？』

『費紫姬。』

『什麼！』陽匄直驚得目瞪口呆，舌撟不下：『你——你是說費令尹費大人的掌上明珠，獨生愛女，令尹府邸的紫姬小姐？』

始終都在伍子胥背後閃閃躲躲的費紫姬，心知已經到了她公然露面的時候了，她便一抖馬韁，轉了出來，笑吟吟的發出一聲喊：

『陽匄，你還認識我嗎？』

陽匄抬頭一看，一匹火炭也似的棗騮馬上端端正正的坐着一位千嬌百媚的俏佳人；——不是紫姬，還會是誰？他頓時就一骨碌滾身下馬，站定行過軍禮，不勝感慨的說道：

『紫姬小姐，這眞是做夢也不曾想到，小姐也會到鄖陽來了！』

『陽匄！』紫姬在馬背上紋風不動，巧笑倩兮的道：『方才我聽你說，我舅父薳大司馬就在後面不遠？』

陽匄躬身答道：

『是！』

紫姬又道：

『那你就該放我們過去，也好讓我和我舅父早些見面！』

陽匄轉念一想，紫姬是費無極之女、薳越之甥。費無極急於追回愛女，才派薳越東來。紫姬肯否回去，畢竟是費、薳兩府的家務事；再說，以紫姬的心高氣傲，驕橫任性，自己也難有把握强行攔截。反不如讓她去見自己的頂頭上司薳越，由他去裁奪處置。因此，他便一聲浩歎，無可奈何的說：

『陽句終究是令尹大人的屬下，大司馬麾下的部將。小姐有令，不敢不遵！』

說罷，他便陡然扭轉馬首，直奔本陣，到他的部衆之前一陣令下，立刻偃旗息鼓，徐徐的勒隊而退。郠陽城前，重又歸於靜寂，不見一人一騎。

公子光一行身在遠處，眼見伍子胥、費紫姬相繼的和陽句立馬山阪，一陣交涉，陽句居然俯首聽命，撤退回城。公子光等人不禁大喜，紛紛躍上馬背，驟馬與子胥、紫姬相會合。伍子胥一見公子光，當下便莞爾一笑，讚許的說：

『當日公子堅持留下金不古和紫姬，如今果然有了大用處了！』

公子光也在高興頭上，便向紫姬一伸大拇指，笑容可掬的說：『我們一行西行入楚，奉旨迎接楚國國母，且喜姑娘建立了第一功。』

公子光一誇紫姬，便將她樂得嬌憨的直笑。直到笑够了方說：

『公子殿下，明天我見到了舍舅薳越將軍。你再看我如何建立第二功吧！』

『好！』公子光雙手一拍，歡聲說道：『明天通過薳越將軍的那一關，少不得還要仰仗姑娘的大力！』

紫姬躊躇滿志，沾沾自喜，儘在格格的笑着，伍子胥偏偏神色凝重，兜頭潑了她一盆冷水，意味深長的在告誡她說：

『紫姬，需知吳中有一句家喻戶曉的諺言：滿飯好吃，滿話難講！』

紫姬兩眼直翻的問道：

『將軍是說我把話講得太滿？』

『紫姬！妳也可以這麼說。』

傲然的一抬頭，紫姬大言炎炎的道：

『那就請將軍明天看我的手段！』

伍子胥眼見紫姬如此自負，惟恐她不明就裏，昧於時勢，可能會誤了大事。因而便斂容正色，板起臉來再追問她道：

『紫姬，妳可知道，妳父親爲什麼要派妳母舅薳越東來？』

『那當然是家父想命我母舅督飭陽句，務必要把蔡姬夫人刼回郢都。』

伍子胥輕緩搖頭，斷然的說：

『那只是目的之一！』

『目的之一？』紫姬訝異的睜大了一雙秀目：『難不成家父還有什麼目的之二？』

伍子胥毫不容情的答道：

『目的之二，我敢於說妳母舅一定是受了妳父親的囑託，用盡千方百計，也得設法

把妳帶回郢都去！』

『這——』

紫姬乍吐個『這』，馬上頓住。轉念一想，伍子胥所說的多半不差，不但她父親會託她舅父設法找她回去，甚且她的舅父薳越將軍一旦見了她時，說什麼也得要把她帶走。這麼一來，照道理說自己該躲着舅父遠些，最好是不要照面，怎麼自己剛才還在誇大其詞，言之鑿鑿，說什麼準能保着公子光一行過關呢？

從興高采烈，到嗒然無語。紫姬埋下頭去，雙手交扭，足有好大半晌悶聲不響。公子光和伍子胥見了又難免心中不忍。專諸見衆人默不作聲，便打破岑寂，上前啓齒說道：

『在下倒有一個計較。』

子胥忙應：

『賢弟，你不妨說出來大家參考參考。』

『有沒有紫姬姑娘，我們一樣要過關！』專諸開門見山，一語中的說道：『陽匄一見姑娘可以勒兵而退，薳越見到姑娘只怕萬難善罷干休。依在下之見，明日之局，多半是性命相搏，闖關而過。不如紫姬姑娘女扮男裝，雜在我們的隊伍裏面，只要不給薳越

發現，說不定反倒省却許多周折。』

公子光望一眼伍子胥，苦笑的說：

『事到如今，恐怕也只有專諸先生的這一個一時權宜之計了？』

子胥輕咬下唇，當機立斷，做了個決定，頭也不回的吩咐紫姬道：

『妳這就去換上一套男裝。』

紫姬應聲：『是！』公子光立刻便命姬仁去取一套新衣，再令伍忠、伍義，陪同紫姬去到一處山陬密林；由伍忠、伍義在林子外面守着，紫姬自去林中，換上了公子光的全套男裝。眼似流星，面如芙蓉，居然又是一位風流俊俏的少年郎。紫姬仍舊佩着自己的寶劍，滾鞍上馬。情勢所迫，她只好改頭換面，準備去跟自己的母舅厮殺一陣。

伍子胥等到紫姬換好男裝，立刻下令衆人整隊。公子光策馬上前問道：

『將軍是想馬上啓程？』

『陽匄剛回鄖陽，想來一時不會變卦。』子胥舉目凝視鄖陽城郭答道：『我們越早離開這裏越好。再說，薳越陣前闖關，總以夜間行事爲妙。因此我想卽刻開拔，走到臨薳越大營的地方，悄悄守着，等到夜深人靜，也許可以一衝而過！』

『將軍計出萬全，』公子光深深頷首答道：『我們這就走吧！』

於是，伍子胥右手一舉，一聲令下，九人九騎，外帶兩匹馱馬，便繞着鄖陽城郭，徐徐通過。——一路上，公子光、伍子胥、專諸等人一概小心在意，時刻提防。頻頻地向鄖陽城上眺望，城上旌旗密佈，刀槍如林，守備十分嚴密。只是守城的兵將對繞城而過的公子光一行視若無睹，好像根本沒有瞧見一般。衆人心知，這一定是陽匄回城旋即下將令，睜隻眼，閉隻眼的讓他們過去了。

次日午後，又是夕陽西斜，日落黃昏時分，奉迎楚王妃蔡姬夫人專使公子光一行，抵達了鄖陽城西七十里處，一座高可十七、八丈的小山岡上。崗上有一道坡坎，矗起的石壁恰好遮得住這小小一支人馬。伍子胥便命衆人暫且在坡坎旁下馬歇息，埋鍋造飯，自己陪同公子光，策馬遶過石壁，在小山崗上放眼四望。乍一眼，就看到小山崗前平陽地上紮起上百座營盤，營盤前佈滿了拒馬、鹿角、鐵蒺藜，還有一隊隊的楚軍在往返巡邏，端的是陣勢齊整，刁斗森嚴。正好扼住了由鄖陽到新蔡的大道咽喉。營盤中央，一座高大寬廣的中軍大帳，大帳正前方豎起一支『薳』字大纛，在夕陽中迎風招展，氣象萬千。

公子光轉臉望望子胥，一臉苦笑的道：

『莫說三楚無人！這薳越只帶了一千人馬，居然也能擺下這麼嚴整的陣勢！』

『公子你別忘了，這薳越是楚國的大司馬。』伍子胥在爲公子光詳加解釋的說：『楚國有所謂：「大司馬係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的說法；他不但楚國臣僚之中高居第二，僅在令尹之次，而且有如楚王的四肢，爲一國兵馬的統帥！』

兩人正指指點點，談論之間，驀的，小山岡的楚軍營盤之中，號角長鳴，金鼓雷動，中軍大帳大開，八名虎背熊腰，威武雄壯的將校，簇擁着一位身高八尺開外，一身戎服輝煌，甲胄齊全，白面長鬚，有如天神般的將軍走出帳來。

——公子光驟見之下，驚得臉色都變，伍子胥却伸手一指，告訴公子光說：

『只這便是當今楚軍統帥，楚國第一員上將大司馬薳越了！』

公子光還在驚懼不已的問：

『是否——薳越已經看見我們了？』

『公子休慌，』伍子胥極力保持鎭定，安慰公子光道：『再等等看，就知道。』

說時，一拉公子光的馬道，和自己胯下的駿馬一道躲入附近的一道山坳。再跟公子光從山坳裏探首張望；——薳越和他的八名鐵衞，也是九人九騎。首尾連成一線，正像一道閃電般的射向轅門，射向門道，射向大路，射向公子光、伍子胥雙雙立馬的小山岡。

詞。公子光頓時就神情緊張的問：

『將軍，這薳越果然是衝着我們而來的！』

『不錯。』伍子胥面現苦笑，點點頭說：『祇不過，薳越才帶八名侍衞來，不像是來跟我們交兵打仗。也許還有商量的餘地。』

公子光憂心忡忡，滿面愁容的說道：

『將軍所謂商量餘地，無非是他要紫姬同楚國去，倘若紫姬堅持不肯，雙方談判破裂……』

『那就只好一刀一槍，雙方拚個你死我活了。』

『只是這樣薳越九人九騎後面，還有一座營盤，一千名楚國精兵！』

伍子胥望一眼公子光，似有無限感喟。當公子光和他的目光相接，他偏又避了開去，仰臉朝天，一聲浩嘆，無限低徊的說道：

『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唯有在沙場之上，戰陣之間，往往是求生者死，求死者生。公子，當今之事，唯有事在人爲而已。』

公子光明明曉得伍子胥這幾句肺腑之言，原是說來安慰、鼓勵他的；大敵當前，生死難卜，望着自己許爲生平知己的伍子胥，那一雙目光炯炯，滿孕無限眞摯的眼睛，他

唯有就此閉口不語，深深的點下頭去。

日薄崦嵫，大地一片靜寂，風聲裏透着薳越一隊人馬的三十六隻銀蹄，先像鬱雷，後如雷霆霹靂，狂飆般的傳到小山岡上來。楚兵越來越近了。伍子胥不得不趕緊作應變的部署，他扭轉頭去，低聲一喊：

『專諸賢弟！』

『在！』

專諸應聲作答，從石壁後轉了出來。往公子光、伍子胥的身邊一站。子胥便伸手指向小山岡下，遠遠而來的一彪人馬說：

『來的是薳越本人，祇帶八名侍衞，可想此來必定是爲索回紫姬。祇是以紫姬的脾氣，她斷難答應跟她舅父回去。』

專諸連連點着頭說：

『兄長說得不錯，我看我們還是準備厮殺吧。』

伍子胥當下便面授機宜：

『雙方一旦交手，那八名侍衞不足懼。怕只怕那薳越是楚國的第一員大將。』

專諸一聽，頓時就豪情萬丈，摩拳擦掌的說道：

『兄長放心，那怕薳越他有三頭六臂，兄長只管交給劣弟便是！』

伍子胥欣然允可，重重一拍專諸的肩膀。提高聲浪說道：

『愚兄正有這個打算，就祇是……愚兄要你絆住薳越，趁此機會愚兄便陪同公子殿下，帶領衆人，飛奔下山踹營！』

『兄長是想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衝過楚軍的大營去麼？』

子胥望望公子光，再望望專諸，神情肅穆的在爲他二人條分縷析：

『薳越以主帥身分離營遠出，一千楚軍羣龍無首。我們抱必死的決心，人人拚命，說不定反可以死中求生衝得過去。唯有賢弟……』

子胥乍一躊躇，專諸反倒忠義勃發，血脈僨張，他神情亢奮，臉上紅撲撲的在攘臂高呼：

『人生在世，最痛快的事莫過於上報明主，下酬知己。我專諸今天那怕豁出這條性命不要，也得跟那薳越一刀一槍，周旋到底！只消殿下、兄長能衝過楚營，直入新蔡，那我專諸就死而無憾！』

聽得公子光由衷感動，五內俱熱，他雙手抱拳，向專諸一揖及地的道：

『先生義烈，誠足以驚天地而動鬼神，請先生受我姬光一拜！』

專諸一見公子光降尊紆貴，在向他恭行大禮，忙不迭的上前一攔，一面還禮的謙道：

『殿下這豈不是要折煞在下了。』

伍子胥將這一幕，看在眼裏。却是他處之泰然，始終都在微微的笑，耐心的等到公子光、專諸君臣之間行過了禮，方始喊了一聲：

『賢弟！』

『兄長！』

『愚兄心中了然。』伍子胥面容平靜，指揮若定的說：『賢弟和薳越的馬上馬下功夫，相差無幾；因此愚兄只要你絆住薳越，直到我們一行衝過楚營爲止。這以後，愚兄要你萬萬不可戀戰，而且不必再跟上來。你便撥轉馬頭，折返吳趨，回到家中住下。且等我們從新蔡迎回蔡姬夫人，再在公子府邸團聚！』

『不不不！兄長！』專諸頓時便尖聲抗議起來：『殿下和兄長入楚，專諸早已下定決心同行同止，同生共死，劣弟說什麼也不能捨下殿下兄長，自家回去！』

子胥一聽這話，當下便臉色一沉，疾言厲色的斥道：

『賢弟，我們乘楚軍營中主帥輕出，出其不意，趁其無備，來上一次行險僥倖，企圖萬一。難道你一定要逞强鬥狠，單騎踹營。反倒讓我們衝出楚營之後，等到楚軍散而

復聚，重作戰備，再折轉身來救你，然後大家夥兒一道同歸於盡，白白的做無謂犧牲嗎?!』

『這個呀……』

專諸果然被伍子胥質問得瞠目結舌，格格難吐的答不上腔來了。

『專諸先生！』公子光乘機上前，善言譬慰的說道：『眼看我們入新蔡，迎蔡姬，就祇剩下眼跟前這一道關口了，令兄伍將軍謀定而動，出不得半點差池，先生還是聽他的話，立這自吳入楚第二功，讓大家順利度過這一關吧。』

專諸無奈，唯有頷首依允，却是眼望着他的義兄伍子胥，想起乍相聚，又別離，難免依依不捨。便正正衣冠，向伍子胥拜了下去，面含苦笑，凄然的道：

『兄長，不論今日是生離，或是死別，劣弟先在這兒跟你告辭了！』

子胥心中，也是幾許惆悵，一片悽愴。揮揮手，說了聲：

『賢弟，薳越將到，你還是快去準備吧！』

然而，誠如俗話所說，人有千算，天祇一除。等公子光、伍子胥和專諸在小山岡上計議已定；子胥再到岩後，向紫姬、姬仁、伍忠等人說明他定計用專諸絆住薳越，餘人直踹楚營，一衝而過的緣由。紫姬他們無不喜形於色，連稱：『將軍妙計，這次我們準定可以過關了！』正在興高采烈，束馬鞍，拔出腰懸刀劍，預備驟馬衝刺，付諸一戰。驀地，小山岡下，傳來薳越聲如洪鐘的聲聲高喊：

『楚國大司馬薳越，有請吳國公子光殿下敍話！』

紫姬一聽，馬上就挪近子胥。噘起櫻唇附在他的耳邊，悄聲說道：

『將軍，我聽得出來，這正是我母舅薳越將軍的聲音。我們要不要出去看看?』

『不必！』伍子胥不暇思考，斷然的答道：『此刻我們還是暫不露面的好。』

說時，向紫姬拋個眼色。紫姬機伶，頓即會意。和子胥二人，一前一後，手脚並用，攀藤附葛，轉眼間便攀援到石壁頂端，覓一處缺口，居高臨下向小山岡上眺望。——薳越親率八騎鐵衛，九人九匹馬，已經在距離山麓一箭之遙的所在紮住。山上山下相臨不及二十來丈。那紫姬素來眼尖，一眼瞥及在一匹高頭大馬上橫槊端坐的楚國大司馬薳越，情不自禁，一聲長歎的說：

『纔祇三五個月不見，舅父竟然消瘦蒼老了許多?』

伍子胥惟恐風聲過處，讓薳越聽見了紫姬的聲音。連忙回頭，向她嚴峻的望了一眼。同時以指壓唇，再噓一聲。切切叮嚀她莫再輕易啓齒吭聲了。

紫姬赧然一笑，頑皮的一吐舌頭，自此不再出聲。她跟着伍子胥再往外望，只見公

子光昂然挺胸，和在他身旁的專諸，雙雙一抖馬韁。好整以暇的策馬上前，直到一處凸出的懸岩邊緣，勒馬站定，並肩立馬山岡，正好跟小山岡下的薳越九人九騎，面面相對，目光相接。

『某，吳國公子姬光在此，』公子光聲清氣朗，語調鏗鏘的在作自我介紹。又問那山下的薳越：『不知薳大司馬有何見教？』

山下的薳越一見公子光，立刻翻身下馬，向公子光雙手一拱，彬彬有禮，詞意肫懇的說道：

『雖說列國通例，大夫無私交，然而在下却有萬般無奈，迫不得已的苦衷，想跟公子殿下打個商量。』

公子光愣了愣，迅即恢復原有的雍容鎮靜，藹然笑笑，方始略帶鼓勵意味的答道：

『將軍但有所請，儘可明言。在下能力所及，自當應命！』

『那可就太好太好了！』薳越面帶重憂，滿佈秋霜的一張方正紫膛臉上，登時便展現了粲然的笑容。他快步上前，直到小山岡腳下。仰面注視公子光，略略壓低聲音說道：『家姐丈楚國令尹費無極，年過半百，膝下只有一名愛女……』

公子光一開口便打斷了他的話，簡潔有力的道：

『紫姬！』

『是了！』薳越歡聲應道，陪着笑臉，接口又阿諛的說：『公子天生睿智，明察秋毫。想來自然曉得，薳某今年五十有七了。也是妻子早故，無兒無女。這人世間的親人，也唯有嫡親甥女紫姬一個……』

『將軍不必絮絮多言，』公子光又一次攔住了薳越再往下說。接着又開門見山，眞誠坦白的說道：『紫姬姑娘，此刻就在這小山岡上，在下一行越楚入新蔡的隊伍之中。』

薳越大爲興奮，向公子光一豎大拇指道：

『公子殿下果然乾脆痛快已極。在下不敢相瞞，此行親率人馬前來，委實是爲公私兩層緣故！』

公子光索性越俎代庖，替那薳越明說了——

『於公，是要阻止在下入新蔡，迎迓蔡姬夫人同往吳國，與貴國的世子勝祖孫相會；於私，便是尋回紫姬姑娘，把她押解回楚了。』

薳越嘿嘿的一陣乾笑。方再連連頷首讚許的說：

『公子殿下通情達理，果然一語中的。』然後眉頭微皺，苦笑着說：『就只是，紫

姬是家姐丈愛女，在下的唯一親人，在下這次能接她囘去，家姐丈和在下歡喜還來不及哩，又怎忍心將她押解、責備？這一層，在下敢於說是公子殿下過慮了！』

公子光深沉一笑，單刀直入的問道：

『將軍來意，已經表明，在下只想聽聽將軍究竟要跟在下打什麼商量？』

薳越雙手交扭，略一沉吟，方纔輕咬下唇，下定決心，石破天驚般的答道：

『家姐丈和在下鍾愛紫姬，只要她能囘家。我郎舅二人不惜甘冒抗旨忤上，私縱蔡姬夫人之罪，便捨了這兩顆斑白頭顱，兩家的百萬家財不要，縱使抄家滅門，也是心甘情願，絕無怨言！』

『我明白了！』公子光露齒一笑，接口答道：『將軍的意思是——祇要我們勸說紫姬姑娘，跟將軍一道囘郢都家中，將軍就可以將這山下的人馬撤走。任讓我們進入新蔡，迎接蔡姬夫人。一路平安無事，順利無阻的同囘吳國？』

薳越當下便慷慨動容，義形於色的嚷道：

『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薳某敢以畢生的信譽、人格作保。想來，公子殿下一定會答應薳某這個於公子殿下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小小要求！』

『這——，』入楚之行成敗榮辱，乃至於自己和伍子胥的身家性命，未來前途，全

都在這一次答案之中了。公子光顧前瞻後，審度利害得失，自難免躊躇踟躕，煞費思量。他漫應了『這——』的一聲，就此頓住，陷入沉思。讓山岡下的薳越，屏息凝氣，焦急等候。

不曾料到，小山岡巔岩頂之上，却急壞了跟伍子胥一道窺探公子光與薳越談話的紫姬。她一聽說她舅父薳越要領她囘去，任由公子光、伍子胥一行將蔡姬夫人接走。心中又急又怕，猛一把捉住了子胥的右臂，聲音顫抖，急切萬分的說：

『將軍！求你趕緊去跟公子殿下言明。要我捨了金郎，就此跟我舅父囘去，那我就死在這兒給你們看！』

伍子胥輕輕的把紫姬的手挪開，和顏悅色，面帶笑容的囘答她說：

『紫姬，妳先別急！我早就認定公子殿下是位正道直行，絕不會見利忘義的有道明君！不信，妳且等着看他怎樣答覆妳舅父吧。』

果然，伍子胥的話方才說完，公子光已經在搖頭苦笑的囘答薳越的那一問了。他淡淡然的說道：

『將軍所提這個於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要求，倘若是在三天以前道出，也許在下還會欣然應命，可惜如今爲時已遲了！』

遼越一愣，驚問：

『公子殿下，這又是何故呢？』

『前日夜裏，』公子光兩指一叠，娓娓道來：『由令甥女紫姬和金不古二人，向伍子胥將軍披露身世，細說他們兩個相識、相知以至於相戀、相偕逃奔的經過，詳情將軍自然明白，不需在下贅言。祇不過，伍將軍和在下從他們那一段曲折離奇、驚險百出的往事裏，深切感到令姐丈的專橫貪婪，昧盡天良。紫姬姑娘的大義凜然，敢愛敢恨；以及金不古的一往情深，生死以之。令姐丈半生罪孽深重，能有紫姬這麼一位深明大義，至死無它的女兒，正足以顯示天地間還有一股正氣，一段驚天地而泣鬼神的眞情，在下實不忍助紂爲虐，加以破壞！』

一席話，說得理直氣壯，擲地有聲。公子光毅然決然，表明立場，說明自己一心一意支持紫姬與金不古，斷然不會把紫姬交給遼越帶走。他原以爲遼越聽明緣故，應該了然談判破裂，雙方再無迴旋餘地。多半會一聲令下，領着他的八名侍衞扭轉馬頭，疾奔回營，然後再率領大隊來搶紫姬。然而，獨自一人站在山下地面的遼越却紋風不動，他祇是頻頻搖頭，一聲冷笑的說：

『祇可惜！公子殿下口口聲聲盛讚她一往情深，生死與之的那位浮浪少年金不古，

早已在昨日深夜，被我手下生擒活捉了！』

公子光、專諸齊齊一驚，一時還來不及答話。在崗上岩頂以高屋建瓴之勢探覷傾聽的紫姬，一旦聽她舅父在說金不古業已就擒，頓時有如焦雷轟頂，驚得三魂去了兩魂，七魄祇餘二魄。陡然之間什麼都顧不得了，一個挺身，雙脚一蹬，整個嬌軀直立在崗頂岩巔之上，望着遼越，便是一叠連聲的尖聲追問：

『舅父！你說我那金郎昨夜被逮，這話究竟是眞？是假？』

遼越抬頭一望，姐丈朝思暮想，連自己也在多日苦思不已的外甥女兒紫姬，可不顫巍巍，搖搖晃晃，衣袂飛揚的站在一方危岩之上，在遼越的心目之中，紫姬始終是個長不大的孩子，一時之間眼見她立足之點如此危險，當下便嚇得臉上發白，雙手直招的喊道：

『快下來！快下來！我的乖甥女，小心一觔斗栽倒可不是鬧着玩的啊！』

然而，危岩頂上的紫姬，仍還在心憂如焚，急切萬分的問：

『舅父，你還沒有回答我的話呢？我那金郎他究竟怎麼樣了？』

遼越也在急於要紫姬快快走下危岩，免得失足滑倒，定然粉身碎骨，但是他也深知紫姬性烈如火的脾氣，不達目的絕不甘休，因而他只好先行高聲答道：

『金不古昨夜企圖潛行穿越大營，失足誤入陷阱，被我手下按倒在地，捆了個結

實！』

『他有沒有傷到那裏？』

『算他命大福大，除了兩膝略有擦傷，可以說是毫髮無損！』

紫姬圈手加唇，尖聲再問：

『這會兒他人呢？』

『我把他關在後帳，吩咐軍士一日三餐，到時候便餵他飲食！』

『不行！舅父，』紫姬在危岩上嬌軀一扭，彷彿便要往前栽下，嚇得衆人一聲尖呼，她却還在岩頂大發嬌嗔的道：『我要你馬上派人回營，把甥女的金郎立時送到這兒來！』

薳越的一張紫膛臉脹成了絳中帶黑，他著急得哇哇亂叫的道：

『乖甥女妳趕緊下來呀，有話好商量！』

紫姬却一眼看穿薳越心中的焦灼。她又使出在父親、舅舅跟前慣用的撒嬌手段，索性一蹲身，就地一坐，坐在一塊亂石之上，向山岡下的薳越大聲的說：

『金郎幾時到，我就幾時下來！否則的話，舅父，你就讓我在這兒耗着吧！』

薳越萬般無奈，連連跺脚，却是他也奈何不了紫姬。唯有一聲浩歎，伸手招來侍

衞。在他耳畔交代了幾句，那侍衞便快馬加鞭，嘩啦啦的向楚軍大營飛奔而去。

這一頭，伍子胥眼見薳越、紫姬舅甥二人一在岩頂，一在山下，兩相僵持。心知再無匿身岩後的必要，便一招手，領着姬仁、姬禮、伍忠、伍義策馬齊出，五人五馬一併排開在公子光和專諸的馬後，立馬山岡，坐看這兩舅甥相互喊話交涉。

先是薳越高聲的問：

『紫姬，爲舅的剛才跟公子殿下所說的話，妳都聽到了嗎？』

『聽到了！』

『那麼，待會兒那金不古一到，妳就該跟我一道回郢都了！』

『可是我那金郎呢？』

『金不古麼？』薳越躊躇半晌，方始含含混混的答道：『等妳父親病好，由爲舅的出面，再跟他從長計議妳和金不古的事情。』

『聽舅父的口氣，』紫姬欲擒故縱的問道：『我父親的病竟是還沒有好？』

薳越立刻裝出一副愁眉苦臉，唉聲歎氣的腔調說道：

『妳父親自妳離家出走，一陣急怒攻心，當天便暈倒在床，昏迷不醒，一直到我奉旨率部出京的那天爲止，他仍然還在神志不清之中。乖甥女，妳父親準是要等妳回到他

的身邊，方才可以清醒過來！』

紫姬聽了，深沉一笑，忙不迭的接口問道：

『舅父率部出京，可曾領下兵符？』

薳越不知紫姬是計，傲然的一挺胸說：

『紫姬，妳舅父身爲楚國的大司馬，那有率部出京不領兵符的道理？』

紫姬抓住薳越話裏的漏洞，伶牙俐齒，毫不容情的問道：

『楚國兵制，令尹掌管兵符，遵旨頒發領軍將帥，舅父，如果我父親一病至今，還沒清醒，請問舅父你的兵符究竟從何而來？』

薳越果不其然中了紫姬的計，吃她一句話給問住了。支支吾吾，嗯嗯啊啊，老大半天答不出話，這時候，紫姬偏偏鍥而不舍，繼續質問：

『再則，舅父剛才公然跟公子殿下辦交涉，只要我回郢都，舅父就可以讓公子殿下去迎接王妃蔡姬夫人入吳。這麼一件抗旨忤上，抄家滅門的大事，倘若不是我父清醒，親口交代，試問，舅父也能做得了主，當得了家嗎?!』

紫姬連聲詰問，咄咄逼人，直把楚國大司馬，她嫡親舅父薳越，問得滿頭大汗，張口結舌，囁囁嚅嚅的無從置答。小山岡上，自公子光、伍子胥、專諸以次，人人都在暗

自讚歎，莫看紫姬小小年紀，却是她機智深沉，見事極明，唇槍舌劍，鋒利無比。連她舅父薳越，都被她三言兩語，責問得啞口無言，僵窘之至！便在這時，一陣急驟蹄聲，自遠而近，疾奔而來。紫姬一心惦記金不古，聞聲霍然起立。她站得高，望得遠，一抬眼便清清楚楚的看見，是剛才她舅父遣回大營的那名侍衞，手中牽着另一匹馬的韁繩。而在和他並轡齊馳的那匹大白馬上，正是她魂牽夢縈，望眼欲穿的金郞。雙手背縛，項間鐵索叮噹，在被那名侍衞押解前來小山岡下。

雙騎馳到，馬上人兒面目可辨，高高在上的紫姬，陡的杏眼圓睜，柳眉倒豎。伸手直指山岡下的薳越，咬牙切齒的便是一陣嬌叱：

『舅父！你還不快給我的金郞鬆綁?』

薳越給自己的外甥女質問得面紅耳熱，有口難開，當衆下不了台。他原也是性情剛烈，威風八面的楚國第一員大將，自難免惱羞成怒，氣往上撞。一看金不古帶到，自以爲得著了扭轉局勢的好機會，一伸手，接過金不古座騎的馬韁，把個周身五花大綁的金不古，拉到自己的跟前，仰臉望着紫姬，出語恫嚇的道：

『紫姬，妳看好，此刻金不古便在我的手中，妳若不乖乖的聽話趕快下山來，和爲舅的一道上郢都去見妳父親，我就拔劍將他斬了！』

乍聽到自已舅父要斬金不古，直把紫姬聽得粉臉鐵青，額汗涔涔。然而，金不古却不等她開口答話，便仰望着立馬山岡的公子光和伍子胥。渾身難以動彈，直在連連點頭，語音懇摯的說：

『公子殿下，將軍！恕末將一時操之過急，中了楚軍的奸計，墜入陷阱，身陷囹圄；這便是末將的疏忽大意，有辱殿下、將軍使命，百身莫贖。今日之事，唯死而已，請殿下、將軍恕罪！』

說時，他便一扭身軀，使足平生氣力，猛然間一頭向薳越撞去。——薳越端坐馬背，身披重甲，萬萬想不到綁了個結實的金不古有此一招，吃金不古死命一撞，胖大身軀在馬背上一陣搖晃。頭往下俯，偏生頭盔又重，當下便頭重脚輕，讓金不古給一頭撞下馬去。薳越的座騎驟然一驚，人立長嘶，眼看一雙前蹄落下時勢必要砸向薳越的面門。薳越左右的八名侍衛人人變色，個個心慌。只顧高聲的大叫：

『不好了！』

却又見地面上薳越急中生智，死裏逃生，就地連續打滾，恰好避開了驚馬的兩隻前蹄。八名侍衛急於下馬，攙起薳越，却又見金不古也因爲用力過猛，一個倒栽葱栽下馬來。站在危岩之上的紫姬看得眞切，頓時便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極喊：

『快快救我金郎！』

紫姬的一聲大喊還在山鳴谷應，四處繚繞。立馬山岡前方的專諸一陣心急，當機立斷，也不等待公子光、伍子胥的號令，雙脚使勁一蹬馬腹，胯下馬顧不及跟前陡坡，勁矢般射向山岡下去。勇專諸身手矯捷，騎術精湛，左手握劍，使一招鞍裏藏身，藏身馬腹之下，兩眼覷準猶在地面翻滾的金不古，右手一抄，居然把金不古整個身子直從地面抄了起來。那金不古也是眼明手快，膂力十足。他趁着專諸伸手拉起他來的那一股勁，腰肢一扭，左右兩脚往上一踢。在半空中使個鷂子翻身，竟然安安穩穩的跨坐在專諸的馬鞍後面了。

『好身手！』

岡上衆人，連同紫姬在內，異口同聲，一致讚呼。紫姬忙於前去支援專諸、金不古，免得被她舅父的侍衛所困。飛快的一個轉身，一眼瞥見，自己的座騎還在岩後石地上揚蹄踢土。當時那顧得自家危險，雙脚一縱，似鷹隼般自空而降。紫姬輕功，本來了得，兼以身輕如燕，竟然會悄無聲息的恰好落在馬鞍之上，騎了一個踏實。紫姬方坐穩，便驟馬向前，去救金郎。當她一抖馬韁繞過石壁，放眼一看，金不古雙手反剪，坐在專諸胯下馬的臀部。專諸正猛揮馬韁，口中得兒得兒的吆喝，那匹負荷過重的駿馬，

奮鬣長嘶，遍體生津的在奔向小山岡上。

紫姬一見不古，秀目一亮，心花怒放。不惜在小山岡上驟馬衝前，跟專諸那匹駿馬相隔還有一丈多遠，她便雙脚辭鐙，嬌軀一弓，來上一次迅若流星的滾鞍下馬。脚尖剛剛沾地，又是鶻的一躍而起，兩手環抱上半身捆得有如個肉粽般的金郎，把他整個身子從馬上抱起，柳腰一挫，一對情侶相擁相摟的落了地。

『紫姬——』

『金郎！』

一夜離別，居然有了個生死間於一髮的驚險場面，不古百感交集，緊緊摟住紫姬不放。紫姬更是環擁不古，抵壓着自己胸前氣都透不過來，惟恐手兒一鬆，金郎又會離她而去。兩人『紫姬』、『金郎』聲聲叫個不停，一般兒的都是悲喜交集，淚眼漣漣。

公子光和伍子胥眼見此情此景，心中著實感動。子胥心細如髮，深知大敵當前，眼前大難猶在，他讓不古、紫姬緊擁片刻，馬上就提醒紫姬，高聲一喊：

『先給不古鬆綁要緊！』

紫姬聽入耳中，欣然應聲：『是！』拔出腰間寶劍，手忙脚亂，却也小心翼翼，把金不古身上粗大的繩索一一割斷挑開。然後又忙不迭捲起他的衣領衣袖，細細察看有否

瘀腫勒痕。金不古初次被擒，心中好不慚惶，一臉苦笑的站在地上，活動了一下手足關節，他靦靦腆腆，壓低聲嗓在告訴紫姬：

『可惱，我的寶劍被他們繳去了！』

紫姬却報他以嫣然一笑，小巧櫻唇附在他的耳邊說道：

『這有什麼可惱的呢？回頭我們踹破楚軍大營。我自會替你找回來！』

金不古當下還不知道伍子胥所定的計策，一聽紫姬這麼說時，急切的問：

『怎麼？我們還要去踹破楚營呀？』

紫姬來不及答話，姬仁已經牽來一匹馱馬，姬禮雙手遞上一柄備劍。伍忠截住了紫姬的座騎，也牽過來傍着紫姬一塊站定，於是不古、紫姬雙雙執劍躍上馬背，並轡前往小山岡前歸隊。

小山岡前，依舊是專諸一馬當先，立馬前列。伍子胥正在指揮衆人，首尾相接，排成一列縱隊。他笑吟吟的在跟金不古說：

『輕車熟路，去來自如。這直衝楚軍大營的先鋒，大概是非你莫屬了！』

金不古陷身楚營，積忿未消。一聽子胥這麼說，便眉飛色舞，血脈僨興的答道：

『將軍！我自會奮勇爭先，斬關直入，正好爲昨夜之辱報仇雪恨！』

紫姬惟恐不古輕率焦躁，想想終不放心。便上前自動請纓的道：

『將軍！我便緊躡金郎之後，打這直衝楚營的第二陣。可好？』

『好哇！』

子胥露齒一笑，欣然允可。再轉過臉去跟一般兒待命的公子光說道：

『殿下！我再派姬仁、姬禮、伍忠、伍義，分別在前後左右，護定你這位中軍主帥！』

『如此說來，』公子光笑着，輕輕一拍子胥的肩膀說道：『將軍是打算親自斷後了？』

『不錯！』伍子胥點點頭答道。想想又不放心，拍馬直到專諸的身邊，意味深長的說：『賢弟方才勇救金不古，不但那一雙青年伴侶永遠感激，而且也化除僵窘，建立了由吳入楚第二功，待會兒賢弟向薳越搦戰，千萬要記住愚兄的囑咐，儘量把他絆住，一看我們衝過楚營，立刻回馬返吳。切記不可驟馬向前，免得我這聲東擊西，出其不意之計功虧一簣！』

專諸一臉無可奈何的表情，愁眉不展的應了聲：

『是！』

子胥便重重一拍專諸的右臂，朗聲的說：

『好了？賢弟可以再次奮力一擊了！』

專諸點點頭，往山下一望，先前被金不古一頭撞倒，滿地打滾的楚國第一員大將薳越，早已被他手下的八名侍衛攙扶起來，正由衆侍衛殷勤的替他拍去周身泥土。薳越口中恨聲不絕，翻身上馬，緊一緊手中的長槊，銳利的矛尖映着夕陽噴出橘紅般的火燄。薳越用矛尖一指山上，破口大罵：

『金不古！你還不趕快下山來送死！』

薳越罵聲方歇，專諸便一拎馬韁，再度衝刺。那匹慣經陣仗，雄偉矯健的紫騮馬又是一次奮鬣長嘶，驟然放開四蹄。自小山岡上，將那百十尺高的陡坡一衝而過，直瀉到底。氣得暴跳如雷的楚國第一員大將薳越正在納悶：『這漢子怎麼來得恁快？』眼前一道白光一閃，耳中立刻聽到專諸如焦雷般的一聲巨喝：

『薳越看劍！』

當下脫口而出的喊了聲：『不好了！』薳越慌忙雙手橫槊一迎。——『鏘！』的一聲巨響，劍槊相交，金星迸濺，驚得薳越的八名侍衛齊同一致臉都白了。八名侍衛掄圓眼，眼睛看了薳越和專諸才鬥上這一回合，兩位驍將不約而同，左手一緊馬韁，拉開馬

頭奔向圈子之外。趁這一個空檔，兩人連忙檢視一下自家的兵器。專諸漾一臉苦笑，望着自己手上絲毫無損，完好如初的劍鋒，自言自語的說道：

『僥倖！』

那一頭，遼越細看槊身鐵桿，一眼便瞧見桿上早已被專諸那當頭一劍，砍了一道半寸來深的缺口。遼越不由得暗地一吐舌，悵然若失的說了句：

『好厲害！』

再看跟自己相隔五七丈遠的專諸一眼，——專諸已在緊攥寶劍，兜轉馬頭，準備再向自己這邊衝來。一場龍爭虎鬥、生死之戰業已迫在眉睫。遼越惟恐手中長槊受損，再次交鋒可能一折爲二，忙不迭的便是一陣高喊：

『快拿長兵器來！』

遼越的八名侍衞一聽，頓時便知遼越形勢危殆，間不容髮。一旦專諸驟馬衝來，再度交手，遼越手中的長槊一斷，專諸的第二劍下來立將斬下遼越的頭顱。八名侍衞，雙腿使勁一夾胯下馬，爭先恐後，把手中的兵器盡力伸向遼越。一心巴望遼越在專諸的寶劍揮來，千鈞一髮之際，能够接住他們遞過去的兵器，方可及時抵擋。遼越這邊，九個人一陣驚慌失措，手忙脚亂，專諸焉有不知之理？而且他一望卽知，遼越是在爲手中長

槊損傷，進退兩難，情急萬分。專諸一生爲人，光明磊落，大義凜然。因而他立刻便勒住轡頭，高聲喊道：

『遼越將軍！若是你手中兵器受損，儘管去換了再來決一死戰，我專某絕不趁人之危！』

遼越和他那八名正在急急趕來的侍衞聽了，如聞綸音，如逢大赦。都在一聲長吁，稍稍的安下心來。說時遲，那時快，策馬奔馳，來得最快的一名侍衞，已經將一柄長柄大砍刀，刄上桿下，朝着遼越直扔過來。與此同時，一聲大叫：

『將軍接好！』

遼越更是右手一伸，穩穩的接住了大砍刀的刀桿。心頭一喜，笑逐顏開，他高聲的應道：

『來得好！』

右手接過大砍刀，左手便一拎馬轡。遼越胯下白馬，潑喇喇撒開四蹄，直往專諸一人一馬處奔去。遼越自幼習武，少壯從軍，二十多年來從未遭過敗績，連杯口粗的槊桿都險險乎被專諸一劍砍斷，方才生死俄頃的那一剎那，他幾乎手無寸鐵。就那麼一眨眼工夫，危險狼狽，爲他一生所僅有。驚出來的一身駭汗，居然濕透衣甲，因而遼越綽刀

在手，當下就『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連方才專諸勒馬止步，放他一條生路的恩情都顧不得了。薳越雙手舉刀直搶專諸，用盡生平之力，猛可一刀劈向專諸的頭頂心。當他一聲巨喝：

『著！』

揮刀猛砍，顯然是想把專諸連人帶馬，一刀砍爲兩爿。

專諸陡見薳越惡狠狠的殺來，起先不免一愣，繼而便微微一笑。畢竟是『藝高人膽大，臨陣不慌忙』。專諸立馬佇候，紋風不動。直等薳越雷霆萬鈞，泰山壓頂的一刀劈向他腦門心。山上衆人，手心裏無不爲他揑把冷汗。公子光還儘在喃喃自語的說：

『糟了！糟了！』

然而，當薳越的一刀劈下，衆人但見專諸倏的右手一舉，手中寶劍，寒光四射。他使一招毒蛇吐信，以四兩撥千斤之勢，劍尖射向刀桿。祇那麼著力的一頂；——薳越用力過猛，突然間重心不穩，向前一撲，那柄長桿大砍刀，竟然拖動他壯碩的身軀，以及他胯下疾奔的怒馬，連人帶馬一齊向右傾跌；反倒使他的肩背，暴露在專諸的寶劍之下，易客爲主，形勢大改。當時山上山下的人，一致認爲專諸這一劍下去，必定會把薳越連肩帶背砍爲兩段。楚國大司馬薳越命在須臾，眼見紅光迸現，他就要身首異處，一

命歸陰。連在那小山岡上勒馬觀戰的紫姬，都不禁激發了天性親情，圈手在口，一聲極喊：

『勿傷我舅！』

出人意外的是：顯然專諸根本就不想殺薳越，一劍將及薳越肩頭，他竟然會倏然一收。接着便一拍胯下駿馬，衝向那幾乎都在目瞪口呆，魂飛魄散的薳越八名侍衞。八名侍衞一見專諸飛騎而至，揮劍殺來，陡然一驚，一驚而醒。各起手中兵器，刀矛槍棒，拚死上前抵擋。從而小山脚下，平陽地上，喊殺之聲震天，兵器相交鏗鏘之聲響徹雲霄。便在這殺聲盈野，戰成一團的時候，山上衆人，居然還能聽到專諸的聲聲嚷喊：

『殿下！兄長！大營就在前面！』

祇這便是一句暗號，伍子胥聽了，曉得專諸足以絆住山下楚軍的九人九騎。右手一揮，衆馬上前，齊向小山坡頂排成一字長蛇陣，子胥覷準薳越在山下連人帶馬朝前打個踉蹌，然後一抖馬轠，一個轉身，躍馬挺刀加入戰團。專諸以一敵九，手中一柄寶劍使得滴水不漏。他心知這下機會來了，便一聲令下：

『踹營！』

金不古揮舞寶劍，一馬當先，紫姬一拎馬轠，急起直追。姬仁、姬禮、伍忠、伍義

各執兵器，護定了八人八騎的中軍主帥公子光，伍子胥親自殿後。小小隊伍似一柄利劍，筆直的衝下小山坡，越過田野阡陌，叢叢草莽，對陷於苦戰的專諸絕不回顧。金不古擔任先鋒，他雪恥心熾，咬牙切齒，臨到楚軍營盤轅門。發聲喊，利劍揮處，禁軍營盤的守卒先就倒下了七八個。

八人八騎如八頭猛虎，衝進楚軍大營直如虎入羊羣。薳越手下的一千名楚軍由於主帥領隊在外，一時猝不及防，金不古一行衝到，逢人便殺，見馬就砍，八人八騎以龍捲狂飆，排山倒海之勢殺來，轉眼間便將一座楚軍大營殺得人仰馬翻，一片大亂。將校士卒，東逃西散，驚呼駭喊之聲不絕於耳。伍子胥眼見立可順利過關，惟恐衆人戀戰。在殺聲喊聲之中拉開嗓門直嚷：

『新蔡在望，列位快馬加鞭！』

金不古正想多殺一些楚國兵，報他那失足被擒被囚的畢生大恨，但當他聽到伍子胥在這麼喊時，心想自己負踹營先鋒重責大任，軍令不可不遵。因而立刻放棄了左右衝刺，前後追殺。一蹬胯下馬，向前殺出一條血路，引領衆人一口氣衝到了楚軍營盤之後。

營後闃無人跡，却有一條大道直通新蔡。伍子胥在馬背上一聲令下：

『停！』

衆人勒轡停步，喘一口氣，唯有伍子胥一眼掃去，愣了一愣；八人八騎中，偏偏少了一位紫姬。

目光如電的公子光也發現了，眉頭一皺，脫口而出的便是一聲問：

『紫姬姑娘呢？』

這一問，居然把金不古問出了一身冷汗，他放眼四周，果然不見紫姬的蹤跡。當下他的這一震撼，委實非同小可。衆人但見他臉色鐵青，額汗涔涔，尤且悶聲不響，一語不發，猛一加鞭。就這麼一人一劍，單劍匹馬的衝回楚軍大營去了。

『金不古！金不古！快回來！』

公子光、伍子胥一致高聲大叫，喊他回來。然而金不古當時一心去救紫姬，他對身後的喊聲置若罔聞。一匹馬，再度衝進楚軍大營亂軍陣裏。

公子光扭頭去問伍子胥：

『這怎麼辦？』

伍子胥略一沉吟，毅然決然的答道：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入楚之行，軍令如山，專諸恪遵軍令還在小山岡下陷於苦

門；我們就萬萬不能去救情急之下違令殺同楚營的金不古！』

『將軍說得對極了，』公子光欣然同意的說：『楚軍正亂，金不古不難殺進殺出。請將軍這就下令，我們從此直入新蔡！』

『是！』

伍子胥一聲答應，揮揮右手，便領着公子光、姬仁、姬禮、伍忠、伍義一行五人，徐徐的同向新蔡進發。

楚軍大營裏，經過伍子胥八人八騎的一陣衝殺，正是屍骸遍地，血流成渠。倖獲保全的楚軍士卒，驚魂未定，猶在東藏西躱，不敢露面。因而金不古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他在遺屍纍纍，一片狼藉的楚營之中往返奔馳，高聲大叫：

『紫姬！紫姬！……』

金不古正在憂心如焚，急切萬分。驀的聽見左側中軍大帳那邊，傳來了分明是紫姬的一聲高呼：

『金郎，我在大帳！』

金不古大喜過望，興奮萬狀。伸手猛拍一下自己的大腿，策馬直往那座巍然獨存的中軍大帳奔去。乍到帳前，滾鞍下馬，雙手拉開帳門一頭鑽了進去。美目盼兮，巧笑倩

兮的紫姬，正睜着一雙秀麗的大眼，帶七分欣喜，有三分詫異的在望着他呢。

心花怒放，如獲至寶。不古三步併做兩步，跑到紫姬的跟前。伸張雙臂，將嬌小玲瓏的紫姬緊緊擁入自己懷中，迫不及待的問：

『紫姬！妳在這兒幹嗎？』

紫姬的螓首，深深埋在金不古的肩窩，雙手摟住他的肩背。兩體相接，一股暖流迅速通過一雙愛侶的全身。紫姬正感到無比溫馨，滿心歡激。她停留在金不古的緊擁之中，曼聲答道：

『我在找你的劍呢！』

『劍!?』

一經提醒，金不古當下就輕輕的推開紫姬。牽起她的纖纖柔荑，兩眼滿蘊愛意。用由衷感激，無限欣慰的語調，凝望着紫姬問道：

『妳是在爲我那一柄寶劍，獨自一人，在千軍萬馬中冒這麼大的危險?』

『是呀，』紫姬不假思索應聲作答，天眞嬌憨的也在望着金不古說：『我不是答應過你，要把你的寶劍找回來的嗎?』

『就在這兒，』金不古伸手一指中軍大帳的公案前方：『昨天我一人一騎踹營而

過，一不小心掉進了他們預先設下的陷人坑。坑深而小，我一時施展不開，被他們用十幾條撓鈎拉上地來。七手八脚給我來了個五花大綁，押到妳舅父這張公案前面問話。妳舅父一聲喝令，分立兩旁的兩名侍衞就把我的佩劍繳了。』

看金不古一臉懊惱，噘起張嘴在坦然直承他的被擒經過。紫姬先格格的笑了一陣，然後再臉色一正，想了一想方說：

『寶劍既然在這中軍大帳被繳，那就準定還在這裏！』

說時，一推不古，跟他一左一右，分頭去找，楚軍大司馬蘧越的中軍大帳空空蕩蕩，闃無人跡。紫姬向左，一看公案前後，兩旁帳上不見一件兵器。柳眉微蹙，十分納悶。嘴裏喃喃自語的道：

『不在這兒，那又會在那裏呢？』

盈盈秋波，往後一掃，忽一眼瞥見帳後有一扇小門，紫姬頓時眼睛一亮，一聲歡呼：

『有了！』

金不古急忙轉過臉去，一看之下，紫姬早已一掀門帘，快步走進了那扇小門。敵營所在，危機四伏，不古忙不迭的高聲提醒紫姬：

『千萬小心！』

然而，轉眼之間，紫姬却已春風滿面，笑容可掬，雙手捧着自己的那柄吹毛立斷，削鐵如泥的純鋼寶劍，又從那扇小門裏走了出來。金不古當下不由大喜，眉飛色舞的迎上去道：

『居然給妳找到了！』

『一看到這扇小門，』紫姬笑吟吟的幫金不古把寶劍繫回腰上，方始接下去說：『我才想起既有大帳，就一定會有後帳。果然，才進門去，就看到你這柄寶劍正懸掛在我舅父的床柱之上。』

金不古興奮莫名，雙手直搓的道：

『劍兮歸來，復我顏面！紫姬，我眞不知道應該怎樣謝妳才好！』

『夫妻一體，同憂共戚。』紫姬秋波一轉，嫣然一笑的柔聲答道：『還說什麼謝不謝呢？金郞，你我離隊已久，這會兒應該趕緊追上去了！』

『妳這話說得對！』金不古連連點頭，想了起來方說：『哎呀！我險些忘了。剛才我撥轉馬頭回來找妳，公子殿下跟伍將軍在我後頭一叠連聲的喊我，我不該一時心急，居然都沒答應一聲呢！』

紫姬一聽，拉了不古便往外走。帶點埋怨的在催着他說：

『快！快！瞧你總是這麼毛毛躁躁，顧前不顧後的，沒的又違犯了伍將軍的軍令！』

兩人奔出中軍大帳，雙雙躍上馬背，猛揮一鞭，策馬疾奔，一口氣衝出楚軍營盤，果然給公子光一語料中：『楚軍正亂，金不古不難殺進殺出。』不古和紫姬得回故劍，來去自如。一路順利無阻的馳上了直通新蔡的那條寬闊大道。

沿途，不古、紫姬快馬加鞭，並轡齊馳。路上金不古僅祇說了一句發自肺腑的讚嘆：

『紫姬，我們這算是又一次的同生死，共患難了！』

紫姬的回報，是深情款款，令金不古私衷大慰的粲然一笑。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1223種

五大名劍（中）

章君穀　著

發行人：平鑫濤
出版者：皇冠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北路 120 巷50號
電話：7 1 6 8 8 8 8
郵撥帳號0010426—9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總編輯：陳瞇華
編　輯：楊雪嬌・崔玉珍
美術設計：黃泠泠・李純慧
校　對：劉秋娥・鮑秀珍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 2 段55號
電話：7 0 7 1 1 3 9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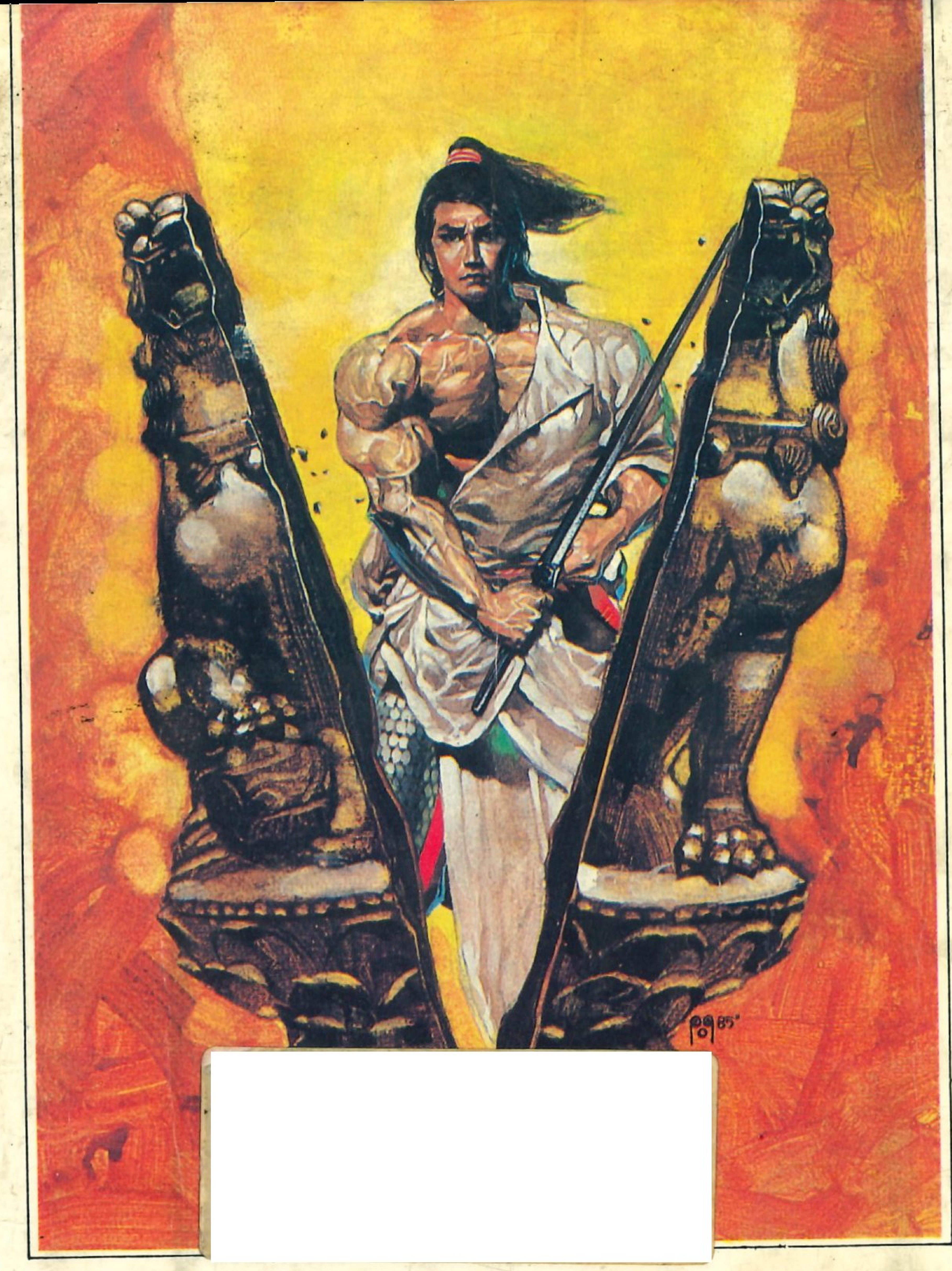
五大名劍

(下) 章君穀著

皇冠叢書第一二二三種

五大名劍 (下)

著



五大名劍（下）／章君穀著

兩千五百年前的鑄劍日，雷神擊鼓，兩師洒掃，騰蛟捧爐，天帝燃薪，怒動的風雲、激狂的烈焰，歐冶子以身投爐，火焚祭神，於是五口天下神器在衆神的驚視中緩緩降世。湛盧、純鈞、勝邪、魚腸、巨闕從此將引發出多少英雄死生、國家興亡的玄異傳奇……

章君穀的作品

- 大明英豪傳
- 郎家沙
- 吉星高照
- 奇中奇
- 五大名劍（三冊）

封面
鄭問

五大名劍（下）

章君穀著

不食、不眠，連水都顧不得喝一口；不古、紫姬一心急忙趕上公子光和伍子胥一行。却是，從亭午時分一直奔馳到夕陽西下，薄暮黃昏，不但公子光那一支小小馬隊影蹤全無，甚且不見一個行人。連途中經過的兩旁市集，村鎮，也是家家戶戶關門上閂，不聞人聲，不古、紫姬情不自禁的有點納悶。自己分明已經踏進新蔡國境，那麼些個新蔡國人都到那兒去了呢？

入夜，明月如鉤，斜懸天際，不古、紫姬兩人兩匹馬方始奔馳到新蔡城的東門之外。兩人同時勒馬止步，仰望新蔡城上，祇見旌旗飄飄，人影幢幢。再往下看，兩

扇城門，早已緊閉；分明是城上守卒，嚴密戒備的模樣。紫姬在馬上低聲的問金不古道：

『我們要不要上前喊門？』

『不要！』

『可是，』紫姬急切的問：『我們還不知道殿下和伍將軍有沒有進城呢？』

不古凝神一想，斷然的答道：

『我敢說他們一定已經進了新蔡城，只是不知新蔡國君怎樣對待他們罷了！』

『難不成，』紫姬心中焦灼，接口便問：『殿下和將軍會有什麼不測？』

『那倒不至於，』金不古略一沉吟，方說：『紫姬，今天我們就權且在城外過夜。等明天一早，新蔡開城，再進城去看個究竟。』

紫姬點頭說聲：『也好。』兩人便翻身下馬，牽着馬匹，悄悄的走向一處雜草叢生之地，放馬匹自己去嚙草。不古、紫姬找到了一棵兩人合抱，枝葉繁茂的大樹，沉沉的往樹下一坐，不古背倚樹幹，兩腿一伸。秋高氣爽，入夜生涼，颼颼一陣風過，樹上落葉繽紛。紫姬不由打了個寒噤，不古惟恐她冷，乾脆把她的嬌軀，摟進自己懷裏。相偎相依，一坐一睡。起先還在東拉西扯的聊着，畢竟兩度鏖戰，整日奔波，一雙情侶著實

的倦了睏了；頭重目澀，眼瞼墜垂，過不多久，便鼾聲微起，兩個人就這樣將就進入了黑甜夢鄉。

一覺醒來，早已是雞鳴三唱，陽光耀眼。不古、紫姬幾乎是一道醒轉，相視一笑，兩人欠身而起，整整衣衫。不古打個唿哨，兩匹駿馬一前一後的飛快趕到，不遑進食，無暇梳洗，一齊滾鞍上馬，直到新蔡城的東門坂下。放眼一看，著實奇怪——新蔡城門仍然緊閉未開。

倒是城堞後面走過來一名新蔡的將校，身後有四名執戈的兵士緊緊相隨。那名新蔡的將校居高臨下，細細的打量過金不古和紫姬以後，方始高聲問道：

『城下來的是什麼人？』

不古、紫姬一致策馬上前兩步，由金不古啓齒答道：『吳國公子姬光殿下侍從，伍子胥將軍部屬金不古夫婦二人，請准入城！』

城上新蔡將校點點頭，緊接着就是一舉手中令旗，高聲喝令：

『開城！』

又聽到城門背後，城門洞裏，有幾名兵士齊聲答應：『得令！』兩扇高及丈二的城門，自外而內的徐徐打開。不古騎在馬上，向紫姬使使眼色，兩人不慌不忙，並轡齊步

的進了新蔡。

城門之內，又有一名新蔡將校按劍而立，帶領一隊兵士在把守城門。金不古便馬背上雙手一拱的問：

『請教，吳國公子殿下此刻是在那裏？』

那名新蔡將校伸手向後一指，指向大街右邊的一幢寬敞宅院。與此同時，高聲答道：

『新蔡驛館！』

金不古道過了謝，示意紫姬再往前走。走時他再一聲長吁的說：

『昨晚是我過慮。殿下既在新蔡驛館，想來是不會有什麼事了。』

然而，一語未竟，陡然又聽到落在後面的那位新蔡將校一聲令下：

『關城！』

轟然一聲巨響，新蔡城門又再關上。

不古、紫姬神色不安的互望一眼，勉自鎮定，裝作若無其事，騎馬直到驛館門口，觸目所見，警衛森嚴，新蔡兵將林立。兩人不免又是一驚。

剛剛翻身下馬，將馬匹繫好，金不古想找一名新蔡將校問訊，適逢其會，亟爲湊

巧，不古、紫姬正好碰上了公子光、伍子胥雙雙在送新蔡侯出門，——那新蔡侯身材矮小、肩背佝僂。長得獐頭鼠目，人物猥瑣；走起路來一跳一跳，那模樣兒活像是隻麻雀。

鼠目偏生銳利，新蔡侯一出大門，一眼就看到了金不古和紫姬，他停下腳步，伸手一指，回過頭去問公子光道：

『這兩位，就是昨日所說遺落在後，閣下的一男一女，兩位從人？』

公子光神情肅穆，微微頷首道：

『不錯！』

金不古正想一拉紫姬，上前參見新蔡侯；那新蔡侯却又在一蹦一跳的往前走了。他揚長而過，臨近紫姬的身邊，竟然會毫無忌憚的曖昧一笑，一雙鼠目迅速的在紫姬全身上下打了一轉，一疊連聲的說：

『美女，美女，眞不愧是寡人畢生從未見過的絕色美女啊！』

說罷，仰臉哈哈大笑，便有他的兩名侍衛，上前一步，雙雙的把他抱上座騎，就此加上一鞭，絕塵而去。

新蔡侯倨傲無狀，侮慢輕狂，直把金不古氣得三尸暴跳，七竅生煙，祇是身在客

地，當着衆人之前，他祇好死命捺住胸中氣惱。拉着紫姬的手兒上前，跟公子光、伍子胥見過了禮，開口便說：

『在下一時情急，回馬去找紫姬，特地趕來向殿下、將軍請罪！』

不曾想到，公子光竟會愁眉不展，心事重重，彷彿心不在焉，一聲苦笑的答道：

『不古，我們進去再談。』

金不古和紫姬懷着滿腹疑竇，雙雙跟隨在公子光和伍子胥的身後。一路箝口不語，悶聲不響的從驛館大門，直到後進一排三間木屋，進了中間的小廳，姬仁、姬禮、伍忠、伍義，先已在兩旁肅立等候。見了不古和紫姬，也祇微微的點了點頭。

公子光居中坐下，伍子胥便坐在他的左側，金不古正要上前，向公子光和伍子胥說明他再踹楚營，跟紫姬雙雙尋回失劍的經過。公子光却伸手一延，示意不古、紫姬並肩坐在短几的右側。然後才滿臉愁容，一聲長歎的說道：

『新蔡侯神情曖昧，居心叵測。依我看，這座驛館可能便是一個陷阱！』

『這一層，』伍子胥搖搖手，阻止金不古啓齒追問。再別轉臉去接公子光的腔，『我在昨天晚間初見新蔡侯的時候，就已經了然於胸了。』

接下來，伍子胥一則是爲公子光分析當前處境，二來也在順便告訴金不古和紫姬。他滔滔不絕，娓娓細訴的繼續說道：

『昨天下午，我們一行剛到新蔡，先就在新蔡城外等了一炊飯工夫；然後才由新蔡侯開城出迎，把我們接到這驛館來。自此以後，不但驛館前後左右甲士環伺，如臨大敵。而且從此這新蔡城四門緊閉，日夜不開，新蔡街頭不見一個行人。』

公子光也迎身向前，在跟金不古和紫姬二人補充的說：

『你們兩位今天能够進城，還是伍將軍昨晚再三再四的懇請新蔡侯。新蔡侯尙且一力的要伍將軍保證，除了你們二位之外，我們絕不會再有人來！如今回想，他顯然是要把我們九人囚禁在這裏了。』

『可是，在下剛才分明看見新蔡侯又來拜訪殿下和將軍的呀。』

『不古，你可知道？』伍子胥聲聲苦笑的問道：『新蔡侯他剛才是來幹嘛的？』

金不古搖搖頭答道：

『在下委實不知，敢請將軍見示。』

『新蔡侯來，他只說了一句話。那便是，』伍子胥一聲長歎的道：『從此刻起，請

你們列位切勿輕離驛館一步！』

『不！伍將軍，』自入新蔡一直悶聲不響的紫姬，令人大出意外的就此插進嘴來：

『我還聽到他在輕率浮浪的當衆誇我是美女！』

一提起這件事，金不古頓時就怒火中燒，難於遏忍。他怒髮上指，握爪透拳，狠狠的一拍矮几嚷嚷道：

『可恨，可惱，新蔡侯這等下流無恥！當時我若不是看在……』

『不古，你先別發脾氣！』紫姬却了無怒容，從容自在，一伸手攔住了金不古再往下說。轉過臉來望着公子光，嫣然一笑的問道：『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如今我們九人不幸陷入陷阱，殿下是要我們引頸就戮呢？還是想個辦法來打開僵局？』

公子光還來不及開口回答，伍子胥先已慷慨動容，義形於色的搶先駁斥：

『世上沒有引頸待戮的伍子胥，更何況是堂堂吳國的公子殿下了。紫姬，妳應該說，我們是要力拚而死呢？還是用計脫困？』

『好！』紫姬從善如流，立刻改口：『請殿下明示，我們是要力拚，還是用計？』

『姬光啣命而來，迎迓楚國王妃蔡姬夫人，』公子光雙手一拱，斂容正色的答道：『如今好不容易到了新蔡，居然連蔡姬夫人的面都沒見著，力拚而死，我不甘心。當然

是用計脫逃的好！』

紫姬當下便應聲作答：

『那麼，我此刻便有一計！』

在場的衆人不勝驚詫，齊齊一愣，唯獨伍子胥雙眉緊蹙，頻頻搖頭的說：

『紫姬，楚強蔡弱，何況又有薳越、陽匄兩支兵馬壓境。新蔡侯唯有獻出我們，方可保有國祚，存活身家性命，妳那裏知道我們此刻處境的險惡？』

『但是我却知道。』紫姬微微的笑着答道：『只要我們九人之中，能有一個挺身而出，當前困境，不難迎刃而解，一舉消除！』

伍子胥忙問：

『誰？』

紫姬霍然起立，斬釘截鐵的答道：

『我！』

金不古一聽，臉色大變，駭汗如雨，猛可從地面上跳了起來。他頰肉痙攣，渾身猛烈的抖顫。伸手一指紫姬的鼻尖，厲聲喝問：

『紫姬，妳瘋了？』

紫姬却匕鬯不驚，鎭靜自如。她輕緩的搖着頭，依然面帶笑容的答道：

『金郎，我沒有瘋！』

金不古一陣急怒攻心，但覺得眼前一黑，倏而又是金星迸濺，差一點便暈倒過去。伍子胥見他忽然間面白如紙，身子一陣搖搖晃晃，便及時虎的站起，一把抓緊了金不古的右臂，先讓他站穩。等他喘息甫定，回過神來，重新睜開眼睛，方用醍醐灌頂之勢，加以當頭棒喝。運足丹田之氣，驀的高聲吼道：

『金不古！你醒來，有話好講！』

在他身旁站着的紫姬，萬萬不曾想到，她的金郎突然之間竟會氣成這副模樣。當時便花容變色，臉上笑意盡去。她也急切的握住他的左臂，滿心惶急一陣猛力搖撼，氣極敗壞的在喊：

『金郎！你怎麼了？你怎麼了?!』

金不古的一雙胳臂，吃伍子胥、紫姬兩個一左一右，一拉一扯，再加上伍子胥的一聲巨喝，紫姬的連聲急喊。三魂七魄，方始悠悠的落回腔子裏。倏然醒轉，他便一聲長歎，淚如雨下。眼望着一臉憂急驚慌的紫姬，咬牙切齒，和淚以俱的在盡情傾訴——

『我怎麼了!? 紫姬！妳明知道妳我海誓山盟，歷盡艱辛，共過多少患難，同過多少次生死？如今蒼天垂憐，好不容易得能如願以償，長相廝守。而妳，』金不古口沫四濺，聲嘶力竭的往下說道：『居然會一時興起，將妳我的天賜良緣當作兒戲。說什麼妳要挺身而出，爲衆人脫厄解困。難道妳沒有看見，那新蔡侯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個色中餓鬼！妳是想犧牲一身的清白，把自己往那色鬼的虎口裏送嗎？』

仍然扶着金不古的紫姬一邊生氣，一邊流淚；她極力按捺性子，一直等到金不古把他的滿腔憂憤傾吐淨盡，方始萬般傷心，千種委屈的一鬆手，就勢沉沉的往地面一坐。雙手摀面，號啕大哭。哭時還在斷斷續續的辯白——

『金郎啊……我原以爲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金郎；那兒想到，你不但不明白我一番好意，心中定計。你——你都想到那兒去了啊！』

公子光一聽紫姬末一句話，頓時眼睛一亮，心中明白過來。他連忙繞過矮几，强使金不古仍然和紫姬並肩坐下。一面輕拍紫姬的肩背，勸她暫止悲聲，莫再哭泣。然後他仰臉打個哈哈，眼望着伍子胥，笑容可掬的問道：

『將軍！這不古一急，紫姬一怒，險些鬧成了一場情海風波。你可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嗎？』

伍子胥先搖搖頭，繼而又偏頭一想。彷彿豁然醒悟，臉色也在漸漸的開朗。他也衝着公子光一笑，回答他道：

『由殿下方才那一陣哈哈大笑，我大概已可了然十中八九了。』

於是公子光和伍子胥相視一笑，雙雙坐定。而後由公子光斂容正色的對紫姬說：

『紫姬，伍將軍和我，此刻已經略略知曉妳所定的這一條妙計了！』

紫姬取出絹巾，揩去眼淚，揉揉眼睛。無盡怨尤的閃望金不古一瞥，噘起了櫻桃小口說道：

『可恨這個我已託付終身的金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歪打蠻纏，都把我想像成什麼樣的人了！』

伍子胥馬上就提醒金不古道：

『不古！你還不趕快跟紫姬鄭重道歉，當衆陪罪。』

金不古頓時就轉過臉來，神色凝重的質問紫姬——

『方才明明是妳說的，妳要挺身而出！』

紫姬高聲的答道：

『不錯！』

『那妳說，妳想挺身而出，去做什麼？』

『做——，』紫姬理直氣壯，字字著力的答道：『面折新蔡侯的公子殿下使臣！使他凜然知所畏懼，立撤甲士，讓我們前往謁見蔡姬夫人，奉迎夫人出新蔡，越楚境。而後直入吳國，祖孫團圓！』

紫姬的一席話，不但嚇得金不古目瞪口呆，舌撟不下，連兩旁站着的姬仁、姬禮、伍忠、伍義，也都一頭霧水，莫名其妙。以爲紫姬是在信口開河，漫天胡謅。唯獨公子光和伍子胥，兩人一致的笑容滿面，深深點頭。

金不古凝神一想，仍然不知究竟，莫測高深，當時，他一心惟恐新蔡侯垂涎紫姬的美色，紫姬貿貿然的一去，會著了他的道兒，白璧之玷，永難湔雪。他跟紫姬出生入死，拚了性命得來的這一段大好姻緣，不就要全部付諸東流水。然而，不但紫姬說得振振有詞，斬釘截鐵；連公子光、伍子胥兩位長者智者，也在顯然的一致同意，頷首讚可。縱或自已患得患失，滿腹疑慮。在這衆議咸同，自家孤掌難鳴的情況之下，他也唯有興起倘有萬一，拚却一死的念頭。堆一臉莫可奈何的苦臉，毅然決然的跟紫姬說道：

『要不，讓我跟妳一道去！』

『可以！』

紫姬的回答，直截了當之至，乾脆痛快已極。祇這『可以』二字，便將滿天陰霾，一掃而光，一場爭執，消弭於無形。不古臉上，頓時凝雲盡去，笑逐顏開。紫姬答應讓他同去，充其量，新蔡侯垂涎紫姬美貌，因而動武逞强，自己和紫姬奮起力抗；即使同歸於盡，也能落一個全節而終，爲愛犧牲，不致辜負自己跟紫姬這一段驚天動地而泣鬼神的聖潔戀情。不古正在心花怒放，摩拳擦掌，準備和紫姬立時三刻便去面折新蔡侯。伍子胥却在笑呵呵的向他走來，重重一拍他的肩膀，藹藹然的說道：

『小不忍則亂大謀！不古，今日之事，正好給你一個教訓。你自以爲你深愛紫姬，勝於你的性命；然而，你却小看了你的這位紫姬姑娘，論見識，論主張，她都遠遠在你之上！』

伍子胥的這幾句話，有如醍醐灌頂，霍然發人深省。連一向心高氣傲，恣意任性的金不古，也不由不爲之悚然驚醒，一心翕服，連連的點頭在說：『是是是是。』

當下，由伍子胥和公子光耳語一番，商量過了。方始指撥安排，命金不古、紫姬二人，以公子光使臣的身分，專程囘拜新蔡侯。

至於見了新蔡侯以後，如何應對，怎樣交涉？公子光任憑紫姬全權做主。爲了使金不古、紫姬盛大扈從，顯示身分，伍子胥還派了他的兩員家將，伍忠、伍義，陪同前往。

金不古、紫姬，興沖沖的告辭。公子光、伍子胥雙雙送他們到小廳門口。兩人領着伍忠、伍義，直到驛館大門，向把守軍士說明了緣故，問明了路徑，便大踏步的直奔新蔡侯府邸而去。

新蔡侯人物猥瑣，貪淫好色，尚且嗜酒如命，每飲必醉。當日，他正在府邸正廳，由上卿萬典相陪，一面開懷暢飲，一面掄起一雙色迷迷的小眼睛，在看一隊年輕女子半裎全裼在跳着不堪入目的艷舞。那萬典却是鼻直口方，相貌堂堂，一副正人君子模樣。他端然坐在新蔡侯的身旁，低斟淺酌，目不斜視。顯然他祇是奉命唯謹，身不由己，虛應一番故事而已。

死死的盯住那一隊年輕女子的乳波臀浪，胸袒背裸在看。新蔡侯兩眼發直，垂涎三尺。不時還在『脫！脫！脫！』的連聲催促。那些個被新蔡侯命人四處强擄而來的少婦長女，祇好在四周陪臣、衞士的衆目睽睽，引頸翹盼之下，噙着眼淚，忍住心酸，無法顧及廉恥的輕解羅衫，公然卸裳。——直到衣衫盡去，纖髮畢現。早有幾個禁忍不住的

哭出聲來，恨不能地面裂縫鑽身下去。這時侯，新蔡侯反倒一陣心煩，喟然一聲長歎。他在向這隊年輕女子連連揮手，老大不耐的叱道：『去！去！去！』

擄來的少婦長女如聞綸音，如逢大赦。忙不迭的拾起地上衣衫，來不及穿上，便草草遮掩羞處，轉身疾奔出去。——新蔡侯又猛灌了一大觥酒，掉轉臉去向他唯一的得力助手萬典歎道：

『新蔡城小，然而寡人畢竟還是一國之主。可歎的是，時至如今，府邸還沒有一名能讓寡人看得上眼的美人！』

新蔡所以立國，就因為擁有一位勤政愛民，公忠體國的上卿萬典。他對新蔡侯唯有一片孤忠；每逢新蔡侯失言犯過，他總是亢直進諫，不假辭色。新蔡侯倒也能容忍得了，祇不過忠言逆耳，有如過耳春風而已。這一回，萬典聽了新蔡侯的感歎，當下便臉色一正，不惜抗顏相向的答道：

『君侯後宮，佳麗成羣，長年累月，又派出大批軍士，四出為君侯搜羅少婦長女，供君侯淫樂。戕身虐民，莫此為甚！如今君侯還在說什麼沒有一名看得上的美人，臣眞不知道君侯是何居心了！』

萬典當衆訓斥新蔡侯，新蔡侯居然絲毫不以為忤。他還在嘻皮笑臉的向萬典說

道：

『萬大夫，你有所不知。寡人行年四十有四，直到今日，方始見到一名絕色女子。寡人祇要能有她相伴，日夜逐樂追歡，那寡人就——，』他搖頭晃腦，無限神往遐思的繼續往下說道：『今生今世，一無所求了！』

萬典的反應卻是一聲冷笑，滿臉不以為然的反唇相稽答道：

『陽匄、蘧越兩支楚軍壓境而來。新蔡城裏，正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滿城百姓關門上閂，驚惶不已。難為君侯有這份閒情逸致，又要去找一位能使君侯今生今世，一無所求的美人了……』

當時新蔡侯的腦際眼底，淨是方才所見紫姬的花容月貌，婀娜身姿。心猿意馬，慾火上騰。他強嚥下一口唾液，渾然忘情，伸手猛拍矮几，脫口而出的說道：

『無論如何，寡人非把她弄到手不可！』

萬典正要啓齒勸諫，一名新蔡小校，匆匆的奔入廳門，屈膝跪奏——

『吳國公子姬光，遣來使臣答訪，現在府邸門外恭候傳見。』

新蔡侯起先還嫌他打斷了自己的綺思遐念，眉頭一皺的問：

『來的是什麼人？』

『是一個名叫金不古的少年將校，兩名隨從，外帶一位美貌女子。』

『美貌女子!?』新蔡侯應聲作答，喜得從地面錦褥直跳起來。一時間他樂不可支，直搓雙手，歡天喜地的去跟萬典嚷道：

『萬大夫！你道如何？這竟然是吳國姬光在跟寡人獻美人來了！』嚷時，不待萬典答話，轉臉便是一聲令下：『快！快請！』

新蔡小校就地磕了個頭，站起身來，一個轉身飛奔而去。這一頭，新蔡侯還在滿面堆笑，手舞足蹈的跟萬典誇道：

『萬大夫，待一會兒美人進來，你只要一眼見到她那眉如遠山，眼若春水，還有她那添一分則肥，減一分則瘦的美妙身軀；你就可以曉得，方才寡人所言非虛，從而大大的佩服寡人的眼力！』

誇讚方畢，剛才入廳奏報的那名新蔡小校，已經在引着金不古、紫姬、伍忠和伍義再度走進廳來。那新蔡侯竟像個急色兒、登徒子一般一雙色眼頓時一亮。從此以後便的溜溜的盡在紫姬的身上打轉。那一副色授魂與，垂涎欲滴的模樣，看在金不古的眼裏，直把他氣得三尸暴跳，七竅生煙。他不惜公然對新蔡侯怒目以視，運足丹田之氣，驀的便是一聲巨喝：

『吳國使臣候見！』

金不古氣湧如山，握爪透拳。他的這一聲獅子吼，大有雷霆霹靂，聲震屋宇之勢。莫說正爲紫姬的絕色所迷，正在魂飴魄蕩，遍體皆酥的新蔡侯；連一團正氣，滿腔憤懣的新蔡上卿萬典，都給他嚇了一大跳。當下，新蔡侯一驚而醒，定定心神，不由自主的：『啊！』了一聲，無可奈何轉過頭去望着金不古，仍然還在茫茫然的問道：

『你是在說——?』

金不古一臉鄙夷的神情，俯視着身材佝僂的新蔡侯，昂首挺胸，傲然答道：

『我金不古，奉了大吳國公子光殿下之命，禮不可廢，故而前來答訪！』

置身一旁的萬典萬上卿，清清楚楚的聽得出來，金不古這兩句答話裏的輕蔑侮慢，可以稱得上是形諸於色，溢於言表。兩國交涉，體制攸關，他不得不挺身上前，搶在新蔡侯之先，抗聲說道：

『金不古，你說禮不可廢，那就請你向我家君侯行君臣相見之禮！』

詎料，金不古一心輕蔑新蔡侯，他居然連君臣之禮，也不屑一施；聆言之餘，僅祇雙手一拱，大剌剌的說了一聲：

『金不古奉吳國公子光之命，來見君侯！』

當時，新蔡侯的一雙眼，一顆心，全在艷光四射，亭亭玉立的紫姬身上。金不古在跟他行什麼禮，說什麼話？他一般兒的視若無睹，置若罔聞。再一開口時，他便在迫不及待，單刀直入的問：

『這位美人是……？』

金不古的眼裏，那裏有新蔡侯這個只顧色迷迷、暈淘淘的小人；更不把他看作一城之主，一國之君。也不等他把話說完，插進嘴來，立予打斷。他伸手一指紫姬，高聲答道：

『這便是我的妻子費紫姬！』

新蔡侯聽時，但如掰開腦心八爿骨，兜頭潑下涼水來。他不覺倒抽一口冷氣，一顆熱騰騰的心，涼了半截，當下便瞠目結舌，大失所望，囁囁嚅嚅了老大半句，方始掙扎出一句話來問道：

『莫……莫非你是在說，這位絕世美人，會是你的妻子？』

金不古斬釘截鐵，噴着氣音答道：

『不錯！』

怎奈新蔡侯色膽包天，慾念猶熾，他凝神一想，自說自話自主張，忽又堆一臉奸笑，徐徐邁步，臨近紫姬，擠眉弄眼探試着的再問一聲：

『金不古！你這是——心甘情願，寧可割愛，想把你的妻子……』

這一回，却是紫姬步步爲營，小心翼翼；就怕新蔡侯一聲『想把你的妻子獻給寡人』說出了口。金不古當衆受辱，急怒攻心；一場衝突，勢將演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她當機立斷，倏地板下臉來，大發嬌嗔，鶯叱燕語的說道：

『新蔡侯，我夫婦二人是奉命而來，交涉正辦！沒有工夫跟你絮絮叨叨，閒話家常！』

『閑話家常？』紫姬公然駁斥新蔡侯，新蔡侯非但不惱，反而喜孜孜，樂呵呵的接上了腔，接腔以後，猶在兩眼直勾勾的望着紫姬，涎臉笑着又問：『祇是不知，美人兒和這位金不古，究竟是要跟寡人商議那一門子正辦呀？』

那一頭，忠心耿耿的新蔡上卿萬典，一聽金不古在提起『費紫姬』這個名字時，心中已是怦然一動。直到此刻，眼見他的主子新蔡侯，降尊紆貴，醜態百出，實在是太不成體統了。他就怕新蔡侯變本加厲，自討沒趣，把新蔡國人的顏面坍盡，忙不迭的走上前去，一拉新蔡侯的衣袖，强行把他拖到自己的背後。然後在新蔡侯和紫姬之間，橫身

一站，算是遮斷了新蔡侯的視線。他再面向金不古，自我介紹，點入正題：

『在下萬典，忝爲新蔡上卿，位同楚國令尹，吳國上大夫。請問金使臣，閣下啣命而來，究竟有什麼大事，要和敝國君侯相商？』

萬典支開新蔡侯，開始談起正辦，金不古唯有强自捺下胸中惱怒。抱拳一揖，正色的侃侃然說道：

『敝上公子光殿下，這次奉王命差遣，專誠造訪貴國，原是爲奉迎楚王妃蔡姬夫人而來。蔡姬夫人急於入吳跟她的愛孫世子勝相見。聽說前次夫人由楚入蔡，與新蔡侯兄妹重逢，新蔡侯拒之於前，致使夫人一怒而去鄖陽。這一回，新蔡侯就該任由我們將夫人迎入吳國，了却夫人的心願！』

一席話，說得振振有詞，擲地有聲，似乎新蔡侯和萬典全都勢必應允，無可非議的了。然而，萬典聽後，偏是一聲冷笑，緩緩搖頭的答道：

『使臣奉公子光之命越楚入蔡，由東而來，是否也曾聽說，楚國大司馬薳越，司馬陽匄，各率一支鐵騎，相繼前來蔡、楚、吳三國之間？』

金不古聽時，得意的笑笑，眉飛色舞，春風滿面的囘答他道：

『不但聽說，而且，在下還一連兩度，跟陽匄、薳越打過仗，交過手。』

『啊？』萬典不由一驚，忙問：『此說來，金使臣是連勝陽匄、薳越兩陣，斬將過關，長驅直入而到新蔡來的了？』

說得金不古臉上一紅，面泛苦笑，迫不得已，他祇有據實相告：

『頭一陣，陽匄攔截，是敝內策馬上前，三言兩語，當衆曉諭，說得陽匄將軍心服口服；這才一聲令下，撤走人馬，讓公子光殿下和我們一行從人，依序列隊通過。』

『哦——？』萬典幾於難以置信，曳長尾音，哦了一聲，再驚疑不定的問道：『人道是唇槍舌劍，片言可決。想不到尊夫人的三言兩語，居然也可以說得退陽匄司馬的大隊禁軍？』

金不古勉强一笑，不予置評。繼續往下說道：

『第二陣，在下單人一騎，直入薳大司馬的中軍，也曾落入陷阱；仍舊還是敝內，追隨公子光殿下，伍子胥將軍，專諸先生，率領四名隨從，攔住薳大司馬，奪回在下一人一劍，直衝楚營而過！』

『奇了奇了！』聽得萬典雙手一拍，高聲大叫。直到這時，他才囘過頭去深深的注視新蔡侯一眼，意味深長，似在警告的說道：『聽使臣所說根由，尊夫人不但是一位能言善辯的奇女子，簡直的也是一位衝鋒陷陣，能征慣戰的女英雄了！』

誇得金不古又一次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起來。他仰臉打了個哈哈，嘴裏却在自謙的說：『那裏，萬大夫過獎了。』

然而，站在萬典背後的新蔡侯，耳聽得紫姬是一位辯才無礙，智勇雙全的女英雄，奇女子，益發的垂涎三尺，心癢難搔了。他一時忘其所以，悍然的鼓勇上前，一把推開擋在前面的上卿萬典，挨近紫姬的身邊，死皮賴臉的笑着說道：

『美人啊美人！寡人眞沒想到，妳是如此的英雄，如此的了得！寡人如果得到了妳，那眞是寡人的三生有幸，死而無憾了！』

當下一聽這話，金不古怒髮衝冠，咬牙切齒。紫姬更是杏眼圓睜，柳眉倒豎。她猛可伸手，一把捉住了新蔡侯的衣領，眞把他從地面上直拎起來。忍無可忍，劈頭便是一聲嬌叱：

『你說什麼？』

紫姬不但嚴詞詰問，尙且認眞動起手來。當時新蔡侯的這一驚，果然非同小可。他被紫姬一把拎起，雙脚離地，身子直在猛烈的抖顫，三十六顆牙齒捉對兒厮殺，那新蔡侯嚇得兩手直搖，聲聲討饒，嘴裏一個勁兒的在那兒苦苦央告：

『美人啊！有話好說，有話好說。求妳趕緊把寡人放下來吧！』

新蔡侯雖說身材矮小，畢竟也有幾十斤的份量，紫姬拎了一陣，難免也有點力乏手軟。聽他這麼求時，便把他重重的往地面一摜。用力之猛，險些把新蔡侯的大腿骨，給摜進腔子裏去了，痛得那新蔡侯蹲在地上哇哇怪叫。這一幕，來得突兀，去得也快。在場的八名新蔡侍衞見了，既來不及阻止，也趕不上搶救。見了他們主子的那副狼狽模樣，人人都覺得又是好氣，又是好笑。

唯有上卿萬典雙眉緊皺，快步上前，從地上扶起還在聲聲喊痛的新蔡侯。正容斂色，略帶薄責的口吻，轉過臉去向紫姬說道：

『我家君侯畢竟也是一城之主，一國之君！姑娘不得無禮！』

金不古餘慍未熄，紫姬却是怒火稍減。她聽萬典這麼說時，立刻反唇相稽的道：

『什麼一城之主，一國之君？萬大夫，你方才不曾見他那副醜陋的嘴臉，卑劣的行徑，居然會對一個有夫之婦，說出那種下流無恥的話來?!』

萬典心中明明知道一場糾紛，全是新蔡侯的過錯。這當兒只好裝聾作啞，默不作聲。他攙扶起猶在呻吟喊痛的新蔡侯，讓他仍舊回到他原來的位置居中而坐，替他滿斟一觥酒，請新蔡侯喝下去活絡血脈，暫止疼痛。然後，他再折回身來，往金不古和紫姬的跟前一站，繼續方才未竟的談判。他懇切誠摯的對金不古說道：

『使臣見示種種，足見貴公子殿下一行人之神勇，個個善戰。我不知公子殿下是否打算保住蔡姬夫人，再一次大破楚軍，直衝楚營？』

紫姬忙一伸手，攔住了金不古答話。由她自己，反問那上卿萬典道：

『萬大夫，聽你的口氣，莫非薳大司馬和陽匄的兵馬，已經追到新蔡來了？』

『豈祇追到新蔡，』萬典一聲苦笑，唉聲嘆氣答道：『貴國公子光殿下一行剛到不久，薳越、陽匄便合成一軍，接踵而來，將新蔡城投東往西的兩條大路，整整的給截爲兩段。如今新蔡城裏，已是四面楚歌，交通斷絕，城裏的人，連插翅也難飛！』

『難怪，』金不古不假思索，脫口出而的跟紫姬說：『妳我在從楚國邊境到新蔡城裏的路上，家家戶戶都門窗緊閉，連一個人影都不見。』

『那便是新蔡城郊百姓害怕楚軍來攻，』萬典插嘴答話：『全都逃到城裏來了。』

這時節，紫姬便輕咬櫻唇，稍一沈吟，方始說出她心中所定的主張：

『我們打算——，恭奉楚國王妃蔡姬夫人，請新蔡侯開城。然後，大張旗鼓，堂而皇之的一路投東，沿着東向的大路直奔吳國！』

萬典驚問：

『倘若薳越、陽匄出兵攔截？』

紫姬淺笑盈盈，望着一臉惶悚的上卿萬典，以石破天驚之勢，朗聲答道：

『只要我一出面，薳大司馬絕不至於再動刀兵干戈，他一定會像上次一樣，在萬般無奈中勒住兵馬，任讓我們揚長而過！』

萬典聽時，起先是滿腹謎團，儘在納悶；心想這位紫姬姑娘究是何方神聖，祇要她一露面，薳越、陽匄便會甘願違抗楚王的切切旨意，費無極的煌煌嚴令，任由楚王妃蔡姬夫人和伍子胥進入吳境。縱虎歸山，放鳥入林，勢將釀成來日的大患。却是轉念一想，由費無極聯想到費紫姬。他頓時就驀然醒悟，如夢方覺。他自嘲的打個哈哈，向金不古和紫姬雙手一拱的說道：

『二位請在這廳上稍坐，容下官啓奏敝國君侯，稍作商量，一會兒自有佳音奉告。』

說罷，便一個轉身，回到垂頭喪氣，嗒然無語，儘在那兒喝着悶酒的新蔡侯身畔。輕聲低語，跟他咬了一陣耳朵。金不古和紫姬但見新蔡侯茫茫然的點點頭，欠身起立，便跟上卿萬典到鄰室去了。

大廳上，紫姬先盤腿坐下，再伸手招招，笑靨迎人的跟金不古說道：

『來，坐下吧！我包准你一會兒就可以見到楚國主母蔡姬夫人了。』

金不古乖乖的跟了過去，屈膝一坐，只是心中還有十五隻吊桶七上八下，他著實弄不明白，紫姬的葫蘆裏，賣的究竟是什麼膏藥？

大廳鄰室，門窗緊閉，靜悄悄的不聞人聲，不見人影。上卿萬典亦步亦趨的將新蔡侯請到室中，在一張矮几之畔，居中坐定。然後關上房門，再回過身來壓低聲音的向新蔡侯奏道：

『君侯，你剛才險些釀成了大禍！』

新蔡侯一驚，酒意全消，他愣愣的望着上卿萬典，愕然問道：

『賢卿，你說的是……』

『君侯可知，那紫姬姑娘她是誰嗎？』

新蔡侯大惑不解的搖了搖頭。

『直到此刻我才明白，』萬典字字著力的答道：『她便是——楚國令尹，權傾朝野，陰險毒辣，時人爲之側目的費無極費大人的命根子，掌上珠，言聽計從，寵愛之至的獨生女兒費紫姬！』

一聽費無極的赫赫威名，新蔡侯不覺『啊——』的一聲驚喊，倒吸一口冷氣。他驚得目瞪口呆，舌撟不下。嘴裏喃喃的在說：

『怪不得，寡人看她貌若天仙，舉止落落大方，神情倨傲無比，談吐頤指氣使。心想那來如此尊貴高傲的千金小姐，原來她是楚國第一權臣，連楚王都忌憚他三分的費無極的女兒呀？』

趁此機會，上卿萬典及時進諫。他望着額上涔涔滴汗的新蔡侯說道：

『倘若，君侯迷於她的美貌，强行奪取，納她爲姬妾；試問，這一檔子事，要是給她父親費無極知道了，那又會是怎樣的一個結果？』

新蔡侯驚魂甫定，連連拍撫自己的胸脯，嗒然若喪的答道：

『說不得，那費無極他久居相位，大權在握，一旦曉得他的獨生愛女，被寡人强行奪來，只要他發了雷霆之怒，一聲令下，楚國兵馬，必定蠭擁而至，捲地殺來。莫說我性命難保，勢將身首異處。連寡人全家老小，外帶這新蔡城裏城外的將士百姓，多一半也會給那楚軍殺得屍積如山，血流成渠，寡人這小小的新蔡國，說不定就此亡在費無極之手！』

『君侯還想再要這花容月貌、體態婀娜的費紫姬費家姑娘嗎？』

『不想了，不想了，』新蔡侯連忙雙手直搖，一疊連聲的答道：『寡人再也不想要了！』

『倘若君侯貪愛美色，眞要紫姬姑娘，』萬典頓一頓，偷覰一下新蔡侯的臉色，方再往下說道：『不等還在郢都的費令尹費大人得到消息，起兵興師問罪；怕只怕，就在眼前，君侯就要自取滅亡，亡國亡家！』

新蔡侯倏然又是一驚，忙問：

『這又是爲什麼？』

『就在新蔡城外，統兵數千，嚴陣以待的楚國大司馬薳越，君侯可知，他又是誰嗎？』

『是誰？』

『紫姬姑娘的嫡親母舅！』

『眞的呀？』

『斷然不假。』

『啊——』的一聲，貪淫好色的新蔡侯險險乎聽得暈倒在地了。

『君侯莫急，君侯休慌。』萬典傴身向前，伸手扶穩新蔡侯搖搖欲墜的身軀，湊近祂的耳邊悄聲的說：『臣這裏已經得了一個兩全其美，一舉解厄的妙計。』

『大夫有什麼妙計？』新蔡侯果然勉定心神，迫不及待的追問：『務請大夫火速見

示，寡人準定一一遵辦就是。』

『先派一名膽大心細，能言善道的將校，充任君侯的專差，立刻潛赴楚軍主帥薳越的大營，爲君侯傳話，就如此這般的告訴他好了。……』

說時，萬典惟恐機密外洩，又一次附在新蔡侯的耳邊，嘰嘰咕咕說了一段悄悄話。聽得新蔡侯雙眉緊鎖，一臉困惑。他將信將疑的問道：

『然後呢？』

萬典答得十分之簡單明瞭：

『然後，當然照舊是依計行事了。』

新蔡侯緊接又是一問：

『那我待會兒又怎生回答那紫姬與金不古呢？』

『無需君侯開口，』萬典輕鬆的一聳肩道：『君侯旨意，自有微臣代爲宣達。』

新蔡侯仍然心事重重，愁眉不展的站了起來，語重心長的對萬典說：

『大夫，新蔡江山，得來不易，這千秋萬世的基業，城牆裏外數以萬計的百姓，以至於寡人的身家性命，如今是全在大夫你的肩上了！』

『君侯儘管放心。』萬典深沉的一笑，答道：『微臣世代居住新蔡，族人老小，也

有幾十上百口。所定之計倘非萬全，但爲自家着想，也絕不會貿貿然的提出來的。』

君臣二人商議已定，便雙雙起身，一道回到廳堂。金不古和紫姬一對夫婦，居然就在偌大廳堂之上談笑風生，旁若無人，一副鵲巢鳩佔，喧賓奪主的模樣。一見新蔡侯和萬典一君一臣，一前一後的從屏風後面出來，既不起立，也不抬眼閃視一瞥。祇由金不古漫不經意，大剌剌的問了句：

『你們兩個商議好了沒有呀？』

萬典一看金不古倨傲無狀，無人臣禮，簡直不把新蔡侯放在眼中心上，當下不由得氣往上撞，幾幾乎就要變色發作，當衆加以訓斥。却是轉念一想，方才新蔡侯委實不該見色起意，出語莽撞；難怪金不古、紫姬全都不齒其爲人，根本就不把他這一國之君看在眼裏。新蔡侯誠然是自取其辱。更何況當時新蔡處境更是外有楚軍圍城，內有公子光一行心腹肘腋之患。因而只好强自忍下了一肚子氣，先服侍垂頭喪氣，嗒然無語的新蔡侯居中坐定，自己仍然在新蔡侯右側垂手侍立。然後再打破僵窘，開口問那紫姬道：

『紫姬姑娘，妳可知道我家君侯，跟楚王妃正妃蔡姬夫人之間，平時是怎麼個稱呼？』

紫姬頭也不回的應聲答道：

『兄妹。』

『楚王妃和新蔡侯既然是兄妹，』萬典把握時機，再接下去說道：『兄妹情同手足，我家君侯就斷然沒有不爲楚王妃設身處地著想的道理。紫姬姑娘，妳道在下說得可對？』

不曾想到，萬典弄巧成拙，求榮反辱，他原想從紫姬口中，套出幾句對新蔡侯稍加許可之詞，適足以化解雙方之間的緊張態勢；尤且能讓新蔡侯扳回一點面子，且好勉强打點精神，重振君侯威儀。偏偏紫姬積忿仍在，氣惱難消。她正痛恨新蔡侯對她不敬於前，無禮於後，幾乎害她和金不古滋生誤會，夫妻反目；因而，當她聽到萬典在這樣問她時，當下便滿臉不屑，鼻子裏哼哼有聲，出語譏誚的答道：

『天有陰晴雨雪，人有賢良愚劣。新蔡侯果能念在手足之情，爲蔡姬夫人著想，蔡姬夫人早就平安無事的到了吳京，和我世子勝祖孫團圓；也不至於一連兩次，困在新蔡城裏，徬徨踟躕，進退失據。反而惹來楚軍雲集，新蔡陷於重圍，一國人心惶惶，草木皆兵，連新蔡侯自己，也在跼天蹐地，岌岌不可終日了。』

一席話，說得批亢擣虛，命中要害。不啻當衆揭了新蔡侯的瘡疤，甚且狠狠的甩了他一記耳光。使那在廳堂中央高高上坐的新蔡侯臉上，臉色由紅轉白，由白轉青，險些

就要當場發作，就地直跳起來。却是他身旁的萬典，曉得事關重大，不容『小不忍則亂大謀』。他連連的向新蔡侯直搖手，拋眼色，讓他盡力克制，咬緊牙關忍住。然後，再由他陪着笑臉，點入正題的道：

『方才君侯已經向在下有所明示，公子光既然專程前來迎迓蔡姬夫人，手下能人極多，曾經一連兩次大破楚軍；我家君侯說，只這便是天佑新蔡家門之幸。因此，定在明日吉時開城，請公子光殿下護送蔡姬夫人逕行入吳。』

柳暗花明，峯迴路轉，雙方方才還在劍拔弩張，怒目相向；不及一盞茶工夫，貪婪譎詐、膽小如鼠的新蔡侯，却又在叫他的首輔、丞相公然表示請公子光護送蔡姬夫人入吳了。新蔡侯的這一個決定，竟然和伍子胥當日的分析判斷，不謀而合！當時金不古、紫姬但覺驟聞佳音，喜之不勝』。一時間不及細辨新蔡侯跟那萬典是何居心，用意安在了。金不古陡然想起紫姬說過也許當天便能見到蔡姬夫人，一時興起，脫口而出的就問：

『倘若我夫婦二人此刻便想謁見蔡姬夫人，當面稟告種切呢？』

詎料，萬典的回答，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直截了當，乾脆已極的一句：

『那——在下這就爲二位帶路。』

於是，金不古便把握機會，更上層樓，再度啓齒問道：

『倘若公子光殿下，伍子胥將軍，他們也想在今天請謁蔡姬夫人？』

萬典的回答赫然竟是——

『閣下不妨請公子光殿下，和伍將軍這就過來。』

金不古想想還不放心，再試探的問：

『君子一言？』

『快馬一鞭！』萬典不假思索，應聲作答。末後又補上一句：『何況在下身爲新蔡上卿，自古以來：奉王命，大夫一言可決！』

喜得金不古和紫姬笑逐顏開，春風滿面。兩人不約而同的站了起來，由金不古雙手略略一拱，依舊不睬新蔡侯，朗聲的對萬典說：

『告辭！』

兩國相交，體制攸關。萬典縱然心中老大不願意，還得把不古、紫姬夫婦二人，送到新蔡侯府邸門外，雙方一揖而別。直到不古、紫姬雙雙騎上馬匹，一拎馬韁，驟馬直奔驛館。這才匆匆忙忙的趕回廳堂，稟報新蔡侯，君臣二人迅作種種部署。

從新蔡侯府邸到新蔡驛館，路途非遙，轉眼卽到。不古、紫姬滾鞍下馬，把馬匹交

給還在驛館門口嚴密把守的新蔡軍士。不古將兩匹馬的韁繩綰在一起，往一名新蔡小校的手中一遞，讓他去把馬匹牽回馬廐。兩夫婦興沖沖、喜孜孜的就往後進廳堂裏跑。

不古、紫姬一腳跨過廳堂門檻，放眼一看；——公子光、伍子胥齊肩並坐。伍忠、伍義、姬仁、姬禮雁序般分站兩旁。留守驛館的二主四僕，不但全在廳堂上等着，而且一見不古、紫姬的面，頓時便笑容可掬，雙手抱拳，連連在拱着向他二人道：

『恭喜恭喜！』

金不古先是一愕，掄圓了一雙大眼驚問：

『怎麼？你們都知道了？』

但見公子光和伍子胥不約而同的欠身起立，並肩迎向不古、紫姬。是公子光首先啓齒，他滿臉堆笑的一伸大拇指道：

『從紫姬姑娘定計之初，我就曉得二位必定是不辱使命，得勝歸來！』

『更何況，』伍子胥也插進嘴來說道：『你們一進廳門，就不難從你們臉上的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看得出來。你們此行，準是馬到成功，大有斬獲了！』

公子光正在憂心如焚，情急萬分，他忙不迭的向那金不古道：

『細節不妨稍後長談。不古，你先告訴我，交涉的結果如何？』

因而，金不古也就直截了當，開門見山的回答：

『請公子殿下和伍將軍，這就去見王妃娘娘蔡姬夫人。』

伍子胥一聽，主母相見在卽，危局大有轉機。一陣狂喜，禁忍不住的血脈僨興，熱淚盈眶。他斂容正色，整整衣冠，滿心虔誠的一揖及地，口中直在喃喃自語：

『多謝上蒼庇佑，我伍子胥千里逋逃，出生入死，如今總算有了點結果了。』

祝禱已畢，他才回過頭來向公子光道：

『殿下！我們是不是這就去見蔡姬夫人？』

公子光笑容滿面，深深點頭。那幾名侍衞姬仁、姬禮、伍忠、伍義，也是一個個的咧嘴直笑，不勝之喜。四名侍衞不待吩咐扭頭便走，他們到馬廐裏去把馬匹給牽了出來。——就在驛館的大門之外，恭候公子光、伍子胥一行上馬，直奔新蔡侯府邸。

一夜之隔，情勢大改。金不古、紫姬面折新蔡侯，再由新蔡侯和上卿萬典定下了『解懷驅蜂』之計。新蔡君臣，對於吳國專使公子光一行，不但敵意盡去，尚且前倨後恭，判若雲泥。昨日公子光、伍子胥等入城，雖說住入驛館，其實等於囚禁；而今朝公子光等人抵達新蔡侯府邸，新蔡侯却又顯然的待之以上國來使之禮；——府邸門前，盛陳兵衞，拾級而上，邸門大開。公子光率伍子胥、金不古、紫姬一行抵達；一抬眼便瞧

見新蔡侯和上卿萬典，正帶着新蔡文武，在石台階上列隊歡迎。一行八人相繼下馬，便有號角長鳴，權充禮樂，十六名新蔡將校，盔甲鮮明，井然有序的整隊而來，爲吳國上賓牽馬執鐙。與此同時，更有新蔡上卿萬典步下台階，滿臉春風，笑臉迎人。他向公子光一揖及地，自家唱名，高聲說道：

『新蔡上卿萬典，奉我家君侯之命，恭迎吳國公子光殿下一行！』

公子光眼見新蔡侯親自出迎之外，又派他的首輔之臣躬身迎到階下，也唯有『人以禮來，我以禮往』，堆起滿面笑容，向萬典雙手一拱，算是還過了禮。口中再謙遜幾句，便帶着伍子胥等七人，由萬典引路，登上石階。跟新蔡侯在大門口重新見過了面，又是幾句寒暄，新蔡侯便彬彬有禮，一團和氣的邀公子光和伍子胥等人先到府邸廳堂坐定。直到這時候，公子光方始感覺得出：新蔡侯已經認定他這個吳國專使的身分了。

侍者奉上了茶，公子光一開口便提起了正辦，他侃侃然的對新蔡侯說：

『昨日抵達貴國，蒙君侯命駕賁臨，先施之禮，姬光衷心感激；特遣隨從金不古、費紫姬答訪，面陳種切。又承君侯慨然應允，俯准姬光一行晉謁令妹楚國王妃蔡姬夫人，因此造次前來，還請君侯俯念姬光與伍子胥將軍不勝迫切企盼之情。派人叱名通報，早早引見。』

那新蔡侯一聽公子光這麼說時，當下便毫無難色，滿口答應的說：

『可以可以！公子殿下和伍將軍亟於謁見舍妹，寡人這就派人去把舍妹請出來，和各位便在這廳堂上相見。』

然而，最最急於見到蔡姬夫人的伍子胥，却在臉色一正，雙手一拱的說：

『不然不然！蔡姬夫人雖說是君侯的令妹，却也是楚國的王后，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的所謂「萬金之軀」。更是在下和這金不古、費紫姬的主母，依禮就該由我們前往謁見才是！』

那新蔡侯居然也能從善如流，立刻改口。當下便點頭依允的說：

『那麼，就煩萬大夫親自前往通報。再由寡人陪同列位前去謁見就是了。』

於是，公子光和伍子胥雙雙拱手道謝，新蔡上卿萬典立即告退，三步併作兩步的趕到府邸後進，蔡姬夫人的住處去通報。讓公子光一行都在廳堂等候。不一會兒，他又氣喘咻咻的奔了回來，斂容正色的向公子光和伍子胥說道：

『楚國王妃蔡姬夫人，有請吳國公子光殿下，楚國伍子胥將軍，率領隨從人等，前往後進廳堂會晤！』

公子光、伍子胥一致起立，躬身應：『是！』

形隻影單、孤苦伶仃的楚國王妃蔡姬夫人，愛子被戕，又橫遭楚王新寵孟嬴、奸相費無極的千方百計傾軋排擠，既不能見容於楚王，甚至難以在楚國境內，覓取一處容身之地。她乘隙逃出郢都，決心萬里尋孫，祇求跟她人間唯一的骨肉親人——芈勝再見一面。歷經千辛萬苦，流離顛沛，好不容易熬到了自己的故鄉。殊不知胞兄新蔡侯膽怯，深懼楚軍來攻，蔡姬夫人一怒之下，遠走楚國境內的鄖陽，暫且存身。然而，不出一月，費無極脅令陽匄步步進逼於前，更派妻舅大司馬薳越率部東來於後。蔡姬夫人一介女流，無兵無勇，竟然會在兩支楚軍的夾擊之下，腹背受敵，進退失據。因此，她在走投無路，又不甘心一死以退楚兵之際，萬般無奈，迫不得已，這才把心一橫，老老臉皮，再一次由鄖陽折回新蔡，上她的胞兄新蔡侯那兒去喘一口氣。

新蔡侯二度接待胞妹蔡姬夫人，處境比頭一次更險，形勢尤且倍加嚴重。因此他一見胞妹蔡姬夫人的面，便面帶重憂，不時長吁短歎，把楚軍遠來，純粹是爲蔡姬夫人一人而已，倘若不能得手，絕對不會就此罷休這一類的話，從早到晚，成天在蔡姬夫人的跟前絮聒。蔡姬夫人明知她胞兄的用意，分明是在下逐客令，要蔡姬夫人儘快離城遠去，以免他自己『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然而楚軍勢大，新蔡陷於重圍，蔡姬夫人祇要邁出新蔡城池一步，立即就有束手就擒，甚至就地處死的危險。此所以蔡姬夫人唯有

裝聾作啞，對新蔡侯的請她及早離城，讓兩支楚軍不戰而退的勸說敦促，一概充耳不聞，置之不理。使得新蔡侯情急萬分，偏又無計可施，却是在蔡姬夫人的深心之中，她何嘗願意戰火爲她而起。由她引來楚軍，攻陷新蔡，勢將生靈塗炭，新蔡亡國。故所以她整日價的在派出兩名侍婢——珍娥、珠娥，輪流的到外頭去打聽消息，偏偏噩耗之來，有如排山倒海，一會兒珍娥來說：薳越、陽匄的兩支楚軍業已合兵一路，一路勢如破竹的直逼城下；一會兒珠娥稟告：新蔡四城緊閉，城鄉百姓逃走一空。眼見楚蔡之間，大戰將起，蔡姬夫人審度情勢，明知噩耗之來，斷乎不假。在這危機四伏，生死間於一髮的緊急關頭，蔡姬夫人著實的急如熱鍋螞蟻。她甚至已經決定服毒自盡，一死以退楚軍了。便在這時，新蔡上卿萬典匆匆來報：

『吳王之兄，吳國公子姬光，從吳國遠來謁見夫人。』

當時，蔡姬夫人委實是如墜五里霧中，不知究竟。她也曾一疊連聲的在喊：『萬大夫！』請他說明原委，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然而，萬典一心早早折回廳堂覆命，他對蔡姬夫人的聲聲呼喊，置若罔聞。通報以後馬上就奔向前面大廳去了。留下蔡姬夫人，和她兩名忠心保主的侍婢珍娥、珠娥面面相覷。心中如有十五隻吊桶，在七上八下的懸着。

驚疑不定，滿腹謎團的等了好大半天。蔡姬夫人所住的府邸二進前院，忽然傳來雜沓匆遽的步聲；——這準是吳國公子姬光來了。蔡姬夫人嚥口唾液，勉定心神，內心滿佈疑雲，臉上却裝着雍容鎭靜。等到步聲逼近廳門，門外的兩名侍衞，雙雙伸手搴開珠簾。蔡姬夫人凝神一看，不由驚得呆了。

來者先是她的胞兄新蔡侯正堆着一臉的諂笑，伸手延請吳國遠來貴客，一一進入廳內。頭一個當然是吳王僚的專使公子姬光，人物軒昂，神采飛揚；第二位，竟然會是滿門被殺，恭奉太子建千里逃亡，施妙計，過昭關，名聞天下的楚國將軍伍員，字子胥；第三名，更是驚得蔡姬夫人，瞠目結舌，舌撟不下。心中在想：『怪了怪了，這楚國奸相費無極的獨生愛女費紫姬，怎麼也會跟公子光、伍子胥走在一處的呢？』

在新蔡侯的親自安排，引見之下，楚國王妃蔡姬夫人，權且借用新蔡侯的府邸，正式接見吳國專使公子光。公子光率領隨行衆人向蔡姬夫人行過了禮，他眼睛瞅着新蔡侯，聲若洪鐘，語調鏗鏘的說道：

『吳國公子姬光，奉吳國大王之命，越楚入蔡，恭迎王妃殿下入吳，以便殿下和世子勝早日團圓。』幾句話，既表明了自己此來的目的，也顯示了他勢將迎迓蔡姬夫人的決心。然而聽在蔡姬夫人耳裏，却由於她爲人祖母，愛孫心切，故所以蔡姬夫人一開

口，便急切的在問：

『本宮那個慘失父母、孤苦無依的愛孫芈勝呢？此刻他人在那裏？』

伍子胥在公子光的背後聽得分明，他頓時就上前一步，跪倒在地，向蔡姬夫人行了君臣相見大禮。回首前塵，不禁一陣傷心慘然，眼中汩汩的流下淚來，他在嗚咽梗塞的說道：

『臣伍員啓奏，世子勝平安無事。此刻住在吳國陽山之麓，太湖之濱，由吳國大王賜給田地，公子光解私囊代爲建造的一幢宅第裏。』

提起愛孫，蔡姬夫人難免椎心刺骨，老淚縱橫，感慨欷歔至於掩面啜泣的再問：

『這孩子，自幼多災多難，九死一生！今年該有八歲了吧！』

伍子胥再磕個頭，恭謹作答：

『是八歲。』

『可曾找個師傅，教他讀書？』

抬頭望一眼公子光，觸及了公子光眼神中的鼓勵意味，伍子胥方始磕頭答話：

『承蒙公子光一心愛護，多方照顧，給世子請了一文一武兩位師傅。喜得世子天縱聰明，勵志向學，因而進步神速！』

一聽這話，蔡姬夫人果然私衷大慰，笑逐顏開。她眼望着公子光，由衷懇摯的說：

『公子存恤孤兒，小孫受益匪淺。大恩大德，但願圖報有日！』

公子光忙不迭自家唱名，遜謝不置的說：

『姬光祇不過略盡棉薄，使世子學業不致荒廢，圖報二字，實不敢當。』

『伍員！』蔡姬夫人又轉過臉來，慈祥和悅，帶點傷感的對伍子胥說：『你滿門含寃負屈，家破人亡；不但不與楚國朝廷爲仇，反而恭奉太子全家，出生入死，千里逃亡，爲我楚國保全了芈勝這一支血胤，一脈正統。你的忠肝義膽，忍辱負重，本宮在郢都的時候早就聽說了。要說你此行事蹟足以驚天動地而泣鬼神，也不爲過。皇天不負苦心人，但願有朝一日，苦盡甘來，世子登基，我祖孫二人，定將重重的酬報！』

幾句肺腑之言，語語肫懇親切，直把一代人傑伍子胥，聽得盪氣迴腸，淚下數行。他一時感從中來，在地面連連碰着響頭，聲調悽越蒼涼的奏道：

『臣侍奉無狀，致使太子在鄭國慘遭殺身之禍，齊女夫人壯烈殉節。每每午夜夢回，深切自責，嗚咽涕泣，不知東方之已明。臣對太子、夫人負疚良深，委實愧對王妃殿下。如今王妃殿下不但不加切實，反而謬許盛讚，備予勗勉，說什麼來日重重酬報，誠然令臣不勝惶悚，無地自容！』

蔡姬夫人早在郢都幽居深宮，就已經把楚太子建在鄭國跟晉國奸臣荀寅聯手，密謀裏應外合，一舉滅了鄭國；因爲密謀外洩，被鄭定公誘入後苑一刀殺死。這一件當年震動中原的大事，打聽得一清二楚，因此她從無怪罪伍子胥之意。聽伍子胥痛哭流涕，引爲己責的這麼說時，她當下便堆滿一臉苦笑，抹去眼角的淚水，向伍子胥由衷懇摯的說道：

『太子在鄭，不該勾結晉臣，妄圖吞併東道之國。何況將軍你屢次苦諫，太子一概拒而不納，竟於私下秘密進行如故，致遭殺身之禍，只這便是太子在飛蛾撲火，自取滅亡，將軍你進忠諫，盡人事於先。擁孤兒、出重圍、保楚胤於後；自當今人言以至千秋定評，將軍赤膽忠心，可表天日，這又何罪之有？』

一番話，說得鞭辟入裏，鏗鏘有聲。使公子光在一旁聽來連連頷首，衷心佩服。暗忖這一位楚王妃蔡姬夫人委實是深明大義，熟諳事理，不失爲一位賢后。楚王居然不念夫妻之情，把她逼得上天無門，走投無路；甚至於還要置她於死地，手段未免過於苛烈。因而他在伍子胥再三磕頭稱謝，起身肅立一旁以後，便將他奉吳王僚之命，專程前來迎接，請蔡姬夫人入吳祖孫團圓，以及途中兩次遭遇楚兵攔截，幸好有專諸、金不古、紫姬智勇兼備，一一順利過關，以及蔡侯深懼楚國勢強，頗有將蔡姬夫人和他自己

一行，一併獻諸楚國大司馬薳越的企圖，乃至於紫姬、不古如何面折蔡侯，得了個新蔡開城，讓他們自行闖關返吳的經過；一五一十條分縷析，說了一個梗概。蔡姬夫人凝神傾聽，字字入心。她時而慨嘆，時而太息，時而熱淚盈眶，直到公子光說完，方始面容肅穆的站起身來，東向而立，向遠在東方吳都的吳王僚檢衽為禮，一臉虔敬的說道：

『吳國大王伸大義於天下，特請吳國王室貴人，拯我日暮途窮，行將就死之老婦於虎口之中。大恩不敢言謝，自當和幼孫芈勝，永銘五內，沒齒不忘！』

遙遙的向吳王僚道過了謝。蔡姬夫人再轉過身來，跟公子光藹然一笑的說道：

『明日舍弟蔡侯開城，公子殿下護送老身東去，勢將遭逢楚將攔截。老身此行，早已置生死於度外。因此是戰是和，如何通過楚將薳越的那一關，老身自當唯公子殿下之命是聽！』

公子光一聽，連忙躬身長揖，不勝惶恐的答道：

『王妃殿下言重，諒在下何以克當？』

這時候，伍子胥便上前一步，轉而向公子光雙手一拱的說道：

『公子殿下身為吳國迎迓專使，此行一應進止，當然得由殿下權衡裁奪！』

公子光當下，就矍然而起，斂容正色，雙手抱拳，做了一個四方揖，算是向在場的衆人先施一禮。然後慷慨動容的說道：

『脫樊籠，出虎口，危機四伏，死裏逃生。姬光既奉吳王之命，復承蔡姬夫人重托，唯有勉任艱鉅，有勞列位鼎力相助了！』

在場的人，由伍子胥領頭，齊齊的在蔡姬夫人和公子光面前列成一排，一致躬身應了聲：

『敬遵台命！』

公子光再向蔡姬夫人一揖，告過了罪，方始面向衆人，壓低聲嗓，面色凝重的說道：

『穿隙入吳，兵多無用。然而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當前我們正有兩道生死關口，出新蔡，退楚兵，廝殺隨時可起，狙擊防不勝防。因此，自出此門一步，我們勢必步步為營，時刻備戰，雖則祇有十一個人，也不能不作行軍部署。』

當下，他從容分撥，由他自己和金不古充任前部；紫姬領着姬仁、姬禮、伍忠、伍義，權作中軍；五名戰將護定了蔡姬夫人，和珍娥、珠娥兩名侍婢，伍子胥仗一柄劍，僅祇孤家寡人一個，公子光却要他擔任斷後，負責阻擋追軍。

小小的行軍隊伍部署已定，公子光便和蔡姬夫人、伍子胥聚在一處，先作緊急會商。——主從三人一致議定，惟恐蔡侯善變，夜長夢多，蔡姬夫人應該從速離開蔡侯府邸，同往館驛。大夥兒集中一處，等候翌日新蔡開城，投東而去。於是便由蔡姬夫人下令，命珍娥、珠娥立刻收拾途中應用衣物，將那些由楚京郢都相隨而來的一百二十餘名內侍，一概優給盤纏，遣回楚國，要他們在蔡姬夫人離開新鄭以後再走。然後，便由公子光、伍子胥、金不古、紫姬等人，簇擁着蔡姬夫人離了住處；回到蔡侯廳堂，去向蔡侯辭行。

蔡侯和上卿萬典正在廳上，佇候後面的消息。忽有侍者來報，蔡姬夫人帶了簡單行李，帶着公子光、伍子胥等人要來前廳辭行，當下不由愕了一愕。然而蔡姬夫人一行却不等蔡侯命人傳請，逕自繞過屏風直到蔡侯和萬典的跟前。上卿萬典抬眼一見，頓時便眉頭緊皺，脫口而出的問道：

『不是說好了的，新蔡要到明天一早，才能開城讓你們出去的麼？』

蔡姬夫人對這位倨傲無人臣禮的萬典貿然質問，根本置之不理。她神情冷峻，在她胞兄蔡侯的跟前一站，略帶譏誚的說道：

『兩度入新蔡，前後住了好幾個月，也不知道給兄長跟新蔡官民，帶來多少驚嚇，

添了幾許麻煩。既然楚國大兵壓境，新蔡草木皆兵，幸好吳王遣有專使來迎，愚妹這就斂衽告辭了！』

蔡侯對這位千里逃亡，未加援手，深感負之良深，無詞自解的胞妹，委實心有內愧，不敢面面相對。他勉强的扮一臉苦笑，埋下頭去，聲嗓幽幽的說道：

『彷彿上大夫方才說了。新蔡城門，要到明天一早才能打開。』

蔡姬夫人一聲冷笑的答道：

『兄長儘可放心，我此刻是去館驛，原打算等到明天開城再走。』

『啊——，』蔡侯一聲長吁，像是果眞放下了心來。又忐忑不安，囁囁嚅嚅的說道：『賢妹兩度入蔡，愚兄都在公忙，一直都沒有跟賢妹好好的敍敍……』

『敍敍大可不必！』蔡姬夫人毫不領情，一口回絕，漾一臉的鄙夷不屑，她昂昂然的望着蔡侯，侃侃然的往下說道：『一來，我被楚王所逐，楚軍追殺，纍纍然如喪家之犬，兄長値不當從我身上多添一份晦氣；二則，孟嬴奪位，愚妹出奔，如今我已不復爲楚王妃。無權無勢，無兵無勇。卽使兄長顧念手足之情，要跟愚妹說幾句體己話，對於兄長，畢竟也是一無用處！』

幾句話，說得字字血淚，句句沉痛，蔡侯聽了，神明內疚，兩頰脹成通紅，頭部低

俯近胸，他直在連聲苦笑的說道：

『賢妹，妳這話是打那兒說起？打那兒說起？』

『却是，』蔡姬夫人適如其時的提高聲嗓，打斷了蔡侯那支吾之詞。她在單刀直入的問道：『愚妹心中倒有幾句問話，就不知道兄長准不准我在這從此一別，永難再見的時候提出來？』

『妳提，妳提！』蔡侯果然便一疊連聲的答應。又再陪着笑臉，阿諛討好的添上一句：『愚兄正在這兒洗耳恭聽呢！』

『當年，蔡國爲楚所滅，』蔡姬夫人面容端凝，理直氣壯的問了：『兄長以老蔡侯遠支子弟，被楚王擁立爲新蔡侯；請問，在此其間，愚妹是否也略略的盡了點兒棉薄之力！』

『那當然，那當然！』蔡侯忙不迭的極口稱是，又裝出一副感激涕零的模樣說道：『當年，要不是楚王傾慕賢妹的國色天香，嫺淑端莊，迎娶賢妹爲楚國王妃；由賢妹在楚王駕前多方揄揚，極力推薦，連新蔡重爲采邑，封爲侯國都萬難實現。這獨據一方，南面爲王的蔡侯，又怎麼會輪到我頭上呢？』

蔡姬夫人當下便追問：

『聽兄長的口氣，這新蔡封侯，兄長登基，愚妹竟是還有點兒小小的功勞囉？』

蔡侯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的答道：

『即令要說這新蔡立國，愚兄位列諸侯，是出於賢妹所賜，其實也絕不爲過！』

把握機會，蔡姬便臉色一正的說道：

『既然如此，我便在這臨別之際，對於兄長，乃至新蔡官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那人物猥瑣，身材矮小的新蔡侯，居然也義形於色，胸脯一挺的答說：

『賢妹但有吩咐，這新蔡國裏，上起愚兄，下迄平民百姓，誓願唯命是從！』

衆人但見蔡姬夫人感從中來，一臉哀戚，兩眼閃閃的含着淚光，她在用悽越蒼涼的語調說道：

『愚妹此行入吳，前有楚國大軍攔阻，楚軍是在楚境，抑或業已深入新蔡，愚妹毫無所知。然而，即令愚妹一出新蔡，必死無疑，那麼，愚妹寧可死在這我生我長的故鄉地上。但願，殺我的是我夫家的兵馬，而不是我新蔡娘家的子民。』

說罷，蔡姬夫人的兩行熱淚，已在簌落落的直流下來。當時在場的公子光、伍子胥等人，無不深表同情，熱淚盈眶。那新蔡侯，更是慚愧無地，恨不能地面裂縫，鑽身下

去。當時，正如受了當頭棒喝，有如巨雷轟頂，張口結舌，不知如何措詞置答。偏偏蔡姬夫人心事已訴，話亦表明，她强忍熱淚，開口又說了一句：

『兄長，愚妹這就告辭，祇怕今生今世，再難與兄長相見！』

語訖，便仍舊由公子光、伍子胥一行人等簇擁，轉身離去。撂下了她的胞兄蔡侯、新蔡上卿萬典，如中雷殛，呆若木鷄。——足足過了好大半晌，天良乍被激發的新蔡侯方始回過神來。望一眼猶在一臉懊惱、搖頭感慨的萬典，一聲苦笑的問道：

『舍妹已經走了？』

萬典神情黯然，含含混混的答道：

『他們都到館驛去了。』

『楚將薳越那邊，你是否派人去知會了？』

萬典萬般無奈的點點頭。

『派的是誰？』

『行人馮忌。』

蔡侯背負雙手，繞廳蹀躞，深思長考好大半晌，方才站住脚步，毅然決然的下令：

『上卿萬典！』

『臣在！』

『寡人命你立刻派遣飛騎，趕上馮忌，命他立刻趕返新蔡。薳越那邊，不必再知會了。』

萬典臉上滿佈惶悚不安之色。他上前一步，附在蔡侯耳畔，悄聲回奏：

『君侯果然軫念令妹立國之功，動了手足之情，有心放過令妹一條生路。却只是，馮忌動身已久，此刻恐怕已經在楚將薳越軍中了。』

『你是說，一時無法追趕得及？』

『是。』

『那——，』蔡侯略一沉吟，方道：『舍妹自尋死路，執意入吳，寡人不便攔阻，確是無計可施。寡人之所以想要追回馮忌，也只不過不願舍妹死在寡人之手，落個手足相殘，不顧同氣連枝之情而已。』

『吁——』的一聲，萬典長長的吐了一口氣。至少，他暫且可以心安了。

便在蔡侯一念之轉，想要派人追回馮忌的同時，新蔡行人，專管朝覲聘問、對外交涉的馮忌，正在策騎飛奔，一馬衝出了新蔡邊境。臨到一處兩山夾峙，中間只有一條崎嶇危徑的楚國關隘。山高野闊，萬籟俱寂，前後一望，方圓十里不見人煙。馮忌單人一

騎，心虛膽怯，不由頓起悚悚危懼之感，所幸胯下駿馬，脚力不差，他便一拎馬韁，鞭那駿駙直上陡坡。他想立馬山岡，窮目力之所極，望一望那大隊楚軍究在何方。

陡坡上塵土盈尺，間雜着無數鵝卵大小的圓石。馬蹄到處，不僅踢起了蓬蓬沙土，連帶着也把那一塊塊卵石骨碌碌的踢下山去。馮忌連人帶馬才攀援到陡坡的一半，驀然，耳畔響起一陣捲地而來的鬱雷。轟隆之聲由遠而近，已使馮忌聽得出來那是萬馬奔驅的蹄聲。懷着乍驚還喜的心情，他緊勒韁繩，讓胯下馬在陡坡中央站定。

馮忌伸出右手遮陽，立馬山岡，極目向隘道那頭，東方來路眺望。乍一眼，便瞥見了黃沙滾滾，塵土飛揚，遮得東邊天際萬里晴空，都變成了一片迷霧昏黃，行人馮忌喃喃自語的說道：

『這一定是楚國的大隊人馬來了！』

如應斯響，果不其然，才衹一眨眼工夫，馮忌即已淸淸楚楚地瞧見；一角鮮明旗幟，一陣耀眼的兵器閃光，業已挑出了漫天的塵土之外。楚軍來得這麼快？馮忌陡然警覺，惟恐楚軍一衝而過，使他錯失了迎頭趕上的大好良機。他唯有慌慌忙忙，策馬重下山岡。

才到那處險隘的隘口，一眼又見一面大纛，正中大書一個『陽』字，大纛之下，約

有十餘名騎馬驍將，簇擁着一位渾身甲冑、威武雄壯的將軍，正在拍馬奔馳，投東而來。行人馮忌眼見大好良機當前，不容或失，他便在馬背上一聲高喊：

『新蔡行人馮忌，奉了蔡侯詔旨，有緊急大事，求見陽匄將軍！』

率部東來的楚將，果然便是陽匄，他跟他的貼身鐵衞，全都聽到了馮忌的喊聲。他右手一舉，下令麾下的人馬，一概就地停步。然後，他再策馬上前，謹愼小心再作一次喝問：

『新蔡行人，帶了多少人馬？』

『僅祇一人一騎，並無人馬！』

『可有兵器？』

『赤手空拳，絕無一刀一劍！』

於是，這位權充前部的楚國左司馬陽匄，方始伸手向後一招，招來了兩名鐵衞，三人行一前兩後，徐徐出列，直奔馮忌而來。

那一頭，新蔡行人馮忌，眼見陽匄馬到，頓時便滾鞍下馬，避過一旁。與此同時，正正衣冠，雙手一拱，一揖及地的說道：

『新蔡行人馮忌，參見陽大司馬，因啣蔡侯之命，有機密大事相告，請大司馬恕我

越境相迎，擅入貴國地界之罪。』

陽匄說道：

『馮大夫不必過謙，倒是我陽某甲冑在身，不克全禮，得請大夫海涵。』

馮忌一聽，陽匄分明是在告訴自己，他將在馬上答話，不再下馬行相見之禮了。因而，他便邁步直到陽匄的馬前，仰起臉來，簡明扼要的說道：

『蔡侯殿下命馮忌奉告，吳國公子光一行，已經擅自進入新蔡城裏……』

詎料，陽匄一開口，便單刀直入的問道：

『是一個人，還是九個？』

『八個。』

馮忌回答過了，但見馬背上的陽匄，眉頭一皺，又再問道：

『此刻他們都在那裏？』

馮忌應聲作答：

『新蔡館驛。』

陽匄注視馮忌有頃。但見他一副誠惶誠恐，必恭必敬的模樣，從而想知，新蔡城裏，自蔡侯以下，此刻必定是人心惶惶，如大難之臨頭。

因此他便深沉一笑，啓齒問道：

『蔡侯命你來此，是否專程知會本帥？請本帥直入新蔡館驛，捉拿楚國在逃欽犯？』

危急存亡，迫在眉睫之際，新蔡行人馮忌，倒還能靈機一動，他觸景得計，伸手指指點點這一座楚國毗鄰新蔡的要隘，滿臉堆笑的回答陽匄：

『蔡侯深知將軍東來，旨在截拿楚國在逃欽犯，因而特遣在下兼程趕來，奉告將軍：蔡侯已定明日黎明大開東門，將楚國欽犯一行驅逐出城！』

陽匄接口便問：

『蔡侯是要本帥在新蔡城外動手？』

『新蔡城離此還有五十餘里，』馮忌作股正經，借箸代籌的說道：『將軍麾下人馬遠道而來，鞍馬勞頓，何不在貴國要隘暫且紮營，小作休息。明日午後等貴國欽犯一行逃到此地，不愁他們不一一束手就擒！』

陽匄凝神一想，打了個哈哈說道：

『本帥明白了！蔡侯派你前來，原是要你攔住我帳下的這一支人馬，不讓我們進入新蔡，驚擾了蔡侯家小和新蔡百姓！』

馮忌被陽匄一語道破了心事，倒也不驚不懼，他笑吟吟的望着陽匄，拱手答道：

『將軍智珠在握，洞見新蔡君臣民軍肺腑，在下唯有五體投地的佩服！敝主蔡侯確曾說過：楚王妃一行出城以後，唯有東行入吳，別無他途。因此才敢命在下來請將軍就在楚境歇馬守候！』

陽匄伸手一捋頷下長鬚，問道：

『却是有一樁，萬一楚國欽犯明知薳大司馬和本帥正在率領大軍東來，他們不甘自投羅網，便在抵此要隘之前，改了方向，繞道而逃，那本帥在此苦候，豈不成了刻舟求劍，守株待兎嗎？』

然而馮忌早有成竹在胸，他雙手抱拳，再向陽匄一揖，應聲答道：

『這一點，儘請將軍放心，蔡侯早有部署，明天一早，一俟貴國欽犯出城，敝國自當派遣人馬，在後押送，絕不容許臨時改道！』

那陽匄又是一聲追問：

『倘若楚國欽犯求生心切，拚死衝突，新蔡人馬一時攔截不住，叫他們就此遠颺了呢？』

馮忌一聽這話，頓時歛容正色，慷慨昂揚，盡力的一挺胸道：

『將軍如果不信，在下儘可留在將軍左右，暫充人質。倘若新蔡人馬不克押送貴國欽犯前來就縛，在下自己爲將軍砍下這顆頭來！』

詎料，陽匄聽了竟會哈哈大笑，臉色一變而爲和悅可親。他也向馮忌抱拳爲禮的答道：

『閣下如此慷慨義烈，本帥當然相信得過，人質一說，太過言重了。閣下這就請回，還請上覆蔡侯，本帥決定依計行事。明日午後，只要一人無缺的逮到了楚國欽犯，薳大司馬和本帥班師回朝，蔡侯從旁協助之功，自當奏報大王，少不得大王另有懋賞！』

一場兩國之間的嚴重交涉，至此順利完成。新蔡行人馮忌心花怒放，笑容滿面。他再一次一揖及地，向楚國司馬陽匄行禮與辭。陽匄却在馬背上略一拱手，算是答過了禮。眼望着馮忌翻身滾鞍上馬，猛加一鞭，胯下駿駒嘩啦啦的撒開四蹄，直奔新蔡而去。

與此同時，新蔡城裏，偌大館驛，正有新蔡侯神明內疚，愧對胞妹楚王妃蔡姬夫人，命人送來一桌豐盛的酒席，還假惺惺、獻殷勤的叫來人向蔡姬夫人請示，說是他自己當晚想要前來赴宴，給蔡姬夫人和公子光等人餞行。蔡姬夫人却積怨已深，不顧相

見，大義凜然，斬釘截鐵的答道：

『請上覆家兄：兄長與我骨肉相殘，手足之情已斷，還是從此不再見面的好，請兄長自此把我當作路人看待就是了！』

來使滿面慚惶，駭汗如雨的辭去覆命以後，蔡姬夫人便命珍娥、珠娥兩名侍女，分別去請公子光、伍子胥、金不古、紫姬和姬仁、姬禮、伍忠、伍義前來入席。由於翌日一早就得啓程，而一出城門以後必然是前有楚將，後有蔡軍，還不知道會有多少場廝殺，是否能人人保住性命；因此，一席酒吃來悶悶悒悒，落落寡歡，彷彿每一個人都懷着老大的心事。尤其是公子光直在心中暗想，必得過了明日的那一關，才說得上是再世爲人呢！

衆人食罷，自有館驛僕役，前來收拾剩菜殘羹，杯盞碗筷。公子光便命珍娥、珠娥，服侍蔡姬夫人就寢，再吩咐姬仁、姬禮、伍忠、伍義，輪流值夜，以防萬一。然後他衝着伍子胥等人一笑，低聲說道：

『明日大敵當前，鏖戰在所難免，今夜我們還是早早安歇，養足精神，準備明日斬將過關！』

伍子胥、金不古、紫姬三人，異口同聲，應了聲：『是！』旋即遵令各自回房。次

日一早，相率起身，衆人先在前廳會齊，檢點各人兵器。伍子胥身在異邦，不忘君臣之禮，還領着不古、紫姬、伍忠、伍義到楚王妃蔡姬夫人住處，叩首請安。就便迎着蔡姬夫人、珍娥、珠娥一道出門。臨到廳上，早有新蔡上卿萬典遣人來報：新蔡城門已開，衆人可以啓程了。公子光點點頭，說聲：

『知道了。』

便和伍子胥等人，前後簇擁着楚王妃蔡姬夫人，大踏步走出驛館，來到大門口。公子光走在頭裏，步步爲營，時刻小心。他放眼四望，一連多日在驛館門口嚴密戒備的大隊人馬，居然會全部撤走，一個不留；大街之上，家家戶戶關門上閂，街心之中，空蕩蕩的不見一個人影。當時公子光還有點驚疑不定，便悄悄的去跟伍子胥耳語，低聲問道：

『將軍你看，這驛館周近一人不見。但却在一片靜謐之中，隱隱的似有無限殺機。是不是——那新蔡侯和萬典，又有什麼陰謀詭計？』

伍子胥却在一聲冷笑，雙肩一聳的答道：

『此刻新蔡城裏，外有楚國大軍壓境，內有我們這一批心腹之患。在蔡侯和萬典的心目之中，誠所謂：「接神容易送神難」，正巴不得我們快快離城。依我看來，縱使他

們包藏禍心，胸懷叵測，也斷然不會在這京師重地，新蔡城裏動手！』

公子光凝神細想了想，伍子胥的話果然不差。便連連頷首，欣然讚可的說道：

『唔！將軍爲蔡侯設身處地着想，所料甚是。俗話說：「困獸猶鬥。」蔡侯當然不願他這京師要衝成爲血戰之場。眞要動手，也必定是在城外險要之地，譬如說，預先安排一支伏兵……』

一語未竟，早已被在他背後的金不古聽了個一淸二楚。他劍眉一掀，眼珠滴溜溜的一轉，拉開嗓門，放言無忌，高聲嚷嚷的道：

『公子殿下！伍將軍！在下方才靈機一動，想出了一條妙計！』

金不古一嚷，嚇得公子光連忙雙手直搖，頻頻向他使眼色的叱道：

『莫嚷！莫嚷！可別驚著了王妃殿下，還有那兩位小小年紀的姑娘！』

金不古天眞未泯的吐了吐舌尖，使得公子光和伍子胥全都情不自禁的失聲笑了起來。不古趁勢走到公子光、伍子胥的中間，壓低嗓門悄聲的說：

『我們何妨乘蔡侯朝廷不備，推說王妃殿下要去跟蔡侯辭行，乘他們兄妹二人行禮答禮之際，亮出兵器，一擧挾持蔡侯。——能把蔡侯逮在我們手中，既可以順利出城，又可以喝退伏兵！』

『出生入死，不妨行險徼倖。』公子光目光烱烱，直勾勾的望着伍子胥道：『金不古的這一假途滅虢，金蟬脫殼之計，倒不失爲蘄求自保之道！』

却是，伍子胥直在使勁的搖頭，他臉色一沉，義正詞嚴的說道：

『不可，不可！萬萬不可！一則，直到此刻爲止，蔡侯依然以禮待我，大開城門，送我出城，於情於理，並無不合。如今我們反而只顧安然脫險，乘他不備，挾持一國之君；不但與新蔡君民結下了深仇大恨，尤其不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行徑！』

伍子胥方自歇口氣，公子光便忙不迭的問道：

『將軍，其二呢？』

『其二，』伍子胥頓一頓，方道：『雖說王妃殿下已經表明，她和蔡侯業已斷絕了手足之情，說出了從此不再見一面的話；然而，臨到蔡侯的生死關頭，同氣連枝之誼必將油然而生。到那時候她一聲令下將蔡侯放了，你我又將如何是好？』

行險徼倖，一時權宜之計，畢竟敵不過伍子胥的一團正氣。聽了他鏗鏗鏘鏘，擲地有聲的一篇大道理，公子光唯有滿臉苦笑，一聲長歎，無可奈何的說道：

『依將軍所見，我們只有鼓勇向前，隨機應變，走一步算一步了？』

『當前處境如此，』伍子胥雙手一拱，恭謹答道：『我們祇好冒險一試，雖千萬人

吾往矣。請殿下這就下令，啓程東行！』

公子光點頭應聲：『好吧。』右手一擧，頓時便是一聲令下：

『上馬！』

衆人霍的上馬，穩坐馬鞍。唯有珍娥、珠娥鑒於楚王妃蔡姬夫人多年不曾騎過馬了，兩姊妹一左一右，伸出柔嫩潔白的雙手，把蔡姬夫人扶上馬去。然後才各自跨上了自己的馬匹。

按照昨夜公子光所定的行進序列：金不古和紫姬並駕齊驅，雙雙在前；引領着公子光和姬仁、姬禮、伍忠、伍義，五人五騎護定了蔡姬夫人跟珍娥、珠娥兩名侍女，伍子胥騎馬仗劍殿後。一支小小的隊伍，嚴整有序，首尾相貫，緩緩的馳向新蔡東門。一路上，依舊是冷冷清清，闃無聲息。然而八名久歷戎行，或則身懷絶技的戰將，公子光、伍子胥、金不古、紫姬、姬仁、姬禮、伍忠、伍義，却人人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時時刻刻都在提防新蔡兵馬發動突襲。——偏是一路平安無事，一行人匕鬯不驚的到了新蔡東門。

金不古抬頭一看，新蔡東門果然城門大開，自城上以至城下，依然不見一個人影，他轉過身來向紫姬露齒一笑，心中略略放寬了些。與此同時，他高高的擧起了右手，只

這便事先約好的暗號，公子光一眼看到，當下又是一聲喝令：

『整隊出城，直奔吳境！』

金不古在前列聽到了，側過臉去向馬背上的紫姬交代一聲：

『我先走一步，妳隨後就來。』

紫姬點點頭，應了聲：

『也好！』

於是金不古便一蹬馬腹，胯下馬奮鬣揚蹄，一聲長嘶，勁矢也似的筆直奔出新蔡東門。乍出城時，金不古兩眼忙向左右一掃——這一瞥之餘，居然讓他驚出了一身冷汗。忙勒馬韁，急速止步。急驟之間，胯下駿駒居然長嘶人立，金不古便在這一刹那高聲大叫：

『停！』

金不古馬後的蔡姬夫人一行人等，一聽『停』字號令，立刻收韁止步。唯獨紫姬，委實太不放心金不古了。她奮不顧身，驟馬上前，鏘的一聲，拔出腰間寶劍。劍、馬、人，電光石火般趕到不古身邊。看得金不古著急萬分，驀然一聲大叫：

『紫姬小心！』

紫姬却不答話，跟不古並鞍一站，放眼一看，新蔡東門左右城廂，竟然是旌旗飛舞。旌旗之後，又挑出無數刀尖矛尖，映在初升的旭日之下，四散迸射出耀眼金光。紫姬當下便一聲冷笑道：

『說什麼大開東門讓我們走，這心懷鬼胎的蔡侯，果然設下了埋伏！』

紫姬一語方竟，城廂右側，忽的爆出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磔笑，嘿嘿嘿的笑過半晌以後，又是一個聽來很熟悉的聲音在朗聲說道：

『紫姬姑娘，妳千萬別錯怪好人，我們在此恭候，絕對不是埋伏！』

『恭候？』紫姬反唇相稽，發出一連串的冷笑。她正眼也不瞧究竟是誰在答話，粉臉一揚，昂昂然的說道：『恭候也好，埋伏也罷，此刻你總該出來打個照面，說明來意了！』

『遵命！』

來人高聲的一應，金不古、紫姬斜睨着眼睛望去，只見城牆右廂蔡軍陣裏，旌旗兩下分開，馬隊斜向兩旁，讓出陣中的一條大路。鸞鈴響處，來人越走越近，直至臨近身邊，居然會是新蔡的上卿萬典。他一身甲冑，手執一柄長桿大砍刀，胯下一匹白額烏騅馬，笑吟吟的來到不古、紫姬的跟前；開口便說：

『在下奉了儆上蔡侯之命，專程率隊前來，護送蔡姬夫人一程！』

金不古身爲小小隊伍前部，果然中規中矩，一舉一動，悉遵兵法部勒。他先扭頭面向紫姬，使個眼色，悄聲的吩咐她說：

『快到後面報信，請公子殿下下令，一體備戰。隨時準備一衝而過！』

『是！』

紫姬應聲作答，撥馬便向來時路上走，穿過城門去向公子光報信了。這一頭，金不古故意拖延時間，策馬上前，問那劈面相對的萬典道：

『大夫護送，帶來多少人馬？』

『五百騎兵。』

金不古便在馬背上雙手一拱的道：

『勞師動衆，承情之至，但不知大夫奉令，要送到那裏爲止？』

那萬典簡潔之至的答道：

『楚國邊境。』

『這麼說，大夫要送我們五十多里了？』

『不錯！』

說時，紫姬已經親赴後隊，向公子光、伍子胥稟明種切。公子光當下便要允准金不古所謂，下令整隊衝出新蔡城外，擺脫萬典的羈絆；伍子胥却機智深沉，略一沉吟就得了一個計較。他暗中伸手向公子光搖搖，附在他的耳畔低聲說道：

『殿下，此刻還不到衝鋒陷陣，拚死廝殺的時候，何妨留下新蔡這支護送的人馬，除非緊要關頭，也許還能派上用場。』

公子光一時無從問起伍子胥究竟有什麼神機妙算，他只是一向對伍子胥言聽計從，絕無違言。因而便不假思索的點了點頭，再跟子胥雙手一拱，意思是自此悉聽子胥的指揮調度。——伍子胥轉過臉去命那紫姬：『妳還是先去城外跟不古會合！』等到紫姬連聲答應撥馬往回走了，伍子胥這才一聲令下：

『整隊出城！』

衆人齊齊的答應一聲：

『得令！』

便按照先前所定的行進行列，井然有序的全隊出了新蔡東門。伍子胥在馬背上躬身作揖請公子光護定蔡姬夫人，自己拍馬上前，和不古、紫姬並轡立馬，滿面春風的向那守候着的新蔡上卿萬典說道：

『蔡姬夫人多蒙蔡侯關愛，殷殷護送，只是有勞大夫和所部將校了！』

萬典一聽，這分明是伍子胥在代表蔡姬夫人，應允他這五百人馬護送，至少免了一場相當難辦的交涉。便也放下心來，笑逐顏開。興冲冲的跟伍子胥拱手答禮，神情藹然的朗聲答道：

『敝上手足情深，無非聊表寸心而已。在下奉公差遣，自當竭盡心力，將蔡姬夫人一行，平安無事的護送到楚國邊境爲止。』

『那麼，』伍子胥應聲作答，伸手一延：『就請大夫的人馬先發！』

當時，萬典也曾凝神一想，自己手下有五百名驍卒，伍子胥一行只不過一十一騎，尚且有蔡姬夫人和兩名侍婢三個累贅。不論先發後發，走前走後，對方似乎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尤其蔡侯派他率隊護送，當時先已說明，只是爲了押送蔡姬夫人一行出境，防止他們猝遇楚軍攔截，可能會企圖逃生，再往回走；便讓他們跟在後頭，臨到楚國兵馬之前，儘可以擺開隊伍驅使他們自投羅網，束手就縛。萬典一想到這些，但覺心中坦然，了無掛慮，因而也就點了頭，大大方方的答應了。殊不知，這一答應正好中了伍子胥的錦囊妙計。不但叫他損兵折將，有辱使命而還，甚至於險險乎丟了自己的腦袋。

趁着萬典騎在馬上跑前跑後，忙於調兵遣將，發號施令，指揮他那五百人馬整隊先

行，向東進發，伍子胥把公子光、金不古、紫姬、伍忠、伍義、姬仁、姬禮七名戰將，全部集中一處；由他壓低聲嗓，面授機宜，他開宗明義的啓齒說道：

『蔡侯派兵護送，我正好藉此機會，來上一次驅羊就虎之計！』

縱然莫測高深，不知究竟。金不古依舊領着衆人，高聲的一應：

『是！』

『此去是我們的來時舊路，』伍子胥兩指一叠，娓娓道來：『往東五十餘里，便是楚、蔡兩國的交界之處。不古，你還記得當地的地形嗎？』

金不古得意的一笑，不假思索的答道：

『怎不記得呢？將軍，那楚蔡兩國交界之處，正好是蔡國一片平陽，接上了楚國兩山夾峙，形勢險惡的一處要隘！』

『我敢斷定，楚軍的前部，司馬陽匄，』子胥斬釘截鐵的說：『就在那一處要隘埋伏，想把我們像甕中之鼈般的手到擒來！』

自公子光以次，衆人齊同一致的深深點下頭去。

『不古！』

『在！』

伍子胥深沉的笑着，再問他道：

『你可記得，楚國西境要隘前面，還有一座百十尺高的小山？』

『這——』金不古伸手搔頭，苦苦的想。他始終記不起要隘之前是否還有一座小山了。

公子光打個哈哈，接口便說：

『將軍事事留心，觀察地形，眞稱得上是洞徹入微，鉅細靡遺。那一座小山，高百十尺，周匝才里許，距離要隘，却有三兩里遠。從大路上望過去，簡直彷彿一座農家的草堆。』

伍子胥正色的望着金不古，大有教訓意味的一字一頓說道：

『然而，今天我們在楚蔡兩軍的夾縫之中，如果想要絕處逢生，脫穎而出，行我這條驅羊就虎之計，就唯有依靠這座小山。』

說得金不古滿面慚惶，低下頭去，深愧自己當時不曾多看一眼，認出那座農家草堆似的小山來。這時候，伍子胥才說出了他的胸中計較，悄聲的吩咐衆人——

『這一路，直到楚國邊界那座要隘爲止，我們不妨整隊而行，緊緊跟在萬典那五百人馬的後頭。臨到要隘之前，列位務必要留意我的號令，等我令下，便快馬加鞭，策騎

飛奔，儘快的奔向那座小山！』

伍子胥一口氣說到這裏，戛然而止，從此箝口不語。令衆人抱着一個悶葫蘆，不知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只是伍子胥頒發軍令，一向如此，連公子光都不便追問，因而只好等到臨時再看究竟。恰好，萬典一馬當先，他的那五百人馬已經在整齊列隊向東進發。伍子胥看得眞切，又是一聲令下：

『列隊向東！』

於是，金不古和紫姬雙雙驟馬向前，跟萬典的後隊首尾相連。公子光親率四名家將護定蔡姬夫人，伍子胥一人一騎殿後。這一支小小的十一個人的隊伍，從此踏上了危機四伏，生死莫測的旅途。

那蔡國上卿萬典，率領着五百名精壯人馬，躊躇滿志，得意洋洋，押解緊隨在後的蔡姬夫人、公子光一行，逕向蔡楚邊境，楚國要隘進發。心想只要把他們押送到邊界，眼看着他們投入虎口，束手就縛，自己就可以回到蔡侯跟前去交差。蔡國居民空前未有的一次大難，從而迎刄可解，化弭無形。然而，正當他騎在馬上，極目遠眺蔡國的那一座小山岡，楚國兩山夾峙的險隘業已在望，他正長長的吁一口氣，自言自語的說了句：

『總算平安無事的過了這一關！』

驀的，便在大隊人馬之後，公子光護送蔡姬夫人的那一支小小隊伍裏，突如其來爆出了一聲山應谷響，天地皆驚的號令：

『衝啊！』

萬典在馬背上愣了愣，心中細細分辨那大出意外的號令，彷彿是再也熟悉不過的伍子胥的聲音。——電光石火，與此同時，又聽到自己的後隊響起一片亂哄哄、嘈雜雜的叫喊：

『不好了！吳國人馬在逃了呀！』萬典大吃一驚，撥轉馬頭忙去看時，但見緊隨在後的吳國小隊，首尾相啣，如同毒蛇吐信，寶劍出鞘，十一匹馬四十四隻銀蹄，奔騰衝刺，在黃土地上揚起了遮天蔽日的滾滾黃塵，果眞是那足智多謀、神機妙算讓人莫測高深的伍子胥；他在自己的大隊之後一聲令下，十一人十一騎就此扭轉馬頭在向那座山岡飛奔而去。當下的萬典這一驚，委實非同小可。他鏘的一聲拔出腰間寶劍；頓時又是厲聲喝令：

『追！』

五百名蔡軍馬隊，久經訓練，士飽馬騰，一聽萬典下令急起直追，立刻便齊齊的喊出山搖地動、鬼神皆驚的連聲吼叫：

『追啊！殺啊！』

於是公子光一隊吳軍在前，萬典的五百馬隊在後，蔡楚邊境的荒郊野外，一片平陽，頓時便殺聲盈野，蹄聲捲地如雷，蔡國馬隊啣尾急追，萬典和五百名軍士但覺風聲悽厲過耳，眼前烟塵漫天，幾幾乎伸手不見五指了。這時候，公子光、伍子胥一行已經策馬飛奔到小山坡下，再要向前，眼看着就要無路可走。而蔡國人馬又在追風逐電般緊跟着而來，誠所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却又是破釜沉舟，背城借一。便在這九死一生，間不容髮的當兒，吳軍隊裏衆人只聽到伍子胥又是一聲喝令：

『回馬廝殺！』

於是連同公子光在內，吳軍隊裏人人精神陡長，眼睛一亮，拉開嗓門竭盡所能的應了聲：

『是！』

齊同一致，撥轉馬頭——衝鋒陷陣，折身決盪的陣勢早就由伍子胥在一路上匕鬯不驚，從容部署的安排妥當。蔡國兵多，吳方人少，何況還有蔡姬夫人、珍娥、珠娥三大累贅。伍子胥唯有行險僥倖，企圖萬一。他將能够上陣廝殺的公子光、金不古、紫姬、伍忠、伍義、姬仁、姬禮一概調在前鋒，讓這八人八馬，八件兵器，先在蔡軍大隊裏殺

出一條血路，再由蔡姬夫人、珍娥、珠娥三位手無縛雞之力的女流，亦步亦趨，緊跟着走。——伍子胥這凌厲直前，孤注一擲的陣仗果然奏效。萬典能征慣戰，五百名蔡軍原經千挑百選得來，也算得上是精銳之旅，却祗是，此行奉命原爲押送，誰都沒有出生入死，交兵接仗的打算，更何況伍子胥的這一驅羊就虎之計，更是神鬼莫測，變生肘腋。萬典和他手下再也不曾料到吳軍小隊竟會突如其來的衝向小山，又神出鬼沒的折身殺了個回轉，因而當伍子胥、公子光等八人成一橫列的惡狠狠殺到，頭一個便是領隊的上卿萬典給驚得手足失措，頭皮發麻。他脫口而出的喊了聲：

『哎呀，不好！』

一陣心慌意亂，心茫茫然，那萬典竟顧不得舉起手中寶劍，迎向伍子胥的那一劍劈向頭頂心；蔡國上卿萬典直嚇得撥轉馬頭便走。主帥一逃，五百名蔡軍人人喪膽，個個失魂落魄，也學那主帥萬典發聲驚喊，三十六計走爲上策。紛紛的拍馬轉身直跟着萬典狂奔急走，轉眼間便形成了個主客易位，情勢大變，起先是五百名蔡軍在追一十一名的吳國小隊，此刻反倒是吳國的小隊伍把五百名蔡軍追得狼奔豕突，落荒而逃了。

伍子胥的驅羊就虎之計是否能够順利告成，端在那突入戰陣的八人八騎是否追得急，撐得緊。而使萬典和他手下除了直奔楚國險隘之外，就來不及另循他路逃生。此所

以伍子胥早已暗中囑咐，八人八騎必須窮追猛趕，奮力衝突，萬萬不可使五百蔡軍能有喘一口氣，再撥一次馬首的機會。伍子胥、公子光、金不古、紫姬，乃至於四名家將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宛如出柙猛虎，入海蛟龍，八名驍將，八支寶劍寒光四射，舞起風聲呼呼，儘在落後的蔡軍頭頂心上盤旋，五百名蔡軍嚇得心驚膽顫，魂飛魄散，一路上只顧得策馬前奔逃生，急切間那顧得擇路？如此這般，一支由萬典率領的蔡軍，便自然而然的被攆進了楚國那一座兩山夾峙，兩旁都是懸岩絕壁，偏還有陽匄一支人馬在嚴陣以待的楚國險隘。

楚國猛將，官拜左司馬的陽匄，正率領一千名精兵，守候在楚蔡邊境，楚國險隘的隘口。一大清早，就將手下人馬部署在險隘前端。自己正在中軍大帳休息養神，忽有一名小校報來：

『啓將軍，蔡國方面有人前來！』

陽匄他大踏步走出中軍帳外，便有帳前小卒，牽來他的座騎。陽匄身手矯捷，就地一躍，縱身上馬，安安穩穩的坐在馬背上四面一望，一千人馬，完全按照他的兵法部勒，在險隘設下埋伏，也分左、中、右三部。左右兩側山岡半山腰上，各有兩百騎兵，立馬橫戈，屏息待命。堵住險隘隘口的六百名馬步各軍，排列成行，陣勢嚴整，一概的

箭上弦，刀出鞘——隘口馬步各隊聽見陽匄胯下座騎的鑾鈴叮噹，心知主將到了，不約而同，分向左右讓開了一條大路。陽匄便一蹬馬腹，領着兩名偏將，八名侍衞，來到險隘隘口的本陣之前。

陽匄在馬背上挺直腰幹，伸手眉頂遮擋耀眼的陽光。他朝正西方向，蔡國境內西來東向的大路上一望——起先是萬馬奔騰濺起的泥土灰塵直沖雲霄，分明是有大隊人馬正在朝着本陣飛快的奔來。這一支人馬來得好快，轉眼間便聽到了馬蹄踐踏響起的捲地焦雷般巨響。

陽匄起先愣了一愣，繼而一想，不由又對伍子胥的神機妙算，佩服得五體投地。驅蔡軍而擋頭陣，移花接木，然後金蟬脫殼。不但蔡姬夫人得能從容走脫，同時也給自己找個縱放要犯的藉口。因此他頓即下令：

『火速派人稟報大司馬，就說蔡侯鬼蜮伎倆，蛇蠍心腸。明說押送欽犯前來，其實是傾城而出，在爲欽犯開路，請大司馬準備應戰！』

陽匄身畔的一名掌令偏將，聽清楚以後，立刻便高聲答應：

『末將這就去了！』

然後，撥轉馬頭，一陣狂飇般奔向來時路。

陽匄的將令方下，蔡國上卿萬典和他那五百人馬，一時無法控轡轉向，硬生生的給公子光、伍子胥等一十一人、一十一騎逼到了嚴陣以待的楚軍行列之中。雙方根本就來不及打話。那陽匄直恨得牙癢癢的，青天霹靂般聲聲暴喝：

『新蔡蕞爾小國，也敢施展狡計，襲我楚國大軍，本帥叫你認得楚軍的厲害！』

喝時便驟馬上前，挺槊直取萬典。那萬典正在一路飛奔，惶惶然、茫茫然的也不知怎的衝進了楚軍陣裏。陡然瞧見半截黑塔般的陽匄一聲暴喝以後便惡狠狠的殺到，陽匄一心置來將於死地，一柄長槊毒蛇吐信般直取萬典的面門，嚇得萬典哇哇怪叫：

『哎呀，這下不好了！』

連忙雙手舉起長桿大砍刀來迎，刀槊相交，鏘的一聲響，濺起了一簇金星，直把萬典震得兩手痠痲，不由自主的再發聲喊：

『好厲害！』

卻是，一眨眼間，陽匄的第二槊又到，萬典陡覺生死決於俄頃，將一身的熱汗驚作了冷汗。當下不敢怠慢，唯有打點精神，跟楚國驍將陽匄展開了一場性命相搏的惡戰。陽匄手下的人馬，眼見陽匄絆住了蔡軍主將，齊同一致發聲喊，爭先恐後的驟馬揮刀，加入戰團。——五百名蔡軍原被公子光、伍子胥等一路攆趕而來，根本身不由己，殊不

料猛可間陷入大隊楚軍之中，楚軍揮刀猛砍，蔡軍倉卒應戰。這下正好應了伍子胥『驅羊就虎』的這一計，楚軍到處，但見蔡軍人頭滾滾，鮮血迸濺。哎呀哎喲呼爹喊娘的悽厲叫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五百蔡軍五百匹馬，無一收脚得住，恰似那飛蛾撲火，自取滅亡。且給那一千名楚軍甕中捉鼈，滾瓜切菜般殺了個痛快！

又有險隘左右兩旁小山坡上，佇候已久的四百名楚軍一聲號令，爭先恐後的從後半山腰上直衝下來。四百名楚軍馬到人到刀槍也到，從而在險隘隘口展開了一場天崩地坼，鬼神皆驚的大戰。楚軍奮力追殺蔡軍，連眼睛都殺紅了，可憐那五百名蔡軍隊伍四散，各自爲戰，偏又左衝右突，到處無路可走。於是殺聲喊聲、驚呼駭喊之聲聲震天地。轉眼之間險隘前端已是血流成渠，屍積如山，陷於一片大亂。

便在這個風雲變色，鬼哭神號的當兒。公子光、伍子胥一行也在追風逐電的趕到。將及隘口，伍子胥先是拉開嗓門一聲令下：

『護定夫人！』

自公子光以次吳軍隊裡人人高聲應答：

『得令！』

於是小小吳軍的隊形倏然一改，又成了蔡姬夫人、珍娥、珠娥居中，諸將環侍左

右。伍子胥一馬當先，揮舞手中寶劍，驚天動地般厲聲一喝：

『當我者死！避我者生！』

公子光、金不古等人更是躍馬舞劍，直入險隘，一聲聲的在喊：

『讓路者免死！』

吳軍隊裏的八員猛將，八件兵器，翻江倒海，山搖地動般殺入亂軍陣裏，直把那些闖上了的楚、蔡二軍殺得瓜剖豆分，血流漂杵。正在和萬典惡戰的陽匄一眼瞥見伍子胥等人，正在奮勇向前，企圖衝關而過，爲了假戲眞做、力求逼眞，也在聲聲吼叫：

『千萬莫走了欽命要犯！』

却只是，吳軍隊裏的伍子胥、金不古等人正將手中寶劍舞得有如瑞雪紛飛，滴水不漏，撞上的蔡軍、楚軍不死也傷。蔡楚兩軍之中，除了陽匄，誰也擋不住這兩位出柙猛虎，英雄好漢。打前鋒的伍子胥和金不古所到之處，不論蔡軍、楚軍一概是叫聲爹娘，撥馬便逃。小小的吳軍居然有如天兵天將下凡，從而殺出一條血路。十一人十一騎毫髮無傷，安然無恙的驟馬馳騁到險隘中央，把那些猶在追逐廝殺，性命相拚的楚軍和蔡軍，全都遠遠的給抛到了後面。

一條驅羊就虎之計，使這一支小小的千里逋逃隊伍，有驚無險的度過了第一關。殺

聲漸遠，四周漸趨靜寂，楚蔡二軍還在莫名其妙的混戰。伍子胥騎在馬背上向後一伸手，小小隊伍就地紮住。伍子胥吩咐一聲和他同在前列的金不古：

『你在這兒小心守候前面的動靜。』

這時候的金不古正在對伍子胥五體投地的佩服，他雙手一拱，必恭必敬的答道：

『遵命！』

伍子胥點點頭，一拉胯下駿駒，邀了公子光兩人一道，同到蔡姬夫人的座騎之前，一致躬身行禮，由公子光啓齒說道：

『鐵馬金戈，兵荒馬亂，竟使夫人受驚不小，還請夫人恕罪！』

蔡姬夫人騎在馬上微微一笑，伸手一招。招來珍娥、珠娥兩名侍女，示意她們扶她下馬。站定以後，方始向公子光、伍子胥檢衽還禮，面帶苦笑的說道：

『僅祇爲我圖與愛孫一見，連累公子閣下歷經艱危，出生入死，伍將軍殫精竭慮，熟籌脫圍解困妙計，方才的那一仗，固然由於伍將軍的神機妙算，出奇制勝，然而列位的神威大發，反覆決盪，方能使我過此一關。大恩大德，終生不忘！』

公子光、伍子胥聽了，不勝惶恐，兩人異口同聲，拱手答道：

『夫人太過獎了，徒使我輩汗顏！』

公子光和伍子胥慰問蔡姬夫人，反倒變成蔡姬夫人嘉勉衆人了。金不古、紫姬、伍忠、伍義、姬仁、姬禮眼見蔡姬夫人、公子光和伍子胥全都下了馬在敍話，便也不待令下，各自滾鞍下馬，紛紛的走過來站在公子光和伍子胥的背後。子胥回頭一看，一眼瞥見衆人已集結一處。當下便說：

『險隘之西，陽句、萬典還在殺得難分難解，他們的手下，隨時都會竄到這兒來。伍忠、伍義，你二人這就到西邊去把守。』

伍忠、伍義躬身應是，兩兄弟一同牽着馬匹，拿着兵器去了。伍子胥便再喊聲：

『姬仁、姬禮！』

『在！』

子胥直等姬仁、姬禮走到自已跟前，方始壓低聲音問這兩兄弟：

『陽句一關已過。你二人可知，我們這下一道關口會是……』

姬仁性急，不待子胥把話說完，立刻應聲作答：

『紫姬姑娘令舅，楚國第一員大將，官拜大司馬的薳越將軍！』

子胥微微一笑，略略頷首。再轉過臉去問那跟紫姬並肩而立的金不古道：

『倘若你是薳越將軍，你會把你那一支人馬，紮在那裏攔截我們？』

伍子胥的這一問，等於當衆考量金不古的韜略。不古提高警覺，先不作答，他邁步走上山坡，四下一望，方再折回子胥跟前，伸手指指點點，審慎的說：

『楚國這一座險隘，長可十五六里。兩旁全是削岩絕壁，只有中間一條大路可通，倘若我是紫姬舅父薳越將軍，多半會把人馬紮在東邊隘口。這樣不但可收提綱挈領之效。而且即使按兵不動，將西邊隘口堵住，那就儘够困死我們！』

詎料子胥聽後僅只露齒一笑，當下不置可否，逕自下令姬仁、姬禮兩個：

『你們可以從此一路向東，悄悄刺探，一旦見到楚軍，立刻趕回來報信！』

『得令！』

姬仁、姬禮齊聲應答，照樣挺劍牽馬投東去了。伍子胥直到二姬去遠，方才藹然的去吩咐珍娥、珠娥——

『煩請兩位侍奉夫人，到那邊去找個乾淨的所在，暫且坐地，休息一陣。』

珍娥、珠娥正自鞍馬勞頓，困乏不堪，何況又親眼目擊蔡楚二軍那一陣血腥厮殺，跟蔡姬夫人一般兒的驚魂甫定，嬌喘吁吁。一聽子胥這麼吩咐，如聞綸音，心神一定，當下便應了聲：『是！』兩姊妹一左一右，攙好了楚王妃蔡姬夫人，找到山岡脚下的一棟大樹，揀一方平整些的石頭，成品字形坐下喘一口氣。

這時候伍子胥跟前只剩下公子光、金不古和紫姬了，他方始一聲苦笑的說道：

『天下事先易後難，如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剩下來的蘧越將軍這一關，我們究竟應該怎樣通過，列位是否有什麼高見？』

當其時，公子光深思長考，沉吟不語。金不古緊咬下唇，苦苦思索，唯獨紫姬的一張秋月臉上佈滿洋洋得意，沾沾自喜之色。恰好經伍子胥眼角一掃看了個一淸二楚，因而頓時便問：

『紫姬姑娘，看妳的神情，多一半妳已經是成竹在胸了！』

『不錯！』紫姬昂昂然的把粉臉一揚，斬釘截鐵般應聲作答：『只要我再一次出面，敢保公子閣下和將軍，不費一弓一矢，不勞一兵一卒，順利無阻，安然無恙，過我舅父千軍萬馬的那一關！』

子胥深沉的一笑，問道：

『妳是想再來一次動之以親情？』

『不！』紫姬回答得異常之乾脆了當，再慷慨動容，神情激越的說道：『倘有必要，我尚且可以對我舅父表明，紫姬不惜一死！』

伍子胥面現苦笑，神色之間頗不以爲然的再問紫姬一句道：

『聽妳所說，想來妳是要對妳舅父先動之以情，後脅之以死了？』

『抱必死之決心，做必死之打算。』紫姬說來語調鏗鏘，面容肅穆：『公子殿下，伍將軍，這就是我敢保過關的本錢！』

站在一旁的公子光，聽得連連點頭，一臉誠敬，他由衷讚佩的說：

『姑娘慷慨義烈，顧全大局，不惜一死，只求我們得能順利過關，心胸志氣，在下委實感佩莫名。祇不過，這顯然不是萬全之策！』

紫姬一愣，脫口便問：

『爲什麼？』

公子光一向深知紫姬自小養尊處優，心高氣傲，因而臨到紫姬問他理由，他便囁囁嚅嚅，格格難吐，覺得確實不便當着家人，和盤托出了。却是，公子光深感爲難，金不古却全然不以爲意，他當下便越俎代庖，直截了當的把話挑明了說了——

『這個道理很簡單嘛，紫姬，妳說妳要對妳舅父動之以情，脅之以死，而且也曾下定決心，以妳的一死換取夫人、公子、將軍一行過關，可是妳偏就沒有想到，妳舅父一心只想接妳回郢都去，妳一旦死了，妳舅父悲慟萬分，急怒攻心；在那種情形之下，他還能讓我們順順當當的過關嗎？』

『這——』

金不古把話講得如此透徹明白，紫姬轉念，他這番話果然不差，縱使自己當衆拔劍自刎，只求她舅父放過蔡姬夫人一行，她舅父眼看愛甥爲蔡姬夫人一行而死，傷心急怒之餘，說不定還會一聲令下，舉兵圍攻，把這些個她舅父薳越心目之中的欽犯，殺得一個不留。然後再割下他們的首級，帶回郢都去邀功呢。因此，紫姬『這——』了一聲，霎時間便自己羞得螓首低埋，面紅耳赤，再也接不上一句腔來了。

伍子胥冷眼旁觀，將紫姬的神情反應，看得一淸二楚。他惟恐紫姬太窘，便當機立斷，一字一頓，字字著力的說出了他的心中計較：

『過第二關，勢必力拚！』

當下，金不古和紫姬面面相覷，箝口不語。伍忠、伍義雙雙的拔出腰間寶劍，取過一條布巾，小心揩拭，一副磨礪以須，躍躍欲試的模樣。忠義勃發，溢於言表。公子光却依然聲色不動，泰然自若，他也不接腔搭話，彷彿伍子胥一語既出，便成定論。——伍子胥掃視一瞥衆人的神情反應，不由自主，臉上流露出一股寬慰的神情。大敵當前，追兵在後，生寄死歸當兒，千鈞一髮之際，衆人默然無語，顯見得人人俱已同意他的看法，抱定必死的決心，準備奮力衝突一陣了。

西邊隘口，楚軍的厲聲喊殺，蔡軍的鬼哭神嚎之聲，已在漸次消滅，聲浪尤且越傳越遠。依伍子胥的判斷，楚軍勢大，蔡軍力單，何況又是茫然投入戰陣，倉卒應戰，五百名蔡軍和那上卿萬典，多半已經成爲刀下之鬼，谷底寃魂。

此刻準定是楚軍在乘勝追擊，將殘餘的蔡軍逐出谷外去；——衹是他又忽然想到，一旦蔡軍全部就殲，或者是還有少數脫罟之鳥，漏網之魚，逃出了楚軍的鋒鏑，那楚國左司馬陽匄一聲令下，一千楚軍撥轉馬頭重回險隘搜捕追殺，自己這支小小的隊伍，立將陷入腹背受敵，走投無路的困境，薳越、陽匄兩支人馬，一東一西兩路夾攻，再加上南北兩面的懸崖絕壁，光滑如鏡，斷然無法攀援，自公子光、蔡姬夫人以次就只有困死在這道險隘裏了。想到這兒，伍子胥不自覺的驚出了一身冷汗，但覺滿心焦躁，幾於坐立不安。然而，就在這時，東來的方向響起蹄聲得得，金不古凝神一聽，頓時便說：

『是姬仁、姬禮兩個回來了！』

伍子胥霍的站起身來，姬仁、姬禮兩匹馬已經臨到了跟前，抱拳爲禮過後，由姬仁朗聲稟告：

『東路薳越領軍，人馬已經增至四千以上，隘口前後，連同兩邊山岡，密密麻麻的盡是楚國人馬。當面尤且挑出一面大纛，上面大書：「奉旨迎回蔡姬夫人，餘人不究」

字樣！』

子胥聽了，轉過臉去衝着紫姬一笑，略帶諷嘲意味的說道：

『想來一定是孟嬴和令尊催逼得急，連令舅也會用上離間分化之計了。』

這時候，蔡姬夫人先已領着珍娥、珠娥，從大樹底下坐地休息之處走了過來，把姬仁的稟報聽得一清二楚。她頓時便眼中流淚，聲淚俱下的說：

『孟嬴那淫婢圖我至急，矯王命，逼薳越。勞師動衆，大動干戈。看起來那薳越斷難放得過我。公子殿下，伍將軍！當今之計，唯有我自縛而出，由薳越把我押回郢都，任憑那淫婢宰割。再由我力請薳越恪遵王命餘人不究，擺開人馬，讓列位安然通過，遄返吳國。』

伍子胥神色一變，面容肅穆，他正要開口嚴詞拒絕，公子光却已搶先一步，向蔡姬夫人雙手一拱，直率問道：

『夫人是要此刻在場的這十一個人，壯志未酬，同歸於盡？』

問得蔡姬夫人一愣。她伸手揩去眼淚，急於辯解的說道：

『公子殿下，我是聽說孟嬴矯詔，只索我一人而已；當前之事，因我而起，這才心甘情願犧牲一己，保全列位。殿下怎說我是在反敎列位同歸於盡呢？』

公子光深沉一笑，兩指一叠，條分縷析的在爲蔡姬夫人道來：

『姬光奉旨來迎夫人，率衆入蔡，半途而廢，到那時節，有辱使命，唯有自刎謝罪之一途。伍將軍是楚王的心腹大患，紫姬姑娘更是費無極必欲追回的愛女，那薳越又怎能够輕易放過這兩位？剛才伍將軍就已經說了，所謂迎回夫人，餘人不究，祇是薳越的分化離間之計，一旦夫人自縛，甘爲薳越所獲。那薳越必將翻臉自食其言，率部圍捕伍將軍和紫姬姑娘，到時我們人心渙散，陣勢已亂，誰又能够逃過薳越的毒手？』

一番剖析，精闢透徹，蔡姬夫人定下心來凝神一想，公子光所言果然不差。當時只覺得爲了自己一人，連累了眼跟前這麼些忠臣義士，英豪烈女，一個個的進退兩難，唯有拚死向前。一陣傷心慘然，肝膽俱裂，催動了兩行熱淚，簌落落的直往下拋，伍子胥在一旁見了，便柔聲的勸慰她道：

『夫人！生死由命，富貴在天，何況在場的列位，求仁得仁，死而無憾！大敵當前，此刻不是哭泣的時候，還是請夫人立卽上馬啓程，看我們奮力衝突，死中求生。請上蒼庇佑我們順利過關吧！』

蔡姬夫人聆言，也唯有含悲忍淚，頻頻頷首，由着珍娥、珠娥，雙雙的把她扶上馬背坐定。然後，這兩姊妹也踏上馬去，放眼一看，那一頭，公子光、伍子胥、金不古、

紫姬，還有姬仁、姬禮、伍忠、伍義，齊同一致的各掣兵器在手，一人一騎，在蔡姬夫人和珍娥、珠娥三匹馬的前方排成一列，再由伍子胥一聲喝令：

『列隊向東，直取隘口！』

男七女四，這祇有十一個人的小小一支隊伍，穿過亂石嶙峋，寸草不生的谷底荒徑，隘口在望，伍子胥一蹬馬腹，一馬當先；朝前一望，迎面所見，便是姬仁所說的書有楚王詔旨的那一面大纛；高可三丈，闊有兩丈左右，白底朱字，映在艷陽之下，分外奪目。再向左右兩側望時，兩道陡坡，扶搖直上，居然密密麻麻，層層叠叠，每邊部署上千人馬。一概的手執長矛桿刀，形形色色的長兵器，一行行，一隊隊的立馬山岡，隨時等待着號令一發，一衝而下。怕不有雷霆萬鈞之勢，摧陷廓清之力？伍子胥方在暗地裏咋舌，腦後鸞鈴聲響，心知是公子光在策馬跟上來了，但頭也不回的說：

『看情形，這一次薳越是下定了決心，不惜在這險隘之中，把我們踏爲齏粉！』

公子光一拎馬韁，緊行幾步。和伍子胥並轡而立，啓齒問道：

『楚軍列陣，將軍可看出什麼破綻來了嗎？』

伍子胥迫不及待的忙問：

『殿下的意思是——？』

公子光伸出手來，向兩邊山上和前方隘口指指點點的說：

『山高，坡陡，谷底淺窄，這兩旁二三千名楚軍嚴陣以待，士飽馬騰，一旦驟馬衝刺一瀉到底，將軍試想想，那將是怎麼樣的一個景象？』

伍子胥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的答道：

『山坡陡急，來勢必猛，谷底又沒一個可供迴旋之處。一個放脚不住，說不定還會迎面相撞，自相踐踏，這險隘谷底，顯見得將有一片大亂！』

英雄所見略同，公子光心中十分歡喜。一時忍俊不住，朗聲大笑，直笑得山應谷鳴，回聲陣陣。又激起了他的豪情勝慨，高聲說道：

『領三四千精銳之師，選這一處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天險，在薳越心中，必定自以爲穩操勝算，然而老天有眼，他偏偏在這兒露出了一個破綻，說不定正可以幫我們過關！』

伍子胥審愼的再問：

『殿下是說：我們應該妥爲利用這移時的一片大亂？』

公子光深深的點了點頭，這時候，他心裏總算踏實得多了。

然而，他剛才的一陣得意大笑，先已驚動了守候已久的楚國大司馬薳越。他全身甲

冑，手挺長槊，胯下高頭大馬，馬後依舊是八名鐵衞緊緊相隨。薳越躊躇滿志，耀武揚威，繞過插立在險隘路中央的大纛，策馬出陣，在距離公子光、伍子胥一箭之地，勒轡站定。那薳越一見伍子胥、金不古，彷彿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他咬牙切齒，迸着氣音，怒眉橫目的放聲厲喝：

『伍子胥、金不古！本帥已經安排下天羅地網，看你們今日再往那裏逃？』

當面立馬，遙遙相對的伍子胥，還來不及答話，腦後又是一陣鸞鈴聲響。子胥和公子光回頭一看，赫然又是恣意任性，慣愛自作主張的紫姬，她不顧金不古的攔阻，驟馬向前，逕到公子光和伍子胥的前面。望着盛怒之中的薳越，高聲一叫：

『舅父！我在這裏！』

薳越一見愛甥按劍出陣打話，無可奈何，只好暫且捺下胸中怒火，扮出一張和悅可親的笑臉，拍馬上前一步，柔聲向那紫姬道：

『乖甥！妳是否在這生死關頭，果然大徹大悟。決心捨下這行將身首異處，死無葬身之地的一羣，想跟妳舅舅同回郢都去了？』

薳越一心急於要紫姬和他一道回家，開口便露出了馬脚，恰好給聰明絕頂，機伶過人的費紫姬，逮了個正著。她牢牢抓住她舅父這幾句話裏的破綻，毫不容情的加以質問：

『聽舅父的口氣，好像我此刻不跟舅父回去，就要跟眼跟前的蔡姬夫人、公子光殿下一樣，都得身首異處，死無葬身之地了？』

『不錯！』薳越又在齜牙咧嘴，悻悻然的吼道：『妳若不回，唯有一死！』

『這麼說，』紫姬嫣然的一笑，再問：『舅父是絲毫不念舅甥之誼，骨肉之情了？』

這一問，有如一柄利刄，直刺薳越的深心，使他陡然憶起，自己戎馬半生，孤苦伶仃；自他胞妹費無極夫人死後，世間就只剩下紫姬這麼一個親人，又怎忍心一聲令下，讓麾下的四千人馬合力圍上，將他這愛甥紫姬砍爲一團肉泥？然而，王命已頒，陣勢已就，說什麼也不能當着衆人之前，顧念一己私情，再度縱放包庇。因此，他唯有一聲長歎的答道：

『王命在身，上命煌煌，紫姬啊！這也是爲舅的無可奈何之事！』

詎料，紫姬上前打話，目的祇在追問究竟。因而她再一疊連聲的問道：

『請問舅父，這王命究竟怎麼說？皇皇上令是否出自我父親之口？對蔡姬夫人，對伍子胥將軍，對我那金郎，還有對我而言，我父親又是怎樣交代舅父的？』

實偪處此，楚國大司馬薳越唯有實話實說，一一據實回答。不期然而然的落入紫姬的彀中了。他毫無保留，和盤托出的答道：

『前次妳夥同吳國公子姬光，伍逆子胥、金逆不古，用花言巧語，陰謀詭計，踹破了我的中軍大營，我據實奏報，大王赫然震怒，除了把我降三級，罰俸一年，暫且留用，以觀後效；大王還頒下詔旨，勅令我從速擒獲蔡姬夫人，明言不論何人助其拒捕，一律就地格殺！除此以外，妳父親也派人送了信來，彰明昭著的說，這一次他爲了妳幾乎一病不起，從而大徹大悟。倘若妳再不悔改，回頭是岸，那就分明是妳父女之情已絕，再逼妳同去也沒有用。不如……不如……』

紫姬接口便問：

『不如怎麼樣？』

薳越把心一橫，臉色一沉，兩眼定定的望着紫姬，字字著力的答道：

『長痛不如短痛，不如把妳殺了！也好免了這牽腸掛肚，憂急攻心的苦惱！』

在薳越想來，滿心以爲自已用這雷霆霹靂之力，醍醐灌頂之勢，動之以天性，脅之以性命，在這生死繫於一髮之際，費紫姬小小年紀，必可霍然省悟，幡然而歸。那裏想到，這又一次舅甥間的交涉，那紫姬却只是一心一意在套他的話呢？因此，當紫姬聽他吐露實情，費無極業已痛下決心，不惜斷絕父女之情，殺了紫姬以杜後患。她頓時便深沉的一笑，絲毫不以爲意的再問一句：

『我父親既然能有信來，想必他老人家的病，業已不藥而癒了吧？』

薳越莫測高深，不明究竟，當下就貿貿然的據實回答，他道：

『那當然！』

這時候，紫姬驟然間但覺悲憤莫名，熱淚泉湧。便臉色一正，雙手一拱，環視山上山下衆人，語調鏗鏘，振振有詞的答道：

『紫姬不孝，累我父親動氣得病，今天幸而聽我舅父當衆告知，我父之病已癒，內心愧疚得以稍減。可是，我父親病癒以後，千里來書，請我舅父把我殺了。這便是我父親明示，與我父女之情已絕，紫姬唯有恪遵父命，昭告世人，從此刻起，我再也不是楚國令尹費無極的女兒！』

一席話，和淚以俱，鏗鏘有聲。直把個馬背上的薳越聽得呆了，傻了。眼睜睜的看着紫姬把話說完，再撥轉馬頭，直到公子光、伍子胥的跟前，毅然決然，斬釘截鐵高聲稟告：

『楚王之心昭然若揭。那面大纛上什麼：「奉旨迎回蔡姬夫人，餘人不究」，全都是誘我之計，騙人的話。由此可見，公子殿下和伍將軍所料不差；舍舅早已奉有楚王密令，家父書信，便要在此地謀弒蔡姬夫人，尚且要把我們一行一概置之於死地！』

子胥一聽，正好把握機會，回過頭去高聲的一問：

『紫姬的話，列位都聽清楚沒有！』

馬後衆人，轟然一聲答應：

『聽清楚了！』

伍子胥心中，早已有了個楚軍三面衝刺，三四千人馬在谷底無從迴旋，施展不開，勢將陷於一片大亂的假想，從而也就得了個奮力突圍，死裏求生的盤算。因此，他一聲令下，即已作了清楚明白的交代——

『盡力衝刺，休得流連！人人各行其是，各自爲戰，祇求衝出隘口！』

如此一來，小小吳軍隊裏，十一人十一騎，便化作了十一支冒死衝前的小隊，宛如十一頭出柙猛虎，翻江蛟龍。公子光發聲極喊，揮劍直衝敵陣，金不古、紫姬，以及四名侍衛家將各自揮舞手中兵器，祇顧上前衝殺，連長居深宮，從未經過陣仗的蔡姬夫人和珍娥、珠娥，也都拔出了防身寶劍，追隨衆人之後奮勇衝殺。那天生神勇，精於韜略的伍子胥，尤且驟馬衝向敵軍主帥薳越，用盡生平之力，劈頭就是一劍砍去。那薳越不曾想到伍子胥來得恁快，雙手橫槊，往上一迎，祇聽得噹啷一聲響，劍槊相交，激起了一簇火星。薳越擋住了伍子胥這追魂索魄的當頭一擊，頓時高聲喝令：

『坡上人馬，全力衝刺！萬萬不可放過一人！』

谷底兩側，整齊列隊，躍躍欲試的兩千餘名楚軍，轟雷般應了一聲：

『得令！』

在兩側陡坡上居高臨下、虎視眈眈的楚國精銳，人人揮舞兵器，一拎馬韁，齊聲喊殺，驚天動地，萬盞銀蹄奔騰，塵土遮天蔽日，如電光石火，似怒潮直瀉，兩千餘匹戰馬，兩千餘名騎兵，兩千餘支長桿兵器，從陡坡之上直瀉狹窄谷底！險隘谷底，鏖戰方殷，伍子胥一柄寶劍敵住了楚國第一員大將薳越，薳越那八名精通武藝，身手不凡的鐵衞，又團團的將公子光一人一騎圍在核心。金不古、紫姬、姬仁、姬禮、伍忠、伍義祇遵伍子胥的將令，絲毫不敢怠慢，六人六騎冒死衝突，給蔡姬夫人、珍娥、珠娥殺開了一條血路。將六七百名楚國步卒殺得瓜分豆剖，四散奔逃。金不古奮不顧身，四馬當先，掄起寶劍橫捌豎砍，衝前追殺那些沒命逃竄的楚軍。與此同時他還沒忘了在馬背上高聲大叫，頻頻的催促。

『儘快！儘快衝出東隘口呀！』楚國大司馬薳越馬後的大隊楚軍只顧逃命，毫不濟事，才能讓努力前驅的金不古引領衆人，幾於順利無阻的衝殺到了險隘東邊隘口，然而便在這時，薳越的號令已下，險隘兩側陡坡上的兩千餘名楚軍正在衝下山來。金不古回

頭一望，但見來時路上狹谷中央被激起了漫天匝地的塵土，灰濛濛，黑濁濁的一片，伸手不見五指。他驚了一驚，倏而想起，公子光和伍子胥正置身谷底，陷於苦戰，心中一急，當下便是一聲喊：

『紫姬！』

所幸，紫姬一心繫在金郎身上，卽令突圍逃生，刀兵相交，也時刻不忘儘量靠近金不古的左右。她在鏖戰之中聽到了不古的喊聲，當下便高聲答應：

『金郎，我在這兒！』

一聽到紫姬在高聲答應，金不古便心頭一寬，臉上湧現出笑容。他朝紫姬聲音來自的方向，拉開嗓門又是一陣叫喊：

『妳只管向東衝殺，我回頭去看看，馬上就來！』

兵荒馬亂，塵土彌漫之中，紫姬堅定不移的答話之聲越來越近——

『不行，要去我同你一齊去！』金不古正要高聲阻止，紫姬驟馬奔來，劃開了團團滾滾而來的塵霧烟氛一角。她仗着涔涔滴血的寶劍，不容金不古開口，先就是一聲嬌叱：

『走！咱們同去接應公子殿下、伍將軍！』

風沙撲面，塵土飛揚。耳底又盡是轟雷般的蹄聲，殺聲，兵器相交，以及悽厲悲壯的呼爺喊娘之聲。金不古再也沒法在這激戰正殷的血戰場上跟紫姬喊話對答了。他唯有扭轉馬頭，跟在紫姬後面，再向來時路上衝去。而把蔡姬夫人一行留在東邊隘口。

金不古、紫姬兩人兩騎，再一次在楚軍的亂軍陣裏殺出一條血路，雙雙的殺回原處。這時候，正好碰上兩邊斜坡上的楚軍馬隊，風起雲湧，怒潮澎湃般在衝下山來。兩路楚軍馬隊的這一次衝鋒，恰好給公子光料了個正著。正如伍子胥所說的：『山坡陡急，來勢必猛。』兩山坡上的兩千餘名楚軍面面相對，聽得薳越一聲號令，人人只顧衝前下山。殊不知胯下馬衝到谷底，那裏收脚得住？何況谷底大路狹窄，僅可容足。那有奔騰怒馬的迴旋之處？頭一撥馬軍衝下山來時，人人急於勒轡收韁，緊急止步，却是奔馬卽使人立長嘶，勉强停下，後面的馬隊又在以雷霆霹靂、追風逐電之勢相繼衝到。於是後隊衝倒了前隊，前隊又將正在四散奔逃的步隊衝得七零八落，東倒西歪。谷底大路上頓時人仰馬翻，一片大亂。楚軍的馬隊步隊全都擠在一處迎面相撞，自相踐踏，急怒咆哮，驚呼駭叫之聲震耳欲聾，直上雲霄。

楚國大司馬薳越一著錯，滿盤輸。兩三千精銳楚軍的雷霆之力無從施展，反倒是馬隊人立揚蹄，把步隊將校踐踏得洞胸穿脅，血肉模糊。馬上的騎兵坐立不穩，頭下脚上的倒栽下來，更是摔得腹破腸湧，肝腦塗地。坡上谷底的三千名楚軍精銳還沒來得及挨

到公子光、伍子胥的邊，先已死傷過半。楚軍馬隊步隊碰撞摔跌，谷底路上已經是血流成渠，屍積如山。

薳越正在抖擻精神，小心應戰，使手中長槊招架伍子胥千變萬化、神出鬼沒的劍法，他的八名鐵衞更在死死的纏住公子光，不容他輕易脫身。薳大司馬滿心以爲他的兩支騎兵一旦衝到，勢將把公子光和伍子胥連人帶馬踏成一團肉泥；那兒想到一時失算，竟使自己的馬隊、步隊在自相踐踏，亂成一團。耳朵裏只聽到麾下人馬的鬼哭神號、哀呼慘叫。當下便讓他心驚膽戰，頭皮發麻，不自覺的吐出一聲：

『這下糟了！』

觸目所及，祇見三股楚軍在一道狹谷之中相衝相激，人仰馬翻。三股楚軍人數足在兩千以上，人人都在爭立足點，求容身處，於是跌跌撞撞，挨挨擠擠，推推搡搡，踉踉蹌蹌。伍子胥把楚軍亂成一團的情景看得眞切，從而當機立斷，兜轉馬頭避開薳越的瞎摸亂闖，掄槊猛刺。他驟馬來到公子光的身畔，壓低聲嗓悄悄的告訴他說：

『陽句多半已將蔡軍逐退，整隊殺了回來，却是兩山坡上收脚不住的楚軍，和他那支驟來的人馬撞在一處，如今更是糾纏一團，難分難解；殿下，只這便是我們死裏逃生的大好機會了。』

公子光一面揮劍力戰，連殺數名楚軍將校，一面精神陡長的高聲答道：

『旣如此，就請將軍從速下令，讓我們一道拚死突圍！』

伍子胥轉臉一看；——楚國大司馬薳越吃自己三下兩下閃了開去，猛可間失去了交鋒對陣，反覆決盪的敵手，他這才得着機會往前探望一眼本陣，這一望之下直把他驚得魂飛魄散，頭皮發麻。眼跟前只見一片黃沙滾滾，烟塵彌漫，兩側山坡上的伏兵，和陽句回身殺來的三支人馬，三路猛撲居然撞成了一團。兩千餘名麾下精銳都在自相爲敵，胡亂砍殺，把這位楚國第一員驍將氣得怒髮衝冠，滿面紫脹，嘴裏直在哇呀呀的怪叫，他一時情急，再也顧不得伍子胥了。一蹬胯下戰馬，策騎飛奔，直衝楚國亂軍陣裏，一個勁兒的在狂呼咆哮：

『住手！住手！還不趕快住手?!』

伍子胥看時，當下不禁一陣狂喜，情知突圍良機果已來臨；便衝着迎面而來的金不古、紫姬等人，頓時便是一聲令下：

『努力衝前，直取谷口！』

金不古、紫姬等人聽得明白。不由得眼前一亮，精神一振，齊齊的應了聲：

『得令！』

十一名死士，十一匹駿馬，從而又首尾相啣，連成一線。勁矢般射向業已在望的谷口，蘧越的八名鐵衞先已跟着主帥，馳回本陣，彈壓楚國亂兵，剩下的楚軍將校，怎當得起公子光、伍子胥一行人馬的個個奮勇，人人爭先。當公子光、伍子胥、金不古和紫姬四騎並進，揮劍猛砍，一時難以抵擋得住。登時便發聲喊，四散奔逃，楚軍四面合圍的銅牆鐵壁，終於露出了一個缺口。伍子胥身在前列眼見機不可失；一蹬胯下馬腹，連人帶馬，電光石火般直衝出去。與此同時，他一疊連聲的在喊得山應谷響，回聲陣陣激盪——

『快！快！衝出谷口！大吳國的境界就在眼前了啊！』

公子光、伍子胥果然奇蹟般的衝出了楚國東境的第一險隘。將蘧越、陽匄以及他們手下那兩三千名猶在相互踐踏，自相殘殺的楚軍，遠遠的抛在後頭。衝出重圍，大難得脫，人人都有死裏逃生，再世爲人的狂喜歡激。但覺得天地開闊，心胸一壯。縱然十一人十一騎仍在楚國境界，却是人盡皆知吳國地界業已離此不遠。也許驟馬馳騁一陣，就可以重回吳國，順利圓滿達成任務了。因此十一個人情不自禁的臉上湧現了笑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般兒的滿心舒暢，各自慶幸。伍子胥一馬當先，趕到前列，他在馬背上右手一揚，拉開嗓門喊了聲：

『停！』

於是自公子光以次，齊同一致的勒轡止步。十人十騎在險隘谷口，平原盡頭排成了一列。伍子胥便在這一列橫隊的前面策馬徐徐通過。他用他那銳利的眼神，一一檢視過了眼跟前的十人十騎毫髮無傷。甚至於連隨身攜帶的兵器、用具也完整無缺。他騎在駿馬上粲然的笑了，再勒住韁繩朗聲的說道：

『楚軍雖亂，可是蘧越已經趕回去彈壓，他把那三股亂兵一旦整現出一個頭緒，勢必兼程併力來追，因此之故，我們還得儘快，務必一口氣趕到吳國境內，方始可以下馬休息！』

『伍將軍說的是，』公子光喘息甫定，欣然同意的高聲答道：『不到吳國境界，我們依舊是危機四伏，生死間於一髮！此刻最要緊的便是儘快趕路，越早離開楚國越好！』

伍子胥正要揮手東指，下令衆人策馬疾奔，乍纔脫險，面有得色的金不古，却又在自動請纓的道：

『將軍！這一次，應該輪到在下和紫姬，由我們倆雙雙斷後了？』

『不！』伍子胥斬釘截鐵般率直拒絕。緊接着又說：『待會兒仍然由我親自斷後。而且，在馳抵吳境之前，列位只許奮力前衝，萬萬不許回頭！』

金不古轉臉望一望紫姬，無可奈何的聳肩一笑。人盡皆知伍子胥軍令如山，不容輕犯。他只好深心不無怏怏的隨着衆人應了聲：

『是！』

於是，伍子胥勒定胯下馬，伸手直指正東。聲若洪鐘的又在下令：

『快馬加鞭，一路投東！』

山高地廣，野闊風搖。伍子胥一聲號令末尾的那個『東』字還在餘音裊繞，驀的，便在這十一人十一騎的正前方，三聲號砲連響，伍子胥等人驚了一驚，齊齊的向前一望；一座廣袤茂密的大樹林裏，驟然挑出一面『費』字大旗。大旗後面，又有一面面較小的將旗從樹林裏直挑出來。紫姬一見，頓時便失口驚呼：

『怎麼？竟會是我爹來了？』

聽得公子光、伍子胥等人不由一楞，睜大了眼睛極力搜索。威風八面的顯赫旗隊之後，楚國第一力士，那楚國令尹費無極的侍衞頭目鐵虎，上身赤裸，挺着黝黑茁壯的胸肌，牽一匹高可八尺，威武雄壯的白馬，白馬的前後左右，又有費無極的八名鐵衞，也就是鐵虎的八名高徒，各執兵器，羣相簇擁；馬背上威風八面的那位大將，一身黃金鎖子甲，手挺金背大砍刀，目光似電，面帶獰笑。——正是楚國權傾朝野，勢侵楚王的第

一人臣，官拜極品令尹的費無極！

紫姬一眼看到了費無極，驚得臉色都變，伍子胥却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回想起費無極害他破家滅門，父兄授首，嫂嫂自戕，愛妻自縊；一時間臉色由紅轉青，由青轉白，掄圓的兩眼噴出了熊熊烈火，他青筋直爆，牙齒咬得軋軋的響，挺直身軀端坐在馬背上；——端的是怒火中燒，握爪透拳。

公子光剛好和伍子胥並轡而立，他把伍子胥陡然見到費無極時，臉上的神情變化看得一清二楚；忙不迭的伸手握住伍子胥猛烈顫抖、躍躍欲試的右臂，用極其誠摯懇切的語調，刻意安慰他說：

『將軍，這費無極陰險毒辣，狡獪成性，務請將軍切記：小不忍則亂大謀。此時此境，我們絕不能落入這奸賊的圈套！』

縱然滿腔怒火，正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伍子胥不愧一代人豪，他終能勉力壓抑，語音低沉的應了聲：

『是！』

當面的楚國令尹費無極，以逸待勞，好整以暇。他在公子光、蔡姬夫人、伍子胥等人的驚詫錯愕、憤慨注視之下，從容擺隊，依次列陣。一隊隊，一列列虎腰猿臂，魁梧

驃悍的楚國將校，直在從茂密樹林的左右兩旁，以及前端中央，雄赳赳、氣昂昂的開將出來。張弓搭箭，挺矛舉刀，嚴整有序，動作敏捷的在剎那之間擺好陣勢。但看這幫楚軍將校的肅然無譁，列陣齊整，就可以豁然省悟他們是久經訓練，能征慣戰的一支節制之師。稱得上是楚軍裏雄師中的雄師，精銳中的精銳。尤其令人怵目驚心的是，約略估計一下人數，至少也在三千以上。

吳軍後隊一匹馴馬背上，蔡姬夫人極目眺望看得眞切，來的正是楚王宮的禁衞親軍；不由興起滿腹悲酸，無窮感慨。她顯然已經下定了決心，先則低聲的吩咐兩名侍女：

『珍娥！珠娥！妳們兩個暫且留在這兒別動。等我去跟公子殿下、伍將軍商議出一個退兵之計！』

珍娥、珠娥兩姐妹一向對蔡姬夫人奉命唯謹，絲毫不敢拂違，在馬上抱拳躬身，應了聲：『是！』便眼巴巴的望着蔡姬夫人策馬向前，小跑幾步，直到公子光和伍子胥二人二馬的中間。

公子光、伍子胥正在默默無語，深思長考如何應付眼跟前這個雷霆萬鈞，彷彿泰山壓頂般的絕險局面。忽聽得腦後蹄聲得得，鑾鈴直響，兩人不約而同的扭過頭去一看，見是蔡姬夫人正在匕鬯不驚，面容平靜的策馬小跑過來。於是兩人一致扭過馬頭，直身

恭候。等到蔡姬夫人臨到面前，方始躬身抱拳爲禮，由公子光開口問道：

『夫人親來前列，是否有什麼見教？』

蔡姬夫人勒轡止步，立馬於公子光、伍子胥二人二馬之間。和相距一箭之遙，正在耀武揚威，佈下天羅地網的楚國令尹費無極劈面相對。她先不回答公子光的問話，一聲長嘆，感慨萬千的說道：

『剛剛行險僥倖脫離虎口，此刻居然又闖進費無極的龍潭虎穴裏來了。』

伍子胥聽後，一臉苦笑，悄聲低語的歎道：

『看這奸賊埋伏之久，用兵之多，大有勢在必得之勢，如今我們唯有……』

蔡姬夫人却一抬右手，攔住了伍子胥再往下說。方才一聲冷笑的接口說道：

『奸賊誠然勢在必得，但却未必能盡遂他的心願。』

公子光聽了不覺一愣，忙問：

『夫人的意思是……？』

蔡姬夫人却又不答，她先掃視公子光、伍子胥一瞥。方問：

『公子殿下，伍將軍，可否容我上前兩步，跟這幫楚國將校辦個交涉？』

公子光不覺倒抽一口冷氣，跟伍子胥互望一眼，受了伍子胥眼神的鼓勵，這才陪笑

的問道：

『倒不知夫人有什麼神機妙算，此刻想跟費無極他們打個什麼交道？』

蔡姬夫人喟然長歎的回答：

『前有虎，後有狼，我們一行一十一人，走投無路，插翅難飛。只要奸賊的這一支人馬一動，不難將我們踏爲齏粉。公子殿下，我此刻要打的交道，也只有能救一個便救一個了。』

公子光明白了蔡姬夫人的心意，無非死馬當作活馬醫，祇在行險徼倖，企圖萬一而已。他便搶先表明立場，剖露心跡，正容斂色的說道：

『姬光奉我家大王之命，跨越楚、蔡二國，專程來迎夫人，任務不成，一死而已。請夫人明鑒，姬光絕無忍辱偷生，妄圖僥倖之理。』

多日相處，患難與共，蔡姬夫人對於公子光的性情爲人早已洞悉。她聽公子光這麼說時，絲毫不覺意外，因而便坦率的答道：

『請公子殿下放心，我深知殿下爲人，絕不至於在奸賊跟前玷辱殿下的威名令譽！』

趁此機會，伍子胥也插進嘴來，怒髮上指，目眦如裂的說道：

『末將與那奸賊早有破家滅門，不共戴天之仇。我與他之間的交涉，就唯有一刀一槍，性命相搏，拚個你死我活而已！』

蔡姬夫人聰明曉事，善解人意，當下也是連連的點頭，挺爽快的答道：

『這個當然！』

聽得伍子胥精神抖擻，心胸一壯，當下便拔出腰間寶劍，策馬上前奏道：

『末將敢請爲夫人掠陣，免得那奸賊心懷叵測，會對夫人有所不利！』

蔡姬夫人却側過臉來向伍子胥微微一笑，從容自在的說了句：

『不必！』

說時便輕輕的一拎馬韁，按轡出陣。蔡姬夫人讓她胯下駿馬緩步小跑了五六十步，隻身一人來到吳、楚兩陣之間。面對着一臉陰森奸笑的費無極，還有那三千餘名刀箭出鞘，嚴陣以待的楚軍將校，不驚不怯，不亢不卑，劈頭一句便是聲清氣朗，不疾不徐的高聲問道：

『當前的楚國將校，你們勤王事，保君上，可也認得楚國國母，大王正妃，親主中宮三十餘年的蔡姬夫人哀家我嗎？』

立馬陣前，一臉磔笑的費無極一聽蔡姬夫人這麼說時，頓時便面色大變，雙眉緊

鎖；在他背後，那三千餘名奉命前來擒回蔡姬夫人的楚國將校，更是一個個的心有內愧，滿腹慚惶，箝口無語的一一低下頭去。

蔡姬夫人把眼跟前的費無極，以及楚國將校的神情反應看得一清二楚；心知自己的先聲奪人、攻心爲上之計已經奏效。她便更進一步，疾言厲色的高聲追詰：

『楚在南方，地大物博。和周王、吳王、越王分庭抗禮；也算得上是泱泱大國，禮義之邦。請問，你們食君之祿，効忠王室，此刻偏在這兒列陣相待，露刄威脅，是否你們要跟我這手無寸鐵的老婦人，但却是楚國國母、大王之后來上一次兵戎相見，拚個死活?!』

一席話，說得義正詞嚴，大氣磅礴，却也是悲憤交集，聲與淚俱。楚軍陣裏聽了，人人自疚，個個深受感動，也不等統軍主帥，楚國令尹費無極頒下號令，紛紛的、悄悄兒的各自把露刄的兵器暗地裏藏起。——馬背上的費無極，側過臉去偸覷一瞥。觸目所及，但見他手下的將校，正在收刀的收刀，立矛的立矛，弛弓的弛弓，卸箭的卸箭；當下他的這一驚，委實非同小可。心想三千將校幾已認定蔡姬夫人仍然貴爲楚國國母，萬一她得寸進尺，據以自專，再來個一聲令下，命三千將校一致放下兵器，立刻撤走。那他自己費盡心機，兼程東來，企圖甕中捉鼈，一網打盡，豈不是要爲山九仭，功虧一簣

了嗎?

一想到這兒，一代權奸費無極情不自禁的打了個寒噤，透心生凉，驚出了一身冷汗，他忙不迭的陪着笑臉，策馬上前，虛情假意，向蔡姬夫人雙手一拱的說道：

『夫人駕臨，未克遠迎，請恕微臣費無極甲冑在身，不能全禮!』

蔡姬夫人乍纔正眼瞧見了費無極，頓時就怒火中燒，氣往上撞。她板緊着臉，毫不容情的反手一指，咬牙切齒的問道：

『那險隘狹谷之中，三面設伏，死命攻打，不惜上干天怒，下致民怨，冒天下之大不韙，企圖大膽犯上，擒殺哀家的大司馬薳越、左司馬陽匄，可都是你這大逆不道的奸賊派來的麼?』

聽蔡姬夫人的疾言厲色，聲聲呵責，那費無極却依舊老着臉皮，面色不改，照樣厚顏無恥，滿臉陪笑，一開口便推了個一乾二淨。他裝出一副大受委屈的模樣，一個勁兒嚶嚶的說：

『寃哉枉也!夫人，那薳越、陽匄兩位將軍率部東來之際，微臣還在大病之中，無從參與朝廷之事。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實啊!』

『如此說來，』蔡姬夫人當時便嗤之以鼻的再問：『薳越、陽匄東來妄動干戈，犯

上謀弑，竟然是與你毫無關係的了！』

費無極把心一橫，一口咬定的答道：

『夫人明鑒，這件事可說與微臣絕對無關，絲毫無涉！』

『哀家便姑且相信你這漫天的謊話，』蔡姬夫人特意拔尖嗓門，說給吳、楚雙方陣裏，人人聽見：『却是哀家此刻倒要問你：你身爲楚國令尹，大王首輔重臣，不在郢都侍奉大王，却竟輕身而出，身率大王禁衞親軍，遠來這吳、楚兩國邊界，對哀家列陣攔阻，命軍士露刃相向，你究竟是所爲何來!?』

這一問，果然給了奸臣費無極可乘之機，他中心竊喜，馬上就眉開眼笑，振振有詞的答道：

『臣啓奏夫人，此行親率禁衞親軍東來，其實是奉了大王之命，專程來迎夫人回京！』

蔡姬夫人深沉一笑，詞鋒犀利，毫不容情的再問一句：

『大王命你東來，是要你在此地就把我殺了呢？還是押回郢都，再由大王降旨賜死？』

那費無極好一副神奸巨慝嘴臉，當着衆人，裝做驚得魂不附體，雙手直搖的答道：

『不不不，夫人太言重了。這一回，大王只是念在三十餘年結髮夫妻之情，誠心誠意，命微臣恭迎夫人回京。微臣敢說大王絕無絲毫惡意！』

費無極再也沒有想到，蔡姬夫人竟會不假思索，貿貿然的自投羅網，一口答應。她當着公子光、伍子胥等人的面，毅然決然的說：

『好！就算哀家也相信了大王的奸計，你費無極的花言巧語，甘願身試斧鉞，答應和你同回郢都；試問，你將如何對待吳國公子姬光殿下，還有含冤負屈，逃亡在吳的伍子胥將軍？』

那奸臣費無極聽了，正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他裝模作樣，凝神想了一想，方才故作大方，堆起一臉的笑，假意的說：

『吳國公子姬光擅入楚境，強邀夫人入吳。這一件事過錯全在吳國，即令大王因此興兵伐吳，也不爲過。就祇是，大王念在楚吳兩國相安已久，雅不欲大動干戈，因此大王命微臣東來之前，對吳國公子姬光殿下，其實並無一言相責。』

事關重大，蔡姬夫人不得不步步爲營，謹慎小心的再追問一句：

『費無極，你這話的意思是——祇要我不入吳，你就不會爲難公子殿下？』

『是是！』費無極毫不遲疑，應聲作答；然而他又狡獪的補上一句：『倘若夫人此

刻留下不走，由微臣率部護送返回郢都。吳國公子殿下，當然可以帶着他的從人，自此安然歸去。』

蔡姬夫人暗地裏在心中盤算，費無極當衆應允，勢難自食其言；這麼一來，自公子光以次，連同姬仁、姬禮，甚至伍忠、伍義，也都可以保住性命，平安無事的回到吳國去了。於是，她便單刀直入，再提出極關緊要的一問：

『那——此刻業已入吳，貴爲吳國使臣的伍子胥伍將軍呢？』

果不其然，一提起伍子胥，那奸賊費無極便雙眉緊皺，煞費思量；他沉吟半晌，又一次陪着笑臉，神情尷尬的說道：

『夫人明鑒，這伍子胥是謀逆的要犯。大王幾次三番嚴令攔截，都被他施展狡計，脫身而走。而這一次他竟斗膽慫恿吳王，唆使公子姬光，潛入楚蔡，屢起干戈，悍然刼持夫人，確實是怙惡不悛，罪無可逭。微臣竊以爲不把伍子胥押回郢都，大王必將龍顏震怒。到那時候，只怕夫人和微臣全都擔當不起……。』

『費無極！你不必再說下去了。』蔡姬夫人一抬手，打斷了費無極的長篇大論。她用快刀斬亂麻之勢，彰明昭着的說：『我只問你一句，你擔當不起，倘若哀家我擔當得起呢？』

奸賊一聽，倏然一驚，心中在想，爲了能把蔡姬夫人騙回郢都，此時此地偏還不能遽然決裂，免得誤了大事。然而就此放了欽命要犯、自家仇敵伍子胥，這句話却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出口的。一再躊躇，終覺兩難，因而他只好無可奈何的暫且虛晃一招——

『縱使夫人鼎力擔當，只怕大王也是萬難允准。』

一句話，引得蔡姬夫人鼻子哼哼冷笑，不惜把話挑明了說道：

『大王不准又將如何？反正，我回郢都也祇是一死而已！』

斯語一出，頓時把費無極一肚皮的說詞全給堵住。奸賊心知，這分明是蔡姬夫人在準備犧牲一己，保全公子光、伍子胥等人的性命。這個交涉，很不好辦，於是他便又使詭計，先把伍子胥的生死問題撂開不談。反過來由他自己先發制人，搶在蔡姬夫人的前頭先開了口——

『微臣此次奉旨東來，除了迎回夫人，還有一樁勢在必行的私事……』

偏偏，蔡姬夫人洞燭機先，她不等費無極把話說完，接口便問：

『你還要把你的獨生女兒紫姬，押回郢都家中去？』

費無極連聲嘿嘿的輕笑，忙不迭的辨正着說：

『夫人瞭然微臣的苦衷，那當然是再好也沒有了。只不過，微臣膝下只有一個女

兒，一向愛之如掌上明珠，所以這一次徵臣是一心一意援她回家。女子在家從父，紫姬斷然不會不依，似乎談不上押她回去吧！』

他這一番話，正好給蔡姬夫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她聲聲冷笑的道：

『女子在家從父，出嫁從夫，紫姬既然已經嫁給了金不古，這會兒她究竟何去何從，那就得看金不古的意下如何了！』

蔡姬夫人說時，特意提高聲浪，語調鏗鏗鏘鏘，使她身後的公子光、伍子胥，尤其是金不古、紫姬等人，聽得一淸二楚，一字不漏。那金不古正好立馬伍子胥的身畔，他便偏過頭去，一臉苦笑，壓低聲嗓向伍子胥說道：

『夫人提到了這一層，已使紫姬她父親全無迴旋餘地。他若一旦翻臉，勢將一聲令下，大隊楚軍蠭擁而來，與其倉卒應戰，束手待斃，不如乘楚國將校不明究竟，舉棋不定的這一刹那，我們先發制人，一衝而過，說不定還能置之死地而後生呢！』

子胥聽後，向金不古藹然一笑，語意間頗表嘉許的說道：

『士別三日，刮目相看。金不古，你果然大有長進了。就祇是——，』伍子胥一頓，再向蔡姬夫人和費無極納轡談判的所在望一眼；果其不然，蔡姬夫人一提起紫姬和金不古的婚事，費無極登時便脹紅了臉，滿臉怒容、氣沖牛斗，直在和蔡姬夫人辯個不

休。當下不覺湧上一抹會心的微笑，悄聲的再去囑咐金不古道：『方才我讓夫人去和費無極打話，正在於迫使費無極言詞閃爍，略現猶豫。使大隊禁軍以爲主帥舉棋不定，一時無所適從，舉止失措；此刻，夫人既已激之以君臣之誼，還得你和紫姬雙雙上去，再動之以親情。我這裏只看費無極的臉色行動。一到適當時機，立刻和公子殿下驟馬衝刺；你和紫姬只要聽到身後蹄聲一起，拉起夫人的馬，以你們的兩柄劍保住夫人，直往費無極的陣中衝去！』

紫姬和金不古一般兒的聽得眞切，小兩口異口同聲，低聲回答：

『得令！』

便齊同一致，一拎馬韁並轡小跑，同到兩陣中央費無極跟前。兩匹馬一左一右，緊緊貼住蔡姬夫人的一人一騎。那紫姬近前一望自己的父親，面容消瘦，神情略現憔悴，骨肉親情，父女天性，不由自主的湧出兩股珠淚，先怯怯的喊了一聲：

『爹爹！』

費無極正在和蔡姬夫人激辯，盛氣之下，面色又從通紅一變爲鐵靑，尙且還在額汗涔涔；猛可間看到紫姬和金不古策馬過來，免不了猶是餘慍未熄，滿腔怒火。他兩指一叠，向紫姬伸手一指，當下便疾言厲色，斬釘截鐵的說道：

『我方才已經和夫人說得很明白了。家門貽羞，鬧得舉世皆知，今日我若不能斷然處置這一件事，那我費某又有何顏苟活人世？紫姬，倘使妳還有一絲半點父女之情，妳就該乖乖的納下寶劍，跟隨夫人和我同回郢都。妳我重爲父女如初，往事種種，爲父的儘可一筆勾銷。從此以後，隻字不提！』

『爹爹恕罪，』紫姬珠淚滾滾，螓首低垂。嗚咽梗塞的答道：『爹爹命女兒同回郢都，女兒不敢不從。就祇是金郎他……』

『他怎麼樣？』

父命難違，金郎難捨，費紫姬緊咬下唇，凝神一想，終於還是鼓足勇氣，猛一抬臉甩去臉上的熱淚；把心中的兩全其美之計，毅然決然的說出口來——

『既然我和金郎米已成飯，木已成舟。還請爹爹看在自幼鍾愛女兒的份上，成全女兒，讓金郎和女兒一同回郢都去。』

費無極益發的氣上加氣，惱羞成怒，他拉開嗓門，便是一聲巨喝：

『那是萬萬辦不到的！』

紫姬一震，轉臉面向金不古，淒然的一笑。然後，再淚眼漣漣的望着費無極，如泣如訴的道：

『這就是爹爹在把女兒逼上死路了。』

詎料，紫姬的這一句話，乍一出口，費無極更是氣得七竅生煙，三尸暴跳。他咬牙切齒，氣湧如山的向紫姬厲聲喝道：

『紫姬！妳莫再跟爲父的以死相脅。妳要知道，爲父的爲了妳這個孽障，早已痛心疾首，身敗名裂。這一次完全是想讓妳有個懸崖勒馬，再世爲人的機會；方才抱着大病乍癒之軀，捨下案如山積的軍國大事，親率重兵，迢遙千里的趕來截妳回去。臨行之初，我便下定決心，不能使妳生還，那怕爲父的親手把妳殺了，也要把妳的屍首接回郢都，歸葬祖塋！』

話說到這個地步，父女之間已告完全決裂，紫姬正是心如刀割，肝膽盡摧，她熱淚長流，嗚咽哽塞，低聲的問金不古：

『金郎，我爹爹的話，你都聽見了？』

『聽見了。』金不古柔聲答道：『紫姬，妳儘可莫再顧我，就遵照妳父親的囑咐，跟他老人家同回郢都去吧！』

紫姬正要開口答話。那一頭，費無極却在搶先一步，伸手一指金不古，朗聲說道：

『剛才我已經跟夫人說過，只要夫人、紫姬隨我同去，吳國公子光，你金不古，甚

至於連罪在不赦的欽犯伍子胥，我都可以仰體上天有好生之德，網開一面，讓你們從容通過，回到吳國！』

『金郎！』紫姬直等費無極把話說完，輕咬櫻唇，下定決心，猛力的將螓首一揚，甩去了一臉縱橫交錯的珠淚，毅然決然的說：『我爹爹所顧的只是他的顏面，得不著我這活口，也要載回我的死屍；我是死是活，我爹爹早已在所不計，分明父女之情已絕。這樣也好，從今以後，我便再也不會有西顧之憂，家園之悲，就此海濶天空，無牽無掛，正可以陪你到天涯海角了！』

紫姬在說這一段話的時候，特地拔尖嗓門，提高聲調，用意就在使得她父親和伍子胥雙方，全能清清楚楚的聽見。讓她父親費無極對她全盤絕望，從此不再做逮她回去的癡心妄想，與此同時，還得要遠在馬後的伍子胥，聽得分明，父女談判已告決裂，緩兵之計，只能進行到這兒爲止。由於費無極開門見山，水清無魚，雙方委實無法再談下去；下一步，吳軍隊裏，該有什麼舉動？伍子胥必須當機立斷，儘快發號施令了。

紫姬的一片苦心，並未白廢，費無極聽到自己的獨生女兒聲與淚俱，當衆痛哭流涕，宣告她和自己的父女之情已絕，正是憤怒交加，如中雷殛；伍子胥尤其嚴密注視，凝神傾聽，眼見由於蔡姬夫人、紫姬兩度和費無極陣前談判，唇槍舌劍，費無極又公然

說起只求生獲蔡姬夫人與紫姬，不惜縱放公子光和伍子胥的話；主帥二三其德，舉棋不定，出語前後矛盾，判若二人；他所帶來的這批楚軍精銳，果然就躊躇踟躕，無所適從，人人臉上流露出猶豫困惑的神情。值此生死關頭，正是：『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因而伍子胥低沉的向公子光說了句：

『是時候了！』

說時，左手一拎馬韁，右手高舉寶劍，鋒利劍尖，筆直的向正前方一指；祇此便是事前約定的暗號，公子光、姬仁、姬禮、伍忠、伍義，五員驍將，胯下五匹駿駒，發聲極喊，猛加一鞭，一股狂飆般的猛衝過去。

金不古、紫姬的兩匹馬，原就和蔡姬夫人的座騎，並轡而立，緊緊的靠在一起。不古、紫姬一聽腦後鸞鈴聲響，心知伍子胥業已發動衝鋒突圍。夫妻倆一般兒的一手揮劍，一手猛拉蔡姬夫人的馬勒，由金不古大叫一聲：

『珍娥、珠娥，緊跟着來！』

位在前列的幾匹馬，便已風馳電掣，迅若脫兎的衝向楚軍陣裏。金不古把當前陣勢看得分明，特地繞過費無極的中軍，避開士飽馬騰，躍躍欲試的楚軍中堅；由他這名急先鋒一馬當先，領着四人四騎向斜刺裏衝去。在他心胸之中的打算，原是避實擊虛，企

圖僥倖萬一。仗着本隊衆人求生心切，馬匹又快，以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鑽隙蹈虛一衝而過。

然而，平疇千里，一望無際。金不古當前的精銳楚軍足有三千之衆，更何況費無極貴爲楚國令尹，稱得上是久歷戎行，暢曉兵法，這一次尤其是處心積慮，有備而來。以三千勁旅對區區九騎，那容得這一支小小隊伍輕易逃脫？金不古、紫姬一語不發，驟然衝刺，費無極起先倒是愣了一愣，却是一眨眼間他馬上就回過神來，爆出一串獰笑，眼睜睜的放過了金不古和紫姬，鏘的一聲拔出腰間寶劍，劍尖直指雲天。他一面策馬迎上緊跟着衝來的伍子胥，一面一疊連聲喝令——

『不論生死，不許走脫一個！』

費無極一聲令下，三千楚軍豁的分開，一股緊隨費無極的馬後，躍馬挺矛直取公子光和伍子胥，一股人人各挺兵器，團團滾滾，層層疊疊，以泰山壓頂之勢，轉眼間便將蔡姬夫人、金不古、紫姬、珍娥、珠娥五人五騎圍在核心。

平陽地上煙塵滾滾，風沙撲面。大隊楚軍殺來有如排山倒海，石破天驚。珠娥、珍娥手無寸鐵，自份必死，早已嚇得心膽俱裂，緊緊的閉上了眼睛。兩姐妹死命的抱住馬鞍上的判官頭，嬌軀嚇得癱軟如泥，乾脆就俯身貼在馬鞍上了。幸虧伍忠、伍義心細，

給這兩姐妹挑了一匹久經陣仗，臨危不亂的老馬。這才能東閃西躲，避開了好些次楚軍殺過來的兵刃相加，尤且始終緊隨蔡姬夫人的馬後不捨。因而不論蔡姬夫人衝到那兒，珍娥珠娥也還能够藉由老馬馱着，不致落伍失散。

所謂一夫拚命，萬夫莫當，金不古在臨陣之先早已下定了必死的決心。當大隊楚軍趕來攔截，千軍萬馬如怒潮澎湃般黑壓壓的直殺過來。金不古一看楚軍來勢兇猛，頓時便發出一聲巨喝：

『當我者死，避我者生！』

祇是他這一聲巨喝方才出口，即已被驚天動地的萬馬奔騰蹄聲所吞噬。大隊楚軍惡狠狠的殺到，楚兵楚將奮力衝前，和金不古刀來劍往，短兵相接。金不古的一隻左手還在牢牢拉緊蔡姬夫人的馬韁，惟恐在亂兵之中失陷了手無縛雞之力的蔡姬夫人。千鈞一髮之際，把個蔡姬夫人急得失聲大叫：

『金將軍，你快鬆手，自去迎敵要緊！』

却是，金不古的回答偏是右手揮劍擋住一簇楚軍將校的刀矛齊下，與此同時，他還在聲嘶力竭的喊着：

『夫人莫驚！金不古職責在身，今日之事，不古唯有生則與夫人同生，死則與夫人

同死！』

費無極這一次親自統率的三千楚軍，全是郢都京城捍衛王宮的禁衛親軍，戍守郢都有年，其中不乏貴介子弟，里閈少壯。幾乎盡人皆知金不古和紫姬纏綿悱惻，相偕私奔的那一段香艷往事。尤且費無極督師東來之初，早就一再曉諭，蔡姬夫人不妨生致，押回郢都交由新后孟嬴親手處置。倘若生擒伍子胥，楚王必將親自監刑，將他凌遲處死，一解心頭之恨。把吳國公子姬光擒解楚京，大可以助長楚國的聲威。紫姬是費無極的獨生女兒，無需他親口交代。既然『虎毒不食兒』，費無極就絕不能將他的愛女置之於死地。這幾名『欽犯』都是務必生擒活捉，萬萬殺不得的。──唯獨金不古，費無極早已將他恨之入骨。萬一留下這個活口，勢將給費令尹帶來無窮的後患；因而費無極早有明令，但凡殺了金不古的人，一概加官晉爵，封千戶，賞黃金百斤。

三千楚軍，足有一千五六百騎，飛快的趕來攔截金不古與紫姬。一千五六百名楚軍將校，兇神惡煞般殺到，人人貪圖重賞，個個巴望在費令尹跟前邀功。爭先恐後，厲聲喊殺；一千五六百件兵器刀矛槍劍，都在竭盡所能的挺前直取金不古。那金不古跟攔截楚軍乍一交手，頓時心知自己業已成為衆矢之的。他只剩下一隻揮劍迎戰的右手，挑、擋、搕、砍。面對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楚軍輪番猛攻，一轉眼間便已右臂疲累，遍

體熱汗淋漓，當下的情勢好不危急。

幸而紫姬在他的左翼，她在用右手拉住蔡姬夫人的馬韁，左手仗劍迎敵。起初，有十餘名楚軍將校驟馬趕來，一時收韁不住，直衝紫姬的跟前。紫姬正準備揮劍猛砍，先砍翻他們幾個再作道理，却是奇怪，楚軍將校一見紫姬，無不臉色一變，虛晃一招，神色倉皇的扭轉馬頭便走。紫姬蘭心蕙質，聰明絕頂。立刻憬悟這是怎麼一回事了；儘管她父親費無極當衆宣稱，不惜把她殺了，便屍首也要馱回郢都去，然而令尹部屬又怎敢輕易加害於她？明知自己這邊還有一條生路，紫姬頓即猛踢馬腹，竭力鞭策胯下駿馬沒命奔馳。紫姬、蔡姬夫人和金不古的三匹馬緊密的串連在一起。她便這樣下死勁的拖着蔡姬夫人和金不古，奮力突圍，一邊衝刺一邊還在高聲大叫：

『金郎！切勿戀戰！只管跟着我來就是了！』

金不古聽到了紫姬的喊叫，忙裏偷閑朝她那邊望了一眼。紫姬當面的楚軍雖多，却是很明顯的可以看得出來，楚軍將校祇不過是虛張聲勢，只圖攔截一下而已。這一望之下讓他放心大膽得多了。他自己只要順勢讓紫姬拖着往前跑，再抖擻精神，小心應戰，一一架開楚軍將校一輪輪殺過來的諸般兵器就是。

再向自己的背後掃了一瞥，金不古觸目所及──伍子胥和費無極，正在一箭之遙之

處，展開一場天崩地坼，神鬼皆驚的大戰。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

當伍子胥驟馬衝前，費無極親率大隊迎頭攔住。伍子胥一眼望見費無極，老父、長兄、寡嫂、愛妻血淋淋的屍身便在他眼前倏然一現；國仇家恨齊集心頭，忠肝義膽的伍子胥頓時便怒髮上指，目眦幾裂。周身血脈僨興，一腔怒火中燒，恨不能將這神奸巨憝的費無極化口水吞下肚去。

銀盞急洒，兩馬相交，伍子胥用盡平生之力，將手中寶劍鶻然一舉，直指雲天。

——那費無極却也深知伍子胥一心要報血海深仇，和他勢不兩立，大敵當前，豈敢怠慢？一挺手中的純鋼長矛，覷準伍子胥的心窩要害，憑藉怒馬衝前，再加上長矛的桿重刄銳，企圖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只這一矛便將伍子胥挑下馬來。說時遲，那時快，陽光照耀，映射得銀白長矛燦然生輝，一團白光儘在伍子胥的前胸閃爍，眼見就要猛可一刺，紅光迸現了。在伍子胥身畔的公子光，駭然發出一聲驚呼，那姬仁、姬禮、伍忠、伍義尤其著急的在齊聲高喊：

『將軍小心！』

然而，伍子胥一心除奸斬佞，報仇雪恨，手中的寶劍仍然筆直的指向晴空。當費無

極的矛尖電光石火般刺向他的前胸，伍子胥使個鞍上挺身，上半身往後一仰，讓費無極的矛尖貼着他的鼻尖倏然刺過，當時眼見費無極用力過猛，身子失却重心，猛可往前一撲，伍子胥頓時雷霆霹靂般一聲厲喝：

『著！』

手中寶劍，鶻的砍下，指望這一劍便將費無極從頭到尾劈成兩片。然而，費無極的貼身侍衞鐵虎，帶着他的八名徒弟，時時緊緊跟隨在費無極的馬後。那鐵虎一眼瞧見他主子利劍當頭，命在須臾，情急之下迸出厲聲巨吼——

『勿傷吾主！』

一擺手中的長柄大砍刀，毒蛇吐信般迎向伍子胥那一劍。兩處陣裏，但聽見哐啷一聲巨響，鐵虎早已把伍子胥的當頭一劍給搖飛了去。鐵虎力大，刀劍相交，直把伍子胥震得虎口發麻；他連忙抽回寶劍，定睛一看，喜得劍刄毫髮無傷，只是鐵虎馬快，兵器又長，轉眼之間便已兩馬相交，——伍子胥無暇回頭探看，唯有跟當面的鐵虎惡狠狠的廝殺起來。

那費無極一擊不中，胯下馬收脚不住，竟然衝向伍子胥馬後的公子光。公子光正仗劍在手，嚴陣以待，眼見楚軍主帥費無極連人帶馬直衝過來，便緊一緊手中的寶劍，厲

聲一喝：

『來得正好！』

覷定費無極的腦門，揮劍便劈。費無極眼見又是大敵當前，立刻抖擻精神，雙手橫起長矛來小心迎戰。於是公子光和費無極又矛來劍往戰成了一團。姬仁、姬禮、伍忠、伍義各執兵器，更是團團的圍在公子光和伍子胥的四周，擔任翼護；這時候，又有楚軍大隊，驟馬奔騰，齊聲喊殺，竟在團團滾滾，一撥又一撥的殺來，自公子光以次六人六騎，就此被一千五六百騎楚軍層層疊疊的圍住，眼看一時之間難以突圍得出。

三千餘名楚軍兵分兩路，公子光和蔡姬夫人兩頭都陷於重圍之中。雖說誓死力戰，畢竟衆寡懸殊，縱然伍子胥的一柄寶劍舞得出神入化，連砍帶搠，才一盞茶工夫便力斬了楚軍將校二三十名。却是楚軍前仆後繼，一股股、一隊隊有如潮水般湧到，彷彿越殺越多。伍子胥正自焦躁，不知如何是好；驀的，他一眼望去，只見公子光右手使劍擋住了費無極的劈頭一矛，左手往懷中一掏，拔出了一柄一尺來長，寒光四射，奪目欲眩的匕首，他用這支匕首去抵擋費無極以及楚軍將校紛集而來的兵器。頭一個，便是奮不顧身，揮槊猛刺的費無極。他那厚重鋒利的矛尖，碰上了公子光的急起匕首往上一挑；便是嗆啷的一聲響，重五十斤有餘的矛尖竟會被小小的匕首劏成兩段，墜落於亂軍之中，

血戰場上。不由把個能征慣戰，目無餘子的費無極嚇出了一身冷汗，望一眼手上的一支禿頭矛桿，脫口而出一聲驚呼駭喊：

『好厲害！』

費無極折了手中兵器，心慌意亂之餘，勒馬抽身便退。在他馬後的楚軍將校，一時之間還弄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舞刀挺戈，發聲大喊，爭先恐後的趕上來直取公子光。魚腸劍初次發軔，大發神威，費無極倉卒遁走，使得公子光眼睛一亮，精神陡長。當楚軍將校的各色兵刃相繼殺來，他便聲聲厲喝，把那一柄魚腸劍使得花團錦簇，瑞雪紛飛。曠代劍師歐冶子、杳姬夫人精誠所至，身殉之作，便在這一仗裏顯露光芒，大放異采。楚軍將校的兵器，只要一碰上魚腸劍的鋒刃，立卽應聲而斷，如應斯響。嚇得前隊的楚軍人人臉上變色，撥轉馬頭急走。公子光再一度奮力衝刺，轉瞬之間便將大隊楚軍衝破了一個缺口。這時候，公子光便忙不迭的高聲大叫：

『伍將軍，姬仁、姬禮，伍忠、伍義，列位快跟我來！』

公子光伸手拔劍，魚腸劍霍的出鞘，伍子胥在鏖戰之中先已一眼瞥見。名劍一出，一千五六百名楚軍將校撞上了的不但兵器立斷，尚且不死也傷，從而讓公子光一馬當先，殺出了一條血路。生死關頭，勝負互易，這一柄魚腸寶劍大有起死回生，扭轉大局

之概，伍子胥看了，不由自主喃聲說道：

『上蒼庇佑，只這便是老天垂憐，總算讓我們有一條生路了！』

說時，急揮手中寶劍，不按章法，使足脊力，沒頭沒腦的向當面之敵楚將鐵虎砍去，俗話有道是：『一夫拚命，萬夫難當。』鐵虎縱然力大無窮，身經百戰，也禁不住伍子胥這般勇往直前，猛劈猛砍。他一拉馬韁，往右一退，打算暫且避過伍子胥的這一股銳氣；然而，伍子胥盤算已定，早有準備，就利用這一刹那空隙，兩腿使勁一夾胯下馬，讓那匹駿駒人立長嘶，埋頭猛衝。轉眼間便衝到公子光的身畔去了。

伍子胥馬到，姬仁、姬禮、伍忠、伍義也在奮力突圍，各自擺脫了楚軍將校的糾纏。四人四騎儘快趕到公子光的身邊。自此，公子光、伍子胥並轡衝刺，姬仁、姬禮、伍忠、伍義合力斷後。但凡遇見了楚軍將校，只要公子光一揮魚腸劍，先把他們手中的兵器截成兩段，伍子胥便再補上一劍，或則削去首級，或則斬爲兩段，倘若伍子胥一時殺不完，馬後還有姬仁、姬禮、伍忠、伍義，滾瓜切菜般一路殺來，六名戰將一心一德，合作無間，組成了一支犀利無比的隊伍。所到之處，直把那幫楚軍將校殺得斷臂破腹，血肉橫飛。楚軍將校搞不清楚公子光手中的匕首究竟是何種法寶利器，但却人人眼見它的厲害，喫足它的苦頭。一瞧魚腸劍殺到跟前，無不發聲喊，四散奔逃。自古有言道：

『兵敗如山倒』。費無極麾下的陣勢一動，軍心盡隳。一千餘名楚軍將校人人祇顧逃命，銅牆鐵壁，排山倒海般的楚國攔截大軍頓時土崩瓦解，一片大亂。便這一陣廝殺，公子光、伍子胥、姬仁、姬禮、伍忠、伍義，居然能够毫髮無傷的順利突圍而出。

一路上，公子光惟恐伍子胥捨不下破家滅門的死敵費無極，直在一疊連聲的頻頻催促——

『伍將軍，敵衆我寡，切忌戀戰！先衝出重圍去再作道理！』

因此之故，伍子胥唯有和公子光並鞍齊驅，奮力衝突。從大隊亂軍之中一口氣衝了十二、三里，早已將大隊楚軍遠遠的拋在在馬後。戰馬急喘，噴出了陣陣白霧。公子光、伍子胥不約而同的放眼一看，前方與左右居然不見一名楚軍。公子光一抬手，讓伍子胥，姬仁、姬禮，伍忠、伍義一道勒住馬匹，喘一口氣。自己踮起脚來向正前方極目眺望。這一望之下，臉上頓時出現了寬慰欣悅的笑容，轉過臉來向伍子胥朗聲說道：

『伍將軍！你看見前面的那座小山沒有？』

『看見了。』

『只這座無名山，山下就是吳國的境界。』

伍子胥連連點頭答道：

『無名山距離此地不過二、三里之遙，轉眼就到。』

『不錯，』公子光燦然的笑了：『九死一生，我們總算逃出性命了。』

伍子胥便也在馬背上直身踮足，向前後左右極力搜索。然後再一臉苦笑的說道：

『爲山九仭，功虧一簣，公子殿下，只怕這時候我們還得撥轉馬頭，折回原處。』

公子光不由一愣，忙問：

『將軍是說……？』

一聲浩歎，滿心憂惶。伍子胥伸手向左後方一指，黯然的說道：

『夫人、金不古和紫姬姑娘，此刻多半還陷身重圍之中。』

乍聽之下，公子光著實驚了一驚。然而當他再四下一望，凝神一想，頓時就慚惶之色，溢於言表，他跟伍子胥歉然的一笑，自疚自責的道：

『是我一時忘了。這一突圍而出，完全是仗着我手中的這一柄魚腸寶劍。方才我還以爲，金不古和紫姬姑娘也跟我們一樣衝出重圍了呢。』

公子光的眞誠坦白、引咎自責，使伍子胥大爲感動。從而自忖：方才好不容易逃出性命，這會兒又要他重入虎口，心中著實有點不忍。因而他便在馬背上向公子光雙手一拱的道：

『在下有個不情之請，但願殿下推愛俯允。』

『將軍太言重了。』公子光馬上斂容正色，抱拳回禮答道：『將軍但有所命，只管吩咐，姬姬光準定遵照辦理便是。』

『在下請借殿下的魚腸寶劍一用。』

一聽這話，公子光起先愣了愣，却是轉念一想，頓時便會過意來。他連連的搖頭苦笑，兩眼定定的望着伍子胥，反問他道：

『將軍是想借用姬光的魚腸寶劍，重新殺入敵陣，救出蔡姬夫人和金不古一行？』

『不錯。』

『那麼，將軍是要姬光……？』

伍子胥接口便答：

『率同姬仁、姬禮，儘快進入吳境。等在下救出夫人一行，重新會合。』

『將軍似乎忘了，』公子光滿臉笑容的又道：『是姬光奉了吳國大王之命，深入楚蔡，將蔡姬夫人平安然事的接到吳國去的。』

『然而殿下萬金之軀，』伍子胥面容肅穆，振振有詞的答道：『此行入楚入蔡，已經一連多次，出生入死。伍子胥忝爲楚國人臣，內心至爲不安，何況此刻乍才突圍而

出，眼見吳國在望，性命得保，在下說什麼也不能讓殿下再去冒險了。』

公子光深知伍子胥語語出自肺腑，而且句句話都說得認眞誠懇，斬釘截鐵。却是當時蔡姬夫人一行仍在重圍之中，情勢危急，刻不容緩，雙方多辯無益，惟恐誤了大事。因此，他祇好當機立斷，用上了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向伍子胥長揖稱謝的道：

『將軍盛意，姬光唯有十二萬分之感激。祇不過，姬光王命在身，未敢輕忽。況且蔡姬夫人一行，此刻生死莫卜，姬光實難坐視。自古救兵如救火，方命之處，唯有請軍海涵了！』

說罷，一拎馬韁，兜轉馬頭，右手揮舞魚腸寶劍，左手順勢猛加一鞭，胯下馬，嘩啦啦的直向回頭路上奔去。伍子胥一看，自己連一句話都說不上了，一聲歎息，無限低迴，伸出右手一揮，領着姬仁、姬禮、伍忠、伍義，風馳電掣般直追過去。

那一頭，楚國令尹費無極，騎着敗陣戰馬，拎着半截斷矛。眼見公子光的魚腸劍大發神威，自己麾下將校的兵器齊齊折斷，公子光率衆突圍而去。一千五六百名楚軍將校，十停裏折了三停，損兵折將之餘，尚且士氣盡隳，軍心渙散，鐵衛禁軍亂成一團。當時直氣得三尸暴跳，七竅生烟。他怒髮上指，破口大駡，一疊連聲的下令急起直追。——然而，他手下的人馬已被公子光、伍子胥一陣狂飇似的衝鋒陷陣嚇破了膽。費無極聲聲嚴令催促，甚至於亮出了執法令旗，喝令左右：

『上前督陣，務必擒斬姬光、伍子胥！各級將校，但有畏縮不前者，殺無赦！』

然而，剩下的那一支楚國敗兵，却只是在大呼小叫，東奔西跑，居然沒有一人一騎，敢去追趕公子光和伍子胥。費無極正在滿心焦躁，暴跳如雷，不知如何是好；先已換過了斷折兵器的貼身侍衛鐵虎，替費無極找到了一支點鋼長矛，驟馬奔上，雙手將長矛遞到費無極手裏，和他並轡而立，低聲說道：

『那姬光的兵器鋒利，當者無不斷折。況且我軍將校投鼠忌器，惟恐傷著了小姐；有此兩層關係，大人一味下令追殺，似乎不是辦法。』

『那麼鐵虎，』費無極一臉懊恨，厲聲問道：『依你之見，又將如何？』

鐵虎獻計，受了鼓勵，頓時眉飛色舞，得意非凡。他伸出手來，向前後左右指指點點的道：

『我軍兵多，敵方人少，姬光既不能近，小姐尤不可傷。看起來，與其追殺，不如圍困！』

一番話，提醒了費無極，約略一算，自己手下至少還有一千五六百人馬。倘若四面合圍，困住那敵方區區十來個人，兵力足够有餘。而公子光、伍子胥一旦陷於重圍，走

投無路，相持到水盡糧缺，唯有放下兵器，俯首稱降。自己在生擒衆人，如願以償之外，還可以一舉攫得公子光手中那柄鋒利無比的匕首。想到這裏，一代權奸費無極便回嗔作喜，笑逐顏開，當下精神一振，接二連三的頒下令來。

費無極決心圍困公子光一行，一聲令下，鐵虎便策馬飛奔，跑前跑後，調度指揮，儼然以費無極的副帥自居。他先把眼跟前的這一支亂雜雜的隊伍，調集一處。檢點人數，重加部署，命衆將士盡出此行帶來的拒馬、鹿角、滾木、鐵蒺藜。由費無極和他自己親自率領，整隊向東，要在距離吳國邊界三里之處，佈下一座天羅地網，攔住公子光一行的去路。

這一支重新編整的隊伍方纔開拔，迎面便撞上了公子光揮舞魚腸寶劍，飛奔前來救援蔡姬夫人。費無極一眼瞥見，頓即喊來一名鐵虎的徒弟，軍尉昭常，命他立刻馳往南面大路，負責指揮正在圍攻金不古、紫姬的那一支人馬。便照鐵虎所定的圍困之計，如此這般，依計行事。昭常躬身領了令旗，拍馬便去。這時候，公子光的一匹怒馬，和緊追上來的伍子胥、姬仁、姬禮、伍忠、伍義，已經在追風逐電的臨到跟前。那公子光猛抬眼看見了費無極領着大隊直迎上來，以爲一場鏖戰在所難免，當下便驟馬直衝費無極，原打算『射人射馬，擒賊擒王』，先折了楚軍的銳氣，使他們不戰自亂；然而，費

無極早已打定了主意，不再與公子光交兵對陣，短兵相接。公子光將到，他轉過臉去便是一聲喝令：

『大隊分向左右分開，安排强弓勁弩，拒馬鹿角，一概面西佈陣！』

因此，當公子光、伍子胥等人奮力衝刺到費無極的大隊之前，驀然聽到一陣鑼響。自費無極以次，那殘餘的一千有餘人馬瓜分豆剖般霍然一分爲二。由費無極親率的一支向南，鐵虎帶隊的一支往北，正當中讓出一條空蕩蕩、平坦坦的大路來。公子光雖說乍見之下也曾愣了一愣，却是一心懸念蔡姬夫人她們不知怎麼樣了？唯有不顧一切，繼續鞭馬奔馳。

公子光一馬當先，伍子胥、姬仁、姬禮、伍忠、伍義緊隨在後。六人六騎臨近大平原上的廝殺場，朝人多的地方直奔過去。公子光人高馬大，居高臨下，觸目所及，少說也有一千五百名楚軍將校，正在首尾相啣，團團滾滾，一波又一波的衝向金不古與紫姬。不古、紫姬、蔡姬夫人却又是三匹馬並轡齊驅連在一處，楚軍將校一隊隊輪番猛攻金不古。刀矛齊下，槍矛猛擲，分明要把金不古置之於死地。每當金不古氣力不支，情勢危殆，紫姬便緊緊拉住蔡姬夫人的馬韁，遶個圈子，揮劍來救。更妙的是楚軍將校一見紫姬，立刻虛晃一招，趕緊讓開，彷彿是惟恐一不小心傷著了她。因此之故，反倒

變成了紫姬在以金不古爲軸心兜着圈子在一路追殺楚軍將校，楚軍將校却一眼望及紫姬便逃。儘管一千四五百名楚軍將校人人爭着要殺金不古，金不古却位在軸心有驚無險，穩若泰山。公子光立馬陣前，把這一幕看得眞切，情不自禁的反倒覺得好笑；恰好這時候，伍子胥、姬仁、姬禮、伍忠、伍義相繼趕到，公子光便伸手一指的說道：

『將軍請看！』

伍子胥也把楚軍陣裏的形勢看清楚了。他當下便一聲冷笑，答道：

『看起來，倒像是紫姬姑娘在車輪大戰，那大隊楚軍反倒大戰車輪！』

一句話，使在場的六員驍將，全都失聲笑了起來。

笑後，公子光斂容正色的說：

『依我看，楚軍將校還是瞭然於費無極的心理，不敢傷著了紫姬姑娘。』

伍子胥接口便答：

『那當然。』

公子光望着自己手中的魚腸寶劍，欣欣然的說道：

『這我就不難救他們出來了！』

伍子胥却仍還在擔心的問：

『殿下是打算……』

『我們一舉衝入敵陣，』公子光興沖沖的答道：『知會金不古和紫姬姑娘，一道投東突圍而走。就像方才一樣，用我的魚腸寶劍殺出一條血路，再由紫姬姑娘負責斷後。』

伍子胥細想過了，頷首讚可的答道：

『楚軍將校，當不起殿下的魚腸寶劍，唯有讓出一條路來；殿下再命紫姬斷後，利用楚軍將校投鼠忌器的心理，自然不敢窮追猛趕！』

『對！我打的便是這個主意！』

伍子胥爲小心謹愼起見，扭轉頭去。高聲一問姬仁、姬禮、伍忠、伍義：

『殿下的勝算，你們都聽清楚了？』

姬仁姬禮、伍忠伍義齊聲答道：

『聽清楚了！』

伍子胥這才向公子光雙手一拱，敬謹請命的道：

『請殿下下令！』

公子光聽了，也不答話，一擺手中的魚腸寶劍，劍光四射，寒氣凜冽。他以石破天驚之勢，擺劍往西一指，厲聲發令：

『衝啊!』

伍子胥、姬仁、姬禮、伍忠、伍義,齊口的應聲:『者!』便緊緊追隨在公子光的馬後。

六匹戰馬,仰天長嘶,奮鬣奔騰,立時將地面黃土,捲起了漫天風沙,直向楚軍陣裏衝去。眼見得楚軍陣裏,楚軍將校正與金不古、紫姬反覆決盪,一再衝殺,雙方距離越來越近,人馬兵器,越來越見眞切。那伍子胥觸目所及,金不古正在揮劍力戰,當下便發出了一聲喊:

『金不古休慌,我們殺回來了!』

然而,楚軍陣裏,啣命而來的軍尉昭常,恰好驟馬趕到,右手使勁揮舞費無極的令旗,小小旗幟,迎風招展,讓所有楚軍看得淸楚明白。那昭常策馬馳騁,大呼小叫,直在一疊連聲的頒下軍令來——

——『軍尉昭常,奉令尹大人之命前來,指揮前隊!』

——『前隊人馬,分向北、西、南三面急退!』

——『三路人馬,各退至一里開外速速安排拒馬鹿角,强弓硬弩,就地紮住!不許敵方一人一騎,越雷池一步!』

因此之故,當公子光、伍子胥一行六人六騎,奮力衝到蔡姬夫人、金不古、紫姬等人的跟前。當面楚軍,先已聽到了昭常的軍令,各自整隊,飛快的向北、西、南三面急退。吳軍隊裏兩路會合,衆人都在馬上相見,公子光說明白了用魚腸劍突圍而出的經過;當下愕然四顧,周圍竟然不見一個楚兵。十一騎人與馬聚在一處,喜得人馬絲毫無傷;但却只見東面費無極,先已擺好陣勢。拒馬、鹿角、滾木、鐵蒺藜;齊齊整整,排列成行。在那後方有一隊隊的楚軍將校,彎弓搭箭,作勢待射。再轉眼探望北方、西面、南邊,正有昭常方才帶了去的三支人馬,分別列陣。一般兒的是拒馬在前,弓弩在後。那費無極早已在轉瞬之間,將公子光、伍子胥一行層層匝匝的給圍困住了。

公子光和伍子胥便雙雙上前,見過蔡姬夫人;問明白了她和珍娥、珠娥兩名侍女安然無恙,毫髮未損,命珍娥、珠娥鋪好茵席,請蔡姬夫人坐地休息。姬仁姬禮又取出乾糧,分給衆人果腹。衆人方經鏖戰,喘息未定,伍子胥又命衆人卸下馬鞍,放那戰馬自去吃草,然後就地坐下用餐。金不古愣了一愣,走近子胥悄聲問道:

『萬一費無極再整隊殺來,那我們豈不是又要措手不及了嗎?』

伍子胥邊啃着乾糧,一邊看着金不古,深深的一笑,反問他道:

『你看不看得出來,此刻那陰險毒辣的費無極,他究竟有什麼打算?』

金不古偏着張臉，凝神想了一會兒，方始審愼的答道：

『是否——想把我們困在這裏，等到我們人困馬乏，稍有鬆懈，立刻大舉夾攻？』

伍子胥搖搖頭，笑了笑，朗聲答道：

『費無極嘗過魚腸劍的厲害，從此以後，他再也不會貼近我們，和我們短兵相接了。』

『那麼，』金不古又想了想，再答：『不能近逼，唯有遠攻。費無極準是打算四面合圍，再用一陣亂箭，把我們盡行射死！』

伍子胥聽了，不禁哈哈大笑，伸手一指鄰近的紫姬，高聲說道：

『倘若費無極眞的要殺紫姬，就憑你們兩柄劍力戰一千五六百人，你們也能安然無恙的活到現在嗎？』

『這一層，我倒是早就曉得了。』紫姬手裏拿着一塊硬餅，娉娉婷婷的走了過來，往金不古身畔一坐，插嘴進來說道：『剛才在這兒跟我爹的手下交兵接仗，他們一見我來便走。當下我就心裏明白，他們一定人人皆知，我爹這會兒還不想殺我呢！』

伍子胥笑容可掬的望着紫姬，連連頷首，十分嘉許的說道：

『今日之戰，論起功勞來，公子殿下居首功，妳就該列第二！』

紫姬一聽，喜上眉梢，歡容滿面，她迫不及待的問道：

『將軍是說我今天……？』

伍子胥藹然的笑着答道：

『妳父親旣然無意殺妳，楚軍將校難免投鼠忌器。就因爲這一層緣故，妳剛才在亂軍之中保住了夫人和不古於先，這會兒又讓我們從容自在的坐在這兒用餐，用不著擔心四面包圍的楚軍暗地裏放冷箭！』

紫姬高興得就地跳了起來，她興奮萬狀，雀躍三尺的問道：

『將軍！你是說我爹惟恐一放起箭來，說不定會射到我呀！』

『那當然了，』蔡姬夫人笑吟吟的插嘴說道：『紫姬，倘若不是妳爹怕射到妳，只怕此刻我們早已被射成刺蝟，劍豬了！』

連高高在上的蔡姬夫人，也在楚軍圍困，四面楚歌的當兒說起笑話，打起趣來，當時在場的人無不心情一鬆，揚聲大笑。陣陣笑聲之中，金不古深思長考，衡量再三，他終於想通了當前情勢，以及費無極佈陣圍困，按兵不動，究竟是在做什麼打算。他先長長的『哦——』了一聲，方始興奮的搓着手說：

『我懂，我懂得了！原來紫姬她爹是想把我們困死在這裏呀！』

伍子胥深深點頭，表示他所猜想的果然不錯。然後他再正色的說：

『人無食物充饑，尚可苟延殘喘七日，一旦缺水，只怕一日也難熬過！』

當下便命伍忠，細細查看此行帶來的飲用之水究竟還有多少。伍忠得令，也不去查，却是愁眉苦臉，連聲苦笑的稟報：

『今日行程，原以爲途中隨時可以取得飲水，因此事先並無準備。僅祇末將四個隨身所帶的水囊，還有一點餘瀝！』

說時，示意姬仁、姬禮和伍義，連同伍忠他自己，四名侍衛家將一致將身畔的水囊解下，雙手捧交伍子胥。衆人但見那伍子胥愼重其事的將四個水囊接過來，一一的輕搖。豎尖耳朶只聽聲響，就已經知道四個水囊之中，著實所剩無幾。

伍子胥一臉的無可奈何，一聲長歎的說道：

『給人喝，或許一人可以輪到一口，倘若餵馬，只怕連一口都不够！』

衆人聽了便是一震，一致箝口不語，默默的低下頭去。

夕陽西沉，爲時已近黃昏。西方天際，任由落日餘暉抹上了層層燦然奪目的晚霞，將一片平陽，映照成瑰麗迷幻，彷彿虛無縹緲的境界。陣陣晚風吹送，帶來了層層疊疊，越砌越濃的暮靄。公子光、伍子胥、蔡姬夫人……，一羣方自死裏逃生，却又日暮途窮，走投無路的忠臣義士，節婦烈女，此刻就唯有滿懷淒涼，束手待斃。伍子胥將四

囊剩水併在一處，小心翼翼的親手交給珍娥，由珍娥捧交蔡姬夫人請她飲下解渴。叵耐蔡姬夫人那忍心喝？她兩眼滿孕淚水，輕輕的把水囊推開。便在這時，夜幕四合，天色更暗；是金不古機伶，他頭一個聽到有大隊人馬的雜沓蹄聲步聲，由險隘那邊，如聲聲鬱雷般，漸漸的愈來愈近。

先是倏然一驚，繼而便以指壓唇，向團團的圍起圓圈來坐的衆人噓了一聲，再伸手一指，示意衆人凝神傾聽。——姬禮在追隨公子光之前，曾經是吳軍前隊裏最最出色當行的斥堠。一向『檢行險阻，侍候敵踪』，立下了無數汗馬功勞。這時候他便雙手抱拳，向公子光告了個罪，登時全身俯臥，把耳朶緊貼着地面去聽。當時衆人祇聽到西面楚軍陣裏人語馬嘶，一片嘈雜。那姬禮聽够多時，却一躍而起，低聲的在向公子光稟告：

『竟是楚將薳越、陽匄。這兩人合兵一處，將蔡國萬典的殘餘人馬追到了新蔡城下，方始回師歸隊。末將聽到他倆在跟一位名喚昭常的楚國軍嗇說：費無極親率重兵，以逸待勞，居然也不曾擒獲我們，著實令他倆大出意外。當時他們二人便自動請纓，說要直衝過來，把我們一行一舉解決。』

公子光忙問：

『那昭常他又怎麼說?』

『昭常衹說費尹早有明令，要把我們困在此地，想等到我們糧盡水罄，俯首稱降；到那時候不但費令尹如願以償，將我們或擒或斬，尙且可以奪得主公手中的這一柄魚腸寶劍!』

公子光愣了愣，詫異的問：

『費無極曉得我這柄寶劍便是魚腸?』

『不!』姬禮搖搖頭答道：『他只說是一柄鋒利無比的匕首!』

『伍將軍，』公子光浩然長嘆，不勝懊惱的道：『此刻我竟有點後悔了!方才要是我不輕躁急進，急於趕來支援金不古和紫姬姑娘，還可以和他二位奇正相生，互爲呼應。如今兩路湊在一處。楚軍遼越、陽匄兵馬又到，反倒成了個俱陷重圍，腹背受敵，眼看着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金不古在一旁聽得分明，頓時便躍躍欲試，插嘴進來問那公子光道：

『殿下不是還有一柄吹毛立斷，削鐵如泥的魚腸寶劍?衹要殿下放心借給在下一用，在下敢保必能殺出一條血路，護送蔡姬夫人、殿下安然突圍，直奔吳國。』

公子光一時不知如何置答是好。伍子胥見他爲難，當下便一聲苦笑，回答那少年氣

盛，衹知逞強好勝的金不古道：

『不古，楚軍麕集，我已被困，情勢今非昔比。光憑一柄魚腸寶劍，未必就能衝得出去!』

不古一聽，大爲不服。他霍的起立，指手劃脚，憤憤然的說道：

『方才公子殿下一舉砍斷費無極、鐵虎手中的兩件兵器，在楚軍合圍，輪番猛攻之際，保着將軍一行順利突圍而來。此刻雖說遼越、陽匄兩支兵到，可是那費無極四面佈陣，兵馬散開。兵法有云：「備多力分」；難不成我們仗劍猛衝，只攻他一處，還不能衝開一道缺口，就此突圍而走了嗎?』

伍子胥眼見金不古神情激動，出語亢直，不免也有幾分惱怒。當下便將臉孔一板，絲毫不假辭色，儼然用訓斥的口氣說道：

『金不古，你懂得什麼?方才公子殿下仗劍開路，引導我們突圍，當時殿下只需奮力衝刺，全無後顧之憂，方始可以順利得手。此刻楚軍雲集，投鞭可以斷流，用這四面合圍的陣勢，困住我們十一個人，十一匹馬；倘若我們貿貿然的直衝敵陣突圍而走，那費無極揮師攔截乘我們首尾不能兼顧，就不難將我們截爲數段，各別擊破。到那時候，我們東逃西散，各自爲戰，萬一蔡姬夫人有個閃失，這千里迢遙，排除萬難，九死一生

的越楚入蔡之行，豈不就要功虧一簣，全功盡棄了？』

一席話，理直氣壯，聲調鏗鏘，直把金不古說得俯首帖耳，啞口無言。這時候，公子光便走了過來，伸手一拍金不古的肩膀，柔聲說道：

『身陷重圍，實偪處此。此刻我們唯有稍安毋躁，定下心來，暫且歇過今夜，以逸待勞，以不變應萬變。看那費無極明日怎樣區處，再作道理。』

不古聽了，垂手應是。伍子胥一聽公子光做了這個決斷，當下便安排就地露宿，休息一夜。他請紫姬陪伴蔡姬夫人，領着珍娥、珠娥，鋪下茵席，席地而臥。公子光、金不古都說大敵當前，毫無睡意，伍子胥也祇好陪着他們坐地憩息。姬仁、姬禮、伍忠、伍義更是全身甲冑，仗劍在手。分向東、南、西、北四面，遠出巡哨，嚴密注視楚國圍兵的動靜。

夜深沉，晚風撲面，無星無月，楚國令尹費無極、大司馬薳越，合計總有四五千衆，將吳國公子光以次一十一人，圍困在楚國邊境。雙方居然刁斗不聞，闃無半點聲響。公子光和伍子胥在曠野之中席地並肩而坐，面向東方，極目眺望，在微弱的天光之下，費無極親自率衆扼守的陣地依稀可辨，却依然是黑黝黝、影綽綽的一片，分明費無極既未置設大帳，也沒有點起燈籠火把。顯然他也在一片黑暗之中向西窺伺。子胥驀然

想起，那費無極此刻倘若和自己一樣的徹夜無眠，席地坐臥，他心中的想法究竟如何？——一聲苦笑的向公子光說道：

『奸賊不辭跋涉，攢趕數千里，兼程來追。他一定沒有想到，會在這一處草萊未闢，萬古洪荒的邊境曠野，和他唯一的愛女紫姬，生平的死敵和我，遙遙相對，謦欬可聞。殿下是否可以想像得出，他此刻都在想些什麼？』

『無他，』公子光輕鬆的一聳肩膀回答：『利欲薰心之徒面臨決定時刻，他所想的無非功成名就，私願得償而已！』

『那麼，』伍子胥不經思索，接口便說：『那現在奸賊一定是在想，明日一早，等我們糧水俱盡，饑渴欲死，他就可以耀武揚威，揮軍齊上，將我們一舉成擒，到那時候，他準會把我伍子胥五花大綁，打入囚車，一路淩辱鞭笞，解赴郢都，押到楚王的跟前去邀一邀功。再將我綁赴市曹，凌遲處死，一塊塊割下我的肉來，從此他便永除後患，高枕無憂了。』

公子光滿面笑容的在聽着，直等伍子胥把他的假想說完，方才打了個哈哈說道：

『依我看來，費無極的這個癡心妄想，如意算盤，斷然無法實現。』

『爲什麼？』

『這個道理很簡單，』公子光在一團黑暗之中，斂容正色的答道：『士可殺，不可辱。即令我們糧盡水罄，奄奄一息，以將軍的慷慨義烈，至大至剛，瀕死之際必定拔劍自刎，說什麼也不會讓奸賊費無極輕易生擒，遂了他的私心欲壑！』

聽得伍子胥衷心感慰，血脈僨興。他霍然起立，雙手一拱，必恭必敬的向公子光一揖及地，以無限懇摯的口脗朗聲說道：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殿下！今日之事，殿下與我雖爲主從，然而子胥還得斗膽僭越的說一句，惟殿下爲我伍子胥平生唯一知己！』

公子光當時也是心情激動，不克自已。他也欠身起立，和揖罷直立的伍子胥劈面相對。他伸手緊握伍子胥的兩臂，熱情洋溢的一陣猛烈搖撼，以他發自肺腑的誠意應聲答道：

『莫逆之交，情逾骨肉。姬光和將軍誠然相見恨晚，然而患難與共，肝膽相照，爾後同心協力，來日方長。但願將軍和姬光永遠記得重圍之中生死間於一髮的今夜，時刻不忘將軍方才的慷慨允諾，你我互爲平生唯一知己。天長地久，除死方休！』

夜闌人靜，寒風習習。楚軍圍中，平陽地上，公子光和伍子胥高大碩壯的身軀同時流過一陣暖流，知己情誼的溫馨迅速的在體內升湧擴散。一雙歷經艱險危難，飽嘗家國

之恨的英雄豪傑，從此深心契合，迹不可分。公子光和伍子胥的君臣之誼，主從之分，於焉更上層樓，臻於古往今來，迄無所聞的至高無上境界。春秋時代膾炙人口，傳誦千古的一宗珍貴友情，從而奠立初基。

深受濃郁的情分、溫暖的友誼所感染，伍子胥積鬱盡去，熱血沸騰，一時振奮，情不自禁。他竟會在更深人靜，萬籟俱寂之際，拉開嗓門，朝向奸賊費無極置身所在之處高聲大叫：

『奸賊費無極，你聽見了沒有？我伍子胥那怕肝腦塗地，粉身碎骨，也斷乎容不得你夙願得償，遂了你的私心欲壑！』

淒厲悲壯的喊聲，驚醒了熟睡之中的蔡姬夫人、紫姬和珍娥、珠娥。不由自主的撐身坐起，錯愕驚異的在向公子光、伍子胥這邊探望。金不古正以雙手爲枕，躺在地上假寐。聽見了伍子胥的聲聲怒吼，頓時便一骨碌爬起身來，飛快的奔過去叉手待命。分在四面八方，遠出哨探的姬仁、姬禮、伍忠、伍義，這時候也一路飛奔的趕到了公子光和伍子胥的跟前。伍子胥正在爲自己一時興起驚擾了衆人感到深切不安，剛要開口解釋，同時有以致歉。驀的，那慣任斥堠的姬禮突的俯身臥下，將右耳緊貼在泥地上凝神傾聽。一看姬禮如此這般，伍子胥話到嘴邊忙又縮了囘去。他在跟公子光等人一道屏止聲

息的在竚候。衆人耐心的等候多時，方見姬禮又從地面爬了起來。大踏步走向公子光，低聲稟報：

『啓稟殿下，東邊我國境內，正有一支人馬，一路飛奔而來！』

公子光一聽，不覺一愕。他轉過臉去問伍子胥——

『難不成，會是大王派遣人馬，前來援應我們？』

伍子胥也在那兒伸手搔頭，大惑不解。他先不答公子光的那一問，把姬禮召到自己跟前，悄聲問道：

『姬禮，該不會是你一時聽錯了吧？』

姬禮應聲作答：

『回將軍，末將聽得眞切，絕錯不了。』

『確實是從吳國境內而來？』

『是！』

『人馬究有多少？』

姬禮沉吟俄頃，稍加覆按，確定以後，方始條理分明的答道：

『來的人馬共有兩支，馬隊在前，步隊在後。馬隊約有三百餘騎，步隊則有五百左

右。』

『有無兵車？』

姬禮搖了搖頭，一聲苦笑的答道：

『居然一輛也無。』

『此刻離我們還有多遠？』

『馬隊相距十里左右，步隊落在馬隊後面，約有一里之遙。』

全都問清楚了，伍子胥這才轉過身來，附在公子光的耳邊，悄聲的作了判斷：

『一則，人馬不過一千，二則，我軍遠出，向例以兵車在前。如今來援的人馬之中並無兵車，由此可見，這一定不是大王派來的援軍！』

公子光一臉困惑的問道：

『不是大王派來的援軍，這又會是那裏發來的人馬呢？』

伍子胥毅然決然，當機立斷。他不假思索，接口便說：

『不論這支人馬由何處發來，既然來自吳國境內，那就斷然不會是楚軍。殿下，那奸賊費無極佈下的是四方陣，楚軍拉開，誠然有如金不古所說的：「備多力分」。我國境內已有人馬來援，那就不難裏應外合，奮力突破楚軍的一線！』

『將軍這話說得對！』公子光興奮莫名，眉飛色舞的高聲一嚷：『我們孤軍被困，九死一生，多一半，這就是我們突圍逃生的唯一契機了。請將軍立刻下令，從速準備突圍而走！』

『好！』伍子胥臨危受命，毫不猶豫的一口答應下來。

他頓即下令全隊集合一處，整裝待發。為了便於輕騎疾進，一衝而過。他命衆人將糧秣輜重，一應備用衣物全部拋棄。又惟恐黑夜之中從事混戰，無兵無勇的蔡姬夫人和珍娥、珠娥難免失散。叫伍忠、伍義援起六條長繩，將蔡姬夫人、珍娥、珠娥和他自己，以及伍忠、伍義所騎的戰馬緊緊繫在一起。諸事分撥已定，方始請公子光手執魚腸劍一馬當先，攻堅摧銳。自己和伍忠、伍義保着三位女流緊隨於後。金不古自動請纓，擔任左翼護衛，右翼護衛則派了姬仁、姬禮二人合後壓陣，紫姬也在說她是責無旁貸，義不容辭。

一小支突圍人馬部署告成。伍子胥悄聲的再度下令全隊向東，銜枚疾走，務必要乘楚軍熟睡，神不知鬼不覺的儘量援近楚軍的陣營。等那援軍一來，一鼓作氣，衝鋒陷陣突圍而去。

小隊人馬靜悄悄的在向東面楚軍徐徐援近。月黑風高，身後兩山夾峙的險隘傳來聲

聲狼嗥，令人徒然興起蒼涼落寞之感。大敵當前，生死難卜，人人心頭恰似滿弓的弓弦。公子光身在前列，勒轡徐徐而走，兩隻眼睛一眨也不眨的直在向前搜索。倏的，他陡然發現楚軍陣裏忽有人影幢幢，援着便隨風吹來一陣陣的人語馬嘶。惟恐援軍未至，本隊的動向先被楚軍察覺，一旦派隊來迎，難免陷於苦戰。因而他勒馬止步，低低的發出一聲呼嘯，祇這便是他跟伍子胥之間事先約定的暗號。果然，伍子胥側耳聽到，便拉起蔡姬夫人的轡頭，和她並鞍齊驅，一陣小跑，雙雙來到公子光的身邊。

公子光伸手往前一指，悄聲告訴伍子胥道：

『楚軍陣裏，已經有了動靜。』

伍子胥正在極目眺望，觀察究竟。便在這時，約莫午夜方過時分，半空之中，突如其來的颳起了一陣大風。風勢勁疾，如怒潮澎湃，將滿天霧靄霍然吹開，居然湧出了一輪明月。於是一時之間清輝四溢，灑得大地一片銀白。周遭的人事與物，轉眼間清晰可辨，小小一支人馬，居然裸露在一片月色之中。伍子胥惟恐敵方發現自己的蹤跡，脫口而出的一聲驚叫：

『糟了！』

驚叫之聲方始出口，那一頭，公子光竟然也在馬背上歡聲的嚷喊起來——

『上蒼垂憐，我們的援軍正好及時趕到！』

伍子胥忙從馬背之上跕起脚來極目遠眺。月光下，正前方，一彪人馬如驚濤駭浪般自東方滾滾而來。那正是斥候姬禮所聽出來的三百餘名馬隊。這支馬隊在烟塵蔽天之中挑出了十餘面旗幟，當先一名驍將，正在喑噁叱咤的厲聲大喝：

『吳王派遣大軍東來！當面人馬從速讓開！』

子胥一聽，頓時便喜上眉梢，笑逐顏開。一聲歡呼的嚷道：

『哈哈！來的正是我那專諸賢弟！』

把他身邊的公子光聽得又愣住了，他情不自禁，喃喃自語的說道：

『來將分明說是奉大王差遣，這……這怎麼會是專諸呢？』

然而，吳軍越來越近，一轉眼間，便衝進了費無極的陣裏。東面圍軍方才正是聽到東來吳軍如雷般的蹄聲，一驚而醒，正在倉惶失措，奔相走告，這便是公子光所見到的人影幢幢了。楚軍正亂，吳軍已在大張旗鼓，排山倒海般殺來，於是楚軍唯有抱頭鼠竄，四散奔逃。那費無極方自席地而臥，懵懵懂懂的快要睡著了，忽聽得蹄聲如雷，喊殺之聲震天。他頓時一躍而起，喊那鐵虎，命他立將左右親軍集中一處，再一疊連聲的高聲喝令：

『各級將校不許擅離一步，違令者斬！』

却是，他手下的將校方自睡夢之中醒來，人不及甲，馬不及鞍，黑夜之中又不知吳軍來了多少，在一團黑暗之中，人人驚惶，個個膽顫。驚呼駭喊之聲直冲雲霄，周近十里可聞，楚軍正陷於一片大亂，吳軍隊裏忽又有領頭的一員驍將，一馬當先，手執長桿砍刀，逢人便砍，遇馬便擲。直將費無極麾下的這一彪親軍，殺得人仰馬翻，呼爺喊娘。這一員驍將一面大發神威，痛殲楚軍。一面還在喑噁叱咤，發出霹靂般的吼聲：

『吳國大王派遣兩萬精兵，兼程前來迎接蔡姬夫人、公子光殿下！當面楚軍火速往西撤退二十里，勿當吾軍之鋭，否則一概殺無赦！』

吼聲甫歇，在他馬後團團滾滾，有如兇神惡煞般狠狠殺來的大隊吳軍，猶然在大呼小叫，聲聲吶喊：

『莫走了楚國奸臣費無極！』

『大王有旨：生擒費無極者封三百戶，賞一千金！活捉薳越、陽匄者俱有重賞！』

『生擒費無極呀！』

『活捉薳越，活捉陽匄！』

生擒活捉之聲，此起彼落，山鳴谷響。正在驚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的費無極和鐵

虎，一般兒的聽得清楚明白，一般兒的心摧膽裂，失魂落魄。鐵虎眼見本陣人馬，一聽吳軍喝令火速西撤二十里，頓時便發聲喊，棄甲曳兵，只顧性命，潮水般的往西飛奔而逃，周近將校，轉眼間逃了個一乾二淨。當下不由心中一急，便左手執矛，右手一攙費無極的右臂，連聲催促的說：

『大人！快走！』

『祇是鐵虎，』費無極還在强持鎭定，企圖僥倖，遲疑不決的說道：『你我這一走，不是便宜了那陷身重圍，奄奄一息的蔡姬、姬光、伍子胥麼？』

鐵虎急得雙脚直跳的說道：

『大人你沒聽說，吳軍來了兩萬之衆。何況我軍已經亂成一團，不堪一戰。大人再不肯走，萬一落在吳軍手裏，豈不是求生不得，求死亦復不能嗎？』

費無極定定心神，轉念一想，鐵虎這話果然不差。自己倘再猶豫，一旦爲吳軍所獲，不僅性命難保，而且一世虛名，立將付之東流。吳楚向爲世仇，吳軍居然生擒了楚國一人之下，百萬人之上的國之令尹，尤將騰笑列國，貽羞天下。……費無極想到這兒，唯有咬牙切齒，一聲長歎，淒然的對鐵虎說道：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卽此之謂了。鐵虎，如今我們只好暫避其鋒，先往西走。

等會合了薳越、陽匄兩支人馬，再重編行伍，回師反撲，不難擊滅吳國這一支人馬，將蔡姬、姬光和伍子胥，一倂擒獲！』

鐵虎一聽，箝口無語，却是心中暗忖，什麼擊滅吳軍，擒獲衆人。其實都是費無極徒託空言，聊以解嘲，往自家臉上貼金，在說些自找台階下的門面話而已。自古有言道：『兵敗如山倒。』當大隊楚軍圍住公子光一行，備多力分，人馬拉開；吳軍越境而來，批亢擣虛，短兵相接，費無極麾下的這一支精兵，早已潰不成軍，東逃西散。諺云：『牽一而髮動全身。』在北、西、南三面列陣的薳越、陽匄，一見主帥所部先潰，再聽說吳軍來了兩萬之衆；——鐵虎幾乎可以料定，他們多半搶在費無極之先，正在狼奔豕突，爭先恐後的各自逃生了。

當下，鐵虎也不答話，順手牽來費無極和他自已的座騎，主從二人，雙雙躍上馬鞍，鐵虎的八名徒弟，倒還天良未泯，忠心耿耿，仍然騎在馬上各執兵器，緊緊跟隨左右。月黑風高，喊殺之聲直上雲霄。一隊隊驃馬奔馳，剽悍勇猛的吳軍騎乘，依然在到處追殺散散落落的楚軍。費無極、鐵虎一行十人十騎，便這麼凄凄凉凉、孤孤單單的在一片廝殺場上東閃西躱，鑽隙而過，狼狽萬分的逕自投西去了。

逃竄途中，四周一團漆黑，伸手不見五指，鐵虎一馬當先，右手牢牢攙緊費無極座

騎的馬勒，牽着他那一人一馬，盡往不聞人語馬嘶的空隙之處，急急攢趕，儘快逃生，忽一眼，瞥見一小支人馬，首尾相隨，約莫也有十騎左右，正在由西向東，啣枚疾走。趁着微弱天光，只見黑影幢幢，估量距離， 雙方相隔其實不及一里 。祇要鞭馬一陣衝刺，即便伸手可及。這時候，和鐵虎並鞍齊轡的費無極也看到了，他脫口而出，驚喜交集的說道：

『天賜良機！這一定是姬光和伍子胥等人，鐵虎，你我這就拚力向前，把他們一舉拿下！』

當其時，鐵虎一心祇顧逃命。聽費無極這麼一說，反倒嗔怪他這是節外生枝，惹火燒身。不由自主臉色一沉，焦躁懊惱的說道：

『大人！此刻我們已經陷身重圍，命在須臾。大人倘若還要這條性命，末將敢請大人從此莫再提這姬光、伍子胥。可好？』

三言兩語，怨悱之情溢於言表，猛一下子把費無極的嘴巴給堵上了。亂軍陣裏，突圍而走，費無極深知他自己的一條性命正捏在鐵虎和他八名徒弟的手中。一開口便碰了一個釘子，也只好極力忍住，默不作聲，却是，心胸之中正在燃起熊熊的怒餤。他目眦幾裂，頰肉痙攣的在心底發誓：

『蔡姬！姬光！伍子胥！來日我倘若不能把你們碎屍萬段，誓不爲人！』

那一頭，和費無極一行相距里許，擦肩而過的，正是伍子胥領着公子光、蔡姬夫人……，正在小心翼翼，步步爲營，以周遭的一團漆黑爲掩護，避過潰散楚軍的衝撞，方自徐徐的接近來援吳軍大隊的前鋒。吳軍來援，生還有望，人人心中都有死裏逃生，再世爲人的血脈僨興，歡欣鼓舞之情。公子光臉上的陰霾盡去，笑逐顏開。他附在伍子胥的耳邊悄聲說道：

『大王遣來援軍，竟有兩萬之衆，移時兩軍會合，我們正可以揮戈西指，把費無極的這一支潰軍盡行殲滅。將軍尚且可以生擒奸賊，凌遲處死，報了將軍一家門的血海深仇！』

伍子胥聽了，却只莞爾一笑，淡淡然的答道：

『凡此，還是等兩軍會合以後，再作計較。』

公子光方一怔愕，猜不透伍子胥對這麼一件大事何以會處之淡然 。驀的， 一員驍將，一匹駿馬，大刀上指，驟馬衝刺，似勁矢一般直射過來，眼看着就要衝到跟前了；公子光一瞥之下，猛可一驚，一面拔出自己的魚腸寶劍，準備抵擋一陣，一面高聲的一喊：

『將軍小心！』

詎料，伍子胥那一頭，居然彷彿置若罔聞。他竟一拎馬韁，策馬上前，全無戒備的直迎上去。公子光正爲他手心中揑一把冷汗，耳鼓之中，忽又傳來伍子胥歡天喜地，拔尖嗓門的一聲喊：

『專諸賢弟！』

聽得公子光驚喜交集，眼睛一亮，他情不自禁，便在馬背上喃喃自語：

『什麼？來的果然會是專諸？』

說時，他自已也猛加一鞭，讓胯馬下馱着他迎上前去。三馬相交，霍地成品字形站定。公子光睜大眼睛凝神一看，對面來將手執長刀，胯下一匹烏雲蓋雪的駿駒，身披黑甲，腰懸寶劍，正在和伍子胥兩臂相交，緊緊擁抱。黑膛臉上，淸淸的流下歡欣的熱淚，嘴裏直在一疊連聲的歡呼：

『兄長，兄長！……』

伍子胥一見專諸，刺戟動情，血脈僨興。他和這位朝思暮想，苦盼已久的異姓兄弟，便在馬背上熱烈的擁抱過一陣以後，雙方釋手，他便歡激流淚，兩眼定定的盯在專諸的臉上，顫聲說道：

『賢弟，想不到在我們九死一生之際，仍還是你趕了來，救了我們的性命。』

專諸一向寡言少語，何況心中正自歡喜得緊，聽伍子胥這麼說時，一時之間，他竟想不出究竟該如何回答。祇顧望望子胥，又望望公子光，咧開一張嘴，一個勁兒的在嗬嗬的笑。

伍子胥忙不迭的又問：

『吳王派大隊來援，賢弟身在前列。一定是你自動請纓，擔任前部先鋒了？』

專諸偏在連連的搖頭，應聲答道：

『不。』

『那麼，』伍子胥不勝訝異的再問：『莫非是——吳王他派賢弟當這兩萬大軍的主帥？』

這一回，專諸嘿嘿嘿的笑出聲了，他把個巨大頭顱，搖晃得像個博浪鼓似的答道：

『也不是。』

伍子胥當下便是一愣，他雙眉緊皺，大惑不解的再往下問：

『賢弟，你既非先鋒，也不是主帥。那這一次吳王興師動衆，大軍遠出，這領軍的主帥，開路的先鋒，究竟會是誰呢？』

當下，只見專諸竭力忍笑，雙手直搖，望望公子光，再閃一瞥伍子胥，神情之間，透着七分神秘，三分揶揄。壓低聲嗓說道：

『殿下，兄長！東方將曙，天色轉亮，楚軍雖在向西潰退，雙方相距仍不在遠，此處不是駐足長談的所在。請殿下、兄長一行，隨同弟等迅速東撤，途中切切不可停留，總以深入吳境，離開這吳楚邊界，走得越遠越好。』

當時，公子光心中卽已有所疑惑，祇是禁不住伍子胥和專諸義兄弟二人，一個勁兒的直在催促，一時無暇細問，唯有暫且點下頭來，仍然聽由伍子胥發號施令，下令整隊隨在專諸的馬後，策騎飛奔，一路向東而去，只留下伍忠，擔任斥堠，守候楚軍動靜。蔡姬夫人、金不古、紫姬、姬仁、姬禮、伍忠、伍義、珍娥、珠娥一概齊聲答應，依令而行。於是便由專諸領在頭裏，風馳電掣，追風逐電般，一鼓作氣，越過吳楚兩國邊界，進入吳國境內。却是專諸在前，並不停留。這一陣急行軍，居然由深夜直到黎明，黎明直至亭午後，薄暮黃昏，乃至於雲破月出，萬家燈火時分。一行人饑腸轆轆，筋疲力竭的當兒，臨到兩山夾峙，兩旁都是茂密叢林的一條隘徑。專諸方始向右一拐，引領衆人在一片黝暗之中；披荆斬棘，穿枝拂葉而過，好不容易穿越一道密林，映着皎潔月光，來到一處寬廣里許的曠地。那專諸勒馬站定，扭回身望一眼伍子胥，一聲長吁的說道：

『兄長，我們不妨就在這裏宿營。』

伍子胥聽時，右手一伸，示意在後的人馬一概勒轡止步。與此同時，高聲喝令：

『隨行人馬暫停，就地宿營！』

號令既下，伍子胥便與公子光、專諸三人三騎，在一片平原正中央暫且立馬，兜轉馬頭，轉身向後。端坐馬鞍細看隨行人馬逐批穿過樹林，進入營地。先是原有諸人，金不古、紫姬並肩立馬左側。姬仁、姬禮、伍忠、伍義侍立於右。珍娥珠娥擁着蔡姬夫人直到跟前，雙雙扶持蔡姬夫人下馬，選了一處大樹蔭下，鋪好墊褥，請蔡姬夫人坐地休息。——緊接着一撥撥、一隊隊絡繹而來的，便是由專諸率領來援的大隊吳軍了。

公子光和伍子胥睜大兩眼，嚴密注視。心中都在急於獲知這兩萬大軍的統兵主帥究竟是誰？後隊將校相繼出現，公子光一眼瞥見，齊鞍並轡，雙雙拍馬而來，滾鞍下馬的兩員全身鎧甲的小將，竟是公子光府邸的兩名長史：魏渠、魏準！

那魏渠、魏準從容不迫，好整以暇，先將胯下的兩匹馬找棵小樹拴好，這才整整袍甲，滿臉含笑，並肩齊步來到公子光和伍子胥的座騎之前，躬身下拜，自唱姓名，歡聲奏道：

『……屬吏奉夫人之命來此，恭謁公子殿下、伍將軍！』

『奉夫人之命？』穩坐馬鞍之上的公子光驚駭錯愕，聲音都變：『魏渠、魏準，你二人快說，夫人遠在京師，又怎知我們在楚國境內受困？』

魏準上前一步，應聲答道：

『夫人並不知道殿下和伍將軍受困，只是專諸先生由楚境匆匆趕回，獲知楚國一再發兵，企圖攔截，夫人方始與專諸先生定計，糾集府邸與陽山伍府家將丁壯，連同專諸先生號召而來仗義相助的親朋隣右，一共得了三百二十二人，由夫人變賣家產，購辦旗幟器械馬匹糧秣，又承專諸先生自告奮勇，擔任領隊。然後分批由梅里、吳趨陸續出發，一路日夜兼程，餐風宿露的趕來赴援。』

伍子胥聽明白了究竟，側過臉去向專諸道：

『賢弟，當日由你絆住薳越，我們同去踹破他的大營。愚兄原請你在脫身以後逕返家鄉保住性命，你怎麼又去找到魏姬夫人，借這一支人馬，再回過頭來救我們呢？』

專諸衝着伍子胥一笑。右手兩指一疊，頭頭是道的說出一番大道理來——

『陽匄之後，繼之以薳越，後來又有費無極率領重兵親身東來。由此可見楚國昏君奸臣，對蔡姬夫人、公子殿下和兄長、不古、紫姬處心積慮，志在必得。何況新蔡侯狼子野心，不惜火中取栗，殿下一行羣小環伺，危機四伏，陷於古今未有之艱危阨難之中。劣弟只一匹馬、一柄刀，能當何用，足濟底事？有此燃眉之急，萬般無奈，也就只好日夜攢趕，馳返公子府邸，向大賢大德善謀能斷的魏姬夫人求援了。在此前後劣弟心中只是在想，祇要能够將列位救出險境，於公於私，曰忠曰義，劣弟個人的生死榮辱，又算得了什麼呢？』

一席話，語語肫懇，句句發自肺腑，直把在場衆人感動得熱淚盈眶，盪氣迴腸。伍子胥伸手緊握專諸的右臂，激情之餘，猛力的一陣搖撼，他情不自禁感從中來，聲淚俱下的說道：

『賢弟，我能與你相交，成爲知己，眞說得上是不負此生了。』

趁那專諸一臉脹得通紅，囁囁嚅嚅中不知如何置答，公子光連忙雙手一拱，躬身長揖，由衷的向專諸道過了謝。又捺不下心中好奇，便忙不迭的問道：

『方才先生率衆驟馬衝殺，彷彿聽見先生在聲聲大喊，吳王派遣兩萬人馬兼程來援，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聽得專諸又是臉上一紅，月光溶溶中，他靦腆的一笑，低聲答道：

『那無非是一壯聲勢，欺敵之計而已。反正昨夜月黑風高，費無極、薳越、陽匄三支楚軍又從睡夢之中驚醒。黝暗朦朧，那兒分辨得出我軍究有多少？以三百餘名烏合之

衆，詐稱吳王的兩萬精兵，反正只要把楚軍嚇跑，就算上上大吉了。』

聽得伍子胥和公子光一致揚聲大笑，連專諸自己也在樂呵呵的笑個不停。一團笑聲迅即蔓延開去，吳軍營地人人都在爭說專諸用計，以三百餘冒稱兩萬，居然嚇走了久歷戎行，威名四播的費無極、薳越與陽匄。伍子胥滿心歡激，重重一拍專諸的肩膀，歡聲的直在嚷嚷：

『賢弟也能用計，只這便是公子殿下的洪福了。』

其後果然，伍子胥這一語成讖。

當夜，伍子胥引領專諸，前往謁見正在席地而坐的蔡姬夫人。蔡姬夫人既已獲知專諸義薄雲天，智勇雙全，居然能以三百餘衆驚走費無極、薳越、陽匄的六七千精銳之旅，救下了一行衆人的十一條性命。一腔欽敬，滿心感激，口口聲聲的尊稱他爲：『救命恩公。』專諸却在一個勁兒的遜謝不置。尤且執意要跟蔡姬夫人行那君臣相見的大禮。蔡姬夫人一再力辭，專諸一臉虔誠，由衷懇摯的說道：

『在下承蒙伍將軍錄之爲弟，與伍將軍結爲知己，情逾骨肉，夫人既然是伍將軍的主母，自亦爲在下之主，自然要以大禮相見。』

蔡姬夫人委實無法推托，只好略略側着身子，勉强受了專諸三跪九叩首，高呼千歲

的君臣相見之禮。在場衆人見了，無不肅然起敬。

殿後人馬還在絡繹不絕的進入宿營之地。魏渠、魏準分別收集乾糧、飲水，先送給蔡姬夫人和公子光、伍子胥等解渴充饑。然後他二人再陪着專諸，檢點人馬，安排用膳住宿。昨夜一場鏖戰，今日竟日奔馳，喜得自專諸以次三百二十二人一人不少，一馬不缺。於是歡呼笑鬧之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公子光便與伍子胥雙雙起立，分赴各處慰勞，殷殷垂詢。公子光府邸和陽山伍府的將近兩百名家將丁壯，乍見故主，無不歡欣鼓舞，雀躍三尺，伍子胥喚一名家將伍讓往見蔡姬夫人，由蔡姬夫人問明白了世子勝住在陽山一切安好，公子光爲他請的文武師傅，尤且誇他潛心學習，進步神速，使得蔡姬夫人聽來十分之欣慰。用餐過後，席地而眠。由於一日夜間心力交瘁，營地諸人一覺香甜，幾不知東方之既白。

伍子胥曾經逃亡千里，出生入死。平時入眠，一向警醒。那日正在熟睡之中，左耳枕地，忽聽得地面傳來一陣馬蹄疾奔之聲，他頓起驚覺；睜眼一着，但覺一片强光耀眼，奪目欲眩。這才知道，當日吳境，又是一個陽光普照的大晴天。於是欠身坐起，四下一望；平陽地上，一派璀璨陽光，橫七豎八，到處睡滿了人，陣陣鼾聲，起落有致，令伍子胥不禁覺得有趣，付之莞爾一笑。然而，當他再側耳傾聽時，一陣急驟馬蹄奔

驅，來人似乎越來越近了。

一骨碌翻身坐起，伍子胥惟恐驚醒衆人，躡手躡足，直到平陽地的盡頭。找到了自己的座騎，悄悄的跨上馬去，一抖韁繩，縱馬小跑一陣，循着昨日來時小徑，又回到了由楚通吳的官塘大道之上。

在馬路旁抬頭一望，伍子胥一眼瞥見，昨日由他派在楚境斥堠的家將伍忠，正在急鞭怒馬，儘快奔馳，自西而東的直向自己奔來，子胥心中一動，連忙驟馬上前，往大路中間一站，向那伍忠高聲一喝：

『伍忠且住！』

伍忠聞聲勒轡，看淸楚了歇馬守候他的正是主人伍子胥，立刻滾鞍下馬。不及施禮，劈頭便是大聲稟報：

『費無極調齊三路人馬，正在一路飛快的趕來，請將軍卽刻準備迎敵！』

伍子胥驟聞警耗，不由一驚。頓時便命伍忠再上馬去，緊隨在自馬後，並轡齊驅，猛揮一鞭，加速胯下馬的脚程，仍舊折回宿營之地，向公子光等人告警。一路之上，穿枝拂葉，儘快攢趕。却問起了伍忠當時情景。——據伍忠匿藏暗處窺伺所見：當專諸領了他那三百餘名馬隊，在黑夜之中大呼小叫，宣稱吳王派了兩萬大軍前來接應，一時之

間，確也曾嚇著了費無極，唬住了鐵虎。於是鐵虎和他的八名徒弟寸步不離費無極左右，力保奸相沒命的向西而走，直至一彪人馬臨到了面東佈陣的楚國大司馬薳越陣前。南北兩面，四方陣的左右翼，三千兩千楚軍早已四下奔逃，潰散無遺。唯獨薳越不失爲楚國第一員大將，臨危不亂，力持鎭定，他在兵荒馬亂，陣勢不穩之際斷然下令：

『各級將校，層層節制！膽敢亂動一步，臨陣脫逃者，格殺勿論！』

當其時，月黑風高，吳軍馬隊之來有如迅雷狂飈。何況東、南、北三面本軍一片大亂，祇顧逃生，薳越麾下將士自難免心驚膽寒，亂成一團。也有些不知深淺高低的惟恐吳軍迅卽殺到，撒腿便跑。却是薳越將軍一向軍令如山，令出必行，統兵將校一見之下，立刻拔劍便斬，轉眼之間，就有五七個人身首異處，慘死於地。其餘將士耳聞目睹，直嚇得頭皮發痳，所謂殺一儆百，當場奏效。薳越麾下的將士自此以後，一個個的呆若木鷄，站在原處紋風不動。如此這般，五七千名大隊楚軍總算保住了兩千有餘人馬，不曾在專諸深夜奇襲之中潰散一空。

因此之故，當費無極領着鐵虎師徒九人策馬急逃，沒命奔馳。一直逃到四方陣本陣西陲，楚國大司馬薳越面東扼守的那一線，這才欣然發現，薳越那兩千餘名將士完整無缺，屹立原處。那薳越在一團黝暗之中，聽到費無極馬蹄急驟聲中一疊連聲的極口吶

喊：

『薳大司馬，是我費無極在奔向你來！』

薳越當下便策馬出陣，迎上前去。——那時節，吳軍斥堠伍忠匿身之處距離不遠，夜靜聲朗，他側耳傾聽，把費無極和薳越之間的對話聽了個一淸二楚，句句眞切。他首先聽見薳越在講：

『今尹大人休慌，薳某已經判斷得明，吳軍來襲，只是小隊而已。』

費無極當下愣了一愣，接口便問：

『倘若吳軍只是小隊，他又怎敢越境而來，向我大軍挑釁？』

薳越却在一聲冷笑的笑道：

『吳軍之來，無非利用黑夜。乘我一時難辨，企圖行險僥倖，救出姬光等人，否則，兩萬人馬的大隊，爲何不見兵車？』

一句話，提醒了驚魂甫定的費無極，他便在馬背之上一聲長歎，側過臉去望着鐵虎，滿腔懊惱，感慨萬千的說道：

『唉！我也曾多次領軍，迭經征戰；殊不知竟在這楚吳邊境平陽地上，中了吳軍的狡計。由此可見，爲帥爲將之難，一時驚惶失措，險些不戰而潰，全軍覆沒，鬧出天

大的笑話。』

那鐵虎一聽，頓時便把握機會，爲四散奔跑，一時之間不知去向的楚軍將校士卒請命。他雙手抱拳，由衷摯切的說道：

『令尹大人熟睡之中，一時失察，居然也會被那小小一支吳軍所惑，輕捨本陣，投西急走。這就難怪四方陣上東南北三路人馬，陡聞吳軍殺來，不由嚇得祇顧逃生，一潰而散了！』

薳越深知費無極好大喜功，絕不容人揭他瘡疤，惟恐鐵虎出語亢直，讓費無極當衆下不了臺，從而惱羞成怒；因而他便趕緊機伶的把話題岔開，特地提高聲浪，正色的說道：

『吳軍纔去不遠，我軍雖有部份潰散，想必也在附近匿身。令尹大人何不立即下令，分遣將校四出召集。言明只需迅速歸隊，即可免究不戰自潰之罪，一俟人馬到齊，重整行伍，然後拔隊往追吳軍，想來不難將姬光等人一舉成擒！』

費無極聽後，一個勁兒點着頭說：

『將軍所言極是，依時間推算，吳軍此刻多半方始逃抵吳境，亡羊補牢，猶未爲晚。』

當下便頒下一束令旗。命鐵虎和他的八名徒弟，各執令旗分赴各處，將四散奔逃的楚軍將校士卒全部召回。然後調齊人馬，火速趕上吳軍。費無極一陣惱怒之餘，尤且斷然下令：

『這一次，即使深入吳境，與吳國駐防人馬決一死戰，也得把蔡姬、姬光、伍子胥、金不古等人擒回楚境，然後碎屍萬段，以洩吾恨！』

擔任斥堠的伍忠，一口氣把他的所見所聞說完，伍子胥和他並轡齊驅，已經折回了宿營原地。子胥先去喊醒了公子光，把大隊楚軍即將越境追來的警耗說了一個梗概。這時候，專諸、金不古、紫姬等人俱已相繼醒轉，伍忠又奉子胥將命，將一面小鑼敲得噹噹直響，響得露宿吳軍一驚而醒，欠身而起。睜着惺忪的睡眼，便在平陽地上整齊列隊，準備聽取號令，迎戰楚國追兵。那公子光問明了究竟，向伍子胥一聲苦笑的道：

『好不容易離楚返吳，偏又有費無極集齊人馬來追，如今是戰是走，全憑將軍定奪。』

伍子胥又度獲得公子光賦予指揮全權。側過臉去便問專諸：

『賢弟，昨天你走的也是這一條路？』

專諸應聲答道：

『是！』

『離此多遠，才有吳國守軍？』

凝神想了一想，專諸方始條理分明的答道：『從此地往東，要到西村始有關卡。只是關卡守軍不過二三十人而已，勢難抵擋費無極大隊之來。再往東走，約莫三百五十里以外，才是吳國大城夫椒，有吳國公子左司馬掩餘，統兵一萬，扼城而守。』

子胥再問：

『難道說，自夫椒而抵西村，這三百五十里之內，就沒有另一支吳軍駐守了？』

專諸一臉苦笑的答道：

『西村、夫椒之間，雖然也有幾支人馬；却是多者一二千，少者三五百。即使全部集結在一處，只怕也難當楚軍之衆。』

子胥轉向公子光，喟然太息的說道：

『令堂弟掩餘識大體，重親誼，多半可以助我們一臂之力。就只是——遠水不救近火。』

公子光雙眉緊鎖，愁容滿面的答道：

『只是當今之勢，我們唯有先行擺脫追兵，然後往投舍堂弟掩餘。』

方針大計既定，伍子胥便一心在作『擺脫追兵』的打算。從西村到夫椒，原曾是他當年由楚境昭關，逃到吳國都城的途經之地，山川地理，相當熟悉。因而他便下令金不古與紫姬，讓這一對少年情侶，率領公子光的一百名家將丁壯、一百名專諸募來的俠義之士，保住公子光和蔡姬夫人，捨棄馬匹，穿山越嶺，經由一條罕爲人知的小路，迂迴繞道，徒步行進。——伍子胥希望他們在五天之內進入夫椒城中。由公子光親率衆人往見掩餘，再請掩餘派隊護送，直赴吳國的都城梅里。

金不古高聲的應了聲：『得令！』緊接着便提出了他心中的一問：

『那——將軍和專大叔呢？』

子胥兩眼定定的望着金不古，深沉的一笑，答道：

『我和你專大叔，自然是領着陽山我家的這一百名家將丁壯，還有這三百多匹馬，出這樹林，取道官塘大道，緩緩的往夫椒而走。』

紫姬一聽便懂，當下毫不遲疑的挑明了說：

『將軍，你這分明是在和專大叔他們以身作餌，引家父、舍舅、陽匄來追，好讓我們從山間小路，從容逃脫！』

『除此以外，』伍子胥一聲長歎的反問：『難不成妳還有什麼兩全之計麼？』

紫姬被伍子胥問得無詞以對，啞口無言，粉臉一紅，默默的低下頭去。專諸一看，惟恐公子光、金不古等人又要自動請纓，節外生枝，落了個議論紛紜，貽誤時機之局。他頓時便插嘴進來，高聲說道：

『陽山伍府家將久經訓練，早成勁旅，何況還有我義兄伍子胥和在下我手中的這兩支寶劍，不難在千軍萬馬中反覆決盪，來往衝殺。費無極收集潰兵，整隊來攻，只要姑娘和不古保住殿下、夫人先走，免了我們的後顧之憂。在下敢說費無極、薳越、陽匄那三名敗軍之將，再也奈何不了我們！』

伍子胥原以爲公子光也會出面阻止，不許專諸和他以身作餌，甘爲犧牲。却是，公子光竟一反常態，不贊一詞，當時他臉色一正，面容肅穆，從腰間解下他那一柄小小的魚腸寶劍，大踏步走到伍子胥和專諸的跟前，雙手捧劍一臉虔敬的說道：

『當年歐冶子先生鑄劍，和他的夫人杏姬雙雙投爐，自焚於火，天下五金之菁英，方始熔爲汁液，汩汩而下。從而鑄成了天地瑰寶，五大名劍。這魚腸劍便是其中最小，同時也是最鋒利的一支，果然可以斬金截鐵，吹毛立斷。前日楚境一戰，先已顯露鋒芒，楚軍將校的兵器，一旦相交，無不應聲而斷。伍將軍，我今天將這魚腸寶劍鄭重的付託給你，不但希冀將軍持劍大破楚軍從容脫險，尙且喁望將軍力斬奸佞，用這魚腸寶

劍斬了費無極，報了將軍的血海深仇，爲吳楚兩國，除一大患！』

伍子胥和專諸凝神傾聽，聽那公子光說得眞摯肫懇，慷慨激昂；一對義兄弟感動得雙雙流下淚來。兩人一前一後，齊同一致屈膝跪下，由伍子胥雙手抬托接過寶劍，嗚咽哽塞的說道：

『子胥不才，荷承公子殿下謬愛，將天地瑰寶，魚腸名劍借給子胥上馬殺賊。子胥誓願出生入死，全力以赴，不負殿下的厚望。來日平安抵達夫椒，尤將當衆繳還，以昭大信！』

公子光一等子胥說完，立刻伸出雙手，殷殷的扶起伍子胥和專諸二人。伍子胥將一柄價値連城的魚腸寶劍，牢牢的在腰間繫好。這時節，金不古和伍忠先已將人馬、糧秣分配妥當。由伍忠上前，向伍子胥一一稟告明白了，方始催促的說：『大隊楚軍轉眼即來，我方兩路人馬，請將軍從速下令開拔！』

伍子胥、專諸便先到蔡姬夫人跟前，說明種切。一致長揖及地，向蔡姬夫人道別。伍子胥惟恐蔡姬夫人惴惴不安，還特意安慰她道：

『楚軍不知山間還有一條小路，而且費無極、薳越、陽匄所部全是馬隊，山路崎嶇，不良於行；夫人此去又有公子光殿下、金不古、紫姬和二百名忠義敢戰之士隨行保

護，定可平安無恙抵達夫椒。』

蔡姬夫人聽了，衷心感激，熱淚盈眶。她凝望着子胥，懇摯說道：

『將軍一腔忠藎，專諸先生千古高義，救我於九死一生之際。大恩不可言謝，唯有來日圖報。尤其將軍、先生此去蹈危履險，令我不勝懸念。祇求二位以天下爲重，善自珍攝！』

關愛眷戀之情，溢於言表。金不古、紫姬、珍娥、珠娥也依依不捨的過來向伍子胥、專諸道過了別。自吳國梅里一道同來，出生入死，同甘共難的四員家將隨從，則姬仁、姬禮仍歸公子光；伍忠、伍義，雙雙上馬，隨侍於伍子胥的左右。——臨別時分，子胥、專諸端坐馬鞍，伍忠、伍義帶着一百名伍府家將丁壯一概上馬排列成行。這一百另四名捨生取義，往誘楚軍的義烈之士，齊整有序，鴉雀無聲，目送公子光引領衆人徒步而走，沒入一道茂密樹林，奔向一座峻拔山峯。轉眼之間，主從二百餘名，走得影踪不見。

伍子胥和專諸，領着伍忠、伍義，策馬轉而向後，越過立馬林中的本隊人馬，一聲喝令——

『向後轉——走！』

於是子胥、專諸在前，伍忠、伍義繼後，一百名伍府家將絡繹進發；剩下來兩百匹戰馬，久經調教，頗曉戰陣慣常，居然也像有人騎乘般的，緊跟在大隊人馬之後列隊而行。送走了蔡姬夫人和公子光等，伍子胥心中略寬。他領着這小小一支馬軍穿出樹林，踏上官塘大道，就此不疾不徐的向東而行。

滿心以爲費無極、薳越以及陽匄，隨時都會從背後直追過來，寃家路窄，當然會有一場鏖戰。然而，伍子胥這一支人馬步下東山，穿越西村，遶過一處山脚，極目千里，一望無際。蜿蜒大江，便在七、八里外浩浩蕩蕩的奔流向東，眼看着就可以渡過大江了。駐足西望，依舊不見楚軍的影踪，伍子胥心中納悶，右手一伸將伍忠召到跟前，啓齒便問：

『依你看，那費無極他會不會又改變初衷，不來追趕我們了？』

伍忠正待在馬背上抱拳爲禮，張嘴答話，立馬子胥右側，始終都在極目眺望的專諸，不待伍忠開口，驀地便是一聲大叫：

『兄長！你瞧！』

伍子胥順着專諸的手指放眼看去，大江上流，河道轉折之處，突然閃出一支船隊，艨艟巨舟，顯然是吳王僚麾下的載兵戰艦。子胥、專諸、伍忠定睛一看，前後共有三

艘。三艘划槳木船首尾相啣，正在逆水而上，伍忠看清楚了時，立即發出一聲歡呼：

『這是我們吳國的水師，正在東來馳援，將軍，那費無極縱有千軍萬馬，我們也不怕他了！』

伍忠正在歡欣鼓舞，雀躍三尺；伍子胥眼尖，一眼瞥見了爲首一艘戰艦上，正有一面『慶』字大纛在迎風招展，他頭也不回的告訴專諸說：

『賢弟，來的是慶忌！』

專諸不由愣了愣，脫口而出的驚問：

『是大王世子，號稱天下第一勇士的慶忌？』

伍子胥憂心忡忡，一臉困惑迷離的答道：

『正是！』

『慶忌常年隨侍大王，寸步不離左右。』專諸驚疑不定，提出了他心中的迷惑：『他怎麼會遠出都城三、四百里，上這兒來接應我們呢？』

伍子胥一聲苦笑，轉臉望一眼專諸，壓低聲音答道：『姑且不管他是否前來接應，我們先到江邊去跟他見過了禮再說。』

專諸點點頭，答應了聲：『是。』伍子胥便一拍胯下馬，一馬當先，領着這支小小

的馬隊直趨江邊，將人和馬在寬敞遼闊的江濱一字排開，正好趕上慶忌的艦隊臨近下碇，艨艟巨艦離岸邊不及一丈，早有甲冑鮮明，威武雄壯的八名親軍搭好了寬可五尺的跳板，於是三艘戰艦上鼓號齊鳴，樂聲大作。五七十名吳宮近侍在艦首甲板雁序般排成兩行。便在這時，伍子胥知吳國第二號人物，天下第一勇士慶忌馬上就要出現了。他拉開嗓門，聲清氣朗的聲聲喝令：

『下馬！——列隊恭迎！』

陽山伍府家將應聲：『者！』人人抖擻精神，個個動作劃一。霍的下馬，肅立在馬首之左，挺胸凹肚，昂首凝眸，肅然無譁的在列隊迎迓吳國世子慶忌。

慶忌魁梧碩壯，巍然有若一座小山般的高大身軀，在前艙門口出現。專諸一眼瞥見，不禁又驚又羨，他悄聲的跟伍子胥耳語——

『俗諺有云：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這話果然不差。兄長，我今天總算是見到英雄人物了！』

『噓——，』伍子胥低低的噓了一聲，又悄悄的告誡專諸道：『這慶忌自恃勇力，目中無人。賢弟千萬小心，莫讓他說我們輕忽怠慢！』

『是！』專諸低聲應答，他在心中暗想，從此還是讓他兄長伍子胥答話的好！

慶忌由兩人前導，兩人殿後，四名內侍左右扶掖，昂首闊步，趾高氣揚的走過長達一丈的跳板，他捨舟登岸，直到伍子胥、專諸兩人之前三丈來遠的地方站定。與此同時，方才在艦首甲板列隊的五七十名吳宮近侍，步履便捷，悄無聲息的列隊緊躡其後，亦步亦趨，在慶忌的背後，又次排成了兩行。

子胥見狀，連忙一拉專諸，兩人齊肩並步，雙雙來到慶忌的跟前，一般兒的躬身爲禮，一揖及地，由伍子胥高聲通報：

『陽山草民伍子胥，率同義弟專諸，不知殿下虎駕賁臨，迎迓來遲，敢請殿下恕罪！』

那慶忌，一味的昂首直立，抬眼直望雲天，根本就未曾掃伍子胥、專諸一眼。然而當他陡然開口，短短的一句問話，居然有如晴天霹靂，捲地焦雷，直把專諸震得兩耳鼓裏轟隆隆的作響。慶忌是在暗噁叱咤，雷霆霹靂般的發話問道：

『專諸何在？』

那專諸一聽，吳國王僚之子，天下第一勇士慶忌已在提名道姓的問他；當時由於慕名已久，惺惺相惜，當時只覺得不勝慶幸，無上榮寵，便邁前一步，雙手一拱，一揖及地，滿心愉悅的答道：

『草野小民專諸參見殿下，願殿下千歲千千歲！』

詎料，那『自恃勇力，目中無人』的慶忌依然神情倨傲，昂首如故，正眼也不瞧專諸一眼。緊板着臉，聲色俱厲的再問：

『專諸！是你矯用大王詔旨，膽敢在吳趨一帶，招兵買馬，妄圖謀反？』

聲聲質問，直嚇得專諸面色發白，汗流浹背，他忙不迭的極口聲辯：

『回殿下，草民一向潔身自愛，奉公守法，上知天命，下安生理；連功名富貴都未曾想過，又怎會招兵買馬，妄圖謀逆？』

仰臉朝天，嘿嘿嘿的發出一陣冷笑，慶忌依舊聲若洪鐘的再問：

『吳趨市吏來報，你在吳趨召募了一百餘名丁壯，又夥同公子光殿下的百名家將，伍子胥的百餘名家僕。採購馬匹三百餘騎，星夜馳赴吳楚邊境。你給我實說，這話是眞是假？』

專諸憤憤然的應聲答道：

『是眞！』

『你這又是在做什麼？』

專諸難忍心中氣忿，也和慶忌一般兒的昂首挺胸，抗聲答道：

『大王派公子光殿下越楚入蔡，迎迓楚國王妃蔡姬夫人，一行一十一人迭經艱危險阻，孤軍衝刺，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抵達吳楚邊境。故國在望，却又被楚國令尹費無極、右司馬薳越、左司馬陽匄，各率大軍，團團圍困；堂堂吳國公子，大王使節，身陷重圍之中，生死間於一髮。大王既不派兵赴援，又不遣使交涉，全然置之不理。專諸身爲平民，尙知吳國威信，公子殿下一行性命關係重大；不勞朝廷一人一騎、一兵一卒，邀集友好同志，冒死前往解圍。幸能以寡敵衆，救出公子殿下一行。如今未聞朝廷獎勉，反以叛逆相誣。請問殿下我吳國是否還有天理公道！』

專諸理直氣壯，聲調鏗鏘，尤其長篇大論，踔厲風發，那慶忌聽了三兩句，就已經老大不耐煩了。直到專諸據理力爭，語語嚴正，駁得慶忌無詞以解，他當下便惱羞成怒，臉色發青，一連幾次想打斷專諸的聲聲呵責。却是專諸不爲所動，昂昂然把他心中的憤慨怨悱全部傾吐出來。益發使慶忌顏面無光，怒火中燒。他驟然的伸手一指，開口便是一聲厲喝。

『左右！還不快把這大膽的叛徒拿下！』

慶忌的左右前後，一二十名魁梧精壯的鐵衞，登時便是一聲答應：

『者！』

答應時，霍的拔出刀來，越過跳板，直登江岸。轟擁般衝向專諸，利刃加胸，七手八脚的便要將專諸牢牢的綁起。便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伍子胥看情況緊急，不遑思索，他不迭拔出腰間掖插的魚腸寶劍，往專諸的手中一遞，與此同時高聲一叫：

『賢弟快走！』

專諸接劍在手，如虎添翼。一尺來長的奇珍異寶往前一揮，寒光四射。只聽到乒零乓瑯的一陣聲響，慶忌手下鐵衞手執的鋼刀，早有三五柄被魚腸寶劍齊齊砍斷，直驚得那幫鐵衞目瞪口呆，瞠目結舌。便趁這一剎那空隙，專諸一拎馬韁，猶加一鞭，讓胯下馬掉轉馬頭，撒開四蹄，如風馳電掣般投南而去，轉眼之間便跑了個影踪不見。這一頭，慶忌的鐵衞猶在發呆，跳板上的慶忌却已在怒不可遏，暴跳如雷。他一個勁兒的高聲大喊：

『這專諸竟敢盜用魚腸寶劍，你們還不趕快追上前去，拿他回來！』

這時候，便有慶忌座艦上的一隊鐵衞，飛快的從艦艙之中牽出馬匹，越過慶忌的身畔，牽馬上岸。正待胯上馬鞍，整隊往追，伍子胥一見，連忙驟馬向前，使胯下馬一橫身，恰好攔住了追兵的去路。然後他從容不迫，雍容鎭靜，在馬背上向慶忌一拱手道：

『殿下高明，想必已經把專諸壯士的一番回答，字字聽得明白。楚蔡之行子胥親歷其境，頗知其詳，敢說專諸先生所說的絕無一字虛言。』

伍子胥既攔住了追兵，又在爲專諸所言作一見證。無異當衆再作一次撻伐，猛可再摑慶忌一記耳光。猶如因風搧火，火上潑油，直把慶忌氣得雙脚直跳，哇哇亂叫。伸手指指點點的斥道：

『大膽伍子胥，你居然敢跟叛徒專諸一鼻孔出氣，本爵這就將你拿下，解送京師，當衆正法！』

慶忌的一聲『拿下』！方才出口，二三十名鐵衞，立刻一擁向前，便想將伍子胥從馬背上直摔下來，伍子胥却不待他們近身，高聲說道：

『士可殺不可辱！殿下一定要伍某晉京，伍某這便陪你一道直赴梅里面君！』

伍子胥威武雄壯，天生威儀。他這疾言厲色一聲獅子吼，當下便使那幫耀武揚威，躍躍欲試的慶忌鐵衣衞爲之震懾，一致倒退數步，睜大兩眼愣愣的向他望着。子胥却又不待慶忌變臉發作，意態悠閑，動作迅捷，一抬右腿翻身下馬，大不剌剌走到滿面怒容的慶忌跟前。他伸手一延，彬彬有禮的說了聲：

『請！』

然後，就在慶忌的跟前垂手一站。

人以禮來，我以禮往，這就是所謂的『禮尚往來』。慶忌再驕橫專恣，跋扈囂張，眼見伍子胥態度雍容，舉止安詳，雖兵刃相加依然禮節不廢，便有天大的怒氣也發作不出來。因而唯有鼻孔裏：『哼！』了一聲，打從眼角掃視子胥一眼，氣呼呼的從跳板又折回艦上。那慶忌看清楚了子胥確已登艦，正由一名偏裨將校必恭必敬的請他進入後艙。這才餘慍未熄的一聲喝令：

『啓碇返航！』

艦上百餘名舵工、水手齊聲應：『者！』巨艦立刻解纜啓碇，揚帆張篷，乘一陣初冬西風，破浪衝波，直向吳國京城——梅里駛去。慶忌畢竟是個粗人，得了個一心重視的伍子胥，果然就把他所誣指的『叛逆之徒』專諸給忘了。

那專諸，得了伍子胥的掩護斷後，急急然如漏網之鳥，脫罟之魚，一路快馬加鞭的沿岸東馳，轉折向南。來到一處渺無人煙落寞荒涼的江岸。放眼四看，萬籟寂寂，周遭方圓十里杳無人跡。他正急於尋覓船隻載他渡過江去，東向而行，先回家鄉吳趨，打算見過了高年老母、嬌妻和幼子專毅以後再作道理。然而等了好大半天，江上連個帆船身影都不曾瞧見，而夕陽漸沉，暮靄四合，天色越來越黑，專諸不由煞費躊躇，是否就在

這驚濤拍岸的江濱平地露宿一宿，驀地，蘆葦叢中傳來咿唔划槳聲響，專諸一陣心喜，踮起脚尖放眼一望。瞥見一位童顏鶴髮，仙風道骨的老丈，佝僂肩背，輕舟小槳，駕着一艘蚱蜢小舟，從蘆花叢中划了出來。

專諸眼見老者年邁，相貌不凡，不禁肅然起敬，便雙手一拱，作了一個揖，高聲的一喊：

『老丈！』

那老丈耳聰目明，聽得眞切，看得清楚。他抬起頭來看了專諸一眼，向專諸藹然一笑，一擺尾舵，將小舟划向專諸立馬之處，高聲答道：

『一人一馬，正好載你過江。』

專諸連忙拱手道謝，再客氣的加上一句：

『就不知是否順便？』

老丈撐船攏岸，專諸滾鞍下馬，自己牽着馬匹，小心翼翼踏上小舟。直到這時，老丈方才回答專諸的那一問道：

『能載專諸先生一程，就不順便也是順便！』

專諸一聽，倏然一驚。他站在船頭上，望着在船尾掌舵操槳的老丈，驚詫錯愕的說

道：

『老丈怎知賤字？』

老丈一面將小舟划向江心，一面樂呵呵的笑着說道：

『吳國豪傑，吳趨壯士、公子光殿下佳賓，伍子胥將軍義弟；入蔡入楚，來去自如。專諸先生，如今你已是吳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英雄人物。』

專諸連說：『慚愧！』一臉堆笑，啓齒請教那老丈的尊姓大名，那老丈却在滿面春風的搖着頭道：

『荒村老朽，草野鄙民。俚名俗呼，又怎敢入於當代英豪之耳！』

專諸唯有一聲苦笑的道：

『老丈太過謙了。』

老丈莞爾一笑，將這姓氏問答掠過不談。一邊划槳，一邊再問專諸：

『想來專諸先生是要回吳趨去？』

『是。』

『榮歸故里之前，不知先生是否有空，去一處僻靜的地方，見幾位患難知己之交？』

聽得專諸一頭霧水，不知究竟，他眉頭一皺的問道：

『老丈說的究竟是那幾位？』

那老丈却故作神秘，秘而不宣，僅只輕輕的應了一句：

『只要先生略有餘暇，何妨到了以後，自已再去一一相認。』

專諸凝神想了一想。母親妻子幼兒並不知道自已幾時到家，便遲上個把天料也無妨。彎上一彎，說不定會有什麼奇遇；而且察言觀色，揣度語氣，這位老丈顯然絕無惡意。因而他便點點頭說：

『願從臺命，去走一走，只是繞道前往，又得勞煩老丈了。』

詎料，那老丈居然會語焉不詳，但却是寓意深沉的說了一句：

『先生到達之時，向老朽道謝的人，也許就不止先生一個了。』

專諸原想問個明白，却是話到嘴邊，又縮了回去，當下便故作悠閒，仰望雲天。西風漸緊，陰霾低垂，微弱天光，映照得江上草原一片蒼茫；蚱蜢小舟，臨近江濱，江濱與一望無垠的草原相連接。岸畔一排垂柳，初冬已近蒼黃，然而嫋嫋柳枝，猶仍低拂水面。專諸眼尖，一眼瞥見，柳枝後正有人影幢幢，在一片平陽地上三三兩兩，或坐或立。

將近岸，船老丈用雙手圈口，向那岸上人影高聲大叫：

『專諸先生到！』

岸上衆人，頓時發出一聲歡呼，一條人影，飛也似的奔向江濱。專諸踮起脚尖，定睛一看，竟是金不古在高擧雙手，連連搖撼。一面口口聲聲的在喊：

『專大叔！專大叔……』

緊接着，坐地休息的公子光、紫姬、姬仁、姬禮也在相繼站起，快步走到江邊來迎接專諸。老丈笑吟吟的將纜繩一拋，江邊上的金不古一躍而起，伸手接住。三把兩把便將舴艋小舟拉到岸旁。方在一棵柳樹上將繫未繫，那老丈却笑嘻嘻的說道：

『小哥莫忙，老朽送了專諸先生來，還得走回程路，回家去了。』

專諸一聽，忙從鸞帶中抽出一錠碎銀。恭恭敬敬的遞給老丈道：

『些微茶資，不成敬意，還請老丈笑納。』

不料，那衣衫襤褸的老丈却直在笑着搖頭，大大方方的說：

『老朽早說過了。能載專諸先生一行，便不順便也是順便。何況，今日羣英畢集，正是吳國蒼生的洪福，老朽躬逢其盛，正是三生有幸！』

說罷，又一疊連聲催促專諸，趁天色未黑，牽馬上岸。專諸正在老大不過意，岸上站着的公子光，便插嘴進來說道：

『船老丈是江上隱者，非尋常人，金銀財寶於他一無所用。』

專諸一聽，便知船老丈果然是一位隱者大老，當下唯有再施一禮，一揖及地。一心虔敬的對船老丈說：

『一渡再渡，盛情可感。老丈江上大隱，不敢以金銀褻瀆，請接專諸一拜！』

那船老丈胸襟洒脫得很，他在江風之中揚起一陣哈哈大笑，兩眼定定的看着專諸牽馬上岸，頓時就有金不古搶步上前，伸手接住馬韁，替專諸在一株樹幹上拴好，讓專諸得了個空，過去跟公子光見禮。專諸一開口便問道：

『殿下一行是翻山越嶺而來？』

『不錯。』公子光和悅的笑着點點頭說：『山路崎嶇，攀援不易，幸虧沿途都有百姓嚮導指引，穿山越嶺，竟然省了大半天的行程。』

『原來如此。』專諸長長的吁口氣說：『難怪殿下一行來得恁快！』

在一旁等着問話的金不古越來越心急了。他忙不迭插嘴問道：

『專大叔，伍將軍呢？』

提起子胥，專諸便滿臉愁容，一聲長歎的答道：

『伍將軍和我沿大江北岸東行，臨到江口，突有公子慶忌駕着艨艟巨艦，滿載鐵衞，直駛江岸。擋住了我們的去路……』

『公子慶忌？』公子光一臉驚詫，雙眉深鎖的問道：『我這寶貝侄兒，他是大王的宿衞，京師的重鎭，又怎會駕艦截江，攔住了你們二位？』

那專諸便兩指一疊，娓娓道來，將慶忌爲何倨傲無狀，侮慢無禮；一開口便強加自己罪名，誣指自己聚衆謀叛，他自己又爲何嚴詞呵責，直言往懟。居然激怒了慶忌，當衆一聲喝令拿下。而伍子胥又怎麼樣適時援手，將魚腸寶劍遞給他殺出重圍，雙方對談，全盤經過，鉅細靡遺說了個一淸二楚。

衆人一聽，頓時面現重憂，愁眉不展，面面相覷，無言以對，唯有紫姬一時心急，心直口快，脫口而出的問專諸道：

『那麼伍將軍呢？』

『這……』專諸應聲而答。然而他才說出了一個『這』字，偏又頓住不說。當下心想，方才恪遵義兄之命，倉皇殺出重圍，委實是嫌操之過急了些。他義兄伍子胥先命自己快走，他本人却留在原處，面對天下第一勇士慶忌和滿艦的吳國精兵銳卒。如今回想，他多一半是以身瓜代自己，再也逃不出來了。

專諸正在埋首深思，一心懊惱，公子光却在一旁幽幽的嘆了口氣，低聲說道：

『我那侄兒遇見伍將軍，令人擔心的是：兩虎相鬥，必有一傷！』

斯語一出，在場各人的心情越發凝重。人人搖頭低喟，長吁短嘆，偏有金不古不明就裏，貿貿然的問公子光道：

『難不成，那慶忌他也敢誣陷伍將軍謀反？』

公子光一聲長吁，神情黯然的答道：

『那是必然之事。』

他這一答，激起了金不古的一腔怒火，他憤懣不平的再問：

『伍將軍不食吳國俸祿，不受吳王差遣。他仗義勇爲，挺身而出，侍同公子殿下深入楚蔡，出生入死；慶忌憑什麼說他謀反？』

『是啊，』紫姬的一張粉臉脹得通紅，她也在義憤塡膺的說道：『伍將軍原是楚國大將，身在吳國，只能說是吳國的貴賓，他一不拜吳將，二不食吳祿；謀反二字，從何說起!?』

公子光一臉苦笑，滿容愁容。直走到金不古的身邊，伸手一拍他的肩頭，嗟嘆不已的說道：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專諸先生毀家紓亂，募集仁人義士，救我於重圍之中。那慶忌偏說他是僭用旗號，糾衆作反，如今將軍當着慶忌的面，縱放專諸先生，慶忌就益發振振有詞。在慶忌說來，反倒給伍將軍他多加了一項罪名！』

金不古和紫姬一聽，更著急了。先是紫姬拔尖聲嗓的問道：

『那慶忌他膽敢對伍將軍橫加汚衊，怕只怕他也會肆意羞辱。說不定這時候慶忌已將伍將軍五花大綁，押解到吳京梅里去了。』

不古聽了，立刻便義形於色，攘臂高呼：

『請殿下率領我們，立卽啓程！火速趕到梅里，把伍將軍給救出來！……』

公子光右手一伸，阻止金不古再往下說。他凝神一想，思前顧後，將這伍子胥又一次落入慶忌之手的不幸事件，作了一番通盤周密的考慮，然後自己做了一個極其審愼的研判。他面容平靜，從容不迫的告訴專諸、金不古、紫姬等人說道：

『伍將軍一團正氣。慶忌呢，滿肚皮的忌刻。乍看起來，誠然惟恐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却是，費無極兵敗，蔡姬夫人平安無事進入吳境，大王得以不費一兵一卒，一刀一槍，揚國威於境外，張仁義於天下，撿了這個天大的便宜，躊躇滿志，洋洋得意之餘，他就斷然不會加害伍將軍，反而惹上列國諸侯的恥笑，千秋萬世的罵名。因而我可

以斷然的說：縱使伍將軍被慶忌押解到了梅里，也必定是有驚無險，轉危爲安。』

『殿下的意思是說，』一心焦急，愁容滿面的紫姬，等公子光把話說完，便忙不迭的問道：『那慶忌把伍將軍押解到梅里，吳國大王不但不會加罪，甚至還會立卽開釋？』

『事情倒也沒有這麼簡單，』公子光深沉的一笑，回答她道：『要想伍將軍不致獲罪，當殿開釋。還得我們日夜兼程，儘快趕回梅里。』

金不古接口又問：

『殿下是想儘快趕回梅里，晉見吳王，請他看在殿下的面上，當殿釋放伍將軍？』

『那倒不必如此大費周章，』公子光搖搖頭，轉過臉去望一眼坐在右側樹下的蔡姬夫人說道：『祇要我們一到梅里，竚候蔡姬夫人面見大王，入蔡之行，功德圓滿，大王他在高興頭上，敢說用不著我開一聲口，自然而然會把伍將軍請出來和我相見。』

站在一旁側耳傾聽的專諸，忍禁不住插進嘴來問道：

『殿下眞有這麼大的把握？』

公子光望着專諸莞爾一笑，輕鬆自在的聳聳肩膀，藹然的反問一句：

『莫非——專諸先生要我打一張包票？』

專諸大爲不安，低頭靦顏的笑了。接着，又雙手一拱，忙向公子光謝罪：

『在下問得唐突冒昧，還請殿下恕罪。』

『好說好說，』公子光伸手一拍專諸的肩頭，笑容可掬的答道：『先生儘管放心。本爵敢保伍將軍平安無事。就只是——先生募集志士，入楚馳援，分明有大功於吳國，有大德於本爵；偏偏豺狼當道，顚倒是非黑白。如今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所謂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也就只好委屈先生於一時了。』

專諸一聽伍子胥準保無恙，心中的一塊巨石先就落了下來。至於他自己的生死榮辱，神情之間表現得顯然不屑一顧。他先向公子光道過了謝，又問：

『殿下是要在下如何自處？』

公子光沉吟半晌，突然一拉專諸，兩人邁步走出衆人圍繞的圈子，忙裏偷閒，好整以暇的同到江岸漫步。先是沿着一排傍岸垂柳，默默無言的走了一陣。直到距離衆人較遠，公子光方始站停下來，和專諸面對面的相向而立。未開言，先是一聲長歎，無限低徊。他仰望蒼天，眼睛裏滾動着淚水，語音蒼涼悲壯，聲調悽越酸楚的說道：

『按吳國列祖列宗所訂的王制，先王旣薨，王位理當由我繼承。』

專諸面容肅穆，必恭必敬的答道：

『這一層，不但在下知之甚稔，時感憤恚不平。卽令吳國上下，上起宗室公卿，下迄平民百姓，幾乎人人都在爲當今大王的恃強凌弱，僭奪大位，使吳國王制綱紀蕩然無存，從而搖頭太息，切齒痛恨！』

公子光低下頭來，望着專諸慘然一笑。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說道：

『倘若當今大王一秉至公，勤政愛民，能使吳國民富國强，長治久安；我和他誼切兄弟，就讓他代我爲王，也還認了。然而自從他卽位以來，橫征暴斂，好大喜功，不惜悍然屢動刀兵，鬧得吳國民窮財盡，天怒人怨。尤其對我處心積慮，一再意圖加害，幾乎使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不知如何是好。眼跟前，慶忌誣衊你盜用旗幟，聚衆謀反，這便是當今大王要對我下手的第一步。』

聽公子光說得痛心疾首，聲淚俱下，專諸心中，也是怦然一動，頓時便義憤塡膺，血脈僨興。他慷慨動容說道：

『殿下，我義兄伍將軍早就說過：當今吳王姬僚一日不除，天下一日不能安，吳國一日不能寧，殿下殺身之禍必不能免。殿下已爲吳國立下不世之功，而王僚還在虎視眈眈，千方百計，必欲置殿下於死地，王僚殘暴狠毒，形同蛇蠍。我專諸世代的爲吳國子民，上體天道，下恤生靈。深願拚却一死，撲殺彼豸，使吳國化險爲夷，百姓得慶重

甦，殿下重登王位！倘能如此，雖粉身碎骨，肝腦塗地，也是在所不辭！』

公子光聽專諸這般披心瀝膽，義形於色，說出了心中夙願，浩然壯志，當下眞是衷心感動，不克自已。他兩眼隱含淚光，定定的望着專諸，許久許久，都掙不出一個字來。專諸見了，心知公子光正在內心激盪，難以言宣。由於自己業已下定決心，他便將存在心中已久的誅殺王僚步驟，重新溫習一遍。其中若干細微末節，也就乘此機會，一一提出來——

『請問殿下，那王僚是否平日深居簡出，很少出蹕露面？』

公子光一聽專諸在這麼問了，便勉抑激動，定定心神。小心翼翼的回答：

『王僚平時絕少出巡，更不用說是在大庭廣衆之間，公然露面了。』

專諸再問：

『萬一他非出王宮不可呢？』

『那不但警衛森嚴，甲士環侍，還得由他那愛子寸步不離左右！』

『殿下所說的愛子，是否就是那位號稱天下第一勇士的慶忌？』

『是。』

『那慶忌他自詡銅筋鐵骨，有金剛不壞之身；而且他還能手格猛獸，躍接飛鳥？』

『不錯。』

這一下，輪到專諸躊躇趑趄，煞費思量了。當時他雙眉緊鎖，低埋着頭，若有意似無意的，信步走向江濱，俯望着驚濤拍岸，來而復去。心中所想，無非慶忌力大無窮，無人可敵，自己斷然不是他的對手。——這時候，耳中聽到公子光正在徐徐的步向自己，因而他便頭也不回的問道：

『依殿下看來，是否要誅殺王僚，就得先把他的鐵衛慶忌給除了？』

公子光沉思俄頃，措詞審愼的答道：

『那倒未必見得。』

專諸一聽這話，當下便眼睛一亮，霍地轉身，兩眼盯在公子光的臉上，漾一抹苦笑說道：

『殿下不必爲在下諱。在下頗有自知之明，心知氣力不能勝慶忌！』

公子光深深的點頭，低聲答道：

『先生義烈，慶忌徒恃蠻力；然而，倘若要先生和慶忌交手，的確很難得著便宜。』

專諸浩然一聲長歎，滿心慚恧，一臉愁悶。於焉自嘲的一笑，接口說道：

『殿下言下之意，彷彿是在說誅殺王僚，難敵慶忌，在下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不不不！』公子光一疊連聲的矢口否認，又忙不迭的解釋道：『本爵方才就說過了，要誅殺王僚，未必見得非得先除慶忌不可。』

專諸忙問：

『殿下這話怎說？』

『欲拯我吳國子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欲令我吳國民富國强，長治久安，兼且使我自己保全性命，專諸先生，』公子光斂容正色，語音誠摯的說道：『多年以來，我也曾苦心孤詣，朝思暮想，不知想過幾千百回。然而想來想去，似乎除了誅王僚以外，再也想不出更加穩當，更加行之有效的辦法來了。』

專諸凝神傾聽，由衷地回答他說：

『是，殿下。這一層，多一半殿下、伍將軍和在下所見略同。』

公子光謹愼小心的放眼四望，看清楚了四下無人，這才附在專諸的耳邊說道：

『果眞要誅王僚，除非三事俱備。』

聽出了一線指望，專諸興沖沖地急問：

『請問殿下，究竟是那三件事？』

公子光依然壓低聲嗓答話：

『第一件，勢必要一柄鋒利無比，小到不難隱藏的匕首。』

專諸伸手一拍腰間，昂昂然的答道：

『如今我們正好有一支魚腸寶劍。』

『魚腸鑄成，正是天奪王僚之魄。』公子光欣然頷首，表示首肯，又在繼續往下說道：『第二椿，還得一位忠肝義膽，壯志凌雲，尙且心堅如鐵，膽氣極壯，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英雄豪傑。』

專諸聽了，臉上沒來由的一紅，囁嚅半晌方始吞吞吐吐的答道：

『在下或許可以說得上心堅如鐵，膽氣頗壯，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就只是——忠肝義膽，壯志凌雲，殿下所謂的英雄豪傑，著實愧不敢當。』

『先生太過謙了，』公子光雙手一拱，直到眉心。面容端凝肅穆的說道：『行天命，順人心，誅殺王僚。當代英雄豪傑，唯先生當之無愧。有了魚腸寶劍的纖細鋒利，又有先生的慷慨義烈。誅殺王僚，爲天下除一大患，本爵所說的誅僚三事，前兩件確實已經粲然具備。』

『那麼就請殿下見示，』專諸眉飛色舞，春風滿面的問道：『這誅王僚的第三事。』

『這第三事麼，』公子光一聲長嘆息，發自肺腑，他俯瞰汩汩東流，滔滔不絕的長江水，聲嗓幽幽的說道：『說來慚愧，這第三事竟然在於本爵自己，是否能夠孤注一擲，痛下決心；將我那妻子兒女，身家性命，一概置之於斷然不顧！』

專諸一聽這話，不覺矍然一驚。轉念爲公子光設身處地著想，無論如何，此刻的公子光仍然高坐廟堂，身爲吳國第二號人物。他有嬌妻美妾，愛子愛女。府邸之中奴僕成羣，一呼百諾。窖庫之間堆金砌玉，奇珍異寶有如山積。倘若他能安富尊榮，持盈保泰，自不難安享一生，蔭及子孫，一旦誅僚失手，那王僚、慶忌的報復自然是無比酷烈。公子光自己行將五馬分屍，寸磔腰斬慘死，妻妾子女，更是絕無一人能保全。成千上百的家將家人，尤將血流成渠，屍如山積。專諸一爲公子光想到這裏，忍禁不住打了一個寒顫。當下便毛骨悚然，汗流浹背，他滿面慚惶的跟公子光說：

『殿下想得極是。誅僚一事，倘若在下一擊不中，殿下不但前功盡棄，後患無窮，尙且爲禍之烈難以想像。如今在下爲殿下身家性命着想，這一件大事似乎還是暫且莫提的好。』

殊不料，公子光一聽，竟會有如博浪鼓似的著力搖起頭來。他一面搖頭，一面面泛苦笑，一字一頓，字字著力的說道：

『專諸先生，你大大的錯了。』

愕然的望着公子光，專諸用一種難以置信的神情，急切問道：

『殿下方才不是還在說：這誅王僚的第三事，全在於殿下自己?』

『專諸先生，你我患難之交，肝膽相照，理應彼此坦誠相對，一事不隱。我老實告訴你說，』公子光頓一頓，嚥下一口唾液，方道：『多年以來，我早有誅僚之心。這一次因伍子胥將軍之介，夤緣結交先生。親眼得見令堂大人深明大義，府上母賢子孝，先生和伍將軍兄友弟恭，就曾想過將這一樁爲天下蒼生除害的重責大任，鄭重付託。却是茲事體大，株連太廣，關係尤非淺顯。因而一再躊躇，一再游移，一連多時遲遲未敢啓齒。如今王僚、慶忌猙獰面目又告出現，伍將軍竟已落入慶忌之手；誠所謂千鈞一髮，刻不容緩，尤且承蒙先生以吳國社稷百姓爲重，慷慨義烈，誓殺彼豸。此所以先生一旦出口，姬光也深受先生鼓勵。這時節確然已經可以毅然決然的正告先生，我志已決，身家性命一概在所不計了。』

專諸一直凝神細聽到這裏，方始一聲長吁，放下心來。他滿心歡欣鼓舞，與奮熱烈

的說道：

『誅僚三事，既然已經粲然具備，如今在下祇求殿下明白見示，在下既不能除慶忌，又該如何下手誅殺王僚？』

公子光又是四下一望，再度附耳，壓低聲嗓，却是在以石破天驚之勢，輕輕的吐出了兩個字：

『行刺。』

專諸點了點頭，表示他和公子光的想法一致，所要採取的手段果然相同。却是，他也在急切的追問：

『在下此刻所要曉得的是；如何閃過慶忌，刺殺王僚？』

『無他。』公子光深沉的笑笑回答：『唯有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八個字而已。』

『然而殿下明明說過，』專諸悻悻然若有憾意的再問：『王僚一旦出宮，那慶忌便寸步不離左右。如此這般，在慶忌的虎視眈眈，嚴密注視之下，在下又怎能近得了王僚的身畔。』

公子光其實早有計較，因而他便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的答道：

『這就要再一次委屈先生請先生，改裝易服，喬扮侍者了。』

專諸聽時，恍然若有所悟。因而他便迫不及待的再問一句：

『莫非——殿下可以請王僚到府邸赴宴？』

公子光莞爾一笑，應聲答道：

『先生敢是忘了？那王僚原是我的堂弟，何況這一次還有楚國王妃蔡姬夫人間關入吳，王僚勢必要和她見上一面；即此便是我在府邸設宴，請那王僚駕臨我府邸赴宴的絕佳藉口。』

專諸伸手搔了搔頭，還是想不出公子光這幾句話裏的含意所在。著實迫不得已，他祇好一臉苦笑，靦靦腆腆的問道：

『請恕在下愚魯，還請殿下見示這其間的緣故。』

微微一笑，公子光兩指一疊，伸手指指點點，爲專諸娓娓道來的答道：

『蔡姬夫人誠然貴爲楚國國母，然而就楚王而言，她是楚國廢后，私自逃出楚國的欽犯。王僚這一次爲博虛名，侈言仁義，派我迎她入吳，却是國體攸關，儀注所限，自然不便請她入吳宮相見。因此之故，王僚勢必默許，蔡姬夫人在京師梅里，必須先有一處行館。』

『哦！我明白了。』專諸一聲歡呼的答道：『蔡姬夫人在京師梅里的行館，就設在

殿下的府邸！』

公子光欣然的笑了，他沾沾自喜的反問專諸道：

『蔡姬夫人由我親身迎迓而來，我便是她的居停主。她初次入吳，以我家爲行舘，由我具柬邀請王僚前來和她相會。專諸先生，你能說這不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足以引那王僚駕臨舍下的最好理由嗎！』

聽得專諸笑逐顏開，心花怒放，他使勁的雙手一拍，歡聲嚷嚷的道：

『好理由，好理由，果然是引那王僚自投羅網的大好理由！』

『有一必有二，有二勢將再三再四。』公子光智珠在握，胸有成竹；他滔滔不絕的往下說道：『頭一回，我請王僚到我家面見蔡姬夫人，第二次，便以蔡姬夫人的名義，邀請王僚來我私邸赴宴，禮尚往來，相互酬酢，先生就不難獲得可乘之機了。』

專諸聽得一心讚可，連連點頭。心中直在盤算如何接近王僚，又該怎樣避過慶忌，下手行刺。公子光見他儘低着頭，沉吟不語，惟恐他另有什麼難處，便湊近專諸的耳畔，低聲問道：

『莫非先生還有什麼顧慮？』

專諸頓時便慷慨動容，義形於色，他仰天長吁，慨然答道：

『大丈夫行仁仗義，雖死無懼，何況刺僚一舉，上應天命，下拯黎民。專諸當然義無反顧！就只是，』——語調倏然一轉，面泛苦笑。神情之間，似有無限的孺慕依戀，他又一聲長歎，坦然直承的說：『方才在下偶然想起高堂老母……』

高堂老母四字纔一出口，專諸便眼圈一紅，聲嗓梗塞，以下的話再也說不下去了。公子光一看，心中不禁爲之愴然。他伸出雙手，緊緊握着專諸的兩臂，眞情流露，由衷誠摯的說道：

『我一向深知先生身兼慈父孝子。況且母老子幼，仰事俯畜，責在先生。然而當今之世，果若誅僚復位，振興吳國，除先生之外，委實不作第二人想，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事到如今，我祇能說：事成以後，先生之母，即我姬光之母。先生之子，亦我姬光之子；自當盡心養育，絕不有負。耿耿此心，唯天日可表，先生不信，我這就對天立誓！』

說時，公子光便要屈膝下跪，當面立誓，驚得專諸慌忙雙手將他扶起，心中一動，感激涕零的說：

『祇要有殿下一言，在下儘可死而無憾，那有讓殿下當天盟誓的道理。』

一陣輕風過處，柳枝搖曳，片片落葉飄向粼粼水面，濺起圈圈漣漪，此起彼落，倏

忽聞又消逝無蹤，大江野渡，頗起一股蕭瑟景象。刺僚大擧，計議已定，公子光和專諸二人，佇立樹下，反倒如有心事，相對無語。公子光在搜索枯腸，直在想着應該說些什麼肺腑之言，來安慰、獎勉這位捨生取義，慷慨赴死的志士好友。專諸則一心想着如何進行，如何下手。思前想後，沉吟良久，他方始打破沉寂，啓齒問道：

『在下嘗問，但凡謀大事者，輕擧無功，躁進必敗。刺僚一事，尤當周密籌畫，以期萬無一失。譬如魚在深淵，而竟入於漁人之手，祇在於漁人設下魚餌。如今在下將刺王僚，必須投其所好，方始可以近他之身。請問殿下，王僚有何所好？』

公子光凝神想了一想，一聲苦笑的答道：

『好吃！』

專諸再問：

『殿下知不知道，他最愛吃的是什麼？』

這一回，公子光更是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的答道：

『爊魚。』

專諸聽明白了，當下便雙手一拱，一揖及地，必恭必敬的對公子光說：

『在下這就告辭。』

公子光愣了愣，忙問：

『先生要到那裏去？』

專諸深沉的一笑，應聲答道：

『我曾經聽人說：太湖之中，魚蝦極美，有一位老丈，精於烹調，他所做的爊魚，稱得上是天下第一，吃過的人，無不齒頰留芳，畢生難忘。我想這就到太湖去，拜這位炙魚老丈爲師，先學會他的這一手好手藝，然後潛回殿下府邸。從此以後，在下此身，就悉憑殿下差遣了。』

『好！好極了！』公子光欣然色喜，眉開眼笑的答道，却是想了一想，又問：『但不知先生這一去，要到幾時才能回到梅里？』

專諸沉思俄頃，心中略一盤算，方始審愼的答道：

『多則半年，少則三月。』

公子光衷心感動，熱淚盈眶，他拉起專諸的手，依依不捨的說：

『王僚圖我日亟，先生此去，敢請時刻記着我和伍將軍身在重重危機之中，隨時都可能有殺身之禍，務請早去早回。』

專諸也拉住公子光的右手，使勁的一陣搖撼，他披心瀝膽，聲調鏗鏘的跟公子光說

道：

『當衆刺僚，誅殺暴君；如今在下要去做的，是驚天動地，震撼全國的一件大事。無論事成事敗，在下自知必死無疑。因此之故，在下不得不請殿下俯允，從此刻起，專諸祇是專諸一人而已；無親無故，獨往獨來。老母、拙妻、幼子，乃至於殿下、義兄伍將軍，諸親好友，就此斷絕關係，免得萬一所謀不成，有所株連！』

聽得公子光一腔酸楚，熱淚直拋。他正正衣冠，向專諸躬身長揖，聲嗓梗塞的說道：

『先生胸襟磊落，氣呑河嶽，千古高義，姬光唯有五體投地的佩服，請先生受我一拜。』

專諸慌忙回禮，又道：

『殿下還要趕路，在下這就前往太湖。蔡姬夫人、金不古、紫姬列位，恕我不再一一告辭了。』

說罷，一個轉身，撒開大步，就此轉而向南，直奔三萬六千頃的浩瀚太湖而去。

公子光噙着滿眶熱淚直立樹下，眺望專諸高大的背影，彳亍遠去。臨到一處三叉路口，但見他往右一轉，背影倏然不見。這才揩乾淚水，轉身回到蔡姬夫人等人歇馬之

處。金不古、紫姬……早已等得不耐煩了。只見公子光頰有淚痕，而含悲戚的折身回來，衆人大爲驚詫，相顧愕然。祇是公子光對方才之事，一字不提，衆人也不便啓齒動問。人人懷中擱着老大一個謎團，聽從公子光的指揮。收拾各物，上馬繼續行程。又走了一天一夜，方始抵達梅里城外。

公子光先派姬仁驟馬入城，奏報吳王，知會府邸家人。他自己則領着衆人徐徐按轡而行。當梅里西門在望，忽的有一支馬隊，開城一擁而出。馬前爲首的一員大將，正是吳王僚的胞弟掩餘，現在的吳國大司馬。他由公子光府邸的長史魏渠、魏準左右相陪，領着二十名將校，驟馬奔到公子光的跟前。春風滿面，笑容可掬，他在馬背上雙手一拱，抱拳爲禮，朗聲的說道：

『掩餘奉大王旨意，特地開城恭迎王兄！』

公子光聽他這麼說時，立刻策馬上前，和他的堂弟掩餘就在馬上以軍禮相見，說了兩句謙謝之詞。掩餘又告訴公子光，吳王僚正在大殿接見楚國使臣，向他解釋專諸統兵入楚純屬個人自動，既未奉吳王之命，也與吳國朝臣毫不相干，反正祇求打發走了楚國使臣便罷，因此他不克親自前來迎迓公子光和蔡姬夫人。公子光便趁此機會，問起伍子胥的下落，那掩餘莞爾一笑，特意用淡淡然的語調說道：

『伍將軍隨慶忌回到梅里，向大王奏明專諸起兵絕非謀反，大王也爲之深信不疑。伍將軍當殿告退，當天便回陽山伍宅去了。』

心中的一方巨石倏然落地，公子光心胸一爽，如釋重負。當時他心中在想：伍子胥束手被擒的一場天大風波，果然不出自己所料，雷聲大，雨點小，有驚無險，終告平安無事。自己也就可以無負於專諸了。當下，他急於回家安頓蔡姬夫人，和嬌妻愛子相見，再趕去陽山探望子胥，訴一訴他和專諸不期而遇，決定刺僚復位的方針大計。誠所謂歸心似箭，片刻難挨。因而他便再度拱手，對掩餘說：

『大王既有要務，劣兄也是甫抵家門，那就煩請賢弟相機代奏，劣兄定明日早朝，陛見大王。奏明入楚入蔡，迎援蔡姬夫人經過詳情。』

掩餘也拱手爲禮，應了聲：『是。』又道：

『既然如此，王兄祇管請便，小弟送王兄入城後，立即回宮，相機奏明大王！』

掩餘說罷，一抖馬韁。讓胯下馬兜轉馬頭，和公子光並轡而行。引領蔡姬夫人直入吳都梅里。公子光在吳國素孚人望，極獲民心愛戴。梅里百姓聽說他孤軍深入楚蔡，順利圓滿達成任務歸來。尚且以一對百，以十當千，迭次大敗楚國名將費無極、薳越、陽匄，揚國威於域外，示仁義於天下，使吳國地位，更進一階。因此當他們聽說公子光即

將入城，頓時口耳相傳，轟動遐邇。梅里處處，扶老攜幼的趕到西門，齊來恭迎公子光。於是自梅里西門以至公子光府邸，萬人空巷，途爲之塞。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一見公子光經過，倒身便拜，歡欣鼓舞之聲，此起彼落，直上雲霄。這一幕，自有吳王僚所派夾在人叢中的細作，層層奏報吳王僚。使吳王僚對於公子光，又平添了不少忌恨，陡長了一重殺機。

公子光一路上含笑答禮，遇到白髮皤皤，行動不便的老人俯伏在地，尚且滾鞍下馬，親自扶起，殷切致謝。如此這般，需時不少，因而短短不及一里路程，公子光一行竟然足足走了一炊飯工夫，方始抵達府邸大門。那掩餘直把公子光送到門口，方始拱手別去，回宮覆命。公子光一扭身軀下得馬來，正要親自去攙扶蔡姬夫人下馬進入府邸，驀的，府邸之中一派樂聲，清脆嘹喨，聲聞里許。兩扇中門豁的大開，當先便是盛妝而出，艷光四射，令人不敢逼視的魏姬夫人，由她的兩名侍女逢春、再春左右扶掖。身後又有伍子胥牽着楚國王孫世子勝，以及府邸門吏姬廣，領着二三十名男僕女傭，緊緊相隨，男左女右，正在井然有序，人人笑容滿面的迎出門外。

魏姬夫人婉孌生姿，娉娉婷婷的引領衆人走到公子光的跟前。公子光連忙上前去，小別勝新婚的夫妻二人就在街心相見。魏姬深情款款的凝視着自己的夫婿，鶯聲嚦嚦的

道：

『夫君跋涉千里，迭經征戰，建立不世奇勛而還，尚請宥恕賤妾未克遠迎之罪。』

說時柳腰一挫，就要跪拜下去。公子光忙伸手將她扶起，環視四周，壓低聲嗓說道：

『倘若不是夫人善謀能斷，多方鼎助專諸先生起兵來救，此刻拙夫多半已經委身溝渠，與草木同朽了。』

魏姬夫人嫣然一笑，粉臉一紅。她請公子光把她帶到蔡姬夫人面前，引見過了，笑盈盈的向蔡姬夫人施了一禮，方始說道：

『臣妾姬門魏氏，率同子女僕役，恭迎上國王妃蔡姬娘娘。』

蔡姬夫人事先已由珍娥、珠娥扶着下馬。她向魏姬夫人還禮不迭，由衷肫懇的說道：

『老身東來，幾次三番險遭不測，幸有公子殿下仗義來迎，楚吳邊界，又被費無極、薳越、陽匄三支人馬圍困，饑渴將死，九死一生之際，復蒙夫人遣人來救。賢伉儷二人，眞可以說得上是老身的救命恩人了。』

說時，緊緊握住了魏姬夫人的纖纖柔荑，正要和她並肩齊步，進入府邸。倏的，人

叢之中擠出一位眉清目秀，時年十歲的男孩。正是父母雙亡，孤苦伶仃的楚國末路王孫世子勝。他已經從蔡姬夫人和魏姬夫人的對答之中，聽出蔡姬夫人是誰了。祖孫天性，喁望正殷，他忙不迭掙脫伍子胥的右手，飛奔向前，拔尖嗓門喊了一聲：

『奶奶！』

蔡姬夫人正在愕然四顧，極目搜索，世子勝先已一頭撞進她的懷裏。相見心切，用力過猛，小小年紀的世子勝，險些把他高年的祖母撞得仰後跌倒，幸虧魏姬夫人眼明手快，一把將她扶住。蔡姬夫人站定身子，低頭一看。那世子勝正仰着張小臉，臉上滿是淚水，縱橫四佈。他一面不停的抽搐，一面在發出聲聲哭喊：

『奶奶！奶奶！孫兒委實想死您老人家了啊！』

『乖孫——』

蔡姬夫人一聲尖呼，聲淚俱下。

她一見自己煢獨無依的愛孫世子勝，頓時便彎下腰來，半跪半蹲，雙手著力的摟住愛孫，就此祖孫二人相擁而哭。蔡姬夫人想起自己獨一無二的兒子太子建，母子一別永訣，再也不能見上一面；世子勝也憶起相繼慘死的父母雙親，以及自己兩年多以來的顚沛流離，虎口餘生。祖孫聚晤觸動悲慘往事，蔡姬夫人和世子勝的這一哭，直哭得聲嘶

力竭，淚水乾涸。當時在場的人無不心酸落淚。

公子光和魏姬夫人兩夫婦，幾次三番要去勸慰那兩祖孫，請他們暫止悲聲，先到府邸大廳上去坐定。偏有熱淚泉湧，直在嗚咽啜泣的伍子胥搖手阻止。他聲嗓喑啞的跟公子光和魏姬夫人說道：

『我家主母和幼主，心中正不知有多少苦楚。還是讓他們哭個痛快的好。』

公子光兩夫婦聽了，只好退立兩旁，任由蔡姬夫人、世子勝祖孫二人盡情大哭一場，直到兩祖孫全哭够了。蔡姬夫人畢竟年事已高，她已經哭得精疲力盡，氣力不支，身軀盡在搖搖晃晃，魏姬夫人惟恐她一跤跌倒，趕忙上前將她一把扶住，這時候伍子胥也走過來再度牽起世子勝的手，與魏姬夫人二人小心翼翼的扶着這兩祖孫往府邸裏走。公子光、金不古、紫姬等人亦步亦趨，跟在後面緊緊相隨。公子光府邸的中門倏然一闢。麕集在府邸之外，親眼目擊這祖孫相逢一幕，人人為之垂淚的男女老幼，方始搖頭太息，逐漸散去。

寬敞潔亮，富麗堂皇的公子光府邸正廳，正在水陸並陳，大開盛筵。

公子光夫婦熱烈款待楚國流亡王妃蔡姬夫人，由蔡姬夫人摟着愛孫世子勝，南面居中坐了一席。在他們左首的是伍子胥、金不古和紫姬。那公子光和魏姬夫人兩夫婦便以

主人身分居右相陪。府邸長史魏梟、魏隼，家將姬仁、姬禮以次，一概在廳上和院落之中，鴉雀無聲的肅立恭侍。酒過三巡，蔡姬夫人拉着愛孫世子勝的手，柔聲問他可曾習武，又唸過了些什麼書。當世子勝據實而答，說起公子光早就以重金禮聘，給他請來了文武教師，夜以繼日的勤習苦讀；直把蔡姬夫人喜得眉飛色舞，笑口常開，又一叠連聲的向公子光夫婦極口道謝。

伍子胥原意是想把蔡姬夫人送往陽山伍宅，便以吳王僚撥地，公子光代為建造的那幢華屋，作為蔡姬夫人和世子勝祖孫二人寄居吳國的寓所。却是公子光已經暗中知會過他：專諸決心為國除害，毅然擔當起誅殺王僚的重責大任，並且立即潛入太湖，專習炙魚之術。君臣二人連夜密議，便讓蔡姬夫人在公子光的府邸住下，連伍子胥自己也暫且留下不走。便於和公子光妥善籌劃這一椿死中求生，驚天動地的大事。

次日黎明，公子光高冠蟒帶，袍服輝煌，特意打扮得全身上下煥然一新，他一大清早便到伍子胥的臥室，親自邀他前往謁見吳王僚。公子光四顧無人，壓低聲嗓，開門見山的跟伍子胥說：

『姬僚專橫跋扈，生性多疑，為圖謀大舉，我很想為將軍在吳國的朝廷獲得一席立足地。』

子胥一聽，兩道劍眉一皺，沈吟半晌，堆滿一臉苦笑的問道：

『殿下是要爲伍某在吳國朝廷，謀個一官半職？』

公子光一面深深點頭，一面湊近伍子胥的耳邊，低聲答道：

『入楚入蔡，大振吳國聲威，我要是當殿奏報，這一趟艱險行程，全靠將軍善謀能斷，幾次三番率衆苦戰，脫圍而出，方始立下這不世奇功。敢說姬僚、燭庸、掩餘、慶忌等人斷無不信之理。』

『殿下許是忘了，』子胥連連搖頭的說：『在下初入吳時，王僚也曾當殿授我大夫之職，正是在下再三懇辭，王僚方始賜地陽山，命我以耕種爲生，暫且在吳國住下來的。』

『此一時，彼一時，』公子光深沉一笑，目光炯炯的望着子胥說道：『前次授職，是出於姬僚的同情，禮遇；此次保擧，完全出自我的論功行賞，也可以說是有所酬庸。』

伍子胥粲然的笑了，他意味深長的答道：

『殿下倒不如說是——此次强我之難，命我爲官，完全是爲使大事告成的一時權宜之計。』

聽得公子光眉梢一掀，揚聲大笑，他親暱的一拍伍子胥的肩膀道：

『如果不用這個一時權宜之計，又怎能讓將軍長期住在我這京師府邸，而不令姬僚、掩餘、燭庸、慶忌這幫子人起疑呢？』

公子光、伍子胥君臣二人，異口同聲哈哈大笑，直笑得聲震屋宇，繞樑不絕。兩人並肩齊步，同出伍子胥臥室之外，穿過天井，直到前廳。子胥凜於『君臣之禮不可廢』，他請公子光稍候，自己上蔡姬夫人那兒去問過了安，與過了辭。方始與公子光同到府邸大門之外，由姬仁、姬禮駕車，伍忠、伍義騎馬隨侍。一路蹄聲得得，直奔吳宮而去。

公子光、伍子胥聯袂陛見吳王僚，禮官朗聲宣讀，金殿之上，居然鼓樂齊鳴。一干文臣武將，雁序般排成兩行，躬身列隊，出殿迎迓。兩行文臣武將之間，又有頭戴黃金冠，身穿團龍袍的吳王僚。由他的兩個胞弟：掩餘、燭庸，一個兒子慶忌緊緊相隨，龍行虎步的直迎出來。公子光和伍子胥眼見王僚施禮樂，率文武，親身出迎，不禁大出意外，相顧愕然。轉眼之間，天性倨傲，目空無人的吳王僚已經來到了跟前，眉開眼笑，笑容滿面的向公子光、伍子胥說道：

『王兄和伍將軍揚威域外，建功而還。寡人在此恭行親迎之禮！』

公子光、伍子胥一致邁步上前。雙雙正要屈膝下跪，高呼千歲，那吳王僚却伸出兩

掌，使勁一拍。當下便從他背後轉出了燭庸、掩餘兩人，雙手一攔，高聲說道：『奉大王旨意，公子殿下與伍將軍免禮。』

這又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優渥禮遇。公子光和伍子胥聽了，只好極口稱謝，連說愧不敢當。那吳王僚便呵呵大笑，一伸右手，挽住了公子光的左臂，讓伍子胥在後亦步亦趨，就這麼通過兩班文武的偌長行列，直到御几之前。吳王僚先就王位居中坐下，再請公子光坐在他的右側；吳王僚面南，公子光面東。伍子胥仍舊在公子光的右後側侍立。由禮臣宣旨，公子光坐直身軀，雙手一拱，接受了吳國滿朝文武的參見道賀。吳王僚這才揚聲大笑，笑呵呵的對他說道：

『王兄直入楚蔡兩國，歷經苦戰，奉迎楚王妃蔡姬夫人而還；這蓋世功勳，不僅令楚王喪膽，費無極損兵折將，受責丟官。楚國的大司馬薳越畏罪自縊，代他的姐丈費無極一死，尚且自周天子以至列國諸侯，紛紛遣使來賀，』說時，伸手一指御几上堆積如山的竹簡文書，躊躇滿志，得意揚揚的又道：『爭說我吳國行仁仗義，接出楚王妃蔡姬夫人，無異親摑楚王之頰，痛責其廢妻滅子，蔑顧人倫之罪。從此以後，足令天下之人不再以蠻夷之邦，化外之民視我。與當初王兄獻議時所言種切，居然無不相符。王兄於我吳國功高無比，寡人自當再三稱謝，天長日久，永矢勿忘！』

公子光一聽，連忙避席起立，躬身長揖，一疊連聲的謙謝不已。又將雙手拱到眉心，裝出一臉必恭必敬的模樣說道：

『大王仁聲佈於天下。迎迓楚王妃蔡姬夫人，不過無數事例其中之一而已。臣光奉旨入楚入蔡，上仗大王德威，下賴伍子胥先生神機妙算，勇冠三軍；臣光不過略有鞍馬之勞，敢承大王一再掛齒？』

吳王僚一面拱手答禮，一面假意慇懃的請公子光歸坐。直到公子光重新坐定，他才轉臉仰望着伍子胥，雙手一拱的喊了一聲：

『伍先生！』

伍子胥連忙趨前一步，躬身應答：

『豈敢，伍某在。』

吳王僚笑吟吟的往下說道：

『王兄殿下盛讚先生，寡人也有所風聞，此次入楚入蔡，先生勞苦功高。尤其來日我吳國仰仗先生之處正多，寡人敢請先生屈就我吳國上大夫一職，不知先生肯否推愛俞允，有以爲吳國百姓造福。』

伍子胥正在躊躇，自己應該如何措詞回答；公子光惟恐他一猶豫，又會藉詞推托，

趕忙在暗中拉了一下他的衣襟。子胥會意，立刻倒身就拜，口中朗聲答道：

『微臣蒙大王錯愛，一再賜田賜地，畀以高官厚爵。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今後當力盡棉薄，甘爲前驅，爲大王効犬馬之勞。』

王僚聽時，大喜過望，當下便欠身起立，親手扶起子胥；公子光見狀，立即上前向伍子胥道賀。吳王僚左右，燭庸、慶忌一臉孔的不以爲然。祇是吳王僚話已出口，無法收回，因而面露悻悻之色。掩餘爲人坦率正直，一向敬服伍子胥，眼見子胥應允出任吳國上大夫，深慶吳國得人，便率同滿殿文武，滿面春風的向子胥羅拜道喜。趁此機會，公子光走到吳王僚的身旁，高聲問道：

『楚王妃蔡姬夫人抵達梅里，暫且住在臣寓，請問大王，是否要和她相見？』

吳王僚被他問得一愣，他伸手搔頭，沉思良久，神情之間顯得有點爲難。公子光冷眼旁觀，心裏有數，便附在他的耳邊低聲說道：

『大王嘗救楚王妃，仁聲義擧，天下德之。自周天子以次，列國諸侯同聲讚揚。倘若再能够以禮相見，那就仁、義、禮三者燦然大備了。』

當其時，這話是吳王僚最最聽得進的，因此，他便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的答道：

『要見，要見，楚王妃不遠千里而來，寡人當然要跟她以禮相見了。』

公子光『請君入甕』之計初步告成，心中歡喜得緊。他在一陣心花怒放之餘，頓時想到『打鐵需趁熱』。便緊接着說道：

『大王對楚王妃以禮相待，足以奪楚王之魄，令他在普天之下無顏見人。就祇一樁，楚王妃畢竟曾經貴爲一國之主，而且身爲女流。於情於理，只怕她不便入宮覲見大王……』

吳王僚一聽，公子光此話言之有理。因此他也欣然同意的說：

『楚王妃既然不便入宮相見，那就不妨由寡人親赴王兄府邸，跟她見上一面。』

自古『君王無戲言』，吳王僚一語既出，駟馬難追。好個智珠在握，胸有成竹的公子光，他當下便把握機會，再問一聲：

『臣宅得蒙大王御駕親臨，蓬蓽生輝，無上光寵。敢請大王明示，大王定在何時與楚王妃相見，以便預爲通知，早作準備。』

吳王僚正在高興頭上，笑吟吟的接口便說：

『寡人暫且定在後日午刻，不知王兄意下如何？』

公子光一聽，如聞綸音。但他惟恐吳王僚看出破綻，又起懷疑；便藉着躬身行禮，埋下頭去，掩飾了一臉的得色。他屈膝半跪，雙手拱到眉心，直截了當的答了聲：

『遵旨！』

再抬起頭來時，恰好吳王僚心中得意，正在仰臉朝天，打着哈哈。公子光便陪着他縱聲大笑，一對難兄難弟，各懷心事，足足笑了好一陣子。只是一個笑在口頭，一個笑在心底而已。

當日公子光、伍子胥陛見過後，又由王僚賜宴，表示慶功。席上玉液瓊漿、水陸紛陳，吳王僚和掩餘殷殷勸酒，險些兒把公子光、伍子胥兩位主客全灌醉了。公子光自知酒力不勝，深恐酒後失言，一拉伍子胥，相偕起立稱謝告辭。由姬仁、姬禮、伍忠、伍義分別攙扶登車，逕回府邸，向蔡姬夫人報信。吩咐府邸門吏姬廣，長史魏渠、魏準，好生準備接待吳王僚。

這一頭吳王僚帶三分酒意，笑口常開，脚步踉蹌，由他那位天下第一勇士兒子慶忌一路掖扶，直入後宮，還來不及坐定，便有宮人來報：

『太妃有請！』

這位太妃，便是吳國先王餘昧的髮妻，公子光的親嬸，吳王僚、掩餘和燭庸的生身母親。當年已經七十四歲，一向目光如炬，明見千里，頗有臆測屢中，料事如神之概。當年餘昧在位，對他這位正妃卽已寵信不衰，言聽計從，因此王僚對他母后更是敬畏有

加，絕無違背。一聽母后見召，縱有幾分酒困、倦意，也祇得勉力起立，仍舊由慶忌扶着直奔餘昧太妃的寢殿。兩父子雙雙見過了禮以後，白髮皤皤，面容嚴峻的老太妃劈頭就直呼其名的問道：

『州于！你可記得，你這王位從何而來？』

吳王僚一看，母后面有怒容，直嚇得酒意全消，連忙正正衣冠，恭謹作答：

『兒臣無時不敢或忘，王位係由父王所傳。』

老太妃依然緊板着臉，疾言厲色的說道：

『那麼，你是否忘了？當年你祖父開疆拓土，南面稱王，我吳國從此而王霸天下，雄踞東海之濱，你祖父壽夢駕崩之前以你四叔季札最賢，原想傳位給他，因爲四叔謙讓不已，他說：「禮有舊制，怎能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禮！」你祖父無可奈何，對你大伯父說道：「寡人欲將王位傳給季札，你不可忘了寡人之言。」你大伯父流淚回奏：「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少立，王之道興。父王想將王位傳給四弟，兒臣深願爲一耕夫足矣。」可是你祖父又說：「周之德威，加於四海。我吳國僅只是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如何能與天子之國相比？寡人只要你們切切記住，從今而後，吳國王位改爲兄終弟及。由你傳給你二弟餘祭，餘祭傳給餘昧，餘昧傳季札。務必要傳到季札爲王，光

大吳國爲止！」』

一段史實，由老太妃說來簡明扼要，擲地有聲。直把吳王僚聽得面紅耳熱，遍體駭汗淋漓。他一面揩汗，一面應聲答道：

『兒臣萬不敢忘。』

『那麼，』老太妃掃一瞥惶悚聽訓的吳王僚，臉色一正，繼續問道：『你大伯父諸樊在位十三年而薨，他恪遵父訓，傳位於你二伯父餘祭。餘祭在位四年，爲門子所弑，方始由你父王繼位。你父王臨終，原想傳位你四叔季札。你四叔季札也說：「我久已明白表示，絕不接受王位。先王有命，我都極力推辭，如今我只想潔身淸行，仰高履尙，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有如春風過耳。」這以後他就逃回封地延陵去了。州于，你應該懂得，如果遵照你祖父兄終弟及的遺訓，今天這個吳國國王的王位，究竟應該傳給誰？』

吳王僚雙眉深鎖，低埋着頭，面露怏怏之色，無可奈何的答道：

『照說——應該傳給姬光。』

『爲什麼？』

『因爲……呃，因爲姬光是大伯父諸樊的長子。』

『那——你現在的王位應該是姬光的了？』

『是。』

『姬光該得的王位，被你輕輕易易的奪了去。你說，他會不會心懷怨恨？』

『會！』

老太妃把頭一揚，在一旁侍立的兩名宮娥會意，雙雙傴身，扶着她顫巍巍的站起，一直扶到吳王僚的跟前。這時候的老太妃，面容肅穆，目光炯炯，緊盯在吳王僚的臉上，以醍醐灌頂，當頭棒喝之勢說道：

『既然曉得姬光懷恨於你，必欲除你而後甘心。那他便是你的生平死敵！州于，你爲什麼還要培植他的羽翼，親臨他的府邸?!』

一直聽到這裏，吳王僚方始猛可省覺，恍然大悟，他母后深夜召他覲見的緣由。於是他陪着笑臉，聳肩諂笑，裝出兒時阿諛討好的模樣，嘻皮笑臉的問他母后道：

『母后是否在說：兒臣今天不該封授伍子胥爲上大夫，又答應了姬光，後日到他府邸，去跟楚王妃蔡姬夫人相見？』

『不錯！』

『這話是誰稟報母后的？』

『你三弟燭庸。』

吳王僚放心般的一聲長吁，斂容正色，一本正經的跟他母后說道：

『母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伍子胥千里跋涉，逃來我吳國。兒臣深知他是曠世奇才，甚願他能爲我所用。前次封他爲官，他拒而不受，所以臣兒才賜地陽山，命他耕種爲生。這一回由姬光保擧，兒臣封他爲上大夫，伍子胥立刻拜領如儀，從此以後，伍子胥便是兒臣的臣僚。這原是令英雄入我彀中的做法，三弟怎麼能說我是在培植姬光的羽翼呢？』

聽得老太妃將信將疑，心中捉摸不定。她緊緊的皺起眉頭再問：

『是不是——據燭庸說：伍子胥早已成爲姬光的死黨！』

吳王僚一字一頓，字字著力的答道：

『昨日他誠然是姬光的死黨，只是今日他已成爲我王僚的佐命之臣！』

老太妃再問：

『那伍子胥他果然能爲你所用？』

『伍子胥顯已得名，就該盡分！』吳王僚斬釘截鐵的答道，又溫語解釋的說：『以伍子胥的爲人，忠耿剛直，一絲不苟。他今日受兒臣之封，明日膽敢附和姬光，與兒臣

爲敵，那他不怕被天下人恥笑？』

老太妃凝神一想，吳王僚說的也不無幾分道理。因而她便長長的吁了口氣說：

『但願吾兒所料不差。』

一聽老太妃頗表同意，吳王僚頓時就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起來，他眉飛色舞，大言炎炎的道：

『兒臣自信，頗有幾分知人之明。否則又如何爲這一國之君？』

却是，老太妃語鋒一轉，又是聲聲質問：

『還有呢！明知姬光對你懷恨已久，時刻都在想下手行弒，奪囘他的王位，然後可以予取予求，爲所欲爲，你爲什麼還要答應他，上他的府邸去？』

『這一層——，』吳王僚陰森森的笑了，掉頭去望望他那身高一丈的兒子慶忌，語意深沉的答道：『母后大可不必擔憂，兒臣早已有萬全準備。』

然而，老太妃仍然以兒子的安全爲慮，她緊接着再問一句：

『你說，你有什麼萬全的準備？』

『這身上，』吳王僚伸手一拍自己的前胸：『兒臣後天會穿上三層狻猊甲，包管刀劍不入。在兒臣左右，還有這筋骨如鐵，萬夫莫當的慶忌兒，寸步不離，貼身護衞，難

不成，母后妳還不放心嗎？』

詎料，老太妃竟會頻頻搖頭，伸手直搖說道：

『不够、不够！州于，後天你一定要到姬光的府邸去，那還得加派你的二弟掩餘、三弟燭庸，各自調集親軍，從王宮門外姬光府邸大門口，沿街排列兩道人牆。除此以外，我要再命慶忌兒率領一百名驍勇善戰的甲士，護衞你直入姬光的大廳。』

聽得吳王僚險些失聲而笑了。他掩口葫蘆遏忍笑意，盯住他的母后問道：

『兒臣只不過是到姬光府邸去赴宴，又不是去交兵接仗，衝鋒陷陣，那用得著這許多將校甲士，命吳國大將掩餘、燭庸、慶忌齊出，其勢足以吞魯、滅楚。母后，照妳這樣的安排，豈不是在用牛刀割鷄？』

然而，老太妃臉色一沉，兩眼一瞪，伸手一指吳王僚，厲聲的斥道：

『州于！你上有老母，下有幼兒，一身繫國家之安危，怎可親涉險地，身入虎穴，猶且目無餘子，疏於戒備。你曾否聽說，姬光深入楚蔡，只憑四位英雄、四名家將，就能够迭次大敗楚國名將費無極、薳越、陽匄的千軍萬馬，將新蔡一國的人馬視之如同草芥，可以揚長出入，來去自如。你說我調兵遣將近乎殺鷄用牛刀，我還要責你輕忽大意，不知死活呢！』

一席話，振振有詞，說得吳王僚俯首無言，不勝慚惶。他連忙向他母后下跪認罪，當場答應後日之行必定遵照她的囑咐，盛陳兵衞，嚴密防備。跪辭以後，回到寢宮安歇。次日一早，便召來他的二弟掩餘、三弟燭庸，外加上他的寶貝兒子慶忌。父子叔侄四人，便在偏殿密議。吳王僚將昨夜和老太妃所談種種，說了一個梗概。那紫紅臉膛，性情急躁剛烈的燭庸，當下便面露悻色，怒眉橫目，咬牙切齒的說道：

『不是劣弟氣量狹窄，容不下那姬光與伍子胥！當日王兄遣姬光入楚入蔡，原是想借楚人蔡人之手，殺了姬光，以除後患；殊不料姬光得了伍子胥和專諸，居然能連敗費無極、薳越、陽匄的大兵，懾服新蔡侯，從容接出楚王妃蔡姬夫人。周天子和列國諸侯遣使來賀，王兄便沾沾自喜，躊躇志滿；對姬光、伍子胥行親迎、賜宴、西向而坐，接受滿朝文武羅拜之禮，簡直的就像大將軍滅人之國，得勝還朝了。王兄一時高興，厚待逆黨，正好助長了他們的氣焰，如今又要親身進入逆黨的巢穴，去見什麼楚王妃蔡姬夫人；劣弟敢說，倘若姬光暗伏甲兵，斗膽行弑謀簒，萬一逆黨僥倖得手，這吳國百餘萬百姓，說不定還會歡欣鼓舞，由衷慶賀叛逆姬光登基卽位呢！』

吳王僚聽了，也有點爲了昨日過於厚待姬光，自嫌孟浪，頗爲不安，他低下頭去嗒然無言。慶忌在一旁看得眞切，便也相機進言。右手兩指一叠，指指點點，聲若洪鐘的

說道：

『三叔說得很對！光伯入楚入蔡歸來，吳國百姓對他奉之有如神明，聲譽之隆，一時無兩。何況又得了伍子胥、專諸、金不古一羣鷹犬爪牙。父王應允輕身進入他的巢穴，他再不乘機謀反，更待何時！依兒臣之見，明日之會，大可以就由二叔、三叔和兒臣各率重兵，將光伯的府邸團團圍住，再衝進去，見人就殺，殺個鷄犬不留，就此斬草除根，永絕後患！』

『對！』燭庸一聽慶忌這麼說了，頓時便精神一振，面現紅光，歡聲的嚷嚷起來。他指手劃脚，眉飛色舞的說道：『人說臥榻側豈容他人酣睡？這姬光處心積慮，覬覦王位，自王兄登基直到今天，使我們有如芒刺在背，片刻難安。再不趁此機會犂庭掃穴，徹底解決，只怕姬光狼子賊心，暗中下手，那我們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老太妃再三叮嚀愼防姬光，燭庸、慶忌又在極力主張先下手爲强；不由吳王僚他不躍躍欲試，蠢蠢欲動了。他正要奮袂而起，一口答應，他二弟掩餘偏插嘴進來，雙手直搖的說道：

『不可不可，萬萬不可！想我吳國僻處東南，開發未久，列國之人每每以我爲蠻夷之邦。自祖父卽位，南面稱王，記得就在那一年上，祖父壽夢朝周，適楚，參觀諸侯禮

樂，途中和魯成公在鍾離會晤，我國這才和中原列國開始交通。祖父向魯成公請教周公禮樂，魯成公爲他老人家遍陳前王之禮樂，歌詠三代之風。當時祖父便十分感慨的說：「我在夷蠻，祇以椎髻爲風俗，那兒有像這樣的禮樂典章服制啊！」當下便一聲長歎而去。從此以後，前後七十二年，歷經四主，朝廷百姓，無時不在渴望吳國也能成爲禮義之邦。如今就因爲姬光迎回楚王妃，周天子和列國諸侯同聲讚揚，甚至遣使來賀，使我吳國仁聲義擧，遠播天下；倘若在這個節骨眼上，我們竟然毫無緣由的誅功臣，屠無辜，將姬光滅門殺家。消息一傳出去，不但吳國百姓憤懣不平，就連周天子和列國諸侯，必將羣起指責撻伐。到那時節，王兄你是不是要受盡天下人唾罵，浸漸使我吳國，淪於萬刼不復之境！』

一番正論，說得語調鏗鏘，慷慨激昻，却是吳王僚、燭庸和慶忌聽在耳裏，却是大大的不以爲然。在吳王僚是置若罔聞，有如春風之過耳，燭庸、慶忌更是心中不服，燭庸當下便反唇相稽的問：

『你是怕殺了姬光全家，周天子和列國諸侯，又要把我們視爲蠻夷之邦了？』

『不錯！』掩餘毅然決然，斬釘截鐵的答道：『卽或是蠻夷之邦，也不會做出這種誅殺功臣，滅絕人倫的殘暴之擧！』

那燭庸還在咄咄逼人的聲聲追問：

『倘若姬光有罪當殺？』

掩餘一臉正色的答道：

『直到今時爲止，普天下人只知姬光有功，不知姬光有罪！』

燭庸立刻針鋒相對，挑釁般的再問：

『倘若我要使他有罪？』

兩眼定定的望着燭庸，掩餘字字著力的反問：

『莫非——你想誣陷姬光？』

那燭庸却一聲冷笑，偏過頭去，故意避開他二哥掩餘的視線，陰森森的說了一句：

『反正是——到時便知。』

掩餘不由一驚，心想他這個弟弟一向陰險歹毒，無惡不作，何況他早已將公子光和伍子胥當作眼中釘、心頭刺，必欲除之而後安心，當下又是一陣心急，正想向吳王僚極力陳詞：此時輕舉妄動，必將親痛仇快，大不利於吳國。偏偏他方待啓齒，一眼瞥見燭庸和慶忌迅速的交換了一個詭秘的眼色，王僚又見彷彿會意，微微頷首。側過臉來便向自己說道：

『寡人決定恪遵母后懿旨。明日調集人馬，盛大扈從，上姬光家裏去走一趟。二弟，煩你這就到姬光家中一行，冷眼旁觀，看看他們那邊可有什麼動靜？』

這分明是吳王僚有意支開自己，再跟燭庸、慶忌密議如何誣陷姬光，如何下手把他滅門殺家。不管掩餘如何慷慨陳詞，剖析利害，他們都是斷然聽不進去的。何況王命難違，自己稍一躭擱便是忤旨，因而只好話到嘴邊又縮回去，躬身抱拳，答應了一聲：『遵旨。』便一個轉身，走出了偏殿。

公子光和伍子胥正在把金不古、紫姬夫妻二人請到廳上，請他倆據几而坐，同進午餐。紫姬抬眼一看，祇見公子光和伍子胥臉色一般凝重，不由瞥望了不古一眼；正襟危坐，心惴惴然的在等着他們開口發話。府邸家人斟酒，在座四人互飲一觥，公子光方始咳聲嗽，神情肅穆，面帶苦笑的說道：

『昨日陪同伍將軍入宮陛見，聽大王提起了兩件楚國傳來的噩耗……』

聽得紫姬的嬌軀倏然一震，頓時花容失色，一雙淸澈的杏眼裏，滾動着閃閃的淚光。不古一看，大爲擔心。趕緊伸出手來握住她的微顫柔荑，便在這時，紫姬急切的打斷了公子光的話在問：

『是不是家父他已經……』

公子光深表同情的望了紫姬一眼，不待紫姬把那個『死』字說出口來，接口便道：

『紫姬姑娘放心，令尊不過引咎請辭，由楚王罷了他的官而已。』

『那就好了。』紫姬鬆了口氣，一聲嬌吁，當下便喜上眉稍，笑逐顏開的道：『家父這個官，不做也罷，也好免得楚國百姓再遭他的殃了。』

末一句話，說得當時在場的人，一時忍俊不住，失聲笑了起來。

一團笑聲之中，金不古忙不迭的在爲紫姬追問：

『方才殿下在說，楚國傳來兩則消息，請問那第二個消息是……』

公子光兩眼緊緊看着紫姬，語音黯然的說：

『尊舅薳大司馬，以兩度兵敗，又失君夫人。返楚以後，慨然自嘆：「我身爲楚國大司馬，統率三千精銳之師，居然一再敗於吳國姬光區區數人之手，致使他們輕而易舉，將君夫人迎往吳國。身無一功，反有二罪，那有臉去見大王！」就在當天晚上，他屏退左右，關上房門自縊而亡。』

紫姬聚精會神，聽得清楚明白，她的臉色又是倏然一變，雙手掩住粉臉，悽厲的喊了一聲：『舅舅啊——』就此號啕大哭起來。坐在她身邊的金不古，也是一邊流着眼

淚，一邊輕輕的將紫姬攬入懷中，頻頻拍撫，柔聲勸慰。紫姬親情流露，大放悲聲，看得伍子胥心中老大不忍，他喟然一聲長嘆的道：

『薳越知恥敢死，自縊身亡，也可以稱得上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了！』

紫姬痛悼舅父，哭够多時，方始在金不古的撫慰苦勸之下暫止悲聲，揩去淚水。伍子胥命金不古扶她回房休息。自己和公子光用過了飯，相偕起立，這時候，公子光府邸門吏姬廣，匆匆的進來稟報：

『左司馬掩餘專誠來拜伍將軍！』

伍子胥聽了，眉頭一皺，自言自語道：

『掩餘和我從無交往，他爲什麼要來專誠拜訪？』

公子光莞爾一笑，接口答道：

『多一半，是來祝賀將軍榮膺新職。』

伍子胥點點頭，跟姬廣說了聲：『有請。』便和公子光二人同到前廳，迎迓掩餘。

三人相見，相互爲禮，分賓主坐定，那掩餘果然有如公子光所言，先和伍子胥道過了賀；然後沉吟片刻，方始面向公子光說道：

『大王出宮，一向禁衞森嚴，扈從甚多，明日造府，先已派下劣弟、燭庸和慶忌隨

侍。』

公子光聽說，稍一錯愕。忙又滿臉堆笑，雙手一拱的答道：

『多承我弟關照，明日自當多多準備水酒飯食，犒勞大王的扈從人等。』

掩餘深沉一笑，又問：

『倒不知兄長府邸，究竟有多少家將，多少丁壯，又有多少僕役？』

『這個麼，』問得公子光又是一愣，乍吐半句，又頓住。閃望子胥一眼，屈指計數，方再繼續答道：『舍下原有家將一百二十名，丁壯一千，上下僕役，約莫有五百名左右。』說時，露齒一笑，裝作若無其事的傴身向前，又問：『只是我弟爲什麼要問起這些？』

『沒什麼，沒什麼。』看掩餘的神色分明驚了一驚。又連忙加以掩飾，一臉乾笑，雙手直搖的答道：『劣弟無非提醒兄長，明日大王出巡，禁衞各軍，少說也在三千以上。再加上府邸這邊的人，爲數不下六千。這一餐飯雖說不值幾文，唯獨盤盞碗筷，但恐一時措手不及，似乎還得預爲準備。』

『是是是。』公子光連聲應諾，又拱手稱謝的道：『多謝我弟指點。要不然，鬧到明日開不出這頓飯來，那豈不是落個大笑話嗎？』

掩餘、子胥，加上公子光自己，三人齊同一致，打了陣哈哈，那掩餘便起身告辭。公子光邀同伍子胥，殷殷的把他送出大門，直等他登上座車，雙方一揖而別，公子光和伍子胥並肩齊步，折回前廳，子胥雙眉緊鎖，沉思俄頃，方始神情肅穆的問公子光道：

『先前王僚出巡，是不是也這麼樣勞師動衆，大張旗鼓？』

公子光一聲苦笑，坦然答道：

『三千禁軍，還得加上燭庸、掩餘、慶忌三員大將，這還是前所未聞之事呢。』

伍子胥緊咬下唇，深思長考，細細玩味掩餘所說那幾句話裏的弦外之音。爲時良久，這才兩眼烱烱生光，斬釘截鐵的說道：

『掩餘這次專誠拜訪，大有深意！』

公子光接口忙問：

『將軍的意下是……』

伍子胥四下一看，闃無人跡，方始附在公子光的耳邊，如此這般，娓娓細訴，說出了他的胸中計較。子胥說時，公子光只顧一個勁兒的點頭應允；而且一等伍子胥說完，立刻便奔向後廳，急急召來長史魏渠、魏準，發號施令，迅作緊急部署。

次日黎明時分，雲破日出，天高氣爽。梅里城中，自王宮直至橫街公子光府邸，

兩旁商肆住戶，一律緊閉門窗，嚴禁出入。大路上黃沙鋪道，連綿里許。一隊隊盔甲鮮明，威武雄壯，分執刀矛斧鉞、長槍大戟的禁衞親軍，從王宮深處、京城以外四鄉八鎮，挺胸凹腹，耀武揚威的開向梅里橫街，步伐齊整，肅靜無譁的在橫街兩旁列隊，首尾相接，轉眼之間便佈成了彩色繽紛，井然有序的兩道人牆。

自吳王宮以至公子光府邸，整條宮前御道通向橫街，半日之內，足足三個時辰，除了兩道禁軍人牆，不見一個人影，不聞半點人聲。

將近亭午，吳王僚在寢宮之內裝束停當，他不顧燠暑難當，汗流浹背，恪遵老太妃的懿旨，身束三層狻猊軟甲，這種獅皮軟甲採自百粵南越，束上一層便足以抵禦刀叉劍鋒。吳王僚爲保萬全，他竟一連束了三層之多。軟甲之外，罩以蟠龍繡鳳的王服，足登雲履，腰間玉帶，懸上了歐冶子夫婦投爐身殉鑄成了的勝邪寶劍，足可吹毛立斷，削鐵如泥，任何兵器一碰上了它，勢必會被砍爲兩段，形同廢鐵。

掩餘戎服輝煌，威風八面，燭庸喑噁叱咤，氣壯如山，又有天下第一勇士慶忌，矗立在吳王僚身後，宛如半截黑塔。兩隻豹眼凶光四射，一掃之餘足以令人打個寒噤，矮上半截。這三位舉世聞名的吳國驍將，一概身披重鎧，腰繫寶刀寶劍，像是領軍出征，上陣廝殺，和吳王僚亦步亦趨，寸步不離。吳王僚在三員驍將和一百名精挑細選、身經

百戰的甲士前呼後擁之下，徐徐邁步，出了宮門。登上一輛描金鏤花，華麗無比的高軒王者車乘，六匹白馬，高與人齊，從頭至踵全身絕無一根雜毛。吳王僚登車，便由掩餘、慶忌，雙雙躍上御者之座，慶忌按劍坐於左，掩餘執鞭坐於右。掩餘手中的長鞭一揚，發出一記清脆嘹喨的裂帛之聲。六匹駿馬整齊劃一的撒開小蹄，就此向橫街上公子光的府邸奔去。

公子光那幢寬廣幽深的府邸，坐落在梅里橫街的正中央。然而當吳王僚的車駕扈從，一路蹄聲得得，來到橫街東首街口，吳王僚高坐車中，遠遠的便一眼望見公子光、魏姬夫人、伍子胥，一共是三個人俯伏在地，遙相跪迎。橫街兩畔，直到公子光府邸門口，密密麻麻林立着的，全是掩餘、燭庸、慶忌所部的將校菁英。公子光和伍子胥的家將丁壯，居然闃無一人，一個不見。吳王僚安坐車上，心中正在納悶，車駕已經臨到跪迎三人的跟前；只聽到三人之中由公子光領頭，此起彼落，如應斯響的在一一高聲唱名：

『臣姬光——

『臣妾魏姬——

『臣伍員——』

接着，便是齊同一致，歡聲嚗起——

『恭迎大王！願大王千歲千歲千千歲！』

與此同時，便有一片鶯聲燕語，聽上去足有幾百名少婦長女，在從公子光府邸裏面的庭院之中，齊聲高呼：

『千歲千歲千千歲！』

這一聲喊，使吳王僚益發深感困惑了，昨日掩餘報得分明；公子光的府邸之中，計有家將一百二十名，丁壯一千，男僕五百名左右：將近兩千名男子，怎麼會在這恭迎王駕的當兒，一個個的噤若寒蟬，默不出聲的呢？

吳王僚的車駕一過，公子光、魏姬夫人、伍子胥便再磕個頭，迅速起立，一臉虔敬的跟騎着高頭大馬的燭庸見禮。燭庸藉着職司護衞，王命在身，神情儼然，滿臉秋霜，僅祇倨傲的微微頷首，就算跟他堂兄、堂嫂和伍子胥答禮過了。這時候，公子光又趕忙拉着魏姬夫人，領着伍子胥，快跑幾步，追上車駕。三個人必恭必敬的拉起轡勒，這便是所謂的『掌鞍執鐙』禮數，稱得上是周全之至。

公子光、魏姬夫人、伍子胥對吳王僚執禮之恭，無與倫比。吳王僚不但坦然受之，自覺甚樂，他竟然把這一切，盡收眼底，既不遜謝，也不推辭。就讓他的堂兄、堂嫂和上大夫伍子胥，在大太陽下冒着滿頭大汗。掌着他那輛華麗已極的王者之車，直到公子

光的府邸門口。御者座上的慶忌，驚天動地的一聲吆喝，六匹駿馬戛然止步，王僚座車，就此穩穩當當的停了下來。

車駕一停，公子光、魏姬夫人和伍子胥，連忙俯伏道旁，以額觸地，行那門外跪迎之禮。那王僚却一臉傲色，端坐車中，直等他的愛兒慶忌跳下地來，雙手打開車門，將他攙扶下車，吳王僚兩脚落地，站穩住了，這才冷冷的說了一句：

『王兄請起。』

那公子光眼觀鼻、鼻觀心，高聲應答：『遵旨！』偕同魏姬夫人直身站起。三人並肩，倒退幾步，成一排垂手肅立，意思是恭侍吳王僚進入府邸大門。這時候，府邸之內奏起細樂，悠揚樂聲之中，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楚王妃蔡姬夫人，由珍娥、珠娥，兩名楚國宮女左右扶掖，手裏牽着一身新衣的世子勝，正在滿臉堆笑，一團春風的從府邸正門邁步出來。蔡姬夫人一見吳王僚，立刻命世子勝就地跪拜，自已則蹲身萬福，徐啓檀唇，條理分明的說道：

『楚國王妃，妾身蔡姬，蒙大王行仁仗義，拯之於亂臣賊子兵刃之中，復以公子光殿下府邸，賜予妾身祖孫二人暫充館舍，得以恭迓大王光降，一申謝忱。全活之恩，覆蔭之德，妾身祖孫二人，沒齒不敢或忘，來日必當有以圖報！』

吳王僚一聽，楚王妃的話裏大有深意：分明是自己當殿允准，讓楚王妃暫且在公子光的府邸住下，如今這楚王妃偏偏當衆言明：『復以公子光殿下府邸，賜予妾身祖孫二人暫充館舍。』照她這個說法，公子光的這座府邸豈不是已經變成楚王妃的館舍了嗎？依禮，楚王妃館舍的所在，形同楚國疆域；倘若按照昨日與燭庸、慶忌的密議，當日就在酒筵之上，找個藉口，滋生事端，來個翻臉不認人。由吳王僚擧起腰間玉帶，作爲暗號，命燭庸、慶忌，率同一百名甲士一致動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斬了公子光、伍子胥；再裏應外合，將公子光一家殺得雞犬不留。這一條正本清源，斬草除根之計，行之於公子光自己家裏倒還有話可說，此刻公子光的府邸業已成爲形同楚國疆域的楚王妃行館；這麼一來，連公子光和伍子胥全都成了座上客。主人設宴，座客起釁，進而行兇屠戮，這還像話嗎？因此之故，吳王僚聽楚王妃說完了一篇歡迎之詞，當場不覺愣了一愣，從而千思百想，煞費躊躇，又打不定主意是否應該就在當天下手了。殊不知他正好中了伍子胥『脫袍驅蜂』的妙計，早在前一天，掩餘往訪伍子胥，三言兩語中明白暗示，當日吳王僚駕臨大有殺機，伍子胥會過意來，他當下就和公子光定好了這個計較。楚王妃條理分明的那幾句話，正是出於伍子胥所授意。

當時，吳王僚懷着老大心事，支支吾吾，跟楚王妃說了幾句客氣話，楚王妃殷殷延

請，吳王僚仍然按照原定計劃，領着掩餘、燭庸和慶忌，外帶一百名雄赳赳、氣昂昂，橫眉怒目，殺氣騰騰的甲士，首尾相啣的步進大門，穿過庭院，直到高大寬敞，富麗堂皇的大廳之上。一路所見，列隊侍立，在廳上往返伺候的，居然全是粉白黛綠，鶯叱燕語的僕婦侍女。彷彿公子光這一座府邸，就只有公子光、伍子胥兩個男人，除此以外，便是時在髫齡的楚國世子。

吳王僚、燭庸和慶忌，一概驚詫錯愕，莫測高深。懷着老大的悶葫蘆，被滿面春風的楚王妃蔡姬夫人請進了她的『館舍』，請到了她的『大廳』，分賓主坐席。吳王僚居中，掩餘、燭庸在左，公子光、魏姬夫人和伍子胥居右，蔡姬夫人則帶着世子勝，在右首末座相陪。

盛讌既開，水陸畢陳。座中燭庸心急，幾次三番向吳王僚以目示意，催他及時發作，挑起事端。然後把臉一翻，擧帶爲號，讓他們拔出劍來，大開殺戒，一擧解決公子光這個心腹大患。却是吳王僚遲疑再遲疑，遷延再遷延，始終都在躊躇難決，擧棋不定。直把個生性焦躁，片刻難忍的火爆燭庸，急得搔耳撓腮，坐立不安。著實忍不住了，他便把心一橫，自家挑釁。虎視眈眈的望着公子光，盛氣凌人的問道：

『大王巡幸，怎不見兄長家將丁壯僕役？既無警衞，又無執事，這究竟是什麼道

理？』

公子光聽時，心知這就是燭庸性急難捺，吳王僚遲遲不肯發動，便只好由他自己來找碴了。當下不慌不忙，按照伍子胥所授之計，不卑不亢，不疾不徐的答道：

『昨日承掩餘二弟過訪見示，大王出宮扈從已有三千名之多。況且如今國泰民安，四境清平，似乎無需愚兄再作警備。』

輕描淡寫，公子光是在以四兩撥千斤之勢，避過了燭庸這惹是生非的當頭一棒。却是，燭庸聽後愈加不服，他厲聲的再問：

『那麼，兄長的家將、丁壯、僕役都到那裏去了！』

公子光仍舊泰然自若，莞爾一笑的答道：

『愚兄在鄉間略有幾十頃薄田，近日正值收割之期。家將丁壯僕役，全都下鄉幫忙去了。』

這便是伍子胥的釜底抽薪之計。當日前掩餘來訪，隱隱約約暗示王僚盛大扈從，多擕甲兵，對公子光可能有所不利。伍子胥就曾和公子光耳語，勸他釜底抽薪，將所有家將丁壯僕役一概調出梅里城去。偌大一座府邸只留傭婦侍女侍應一切，叫王僚、燭庸、慶忌三人根本就找不到公子光圖謀不軌，企圖加害的藉口。這一條妙計果然奏效，不僅

使王僚遲疑不決，難以發出暗號，尚且使燭庸的焦躁難耐，蓄意挑釁，也落了個瞠目結舌，無詞以對，王僚、燭庸、慶忌所定一網打盡之舉全盤落空。當日王僚往訪楚王妃夫人，由蔡姬夫人設宴款待，一場預定的血腥屠殺，便變成了一團祥和，賓主盡歡。蔡姬夫人命世子勝到王僚座前行跪拜大禮，叩謝吳國上下救命全活，接待定居之恩。世子勝行禮如儀，王僚也祇得笑容可掬，樂呵呵的連聲請起，還著實誇獎了世子勝幾句。酒過三巡，女侍獻上王僚平生最愛吃的一道燻魚，蔡姬夫人還特地避席起立，走到王僚跟前，檢衽萬福，按照伍子胥事先所授的語句，向王僚照本宣科的說道：

『妾身聽說大王最嗜燻魚。特地商請公子殿下的廚師，加意烹調，方得一尾，敢請大王略嘗少許，看看是否能合大王的口味？』

王僚仰臉打個哈哈，順口漫應一句：

『多承夫人費心了。』

便在衆目睽睽之下，拿起筷子，挾了一塊，送進口裏細細品嘗。詎料這一條燻魚也是伍子胥所定妙計之一：給公子光一個可乘之機，請王僚再一次巡幸他的府邸，再讓專諸下手，取他性命。因此伍子胥請公子光暗中囑咐廚司，將這味燻魚燻得又焦又苦，使得王僚才一咂嘴一咂舌，頓時便眉頭一皺，哇的一聲將整塊燻魚吐了出來。公子光見

狀，更是裝出滿臉愧疚，不勝慚惶，他慌忙振衣起立，快步趨前，直到王僚面前，一揖及地的道：

『舍下廚司學藝不精，烹調拙劣，竟使大王難以下嚥，即席吐脯。微臣獲罪不輕，移時自將從重懲處。』

王僚當衆吐脯，正在自悔失儀，再一瞧見公子光忙不迭的長揖謝罪，一臉的誠惶誠恐之色，難免心中不安。因而便一聲乾笑的答道：

『熏魚一味，本就很難恰到好處，王兄府上廚司，何罪之有？那裏談得上「懲處」二字？區區小事，王兄大可不必掛在心上了。』

大好機會來臨，公子光立刻牢牢把握，他再雙手一拱，一臉虔誠的說：

『大王所嗜，臣之所求。從今而後，必將四出延攬，一定要找到一位天下第一熏魚高手，然後再設一宴，恭請大王品嘗。』

一聽公子光說得這麼眞摯誠懇，鄭重其事，王僚心中一喜，情不自禁的嗬嗬大笑。他伸手一延，請公子光歸座，與此同時，笑逐顏開說道：

『區區一魚，難爲王兄如此費心，來日聘得名廚，寡人一定踵府叨光。』

『請君入甕』之計，初步告成，一切悉如伍子胥所設想，直把公子光樂得喜上眉

梢，心花怒放。他惟恐王僚、燭庸、慶忌看出破綻，慌忙低下頭去，深深一揖，再向王僚道一次謝。然後規行矩步，仍回原座，和伍子胥交換了個會意的眼色。

熏魚一上，盛宴已告尾聲。燭庸有謀而來，所謀不成，益發覺得憤恚焦躁，片刻難安。兩叔侄互望一瞥，便由慶忌傴身向前，附在王僚的耳邊說道：

『父王出宮已久，此刻爲時已晚，再多耽擱，惟恐太妃懸心。』

王僚聽時，連連頷首，當下便起身告辭。楚王妃蔡姬夫人身爲主人，也曾虛情假意，挽留一陣。又問明白了府邸長吏魏渠，王僚所攜甲士親軍，一概發過了酒飯犒勞，便領着世子勝、公子光與魏姬夫婦二人，以及伍子胥等，將王僚一行，必恭必敬的送到府邸大門之外。方始齊同折返，各自憇息。

自此，公子光與伍子胥，日日夜夜，引頸企盼，苦候專諸早日自太湖歸來。

太湖方圓六百八十餘里，烟波浩瀚三萬六千頃。專諸胸懷大志，隻身入湖，乘一艘渡船，直駛西洞庭山，來到一座村落。眼見港灣之中，桅檣林立，座座村屋之上，炊煙裊裊。空地上男女老幼，成羣麕集，補網的補網，裝魚的裝魚，心知這便是太湖中最繁盛的市集吳淞村了。他離船上岸，直入街市，又見店舖毗連，行人如梭，專諸雜在人

叢中昂首闊步，信步所至，心中正在煩躁，想起偌大一座太湖，湖中島嶼無數，自己要到那兒去訪尋一位燻魚的高手，拜他爲師，學那天下第一，世間無雙的燻魚之術呢？市聲嘈雜，兒語喧嘩，忽然起了一陣口角詬誶之聲。抬眼一看，正有兩條大漢，一般的黝黑健壯，只因爲行路匆忙，迎面相撞，直爭得臉紅耳赤，揎拳擄袖，眼看着就要打起架來。四周圍着看熱鬧的人越聚越多，有的在幫腔助威，有的在慫恿喊打！正在鬧得不可開交，驀的，又有人在大叫一聲：

『被离大人來了！』

圍觀的人一聽，立刻迅速散開，兩名大漢原在揮舞拳頭，躍躍欲試，這時也忙不迭的收拳止步，悄悄兒的走開了事。一場街頭鬭毆，居然被离大人一到，頓時便冰消瓦解，風流雲散；專諸心想，不知這位被离大人是何方神聖，他能有這麼大的威勢，轉眼之間，一位鬚髮全白，道貌岸然，一雙巨眼烱烱有神，光可逼人的老丈，筆直走到自己的跟前，上下打量自己一眼，然後面帶微笑，雙手一拱的說道：

『倘若在下所料不差，閣下一定就是吳趨義士專諸先生。』

聽得專諸一楞。當下不假思索，脫口便問：

『先生怎知在下就是專某？』

那老丈得意的聳肩一笑，娓娓細述的道：

『在下被离，承蒙公子光殿下推薦，曾經當過一任吳市市吏，當年伍子胥將軍吳市吹簫乞食，就曾由在下趨前問訊，恭迎他到在下寓所。不料正要陪他去見殿下，事爲大王左右偵知，立刻派人到在下寓所，將伍將軍强行擄去。在下深恐爲了此事得罪大王，因而棄官逃到太湖西洞庭山隱居，至今一住多日。記得當日伍將軍曾經提起，他路過吳趨里，邂逅閣下，與閣下結爲兄弟，尤其說過閣下的容貌奇特，異乎常人。所以今日萍水相逢，就給在下猜中閣下是專諸先生了。』

言訖，又是一陣哈哈大笑，專諸由而憶起，伍子胥也曾向他提過，初入吳市如何結識被离的那一段往事，當下不由十分之喜，連忙向被离躬身一揖，滿面春風，眞摯懇切的說道：

『被离先生！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今日有幸在此相見，誠然是在下三生有幸。』

當時，被离便問起專諸，他早已聽說專諸追隨公子光、伍子胥，深入楚蔡迎回楚王妃蔡姬夫人，怎麼如今又會獨自一人到這吳淞村來？專諸四下一望，身畔行人絡繹不絕，惟恐消息走漏，便向被离使個眼色，低聲說道：

『此處不是說話的所在。』

被离會意，頓時便說：

『舍下距此不遠。可否委屈閣下，就到舍下小坐。有以請敎。』

專諸極口稱謝。那被离便領着專諸，步出市集，穿越阡陌，走了約莫一里多路，來到一座小山坡下。一排排參天古木林中，赫然出現一幢寬廣幽深、典雅古樸的宅院，被离將專諸請到廳上，兩人分賓主坐定。小僮奉上了香茗，被离啓齒便問：

『閣下隻身深入太湖，敢問是因公，還是因私？』

凝神想了一想，專諸方始審愼的答道：

『因私。』

被离熱心的再問：

『是尋親呢，抑或訪友？』

專諸深沉一笑，答道：

『旣非尋親，亦非訪友，在下專程來此，其實是爲了拜師。』

『拜師？』被离愣了一愣，驚詫錯愕的追問：『閣下正爲公子光殿下所欹重，那有餘暇到這草萊未闢的湖中孤島來拜師？就不知閣下是要學文，或是習武？』

頓一頓，專諸沉吟半晌，方始湊近被离，壓低聲音，神情肅穆的回答他道：

『在下祇要學那舉世無雙的爊魚之術。』

果不其然，被离聽得淸楚明白。頓時便身軀一震，兩眼圓睜，他雙手扶着几沿，傴身向前，臉上湧起興奮熱烈的紅潮，他再悄聲的問專諸道：

『如此說來，公子光殿下果然是要破釜沉舟，圖謀大舉了？』

專諸先不答話，他祇是兩眼注視着被离，向他深深的點了點頭。

被离得了確訊，歡欣鼓舞之情溢於言表。他霍然起立，邁開大步繞室蹀躞，一面著力的搓着雙手，一面喃喃自語的說道：

『是時候了，是時候了，果眞是殿下斬奸除佞重登王位的大好時機了！』

說時，又踱到專諸的面前，喜上眉梢，滿臉堆笑的告訴他說：

『閣下有所不知，在下在這東南一帶，向以知人善相，頗有虛名。但凡大賢大德，奇才異能之士，在下無不了然胸中，緊記於心。閣下倘若不是遇見在下，敢說縱使踏破鐵鞋，跋涉千里，也找不到這位號稱天下第一的名廚。他所製的爊魚，確可以稱得上是首屈一指，並世無雙！』

聽得專諸私衷大慰，心花怒放。他喜孜孜的站起身來，情急的問：

『這位名廚姓甚名誰，此刻住在那裏？』

那被离兩指一叠，指指點點，如數家珍般，在爲專諸娓娓道來：

『名廚庖伯，今年已經八十一歲。他爲了烹製天下第一等美味，曾經周遊列國，遍訪名師，歷時十七年之久。三十歲那年返抵吳京梅里，當年的大王壽夢聞訊立加延聘，從此掌管御廚，歷侍壽夢、諸樊、餘祭、餘昧、王僚五位君王。王僚自小愛吃的燻魚，就是由這庖伯親手調製。却只是，先王餘昧駕崩，王僚行篡竊居王位，庖伯祇服侍了他一年，就因爲不齒王僚的所作所爲，飄然而去，逃到這太湖之中西洞庭山深山之內匿居，從不輕出一步。王僚失了庖伯，從此食不甘味，餐餐埋怨無下箸處。也曾派出專人，懸賞重金，四下尋訪。只是至今毫無所獲。閣下如果能够去拜這庖伯爲師，學到燻魚之術，必定可使王僚大快朵頤，歡天喜地。到那時節，殿下所圖謀的大事，也就不難一擊而中了。』

專諸一聽，大喜過望。他忙不迭的再問被离道：

『方才聽說，這名廚庖伯，就住在這西洞庭山裏？』

『不錯。』

專諸迫不及待的再次央求：

『可否請先生示以路徑，讓在下這就去專誠訪謁，登門拜師？……』

『且慢！』被离一伸手，攔住了專諸再往下說。然後藹然一笑，悄聲犳問專諸道：

『請恕在下冒昧，閣下此行，帶得有多少謝師的束脩？』

專諸坦然犳答道：

『在下臨行之際，承蒙殿下賜我黃金三銖，至今分文未動。』

被离屈指一算，眼望着專諸說道：

『一銖二十四兩，三銖不過四斤八兩而已。以此戔戔之數，閣下想拜庖伯爲師，祇怕稍嫌不足，我看還是由舍下再湊五斤八兩黃金，合爲十斤，方始拿得出手。』

專諸聽時便眉頭一皺，杌隉不安的扭着手道：

『在下奉命行事，所攜不足，反倒要先生墊出如許巨款，這……這未免太說不過去了。』

被离聆言，情不自禁縱聲大笑，直笑得聲震屋宇，餘音繞樑。笑罷他雙手一拱，立向專諸謝罪。方再斂容正色的說道：

『在下久沐殿下厚恩，身家性命，俱出自殿下所賜，殿下之事亦即在下之事。這區區五斤餘黃金，又算得了什麼？況且，誅王僚，擁殿下，拯吳國百姓於水火之中，尤爲王僚篡奪十二年以來，在下唯一的深心大願。莫說戔戔黃金，縱使要在下傾家蕩產，肝

腦塗地，在下全家老小，也是在所不惜！』

一番話，說得慷慨動容，開誠佈公，使專諸聽了，不由不深心感動，肅然起敬。他唯有正正衣冠，一心虔敬的躬身拜了下去，由衷摯切的說道：

『既然如此，專某祇好恭敬不如從命，拜領先生仗義以助了。』

被离便請專諸寬坐，稍候片刻。他自己匆匆入內，不一會兒便快步折回，取來一個紅綾包袱，放在桌上，攤了開來，裏面包着五大一小，黃澄澄的六錠黃金。專諸一看，忙將自己身上所藏的三個大錠取出，跟被离取出的黃金擱在一處，重新包好，被离又請專諸把包袱揹在背上，莞爾一笑的道：

『我們這就可以啓程了。』

被离的那一座幽邃宅院，坐落在一處參天的松林之中。被离領着專諸步出大門，轉折向後，穿出松林，循着一條羊腸小徑，崎嶇險峻，輾轉而入西洞庭山。時值晴空景明，萬象靈呈，幽奇詭異，使人翛然而俗念全消，澹然而情境相融。行行重行行，走了約莫五七里山路，來到一處隱秘山洞，深藏於矮樹雜草之間，石磴垂梯，兩崖崇墉。被离、專諸相率拾級而下，遠遠的便聞到一股撲鼻異香，催動饞腸，引得人饞涎欲滴，食指大動。驀然間又聽見洞中有人揚聲大笑，聲若洪鐘。一陣歡聲過後，又是迴聲陣陣的一問：

『來人可是被离？』

『不錯，庖伯！』被离應聲作答，回頭望望專諸，又再補上一句：『還有一位吳國的英雄豪傑專諸，帶來一筆不大不小的買賣。』

洞中的庖伯接口便問：

『什麼買賣？』

一問一答時，被离、專諸業已走到洞裏。由明入暗，深爲不慣，專諸但覺得眼前一團黝暗。他連忙先閉上眼睛，然後徐徐睜開，放眼一看，——一座石穴，方圓約及一丈。石榻、石凳、石几，几上一只銀盤。盤中盛一頭油光燦閃亮然如金，肉香四溢，中人欲醉的烤兎，烤兎之旁又有一罎酒，一副杯盤碗筷。

那庖伯，正坐在石几中央，五短身材，既矮且胖，偏有個笆斗大的頭顱，頂上寸髮不生，活像個冬瓜葫蘆，兩隻小眼瞇成一線，略帶驚異之色，直在專諸身上骨碌碌的打轉。兩眼以下是短鼻、肥腮、闊口、雪雪白的一口牙齒。身穿一件寬大的布袍，將他自頭顱以下，整個身子嚴密的罩住。

被离、專諸一字並肩，往庖伯的跟前一站。那被离不答話，也不見禮，他一伸手從專諸的肩上把那只紅綾包袱摘下，往庖伯的面前一放。打開鈎結，於是滿石几散放出燦

然奪目的金光。

庖伯一見十斤黃金，果然便眼睛一亮，咧開笑嘴。他眉飛色舞，雙手直搓的歡聲嚷道：

『哈！這筆買賣果然不小！』接着，他又費盡氣力，把他那貪婪垂涎的目光，從大堆金子裏拔出似的，抬起眼來，疑惑不定的望着被离問道：『倘若是那位王公貴人，要請我去執杓掌廚？被离，我可是早就說過，今生今世，我再也不下這西洞庭山了啊。』

被离藹然的笑笑，回答他道：

『庖伯，你儘管放心，這趟買賣，絕不會有勞尊駕走動一步！』

『那就好。』庖伯一聲長吁，伸手去撥弄金錠，又問：『這會兒你可以明說了吧？是誰送我這一大票黃金，他想要我辦什麼事？』

被离伸手一指專諸，開門見山，坦率無隱的說道：

『便是這位專諸先生。他特地備下黃金十斤，要拜你爲師，學烹調之術。』

那庖伯再深深的打量專諸一眼，微微頷首，簡潔之至的祇說了一個字：

『坐！』

專諸便點點頭，伸手先請被离在左首石凳上坐定，自己方始往下首一坐。眼睜睜的

望着庖伯，站起身來去拿了一副杯筷，放在被离的面前，親手爲被离斟了一杯酒，一指几上的烤兎，道了聲：

『請！』

佳餚當前，胃口大開。那被离彷彿與庖伯很熟很熟。他也不客氣，端起杯子來喝了一大口酒，就此抄起筷子，和那庖伯嘻嘻哈哈，談笑風生，你一口、我一口的大塊吃起烤兎肉來，兩個老人有如過屠門而大嚼，箸下如雨，以風捲殘雲之勢，轉眼間便將一頭肥碩的烤兎，吃了個大半。這其間，既不請專諸喝酒，也不命專諸吃肉，甚至於連正眼也不瞧他一瞥，彷彿他這個人根本就不在場似的。專諸一味枯坐，愣愣的望着他們大吃大喝，相互調謔，心中始終弄不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而酒香四溢，肉香撲鼻。庖伯和被离的貪饞饕餮，狼吞虎嚥之狀，又看得自己饑火中燒，饞涎直滴，偏偏肚皮又不爭氣，還在一陣陣咕嚕嚕的其鳴如雷。——專諸正在氣憤交加，窘迫無比。剛剛啃完一根兎腿的庖伯，方始用眼角餘光掃了他一下，再顫巍巍的起立，取來一副杯筷，重重的往專諸跟前一擺，淡淡然的說了一句：

『此刻，你可以細細品嘗了。』

此語一出，枯坐已久的專諸似聞綸音，如逢大赦。他抓起竹箸伸向銀盤，忽一下便

挾起了一塊胸肉，忙不迭在嘴裏一送。呀哈！果然是脆嫩甘濃，齒頰留香，簡直的來不及細嚼，就彷彿肚皮裏的腸胃在向喉嚨口招手。但聽得咕嘟一聲，他已將整塊肉囫圇吞棗的嚥下。胃口大開，遍體舒泰，他正要伸出筷子去挾第二塊，正對面坐着的庖伯已經在意味深長的問了：

『滋味如何？』

專諸一驚，臉上自然而然的湧起了紅潮，他慌忙避席起立，向庖伯躬身下拜。在此同時必恭必敬，坦然直承的說道：

『專某入世將近四十年，足跡遍東南，敢說從來沒有嘗過這等的美味！』

那庖伯聞言以後揚聲大笑，直笑得前仰後合，熱淚四拋。被离莫名究竟，却也陪着他嘻嘻哈哈的笑個不停。兩個老人笑過了好大一陣，止笑以後揩揩淚水，重新坐定。庖伯方始臉色一正，兩隻小眼定定的望着專諸，神情肅穆的問道：

『你想拜老朽爲師？』

專諸恭謹作答，答了聲：

『是。』

『想學烹調之術？』

『是。』

『欲精烹調之術，必須先懂烹調之道。』

一聽庖伯有如醍醐灌頂，發人深省的這兩句至理明言，專諸不由心中一懍，肅然起敬。他雙手一拱，直到眉心，下氣怡聲的問道：

『弟子愚昧，敢請師父明示，何謂烹調之道？』

庖伯兩道花白的長眉，微微皺蹙。他低俯着頭，瞑目沉思。良久以然，方才漸現微笑，若有所得。倏後睜開了眼睛，雙手撐几，徐徐起立。踱到專諸的跟前，聲若洪鐘的說道：

『也好，爲師的便這樣教你。』頓一頓，再高喊一聲：『專諸！』

『在！』

『你可知道在這普天之下，有那兩樣東西是上起帝王公卿，下迄販夫走卒，衆口咸同，無分彼此的無上美味？』

這一問，不但問得專諸瞠目結舌，無詞以對，連知人善相、閱歷極豐的被离，也在那兒思維再三，搜索枯腸，久久無從置答了。

於是，天下第一名廚庖伯，便眉飛色舞，一臉得意之色，深沉的笑着。以石破天

驚，當頭棒喝之勢，提高聲浪說道：

『其一，是「餓」；其二，是「饞」！』

『餓?!』

『饞!?』

被离與專諸，雙雙不約而同拔尖了嗓門，驚呼駭喊般地嚷了起來。

『不錯！』庖伯連連點頭。一個轉身，踱到几畔。手指只剩下一副骨架的那頭烤兎，字字著力的說：『譬如這一味兎肉，專諸！倘若不是你今天長程跋涉而來，走了這麼遠的山路，腹內空空，饑腸轆轆；倘若不是我方才故意讓你枯坐一旁，看我和被离大吃大喝，大快朶頤。你說，你也會以爲它是你入世將近四十年，足跡遍東南，生平從來不曾嘗過的美味嗎？』

專諸凝神傾聽，字字銘心，老庖伯的三言兩語，說盡了烹調之道，使得專諸與被离，一般兒的耳目聰明，心田豁然開朗，大有撥雲霧見青天之槪。尤其是一心前來求敎的專諸，更有如探驪得珠，融會貫通。情不自禁喜出望外，當他下便跪倒在地，向老庖伯磕頭如儀，滿心感激的說：

『多謝師父，弟子承敎了！』

然而，老庖伯却還在斂容正色，道貌岸然，諄諄告誡他道：

『記着，專諸！但凡是人，一饞一餓，只要有青菜豆腐，乃至於樹皮草根，也會當做山珍海味，玉液瓊漿。倘若他不餓不饞，即使你炊金饌玉，炮鳳烹龍，對他來說也是枉然。』

好語如珠，鞭辟入裏，聽得專諸心悅誠服，自忖獲益匪淺。他再向老庖伯磕了個頭，欠身起立。這時候，老庖伯口傳心授，給專諸和被离都開了竅。他又眉開眼笑，嘻笑怒罵起來。走向石几，一把抄起桌上的紅綾包袱，將那十斤黃金，一古腦兒拎在手上，涎臉笑着在問專諸道：

『爲師的一番指點，可值得了你一大堆金子嗎？』

『値，値，値。』專諸忙不迭的應聲置答，又道是：『弟子的區區微忱，敢請師父笑納。』

『好。』老庖伯一高興，拎了十斤黃金便走向內進複室，邊走邊說的道：『人說恭敬不如從命，專諸，老朽這就笑納你這些金子了。』

老庖伯一進內室，被离便移近專諸的身畔，低聲提醒他道：

『閣下莫非忘了㸑魚之術？徒知饞與餓之理，又怎能助殿下成得了大事？』

因此之故，當庖伯進入內室，將那十斤黃金收存好了以後，回到外間，一眼就瞥見專諸斂容正色，直挺挺的跪在地面。

一陣詫異，滿腹團困。老庖伯手指着專諸，高聲的問道：

『專諸，你這又是在做什麼？』

俯伏在地，躬身叩首。專諸膝行數步，臨到老庖伯的跟前，壓低聲嗓，悄聲答道：

『師父在上，弟子還有一請。』

『說！』

『弟子長程跋涉而來，還得懇請師父傳授爊魚之術。』

被离在一旁凝神細看，冷眼旁觀。但見專諸一提起爊魚之術，老庖伯那矮胖的身軀，便倏然一震，緊接着又是深鎖眉頭，緊咬下唇，背負着兩手在石室裏往返蹀躞，彷彿是在深思長考，權衡利害。——居然又到了成敗關鍵，緊要關口，大事能否達成，端在老庖伯的一啓齒間。是以被离和專諸一致屏止呼吸，悶聲不響，心情十分緊張的在等待着老庖伯的是否應允。

久久，老庖伯忽然站定，鼻子裏哼哼冷笑的說道：

『吳國英雄豪傑，背出黃金十斤，來跟我學烹調之術。這其間果然大有文章。』

被离與專諸，依舊不敢吭聲，兩個人的兩顆心，幾乎跳到腔子口了。

『專諸！』

『弟子在。』

老庖伯的一雙細瞇眼閃閃生光，牢牢盯在專諸臉上問道：

『你給我說實話。你專程而來學爊魚之術，是否爲了想近王僚的身？』

轉念一想，專諸覺得仍然以謹愼爲宜。因而他轉彎抹角的答道：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老庖伯一聽這話，反倒心中雪亮，因而再進一步露骨的問道：

『你是想在魚中下毒？』

『不！』

『那麼你是打算……？』

縱然在深山密穴，專諸也惟恐隔牆有耳，洩漏機關。他慌忙打斷了老庖伯的問話，插嘴答道：

『捕魚者以蟲爲餌，弟子不過是以魚作餌而已。』

然而，老庖伯却仍在開門見山，單刀直入的問道：

『你先說：公子光殿下的府邸裏，除你之外，還有那些能人？』

老庖伯聲聲追問，咄咄逼人，專諸不得不說實話了，他湊近老庖伯的耳邊，悄聲答道：

『伍子胥將軍，楚國來的金不古，還有費無極之女紫姬。』

『就憑你們這幾個人，』老庖伯憂形於色的再問：『也能敵得過王僚一雙鐵臂——大司馬燭庸，天下第一勇士慶忌，還有他那成千的甲士，上萬的親兵？』

『也許——，』專諸頓一頓，方說：『出其不意，乘其無備。只要殲彼元凶，一擊而中，王僚黨羽，多半會一哄而散。』

老庖伯憂國憂民，義憤塡膺，他突然發出一聲浩歎，語音悽越蒼涼的道：

『吳國百萬生靈，公子光殿下身家性命，乃至吳國的江山社稷能否確保，全都在你所說的：「出其不意，乘其無備」這八個字上了。』

乘此機會，專諸立即屈膝下跪，他向老庖伯泥首以請的說道：

『爲大吳國祚，百萬生靈，公子光殿下身家性命着想，唯有請師父立即授我燻魚之術了。』

長長的吁一口氣，老庖伯深深的一點頭說：

『也罷。我便傾平生所學，全部傳授於你。自今日起，你暫且在我這個洞穴住下。多則三月，少則月餘，我能使你成爲天下第一燻魚高手。但願能對你那「出其不意，乘其無備」之舉，或有一臂之助。』

被离、專諸一聽，喜從天降，笑逐顏開。兩人雙雙的向老庖伯道謝，謝他甘冒生命危險，拔刀相助，共襄大舉，完成了誘誅王僚的第一功。當下，老庖伯便和被离約定，由被离商請漁家，每日供應一斤上下的活青魚一尾，得由被离派遣專人，送到石穴，作爲敎學燻魚烹調之用。被离當然一口答應，留專諸在石穴住下，與冲冲的同老庖伯、專諸告辭回家。

專諸依依不捨，直把被离送到下山路口，方始折回石穴，幫那老庖伯收拾清洗了盤盞碗筷。老庖伯便與專諸回到廚下，仔細一問，原來專諸母慈妻賢，對於烹飪之事，根本一竅不通，這一輩子簡直就沒有下過廚房。老庖伯無可奈何，只好從劈柴、起火、熱鍋、化油敎起。一直敎到切、洗、燒、燻。那專諸雖說是個頂天立地、豪氣干雲的男子漢大丈夫；然而爲了刺僚大舉，也唯有捺住性子，盡心研習。整日價鬧得一身油汚，兩手魚腥，給柴火油煙燻得咳個不停。

一日，天高氣爽，萬里無雲。西洞庭深山之中花香鳥語，清新氣息沁人心脾，破曉

黎明，山下的祓离卽已派遣一名長工，送來一尾鮮蹦活跳的青魚。專諸正要把那條活魚拾去廚下剖腹宰殺。忽見老庖伯從石榻上欠身而起，伸張雙手，打了一個大呵欠，專諸只好站停下來，必恭必敬喊了一聲：

『師父！』

老庖伯却抬起頭來看覷專諸一眼，嗄聲的吩咐他說：

『專諸，你暫且把魚養在缸裏。我要帶你到山上去採擷香料。』

專諸應聲是，自去廚下將活魚放入水缸，折回石室，那老庖伯已經將一襲布袍穿好，頭也不回的說道：

『走，我師徒二人這就上山。』

專諸聽從老庖伯的囑咐，挽個竹籃，扛根鋤頭，緊緊跟在老庖伯身後，出了石穴，轉折入山，儘向西洞庭山的峯巔走去。別看老庖伯高齡七十有五，身材又矮又胖，走起崎嶇陡峭的山路來，倒是健步如飛，如履平地；連專諸還得一路連奔帶跑的才能追趕得上。這兩師徒爬上一道陡坡，來到一處幽谷，荒草沒徑，雜花生樹，忽然在半空之中傳來陣陣濃郁的幽香，薰得人醺然欲醉，饞涎欲滴。老庖伯當下便發出一陣歡呼：

『哈！果然在這裏了！』

領着專諸，快跑幾步，便在幾株杉樹之下，長得有一畦碧油油的綠草，枝莖勁立，彷彿秋菊。老庖伯一拉專諸，命他蹲下身來細看，但見葉似羊蹄，花如菊瓣，枝頭還有纍纍的褐色果實，那濃馥馥的異香，便自晒乾了的果實之中發出。

『你看仔細了，專諸！』老庖伯手指草叢，面露得意之色在問：『這種香草，可有什麼異狀？』

專諸撥弄香草，細心觀察。果不其然發現香草一株有五根，一莖生五枝，一枝僅五葉，而每一片葉子上又各有五節。驚喜交集之餘，乾脆拔出一株，指指點點的說給老庖伯聽。老庖伯聽得微微而笑，頻頻頷首的對專諸說道：

『這香草如此其香，必然是天地間靈氣所鍾毓。今日爲我師徒二人發現，行將見用於世，不可無名，呃——，既然它五根、五枝又五葉，香味濃郁，無與倫比。老朽便給它命名爲「五香」吧。』

五香定名，從此問世。老庖伯、專諸師徒二人，當下便躬身採擷。不到一炊飯工夫，採下了半籃五香果實，與高采烈的回到石穴。趁麗日中天，陽光普照，老庖伯命專諸從石穴裏取了張草蓆來，就把五香果實平鋪在草蓆上曝晒。從早到午，果實晒乾，又用石臼、石杵，將五香果舂成粉末。老庖伯叫專諸伸出兩指，捻上一撮，往當天烹調好

的那條燻魚上一撒：頓時便覺得異香撲鼻，中人欲醉，喜得老庖伯眉開眼笑，手舞足蹈。他重重的一拍專諸肩膀，歡聲嚷嚷的道：

『五香問世，大功告成！專諸，如今你已是天下第一燻魚高手了！』

一陣欣喜，滿心感激。專諸屈膝跪下，叩謝過了老庖伯的啓廸教導之恩，老庖伯反倒面現苦笑，神情悽迷，他凝望着專諸說道：

『黃金十斤，歷時三月，你祇從老朽這兒學到一味燻魚。有誰知道你爲的是撥亂反正，扭轉乾坤，造福百萬生靈的一件大事呢？』

想到三月相處，老庖伯諄諄教誨，兩師徒眠食與共，專諸俠骨柔腸，也難免有點依依不捨。他再給老庖伯磕了個頭，一臉黯然的說：

『京師風雲日亟，殿下危若纍卵，此刻弟子歸心如箭，便在此向師父告別了！』

『告別，告別！』老庖伯一聲長歎，顫巍巍的站起身來，伸出雙手，扶起專諸，眼圈兒紅紅的在說：『專諸，你我彼此心照不宣，這一告別，便是永訣，待老朽送你一程。』

專諸再三懇辭，老庖伯堅持不許。師徒二人，默默無言，老庖伯一直把專諸送出石穴門口，送上下山小徑，都到了折回吳淞村的半程，一座懸岩之上；老庖伯方始止步，

專諸長揖道別，撒開大步下山。將及山麓，回頭一望，老庖伯還在半山腰裏向他連連的揮手。

原想再去被离的家中道謝辭行。一來趕路心急，一則又怕被人撞見，專諸只好過門不入。他匆匆的回到吳淞村，登上渡船，就此結束了爲期三月的太湖之行。

下船登岸，專諸一路攢趕，直奔梅里。途經吳趨，專諸遶村徬徨，思維再三。既已決定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今生今世，就再也不會有見到母親、妻子、愛子專毅的機會。倘若還是硬起心腸，過門不入，徒然憑增家人的終生遺憾，自己的莫大罪愆。然而一旦與家人相見，自己又如何去向老母、髮妻、愛子啓齒，說他就要慷慨赴義，從容赴死？專諸千思百想，難於委決。眼見金烏西墜，暮靄四合，早是薄暮黃昏時分；背上揹着的一大包五香粉末，正在發出陣陣的異香，使專諸驀然想起，母老家貧，專毅才祇一十七歲，自己身死以後，一家三口，又將何以維生？不如將自己所攜的五香，分一半留在家中；再傳授專毅，如何辨認，如何採擷，如何曝晒，如何研磨，萬一家中生活無依，還可以讓他有個謀生之道；一想到這兒，專諸便打定主意，下了決心，大踏步的往自己家門走去。

臨近家門，抬頭一望。專諸不由驚得目瞪口呆，舌撟不下。原先自己家裏的一道柴

門，一角庭院，三楹平屋，竟會倏然不見；反而在原址之上，新添了一幢畫棟雕樑、典麗矞皇的高堂大厦。兩道粉牆，迤邐里許，遠遠的看得見牆裏的亭榭樓閣，水木清華，面南一座門廳，巍峩寬敞，一排三扇大門，一般兒的巍峩雄壯，金碧輝煌。門廳上肅立四名門丁，門廳下一座七級石階。三門緊扃，氣象萬千。直把專諸看得驚怔錯愕，惝怳迷惑。心想，這明明是我專家的祖業，會是那位達官貴人，將相公卿，在這兒蓋起了渠渠華屋，巍巍巨宅？

專諸正站在高堂華厦之前發呆。驀的，一個聽來極爲熟悉的聲嗓，便在遠處歡聲的一嚷：

『爹!』

回頭一看，竟是一位綺襦紈袴、風姿翩翩的貴介子弟，正在一路飛奔而來。臨到跟前，又是一陣風似的就地下跪，必恭必敬的給自己磕了個頭，便俯伏在地，高聲的說：

『孩兒專毅見禮!』

『專毅?!』專諸一聲駭呼，忙不迭將專毅雙手扶起，定睛一看。小別兩年，專毅已長得高大健壯，唇紅齒白，穿上了錦綉華服，冠帶雲靴，活脫一位富貴子弟小大人。

驚喜交集，相顧錯愕。專諸雙手緊緊握住愛兒的胳臂，情急不已，一叠連聲的問

道：

『我們家搬到那裏去了?你祖母呢?你母親呢?還有，你怎麼會做這樣的打扮?』

小專毅却喜上眉梢，滿臉堆笑。他伸手一指那幢渠渠華厦，朗聲答道：

『爹!我們家不就在那兒嗎?祖母、母親，這會兒全都在家裏呀!』

一時間不及細問，專諸想急於見到母親、妻子，牽起專毅的手，大踏步便往那座高堂大厦走。兩名門丁，先已見了專毅跪見專諸的一幕，心知專諸便是不曾見過面的家主人了。一看專諸、專毅上石階，立刻便屈膝跪下，磕頭如儀，高聲的一喊：

『主公!』

這還是生平第一次，專諸聽到有人喊他：『主公。』當時也不知究該如何應對，只好分向左右，點了點頭，等兩名家丁一致起立，推開了中門，這才牽起專毅，昂然直入。

庭院廣闊，白石鋪地。兩旁是雕花欄杆的抄手走廊。穿過庭院，迎面便是三楹大廳，朱漆雕柱，粗將二人合抱，千門百戶，堆金積玉。到處都有男僕女侍往來奔走。一見專諸，立刻跪地見禮，自家唱名。這一幢新建巨宅，即使說它是王者之居，似乎也不爲過。

專諸滿腹謎團，不勝驚愕。來不及等到面見母親、妻子，便在升堂入室的時候，迫不及待，跟他兒子專毅一問一答的打聽起來。

『這幢巨宅是什麼時候建造的？』

『三個月之前。』

『是否公子光殿下所賜？』

『是。』

『你伍伯父知不知道？』

『三個月前，是由伍伯父親自帶領公子光殿下府邸長史魏渠，前來訪候祖母、母親。當時說明：父親因公去了太湖，那魏大人係奉殿下之命，爲我家建造新宅。自動工之日起，前後花了兩個多月時間，直到上月底方告竣工。落成之日，公子光殿下和伍伯父都來看過，還送了我們不少綵禮。』

專毅答話，口齒清晰，有條有理。使得專諸不由暗忖，這孩子果眞長大了，心中十分之喜。兩父子邊走邊談，已經從頭進房屋，步入了二進正廳。這時節，同在二進東西正屋住下的專太夫人、專諸的妻子碧玉，先已聽到門丁飛奔前來稟報：『主公抵步，業已進入門廳了。』專太夫人和碧玉一聽，眞個是喜出望外，心花怒放。婆媳二人一前一後，飛奔出來相迎。就在二進正廳門口，母子、夫婦劈面相逢。專諸一見母親，立刻拜倒在地，一陣悲喜交集，頓時，熱淚盈眶的說道：

『孩兒遠遊，一去兩年。累母親大人日夜懸念，委實是不孝之極。』

那專太夫人眼見愛兒無恙歸來，正在喜不自勝，破涕爲笑。她傴身伸手顫巍巍的扶起了專諸，湊着侍女手中所執的燭光，瞜瞇着老眼，上上下下，仔仔細細的打量了專諸一番，方始喃喃自語的說道：

『還好，還好，千里奔波，沙場征戰，也只不過略瘦了些，略黑了點。……』

趁着這個空隙，專諸的妻子碧玉，噙着歡樂的淚水，斂衽跪拜，和一別兩年的夫婿，行過了夫妻相見之禮。然後便由專諸、碧玉，一左一右，扶着專太夫人，折回廳上，就此在廳中落座。廳堂高大寬敞，處處重帘疊幔，一應陳設富麗堂皇。白石地面，鋪上了猩紅褥氈。十餘支兒臂粗細的紅燭，錯落有致，分置各處，將偌大的廳堂，照耀得如同白晝，顯現得喜氣洋溢。

廳堂正中，一張長几，專太夫人挽着專諸的手，母子倆並肩面南坐定。碧玉和專毅便在長几的左右，遙相對坐，打橫相陪。專太夫人問明白了專諸方自太湖回家，還沒有吃過晚飯，立刻吩咐設宴洗塵。專諸問過了母親安好，碧玉、專毅母子均安，然後便深

深一笑，感慨系之的說道：

『離家兩年，入楚、入蔡，幾經險阻，幾番鏖戰，也可以說得上是九死一生，再世爲人了；幸得神明祖宗庇佑，安然無恙歸來。祇是不曾想到，甫抵家門，就發現舊屋已拆，公子光殿下居然給我家建造了這樣一幢華麗的巨宅。殿下待我家之厚，確實令我衷心感激，深愧無以爲報了！』

專太夫人一聽，便春風滿面，眉飛色舞的接口說道：

『殿下待我家之厚，豈止這幢巨宅；碧玉，我年紀大了，惟恐記不清楚，妳不妨將諸兒去後，殿下近三個月來的所賜，給諸兒說個大概。』

『是！』碧玉應聲作答，再轉臉望着專諸，一一的爲他屈指算來：『三個月之前，伍伯父奉殿下之命前來，同行的有府邸長史魏渠魏大人。承伍伯父見示，殿下是派魏大人親自監工，爲我家建造這座宅第。除此以外，殿下還頒賜了黃金一百斤、白銀一千斤，給我們在吳趨里之西，買下了三百畝上好良田。還承伍伯父做主，魏大人親臨選拔，爲我家找到了二十家佃戶，按年繳租，四季供應蔬果。新宅落成之日，殿下又派來了一名總管，十六名家將，四十名男僕，四十名傭婦侍女……』說到這裏，碧玉又伸出一雙纖纖玉手，接連的拍了三下巴掌。於是廳堂的正門豁然大開；專諸端坐廳中，放眼望

去。只見廳外走廊庭院，燈盞處處，燭火熒熒。庭院之中有男有女，黑壓壓的站了一大堆人。却是男左女右，井然有序。每一隊男女的服色，更是整齊劃一，一色全新，專諸滿心迷惑，正在弄不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一位面貌忠厚、神情肅穆的老者，年齡將及七十，兩鬢已呈斑白。他埋首疾步，直入廳堂，朝向專諸屈膝下跪，行了個三跪九叩首的大禮，方始精神抖擻，聲音洪亮的道：

『老奴奚成，謁見主公！』

『奚成？』專諸一驚，『奚成』二字脫口而出，却是一出口便已心知大大的不妥，因而連忙改口。與此同時撐几起立，奔向奚成的跟前，雙手把他扶了起來。方始臉色一正的說道：『奚公，你是我吳趨里五百戶人家的黨正，一鄉之父母，五族之大老，我專諸的父執之輩。你怎可以稱我爲主公，自稱爲老奴呢？這豈不是要折殺專諸了嗎？』

奚成聽時，垂手肅立，臉上依舊是一副必恭必敬，誠惶誠恐的神情。等到專諸把話說完，他便露齒一笑，爲專諸條分縷析的說道：

『主公！此一時，彼一時，在老奴未入府邸以前，誠然是吳趨里的黨正，也算得上是朝廷一員小小的職官。可是自從伍將軍識拔，公子光殿下差委，命老奴服侍主公，出任主公府邸總管，主公便永遠爲老奴之主，老奴也終身爲主公之奴了。』

專諸直聽得目瞪口呆，攢眉蹙額，一張嘴巴驚詫錯愕的撐得好大。他睜圓兩眼，直勾勾的望着奚成，難於置信的問道：

『什麼？我兄長伍將軍會想起請你降貴紆尊，屈身爲奴，到舍下來當一名總管？』

奚成來不及答話，碧玉便搶在他的前面說了：

『公子殿下和伍伯父當日說過：唯有奚公宅心仁厚，老成持重，何況他老人家又是父親在世之日的知己友好。和我家三代世交，淵源極深，因而才擔得起我家總管這個重責大任。又蒙奚公眼見你因公遠出，我家剛剛光大門戶。念在三代的交情，慨然應允前來照顧。這才在短短的一月之內，將我家裏裏外外，整頓得井然有序，有條不紊。』

專諸一聽，便心知請奚成來當總管，純粹是出於公子光、伍子胥，乃至於奚成的一片關愛垂憫之情。說不定連奚成都已經曉得了自己卽將殺身成仁，慷慨捐軀；這才捨堂堂『黨正』而不爲，專誠前來屈就小小一名『總管』。爲的是在往後代替自己照顧老母、弱妻、幼子；同聲相應，同氣連枝，一切盡在不言中了。專諸衷心感動，熱淚卽將奪眶而出，偏又怕老母、弱妻、幼子眼見自己的神情大改，心中起疑。他連忙偏過臉去，向奚成躬身一揖，順水推舟般說道：

『奚總管，多承關愛，諸事費心。在下唯有銘感五內，永不或忘了。』

那奚成見專諸對他如此虔敬禮重，慌忙還禮遜謝不置。他也眞摯誠懇的對專諸說道：

『主僕之分既定，萬請主公隨分自處，不必拘禮，反倒使老奴跼蹐不安，難以馭下。』

奚成這話說得義正詞嚴，合情合理，專諸唯有唯唯稱是，轉身坐回原位。他正襟危坐，目光炯炯，眼看着奚成高聲傳喚一批批的家將僕役前來謁見。十六名家將都是吳趨里同里閈的少年子弟，一個個長得虎背熊腰，身強力壯，年紀都和專毅不相上下。專諸一看便知，公子光和伍子胥的用意所在。這一批家將定然是爲專毅而設，並非供自己所用。四十名男僕各有所司，四十名傭婦侍女大都是鄉間農家女子，顯得忠厚老實，百依百順。九十六名專府的家將僕役，分三批叩見了主人公，再一隊隊的退下。見禮過後，總管奚成立卽告退，祇留下四名專太夫人的侍女，侍應這一晚的家宴。

席間，專諸在專太夫人、碧玉、專毅的笑語殷殷，歡聲不歇中，偶一想起明日一別便是永訣，自難免百感交集，依依不捨，不時流露出悲戚哀傷之色。幸虧專太夫人、碧玉和專毅都在高興頭上，又因爲專諸掩飾得好，渾然不曾發覺。專毅問起他父親入楚、入蔡幾次慘烈的陣仗，幾度驚險的際遇。專諸略略的說了些概梗，却已把個血氣方剛、

好勝心切的小專毅聽得眉飛色舞，手舞足蹈，因而他興致勃勃的再問：

『那日伍伯父說父親去太湖公幹，不知是不是爲了剿滅太湖中盜匪？』

專諸一聽，情不自禁的啞然失笑起來，直笑得專太夫人、碧玉和專毅一般兒的面面相覷，莫名其妙。祖孫三人全都驚疑不定的眼望着他，專諸只好自嘲的一笑，又連連的搖着頭回答專毅道：

『你父親入太湖，一住三月，既無公幹，也未曾清剿盜匪，倒是去學了一門手藝。』

『學手藝？』聽得專太夫人益發的迷惑了，她援口便問：『公子殿下一再誇讚你精通韜略，嫻於弓馬，有萬夫莫當之勇，稱得上是吳國第一員大將。諸兒，你還用得著去學什麼手藝嗎？』

專諸一味想使母親歡喜，便笑吟吟的反問一句：

『娘！妳可知道孩兒學到了什麼手藝？』

專太夫人打趣般的回答：

『是砍柴、打魚，還是殺豬？』

碧玉、專毅委實撐不住，先已在嘻嘻哈哈的笑得前仰後合了。

然而專諸啓齒一答，這兩母子連同專太夫人，頓時又是一愣，幾於無法置信，却是，耳鼓裏偏又清清楚楚的聽到專諸在說：

『都不是，是燻魚！』

『燻魚？』碧玉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睜得滴溜滾圓，她尖聲的嚷了起來：『夫君，你半輩子沒有進過廚房，連飯是怎麼煮的都不曉得，難不成，你會花三個月的時間，深入太湖，專爲去學做一道菜？』

專諸聳肩一笑，故作輕鬆自在的答道：

『娘子不信，明天我就一試身手。做一尾燻魚，請母親大人嘗嘗。』

『那好，』專太夫人湊興的插進嘴來說道：『明天我就要嘗嘗吳國第一員大將專諸，親手做的燻魚！』

碧玉、專毅母子二人縱聲大笑。偌大廳堂裏笑口常開，滿座春風，一席家宴便在歡聲笑語聲中，吃到了二鼓時分。專諸滿腹悲酸，强顏歡笑，難免多喝了幾杯酒，早已面紅耳熱，目滯口拙。碧玉私衷慶幸夫妻團圓，門楣光大，直覺得生平從未有如此之喜，也是貪杯多飲，中酒微醺，星眸微餳。專太夫人笑吟吟的望望專諸，又望望碧玉，眼裏看得明白，心中自是雪亮。便深沉沉的笑着，望一眼猶在大吃大

喝的孫兒專毅，催促的說：

『天交二鼓，爲時不早，你也該去睡了。』

却是專毅猶在留戀不捨，還想多躭一會兒，遲遲不肯離座；禁不住專太夫人一催再催，只好面露怏怏之色，向祖母、父親、母親告過了辭，回自己的房裏去安歇。這一頭，專毅方走，專諸便爲專太夫人滿滿的斟上一大杯酒，自己也擧起杯來，滿臉堆笑的說道：

『娘！孩兒這一杯酒，祝妳老人家福壽康寧，事事如願以償！』

他不曾想到，專太夫人睹狀聆言，却在遲遲不肯擧杯。反倒含笑的在問他道：

『諸兒，我看你今夜喝得不少，難道直到此刻，你還沒喝够？』

專諸却像兒時模樣，向專太夫人涎臉直笑，大着舌頭答道：

『娘！若說够不够時，孩兒今晚早已喝得過量。只是難得娘親開懷，一家人興高采烈，孩兒打算今晚定要喝得不醉不休！』

『那不行！』專太夫人一個勁兒搖頭，斷然的說：『諸兒，此刻爲娘的也要催你去安歇了。』

『孩兒不累！』專諸還在央懇的說：『娘！妳老人家就准許孩兒多坐些時吧。那怕

要孩兒陪妳老人家喝到天亮，孩兒也絕不會打個呵欠。』

專太夫人眼望着專諸，粲然的笑了。她意味深長的說道：

『你的精神這麼好，娘很高興。只不過，俗話有道是：「小別勝新婚」，你有這麼好的精神，就該去陪陪碧玉。』

說時，便顫巍巍的站了起來，早有服侍她的四名侍女：春梅、夏荷、秋菊、冬青。一擁上前，扶掖着她便往東正房她的寢處走去。專太夫人一邊回屋就寢，一邊還在叮嚀的說：

『諸兒，你跟碧玉也該回房就寢了，我可不許你再跟着我來。』

說罷，專太夫人便不再回頭，由四名侍女扶着自去。碧玉乍一聽見專太夫人在說什麼：『小別勝新婚』時，再也不曾想到，平時一臉正色，不苟言笑的婆婆，也會說出這麼露骨的話來，當時便羞得面紅耳赤，粉頸低垂。專太夫人和四名侍女一走，偌大廳堂便只剩下專諸和碧玉夫妻二人，專諸凝望碧玉，眼見她眉眼之間春意盎然，却又是弱顏易媿，嬌羞不勝，當時也是情不自已，心中怦然一動。便挪動身軀，移近她的身畔，附在她的耳旁，柔聲的一問：

『娘子，我們是否這就回房安歇？』

雲鬟霧鬢，微微一點。專諸就勢挽起她的玉臂，夫妻二人，雙雙起立，互偎互依，回到他們這座新築亘邸的西正房裏。

翌日一早，晨雞初唱，專諸心中有事，霍然醒轉，就在枕上側過臉去一看，碧玉的一頭秀髮，光可鑑人，似流瀑般披散在枕間衾上。一隻羊脂玉似的藕臂，裸露在紅綾衾外。眉目如畫的一張粉臉，深深埋在鴛鴦枕中。一腔憐愛，滿腹悽愴，專諸情不自禁，望着猶在美夢之中的愛妻悽然一笑，爲了讓她多睡一會，回復體力，他輕輕的披衣起床，躡手躡足的走到外間。碧玉的兩名侍女：芙蓉、楊柳恭候已久，專諸以指壓唇，示意她倆噤聲，莫驚醒了夫人。芙蓉、楊柳會意，嫣然一笑，服侍專諸梳洗過了，又稟明專諸；——專太夫人和專毅昨晚喝多了酒，此刻還在熟睡。專諸便點點頭，正正衣冠，邁步向專太夫人所住的東正房走去。

東正房一排兩間，高大寬敞，古色古香。外間是專太夫人起居之處，窗明几淨，一塵不染。盤折架上的鐘鼎彝罇錯落生致，大放異彩，一望可知全是公子光府邸的珍藏之物。專太夫人的四名侍女春梅、夏荷、秋菊、冬青在外間肅立侍候。四名侍女站成一排，齊齊的向專諸襝衽萬福。專諸一面答禮，一面忙做手勢，要她們千萬別驚動了猶在熟睡的專太夫人。四名侍女含笑頷首應是，反倒使專諸心中一酸。想起自己不日將成孤

魂野鬼、塚中白骨，無從再像這四名女侍一般，能在母親的跟前噓寒問暖，長日承歡，專諸一時難以遏忍，不覺又是熱淚潸潸。他慌忙快走幾步，越過了那四名女侍，一頭鑽進專太夫人的寢處。

窗牖緊閉，羅帳低垂，青銅爐中飄散着裊裊薰香。專太夫人便在羅紗帳中仰臉沉沉而睡。茵席之前一張長几，一方錦褥，專諸輕悄悄的在錦褥之上坐定，兩眼一眨也不眨的在盯望着酣眠之中的母親；多年的往事似走馬燈般在腦海中一一映現。六齡喪父，母親牽着自己的小手，在寥落冷清的送葬行列中哀哀啜泣。母子二人在祖傳的那三楹茅舍裏相依爲命。母親白天爲人洗衣，入晚獨坐紡紗，長日辛勞往往要做到更深人靜，萬籟俱寂時分，十餘年如一日，方始將自己撫養成人。

往事歷歷如繪，如今永別在卽，天性純孝的專諸，情不自禁的心如刀割，淚下如雨。他竭力遏忍自己偶發悲聲，以致驚醒了專太夫人，伸手入口，緊咬二指，幾乎都咬出了血來。然而滿腹悲酸，一腔哀慟，仍然冒出了『呃——』的一聲，使得專諸自己大吃一驚，滿懷疚恨，連忙傴身向前探看。——還好，專太夫人彷彿猶然酣眠未醒。專諸略略寬心，依然端坐帳前，望着自己的母親，伸手抆淚，暗自嗚咽。

『諸兒！』

突如其來的一聲喊，驚得專諸心慌意亂，手足無措。他忙揩淚急起身，快步走到專太夫人的臥處之前。那時節，專太夫人早已欠身坐起，伸手搴開了帳門，將羅帳掛上了金鈎。一臉困惑，滿心驚詫錯愕，兩眼定定的在望着專諸。

『娘！』

專諸喊了一聲自己的母親。就像往日一般，在專太夫人的茵褥之上，雙手抱膝，席地而坐。

母子倆各懷心事，相對默然，久久不語。隔了好大半天，做母親的方始試探的問：

『你爲什麼哭得這麼傷心？』

『沒……沒有呀！』專諸一面矢口否認，一面又在忙不迭的伸手揩淚，極其勉强的扮出一張笑臉，回答他母親說：『平白無事，孩兒怎麼會哭？』

『還說平白無事，怎麼會哭？』專太夫人雙眉一皺，沉下臉來，疾言厲色的在聲聲追問：『剛才你一進門，我就醒了。只是瞇起眼睛，暗中窺伺你的神情舉止而已。諸兒，你說，「好漢有淚不輕流，只因未到傷心處」，你爲什麼要坐在我跟前，一臉憂傷，默默流淚，何況，自你從小到大，我就從不曾見你這麼傷心過？』

强忍淚，勉遏悲。一經母親道破，專諸的滿懷悲酸，兩股熱淚，就再也按捺不住

了。他頓時悲從中來，熱淚泉湧，在母親跟前，哭了個傷心淚盡，涕泗滂沱。耳鼓裏，又聽見他母親在柔聲問道：

『是不是——公子殿下又有什麼差遣？』

專諸嗚咽哽塞，掙出了一個：『是』字。

一聲浩歎，無限低迴，專太夫人一面披衣起身，一面力持鎭靜的問道：

『想必這一次差遣，要比入楚入蔡之行更艱辛，更危險？』

專諸惟恐一開口便有哭音出現，讓母親聽了心裏難受，他唯有深深的點了一點頭。一伸手拉起專諸，母子二人並肩齊步，同到一張長几的兩側坐定。專太夫人神情肅穆，目光閃閃的注視着專諸，啓齒問道：

『說，你有什麼爲難？』

『孩兒別無他慮，』專諸抽抽噎噎的答話：『唯有母親大人年事已高，惟恐孩兒這一去，往後就難以晨昏省視，承歡膝下了。』

專太夫人却在斂容正色的說道：

『你還有個大賢大德的妻子碧玉；英氣勃勃，胸懷大志，將來一定大有出息的兒子專毅！』

專諸熱淚直拋，極其勉强的扮出了個苦笑。目光之中閃過一陣憐愛，專太夫人的臉色略微和霽了些。她在諄諄告誡的說道：

『為人在世，自古忠孝難以兩全。我全家四口，身受公子殿下恩養，高堂大厦，金銀滿庫，又復有良田三百畝，僕役近百名。更難得是憑公子殿下和伍將軍金面，請來吳趨里民之父母，五族大老奚公來為我們掌管產業，撐門立戶。公子殿下對我專家可以說是關愛呵護，仁至而義盡。大恩大德，卽令你粉身碎骨，肝腦塗地也難以報答。諸兒，何況你所要去做的事是拯救百萬生靈，進而開萬世之太平。所謂天降大任，義無反顧。你就該捨了這兒女私情，揩乾淚水，昂然前往。身為男子漢大丈夫，向有吳中豪傑之稱，你又怎可以哭哭啼啼，做小兒女態，反倒在我跟前戀戀不捨，遲疑不決起來了呢！』

一番敎誨，說得鏗鏗鏘鏘，大義凜然，却是聽在專諸耳裏，益發覺得椎心刺骨，肝腸寸斷，他再也忍不住了，當下便屈膝一跪，執起專太夫人的雙手，大放悲聲，號啕痛哭，哭時還在氣噎聲嘶，斷斷續續的說道：『母親敎訓，義正詞嚴，孩兒何嘗不知，就祇是想起母子相依為命，孩兒絕少遠離母親膝下，而如今的這一告別……』

專諸和淚以俱，聲淚俱下，一字一淚的說到這裏，已是淚盡氣促，泣不成聲。專太夫人一看，便伸出雙手，把專諸扶了起來，正色的道：

『諸兒，你可知道？自從父親死後，我茹苦含辛，撫養你長大成人。這三四十年裏，無論那位親戚朋友憐我母子二人孤苦伶仃，缺衣少食，自願伸手加以接濟；我總是極口稱謝，婉言推却。這並不是我刻意矯情，故作狷介，而是我在恪遵你父親的遺囑：「無功不受祿，點滴之恩，必將報之以湧泉」。唯獨這一次，公子殿下恩開格外，情意拳拳，賜我家金山銀海，華邸良田，乃至於僕役家將，使我家規模格局，儼然王侯。我反而無愧無怍，坦然受之。諸兒，你也曉得其間的緣故嗎？』

『孩，……孩兒不知。』

專太夫人突的提高聲浪，一字一頓的說道：

『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親友鄉鄰惠我斗粟尺布，我惟恐日後無從報答。而公子殿下賜我富埒王侯，我偏深信，便我母子二人，說什麼也能報答得了公子殿下天高地厚之恩，關愛呵護之情。』

當時，專諸只顧傷心哭泣，一時不及細細玩味他母親這一番話裏的絃外之音，他不曾聽得分明，也未能及時追問究竟。僅祇嗚咽吞聲，頻頻頷首。於是專太夫人又一臉苦笑的繼續往下說道：

『你父親在世之日常說：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倘若能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但凡是圓頂方趾之人就該欣然以赴，義無反顧。諸兒，你不是說你在太湖之中學到天下第一等的爊魚手藝，你要親自下廚做一味來給我嘗嘗嗎？我看你不妨這就到廚下去牛刀小試一番，今天我們全家好好的聚一聚。明天一早，你再啓程直奔梅里，自去公幹！』

專諸轉念一想，母子連心。他母親不需他啓齒說明究竟，也能把自己的心事猜了個洞若觀火，瞭如指掌，當下唯有滿心惶悚，暗呼慚愧，低埋着頭，應了聲：『是！』馬上就欠身起立，扭轉身軀，準備到廚下去燒一味爊魚，博堂上老母一日之歡，也算是在萬般無奈之際，聊盡些許孝心了。然而，正當他邁步走到門口，專太夫人忽又高聲喊住了他。慈目凝睇，斂容正色的問道：

『專諸，你一向以孝義聞名鄉里，你可知道，何謂不孝有三？』

專諸一聽，這便是母親在進而教之的施以教誨。當下便垂手肅立，眼觀鼻，鼻觀心，必恭必敬的應聲答道：

『古訓：於禮不孝者，有三事；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不孝之中，無後爲大。是以所謂：「不孝有

三，無後爲大。」』

『很好。』專太夫人面現微笑，點了點頭，又再意態從容，語重心長的說道：『自今而後，爲娘的要你時刻記住，你能撥亂反正，扭轉乾坤，不負百萬生靈喁望，公子殿下所託，永留俠名於千秋萬世，那就連爲娘的也能因你而垂諸不朽了。』

聽得專諸心中一酸，兩行熱淚幾乎又要奪眶而出。他連忙躬身長揖，掩飾過了。方再敬謹答道：

『母親大人的教誨，孩兒自當銘記在心！』

忙離去，急轉身。專諸惟恐他母親看到自己臉上的淚痕，幾乎是奪門而出，匆匆辭離。將近門口，不由自主的用眼角餘光，閃望了專太夫人一瞥。當時只覺得自己母親慈眉和目，唇間抿着一絲欣然告慰的笑意。他那裏想到，這便是相依爲命母子二人的最後一面呢。

話說開了，專諸心中反倒略寬了。他爲湊母親的興，只好勉抑悲酸、強顏歡笑。悄悄的抹去了淚水，裝做興冲冲的模樣，命一名家將帶路，穿過後進庭院，轉彎抹角來到一排三間高敞明亮，四下打掃得纖塵不染的廚下。廚司庖丁，一色穿着潔白的衣裙。聽說主子賁臨，全都忙不迭的奔出來跪地相迎。專諸唯有淺淺的一笑，道了聲：『列位辛

苦。』伸出雙手一抬，讓這一幫子人一致起立。正待一脚跨進門檻，忽一眼望見愛妻碧玉滿頭珠翠，桃腮微暈，嬌滴滴、羞答答的也在直迎出來。專諸連忙加快脚步，一伸雙手接住了她的纖纖柔荑，愛憐的凝望着她問道：

『我不是說讓妳多睡一刻，怎的一大清早，妳就梳洗停當，到這廚下來了呢？』

碧玉深埋螓首，輕盈一笑，髣髴耳語般輕悄悄的答道：『夫君昨天說過，今天要爲母親烹調一味燻魚。妾身惟恐廚司購料一時措辦不及，特地上這兒來關照他們一聲的。』

專諸聽時，滿心欣慰，望着碧玉連連的點頭，由衷摯切的說道：

『娘子！妳我結爲夫妻一十八年了。這一十八年之中，妳沒有一件事不替我盡心打點，準備周全。使我在家中事事得心應手，從無後顧之憂。我專諸能有娘子這樣一位賢妻，委實是我生平最足引以爲傲之事。也可以說我專諸今生今世，足可死而無憾。』

碧玉乍聽專諸沒來由的提起一個『死』字，頓時心中一緊，心想只這便是不祥之兆。她臉色一變，花容轉爲慘淡；却是又怕專諸察覺，唯有將粉臉一偏，倏然一個轉身，就勢拉起專諸的右手，把他拉到廚下後門之外，一口石砌的魚池邊上。那魚池深可三尺，方圓一丈。是從山麓引來清澈的活水，飼養着大小不一的鯖鯉鯽鰱，約莫總有二

三十尾。都在池中悠游自得，穿梭來往。碧玉手指魚池，柔聲的說：

『伍將軍好不細心，聽說母親愛吃魚鮮，特地命人砌了這一口魚池。』

那專諸却在百感交集，深沉的一笑，藉此機會告誡般的說道：

『殿下隆恩，兄長關愛，妳和毅兒今生今世不可或忘。還有一層，我家世代克勤克儉，卽令如今富埒王侯，凡事也不可過於奢侈，自隳家風！』

碧玉當下便斂容正色，襝衽爲禮，必恭必敬的應了聲：

『是！』

專諸順手抄起一支長桿魚網，覷定目標，伸手一撈，撈起了一尾兩尺左右，三斤多重的鯖魚。那尾鯖魚直在網中活蹦亂跳，專諸便熟練的連魚帶網往地面一甩，甩得那尾鯖魚暈死過去，這才拾起魚來，和碧玉二人折回廚下。廚司庖丁早已準備好了刀砧板。碧玉的一雙鳳眼睜得滴溜滾圓，驚羡好奇的注視專諸剖魚去鱗，將整條魚切爲三段，再抹鹽塗醬，又從衣袖裏掏出一小包五香粉末。這時候，主人公親臨廚下烹調燻魚，要請太夫人品嘗。消息已經傳遍整座宅第。自總管奚公以次，家將僕役都在當做件新鮮大事般奔相走告，口耳相傳。連專毅也聽說了。他興高采烈，急急忙忙的奔來廚下探望，專諸一見愛兒，便娓娓不絕，告訴他自己和師父庖伯發現五香的經過。又邊做邊談，把

庖伯所授烹製燻魚的絕活，不厭其詳的向碧玉解說。一時間專府廚下人頭攢動，歡聲笑語不絕於耳。專諸還在春風滿面，眉飛色舞的說道：

『如今我已將烹製燻魚的獨得之秘，全部傳授給你們母子二人了。這以後，毅兒研製五香，賢妻妳親自烹調燻魚，每隔三兩天便烹製一味，給母親大人嘗鮮。包管她老人家大快朵頤，笑口常開！』

於是奚公湊興，領着衆人鼓掌歡呼起來。三間廚下裏裏外外，歡聲雷動，熱鬧哄哄。專諸將整條燻魚的佐料全部配好。他一時興起，又命專毅擊石生火，碧玉注水洗鍋，自己手捧着魚塊便要下鍋烹製。夫妻父子通力合作，親製燻魚孝敬專太夫人，當時的情景感人極深，又是奚公頭一個高聲喝采。專府後進掌聲如雷，采聲不歇，彷彿在辦什麼大喜事。驀地，便在這時，碧玉清清楚楚的聽見，分明是專太夫人的侍女春梅，從遠處發出一聲令人血液爲之凝結的悲呼——

『夫人！太夫人不好了呀！』

悽厲的駭喊由遠及近，聲聲傳來，麕集在廚下裏外的專府中人全聽見了。先是專諸大吃一驚，兩手一鬆，把手捧的魚塊拋了一地。一陣神搖目眩，頭皮發麻；緊接着便緊緊咬著下唇，強定心神；專諸什麼都顧不得了，他一個縱身，拔腳便跑，一路飛快的逕

向專太夫人的寢處奔去。前路上險險乎和悲哭號叫，趕來報訊的春梅撞了個滿懷。專諸粗魯的一把推開春梅，越過跪在專太夫人寢處門前哀哀慟哭的夏荷、秋菊與冬青。一頭鑽進門去，抬頭看時，專諸頓時便感到天旋地轉，肝膽俱裂。他發出一聲鬼神皆驚，天地變色的悲號——

『哎呀親娘！』

然後咕咚一聲巨響，專諸推金山、倒玉柱般，壯碩的身軀往後便倒。

這時節，緊跟在他身後驚呼駭喊，緊追不捨的碧玉、專毅，以及總管奚公以次的專府家將廚役、男僕與女傭，正好一撥撥、一隊隊的相率趕來。

三魂七魄重歸腔子，五臟六腑又次蠕動。當魂飛魄散，心摧膽裂的專諸悠悠醒轉，他徐徐的睜開了眼瞼，觸目所見，起先是臥處長几上的一燈如豆，燭光搖曳，神志漸次恢復，視線轉爲清晰；專諸竟然一眼看見了他魂牽夢縈，朝思暮想的結義兄長伍子胥。他正面容肅穆，兩頰流淚，雙手加膝，正襟危坐在那張燃燭長几的後面。專諸當時倏然一驚，幾疑置身夢中。但當他揉揉腫澀的兩眼，看清楚了時，他便一骨碌欠身坐起，一開口便是驚詫錯愕的一聲喊：

『兄長！』

午夜夢迴，魂靈歸竅。專諸的這一聲喊不但喊醒了伍子胥，同時也把痛哭過久，倦極沉沉入眠，倒在他的脚畔近乎虛脫昏睡的碧玉、專毅兩母子，也從睡夢之中叫醒了過來。

伍子胥和碧玉、專毅一驚而醒，不約而同的奔向專諸跟前。當伍子胥彎了腰蹲身，和專諸四臂交握，一陣急搖，專諸一見伍子胥兩頰上的淚痕，頓時便憶起方才自己衝進母親的寢處，母親正兩脚離地，整個身子晃晃悠悠的懸在樑上。專太夫人自縊身亡，又讓專諸萬箭鑽心，肝腸俱裂。他緊握住子胥的兩臂號啕痛哭，熱淚直如泉湧，一字一淚的在大放悲聲：

『兄長啊！如今我已是無母之人了！』

專諸放聲一慟，使得碧玉、專毅兩母子一致悲從中來，再度痛哭失聲，連名聞天下，心似鐵石的英雄豪傑，伍子胥也陪着感慨欷歔，淚下如雨。專家三口直哭得聲嘶力竭，死去活來，子胥惟恐專諸哀痛逾恆，有傷身體。他伸手抹去淚水，柔聲的安慰專諸道：

『伯母之所以不恤一死，懸樑自盡。無非是想成全你的壯志雄心，為國除奸，免得你縈念堂上親老，徘徊瞻顧，下手時心有所繫，反倒誤了大事。伯母望子成名，不惜以

身相殉。大賢大德，必將名垂千古，為萬世所頌揚，誠足以青史名標，愧煞鬚眉。倘若你一味痛哭不已，形銷骨立，貽誤了撲殺彼僚的大好時機，那豈不是白白辜負了伯母的一片苦心，一條性命！』

一席話，如當頭棒喝，似醍醐灌頂，訓得專諸面紅耳熱，駭汗淋漓。他立刻止悲收淚，虎虎然的一躍而起。面向子胥，一揖及地，專諸滿心慚愧，臉上略有愧色的向伍子胥謝罪：

『多謝兄長指點，此刻憶起先母生前也曾諄諄訓誨，成大事之人，豈可惺惺然作小兒女態。從此刻起，劣弟誓必恪遵先母遺訓，不哭，不悲，不再流淚，等先母安葬停當，劣弟自當馳赴梅里；聽從殿下、兄長驅使。誅殺王僚，使殿下正大位，吳國百姓得明君，也好圖個九泉之下與先母欣然相見。』

子胥聽時，私衷大慰，頻頻頷首。他伸手重重一拍專諸的肩膀，歡聲的道：

『壯哉！賢弟！伯母深明大義，賢弟氣吞河嶽。吳趨專府，眞稱得上是忠孝節義出於一門了。』

專諸一把拉起伍子胥的手，正待和他並肩齊步，步出寢處，直往專太夫人停屍所在的內寢，白髮皤皤的總管奚公，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直奔進門，一見專諸業已甦醒起

身，臉上不由一喜。他向伍子胥和專諸雙手一拱，忙不迭的通報：

『啓將軍，啓主公。公子光殿下自梅里趕來專誠吊唁我家太夫人，如今車駕已經快到大門口了。』

『殿下大駕親降，這叫先母和我何以克當？』專諸眉頭一皺，十萬火急的吩咐下去：『快命門子大開中門，由我夫婦親自趕去跪迎。此外，靈堂靈床，孝幔鼓樂，一概儘快準備！』

奚公應聲：『是。』扭頭便跑，自去頭門傳諭大開中門迎接。這一頭，專諸捨下子胥的手，挽起早已換了一身孝服的碧玉，口中喊聲：『毅兒快隨我來！』邁開腳步，直迎出去。在這專府三口的背後，又有伍子胥和專府的家將侍女，亦步亦趨，緊緊相隨。

所謂：『狎暱惡少終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則可相依』。奚公老成練達，辦事極有條理。專太夫人懸樑身亡，專諸一慟暈絕，這位飽經世故的老人家，居然能在短短的一炊飯工夫之內，先著祖鞭，指揮若定；早已下令闔府人等一概舉哀擗踊，換上孝服。自大門以至後門，門戶洞開，掛上一色的白帘白幔，專諸昏迷不醒，被送到他的寢處臥床休息。奚公便命專毅代他父親捧持，八名家將舁抬，將專太夫人的遺骸移靈大廳。就在

大廳上設置了靈堂，指派春梅、夏荷、秋菊、冬青，以及八名家將守靈。因此不待專諸吩咐，當他拉着碧玉、專毅，急急忙忙趕到門廳去迎接公子光的時候，巍巍專府，先已佈置成一座中規中矩，像模像樣的喪宅。專諸一路匆匆瀏覽，一路直在向老奚公喃聲稱謝。一行人等來到門廳，正好趕上公子光在門前下車。專諸連忙一拉碧玉、專毅，一家三口俯伏在地泥首稽顙。由伍子胥上前一步，雙手攙扶公子光下得車來，還過了禮。公子光對於專太夫人之死，心中既敬且愧，難免踧踖不安，著實安慰了專家三口幾句，便由子胥、專諸、碧玉、專毅陪侍，穿過庭院，直趨大廳靈堂之上。公子光神情凝重，面容悲戚，他親自拈香致祭，躬身下拜，行禮如儀。

祭拜已過，伍子胥眼見公子光並不急於離去，便自作主張，把公子光請到二進廳上坐定。由專諸領着妻子碧玉，愛兒專毅，一同向公子光見禮。當年專毅一十七歲，眉清目秀，唇紅齒白，偏還舉止中度，器宇軒昂。公子光一見，便十分之喜，拉起他的右手，把他拉到自己身邊，笑容可掬的問道：

『專毅，男兒家不可無志，你且說說看，在你深心之中志向爲何？』

小專毅望一眼他父親，昂首挺胸，慷慨動容的應聲答道：

『啓殿下，專毅不才，祇願步伍伯父、父親，長侍殿下左右，爲殿下上馬殺賊，下

馬革擻。雖肝腦塗地，死而無憾！』

直把公子光聽得眉飛色舞，揚聲大笑。他頗爲嘉許的重重一拍專毅的肩，眼望着專諸和碧玉，欣欣然色喜的說道：

『人說虎父無犬子，這話果然不錯。專府一門忠義，太夫人、專諸先生，還有這小小年紀，卓犖有大志的專毅，府上三代，姬光敢說必將名在史册，永垂不朽。』

公子光語多勗勉，專諸但覺得血脈僨興，盪氣迴腸。他當着衆人，轉過臉去望着碧玉，字字著力，意味深長的說道：

『我家三代俱受公子殿下厚恩，粉身碎骨，難以報答。先前我遲遲未能早爲殿下赴死，無非老母在堂，難免徘徊瞻顧。如今母親不惜一死相勵，倘若我再不奮袂而起，有以赴殿下之難，那我專諸又將何以在世爲人？娘子！公子殿下和兄長相繼賁臨，不問可知，準是吳宮事急；今夜我便隨同殿下、兄長同去梅里。來日我一旦身死，妳可以將我的屍首，附葬於母親墓旁，母子不妨同日落葬，留此一則佳話，使千秋萬世之人，有以獲知母親的深明大義，敎子成名！』

慷慨激昂，鏗鏗鏘鏘的一席訣別遺言說完。專諸夫人碧玉早已柔腸寸斷，泣不成聲；却是專諸心意已決，絕不回顧。他緊咬下唇，把心一橫，向公子光、伍子胥雙手一

拱的道：

『殿下，兄長，我們這就啓程。』言訖，頭一揚，胸一挺，霍的一個轉身，大踏步往外便走。

公子光在梅里府邸，聽到專府總管奚公遣人來報：專太夫人爲激勵愛子，自縊身亡。驚嘆之餘，請伍子胥儘快趕到吳趨，撫慰專諸。自己則爲了避免引起吳宮中人注意，挨到薄暮黃昏時分，方始輕車簡從，專程直趨吳趨弔唁。他並不曾想到，專諸惕勵奮發，公而忘私，竟然會不等他母親下葬，當天便墨絰從戎，決定跟隨自己同回梅里共擧大事。因此專諸拔脚一走，公子光他還稍稍的猶疑了一下。躊躇着究該拉住專諸，讓他辦完了喪事再走呢，還是就此與他同回？公子光的踟躕不決，被伍子胥一眼看穿，他便上前一步，一拉公子光的衣袖，低切說道：

『專賢弟志氣如虹，正是天奪王僚之魄！太夫人能够慨然一死，有以激勵，怎麼殿下反倒不能勉從其意，讓他一鼓作氣，誅殺王僚呢？』

公子光一聽，頓時心中狂喜，眼睛一亮，馬上就振衣起立，向相擁而泣的碧玉、專毅母子二人拱手一揖，由衷懇摯的說道：

『青山常在、綠水不改。我姬光但有一口氣在，絕不稍忘專諸先生的滿門忠烈。』

盟誓過了，站直身軀，一臉喜色的公子光，便和伍子胥並肩齊步，步出二進大廳。匆匆趕到靈堂，一眼瞥見專諸正神情肅穆，熱淚盈眶，在專太夫人靈位之前躬身下拜。他仰臉祝禱，朗聲的說：

『但願母親大人在天之靈暗中庇佑，讓孩兒此去殲彼元凶，馬到成功！再赴黃泉之下，母子重逢！』

禱告已畢，必恭必敬朝上磕了三個頭。公子光和伍子胥便互望一眼，雙雙上前，一左一右扶起了伸手拭淚的專諸。彼此心照，一語不發，同心協力的君臣三人，在專府總管奚成奚公的殷殷相送之下，直奔中門之外。公子光、伍子胥和專諸，上車的上車，騎馬的騎馬，風馳電掣，直奔梅里。

是夜，月黑風高，落葉蕭蕭。秋深人靜，暗暗寂寂的梅里公子光府邸，好一片悽厲肅殺氣象。府邸庭院深鎖，門戶緊閉。寬廣數里的後院校場演武廳上，公子光居中，伍子胥和專諸，金不古與紫姬分立兩旁。魏準、魏渠、姬仁、姬禮，還有伍忠、伍義羅列於後。無分主從，一概身披重鎧，手執寶劍，巍然挺立，文風不動的在注視着校場前後左右，一隊隊，一列列，姬、伍二府的家將丁壯，靜悄悄的在演武廳下徐徐集中，排列成行。一千二百餘名甲冑在身，各執兵器的家將丁壯在演武廳下校場之中，集結了黑壓

壓的一片人潮。隔牆便是街道，街上猶有王僚的禁軍往返巡邏。然而這一千二百餘名精壯人馬的聚集，居然會肅然無譁，鴉雀無聲，不露半點聲息。公子光眼看家將丁壯自四面八方業已到齊，轉過臉去和伍子胥交換了一個眼色。伍子胥深深點頭，公子光立刻會意。他便上前兩步，臨近演武廳的邊沿。壓低聲嗓，字字著力，語語悲憤激越的說道：

『王僚霸佔王位，橫征暴斂，窮兵黷武，視我爲眼中釘，心頭刺。多方侵逼，越來越亟，倘若我不早自爲計，勢將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列位隨我多年，情同家人父子，早爲王僚一黨所嫉視。惟恐覆巢之下無完卵，姬某遭禍，列位多半難免池魚之殃。因此姬某和伍將軍、專先生、金不古、紫姬姑娘籌商再四，萬般無奈，迫不得已，唯有在三日之後，圖謀大舉。』

一口氣說到這裏，公子光特意頓一頓，聚精會神，極目張望，探視臺下家將丁壯的神情反應。一千二百餘名家將丁壯先已奉到密令：京師重地，王僚禁軍環伺，除非萬不得已，一概力持噤聲。因此人人箝口，一語不發，却是公子光在微弱天光之下，畢竟也看得出來。前列家將，一個個面容堅毅，神情肅穆，大有同仇敵愾，滅此朝食之概。此情此景，使他長吁一聲，放下心來。再上前一步，詞簡意賅的往下說道：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來日生死存亡，端在三日後的背水一戰。好在順俯民情，我們得道者昌，蒙蒼天恩賜人中豪傑，三楚伍子胥將軍仗義相助，專諸先生獨當艱鉅，冒險犯難。三日後的這一場府邸決鬥，伍將軍先已釐定萬全之策，必勝之計。到時候列位衹要恪遵他的號令行事，可保萬無一失。』

說時，公子光歛容正色，規行矩步，筆直走到伍子胥的跟前。他伸手一延，把伍子胥請到了演武廳前，面對着一千二百餘名垂手肅立、屏息靜聽的家將丁壯，高聲宣示的說：

『此刻我們恭請伍將軍致訓。』

伍子胥惟恐臺下的家將丁壯一時忘情，公然的歡呼雀躍，鼓起掌來。他神情緊張，雙手一壓，示意衆人仍舊噤聲。紫姬在一旁看見，噗哧一聲，失聲而笑，嚇得金不古慌忙暗中拉她一把。一團漆黑之中，紫姬柳腰款擺，嬌軀向不古徐徐挪近。一對恩愛夫妻幾於兩相依偎了，耳朵裏却傳來伍子胥擲地作金石聲的語音：

『曩昔湯武伐紂，義聲四起。所謂：「時日曷喪，予與汝偕亡」。今日之事，亦復如此。有王僚卽無殿下，有殿下卽無王僚。殿下若敗，諸君勢將同歸於盡，子胥忝為殿下客卿，能力所及，義無反顧。唯請諸君謹記斯言，刀兵一起，唯有努力向前，除死方

休。否則的話，非僅覆巢之下無完卵，抑且退後一步，死無葬身之地！』

三言兩語，鏗鏗鏘鏘，直聽得一千二百餘名家將丁壯熱血沸騰，盪氣迴腸。險險乎就要攘臂高呼：『誓為殿下、將軍決一死戰！』公子光眼見羣情激越，士氣高昂，心中十分之喜，連忙向伍子胥拱手稱謝。他和子胥並肩站在臺前，伸手往後一招，府邸長史魏渠、魏準一眼瞥見，也做個手勢，便有一隊家人，兩人一組，抬着一只只巨大笨重的銀箱，依序通過一排排家將丁壯的眼前，由魏渠、魏準親手分發，每人黃金一斤。只這便是公子光毀家紓難，為防萬一的舉措。惟恐一旦事敗，為他効死的家將丁壯，家中眷小無所歸依。因此他決定在事前發給一斤黃金，命所有的家將丁壯帶回家去安頓老小，三日之後再來府邸集合，先解除後顧之憂，再了無牽掛的放手一搏。

當晚事畢，衆家將丁壯各攜黃金一斤，悄無聲息的陸續散去分別回家訣別家小，安頓妻兒。公子光、伍子胥便領着專諸、金不古、紫姬、魏渠、魏準等人，繞行公子光府邸一周，默察地勢，嚴密部署。伍子胥欣然發現，在頭進大廳地下，築有一座地窖，空曠遼闊，足可容納五七百名人之多。伍子胥便伸手一招，將金不古、紫姬夫妻二人雙雙召到跟前，四下指指點點的說：

『倘若我派五百名甲士，由賢伉儷負責指揮，等候廳上號令一發，立刻從這前後兩

處出口奮勇殺出，力戰燭庸、慶忌，以及王僚所攜來的大隊侍衛力士。金不古，你不妨坦然告我，賢伉儷二人是否可以勝任？』

金不古深沉一笑，一個轉身，走到紫姬跟前，眉挑目動，情深款款的凝望着她，用低柔得有如五月輕風的語調問道：

『愛妻，我曾不止一次向妳說過，終我一生，我都敬佩愛重伍將軍一人。平生素願，唯在能拜伍將軍爲師。』

紫姬秋波一轉，看看猶在等候金不古回話的伍子胥一眼，特意提高聲浪答道：

『夫君一生大願，妾身焉有不知之理？入楚入蔡之行，我夫婦二人多蒙伍將軍提攜關拂，情同家人父子。這一回，伍將軍又有重責大任，交付你我二人。祇要我們全力以赴，順利達成使命。說不定伍將軍賞罰分明，夫君多半可以夙願得償了。』

兩夫妻一問一答，絃外有音。其實每一句話都是說給伍子胥聽的。伍子胥是個有心人，字字入耳，焉有不知之理？當時他正有點怫然不悅，心想公子光即將大舉，生死關頭，成敗樞紐，金不古實不該趁此機會故弄狡獪，拿起蹻來。言下之意，彷彿非得自己應允收他爲徒，他兩夫婦方肯出死力，放手一搏，力敵王僚的一雙鐵臂燭庸、慶忌。伍子胥正在躊躇難決，沉吟不語，站在他身旁的公子光和專諸二人，早已將他心中的作難

一眼看穿。專諸和公子光內心之中對於金不古的鍥而不舍，一味執著如故，倒是十分嘉許。因此兩人面帶微笑，互望一瞥。由公子光向專諸使個眼色，專諸會意，深深頷首。轉過臉去面向伍子胥，由衷懇摯的說道：

『難得金不古一腔誠敬，二十餘年間一心一志拜兄長爲師。枉尺直尋，百折不撓，志向著實可嘉。我看兄長你就成全了他吧。』

專諸在伍子胥跟前說話，向來一言九鼎，言重如山，伍子胥斷然不會打他的回票。唯獨這一回，委實大舉當前，時機急迫。使伍子胥不得不遲疑瞻顧，一時委決不下。因而他便眉頭一皺，一聲苦笑的說道：

『金不古忠肝義膽，智勇雙全，稱得上是少年英雄，前程無量。我豈有不願將我胸中才學，傾心傳授的道理，就只是，誅僚大舉，近在咫尺，此時此刻，著實難以抽得出空來！』

公子光在一旁凝神傾聽，聽得眞切，他當下便莞爾一笑，插嘴進來說道：

『禮儀貴乎誠敬，何需繁文縟節，只要金不古一片誠心，便在此間，由我和專諸先生作見證，金不古就地振衣而拜，尊稱師父。只要伍將軍俯准應允，答應一聲，不也可以算是拜了師嗎？』

金不古一聽，福至心靈，頓時笑逐顏開，喜上眉梢。他一拉紫姬，兩人快步走到伍子胥的跟前，推金山、倒玉柱的雙雙跪拜下去。與此同時，歡聲嚷起：

『師父在上，徒兒金不古，一片丹心，北面執經，願終身爲師父及門弟子。但求師父不吝敎誨驅策，弟子萬死不辭。』

伍子胥神情肅穆，南面而立，坦然受了金不古和紫姬二人的三跪九叩首拜師大禮。僅祇兩手略略一拱，算是答過禮了。答禮過後，他偏還不立刻傳喚金不古和紫姬罷禮起立。斂容正色的問那金不古道：

『不古！你我師徒相處，前後歷時兩年有餘。你爲什麼直到這個節骨眼上，方始愼重其事，執意非拜我爲師不可呢？』

詎料，他這一問，金不吾竟會臉孔一紅，支支吾吾，一連多時格格難吐，答不上腔來。看得伍子胥好不心煩，便又追問：

『不古，你我旣爲師徒，不管有什麼話，都可以傾心相告，無需隱瞞什麼。』

金不古聽時，便再往上磕一個頭，高聲說道：

『師父如此吩咐，徒兒只好照實說了！』

伍子胥深深的一點頭道：

『你說！』

金不古略一欠身，直挺挺的跪在地上，他向伍子胥面現苦笑，侃侃然的說道：

『師父方才有令，命徒兒夫婦指揮五百名甲士，俟號令一發，自地窖殺出迎戰燭庸、慶忌。徒兒心想慶忌號稱天下第一勇士，燭庸麾下猶有無數能人，十萬雄兵。三日之後大擧，徒兒夫婦不出戰則已，一旦鼓噪而出，與慶忌、燭庸拚個你死我活；徒兒夫婦慚愧，頗有自知之明，心知必定是敗多勝少。殿下、夫人待我夫婦仁慈寬厚，恩重如山，師父和專諸師叔數度出生入死，拯我夫婦於千鈞一髮、生死俄頃之際。徒兒夫婦上報大德，下酬師恩，三日後一死實不足惜。唯獨想到呱呱墜地迄今，祇有拜師一事始終未能如願以償。因此方始趁這成仁赴義之前，斗膽提出拜師心願。此刻旣蒙師父開恩收錄，徒兒大願已了。凡此都是師父所賜。徒兒夫婦終身感激之餘，尙祈師父務必見諒。』

眞情流露，感人至深。在場的人聽了，無不怦然心動，讚嘆不已。聽到伍子胥的耳裏，尤其盪氣迴腸，血脈僨張，他情不自禁的簌簌的流下眼淚。彎腰哈背，伸出雙手，著力的把金不古扶了起來，一面在請紫姬免禮起立，一面揩着淚水對金不古說：

『你執意拜我爲師，心誠意堅，百折不回，精神毅力，著實可歌可泣。只可惜，大

敵當前，大擧將發，你我師徒二人相聚之日已然無多了。』言訖，在場衆人面面相覷，相對欷歔。子胥、不古與紫姬，也是相互一瞥，悽然一笑。有志者，事竟成，金不古終於拜了伍子胥爲師，一陣黯然神傷過後，隔不多久又是精神抖擻，神采飛揚，興沖沖的在和紫姬，有說有笑起來。這一頭，伍子胥尙待調兵遣將，預事籌劃來日大擧。他也臉色一正，勉定心神，環視在場衆人一周，一開口便高喊一聲：

『姬仁！』

公子光府邸家將正頭目姬仁，聆聲立刻邁步向前，高聲的一應：

『在！』

『兩日以後，』伍子胥簡潔明瞭，斬釘截鐵般的發號施令：『府邸和陽山兩處家將丁壯陸續回到此間，我要你把他們在校場整齊列隊，先請金不古先生夫婦檢閱一周，親自挑選五百名精銳，擧事之日便各執兵器，埋伏在大廳地窖！』

『是！』

姬仁尖聲應答，按劍行了軍禮。倒退十餘步，昂然的回到原處。

伍子胥又是一聲喝令：

『姬禮！伍忠！』

公子光家將副頭目姬禮，陽山伍府家將正頭目伍忠，雙雙答應，上前聽令。伍子胥便濃眉一掀，一臉正色的吩咐他二人道：

『金不古先生和紫姬姑娘，他們所挑選的五百名精銳，便是來日生死決戰的我方主力。』伍子胥目光烱烱，神情堅毅，先跟姬禮、伍忠二人斬釘截鐵的做了一個決斷。然後方又斂容正色，深沉一笑的賡續往下說道：『府邸陽山兩處所挑剩下來的七八百名家將丁壯。我就要用來對付王僚帶來的那三五千名兵衞，甚至王宮裏外，近畿兵營陸續發來成千累萬的大隊援兵，雙方一經交手，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唯有力戰至死方休。姬禮、伍忠，這一支以一當十，以十當百的死士，勢必要你二人會同姬仁、伍義，身先士卒躬親率領。無可諱言這確實有點强人之所難，究不知你們四位，能不能爲公子殿下和我挑下這副重擔？』

姬禮、伍忠叉手肅立，埋頭不語，勉强壓抑下心胸之中的熱血沸騰，氣吞河嶽。一直耐心的等待伍子胥把這一大篇話說完，姬禮方始昂首挺胸，按劍而立，慷慨激昂，悲憤交集的說道：

『王僚簒奪王位，魚肉百姓，倒行逆施，人神共憤。我姬仁、姬禮兄弟世代受公子殿下厚恩，報仇雪恥之念，無日或忘。如今大好時機來臨，務請公子殿下和伍將軍放

心。我等必當誓死一戰，絕不退縮。雖粉身碎骨，肝腦塗地亦在所不辭。』

站在姬禮身畔的伍忠，這時節也鬚眉戟張，怒髮衝冠。一臉憤激之色的在攘臂高呼：

『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伍忠、伍義兄弟雖蒙公子殿下撥歸伍將軍陽山府邸，終究是公子殿下世代的家臣。來日一戰，事關吳國國祚，公子殿下身家性命，我伍氏兄弟以及所有陽山老人。屆時誓必起而力戰，捨生取義，死而後已！』

專諸湖海之士，豪氣干雲，原是血性男兒至情至性，眼見姬禮、姬忠二人忠義勃發，忘身忘家。雙雙的磨礪以需，視死如歸，基於同聲相應，同氣連枝之理，不由得起了惺惺相惜，相見恨晚之感。他衷心感動，伸出雙手，一左一右攬住了姬禮和伍忠的肩背。血脈僨興，幾於熱淚奪眶而出。他望望公子光，又望望伍子胥，一縷心聲發自肺腑，噙着盈眶熱淚，語調鏗鏘，擲地有聲的說道：

『英雄豪傑畢集，仁人志士聲應氣求。這便是奸賊將滅，吳國將興的徵兆。殿下！兄長！三日之後，誅僚之舉，我敢斷言大事必成！』

時近午夜，天際傳來陣陣清風。風吹雲動，幻成白駒蒼狗，走馬燈般的徐徐向南飄

散，雲破月出，孤懸中天，又將大地映現陣陣銀輝。溶溶月色下，公子光、伍子胥一陣感從中來，兩眼浸漸濕潤，兩人一股刺戟動情，不約而同的雙雙握住了專諸的左右二臂。千言萬語，彌漫心頭，偏是一時之間，想不起也逼不出一句感激安慰好友專諸慨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話來。壯士情懷，只好盡付心心相印，情愫相通。

翌日，公子光按照伍子胥所訂計劃，由伍子胥陪同，乘車騎馬，直入吳宮，陛見吳王僚。當時王僚正在大殿，和燭庸、掩餘、慶忌研判楚國諜者傳來訊息，諜者言之鑿鑿，說是楚王年老體衰，病勢頗爲沉重。聽說公子光、伍子胥雙雙陛見，當下便是眉頭一皺。正要張口宣旨，推說正有軍國大事商議，命公子光、伍子胥不妨改期入覲。殊不料，公子光聽從伍子胥安排，以王僚堂兄身分，乾脆不待宣召，和子胥二人大踏步的直上陛階，直到王僚御几跟前。兩人一致雙雙跪倒在地，叩首如儀，同聲高呼：『微臣姬光、伍子胥陛見大王，願大王千歲千歲，千千歲！』

王僚一見，滿心不悅，却是公子光、伍子胥兩人一般兒直挺挺的跪在地上，和顏悅色，滿面春風。俗話有道是：『禮多人不怪』、『伸手不打笑臉人』。人以禮來，我以禮往，一時無法變臉發作，只好勉強一笑，伸手一揮，漫聲說道：

『王兄平身，伍大夫請起。』

『謝大王！』

公子光和伍子胥齊聲一應，故作恭謹，朝上再磕了個頭，一前一後，欠身起立。詎料，兩人尚未退立一旁。在王僚右側按劍而立，怒目而視的慶忌，先已怒目圓睜，一聲厲喝的道：

『大王正有軍國大事籌商，二位不俟宣召而上殿，逕行陛見，著實貽誤要公。你們最好是長話短說，說完了，立刻陛辭回去！』

公子光一聽，這位其壯如山，倨傲無狀的天下第一勇士侄兒慶忌，簡直是在毫不容情的下逐客令了。慶忌目無尊長，出語頂撞，公子光心中極爲不滿，正待臉色一沉，劍眉一掀，頗想趁此機會敎訓他幾句，却是心細如髮，步步爲營的伍子胥在他身旁，早已把他的神情反應，看了個一目了然。他惟恐公子光小不忍則亂大謀，一旦變臉，橫生枝節，反倒誤了籌畫已久，如今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大事。一時情急，便忙不迭的暗中拉了公子光一把。

伍子胥暗中拉了一把公子光，公子光立即會意。便勉抑胸中怒火，捺下心頭之氣，僅祇瞟了慶忌一眼。對於慶忌所言，置若罔聞，滿臉陪笑的去向王僚奏道：

『臣啓大王，大王專嗜燻魚。微臣多時以來，明求暗訪，已自太湖洞庭山裏，多方延攬，重金禮聘到一位天下第一高手。他所烹調的燻魚，稱得上是天上少有，世間無雙。日前微臣已經將他接來寒舍，尙且派出專船，星夜駛赴太湖之濱垂釣，務求獲致極大極肥、鮮蹦活跳的尺許青魚。便定在明日中午，在臣舍大廳設宴。恭請大王駕臨品嘗，也好了却微臣日前向大王所許下的一大心願。』

王僚原是饕餮之徒，一生所嗜唯獨燻魚一味。當下一見公子光眉飛色舞，指手劃脚，把他家所將烹製而成的一味燻魚，吹噓得有如炮鳳烹龍，炊金饌玉，不由得便垂涎三尺，食指大動。他春風滿面，笑逐顏開，興致勃勃的接口便問：

『王兄！你聘來的這位天下第一燻魚高手，他究竟姓甚名誰？究是何方人氏？』

公子光反倒好整以暇，面帶微笑，略一思忖，不慌不忙撒了個謊答道：

『微臣所聘名師，姓吳名乙，據說曾是我吳國名廚庖伯的私淑弟子。』

『庖伯？』王僚一聽庖伯的名字，眼睛一亮，大喜過望，高興得竟從茵褥之上直跳起來。他興奮萬狀，雙手連搓，歡聲嚷嚷的道：『沒想到這烹調手藝之高，舉世無與倫比的老奴才，居然還健在人世。王兄啊，寡人嚮往他的曠代美味，著實的魂牽夢縈，無時或忘。究不知這庖伯如今人在那裏？那怕要寡人輦金如山，卑詞厚幣，也得把他請回宮中來。但若他能重爲寡人主廚，寡人便今生今世，不作他想。』

伍子胥眼見王僚居然如此禮重、思念庖伯，惟恐他執意往求，反而橫生枝節，誤了大事。便連忙故作一聲苦笑，緩緩搖頭，應聲答奏的道：

『大王如此愛重庖伯，倘若庖伯九泉之下有知，必定感激涕零，視爲平生唯一幸事。只可惜庖伯體弱福薄，在三兩月之前，即已得病亡故了。』

王僚一聽庖伯已過世，不啻樂極生悲，大失所望。他口中嘖嘖有聲，連連頓足太息，不勝惋惜的道：

『可惜，老庖伯身懷絶技，迄無傳人。他這一死不打緊，眼看他那些個無人可及的名饈佳餚，行將與草木同朽了。』

乘王僚直在一個勁兒的嗟嘆惋惜，感慨唏噓，公子光福至心靈，牢牢的把握大好機會，上前幾步，湊近王僚的身畔相機奉邀，特意誇大其詞的道：

『據微臣訪查獲知，那吳乙在庖伯臨死一年之前，日夜陪侍庖伯，頗獲庖伯盡心傳授，盡得庖伯衣鉢眞傳。他的手藝，堪稱與庖伯相差無幾。尤其是燻魚一味，吳乙尙且採擷得有山林異寶五香作料，加料烹製，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概。燻製之際，香聞里許，色、香、味三者均臻上上之選。大王倘若不信，明日午間駕臨臣舍，敢保一試即將讚不絶口！』

公子光的一番形容，聽得王僚霍然心動，饞涎欲滴。他眨巴眨巴的嚥着口水，一雙豹眼，睁得滴溜溜圓，驚喜交集，偏又難以置信的問道：

『王兄這話當眞？』

公子光和伍子胥君臣二人，一搭一檔，如應斯響。聆言以後立刻扮出誠惶誠恐之狀，雙雙振衣下拜，異口同聲的答道：

『微臣怎敢在大王駕前打誑！』

『那好極了！』佳餚在望，王僚心花怒放，笑聲不歇，他興奮的雙手一拍，高聲答道：『那就準定在明日午時，腆顏再赴王兄府邸，一嘗天下美味。祇是王兄不必過於破費，寡人只需那吳乙親手烹製的一尾五香燻魚，大快朶頤，於願足矣！』

鼓勇奉邀，以燻魚爲餌，公子光、伍子胥一心要使王僚自投羅網，授首廳上。不曾想到一席歡談，三言兩語，天大的一樁扭轉乾坤，撥亂反正，使一部春秋歷史爲之全部改寫的大事，就此順順當當的初步告成。公子光、伍子胥私衷慶幸，喜不自勝。却是又怕在大殿之上逗留過久，歡愉之情自然流露，也許會給王僚、燭庸、慶忌等人看出破綻，那就會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一著錯，滿盤輸了。因而子胥機警，乘人不備，暗中向公子光使了個眼色，公子光便微微頷首，正正衣冠，和伍子胥君臣二人再一次向王僚

屈膝下拜，叩首請辭。扮出歡喜無限，無任企盼的神情，往上奏道：

『大王俯允明日正午光降臣宅，臣闔家老小，曷勝寵幸。伏祈大王早早發駕，還請左司馬、右司馬、慶忌賢姪，一併虎駕賁臨，君臣手足骨肉盡半日之歡，微臣幸甚，寒舍上下人等一致幸甚！』

燭庸、掩餘、慶忌，聞言面面相覷，一時之間，都還來不及答話，一心想吃美味燻魚的吳王僚，却已笑口常開，徐徐落座。他右手一伸，滿面春風，笑容可掬的在向公子光、伍子胥說道：

『王兄，伍大夫請起。明日正午，寡人一行自當如時踵府叨擾！』

『千歲千歲，千千歲！』

公子光和伍子胥同聲高呼，朝上再磕個頭，順勢振衣起立，恪遵朝儀，埋頭疾走，倒退十步；然後一個轉身，喜孜孜、興沖沖的自囘府邸聚集羣雄，磨刀霍霍的準備廝殺去了。

是夜，王僚的寡母老王妃，又聽到宮娥密報，王僚業已當殿應允，明日中午再度赴姬光家中赴宴，實則一無公幹，二無慶典；所為的僅只是去嘗一味姬光廚司『吳乙』所烹調的五香燻魚而已。老王妃聽得分明，心中老大不悅，當時便下令內侍：

『快去大王寢殿，不管他是否已經入睡，命他立刻前來見我。』

等了一盞茶工夫，輕袍緩帶，神態自若的吳王僚，由老王妃的內侍引導，他自己的四名近侍執燈簇擁，施施然的直入老王妃寢殿外間。王僚一見母親，頓時便要跪拜下去，行那母子後宮相見的大禮。然而，老王妃却銀眉深鎖，滿面秋霜，老大不耐煩的揮了揮手，再一指自己跟前的一張錦褥，曼聲的道：

『吾兒免禮，你且坐下。』

吳王僚一聽，自己的母親語音嚴峻，暗地裏看一眼，神色尤其不懌。便暗自叮嚀，母親心情大不見佳，自己最好還是寡言少語，火燭小心。因而便正襟危坐，端坐在老王妃的對面，母子二人聲息相通，謦欬可聞。王僚眼觀鼻，鼻觀心，心中抱定了主張：祇要母親默不作聲，他自己也就以不開口為妙。免得瞎摸亂闖，說錯了什麼話，反而惹得母親生氣。

內侍奉過了香茗，母子倆各懷心事，默然相對。沉寂了好大半晌以後，畢竟還是老王妃沉不住氣了，她望一瞥王僚，鼻子裏哼哼有聲的啓齒問道：

『最近以來，彷彿你和你堂兄姬光兩人之間，走得越來越近？』

王僚終於獲知，他母親召他夤夜覲見，究竟是所為何來了。當下他便謹慎小心，略一沉吟，方盤臉上堆起笑意盎然的答道：

『親娘，其實也沒有什麼。只不過前次有約，難爲他費盡心機，投孩兒所好，千方百計找到了一名烹製爊魚的高手廚司。請孩兒去嘗一嘗難得一見的天下美味，再赴一次午宴，盡半日之歡，如此而已。』

詎料，老王妃偏偏又是臉色一沉，目光炯炯，神情肅穆的問道：

『於私，姬光是你堂兄，於公，你是一國之君，他是否是你的臣僚？』

吳王僚不由一驚。答話格格難吐，於是囁嚅半晌，方始簡短的答道：

『是。』

『你是國君，他是臣僚。』老王妃臉色一正，引經據典的說道：『於禮，姬光得了一位名廚，他就該獻諸於你，日烹美味，由你享用；爲什麼他要把這名廚留在他的家裏，反倒要你屈駕過訪，移樽就教？』

君臣之義，原該如此。老王妃的這幾句話，說得義正詞嚴，無懈可擊。反倒使吳王僚愣了一愣。一時之間，爲之語塞了。他唯有陪上笑臉，故作頑皮，猛可一拍腦門，恍然若有所悟，脫口而呼的道：

『哎呀！倒是親娘提醒了我！就只是，君無戲言。孩兒既然已經當殿應允姬光，到他家中赴宴。那明天就姑且嚴整兵衞，好歹去走它一趟，乘酒酣耳熱，命他把那名廚司

吳乙，送入宮裏。自此爲孩兒所專用，也就罷了。』

一聽『君無戲言』這四個字，老王妃也覺得王僚言之成理，便點點頭，不再堅持。順水推舟的吩咐他道：

『既然如此，明日你赴宴時就該切切記住，跟姬光說明，命名廚吳乙入宮主廚。從此以後，不可輕涉險地，重蹈覆轍，再貿貿然的上姬光家裏去了。』

聽老王妃這麼說時，王僚如逢大赦，放下心來。當下便揩揩額頭上的汗水，頷首依允的說道：

『母親放心。孩兒明日去姬光家中，斷然只此一次下不爲例！否則的話，甘領母親重責。』

直到這時，老王妃方始臉色和霽，深深的點下頭來。她再也沒有想到：王僚的這一句：『斷然只此一次，下不爲例』，居然就會一語成讖了。

由於前次公子光以楚王妃蔡姬夫人名義，恭請吳王僚命駕府邸，率衆赴宴。那一回，公子光用伍子胥的故示坦率，不設警衞的緩兵之計，整座府邸全由婦女執役，將公子光的家將丁壯一概遠遠的調開；有例在先，便使王僚的胞弟掩餘、燭庸，乃至於親信

侍從、王宮禁軍一致掉以輕心，鬆弛了戒備。儘管如此，對於公子光、伍子胥等人敵意頗深，防範嚴密的公子慶忌，依舊還是親自選拔了兩千名鐵衞，手持刀矛斧鉞，腰跨利刃寶劍，耀武揚威，整隊出宮。從王宮大門口起，一路並肩列隊的肅立到公子光府邸頭進廳上。慶忌爲了謹愼小心，以策萬全，還調齊了他歷年以來親手訓練的一百二十名門徒。全是鷹瞵虎視，機智過人，武功高人一等，能夠飛簷走壁，高來高去的江湖豪傑，當代力士。慶忌嚴令他們執長戟，挾利刃，寸步不離王僚左右。尙且當衆授權，無分途中席間，但凡有不經許可，妄圖接近王僚者，一律當場格殺勿論。卽令公子光、魏姬夫人和伍子胥等人也不例外。

慶忌又復不憚其煩，諄諄告誡他的這一百二十名門徒：公子光府邸廚司侍役上菜、獻爵、執觴、斟酒、侍應盥具茶水，只要是置身所在距離王僚兩丈之內，一體嚴密搜身，以防刺客暗藏兇器，乘機行刺。此外，廚司侍役只要臨近王僚跟前，尤需八名力士執劍挾掖而行，廚司侍役兩脚不得沾地，雙手雙脚全無施展著力之處，當然也就無法近得了王僚的身了。宮裏宮外，廳上廳下，公子慶忌一概親自嚴密部署，妥密防範。在他父親吳王僚的四周，佈下了刀山劍樹，天羅地網。他居然還嫌不足，又千方百計，搜求到一副天蠶軟甲，天蠶神絲，細如蟬翼脈絡，晶瑩剔透，似有若無。天蠶軟甲得手之

日，慶忌曾經當着他父王吳王僚、叔父掩餘、燭庸的面，當衆試過。使用當年歐冶子、杏姬兩夫妻投爐自殉，以天地菁英鑄就的勝邪寶劍；儘管這柄寶劍威名蓋世，天下皆知，端的有削鐵如泥、吹毛立斷的鋒利。然而以慶忌的天生神力，雷霆萬鈞，不論他怎樣全力以赴，猛砍直劈，都無法傷得了那副天蠶軟甲的一絲一縷。難怪吳王僚、掩餘、燭庸以及滿朝文武、各級將校在一旁看了，不由自主的掌聲如雷，歡呼喝采之聲直上雲霄。當時慶忌春風得意，眉飛色舞，笑吟吟的雙手捧甲，屈膝跪獻到他父王的跟前，吳王僚顧盼自豪，躊躇滿志，他把那件在艷陽之下映射得金碧輝煌，光芒四射的奇珍異寶往身上一披，仰天大笑，氣吞河嶽的說道：

『寡人得了這一副世間第一名甲，從今以後，天下兵刃休想近得了寡人的身！』

公子光恭請吳王僚赴宴的當天，慶忌和他的母后便費盡了唇舌，說破了嘴皮，逼着吳王僚把這副天蠶軟甲，牢牢的繫定在身上。

除此以外，慶忌還力請吳王僚佩帶天下五大名劍之一的勝邪。他自己則腰懸寶劍。當年吳王諸樊，得之於越王勾踐的寶劍一出，外加上吳王僚的一身天蠶軟甲，慶忌的一百二十名江湖高手，名師高徒。在公孫慶忌的想法，縱使公子光的府邸是龍潭虎穴，藏得有千軍萬馬，也奈何不了他們一行來去自如了。

因此之故，到了公子光、吳王僚當殿約定赴宴的次日，從吳王宮直至公子光的府邸，又是盛陳兵衞，旌旗蔽空，鼓號細樂，此起彼落悠揚頓挫，聲聞十里。將近亭午，嵯峨入雲的吳王宮裏號砲連響；一隊隊車騎步隊戎服輝煌，列隊而出，迅速而齊整的在街頭兩旁排列成行。接連的又是號砲隆隆，燭庸、掩餘、慶忌親率大隊侍衞簇擁着吳王僚的朱漆金輪，六匹白駒並轡齊驅的王者之車，盛大扈從，浩浩蕩蕩的通過行人絕迹，門窗緊扃的通衢大道，直奔公子光的巍峨府邸。

吳王僚的王者之車風馳電掣般抵達公子光府邸大門之前。公子光、魏姬夫人、楚王妃蔡姬夫人率同乃孫芈勝，外帶伍子胥一行人等，俱在大門之外跪迎。府邸兩廂，鼓樂手列隊，細樂悠揚，喜氣洋洋，奏起了公子光闔家恭迎王僚的樂章。

吳王僚方始在金鑲玉嵌，重幔流蘇的王者之車門口出現，公子光、魏姬夫人連忙膝行幾步，俯伏在地，趨前躬親迎迓。那一副誠惶誠恐，奴顏婢膝的可憐蟲模樣，看在吳王僚的眼裏，反倒覺得老大不忍，他莞爾一笑，脫口而出的說道：

『王兄，你我同氣連枝，兄弟孔懷。人說世間至難得者兄弟，在朝固爲君臣，燕處實爲骨肉。平時大可不必拘於禮數，反倒減却了友于之情。』

公子光謀誅王僚，王僚坦然赴宴。一個時刻都有機心，一個言次其實無意，是以公

子光聽了王僚故示籠絡，刻意親近的話，一時仍然鰓鰓過慮，莫測高深。惟恐他仍是善惡不定，愛憎無常。依然『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於是唯有故作喜色，含含混混的在鼻孔裏漫應聲：『是。』又答了一句：『愚兄謹遵王命便是。』

於是燭庸、慶忌雙雙上前，齊同伸出手去，將王僚從王者之車踏脚之處攙下地來。慶忌從四面八方調集而來的一百二十名門徒力士，一概持矛按刀，虎視眈眈，簇擁在王僚四周。將王僚、慶忌、掩餘、燭庸四人圍在了正當中，大有密不通風、滴水不漏之概。公子光是個有心人，耳聞目睹，驟見王僚的警衞遠較前次嚴整周密，一百二十名近侍力士又是一個個熊背虎腰，身材魁梧，禁不住有點悚悚畏懼，臉上變色。伍子胥正好站在他的身畔，惟恐他神情有異，露出破綻。便在暗地之中悄悄掐了一下公子光的右臂。公子光一痛，倒也能機警的忍住，只是轉過臉去望了伍子胥一眼，君臣二人，在眉眼之間，做了一個他人無從覺察的會心之笑。總算將這一關，輕易的掩飾過去。

梅里城裏，公子光府邸裏外前後，王宮衞士星羅棋布，列隊值崗。刀光劍影，在中天麗日映射之下發出霞光萬道，瑞氣千條，幾乎使藍天白雲，軟紅十丈，一概爲之倏然色變。王僚下車，自有大隊力士前呼後擁，公子光、魏姬、伍子胥躬身側行引導。那王僚目高於頂，昂首挺胸，大踏步的直入中門。公子光府邸中門兩廂，先已設有高手樂師，喧

吶響徹雲霄，諸般樂器同時鳴奏，樂音遶樑，三日不絕，那正是東周天子出幸入蹕的帝王樂章。吳王僚私幸臣僚宅第，公子光居然爲他奏出了君臨天下，至高無上的禮樂。也可以說得上是破格奉承，善頌善禱了。難怪目空四海、野心勃勃的吳王僚一聽，果然便興奮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飄飄然的不知置身何處，自己究是何方神聖，那號人物了。

吳王僚在衆人簇擁、聖樂大作聲中，入中門，越庭院。由公子光和魏姬夫人親手攙扶，步上了七層白石崇階。臨到大廳，七楹廳門一色洞開。廳上錦幔，團團簇簇，層層輕紗，似雲似霧，陣陣微風過處，將那些重簾垂幔，錦綉流蘇，直吹得隨風蕩漾，往返飄拂。宛如日出時的氤氳，日落時的彩霞，簌簌而動，彩麗紛陳，雲興霞蔚，奪目欲眩，好一片富麗堂皇、波譎詭秘的奇妙景象！

『好光彩！好景色！』吳王僚目迷五色，心曠神怡。他忍禁不住，拍手歡呼。頭也不回的便去吩咐慶忌：『幾時，在我們王宮大殿上，也弄些個簾簾幔幔，像這樣吹得飄飄然的玩玩！』

慶忌連忙上前一步，雙手一拱，似笑非笑的應了一聲：

『遵旨！』

吳王僚往七彩繽紛，璀璨奪目的大廳門口一站，喜形於色，笑逐顏開，四下瀏覽一

過伍子胥精心佈置的簾幔飄舞瑰麗奇妙景色。但覺得處處新鮮，色色炫奇。他正在口中嘖嘖有聲，稱羨不置，伍子胥斜睨一眼公子光和魏姬夫人兩夫婦。三人會意，不約而同的齊齊點了點頭，伍子胥便輕輕的向吳王僚說了句：

『大王恕罪！』

一語未竟，他先已伸出手來，輕脆嘹喨，接連拍了三下巴掌。掌聲響處，立刻便有公子光府邸長史魏渠、魏準，率同十餘名一色新衣，穿著整齊的家將僕役。低埋着頭，垂手肅立，步伐快得像是一陣旋風，一眨巴眼就來到了吳王僚的跟前。這一二十名大廳上原有的家將侍役仍舊由魏渠、魏準領頭，齊同一致，動作整齊劃一，倏然間向吳王僚屈膝下跪，人人叩首如儀。再由魏渠、魏準自家唱名的道：

『公子府邸小吏魏渠、魏準，恭迎大王、世子、二位大司馬大駕。午宴廳堂，諸事俱已準備齊全。小吏等敢請大王恩准告退！』

那吳王僚還在滿臉春風的連連點頭，沒來得及應聲作答，那魏渠、魏準等人飽經演習，動作好快，跪奏已畢旋即起立，從容不迫，循規蹈矩的往後倒退十餘步，退到大廳門口三尺來高的門檻邊上。方始躬身一退閃到兩旁，自此悄然離去。

公子光和伍子胥部署在宴客大廳上的長史、家將、僕役盡行撤走。伍子胥旋即按照

原定計劃，他從公子光的身畔轉了出來，直到吳王僚的跟前。正待屈膝跪奏，却已被一臉喜氣洋洋、興高采烈的吳王僚一把拉住。儼然若有所憾的說道：

『咦？伍大夫，寡人剛才不是說過了嗎？我們平時大可不必拘於禮數！』

『是是是是。』伍子胥趕忙一疊連聲的答道，又再啓奏：『臣啓大王，公子殿下僕役凜於大王天生威儀，尤其如今天威咫尺，上下職司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惟恐心慌意亂，侍應不周，徒增殿下罪愆。因此微臣敢請大王恩准，堂上職司，恭請大王近侍駕輕就熟，鼎力代勞。移時殿下自當重謝！』

一席話，說得眞摯誠懇，確實是合情合理，坦率已極；直聽得吳王僚私衷大慰，得意非凡，慶忌更是疑慮盡去，正中下懷。却是他曾在事前再三籌思，面面俱到。故此他也提出來極其重要的一問：

『伍大夫，依你所言。莫非執壺斟酒，你也要動用大王的親侍？』

『動用萬萬不敢。』伍子胥胸有成竹，因而便不慌不忙的回答：『下官祇不過是想多多偏勞他們幾位，移時也好一併致謝。』

事關吳王僚生死安危，身爲王僚愛子的慶忌，就不能不憚其煩的再問一句：

『那麼，勢必要到大王駕前獻饌、切割、調味、澆汁的廚司呢？』

這最關緊要的一層，幸虧伍子胥也先已深思熟慮，早有應對之方。他依然面容平靜，若無其事的答道：

『昨日在大殿奉旨，今日之宴，要在燻魚。大王體恤下情，不許公子殿下過於破費，因此移時獻饌廚司，只有吳乙一人！』

詎料，伍子胥不提吳乙倒還罷了，一提起吳乙這個名字，嗜愛燻魚如命的吳王僚先已齒頰生香，饞涎若滴。他插進嘴來問道：

『伍大夫！你說的可是那老庖伯的私淑弟子，能燒出天下第一美味燻魚的吳乙吳廚司嗎？』

子胥雙手一拱，直到眉心。必恭必敬的答了聲：

『是。』

吳王僚眉開眼笑，興奮得雙手直搓。一轉臉便向公子光央求般的說道：

『王兄！你莫見笑。今日寡人來此，除了叨擾王兄一頓盛饌之外，還有一個不情之請。……』

公子光却不待吳王僚把話說完，頓時便躬身長揖，敬謹答道：

『大王言重了。想微臣世代沐受大王厚恩，身家性命，無一非大王恩賜。大王倘有

所命，肝腦塗地，在所不辭，那裏談得上什麼不情之請？這豈不是大王要折殺微臣一家了嗎？』

吳王僚聽時，分外高興，喜得雙手一拍，高聲嚷嚷的道：

『那好極了！王兄，今日之宴，那吳乙果然有如王兄所言，燻魚一味盡得庖伯眞傳。那麼，寡人便想請王兄割愛，許那吳乙到我王宮主廚。倘蒙俞允，寡人必將重重的酬謝！』

當其時，公子光不由心想：吳乙便是專諸，王僚你今天既然來了，就斷然難以逃得出這條性命。移時專諸一到，魚腸劍一旦出現，王僚你就休想活得成了。因此，他不禁一陣心喜，立刻俯伏在地磕頭如儀，裝出感激涕零的語調答道：

『大王垂青吳乙，便是吳乙與微臣此生莫大的寵幸，微臣敢不欣然從命！』

那吳王僚一心貪圖美味，他還在怕公子光後悔，又忙不迭的補上一句：

『王兄，丈夫一言，快馬一鞭。這一檔事，你我可得一言爲定啊！』

王僚不知死到臨頭，還在與高采烈的强索吳乙。公子光大喜過望，便再磕個頭說：

『微臣敢請大王放心。今日宴罷，微臣便命吳乙隨同大王入宮！』

在座的主客多人，只有公子光、魏姬夫人和伍子胥知道，吳乙就是專諸，專諸正是

吳乙。因而伍子胥心中在想，待會兒改裝易服的專諸一旦出現，魚腸一出，穿腹破肚，勢將血流五步，伏屍二人。到那時候還說什麼攜吳乙入宮，侍候王僚，爲他主廚呢？於是他便淺淺一笑，順水推舟的說道：

『大王卽將攜吳乙入宮，主事廚炊，那就該算得上是大王親信體己之人。慶忌公子殿下！大王對吳乙如此寵信，看起來你閣下似乎可以減却一分顧慮，不必擔心吳乙會對大王有什麼不利之舉了吧。』

伍子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王僚對『吳乙』的寄予信任作爲擋箭牌，果然把個神氣十足，傲睨萬物的公子慶忌，堵得張口結舌，啞口無言。僅只狠狠的瞪了伍子胥一眼，便左手插腰，右手按劍，退到他父親吳王僚的座席之後，居高臨下，監視全場。吳王僚居中面南坐定，伍子胥又巧妙安排，在距離他座席左右兩面，相隔約莫一丈之遙。又設下了兩副几席，左首的留給左司馬掩餘，右首的留給右司馬燭庸。伍子胥不遠不近，把吳王僚的兩名胞弟的座席安排在一丈開外。用意正在於專諸一旦下手，這掩餘、燭庸卽使飛身撲救，以身相護，急切間也無法阻擋得及。却是，吳王僚早存輕敵之念，慶忌更仗着自己力大無窮，有萬夫莫當之勇；再加上這一百二十名自各地徵集而來的高徒，翼護四周，簇擁在他父親左右，從而自以爲面面俱到，萬無一失。然則人有千算，

天祇一除。公子慶忌的防範縱然嚴密之極，却是吳王僚獲罪於天，惡貫滿盈。他終於還是逃不過伍子胥替他盤算定了的這一刼。

盛筵將開，吳王僚、公子光雙方分賓主坐定。細樂悠揚，侍立吳王僚身後的公子慶忌權充禮生，聲震屋宇的高喊一聲：

『傳膳！』

廳上廳下，幾乎有兩三百名王宮的力士、公子光府邸的侍役齊同一致，轟雷般的應聲：

『遵旨！』

魏姬夫人，濃妝艷抹，原先站在公子光主位几席的左側。到了這時，由於吳王僚一行並未攜有女眷，無需她這這個女主人在場相陪。魏姬夫人便輕移蓮步，娉娉婷婷的直走到吳王僚的座席之前，斂容正色，襝衽爲禮，鶯聲燕語的奏道：

『大王安席，自有妾夫暨伍大夫陪侍。臣妾敢請就此告退。』

魏姬夫人誠然年輕貌美，明艷照人，在當年吳國不作第二人想；然而大庭廣衆，衆目睽睽，礙在她終究是自己的堂嫂，倫常攸關，豈容觸犯。因而吳王僚心目之中恨不得將他這位艷絕塵寰的堂嫂化成一口水吞下肚去，當其時也只好面現微笑，伸手一延，還

略略欠起身子挺客氣的答了一句：『王嫂請便。』

直到魏姬夫人儀態萬千，舉止雍容的徐徐退出廳外。她的四名侍婢一擁而上，按照伍子胥早先所定之計，轉出抄手長廊，馬上就在後廳登車。由一隊府邸家將隨行嚴密保護，帶着世子愛女，神不知鬼不覺的潛出府邸後門，穿過梅里市街，直到陽山之麓伍子胥府邸去和楚王妃蔡姬夫人和世子勝會合，靜候梅里府邸佳音。——公子光和伍子胥這才放下心來，互望一眼，微微頷首會意。自此開始按部就班，依計行事了。

公子慶忌既已喝令，『傳膳——』廳上階下一呼百諾。當下便有一行行，一隊隊，一色白帽白衣白裙，甚至跣足而行的庖丁，雙手恭托燦然生輝的純金器皿，高舉直過頭頂。器皿之中盛放的不是奇珍異果，便是玉液瓊漿。公子光、伍子胥爲了設這一席吳王僚殷殷告誡：『不可過於破費』的品嘗燻魚之宴，眞說得上是極盡世間奢侈之能事。即令炮鳳烹龍、酒池肉林也在所不惜，却是有誰知道他倆所要的竟是吳王僚的一條性命。——公子光府邸僕役獻酒上菜，在慶忌安排指揮之下的那一百二十名力士，却是遠在大廳門外三丈之遙的地方即已遠遠迎出，雙手接了過去。然後再依序排列成行，一個傳一個的巡自遞送到吳王僚的跟前。因此之故，所有公子光府邸的家將和僕役們，莫說讓他們靠近吳王僚的身，即或是遠遠望上一眼，也是斷不可能！

山珍、海味、美酒、佳餚，一道道的捧獻上去。吳王僚、掩餘、燭庸三兄弟高高上坐，吃喝得痛快淋漓，大快朵頤，方在頻頻相望，歡聲陣陣，一個勁兒在說今日這一餐午宴實在是開懷之至，痛快已極。驀的，雙雙並肩坐在大廳右側，右司馬燭庸下首一席，敬謹陪客的公子光和伍子胥，突如其來的相視一笑，再會意的點了點頭。兩人就此不約而同，站起身來，雙手各捧一只碩大的金觥。由公子光先咳一陣子，清清嗓子。提高聲浪，滿臉堆笑的說道：

『微臣姬光、伍子胥不才，蒙大王及左右大司馬青眼相加，畀以重任。入楚入蔡，托天之幸，僥倖不辱使命而還。重蒙大王破格懋賞擢升，位列公卿，身在廟堂；大王恩德，沒齒難忘。今日敢借大王虎駕賁臨，微臣二人在此跪請大王再進一觴。那便是大王和左右兩位大司馬，賜予臣等莫大的榮寵了。』

一番頌詞說完，那公子光和伍子胥，却又按照原定計劃，裝做醺醺然頗有醉意，身軀搖搖晃晃，脚步踉踉蹌蹌。兩個人並肩齊步，偏又像是在相互推推擠擠，挨挨撞撞似的，歪着身子直往吳王僚的跟前走去。由於公子光和伍子胥二人，一向神態雍容端莊，平時不苟言笑。這時節居然也會變得醉意醺然，舉止滑稽突梯，因而直把個吳王僚看得手舞足蹈，哈哈大笑，連掩餘和燭庸，也情不自禁的掩口葫蘆，笑聲不絕。慶忌更是從

來不曾看見過這種場面，他的一雙豹眼睜得滴溜滾圓，牢牢的盯在公子光和伍子胥身上，心中直在納悶，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當下，大廳上的一百二十名力士，只見公子光和伍子胥兩位主人，東倒西歪，跌跌撞撞，像兩名醉漢似的走向吳王僚。臨到吳王僚跟前，却又見公子光渾似不勝酒力，驟然之間身子向右一倒，似乎是想撲向伍子胥的身上，希望能藉他的一臂之力，穩住自己，然而，湊巧的是伍子胥偏偏就在這緊要關頭，居然也是兩脚之間的蟒袍下襬一個糾纏，脚下一絆，才一眨眼，便推金山、倒玉柱般砰然一聲摔倒在地上了。吳王僚、掩餘、燭庸和慶忌，還有那一百好幾十名侍席力士侍役，那兒想到這會是他們君臣二人計議多時，練過無數遍的一條當衆失儀的苦肉之計。公子光、伍子胥竟然就在大吃大喝的吳王僚跟前跌作了一處，滾成了一團，滑稽可哂，莫過於此。君臣二人的一跌一滾惹得滿廳的人忍俊不住，哄堂大笑，直笑得前仰後合，簪纓幾裂。衆人之中唯有掩餘忠厚老實，細心如髮。他聽到公子光和伍子胥滾在地上一般兒在呻吟呼痛，他頓時便站起身來，快步走到公子光和伍子胥的跟前，尙且蹲下身去伸出雙手，一手一個，使勁的把公子光和伍子胥拉離地面，與此同時，十分關懷的問道：

『怎麼樣？是否摔著那裏了？』

公子光、伍子胥相繼起立，竭力撐持着站直身軀。伍子胥愁眉苦臉，緊咬下唇。他低低的回答掩餘一聲：『我倒還好。』居然禮數周全，不曾忘記向吳王僚、掩餘、燭庸、慶忌等人作了一個四方揖，强自忍疼，滿臉陪笑的在說道：

『一時不愼，躓跌失儀。敢請大王、兩位大司馬和公子殿下恕罪。』

伍子胥忍痛請罪，反倒使吳、王僚掩餘等人覺得頗有點過意不去，再看那一直都在哼哼唧唧，作狀喊痛的公子光時，但見他額汗涔涔，臉色發白，一隻右脚晃晃悠悠的虛懸着彷彿無法落地，令人乍看上去，意味得出他這一跤摔得著實不輕。因而連捧腹大笑的吳王僚也神情略現不安了，他徐徐的站起身來。止笑問道：

『王兄，莫非你傷到了筋骨？』

有此一問，正中公子光下懷，因而他也一臉苦笑的答道：

『陡然跌倒，不曾想到竟會挫傷了脚筋，此刻竟是疼痛難忍。』

趁此機會，伍子胥接口便說：

『傷筋動骨，非同小可，殿下，還是由我扶你進去，用成匹的布帛緊緊裹紮。不然的話，只怕尊足就此會成殘廢了。』

『對對對。』雙手扶着公子光的掩餘不明就裏，當下就催起伍子胥來：『伍大夫，

你還是趕快扶我王兄進去治傷要緊。』

公子光正好乘此機會脫身，只是爲了取信於吳王僚，他仍在刻意呻吟，愁眉不展的說道：

『只是大王尙在席上，姬光不克侍應，這豈不是微臣的慢君之罪嗎？』

吳王僚一聽，其實自顧吃喝並不在意。便一邊據案大嚼，一邊漫不經心的揮揮手說：

『王兄不必多禮。反正你我兄弟手足，你家便是我家，你儘管裹你的傷去吧。』

漫應三兩句，揮手令之去，就當時的公子光和伍子胥而言，端的是如逢大赦，恍然似死裏逃生，等於從鬼門關口，逃出了性命兩條。君臣二人心中喜不自勝，忙不迭的向吳王僚道了謝，告過了罪。兩人裝得煞有其事般的，由伍子胥扶掖公子光，一步一瘸腿，一步一哼聲，繞道大廳後進，轉過一長列雕鏤山水花卉人物的檀香木屛風。穿越廳後門，越長廊，來到牆畸角，四望無人，一按鈕，一扇暗門霍然洞開。公子光和伍子胥一低，身一縮，一頭便鑽進廳下地窖裏去了。

便在此時，適逢其會，公子光款宴吳王僚那座大廳的前院之中，二道儀門之畔，府邸長吏魏準，拔尖嗓門，高聲的在奏道：

『名廚庖伯之徒，公子姬光家臣，庖人吳乙匍匐恭獻魚炙。』

魚炙便是吳王僚想望已久，亟欲飽餐一頓，齒頰生香的『鱷魚』。當魏準高聲奏報，那『魚炙』二字還在餘音嫋嫋，繞樑不絕。廳上庭前，將近一兩百人齊同一致，倏然聞到一股撲鼻異香，如蘭似麝，中人欲醉，一入鼻竇，便直下五臟六腑。大有遍體舒泰，周身醺然之概。大廳之上，那嗜『魚炙』成癖的吳王僚，頭一個便虎的起立，磔出一雙巨眼，喜上眉梢，笑逐顏開。滿是絡腮鬍子的絳紫唇角都流出了饞涎水來。他興奮得雙手直拍，雀躍不止，拉開了嗓門儘在聲震屋宇的歡聲大叫：

『好香！哇呀呀！好香啊好香！』

只這便是庖伯和專諸在太湖洞庭山腰，採擷取得的作料五香的功效了。

公子光府邸長史魏準所奏，名廚庖伯之徒，公子姬光家臣，『庖人吳乙』；一如高明讀者所知，便是吳趨義士、吳國孝子，決心拚却一死酬知己，拯國人的伍子胥義弟專諸。那一天，他生平首次改裝易服，乃至於盡其可能的變易容貌，改頭換面，滿門忠孝節義，身手矯捷在吳國不作第二人想的這位東南英雄豪傑。惟恐有相見相識者一眼認出他來，甘違『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的古訓，他故作王公府邸庖人的裝束打扮。剃去了頭上的三千煩惱青絲，戴上一頂方方正正，高可一尺的潔白布冠，身穿一襲嚴絲密縫，緊緊貼身的雪白短衫，前胸後背與雙袖之下，結實茁壯的肌肉在薄衫布底若隱若現，收斂自如。讓人一眼就看得出來：他全身上下絕無可能暗藏任何兇器。整匹白帛，齊齊整整束住了胸肌以次倏然一收的腰肢，一幅白裙，長可曳地。扮做吳乙的專諸雙手高托一具徑可三尺的白銀盤。盤中那尾皮色金黃，香聞百步的『爊魚』長度足有兩尺又半。

吳王僚站在大廳正中央，金鑲玉嵌的一張長几之後，居高臨下，垂涎俯望。他的一雙巨眼死死的盯在那條令人饞涎欲滴，食指大動，堪稱當代第一美味的爊魚之上。

當其時，公子光和伍子胥已經佯作足傷，請准吳王僚，雙雙辭離大廳，潛行進入大廳底層埋伏了五百名精銳甲士的地窖。正在跟金不古、紫姬執刀仗劍，屏氣凝神準備拚死廝殺，力斬左司馬燭庸和天下第一勇士慶忌。姬仁、姬禮、伍忠、伍義則合率府邸與陽山兩處七百餘名家將與丁壯，打算和王僚、燭庸、掩餘、慶忌的三兩千吳宮精銳決一死戰。魏姬夫人攜兒帶女業已由魏渠、姬廣護衞着乘隙直奔陽山，跟楚王妃蔡姬夫人會合一處，靜候佳音。——專諸手刃吳王僚，大功告成，公子光登基，魏姬夫人即將貴爲吳王妃。否則的話，她早就和公子光約定，由她自己親手殺了長子愛女，然後引頸自刎，免得身受吳王僚的百般折磨，奇恥大辱。

因此之故，當專諸喬扮吳乙，手捧燻魚一步步邁向大廳，雍容鎮定拾級而登，那時節佇立在二道儀門門口，遙遙面對吳王僚，能夠眼見誅僚一幕的公子光府邸中人，就只剩下公子光的一員親信，府邸長史魏準。他正是魏姬夫人由母家陪嫁過來的家臣。

魏準的一顆心都快跳到腔子口了。他聚精會神，目不轉瞬的注視着專諸的步步登階，一舉一動。專諸雖然喬裝改扮爲一名必恭必敬，規行矩步，捧銀盤執賤役的庖丁。然而看在魏準的眼裏，他依舊是威風凜凜，英姿不減。整座大廳全是吳王僚的心腹親信。吳王僚、燭庸、掩餘、慶忌。還有慶忌自全國各地飛調徵集而來的一百二十名高徒，人人虎視眈眈，個個殺氣騰騰。廳上、堂前、崇階、庭院，層層叠叠，密密麻麻，佈滿了吳王僚的鐵衞。勇專諸却能昂首挺胸，了無懼色，他大踏步走上九層石階，來到大廳正門之前。吳王僚眼見佳餚在望，已經在那兒雙手直搓的急於一嘗這天下第一美味五香燻魚了，驀的，在他背後的慶忌陡然一聲大喝：

『站住！』

遠遠站在二道儀門之前的魏準不知出了什麼差錯，正自大吃一驚，嚇得臉色發青。

『庖丁』專諸却匕鬯不驚，依令徐徐站定。

慶忌面容肅穆，目光炯炯，牢牢的盯在專諸臉上，聲色俱厲的問道：

『你是吳乙？』

厲聲一問，居然聲若洪鐘。却是專諸聽了，依然若無其事，聲色不動。他甚至於並不抬頭去看慶忌一眼，僅只簡潔的答道：

『是。』

於是慶忌再問：

『那裏人氏？』

偏頭想了一想，專諸無可奈何的扯了個謊：

『太湖之中，西洞庭山。』

『那麼，』慶忌再一次上下打量專諸一眼，又問：『你也是吳國子民？』

專諸侃侃然的答道：

『倘若小人不是吳國子民，又那來這份寵幸，爲我大王治膳？』

『答得好！』吳王僚滿心熱望早些嘗到燻魚，忍不住插嘴進來說道：『吳乙！難爲你對吳國一片忠心，這就把你精心烹調的佳餚端上來吧。』

專諸正好把握良機，高聲一應：

『遵旨！』

他正要高捧金盤，直端到吳王僚跟前的長几之上。詎料，慶忌竟然不顧他父親眼巴巴的望着佳餚時正心急，突如其來的又是一聲獅子吼：

『且慢！』

站在遠處密切注視的魏準又給嚇了一大跳，專諸却仍然從容不迫的停下了脚步。

這時節，興冲冲、急吼吼的吳王僚顯然不勝其煩，有點不高興了。他濃眉一掀，怒目一睜，正待轉過臉去質問他的兒子慶忌。慶忌却已然搶先一步，向他父親左右的兩名侍衞一聲令下：

『循例搜身！』

兩名吳王僚的貼身侍衞躬身應：『是。』『循例搜身』，這下吳王僚無話可說了，他唯有一聲苦笑，附和自己的兒子再下令道：

『要搜，就快搜吧！』

貼身侍衞再應一聲『遵旨！』一左一右，雙雙上前，來到專諸的身旁，仔仔細細的把他全身搜查一遍。其結果，當然是一無所獲。於是兩人又折回原處，面向慶忌，深深的點了點頭。專諸却仍舊傲然屹立，文風不動，因爲他深知要把銀盤魚炙端到吳王僚的跟前，還有一層更嚴苛酷煩的手續。

果不其然，慶忌在向他左右兩名巨無霸似的徒弟以目示意。這兩名身高一丈，腰大十圍的壯漢立刻微微頷首，雙拳一抱，表示得令。兩人大踏步的走向專諸的腋下一挾，稍一使勁，往上一提，居然就把個專諸拎得雙脚離地，左右兩手托着銀盤，銀盤之中盛着香味四溢的燻魚，一步一步，穩穩的走到王僚的跟前。

王僚背後，矗立着其壯如山、虎視眈眈的天下第一勇士慶忌，兩眼一眨也不眨的注視着專諸的一舉一動，神情表現，慶忌左右兩旁，又有二十四名精挑細選，熊腰虎背，身高一丈開外，力大無窮，雙手執定刀、矛、斧、鉞、戟、撾、殳、叉等等諸般長柄兵器的王僚貼身鐵衞。這二十四名鐵衞一個個都是銅筋鐵骨，武藝高强，久歷戎行，有萬夫不當之勇的吳國驍將，干城之選。更何況，獻燻魚的專諸一身白衣，經過嚴密檢查，全無半件足以致命傷人的兵器；尤其他正被兩名慶忌的巨無霸弟子挾緊腋部，兩脚懸空。——如果說當時的他也能奮力一擊，傷到吳王僚一絲半毫，那簡直是癡人說夢，令人笑掉大牙的笑話。然而，公子光情勢危急，刺僚之擧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吳王僚一心酬謝知己，爲公子光定計搜索枯腸，竭盡心力。這才使出了常人難以想像，令千秋萬世之人，聞之無不拍案叫絕的一招。利用歐冶子、杏姬夫婦合天地之菁英，不惜以身投爐鑄成的天下神器，五大名劍之一——魚腸一劍長不盈尺，寬不逾寸，其犀利鋒銳，

古今中外，絶無一件兵器堪與倫比。伍子胥定計之時，便暗囑他的義弟專諸，將魚腸寶劍藏在兩尺來長的燻魚腹中，藏頭藏尾，全不顯露分毫痕跡。當專諸抱必死之決心，凝神屏息，暗中運足兩臂神力，臨到吳王僚的長几之前他還曾兩眼微濕，瞑目默禱，在深心之中喃喃唸叨：

『母親大人，願妳在九泉之下庇佑孩兒，爲國除奸，一擧成功！』

當其時，吳王僚一臉喜色，咧開大嘴，他的兩隻環眼牢牢的盯在那條燻魚之上，佳餚當前，饞涎三丈。猶在一叠連聲的歡呼——

『香啊！美啊！寡人嚮往多年，夢寐以求的佳餚美味，如今總算順利到口了。』

吳王僚讚聲不絶，勇專諸却在環視四周，暗中準備，靜待有利時機下手。燻魚銀盤還不曾在長几上放穩，專諸耳中又聽到吳王僚在喜孜孜的喊了聲：

『吳乙！』

定定心神，專諸刻意斂容正色，必恭必敬的答應了聲：

『在！』

吳王僚眼望烤炙得金黃閃亮的燻魚，嘴裏嘖嘖有聲的說道：

『你這條燻魚著實燒得太好，寡人無需到口一嘗；光是聞這香味，看這絢爛奪目的

美色。就已經齒頰生香，饞涎欲滴了。』

『小人盡心烹調，悉遵師門傳授。』專諸勉力一笑，遜謝不止的答道：『猥承大王謬讚，委實惶恐之至。但願此魚果能合於大王的口味，不僅小人一番苦心，不曾白費，』眼珠一轉，再嚴絲密縫的圓個謊道：『卽令小人的恩師庖伯先生，必定也可含笑九泉，深感此生死而無憾了。』

『合口味，合口味。』吳王僚猶在雙手直搓，樂嗬嗬的笑着說道：『色、香、味俱屬上上之選，寡人嗜食多年，一望可知。吳乙，你師父的功夫一手調烹，在天下列國之中，不作第二人想。可惜的是，他生性高傲，與人落落寡合，尚且目高於頂，自甘淡泊，一語不合便拂袖而去。是以他流落山林，十有餘年。不瞞你說，寡人直到如今，還很懷念他呢。』

專諸聽了，唯有暗中嗤之以鼻，心底一聲冷笑，心想王僚啊王僚，你這話恰好說反了。以你這般窮兵黷武，殘民以逞的一代暴君，我師父庖伯又怎肯爲你的口腹之欲，盡心盡力?只是重責在肩，大擧在卽，專諸惟恐小不忍則亂大謀，祇好忍氣吞聲，姑從其意，隨聲附和的上前一步答道：

『這都是家師天性如此，難怪家師福薄，空懷絶技，老死山林！』

這話是吳王僚極其聽得進去的。因而他心花怒放，揚聲磔笑。直笑得在場的人，人人愕然，個個莫名其妙，相互瞠目而視。吳王僚笑過一陣，方始低下頭來，向專諸和顏悅色的說：『吳乙！寡人已與你主人公子殿下講定了，便在今日，這一餐午宴以後，由寡人攜你同返王宮。這時節，寡人便當衆任命你爲王宮庖廚總管，一應王宮庖廚員司，一概當你屬下。除每月公俸以外，寡人不時還有重賞，你可願意麼？』

專諸聽時，心中暗笑，頓時便作勢想要磕下頭去，叩謝吳王僚『恩典』，却是當時兩臂已被兩名巨無霸牢牢掖住，絲毫動彈不得。因此唯有連連點頭，扮出一臉感激涕零的神情，朗聲說道：

『大王知遇之恩，破格錄用，小人銘感五中，沒齒難忘。果能獲選入宮，服侍大王，誓必竭盡心力，揣摩大王口味，務期不負大王所望。』

專諸一心要取吳王僚性命，曲意奉承，一番違心之論，居然聽得吳王僚滿心歡喜，笑逐顏開。一疊連聲的頻呼：

『好，好極了！』

唯有公子慶忌，在一旁耳聽他父親和專諸一問一答，聊得盡興，委實有點不耐煩了，他眉頭一皺，挪前一步催促的道：

『吳乙烹製的燻魚都快涼了，孩兒敢請父王趁熱進食。味美與否，不難一試便知。』

吳王僚聽時，忙說：『對，對！我兒這話說得對！』一挫身軀，席地坐定。伸手抄起面前象牙裹銀的長箸，和顏悅色的吩咐專諸道：

『吳乙，你這就替寡人將這美味燻魚掰開，容寡人一塊一塊的細細品嘗。』

斯語一出，正中專諸下懷。他立刻抄起分置燻魚兩旁的兩雙銀筷——爲的是魚中倘若下毒，銀筷立將變黑。專諸身子懸空，用兩雙銀筷掰開了兩尺來長那尾燻魚的魚腹。魚腹分向左右一掰，便在周圍衆人的嚴密注視之下，一柄鋒利無比，强光耀眼的魚腸寶劍赫然出現！自吳王僚、燭庸、慶忌以次，衆人還來不及發出一聲驚呼駭喊，說時遲那時快。勇專諸已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天下神器、五大名劍之一的魚腸寶劍劍柄攥在手中，如雷霆霹靂，似閃電狂飇。但見他虎腰一挺，雙足一蹬，魚腸寶劍的銳利劍尖在前，專諸烈士的雄壯身軀在後，奮力一刺，使足了全身氣力，連人帶劍，彷彿破空而來的一支勁矢，電光石火般射向吳王僚的心窩。噗哧一聲，紅光迸現；越王採擷天地青英，歐冶子、杏姬夫婦英魂附體，名垂不朽的五大名劍首度發威。廳外爆起一記焦雷，頃刻之間大雨如注，滿廳疾風四起，飛沙走石，魚腸寶劍居然穿透吳王僚身上的

一副天蠶靭絲堅甲，刺破吳王僚的厚實肩背，將重達二百餘斤的吳王僚釘牢在堅木的後壁之上。吳王僚連一聲『哎呀』都來不及喊出口來，就此豹眼一彈，血濺丈外，慘死在公子光大廳後牆。一代暴君，頓時氣絕身亡，一命歸陰。

天下第一勇士慶忌側立在吳王僚身旁，親眼目擊，清晰無比，將這空前慘烈的一幕看得清楚明白已極。却是專諸身手矯捷，動作迅若旋風；饒他再勇冠天下，力大無窮，轉瞬之間也是施救不及。慶忌心中一慟一急，頓時噴出一口鮮血，他猛可發出一聲怒喝：

『斗膽吳乙，你敢弑君!?』

怒喝猶在廳中餘音嫋嫋，慶忌先已掣劍在手。他使盡渾身之力，霍的向平飛空中未及落地的專諸背脊砍去。迅雷驟雨疾風之中，但聽見咔嚓一聲，吳趨義士、忠孝專諸竟然被他攔腰砍成兩段。與此同時，環侍吳王僚左右的二十四名鐵衞，彷彿陡然從睡夢之中驚醒。人人咬牙，個個切齒，二十四雙眼中射出憤怒的烈燄。齊齊的一聲巨喝：『狂賊，你好大膽!』刀矛劍戟並擧，一陣瘋狂砍殺，直將勇烈專諸的身軀砍成了一堆肉泥。

廳上一片大亂，狂呼駭叫之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在大廳地底地窖之中埋伏等候的公子光、伍子胥、金不古、紫姬等人聽得分明，伍子胥當下便是一聲高呼：

『我專諸賢弟得手了!』緊接着又揮舞手中寶劍，指揮衆人：『諸君!王僚已死，除惡務盡，我們趕緊上去殺賊!』

於是公子光等人聲聲歡呼，精神一振。紫姬一拉金不古，一對情侶爭先奔出。公子光、伍子胥親率五百餘名精選的家將丁壯繼之於後，揮劍舞刀，聲聲喊殺。蠭擁般衝出兩道大門，兵分二路，直搶大廳。那金不古和紫姬並肩衝刺，一陣風似的捲到天下第一勇士慶忌的跟前，慶忌正因爲父王慘死，肝腸寸斷，目眦幾裂。一抬眼看見金不古、紫姬惡狠狠的殺來。怒火中燒，一雙環眼全都紅了。晴天霹靂般迸出一聲獅子吼：

『逆賊!還不快來送死!』

一個箭步，縱身上前，面向金不古、紫姬二人，揮劍便砍。金不古原本不認識慶忌，不曾料到他天生神力，無人可比；況且正急於報他父王被殺之仇，氣力比往時更增十倍。眼見慶忌以霹靂萬鈞之勢一劍劈下，惟恐傷着愛妻紫姬，慌忙揮劍往迎，口中應聲喝道：

『來得好!』

詎料慶忌用力之猛，手勢之重，恰似泰山壓頂，金不古偶一輕敵，居然會被天下第一勇士慶忌吭唧——咔嚓，接連兩聲巨響，連人帶劍斬成兩半。楚國少年英豪，倒地

死不瞑目。他的愛妻紫姬一見，不禁全身閃過一陣寒顫，心摧膽裂，五內俱焚。陡然之間連自己性命也顧不得了，揮劍上前，沒頭沒腦的便是一陣猛砍，嘴裏猶在悽厲無比的聲聲哭喊：

『惡賊，你敢殺我郎君！我此刻便跟你拚了！』

紫姬一心爲愛侶復仇，神志昏迷，方寸大亂。手中的一柄寶劍，只顧取慶忌性命，那裏顧得到劍技章法。這一下，恰好給慶忌逮了個正著，他連紫姬究竟是男是女都沒看個清楚，一聲巨喝：『去吧！』手起一劍，勢若迅雷，竟然將紫姬花容月貌、雲鬢髮鬟的一顆螓首，霍然的給一劍削去。可憐一代艷姬費紫姬，無頭屍首往後一倒，就此香消玉殞，當場死於非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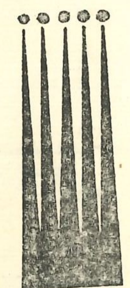
公子光、伍子胥領着五百餘名甲士，匆匆趕到。正好看到金不古、紫姬夫妻二人，雙雙被殺紅了眼睛的慶忌砍倒在地；一陣傷心慘然，幾乎一慟而絕。大敵當前，成敗關鍵，君臣二人連忙咬緊牙關，勉定心神，聲聲喊殺，現率家將丁壯，一湧而上，直取慶忌、燭庸與掩餘。這時節，王僚的鐵衞、慶忌的徒弟，親眼目睹王僚身死，心知大勢已去，又見公子光、伍子胥率衆殺來。公子光和伍子胥兩處的家將丁壯，越殺越衆，越殺越勇，大有犂庭掃穴，斬盡殺絕之意。到這個節骨眼上，自難免人人貪生、個個怕死。

齊齊發聲喊就此一哄而散。只剩下慶忌、燭庸、掩餘三人；在公子光、伍子胥，以及五百餘名甲士的圍攻追殺之中，以寡敵衆，左支右絀。公子光府邸的大廳之上，刀光劍影，血雨腥風。豪華壯麗，美輪美奐的廳堂，一時間變成了屍積如山，血流成渠的廝殺場。一場混戰，公子光、伍子胥等有進無退，凌厲直前。天下第一勇士慶忌身受數傷，慨然引頸自刎而亡。吳王僚的兩名胞弟，燭庸奮戰不已，死於亂劍之下；掩餘則以平日爲人忠厚耿直，公子光和伍子胥早就有意放他一條生路；因而被他殺出重圍，連夜逃往國外，自此不知所終。

吳王僚伏誅，一代暴君奸黨羣相授首，餘衆風流雲散。暴政必亡，吳國上下額手稱慶，歡呼雀躍，爭相擁立公子光登基復位。公子光自號闔閭，入宮視事之初，他就盡出吳王僚所斂集的金銀財寶，庫藏粟米，救濟平民百姓。自此施仁政，睦鄰國，使東南半壁，有如磐石之安。他又曾以王者之禮，厚葬吳王僚，親手收集專諸、金不古、紫姬的餘骸，加以厚殮，出殯之日，尚且親爲執紼。封專諸獨子專毅爲上卿。往後專毅曾迭建奇勳，蔚爲吳國方面將帥。吳國新王闔閭，又懇切挽留伍子胥，助他治理吳國，特地封他爲『行人』之職，有以表示永遠尊奉伍子胥爲客卿；自己則執禮甚恭，不以君王自

居。其後又曾實踐諾言，爲伍子胥發兵征楚，報了楚平王、費無極將伍子胥全家斬盡殺絕的深仇大恨。吳軍深入楚境，楚平王驚恐交集，罹染心疾；於周敬王四年（公元前五一六年）病卒，立太子珍爲繼，是爲楚昭王。祇不過，伍子胥忠於故主，仍曾二度伐楚，鞭楚平王之屍，恭奉楚王妃和世子勝回到楚國，以世子勝爲白公，號曰白公勝。奸臣費無極，則以屢屢進讒，陷害忠良，爲楚國新令尹囊所殺，他的獨女費紫姬死於吳國之亂，費無極也就從此絕了後。

魚腸施威，專諸誅殺王僚；闔閭登基，吳越兩國暫且相安無事。消息傳到越京，越王勾踐感念歐冶子、杏姬夫婦，曾經專誠設奠致祭。在這一代劍師兩夫妻的墓前，感慨系之，默禱祭告。自此，天下神器、五大名劍——勝邪、魚腸依舊歸吳；湛盧、巨闕、純鈞仍然鎭越。留下了無數史蹟靈異，也有着不盡波瀾壯闊，感人至深的故事，爲千秋萬世，傳誦不絕。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1223種

五大名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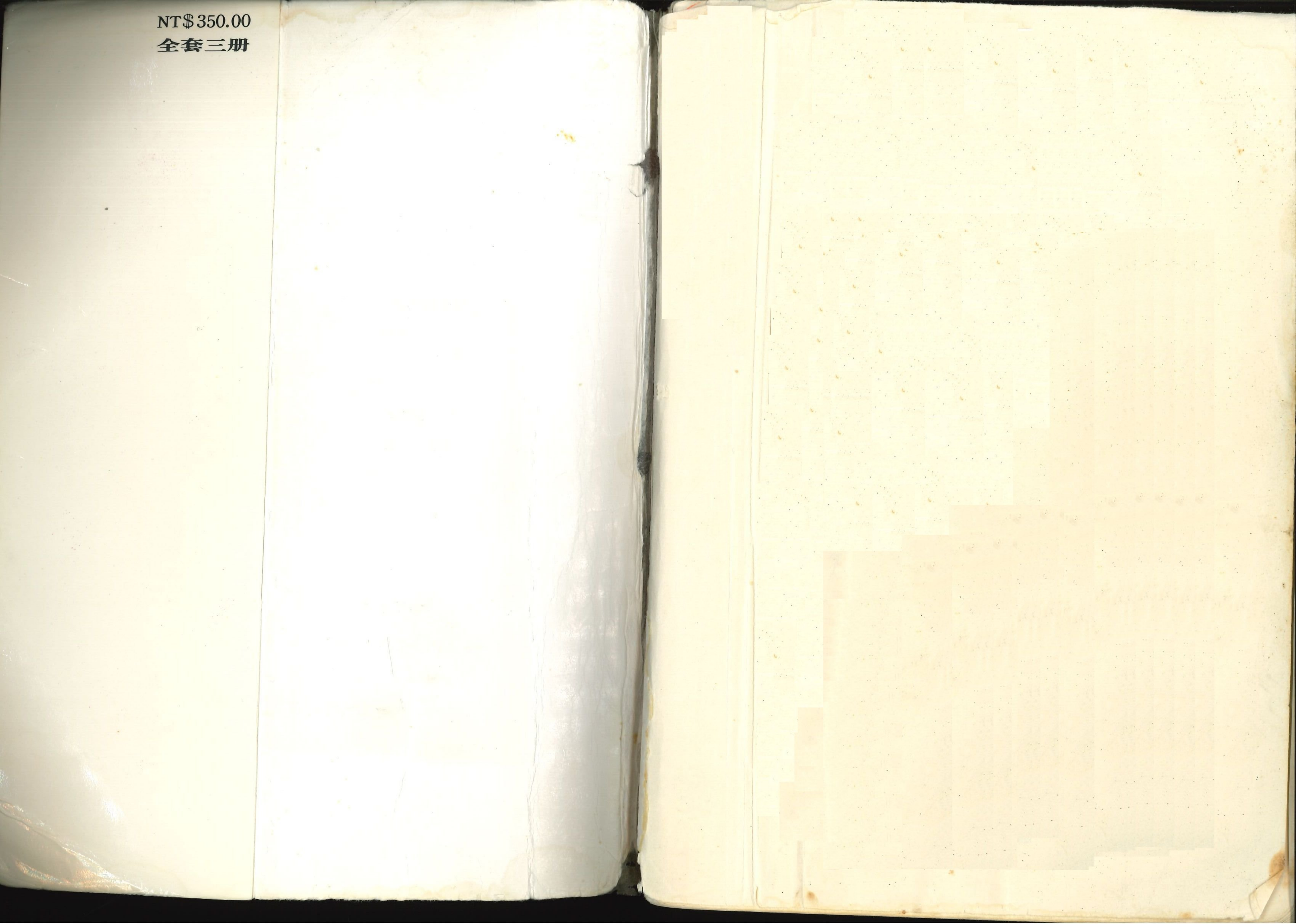
章君穀　著

發行人：平鑫濤
出版者：皇冠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電話：7168888
郵撥帳號0010426—9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總編輯：陳皪華
編　輯：楊雪嬌・崔玉珍
美術設計：黃洽洽・李純慧
校　對：劉秋娥・鮑秀珍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話：7071139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三月


NT$350.00
全套三册